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二一冊目次

宋高僧傳三十卷 （宋）釋贊寧等撰 明萬曆三十九年徑山寂照庵刻徑山藏本 〇〇一
晁文元公道院集要三卷 （宋）晁迥撰 明嘉靖三十三年晁氏寶文堂刻晁氏三先生集本 三七一
禪林僧寶傳三十卷目錄三卷臨濟宗旨一卷 （宋）釋惠洪撰
補禪林僧寶傳一卷 （宋）釋慶老撰 明刻本 四〇〇
林間錄二卷後集一卷 （宋）釋惠洪撰 明萬曆十二年顧雲程刻本 五三五

宋高僧傳三十卷

（宋）釋贊寧等撰

明萬曆三十九年徑山寂照庵刻徑山藏本

宋高僧傳三十卷內府藏本

宋釋贊寧撰。贊寧有筍譜已著錄。是書乃太平興國七年奉太宗敕旨編撰。至端拱元年十月書成。遣天壽寺僧顯忠等於乾明節奉表上進。有敕獎諭。賜絹三十匹。仍令僧錄司編入大藏。而宋史藝文志不著錄。蓋史志於外教之書粗存梗概。不必求全。於例當然。亦於理當然也。高僧傳之名起於梁釋惠敏。分譯經義解兩門。釋慧皎復加推擴。分立十科。至唐釋道宣續高僧傳。蒐輯彌博。於是分譯經義解習禪明律護法感通遺身誦讀興福雜科十門。所載迄唐貞觀而止。贊寧此書。蓋又以續道宣之後。故所錄始於唐高宗時。門目亦一仍其舊。凡正傳五百三十三人。附見一百三十人。傳後附以論斷。於傳授源流。最為賅備。中閒如武后時人皆系之周朝。殊乖史法。又所載既託始於唐。而雜科篇中乃有劉宋元魏二人。亦為未明限斷。然其於誄銘記志。摭採不遺。實稱詳博。文格亦頗雅贍。考釋門之典故者。固於玆有取焉。

宋高僧傳目錄

卷首

表 序文

卷一

譯經篇第一之一 正傳三人 附見一人

唐京兆大薦福寺義淨傳一

洛陽廣福寺金剛智傳二

京兆大興善寺不空傳三 慧朗

卷二

譯經篇第一之二 正傳十五人 附見八人

洛京聖善寺善無畏傳一 達摩掬多

洛京智慧傳二

玉華寺玄覺傳三

益州多寶寺道因傳四 嵩公 寶暹

波凌國智賢傳五 會寧

洛京白馬寺覺救傳六

五臺山佛陀波利傳七 順貞

尊法傳八

西京慧日寺無極高傳九 阿難律木叉師 迦葉師

廣州制止寺極量傳十

洛京大徧空寺實叉難陀傳十一

周西京廣福寺日照傳十二

洛京魏國東寺天智傳十三

洛京佛授記寺慧智傳十四 明佺

洛京寂友傳十五

卷三

譯經篇第一之三 正傳十四人 附見三人

唐京師總持寺智通傳一

京師奉恩寺智嚴傳二

洛京天竺寺寶思惟傳三

洛京長壽寺菩提流志傳四

羅浮山石樓寺懷迪傳五 般若力 善部末摩

京兆慈恩寺寂默傳六

丘慈國蓮華寺蓮華精進傳七

北庭龍興寺戒法傳八

蓮華傳九

大聖千福寺飛錫傳十

京師大安國寺子鄰傳十一

醴泉寺般若傳十二

上都章敬寺悟空傳十三

京師滿月傳十四 智慧輪

卷四

義解篇第二之一 正傳二十一人 附見七人

唐京兆大慈恩寺窺基傳一
京師西明寺道世傳二
京兆大慈恩寺普光傳三
京兆大慈恩寺法寶傳四 勝莊
京師西明寺圓測傳五 薄塵 靈辯
京師安國寺元康傳六
簡州福聚寺靖邁傳七

新羅國順璟傳八
京兆大慈恩寺嘉尚傳九
淄州慧沼傳十 大願 塵外
京兆大慈恩寺彥悰傳十一
新羅國義湘傳十二
京兆大慈恩寺義忠傳十三
新羅國黃龍寺元曉傳十四 大安
周京兆崇福寺神楷傳十五 明恂
京兆廣福寺會隱傳十六
虎丘山寺僧瑗傳十九

唐會稽山妙喜寺印宗傳十八
太原崇福寺宗哲傳十九
洛京佛授記寺德感傳二十
太原崇福寺浮丘傳二十一

卷五

義解篇第二之二 正傳十四人 附見五人

周洛京佛授記寺法藏傳一 大儀
唐荊州玉泉寺恒景傳二
中嶽嵩陽寺一行傳三
京兆西崇福寺智昇傳四

中大雲寺圓暉傳五 懷遠 崇廙
京兆華嚴寺玄逸傳六
長安青龍寺道氤傳七
京師安國寺良賁傳八
越州禮宗傳九
錢塘天竺寺法詵傳十
京師興善寺潛眞傳十一 道超
代州五臺山清涼寺澄觀傳十二
京師西明寺良秀傳十三 談筵
京師西明寺慧琳傳十四

卷六

義解篇第二之三 正傳十四人 附見六人

唐崇福寺惟慤傳一 慧震 弘沇

京師千福寺懷感傳二

吳興法海傳三

洛京佛授記寺慧苑傳四

處州法華寺智威傳五 慧威

台州國清寺湛然傳六

蘇州開元寺元浩傳七

越州暨陽杭烏山智藏傳八

梓州慧義寺神清傳九 義將

京師大安國寺端甫傳十

圭峯草堂寺宗密傳十一 圓禪師 照禪師

京師西明寺乘恩傳十二

彭州丹景山知玄傳十三

京兆大安國寺僧徹傳十四

卷七

義解篇第二之四 正傳二十三人 附見四人

唐五臺山華嚴寺志遠傳一

越州應天寺希圓傳二

絳州龍興寺木塔院玄約傳三

梁滑州明福寺彥暉傳四

東京相國寺歸嶼傳五

後唐洛陽長水令諲傳六

定州開元寺貞辯傳七

會稽郡大善寺虛受傳八

杭州龍興寺可周傳九

東京相國寺貞誨傳十

洛京長壽寺可止傳十一

漢太原崇福寺巨岷傳十二

棣州開元寺恒超傳十三

洛京法林院僧照傳十四

洛陽天宮寺從隱傳十五 蒙江

杭州龍興寺宗季傳十六

周魏府觀音院智佺傳十七

宋秀州靈光寺皓端傳十八

東京天清寺傳章傳十九

并州崇福寺佛山院繼倫傳二十

齊州開元寺義楚傳二十一 修進 省倫

杭州慈光院晤恩傳二十二

天台山螺溪傳教院義寂傳二十三

卷八

習禪篇第三之一 正傳十五人 附見三人

唐蘄州東山弘忍傳一

韶州今南華寺慧能傳二

荊州當陽山度門寺神秀傳三

袁州蒙山慧明傳四

洛京荷澤寺神會傳五

潤州竹林寺曇璀傳六

金陵延祚寺法持傳七

越州雲門寺道亮傳八

荊州碧澗寺道俊傳九

溫州龍興寺玄覺傳十

金陵天保寺智威傳十一 本淨

睦州龍興寺慧朗傳十二 習公

鄆州安國院巨方傳十三 智封

郢州大佛山香育傳十四

兗州泰山降魔藏師傳十五

卷九

習禪篇第三之二 正傳十四人 附見四人

唐京兆慈恩寺義福傳一 行思

京師興唐寺普寂傳二

南嶽觀音臺懷讓傳三

京師大安國寺楞伽院靈著傳四 法玩

潤州幽棲寺玄素傳五

均州武當山慧忠傳六

太原甘泉寺志賢傳七

黃龍山惟忠傳八

南嶽石頭山希遷傳九

成都府淨衆寺神會傳十

杭州徑山法欽傳十一

壽春三峯山道樹傳十二

陝州迴鑾寺慧空傳十三 元觀

洛京龍興寺崇珪傳十四 全植

卷十

習禪篇第三之三 正傳十六人 附見八人

唐洪州開元寺道一傳一 智藏

宣州靈湯泉蘭若志滿傳二

沂州寶眞院光瑶傳三 道堅

揚州華林寺靈坦傳四

唐州紫玉山道通傳五
雍京章敬寺懷暉傳六
京兆興善寺惟寬傳七 寶修
天台山佛窟巖遺則傳八
婺州五洩山靈默傳九 志閑
荊州天皇寺道悟傳十 崇信
鄴都圓寂傳十一 攝多
袁州陽岐山甄叔傳十二
新吳百丈山懷海傳十三
潭州翠微院恒月傳十四 眞亮
襄州夾石山思公傳十五 曇眞
定州大像山石藏傳十六

卷十一

習禪篇第三之四 正傳二十一人 附見四人

唐洛陽伏牛山自在傳一 一鉢和尚 南印
汾州開元寺無業傳二
長沙東寺如會傳三
南丹陽霞山天然傳四
常州芙蓉山太毓傳五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傳六 靈鑒 超岸

鄂州大寂院無等傳七
天目山千頃院明覺傳八
杭州秦望山圓修傳九
池州南泉院普願傳十
澧陽雲巖寺曇晟傳十一
荊州福壽寺甄公傳十二
趙州東院從諗傳十三
京兆華嚴寺智藏傳十四
潭州道吾山圓智傳十五
明州大梅山法常傳十六
楊州慧照寺崇演傳十七
鹽官鎮國海昌院齊安傳十八
京兆聖壽寺恒政傳十九
大潙山靈祐傳二十
黃州九井山玄策傳二十一

卷十二

習禪篇第三之五 正傳二十人 附見四人

唐杭州大慈山寰中傳一
洛陽韶山寰普傳二
衡山昂頭峯日照傳三

朗州德山院宣鑒傳四
明州棲心寺藏奐傳五
眞定府臨濟院義玄傳六
洛京廣愛寺從諫傳七 鑒宗
洪州洞山良价傳八
蘇州藏奐傳九
福州怡山院大安傳十
長州石霜山慶諸傳十一 洪諲 令達
洪州雲居山道膺傳十二
緇雲連雲有緣傳十三

福州雪峯廣福院義存傳十四
澧州蘇溪元安傳十五
明州雪竇院恒通傳十六 韶賢 岑師
袁州仰山禪院慧寂傳十七
天台紫凝山慧恭傳十八
杭州龍泉院文喜傳十九
明州伏龍山惟靖傳二十

卷十三

習禪篇第三之六 正傳十七人 附見六人

唐今東京封禪寺圓紹傳一

蘄州黃岡山法普傳二 休靜
梁鄧州香嚴山智閑傳三 大同
撫州踈山光仁傳四 本仁 居遁
福州玄沙院師備傳五
河中府棲巖山存壽傳六
台州瑞巖院師彥傳七
撫州曹山本寂傳八
後唐漳州羅漢院桂琛傳九
福州長慶院慧稜傳十
杭州龍冊寺道怤傳十一

晉會稽清化院全付傳十二
永興永安院善靜傳十三 靈照
周金陵清涼院文益傳十四
廬山佛手巖行因傳十五 道潛
宋廬山圓通院緣德傳十六
天台山德韶傳十七

卷十四

明律篇第四之一 正傳二十人 附見五人

唐京兆西明寺道宣傳一 大慈
京兆恒濟寺道成傳二

京師崇聖寺文綱傳三 名恪
京師恒濟寺懷素傳四 賓律師
光州道岸傳五
百濟國金山寺眞表傳六
安州十力寺秀律師傳七
京師崇聖寺靈蕚傳八
京兆崇福寺滿意傳九
京兆西明寺崇業傳十
越州法華山寺玄儼傳十一 齊融
杭州靈智寺德秀傳十二

開業寺愛同傳十三 玄通
五臺山詮律師傳十四
揚州龍興寺法愼傳十五
杭州華嚴寺道光傳十六
揚州大雲寺鑒眞傳十七
杭州靈隱寺守直傳十八
洪州大明寺嚴峻傳十九
會稽開元寺曇一傳二十

卷十五

明律篇第四之二 正傳十九人 附見二人

唐餘杭宜豐寺靈一傳一
吳郡東虎丘寺齊翰傳二
潤州招隱寺朗然傳三
越州稱心寺大義傳四
常州興寧寺義宣傳五
蘇州開元寺辯秀傳六
京師安國寺如淨傳七
漢州開照寺鑑源傳八 慧觀
吳郡雙林寺志鴻傳九
京兆安國寺乘如傳十

襄州辯覺寺淸江傳十一
會稽雲門寺靈澈傳十二
揚州慧照寺省躬傳十三
吳郡包山神皓傳十四 梓亮
京師安國寺藏用傳十五
湖州八聖道寺眞乘傳十六
杭州靈隱山道標傳十七
衡嶽寺曇淸傳十八
京兆西明寺圓照傳十九 利言

卷十六

明律篇第四之三 正傳十九人 附見二人

唐朔方龍興寺辯才傳一

京師章信寺道澄傳二

鍾陵龍興寺清徹傳三

撫州景雲寺上恒傳四

錢塘永福寺慧琳傳五

江州興果寺神湊傳六

京兆聖壽寺慧靈傳七

吳郡破山寺常達傳八

越州開元寺丹甫傳九

吳郡嘉禾靈光寺法相傳十

天台山國清寺文舉傳十一

會稽開元寺允文傳十二

京兆西明寺慧則傳十三 元表

梁吳郡破山興福寺彥偁傳十四 秦玗闍黎

天台山福田寺從禮傳十五

杭州寶塔寺景霄傳十六

東京相國寺貞峻傳十七

漢錢塘千佛寺希覺傳十八

周東京相國寺澄楚傳十九

卷十七

護法篇第五 正傳十八人 附見一人

唐京師大莊嚴寺威秀傳一

京兆大興善寺復禮傳二

京兆魏國寺惠立傳三

周洛京佛授記寺玄嶷傳四

唐江陵府法明傳五

潤州石圮山神悟傳六

金陵鍾山元崇傳七 瑎禪師

京兆大安國寺利涉傳八

越州焦山大曆寺神邕傳九

朗州藥山唯儼傳十

京師章信寺崇惠傳十一

洛陽同德寺無名傳十二

廬山歸宗寺智常傳十三

杭州千頃山楚南傳十四

南嶽七寶臺寺玄泰傳十五

京兆福壽寺玄暢傳十六

後唐南嶽般舟道場惟勁傳十七

周洛京福先寺道丕傳十八

卷十八
感通篇第六之一 正傳十五人 附見三人
後魏西涼府檀特師傳一
晉陽河禿師傳二
新羅國玄光傳三
隋江都宮法喜傳四
洛州欽師傳五
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傳六 木叉 慧儼 慧岸
嵩嶽少林寺慧安傳七
虢州閿鄉萬迴傳八

齊州靈巖寺道鑒傳九
武陵開元寺慧昭傳十
岸禪師傳十一
會稽永欣寺後僧會傳十二
京兆海寺道英傳十三
京兆法秀傳十四
滑州龍興寺普明傳十五

卷十九
感通篇第六之二 正傳二十一人 附見八人
唐嵩嶽破竈墮傳一

嵩嶽閑居寺元珪傳二
廬江灊山天柱寺惠符傳三
長安西明寺惠安傳四
西域安靜傳五 徐果餇
福州鐘山如一傳六
西域亡名傳七
京兆抱玉傳八
虢州閿鄉阿足師傳九
天台山豐干師傳十 寒山子 拾得
成都淨衆寺無相傳十一 智詵禪師

揚州西靈塔寺懷信傳十二
陝府辛七師傳十三
京師大安國寺和和傳十四
揚州孝感寺廣陵大師傳十五
南嶽山明瓚傳十六
簡州慈雲寺待駕傳十七 懷一
福州愛同寺懷道傳十八 智恒
昇州莊嚴寺惠忠傳十九 圓寂
洛京天宮寺惠秀傳二十
成都郫縣法定寺唯忠傳二十一

卷二十

感通篇第六之三 正傳二十二人 附見四人

唐資州山北蘭若處寂傳一
代州五臺山華嚴寺無著傳二
眞定府普化傳三
漢州棲賢寺大川傳四 法郁
西域難陀傳五
壽州紫金山玄宗傳六
袁州陽岐山廣敷傳七
鄧州烏牙山圓震傳八

池州九華山化城寺地藏傳九
婺州金華山神暄傳十
澧州開元寺道行傳十一
徐州安豐山懷空傳十二
洛京慧林寺圓觀傳十三
江州廬山五老峯法藏傳十四
洛陽香山寺鑑空傳十五
廣州羅浮山道行傳十六
潞州普滿傳十七
江陵府些些傳十八 食湖師
吳郡義師傳十九 謚智爲福寺老僧
唐州雲秀山神鑒傳二十
天台山國清寺清觀傳二十一 物外
洪州黃櫱山希運傳二十二

卷二十一

感通篇第六之四 正傳十八人 附見三人

唐五臺山法華院神英傳一
五臺山華嚴院牛雲傳二
五臺山清涼寺道義傳三
五臺山竹林寺法照傳四

清涼山祕魔巖常遇傳五
成都府永安傳六
衢州靈石寺慧明傳七
朔方靈武下院無漏傳八
杭州靈隱寺寶達傳九
代州五臺山隱峯傳十 云名鄧隱和尚
興元府梁山寺上座亡名傳十一
太原府崇福寺文爽傳十二
福州保福寺本淨傳十三
成都府法聚寺法江傳十四 興善寺異僧

彭州茶籠山羅僧傳十五
明州奉化縣契此傳十六
鄴都開元寺智䇿傳十七
鳳翔府寗師傳十八

卷二十二

感通篇第六之五 正傳十三人 附見五人
後唐韶州靈樹院如敏傳一
天台山全宰傳二
晉巴東懷濬傳三
閬州光國院行遵傳四
襄州亡名傳五
漢洛陽告成縣狂僧傳六 曹和尚
周偽蜀淨衆寺僧緘傳七 大慈寺亡名
杭州湖光院師簡傳八
宋明州乾符寺王羅漢傳九
潭州延壽院宗合傳十 道因
印州靈鷲山寺點點師傳十一
天台山智者禪院行滿傳十二
魏府卯齋院法圓傳十三 鑛師 李通玄

卷二十三

遺身篇第七 正傳二十二人 附見二人
唐汾州僧藏傳一
漢東山光寺正壽傳二 楚禪師
五臺山善住閣院無染傳三
成都府福感寺定蘭傳四
福州建福寺鴻休傳五 景先
鄂州巖頭院全豁傳六
吳郡嘉興法空王寺元慧傳七
京兆菩提寺束草師傳八
南嶽蘭若行明傳九
晉太原永和三學院息塵傳十
天台山平田寺道育傳十一
江州廬山香積庵景超傳十二
鳳翔府法門寺志通傳十三
朔方靈武永福寺道舟傳十四
漢洛京廣愛寺洪眞傳十五
周錢塘報恩寺慧明傳十六
晉州慈雲寺普靜傳十七
宋衡陽大聖寺守賢傳十八
天台山般若寺師蘊傳十九

杭州眞身寶塔寺紹巖傳二十
天台山文輦傳二十一
臨淮普照王寺懷德傳二十二

卷二十四

讀誦篇第八之一

隋行堅傳一
天台山法智傳二
唐京兆禪定寺慧悟傳三
京兆大慈恩寺明慧傳四
太原府崇福寺慧警傳五

太原府崇福寺崇政傳六
太原府崇福寺思睿傳七
上都青龍寺法朗傳八
河東僧衒傳九 啓芳 圓杲
荊州白馬寺玄奘傳十
成都府靈池縣蘭若洪正傳十一 守賢
沙門志玄傳十二
鳳翔府開元寺元皎傳十三
京師千福寺楚金傳十四
台州湧泉寺懷玉傳十五

兗州泰嶽大行傳十六
洛陽廣愛寺亡名傳十七
成都府雄俊傳十八
吉州龍興寺三刀法師傳十九
湖州法華寺大光傳二十
荊州天崇寺智燈傳二十一

卷二十五

讀誦篇第八之二 正傳二十一人 附見五人

唐并州石壁寺明度傳一
梓州慧義寺清虛傳二

睦州烏龍山淨土道場少康傳三
江州開元寺法正傳四 會宗
京兆大興善寺守素傳五
幽州華嚴和尚傳六
河中府栖梯山文照傳七
陝府法照傳八
蘄州廣濟縣清著禪院慧普傳九
今東京客僧傳十
上都大溫國寺靈幽傳十一
荊州法性寺惟恭傳十二 靈巋

明州德潤寺遂端傳十三
越州諸暨保壽院神智傳十四
梁揚州禪智寺從審傳十五
溫州大雲寺鴻楚傳十六
後唐溫州小松山鴻莒傳十七
鳳翔府道賢傳十八
漢江州廬山若虛傳十九 已名僧
周會稽郡大善寺行瑫傳二十
宋東京開寶寺守真傳二十一 少翔翁伽道欽

卷二十六

興福篇第九之一 正傳十四人 附見二人

周京師法成傳一
唐五臺山昭果寺業方傳二
上都青龍寺光儀傳三
鎮州大悲寺自覺傳四
東京相國寺慧雲傳五
杭州華嚴寺玄覽傳六 慧租 守如
東陽青泰寺玄朗傳七
湖州佛川寺慧明傳八
湖州大雲寺子瑀傳九

明州慈溪香山寺惟實傳十
朔方靈武龍興寺增忍傳十一
京兆荷恩寺文賁傳十二
太原府崇福寺懷玉傳十三
晉州大梵寺代病師傳十四

卷二十七

興福篇第九之二 正傳二十一人 附見三人

唐京師光宅寺僧竭傳一
成都福感寺定光傳二
吳郡嘉禾郡貞幹傳三
蘇州支硎山道遵傳四
京兆大興善寺含光傳五
剡沃洲山禪院寂然傳六
天台山福田寺普岸傳七 全亮 惟約
京師奉慈寺惟則傳八
長安禪定寺明準傳九
洪州寶曆寺幽玄傳十
五臺山智頵傳十一
會稽呂后山文質傳十二
明州國寧寺宗亮傳十三

越州開元寺曇休傳十四
雅州開元寺智廣傳十五
鄜州寶臺寺法藏傳十六
五臺山海雲傳十七 守節
五臺山佛光寺法興傳十八
五臺山行嚴傳十九
五臺山佛光寺願誠傳二十
後唐五臺山王子寺誠慧傳二十一
卷二十八
興福篇第九之三 正傳十五人 附見一人

後唐洛陽中灘浴院智暉傳一
晉五臺山眞容院光嗣傳二
東京相國寺遵誨傳三 彥求
曹州扈通院智朗傳四
漢東京天壽禪院師會傳五
周宋州廣壽院智江傳六
五臺山眞容院光嶼傳七
宋東京觀音禪院巖峻傳八
西京寶壇院從彥傳九
東京普淨院常覺傳十

杭州報恩寺永安傳十一
錢塘永明寺延壽傳十二
西京天宮寺義莊傳十三
西京廣愛寺普勝傳十四
東京開寶寺師律傳十五
卷二十九
雜科聲德篇第十之一 正傳二十六人 附見六人
南宋錢塘靈隱寺智一傳一
元魏洛陽慧凝傳二
唐成都法聚寺員相傳三

越州妙喜僧建傳四
京兆神鼎傳五
京兆弘師傳六
洛陽罔極寺慧日傳七 眞法師
越州大禹寺神迥傳八
京兆鎮國寺純陀傳九
天台山國淸寺道邃傳十
懷安郡西隱山進平傳十一
寧州南山二聖院道隱傳十二
溫州陶山道晤傳十三

京兆歡喜傳十四 無側
湖州杼山皎然傳十五 福琳
安陸定安山懷空傳十六
澧州慧演傳十七
荊州國昌寺行覺傳十八 皓玉
鄂州開元寺玄晏傳十九
南嶽澄心傳二十
杭州天竺寺道齊傳二十一 法如
金陵莊嚴寺慧涉傳二十二
京兆千福寺雲遂傳二十三 清源

京師寶壽寺法眞傳二十四
呂后山道場寧貢傳二十五
閬州長樂寺法融傳二十六

卷三十

雜科聲德篇第十之二 正傳十九人 附見六人

唐上都大安國寺好直傳一
天台山禪林寺廣修傳二 高開
高麗國元表傳三 全清
鎮州龍興寺頭陀傳四
南嶽山全玼傳五
越州明心院慧沐傳六
幽州南苑窗亡名傳七 祝融峯 禪者
洪州開元寺棲隱傳八 寶安
河東懸甕寺金和尚傳九
梁四明山無作傳十
成都府東禪院貫休傳十一 處默 曇域
廬山雙溪院國道者傳十二
泉州智宣傳十三
江陵府龍興寺齊巳傳十四
後唐靈州廣福寺無迹傳十五

明州國寧寺晉光傳十六
晉宣州自新傳十七
漢杭州耳相院行修傳十八 [illegible]
宋宜陽柏閣山宗淵傳十九

宋高僧傳目錄 終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貲刻
宋高僧傳目錄一卷 計字五千九百一十六
箇該銀二兩九錢五分
楚襄釋性融對 長洲徐普書 旌德劉邦承刻
萬曆辛亥歲春三月徑山寂照庵識

進高僧傳表

端拱元年十月日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

紫臣僧贊寧上表

臣僧贊寧等言自太平興國七年伏奉勑旨俾修高僧傳與新譯經同入藏者臣等遐求事跡博採碑文今已撰集成三十卷謹詣闕庭進上益琅函而更廣延玉曆以彌長臣等誠懽誠恐兢惕之至臣等聞渾儀之外別有釋天法海之中多生僧寶釋天可則阿難記事而載言僧寶堪稱慧皎為篇而作傳猗歟我佛號大徧知知教法之無依委帝王之有力當二千

載之後屬一萬年之初伏惟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神龍在天愛日升上土疆開闢四夷請吏而貢琛時律均和百穀登敖而樓畝耕籍田而又勸賜酺飲以咸歡儒術特與玄風爰振是以麒麟非中國之物白雉非草莽之禽今遊苑囿之間且類牢籠之畜近以從澶至濮黃河牽一帶之清自古及今青史載千年之應斯蓋陛下來從不動之地示為長壽之王繙譯成經製甚深之御序迴文作頌演無盡之法音仍降鳳書令編僧史屬此雍熙之運伸其貞觀之風合選兼才豈當末學得不擒犀截

角羣翠刪毛精求出類之人取法表年之史所恨空門寡學釋胄何知或有可觀實錄聊摹於陳壽如苞深失戾經宜罪於馬遷副陛下遺賢必取之心助陛下隆典成修之美今遇乾明聖節謹令弟子賜紫顯忠同元受勑相國寺賜紫智輪進納伏乞睿慈略賜御覽恭惟聖主是文章之主微臣非惇史之臣儻示天機令知凡例如得操北斗而斟酌或示刀圭執南箕而簸揚方除糠檜臣等冒黷天顏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言

批答

勑通慧大師贊寧省所令左街天壽寺賜紫僧顯忠進編修有宋高僧傳三十卷事具悉一乘妙道六度玄門代有奇人迭恢聖教若無纂述何以顯揚緊爾真流棲心法苑成茲編集頗効辛勤備觀該總之能深切歎嘉之意其所進高僧傳已令僧錄司編入大藏今賜絹三千匹至可領也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冬寒想比清休否遣書指不多及十八日勑

宋高僧傳序

臣聞賢劫緜長世間宏廓天與時而不盡地受富以無疆最靈之氣物于中大聖之師居于上偉哉釋迦方隱彌勒未來其間出命世之人此際多分身之聖肆爲僧相喜示沙門言數行而可觀槩兼䣃而爭錄是以王巾僧史孫綽道賢摹列傳以周流象世家而布濩蓋欲希顏之者慕藺之儔咸飛錫之應真作曳山之上士時則裴子野著衆僧傳釋法濟撰高逸沙門傳陸杲述沙門傳釋寶唱立名僧傳斯皆河圖作洪範之椎輪土鼓爲咸池之坏器焉知來者靡曠其人慧皎刊修用實行潛光之目道宣緝綴續高而不名之風令六百載行道之人弗墜于地者矣爰自貞觀命章之後西明絕筆已還此作蔑聞斯文將缺時有再至肅殺過而繁華來世無久虛地天奏而聖明出我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陽龍挺德斗電均威踐大道也犧黃輪軌御之勞多天才也周孔行弟子之職謙信修睦崇德報功一統無遺百王有愧四海若窺於掌內萬機皆發於宸衷然而玄牝留神釋天澹慮長生較術時開太一之壇續法延期僧度倍千之戒浮圖揭漢梵夾翻華將佛國之同風與玉京而合制慨茲釋侶代有其人思景行之莫聞實紀錄之彌曠臣等謬膺良選俱乏史才空門不出於董狐弱手難探於禹穴而乃循十科之舊例輯萬行之新名或案誄銘或徵志記或問輶軒之使者或詢耆舊之先民研磨將經論略同讎校與史書懸合勒成三帙上副九重列僧寶之瓌奇知佛家之富貴昔者嘉祥筆削盡美善於東南澄照纂修足英髦於關輔蓋是拘於墟也傳不習乎豈若皇朝也八極張羅舉之則無物不至四夷弭伏求之則何事不供臣等分面徵搜各塗構集如見一家之好且無諸國之殊所以成十科者易同拾取其正傳五百三十三人附見一百三十人剏復逐科盡處象史論以攄辭因事言時爲傳家之系斷厥號有宋高僧傳焉庶幾乎銅馬爲式選千里之駿駒竹編見書實六和之年表覩之者務進悟之者思齊皆登三藐之山悉入薩云之海永資聖曆俱助皇明齊愛日之炳光應嵩山之呼壽云爾時端拱元年乾明節臣僧贊寧等謹上

譯經篇第一　變梵成華通凡入聖法輪斯轉諸佛所師
義解篇第二　尋文見義得意忘言三慧克全二依當轉
習禪篇第三　修至無念善惡都亡亡其所亡常住安樂
明律篇第四　嚴而少恩正而急護嬰守三業同彼金湯
護法篇第五　家有良吏守藏何虞法有名師外禦其侮
感通篇第六　逆於常理感而遂通化于世間觀之難測
遺身篇第七　難捨易捐施中第一以穢漏體迴金剛身
讀誦篇第八　十種法師此爲高大采掇花果時齎赤
興福篇第九　爲已爲他福生罪滅有爲之善其利博哉
雜科聲德十　就還著稱同歸高尚唱導之匠光顯佛乘

宋高僧傳卷第一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譯經篇第一之一 正傳三人 附見一人

唐京兆大薦福寺義淨傳

釋義淨字文明姓張氏范陽人也髫齔之時辭親落髮徧詢名匠廣探羣籍內外閑習今古博通年十有五便萌其志欲遊西域仰法顯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風加以勤無棄時手不釋卷弱冠登具愈堅貞志咸亨二年年三十有七方遂發足初至番禺得同志數十人及將登舶餘皆退罷淨奮勵孤行備歷艱險所至之境皆洞言音凡遇酋長俱加禮重鷲峯雞足咸遂周遊鹿苑祇林並皆瞻矚諸有聖迹畢得追尋經二十五年歷三十餘國以天后證聖元年乙未仲夏還至河洛得梵本經律論近四百部合五十萬頌金剛座眞容一鋪舍利三百粒天后親迎于上東門外諸寺緇伍具旛蓋歌樂前導勅於佛授記寺安置焉初與于闐三藏實叉難陀飜華嚴經久視之後乃自專譯起庚子歲至長安癸卯於福先寺及雍京西明寺譯金光明最勝王能斷金剛般若彌勒成佛一字

呪王莊嚴王陀羅尼長爪梵志等經根本一切有部毗柰耶尼陀那目得迦百一羯磨攝等掌中取因假設六門敎授等論及龍樹勸誡頌凡二十部北印度沙門阿你眞那證梵文義沙門波崙復禮慧表智積等筆受證文沙門法寶法藏德感勝莊神英仁亮大儀慈訓等證義成均太學助敎許觀監護繕寫進呈天后製聖教序令標經首暨和帝神龍元年乙巳於東洛内道場譯孔雀王經又於大福先寺出勝光天子香王菩薩呪一切莊嚴王經四部沙門盤度讀梵文沙門玄傘筆受沙門大儀證文沙門勝莊利貞證義兵部侍郎崔湜給事中盧粲潤文正字祕書監駙馬都尉楊愼交監護帝深崇釋典特抽睿思製大唐龍興三藏聖教序又御洛陽西門宣示羣官新翻之經二年淨隨駕歸雍京置翻經院於大薦福寺居之三年詔入内與同翻經沙門九旬坐夏帝以昔居房部幽厄無歸祈念藥師遂蒙降祉荷玆往澤重闡鴻猷因命法徒更重傳譯於大佛光殿二卷成文曰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經帝御法筵手自筆受睿宗永隆元年庚戌於大薦福寺出浴像功德經毗柰耶雜事二衆戒經唯識寶生所緣釋等二十部吐火羅

沙門達磨末磨中印度沙門拔努證梵義罽賓沙門達磨難陀證梵文居士東印度首領伊舍羅證梵本沙門慧積居士中印度李釋迦度頗多語梵本沙門文綱慧沼利貞勝莊愛同思恒證義玄傘智積筆受居士東印度瞿曇金剛迦溼彌羅國王子阿順證譯修文館大學士李嶠兵部尚書韋嗣立中書侍郎趙彥昭吏部侍郎盧藏用兵部侍郎張說中書舍人李乂二十餘人次文潤色左僕射韋巨源右僕射蘇瓌監護祕書大監嗣虢王邕同監護景雲二年辛亥復於大薦福寺譯稱讚如來功德神呪等經太常卿薛崇嗣監護自天后久視迄睿宗景雲都翻出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又別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傳内法傳別說罪要行法受用三法水要法護命放生軌儀凡五部九卷又出說一切有部跋窣堵八卷淨雖徧翻三藏而偏攻律部譯綴之暇曲授學徒凡所行事皆尚急護漉囊滌穢特異常倫學侶傳行徧于京洛美哉亦遺法之盛事也先天二年卒春秋七十九法臘五十九葬事官供所出跋窣堵唯存眞本未暇[illegible]而逼泥曰然其傳度經律與奘師抗

衡比其著述淨多文性傳密呪最盡其妙二三合聲爾時方曉矣今塔在洛京龍門北之高岡焉

系曰譯之言易也謂以所有易所無也譬諸枳橘焉由易土而殖橘化爲枳枳橘之呼雖殊而辛芳幹葉無異又如西域尼拘律陀樹即東夏之楊柳名雖不同樹體是一自漢至今皇宋翻譯之人多矣晉魏之際唯西竺人來止稱尼拘耳此方參譯之士因西僧指楊柳始體言意其後東僧往彼識尼拘是東夏之柳兩土方言一時洞了焉唯西唯東二類之人未爲盡善東僧往西學盡梵書解盡佛意始可稱善傳譯者宋齊已還不無去彼迴者若入境觀風必聞其政者奘師淨師爲得其實此二師者兩全通達其猶見璽文知是天子之書可信也周禮象胥氏通夷狄之言淨之才智可謂釋門之象胥也歟

唐洛陽廣福寺金剛智傳

釋跋日羅菩提華言金剛智南印度摩賴耶國人也華言光明其國境近觀音宮殿補陀落伽山父婆羅門善五明論爲建支王師智生數歲日誦萬言目覽心傳終身無忘年十六開悟佛理不樂習尼揵子諸論乃削染出家蓋宿植之力也後隨師往中印度那

爛陀寺學修多羅阿毗達磨等洎登戒法徧聽十八部律又詣西印度學小乘諸論及瑜伽三密陀羅尼門十餘年全通三藏次復遊師子國登楞伽山東行佛誓裸人等二十餘國聞脂那佛法崇盛泛舶而來以多難故累歲方至開元己未歲達于廣府勅迎就慈恩寺尋徙薦福寺所住之刹必建大曼拏羅灌頂道場度於四衆大智大慧二禪師不空三藏皆行弟子之禮焉後隨駕洛陽其年自正月不雨迨于五月嶽瀆靈祠禱之無應乃詔智結壇祈請於是用不空鉤依菩薩法在所住處起壇深四肘躬繪七俱胝菩薩像立期以開光明日定隨雨焉帝使一行禪師謹密候之至第七日炎氣爞爞天無浮翳午後方開眉眼即時西北風生飛瓦拔樹崩雲泄雨遠近驚駭而結壇之地穿穴其屋洪注道場質明京城士庶皆云智獲一龍穿屋飛去求觀其處日千萬人斯乃壇法之神驗也于時帝留心玄牝未重空門所司希旨奏外國蕃僧遣令歸國行有日矣侍者聞智智曰吾是梵僧且非蕃胡不干明勅吾終不去數日忽乘傳將之鴈門奉辭帝大驚下手詔留住初帝之第二十五公主甚鍾其愛久疾不救移臥於咸宜外館閉目不

語已經旬朔有勅令智授之戒法此乃料其必終故有是命智請彼擇取宮中七歲二女子以緋繒纏其面目臥於地使牛僊童寫勅一紙焚於他所智以密語呪之二女冥然誦得不遺一字智入三摩地以不思議力令二女持勅詣琰摩王食頃間王令公主亡保母劉氏護送公主魂隨二女至於是公主起坐開目言語如常帝聞之不俟仗衛馳騎往于外館公主奏曰冥數難移今王遣迴略覲聖顔而已可半日間然後長逝自爾帝方加歸仰焉武貴妃寵異六宮薦施寶玩智勸貴妃急造金剛壽命菩薩像又勸河東郡王於毗盧遮那塔中繪像謂門人曰此二人者壽非久矣經數月皆如其言凡先覺多此類也智理無不通事無不驗經論戒律祕呪餘書隨問剖陳如鐘虡受有登其門者智一覩其面永不忘焉至於語默與居凝然不改喜怒逆順無有異容瞻禮者莫知津涯自然率服矣自開元七年始届番禺漸來神甸廣敷密藏建曼拏羅依法製成皆感靈瑞沙門一行欽尚斯教數就諮詢智一一指授曾無遺隱一行自立壇灌頂遵受斯法既知利物請譯流通十一年奉勅於資聖寺飜出瑜伽念誦法二卷七俱胝陀羅尼二

卷東印度婆羅門大首領直中書伊舍羅譯語嵩岳沙門溫古筆受十八年於大薦福寺又出曼殊室利五字心陀羅尼觀自在瑜伽法要各一卷沙門智藏譯語一行筆受刪綴成文復觀舊隨求本中有闕章句加之滿足智所譯總持印契凡至皆驗祕密流行爲其最也兩京稟學濟度殊多在家出家傳之相繼二十年壬申八月既望於洛陽廣福寺命門人曰白月圓時吾當去矣遂禮毗盧遮那佛旋繞七帀退歸本院焚香發願頂戴梵夾并新譯教法付囑訖寂然而化壽七十一臘五十一其年十一月七日葬於龍門南伊川之右建塔旌表傳教弟子不空奏舉勅謚國師之號灌頂弟子中書侍郎杜鴻漸素所歸奉述碑紀德焉

系曰五部曼拏羅法攝取鬼物必附麗童男處女去疾除祆也絕易近世之人用是圖身口之利乃寡徵驗率爲時所慢吁正法醨薄一至於此

唐京兆大興善寺不空傳 慧朗

釋不空梵名阿目佉跋折羅華言不空金剛止行二字略也本北天竺婆羅門族幼失所天隨叔父觀光東國年十五師事金剛智三藏初導以梵本悉曇章

及聲明論浹旬已通徹矣師大異之與受菩薩戒引入金剛界大曼荼羅驗以擲花知後大興教法洎登具戒善解一切有部諳異國書語師之翻經常令共譯凡學聲明論一紀之功六月而畢誦文殊普賢行願一年之限再夕而終其敏利皆此類也欲求學新瑜伽五部三密法涉于三載師未教詔空擬迴天竺師夢京城諸寺佛菩薩像皆東行寐寤乃知空是真法器遂允所求授與五部灌頂護摩阿闍梨法及毗盧遮那經蘇悉地軌則等盡傳付之厥後師往洛陽隨侍之際遇其示滅即開元二十年矣影堂既成追諡已畢曾奉遺旨令往五天并師子國遂議遐征初至南海郡採訪使劉巨鄰懇請灌頂乃於法性寺相次度人百千萬衆空自對本尊祈請旬日感文殊現身及將登舟採訪使召誡番禺界蕃客大首領伊習賓等曰今三藏往南天竺師子國宜約束船主好將三藏并弟子含光慧䛒等三七人國信等達彼無令踈失二十九年十二月附崑崙舶離南海至訶陵國界遇大黑風衆商惶怖各作本國法禳之無驗皆膜拜求哀乞加救護慧䛒等亦慟哭空曰吾今有法汝等勿憂遂右手執五股菩提心杵左手持般若佛母

經夾作法誦大隨求一徧即時風偃海澄又遇大鯨出水噴浪若山甚於前患衆商甘心委命空同前作法令慧䛒誦娑竭龍王經逡巡衆難俱息既達師子國王遣使迎之將入城步騎羽衛駢羅衢路王見空禮足請住宮中七日供養日以黃金斛滿盛香水王爲空躬自洗浴次太子后妃輔佐如王之禮焉空始見普賢阿闍梨遂奉獻金寶錦繡之屬請開十八會金剛頂瑜伽法門毗盧遮那大悲胎藏建立壇法并許含光慧䛒等同受五部灌頂空自爾學無常師廣求密藏及諸經論五百餘部本三昧耶諸尊密印儀形色像壇法幖幟文義性相無不盡源一日王作調象戲人皆登高望之無敢近者空口誦手印住於慈定當衢而立狂象數頭頓皆蹶跌舉國奇之次遊五印度境屢彰瑞應至天寶五載還京進師子國王尸羅迷伽表及金寶瓔珞般若梵夾雜珠白氎等奉敕權止鴻臚續詔入內立壇爲帝灌頂後移居淨影寺是歲終夏愆陽詔令祈雨制曰時不得賒雨不得暴空奏立孔雀王壇未盡三日雨已浹洽帝大悦自持寶箱賜紫袈裟一副親爲披擐仍賜絹二百匹後因一日大風卒起詔空禳止請銀缾一枚作法加持須

臾戢靜忽因池鵞誤觸缾傾其風又作急暴過前勑
令再止隨止隨効帝乃賜號曰智藏焉天寶八載許
迴本國乘驛騎五匹至南海郡有勑再留十二載勑
令赴河隴節度使哥舒翰所請十三載至武威住開
元寺節度使洎賓從皆願受灌頂士庶數千人咸登
道場弟子含光等亦受五部法別爲功德使開府李
元琮受法并授金剛界大曼荼羅是日道場地震空
曰羣心之至也十五載詔還京住大興善寺至德初
鑾駕在靈武鳳翔空常密奉表起居肅宗亦密遣使
者求祕密法洎收京反正之日事如所料乾元中帝

請入內建道場護摩法爲帝受轉輪王位七寶灌頂
上元末帝不豫空以大隨求眞言祓除至七過翼日
乃瘳帝愈加殊禮焉空表請入山李輔國宣勑令於
終南山智炬寺修功德念誦之夕感大樂薩埵舒毫
發光以相證驗位鄰悉地空曰衆生未度吾安自度
耶肅宗厭代代宗卽位恩渥彌厚譯密嚴仁王二經
畢帝爲序焉頒行之日慶雲俄現舉朝表賀永泰元
年十一月一日制授特進試鴻臚卿加號大廣智三
藏大曆三年於興善寺立道場勑賜錦繡褥十二領
繡羅幡三十二首又賜道場僧二七日齋糧勑近侍

大臣諸禁軍使並入灌頂四年冬空奏天下食堂中
置文殊菩薩爲上座制許之此蓋慊憍陳如是小乘
教中始度故也五年夏有詔請空往五臺山修功德
于時彗星出焉法事告終星亦隨沒秋空至自五臺
帝以師子驄并御鞍轡遣中使出城迎入賜沿道供
帳六年十月二日帝誕節進所譯之經表云爰自幼
年承事先師三藏十有四載稟受瑜伽法門復遊五
印度求所未授者并諸經論計五百餘部天寶五載
却至上都上皇詔入內立灌頂道場所齎梵經盡許
翻度肅宗於內立護摩及灌頂法累奉二聖令鳩聚

先代外國梵文或條索脫落者修未譯者譯陛下恭
遵遺旨再使翻傳利濟羣品起于天寶迄今大曆六
年凡一百二十餘卷七十七部并目錄及筆受等僧
俗名字兼略出念誦儀軌寫畢遇誕節謹具進上勑
付中外並編入一切經目錄中李憲誠宣勑賜空錦
綵絹八百疋同翻經十大德各賜三十疋沙門潛眞
表謝僧俗弟子賜物有差又以京師春夏不雨詔空
祈請如三日內雨是和尚法力三日已往而霈然者
非法力也空受勑立壇至第二日大雨云足帝賜紫
羅衣并雜綵百匹弟子衣七副設千僧齋以報功也

空進表請造文殊閣勑允奏貴妃韓王華陽公主同成之捨內庫錢約三千萬計復飜孽路茶王經宣賜相繼旁午道路至九年自春祇夏宣揚妙法誡勗門人每語及普賢願行出生無邊法門經勸令誦持再三歎息其先受法者偏令屬意觀菩提心本尊大印直詮阿字了法不生證大覺身若指諸掌重重囑累一夜命弟子趙遷持筆硯來吾略出涅槃茶毗儀軌以貽後代使準此送終遷稽首三請幸乞慈悲久住不然衆生何所依乎空笑而已俄而示疾上表告辭勑使勞問賜醫藥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肅國公食邑

三千戶固讓不俞空甚不悅且曰聖衆儼如舒手相慰白月圓滿吾當逝矣奈何臨終更竊名位乃以五股金剛鈴杵先師所傳者并銀盤子菩提子水精數珠留別附中使李憲誠進六月十五日香水澡沐東首倚臥北面瞻望闕庭以大印身定中而寂享年七十僧臘五十弟子慧朗次紹灌頂之位餘知法者數人帝聞輟視朝三日賜絹布雜物錢四十萬造塔錢二百餘萬勑功德使李元琮知護喪事空未終前諸僧夢千仞寶臺摧文殊新閣頹金剛杵飛上天又興善寺後池無故而涸林竹生實庭花變萎七月六日

茶毗帝詔高品劉僊鶴就寺置祭贈司空謚曰大辯廣正智三藏火滅收舍利數百粒八十粒進內其頂骨不然中有舍利一顆半隱半現勑於本院別起塔焉空之行化利物居多於總持門最彰殊勝測其忍位莫定高卑始者玄宗尤推重焉嘗因歲旱勑空祈雨空曰過某日可禱之或强得之其暴可怪勑請本師金剛智設壇果風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樹木有拔仆者遽詔空止之空於寺庭中捏泥媼五六溜水作梵言罵之有頃開霽矣玄宗召術士羅公遠與空捔法同在便殿空時時反手搔背羅曰借尊師如意

時殿上有華石空揮如意擊碎於其前羅再三取如意不得帝欲起取空曰三郎勿起此影耳乃舉手示羅如意復完然在手又北邙山有巨虵樵采者往往見之矯首若丘陵夜常承吸露氣見空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如何見度每欲飜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懷也空為其受歸戒說因果且曰汝以瞋心故受今那復恚恨乎吾力何及當思吾言此身必捨矣後樵子見虵死澗下臭聞數里空凡應詔祈雨無他軌則但設一繡座手簸旋數寸木神子念呪擲之當其自立於座上已伺其吻角牙出目瞬則雨至矣又天寶

中西蕃大石康三國帥兵圍西涼府詔空入帝御于道場空秉香鑪誦仁王密語二七徧帝見神兵可五百員在于殿庭驚問空空曰毗沙門天王子領兵救安西請急設食發遣四月二十日果奏云二月十一日城東北三十許里雲霧間見神兵長偉鼓角諠鳴山地崩震蕃部驚潰彼營壘中有鼠金色咋弓弩弦皆絕城北門樓有光明天王怒視蕃帥大奔帝覽奏謝空因勑諸道城樓置天王像此其始也空既終三朝所賜墨制一皆進納生榮死哀西域傳法僧至此今古少類矣嗣其法位慧朗師也御史大夫嚴郢爲

碑徐浩書之樹於本院焉

系曰傳教令輪者東夏以金剛智爲始祖不空爲二祖慧朗爲三祖已下宗承所損益可知也自後岐分派別咸曰傳瑜伽大教多則多矣而少驗者何亦猶羽嘉生應龍應龍生鳳皇鳳皇已降生庶鳥矣欲無變革其可得乎

宋高僧傳卷第一

音釋

兢惕兢居陵切惕他歷切兢惕懼也酺蒲胡切會聚飲食也澶時連切澶州地名濮博木切州名搴去乾切取也摹莫胡切有所規倣也糠檜糠苦郎切檜苦外切糠檜穀皮

也黷徒谷切瀆也槧七豔切牘樸也觚古胡切木簡也濩胡誤切布濩散也藺良刃切姓也牝毗忍切誄力水切讄也瓌公回切偉也纂祖管切集也髦莫袍切俊也系斷系胡計切繫也斷都玩切決也枸櫞枸舉朱切櫞果名瓤女陽切中實也鬐子垂切髮也亂番禺番普官切禺魚容切南海番禺名也舶旁陌切舟也鬩許激切虢古伯切國名爔之切薰也闐徒年切于闐西域國名荐才甸切重也湜常職切見也覿徒歷切見也酤力支切晉遼遂切退也駢蒲眠切踢跌踢他歷切跌徒結切跌踢也慓去遙切不滿也擐古患切貫也祓分勿切除惡祭也瘳丑鳩切疾愈也絛他刀切編絲繩也仆敷救切頓也熅烏老切女老稱也吻武粉切口邊也潰胡對切散也壘力軌切軍壁也咋側革切

切嚙也

淨渡居士吳用先捐貲刻
宋高僧傳第一卷 計字七千二百九十五個
該銀三兩七錢
楚襄釋性融對 長州徐普書 吳縣劉洪韶刻
萬曆乙亥歲春三月 識

宋高僧傳卷第二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譯經篇第一之二 正傳十五人 附見八人

唐洛京聖善寺善無畏傳 達摩掬多

釋善無畏本中印度人也釋迦如來季父甘露飯王之後梵名戍婆揭羅僧訶華言淨師子義翻為善無畏一云輸波迦羅此名無畏亦義翻也其先自中天竺因國難分王烏荼父曰佛手王以畏生有神姿宿齋德藝故歷試焉十歲統戎十三嗣位得軍民之情

昆弟嫉能稱兵構亂閱牆斯甚薄伐臨戎流矢及身掉輪傷頂天倫既敗軍法宜誅大義滅親恐而曲赦乃抆淚白母及告羣臣曰向者親征恩已斷矣今欲讓國全其義焉因致位於兄固求入道母哀許之密與傳國寶珠猶諸侯之分器也南至海濱遇殊勝招提得法華三昧聚沙為塔僅一萬所黑蛇傷指而無退息復寄身商船往遊諸國密修禪誦口放白光無風三日舟行萬里屬商人遇盜危於俄命畏恤其徒侶默諷真言七俱胝尊全現身相羣盜果為他寇所殲寇乃露罪歸依指蹤夷險尋越窮荒又逾毒水纔

至中天竺境即遇其王王之夫人乃畏之女兄也因問捨位之由稱歎不足是日攜手同歸慈雲布陰一境丕變畏風儀爽俊聰叡超羣解究五乘道該三學總持禪觀妙達其源藝術伎能悉聞精練初詣那爛陀寺此云施無厭也像法之泉源衆聖之會府畏乃捨傳國寶珠瑩于大像之額晝如月魄夜若曦輪焉寺有達摩掬多者掌定門之祕鑰佩如來之密印顏如四十許其實八百歲也玄奘三藏昔曾見之畏投身接足奉為本師一日侍食之次旁有一僧震旦人也畏現其鉢中見油餌尚溫粟飯猶暖愕而歎曰東

國去此十萬餘里是彼朝熟而返也掬多曰汝能不言真可學焉後乃授畏總持瑜伽三密教也龍神圍遶森在目前其諸印契一時頓受即日灌頂為人天師稱曰三藏夫三藏之義者則內為戒定慧外為經律論以陀羅尼總攝之也陀羅尼者是菩提速疾之輪解脫吉祥之海三世諸佛生於此門慧照所傳一燈而已根殊性異燈亦無邊由是有百億釋迦微塵三昧菩薩以綱總攝於諸定頓升階位鄰於大覺此其旨也于時畏周行大荒徧禮聖迹不憚艱險凡所履處皆三返焉又入雞足山為迦葉剃頭受觀音摩

頂眥結夏於靈鷲有猛獸前導深入山穴穴明如晝
見牟尼像左右侍者如生焉時中印度大旱請畏求
雨俄見觀音在日輪中手執軍持注水於地時衆欣
感得未曾有復鍛金如貝葉寫大般若經鎔金爲
窣覩波等佛身量焉毋以畏遊方日久謂爲已殁旦
夕泣淚而喪其明洎附信問安朗然如故五天之境
自佛滅後外道崢嶸九十六宗各專其見畏皆隨所
執破滯析疑解邪縛於心門捨迷津於覺路法雲大
小而均澤定水方圓而任器作異學之旗鼓建心王
之勝幢使彼以念制狂卽身觀佛摴多曰善男子汝
與震旦有緣今可行矣畏乃頂辭而去至迦濕彌羅
國薄暮次河而無橋梁畏浮空以濟一日受請於長
者家俄有羅漢降曰我小乘之人大德是登地菩薩
乃讓席推尊畏施之以名衣升空而去畏復至烏萇
國有白鼠馴遶日獻金錢講毗盧於突厥之庭安禪
定於可敵之樹法爲金字列在空中時突厥宮人以
手按乳乳爲三道飛注畏口畏乃合掌端容曰我前
生之母也又途中遭寇舉刃三斫而肢體無傷揮劍
者雖聞銅聲而已前登雪山大池畏不念摴多自空
而至曰菩薩身同世間不捨生死汝久離相寧有病

耶言訖沖天畏洗然而愈路出吐蕃與商旅同次胡
人貪貨舉衆合圍畏密運心印而蕃豪請罪至大唐
西境夜有神人曰此東非弟子界也文殊師利實護
神州禮足而滅此亦猶迦毗羅神送連眉也畏以駝
負經至西州涉于河龍陷駝足沒于泉下畏亦入泉
三日止住龍宮宣揚法化開悟甚衆及牽駝出岸經
無沾濕焉初畏途過北印度境而聲譽已達中國睿
宗乃詔若那及將軍史獻出玉門塞表以候來儀開
元初玄宗夢與眞僧相見姿狀非常躬御丹青寫之
殿壁及畏至此與夢合符帝悅有緣飾內道場尊爲
教主自寧薛王已降皆跪席捧器焉賓大士於天宮
接梵筵於帝座禮國師以廣成之道致人主於如來
之乘巍巍法門於斯爲盛時有術士握鬼神之契參
變化之功承詔御前角其神異畏恬然不動而術者
手足無所施矣開元四年丙辰齎梵夾始屆長安勑
於興福寺南院安置續宜住西明寺問勞重疊錫貺
異常至五年丁巳奉詔於菩提院翻譯畏奏請名僧
同參華梵開題先譯虛空藏求聞持法一卷沙門悉
達譯語無著筆受綴文繕寫進內帝深加賞歎有勑
畏所將到梵本並令進上昔有沙門無行西遊天竺

學畢言歸方及北印不幸而卒其所獲夾葉悉在京
都華嚴寺中畏與一行禪師於彼選得數本並總持
妙門先所未譯十二年隨駕入洛復奉詔於福先寺
譯大毗盧遮那經其經具足梵文有十萬頌畏所出
者撮其要耳曰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七卷
沙門寶月譯語一行筆受刪綴辭理文質相半妙諧
深趣上符佛意下契根緣利益要門斯文爲最又出
蘇婆呼童子經三卷蘇悉地揭羅經三卷二經具足
呪毗奈耶也即祕密禁戒焉若未曾入曼荼羅者不
合輒讀誦猶未受具人盜聽戒律也所出虛空藏菩

薩能滿諸願最勝心陀羅尼求聞持法一卷即金剛
頂梵本經成就一切義圖略譯少分耳畏性愛恬簡
靜慮怡神時開禪觀獎勸初學奉儀形者蓮華敷於
眼界稟言說者甘露潤於心田超然覺明日有人矣
法侶請謁唯尊奉長老寶思惟三藏而已此外皆行
門人之禮焉一行禪師者帝王宗重時賢所歸定慧
之餘陰陽之妙有所未決亦咨稟而後行畏嘗於本
院鑄銅爲塔手成模範妙出人天寺衆以銷冶至廣
庭除深隘慮風至火盛災延寶坊畏笑曰無苦自當
知也鼓鑄之日果大雪蔽空靈塔出爐瑞花飄席衆

皆稱歎焉又屬暑天亢旱帝遣中官高力士疾召畏
祈雨畏曰今旱數當然也若苦召龍致雨必暴適足
所損不可爲也帝強之曰人苦暑病矣雖風雷亦足
快意辭不獲已有司爲陳請雨具旛幢螺鈸備焉畏
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急撤之乃盛一鉢水以小刀攪
之梵言數百呪之須臾有物如龍其大如指赤色矯
首瞰水面復潛于鉢底畏且攪且呪頃之有白氣自
鉢而興逕上數尺稍稍引去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
矣力士馳去迴顧見白氣疾旋自講堂而西若一匹
素翻空而上既而昏霾大風震電力士纔及天津橋

風雨隨馬而驟街中大樹多拔焉力士入奏而衣盡
霑濕矣帝稽首迎畏再三致謝又邙山有巨虵畏見
之歎曰欲決瀦洛陽城耶以天竺語呪數百聲不日
虵死乃安祿山陷洛陽之兆也一說畏曾寓西明道
宣律師房示爲麤相宣頗嫌鄙之至中夜宣捫蝨投
于地畏連呼律師撲死佛子宣方知是大菩薩詰旦
攝衣作禮焉若觀此說宣滅至開元中僅五十載矣
如畏出沒無常非人之所測也二十年求還西域優
詔不許二十三年乙亥十月七日右脅累足奄然而
化享齡九十九僧臘八十法侶淒涼皇心震悼贈鴻

臚卿遵爲臚丞李現具威儀賀律師護喪事二十八
年十月三日葬於龍門西山廣化寺之庭焉定慧所
稟全身不壞會葬之日涕泗傾都山川變色僧俗弟
子寶畏禪師明畏禪師滎陽鄭氏琅邪王氏痛其安
仰如喪考妣焉乾元之初唐風再振二禪師刻偈諸
信士營龕弟子舍于旁有同孔墓之戀今觀畏之遺
形漸加縮小黑皮隱隱骨其露焉累朝旱澇皆就祈
請徵驗隨生且多檀施錦繡巾帊覆之如偃息耳每
一出龕置于低榻香汁浴之洛中豪右爭施禪帊淨
巾澡豆以資浴事上禳禱多遣使臣往加供施必稱

心願焉

唐洛京智慧傳

釋智慧者梵名般剌若也姓憍答摩氏北天竺迦畢
試國人穎悟天資七歲發心達侍二親歸依三寶時
從大德調伏軍教誦四阿含滿十萬頌阿毗達磨三
萬頌及年應法隨師往別國納具足戒誦薩婆多近
四萬頌俱舍二萬八千頌又誦大婆沙兼通其義七
年於彼專習小乘後詣中天竺那爛陀寺稟學大乘
唯識瑜伽中邊等論金剛般若經因明聲明醫明王
律論等並依承智護進友智友三大論師復遊雙林

經八塔往來瞻禮十有八年聞南北竺願尚持明遂
往諮稟彼有灌頂師名達摩耶舍見慧勤重可教授
瑜伽法入曼荼羅三密護身五部印契經于一年誦
徹三千五百餘頌常聞支那大國文殊在中錫指東
方誓傳佛教乃泛海東邁垂至廣州風飄却返抵執
師子國之東又集資糧重修巨舶徧歷南海諸國二
十二年再近番禺風濤遂作船破人沒唯慧存焉夜
至五更其風方止所齎經論莫知所之及登海壖其
夾策已在岸矣於白抄內大竹筩中得之宛爲鬼物
扶持而到乃歎曰此大乘理趣等經想支那人根熟

矣遂東北行半月達廣州郎德宗建中初也屬帝違
難奉天貞元二年始屆京輦見鄉親神策軍正將羅
好心卽慧舅氏之子也悲喜相慰將至家中延留供
養八年上表舉慧翻傳有勑令京城諸寺大德名業
殊衆者同譯得罽賓三藏般若開釋梵本翰林待詔
光宅寺沙門利言度語西明寺沙門圓照筆受資聖
寺道液西明寺良秀莊嚴寺應眞醴泉寺超悟道岸
習空並充證義六月八日欲剏經題勑右街功德使
王希遷與右神策軍大將軍王孟涉驃騎大將軍馬
有鄰等送梵經出內緇伍威儀樂部相間士女觀望

車騎交駢迎入西明寺翻譯即日賜錢一千貫茶三十串香一大合充其供施開名題曰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成十卷又華嚴長者問佛那羅延力經般若心經各一卷皆貞元八年所譯也是歲十月繕寫畢二十八日設綵車大備威儀引入光順門進帝覽忻然慰勞勤至勑於神策軍賜齋食覵慧絹五百匹冬服一副餘人賜各有差慧表謝答詔襃美同日請譯經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詹事羅好心上表云臣表弟沙門般剌若先進大乘理趣六波羅蜜梵本經伏奉今年四月十九日勑令王希

遷精選有道行僧於西明寺翻譯今經帙已終同詣光順門進上答詔云卿之表弟早悟大乘遠自西方來遊上國宣六根之奧義演雙樹之微言念以精誠所宜欽重是令翻譯俾用流行卿夙慕忠勤職司禁衛省覽表疏具見乃懷所謝知好心以朱泚圍通之際頗有戰功預其中兵爲帝寵重慧得好心啓導譯務有光帝製經序焉慧後終于洛陽葬龍門之西岡塔今存矣

唐玉華寺玄覺傳

釋玄覺高昌國人也西土種姓未得聞焉學慕大乘從玄奘三藏研覈經論亦於玉華宮參預翻譯及大般若經何就同請翻寶積經奘辭儗然覺因夢一浮圖莊嚴高大忽然摧倒遂驚起告奘奘曰非汝身事此吾滅之徵耳覺瘖悲安傚勸諸法侶競求醫藥覺後莫測終焉

唐益州多寶寺道因傳（高公 寶暹）

釋道因姓侯氏濮陽人也稟祜居醇含章縱哲覃訏之歲粹釆多奇髫亂之辰殊姿特茂孝愛之節慈顧之風率志于斯因心以極年甫七歲丁于內艱鹽粒絕漿殆乎滅性成人之德見稱州里免喪之後思酬

罔極出家之志人莫我移便詣靈巖寺求師誦習曾不浹旬通涅槃經二帙舉衆驚駭謂爲神童落髮已來砥礪其行揣摩義章即講涅槃宿齒名流咸所歎服及升上品旋學律儀又於彭城嵩法師所傳攝大乘嵩公懿德玄猷蘭薰月映門徒學侶魚貫鳧趨講室談筵爲之蹐隘遂依科戒而爲節文年少沙門且令習律曉四分者方許入聽因夏臘雖幼業行攸高獨於衆中迥見推揖每敷揚論即令覆講後隱泰嶽凡經四秋將詣洛中屬昏季陵夷法綱嚴峻僧無徒侶弗許遊方於是杖錫出山孑焉超邁恐罹刑憲靜

念觀音少選之間有僧欻至皓然白首請與偕行追至銅街蹔於金地俯仰之際莫知所在咸謂善逝之力有感斯見未幾因避難三蜀居于多寶寺好事者素聞道譽乃命開筵攝論維摩聽者千數時有寶暹法師東海人也殖藝該洽尤善大乘昔在隋朝英塵久播學徒來請接武磨肩暹公傲爾其間仰之彌峻每至因之論席肅然改容沉吟久之方用酬遣因抗音馳辯雷驚波注盡妙窮微藏牙折角益州總管酇國公竇璡行臺左僕射贊國公竇軌長史申國公高士廉范陽公盧承慶及前後首僚西南嶽牧並國華

朝秀重望崇班共籍芳聲俱申虔仰乃於彭門山寺習道安居此寺往經廢毀院宇凋弊因慨然構懷專事營緝未移再稔蔚成淨場又以九部微言三界式仰緬惟法盡將隱龍宮遂於寺之北巖刻書經典窮多羅之秘奧盡毗尼之正文縱堯世之洪水襄陵任趙簡之北山燎狩必無他慮與劫齊休既而清猷遠暢峻業遐昭遂簡宸衷乃紆天綍追赴京邑止大慈恩寺與玄奘法師翻譯校定梵本兼充證義奘師偏獎賞之每有難文同加參酌新翻弗墜因有力焉慧日寺主楷法師者聰爽溫贍聲譽鴻都首建法筵請

開與義帝城緇俗具來蒞熏欣焉相顧得所未聞因研幾史籍尤好老莊助其菁華含其腴潤包四始於風律綜五聲於文緒故所講訓內外該通其專業者涅槃華嚴大品維摩法華楞伽等經十地地持毗曇智度攝大乘對法佛地等論及四分等律其攝論維摩仍著章疏已而能事畢矣示疾終于長安慧日寺則顯慶三年三月十一日也春秋七十二越明年正月旋神座于益部二月八日窆于彭門光化寺石經之側道俗送葬數有數千弟子玄凝等嗣其香火至龍朔中中臺司藩大夫李儼制哀碑歐陽通書焉

唐波凌國智賢傳（會甯）

釋若那跋陀羅華言智賢南海波凌（亦曰訶陵）國人也善三藏學麟德年中有成都沙門會寧欲往天竺觀禮聖跡泛舶西遊路經波凌遂與智賢同譯涅槃後分二卷此於阿笈摩經內譯出說世尊焚棺收設利羅等事與大涅槃頗不相涉譯畢寄經達交州寧方之西域至儀鳳年初交州都督梁難敵遣使同會寧弟子運期奉表進經入京三年戊寅大慈恩寺沙門靈會於東宮啓請施行運期奉侍其師因心莫比師令齋經行化故無暇影隨往西域也

唐洛京白馬寺覺救傳

釋佛陀多羅華言覺救北天竺罽賓人也齎多羅夾誓化支那止洛陽白馬寺譯出大方廣圓覺了義經此經近譯不委何年且隆道為懷務甄詐妄但真詮不謬豈假具知年月耶救之行迹莫究其終大和中圭峯密公著疏判解經本一卷後分二卷成部續又為鈔演暢幽邃今東京太原三蜀盛行講演焉

唐五臺山佛陀波利傳順貞

釋佛陀波利華言覺護北印度罽賓國人忘身徇道徧觀靈跡聞文殊師利在清涼山遠涉流沙躬來禮謁以天皇儀鳳元年丙子杖錫五臺虔誠禮拜悲泣雨淚冀覩聖容倏焉見一老翁從山而出作婆羅門語謂波利曰師何所求耶波利答曰聞文殊大士隱迹此山從印度來欲求瞻禮翁曰師從彼國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來否此土衆生多造諸罪出家之輩亦多所犯佛頂神呪除罪祕方若不齎經徒來何益縱見文殊亦何能識師可還西國取彼經來流傳此土即是徧奉衆聖廣利羣生拯接幽冥報諸佛恩也師取經來至弟子當示文殊居處波利聞已不勝喜躍裁抑悲淚向山更禮舉頭之頃不見老人波利驚

愕倍增虔恪遂返本國取得經迴既達帝城便求進見有司具奏天皇賞其精誠崇斯祕典下詔鴻臚寺典客令杜行顗與日照三藏於內共譯譯訖賜絹三十匹經留在內波利垂泣奏曰委弃身命志在利人請帝流行是所望也帝愍其專切遂留所譯之經還其梵本波利得經彌復忻喜乃向西明寺訪得善梵語僧順貞奏乞重翻帝俞其請波利遂與順貞對諸大德翻出名曰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與前杜令所譯者呪韻經文少有同異波利所願既畢却持梵本入于五臺莫知所之或云波利隱金剛窟今永興龍首岡有波利藏舍利之所焉大曆中南嶽雲峯寺沙門法照入五臺山禮金剛窟夜之未央見責撲地忽見一僧長七尺許梵音朗暢稱是佛陀波利問曰阿師如此自苦得無勞乎有何願樂照對曰願見文殊曰若志力堅強真實無妄汝可脫履於板上咫尺聖顏令子得見照遂瞑目俄已入窟見一院題額云金剛般若寺字體遒健光色閃爍其院皆是異寶莊嚴名目不暇樓觀複沓殿宇連延罘罳密緻鈴鐸交鳴可二百所間有祕藏中緘金剛般若并一切經法人物魁偉殆非常所覩也文殊大聖處位尊嚴擁從旁午

宣言慰勞分茶賦食訖波利引之出去照苦乞在寺波利不許臨別勉之努力修進再來可住照還至板上躡履迴眸之際波利隱焉

系曰道家尸解說有多端或隱真形而存假質剡以登地大士漏盡羅漢或此在他亡或分身易態皆以之為遊戲耳以之為利物焉其佛陀波利出沒無恒變化何極出金剛窟接法照師蓋與之有緣闡然而現故杜多迦葉久隱雞峯晉法顯往遊靈鷲見于山下焉

唐尊法傳

釋尊法西印度人也梵云伽梵達磨華云尊法遠踰沙磧來抵中華有傳譯之心堅化導之願天皇永徽之歲翻出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一卷經題但云西天竺伽梵達磨譯不標年代推其本末疑是永徽顯慶中也又準千臂經序云智通同此三藏譯也法後不知其終

唐西京慧日寺無極高傳（阿難律木叉師迦葉師）

釋無極高中印度人梵云阿地瞿多華云無極高也出家氏族未憑書之學窮滿字行潔圓珠精練五明妙通三藏永徽三年壬子歲正月自西印度齎梵

夾來屆長安勑令慈門寺安置沙門大乘琮等十六人英公李世勣鄂公尉遲德等十二人同請高於慧日寺浮圖院建陀羅尼普集會壇所須供辦法成之日屢現靈異京中道俗咸歎希逢沙門玄楷等因請翻其法本以四年癸丑至于五年於慧日寺從金剛大道場經中撮要而譯集成一部名陀羅尼集經一十二卷玄楷筆受于時有中印度大菩提寺阿難律木叉師迦葉師等於經行寺譯功德天法編在集經第十卷內故不別出焉

唐廣州制止寺極量傳

釋極量中印度人也梵名般剌蜜帝此言極量懷道觀方隨緣濟物展轉遊化漸達支那（印度俗呼廣府為支那名帝京為摩訶支那也）乃於廣州制止道場駐錫眾知博達祈請頗多量以利樂為心因敷祕賾神龍元年乙巳五月二十三日於灌頂部中誦出一品名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譯成一部十卷烏萇國沙門彌伽釋迦（釋迦正云鑠佉此曰雲峰）譯語菩薩戒弟子前正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筆受循州羅浮山南樓寺沙門懷迪證譯量翻傳事畢會本國王怒其擅出經本遣人追攝泛舶西歸後因南

使入京經遂流布有惟懿法師資中沇公各著疏解之

唐洛京大徧空寺實叉難陀傳

釋實叉難陀一云施乞叉難陀華言學喜葱嶺北于闐人也智度恢曠風格不羣善大小乘旁通異學天后明揚佛日崇重大乘以華嚴舊經處會未備遠聞于闐有斯梵本發使求訪并請譯人叉與經夾同臻帝闕以證聖元年乙未於東都大內大徧空寺翻譯天后親臨法座煥發序文自運仙毫首題名品南印度沙門菩提流志沙門義淨同宣梵本後付沙門復

禮法藏等於佛授記寺譯成八十卷聖曆二年功畢至久視庚子駕幸潁川三陽宮詔叉譯大乘入楞伽經天后復製序焉又於京師清禪寺及東都佛授記寺譯文殊授記等經前後總出一十九部沙門波崙玄軌等筆受沙門復禮等綴文沙門法寶恒景等證義太子中舍賈膺福監護長安四年叉以母氏衰老思歸慰覲表書再上方俞勑御史霍嗣光送至于闐暨和帝龍興有勑再徵景龍二年達于京輦帝屈萬乘之尊親迎於開遠門外傾都緇侶備旛幢導引仍飾青象令乘之入城勑於大薦福寺安置未遑翻譯遘疾彌留以景雲元年十月十二日右脅累足而終春秋五十九歲有詔聽依外國法葬十一月十二日於開遠門外古然燈臺焚之薪盡火滅其舌猶存十二月二十三日門人悲智勑使哥舒道元送其餘骸及斯靈舌還歸于闐起塔供養後人復於茶毗之所起七層塔土俗號為華嚴三藏塔焉

周西京廣福寺日照傳

釋地婆訶羅華言日照中印度人也洞明八藏博曉五明戒行高奇學業勤悴而呪術尤工以天皇時來遊此國儀鳳四年五月表請翻度所齎經夾仍準玄

奘例於一大寺別院安置并大德三五人同譯至天后垂拱末於兩京東西太原寺（西太原寺後改西崇福寺東太原寺後改大福先寺）及西京廣福寺譯大乘顯識經大乘五蘊論等凡一十八部沙門戰陀般若提婆譯語沙門慧智證梵語勑諸名德助其法化沙門道成薄塵嘉尚圓測靈辯明恂懷度證義沙門思玄復禮綴文筆受天后親敷睿藻製序冠首焉照肯與覺護同翻佛頂深體唐言善傳佛意每進新經錫賚豐厚後終于翻經小房享年七十五天后勑葬于洛陽龍門香山塔見存焉

周洛京魏國東寺天智傳

釋提雲般若或云提雲陀若那華言天智于闐國人也學通大小解兼眞俗呪術禪門無不諳曉永昌元年來屆于此謁天后於洛陽勅令就魏國東寺後改大周東寺翻譯即以其年巳丑至天授二年辛卯出華嚴經法界無差別論等六部七卷沙門處一筆受沙門復禮綴文沙門德感慧儼法明恒景等證義智終年卒地莫得而聞

周洛京佛授記寺慧智傳明佺

釋慧智其父印度人婆羅門種因使遊此方而生於智少而精勤有出俗之志天皇時從長年婆羅門僧奉勅度爲弟子本旣梵人善閑天竺書語生于唐國復練此土言音三藏地婆訶羅提雲若那寶思惟等所有翻譯皆召智爲證兼令度語後至長壽二年癸巳智於東都佛授記寺自譯觀世音頌一卷不詳所終有沙門明佺者不知何許人出家隸業悉在佛授記寺尤善毗尼兼閑經論天册萬歲元年勅令刊定經目佺所專纂錄編次持疑更與翻經大德二十餘人同共叅正號曰大周經錄爲智昇云雖云刊定繁穢尤多徒見流行寔難憑準蓋此錄支經別品雜沓不倫致爲昇公之所黜矣

周洛京寂友傳

釋彌陀山華言寂友覩貨邏國人也自幼出家遊諸印度徧學經論楞伽俱舍最爲窮覈志傳像法不恪鄉邦杖錫孤征來臻諸夏因與實叉難陀共譯大乘入楞伽經又天授中與沙門法藏等譯無垢淨光陀羅尼經一卷其經佛爲劫比羅戰荼婆羅門說延其壽命譯畢進內辭帝歸鄉天后以厚禮餞之

宋高僧傳卷第二

音釋

閱 呼狄切爭訟也 殲 子廉切殲也 鑰 以灼切鍵鑰也 愕 五各切驚也 嘷嶸 [illegible]

崢 庚切 嶸 戶萌切 長 直良切 馴 詳遵切善也 悆 余與切同豫 瞰 苦濫切視也 霍 [illegible]

莫侯切 [illegible]也 豬 陟魚切所停也 水[illegible] 蝨 所[illegible]切 詰 去吉切平旦也 嶗 郎刀切

雨 也 帊 普駕切帊幞也 榻 吐盍切狹長也 木 孺 而遇切乳子也 [illegible]緣 [illegible]切 翻 [illegible]亳切

切造也 驃 始召切驃騎官名 弗 [illegible]切 褒 博毛切揚美也 灑 [illegible] 叒 [illegible]下切

切考也 儼 [illegible]陟雹切 遲 息廉切 覃 徒含切 訏 況于切[illegible]許 訏 [illegible]

嗌 於切亦 砥礪 [illegible]也 子 居列切孑孓 揣 [illegible]委切量度也 躑躅 [illegible]

蟠 切嚼切 廛 也 麝 [illegible] 雁 呂支切 歘 許勿切 稔 [illegible]

烏 切 蔚 紆勿切茂也 衺 [illegible] 燎 力嶠切 狩 舒救切 [illegible]

紛 分勿切大索也 縡 子[illegible]切 咀 才與切含味也 菁 子盈切精英曰菁

菁華 笈其立切 頷魚豈切 罘罳罘縛謀切罳息兹切罘罳網也 緻直利切密也

緘古咸切封也 闖丑禁切馬出門貌 磧七迹切虜中沙漠曰磧 賾助陌切幽深也

慤苦角切 沇以轉切 賚落蓋切賜也 佺此緣切 邏郎賀切

浮溪居士吴用先施貲刻

宋高僧傳第二卷　計字七千六百五十七箇

該銀三兩八錢三分

旌裏釋性誠對　長洲徐普書　涇縣徐廷旻刻

萬曆辛亥歲春三月徑山寂照庵識

宋高僧傳卷第三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譯經篇第一之三 正傳十四人 附見三人

唐京師總持寺智通傳

釋智通姓趙氏本陜州安邑人也隋大業中出家受具後隸名總持寺律行精明經論該博自幼挺秀即有遊方之志因往洛京翻經館學梵書并語曉然明解屬貞觀中有北天竺僧齋到千臂千眼經梵本太宗勅搜天下僧中學解者充翻經館綴文筆受證義等通應其選與梵僧對譯成二卷天皇永徽四年復於本寺出千囀陀羅尼觀世音菩薩呪一卷觀自在菩薩隨心呪一卷清淨觀世音菩薩陀羅尼一卷共四部五卷通善其梵字復究華言敵對相翻時皆推伏又云行瑜伽祕密教大有感通後不知所終

唐京師奉恩寺智嚴傳

釋智嚴姓尉遲氏本于闐國質子也名樂受性聰利隸鴻臚寺授左領軍衛大將軍上柱國封金滿郡公而深患塵勞唯思脫屣神龍二年五月奏乞以所居宅為寺勅允題牓曰奉恩是也相次乞捨官入道十

一月二十四日墨制聽許景龍元年十一月五日孝
和帝誕節剃染寺奉勑於此寺翻經多證梵文諸經
成部嚴有力焉嚴重譯出生無邊法門陀羅尼經後
於石鼈谷行頭陀法又充終南山至相寺上座體道
用和率從清謹不知其終

唐洛京天竺寺寶思惟傳

釋阿你真那華言寶思惟北印度迦濕蜜羅國人刹
帝利種幼而捨家禪誦為業進具之後專精律品而
慧解超羣學兼真俗乾文咒術尤攻其妙加以化導
為心無戀鄉國以天后長壽二年届于洛都勑於天
宮寺安置即以其年創譯至中宗神龍景午於佛授
記天宮福先等寺出不空羂索陀羅尼經等七部睿
宗太極元年四月太子洗馬張齊賢等繕寫進內其
年六月勑令禮部尚書晉國公薛稷右常侍高平侯
徐彥伯等詳定入目施行那自神龍之後不務翻譯
唯精勤禮誦修諸福業每於晨朝磨香為水塗浴佛
像後方飲食從始洎終此為恒業衣鉢之外隨得隨
施後於龍門山請置一寺制度皆依西域因名天竺
焉門徒學侶同居此寺精誠所感靈應寔繁壽百有
餘歲以開元九年終於寺構塔旌表焉

唐洛京長壽寺菩提流志傳

釋菩提流志南天竺國人也淨行婆羅門種姓迦葉
氏年十二就外道出家事波羅奢羅學聲明僧佉等
論曆數咒術陰陽讖緯靡不該通年逾耳順方乃迴
心知外法之乖違悟釋門之淵默隱居山谷積習頭
陀初依耶舍瞿沙三藏學諸經論其後遊歷五天徧
親講肆高宗大帝聞其遠譽挹彼高風永淳二年遣
使迎接天后復加鄭重令住東洛福先寺譯佛境界
寶雨華嚴等經凡十一部中宗神龍二年又住京兆
崇福寺譯大寶積經屬孝和厭代睿宗登極勑於北
苑白蓮池甘露亭續其譯事翻度云畢御序冠諸其
經舊新凡四十九會總一百二十卷先天二年四月
八日進內此譯場中沙門思忠天竺大首領伊舍羅
等譯梵文天竺沙門波若屈多沙門達摩證梵義沙
門履方宗一慧覺筆受沙門深亮勝莊塵外無著懷
迪證義沙門承禮雲觀神暕道本次文次有潤文官
盧粲學士徐堅中書舍人蘇瑨給事中崔璩中書門
下三品陸象先尚書郭元振中書令張說侍中魏知
古儒釋二家構成全美寶積用賢既廣流志運功最
多所憾者古今共譯一切陀羅尼末句云莎嚩訶皆

不竊考清濁遂使命章有異或云薩婆訶或云馺皤訶等九呼不倫楷定梵音悉無本旨此非梵僧傳誦不的自是執筆之誤故勉取莎（桑巴反）嚩（無可反）訶（呼箇反）爲正矣志開元十二年隨駕居洛京長壽寺十五年十一月四日囑誡弟子五日齋時令侍人散去右脅安臥奄然而卒春秋一百五十六帝聞軫悼勑試鴻臚卿謚曰開元一切徧知三藏遣内侍杜懷信監護喪事出内庫物務令優贍用鹵簿羽儀幡幢花蓋闐塞衢路十二月一日遷窆于洛南龍門西北原起塔勒石誌之

系曰西域喪禮其太簡乎或有國王僧長傾心致重者勿過舁之火葬若東夏僧用鹵簿導喪車罕聞之矣嗚呼道尊德貴不言而遐此不其盛歟

唐羅浮山石樓寺懷迪傳（般若力善部末摩）

釋懷迪循州人也先入法于南樓寺其山半在海涯半連陸岸乃仙聖遊居之靈府也迪久探經論多所該通七略九流粗加尋究以海隅之地津濟之前數有梵僧寓止于此迪學其書語自茲通利菩提流志初譯寶積召迪至京證義事畢南歸後於廣府遇一梵僧齎多羅葉經一夾請共飜傳勒成十卷名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是也迪筆受經旨緝綴文理後因南使附經入京即開元中也又乾元元年有罽賓三藏般若力中天竺婆羅門三藏善部末摩箇失密二藏舍那並慕化入朝詔以力爲太常少卿末摩爲鴻臚少卿並員外置放還本土或云各齎經至屬燕趙阻兵不遑宣譯故以官品榮之

唐京兆慈恩寺寂默傳

釋牟尼室利華言寂默其爲人也神宇高爽量度寘率德宗貞元九年發那爛陀寺擁錫東來自言從北印度往此寺出家受戒學法焉十六年至長安典善寺十九年從崇福醴泉寺徙於慈恩寺請行翻譯事乃將奘師梵本出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十卷又進六塵獸圖帝悅檀施極多元和元年六月十九日卒于慈恩寺初默說中天竺摩伽陀國那爛陀寺周圍四十八里九寺一門是九天王所造默在寺日住者萬餘以大法師處量綱任西域伽藍無如其高廣矣眾守護國界主經是般若譯牟尼證梵本翰林待詔光宅寺智真譯語圓照筆受鑒虛潤文澄觀證義焉

唐丘慈國蓮華寺蓮華精進傳

釋勿提提犀魚華言蓮華精進本屈支城人也即龜

茲國亦云丘慈正曰屈支時唐使車奉朝到彼土城西門外有蓮華寺進居此中號三藏苾蒭奉朝至誠祈請開譯梵夾傳歸東夏進允之遂譯出十力經可用東紙三幅成一卷是佛在舍衛國說安西境內有前踐山山下有伽藍其水滴溜成音可愛彼人每歲一時采綴其聲以成曲調故耶婆瑟雞開元中用為羯鼓曲名樂工最難其杖撩之術進寺近其滴水也其經是沙門悟空同十地迴向輪經共十一卷齎進貞元中請編入藏值圓照續錄故述其由

唐北庭龍興寺戒法傳

釋尸羅達摩華言戒法也本于闐人學業該通善知華梵居于是國為大法師唐貞元中悟空迴至北庭其本道節度使楊襲古與龍興寺僧請法為譯主翻十地經法躬讀梵文并譯語沙門大震筆受法超潤文善信證義悟空證梵文又譯迴向輪經翻傳纔畢繕寫欲終遇北庭宣慰中使段明秀事訖迴與北庭奏事官牛昕安西奏事官程鍔等相隨入朝為沙河不通取迴鶻路其梵夾留北庭龍興寺藏齋所譯唐本上京即貞元五載也法譯事方終却迴谿丹谿丹一云于遁此皆嶺北人之呼召耳若五印度語云瞿

薩怛那華言乳國亦云地乳也

唐蓮華傳

釋蓮華本中印度人也以興元元年杖錫謁德宗乞鐘一口歸天竺聲擊勅廣州節度使李復修鼓鑄畢令送於南天竺金堤寺華乃將此鐘於寶軍國毗盧遮那塔所安置後以華嚴後分梵夾附船來為信者般若三藏於崇福寺翻成四十卷焉一云梵夾本是南天竺烏荼國王書獻支那天子書云手自書寫華嚴經百千偈中所說善財童子五十五聖者善知識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謹奉進上願於龍華會中奉觀云即貞元十一年也至十二年六月詔於崇福寺翻譯罽賓沙門般若宣梵文洛京天宮寺廣濟譯語西明寺圓照筆受智柔智通綴文成都府正覺寺道恒鑒虛潤文千福寺大通證義澄觀靈邃詳定神策軍護軍中尉霍仙鳴左街功德使竇文場寫進十四年二月解座

唐大聖千福寺飛錫傳

釋飛錫未知何許人也神氣高邈識量過人初學律儀後於天台法門一心三觀與沙門楚金棲心研習天寶初遊于京闕多止終南紫閣峯草堂寺屬不空

當途傳譯愼選英髦錫預其數頻登筆受潤文之任
代宗永泰元年四月十五日奉詔於大明宮內道場
同義學沙門良賁等十六人參譯仁王護國般若經
并密嚴經先在多羅葉時並是偈頌今所譯者多作
散文不空與錫等及翰林學士柳抗重更詳定錫充
證義正員辭筆不愧斯職也
系曰錫外研儒墨其筆仍長時多請其論譔如忠國
師楚金等碑與晉陵德宣吳興晝公同獵廣原不知
鹿死何人之手然宣錫二公亦有不羈之失緣飾過
其實如晝公合建中之體擬事得其倫唯虛與實不

可同日也

唐京師大安國寺子鄰傳

釋子鄰姓范氏兗州乾封大范村人也父峻朝不喜
三寶或見桑門必加咄唾有問其故卽欲毆焉鄰生
已數歲小字鄰兒見著袈裟者則生慕羡之意開元
初東都廣愛寺慶修律師遊于代宗經范氏之舍鄰
一見之喜貫顏色拜求出家問曰父母云何對曰不
令堂親知知則遭箠撻矣師但先去某乃影隨律師
行五里間鄰已至矣及洛寺受教之易若甘之受和
焉染削已或名志鄰至十一年忽思二親辭歸寧覲

其父喪明母終已三載矣因詣嶽廟求知母之幽趣
卽敷坐具誦法華經誓見天齊王爲期其夜嶽神果
召鄰問何故懇苦如是鄰曰母王氏亡來已經除服
敢問大王母今何在王顧簿吏對曰王氏見繫獄受
苦鄰曰我母何罪王曰生和尚時食雞卵又取白傳
頭瘡坐是之故職汝之由鄰悲號委頓求王請免曰
繫厥有分放釋無門然則爲法師計請往鄮山禮阿
育王塔或可原也鄰詰朝登途到句章山寺叩頭哀
訴五輪著地禮畢投策至四萬數俄聞有呼鄰聲若
蔡順之解望空見雲氣中母謝曰承汝之力得生忉

利天矣故來報汝倏然不見鄰後求解經論至于關
輔聞外學兼通美聲籍甚以名僧之選恒入肅宗內
殿應奉高其舌端精於捷對御前口占敘述皇道時
輩靡及敕賜紫方袍充供奉僧代宗卽位更崇釋氏
永泰中不空重譯仁王護國密嚴等經鄰與千福寺
法崇西明寺慧靜保壽寺間寂分職證義並良賁潤
文鄰莫測其終先所禮塔今鄮山育王寺後峯之翠
微茅庵基及井存焉井實方池其水碧色綠苔泛泛
然辭人遊者詩詠絕多矣

唐醴泉寺般若傳

釋般若罽賓國人也貌質魁梧執戒嚴整在京師充義學沙門憲宗欽崇佛門深思翻譯柰何有事于蜀部劉闢阻命王承宗未平朝廷多故至元和五年庚寅詔工部侍郎歸登孟簡劉伯芻蕭俛等就醴泉寺譯出經八卷號本生心地觀此之梵夾乃高宗朝師子國所進者寫畢進上帝覽有勑朕願爲序尋頒下其文冠于經首三藏賜帛證義諸沙門錫賚有差先於貞元中譯華嚴經後分四十卷此蓋烏茶國王所進者于時而賜紫衣後大中中法寶大師玄暢奏請入藏焉

唐上都章敬寺悟空傳

釋悟空京兆雲陽人姓車氏後魏拓跋之遠裔也天假聰敏志尚典墳孝悌之聲篤于鄉里屬玄宗德被遐方罽賓國願附大唐遣大首領薩婆達幹與三藏舍利越摩於天寶九載來朝闕庭請使巡按明年勑中使張韜光將國信行官兼吏四十餘人西邁時空未出俗名奉朝授左衛涇州四門府別將令隨使臣自安西路去至十二載至健陀羅國罽賓東都城也其王禮接唐使使迴空篤疾留健陀羅病中發願痊當出家遂投舍利越摩落髮號達摩馱都華言法界

當肅宗至德二年也洎年二十九於迦濕彌羅國受具足戒文殊矢涅地爲親教師鄔不羼提爲羯磨阿遮利耶馱里魏地爲教授於蒙鞮寺諷聲聞戒習根本律儀然北天竺國皆薩婆多學也後巡歷數年徧瞻八塔爲憶君親因咨本師舍利越摩再三方允摩手授梵本十地迴向輪十力三經共一夾并佛牙舍利以贈別空行從北路至覩貨羅國五十七蕃中有一城號骨咄國城東有小海空行次南岸地軌搖動雲陰雨暴霆擊雹飛乃奔就一大樹間時有衆商咸投其下商主告衆曰誰齎佛舍利異物殊珍耶不爾

龍神何斯忿怒有則投于海中無令衆人惶怖如藏匿者自貽伊咎空爲利東夏之故潛乞龍神宥過自卯達申雨雹方霽迴及龜茲居蓮華寺遇三藏法師勿提提犀魚善於傳譯空因將十力經夾請翻之尋抵北庭大使復命空出梵夾于闐三藏戒法爲譯主空證梵文并度語翻成十地迴向輪經事訖隨中使段明秀以貞元五年巳達京師勑於躍龍門使院安置進上佛牙舍利經本宜付左神策軍繕寫功德使竇文場寫畢進呈勑署空壯武將軍試太常卿乃歸章敬寺次返雲陽問二親墳樹巳拱矣凡所往來

經四十年于時已六十餘所翻經三本共十一卷翻
經大德圓照續開元録皆編入藏復記空之行狀焉

唐京師滿月傳 智慧輪

釋滿月者西域人也爰來震旦務在翻傳瑜伽法門
一皆貫練既多神効衆所推欽開成中進梵夾遇僞
甘露事去未旋踵朝廷無復紀綱不暇翻譯時悟達
國師知玄好學聲明禮月為師倩相欵密指教梵字
并音字之縁界悉曇八轉深得幽趣玄曰昇哉吾體
兩方之言願参象胥之末可乎因請翻諸禁呪乃與
菩提嚩日羅金剛悉地等重譯出陁羅尼集四卷又
佛為毗戍陁天子説尊勝經一卷詳覈三復曲盡佛
意此土先已有陁羅尼集十二卷新翻四卷未聞入
藏月等俱不測其終次有般若斫迦三藏者華言智
慧輪亦西域人大中中行大曼拏羅法已受灌頂為
阿闍梨善達方言深通密語著佛法根本宗乎大毗
盧遮那為諸佛所依法之根本者陁羅尼是也至於
出生無邊法門學者修戒定慧以總侍助成速疾之
要無以超越又述示教指歸共一十餘言皆大教之
鈐鍵也出弟子紹明咸通年中刻石記傳焉

論曰無漏海中震潮音而可怪總持言下青梵字而

不常未聞者聞聞光音天之餘響未解者解解最上
法之所詮聖賢歆之為醇醪凡劣毀之成糟粕若夫
有縁則遇無道則違秦獄既械其利防此無縁也漢
庭擧迎其白馬斯有感焉聽彼異呼覧其横字情可
求而呼相亂字雖殊而意且同是故周禮有象胥氏
通六蠻語狄鞮主七戎寄司九夷譯知八狄今四方
之官唯譯官顯著者何也疑漢已來多事北方故譯
名爛熟矣又如周秦輶軒使者奏籍通別國方言令
君王不出戸庭坐知絶遐異俗之語也若然者象胥
知其遠也方言知其近也大約不過察異俗達遠情
者矣懿乎東漢始譯四十二章經復加之為翻也翻
也者如翻錦綺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由
是翻譯二名行焉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
鑿金石難和椀配世間擺名三昧咫尺千里覿面難
通次則彼曉漢談我知梵説十得八九時有差違至
若怒目看世尊彼岸度無極矣後則猛顯親往奘空
兩通器請師子之膏鵝得水中之乳内竪對文王之
問揚雄得絶代之文印印皆同聲聲不別斯謂之大
備矣逖觀道安也論五失三不易彦琮也籍其八備
明則也撰翻經儀式玄奘也立五種不翻此皆類左

氏之諸凡同史家之變例今立新意成六例焉謂譯
字譯音爲一例胡語梵言爲一例重譯直譯爲一例
麤言細語爲一例華言雅俗爲一例直語密語爲一
例也初則四句一譯字不譯音卽陀羅尼是二譯音
不譯字如佛胷前卍字是三音字俱譯卽諸經律中
純華言是四音字俱不譯如經題上ㅅㄹ二字是第
二胡語梵言者一在五天竺純梵語二雪山之北是
胡山之南名婆羅門國與胡絕書語不同從羯霜那
國字源本二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漫廣其書竪讀
同震旦歟至吐貨羅言音漸異字本二十五言其書
橫讀度葱嶺南迦畢試國言字同吐貨羅已上雜類
爲胡也若印度言字梵天所製本四十七言演而遂
廣號青藏焉有十二章教授童蒙大成五明論大抵
與胡不同五印度境彌亘既遥安無少異乎又以此
方始從東漢傳譯至于隋朝皆指西天以爲胡國且
失梵天之苗裔遂言胡地之經書彥琮法師獨明斯
致唯徵造錄痛責彌天符佛地而合阿含得之在我
用胡名而迷梵種失則誅誰唐有宣公亦同鼓唱自
此若聞彈舌或覩黑容印定呼爲梵僧雷同認爲梵
語琮師可謂忙於挑斧捕前白露之蟬瞻在迴光照

後黃衣之雀既云西土有梵有胡何不南北區分是
非料簡致有三失一改胡爲梵不析胡開胡還成梵
失也二不善胡梵二音致令胡得爲梵失也三不知
有重譯失也當初盡呼爲胡亦猶隋朝已來總呼爲
梵所謂過猶不及也如據宗本而談以梵爲主若從
枝末而說稱胡可存何耶自五天至嶺北累累而譯
也乃疑琮公留此以待今日亦不敢讓焉三亦胡亦
梵如天竺經律傳到龜茲龜茲不解天竺語呼天竺
爲印特伽國者因而譯之若易解者猶存梵語如此
胡梵俱有者是四二非句純華言是也第三重譯直
譯者一直譯如五印夾牒直來東夏譯者是二重譯
如經傳嶺北樓蘭焉耆不解天竺言且譯爲胡語如
梵云鄔波陀耶疏勒云鶻社于闐云和尚又天王梵
云拘均羅胡云毗沙門是三亦直亦重如三藏直齎
夾牒而來路由胡國或帶胡言如覺明口誦曇無德
律中有和尚等字者是四二非句卽齎經三藏雖兼
胡語到此不翻譯者是第四麤言細語者聲明中一
蘇漫多謂汎爾平語言辭也二彥底多謂典正言辭
也佛說法多依蘇漫多意住於義不依於文又被一
切故若彥底多非諸類所能解故亦名全聲者則言

音分明典正此細語也半聲者則言音不分明而訛僻此麤語也一是麤非細如五印度時俗之言是二唯細非麤如法護寶雲奘師義淨洞解聲明音律用中天細語典言而譯者是三亦麤亦細如梵本中語涉麤細者是或注云此音訛僻即麤言也四二非句闕第五華言雅俗者亦云音有楚夏同也且此方言語雅即經籍之文俗乃街巷之說略同西域細即典正麤即訛僻也一是雅非俗如經中用書籍言是二是俗非雅如經中乞頭博頰等語是三亦雅亦俗非學士潤文信僧執筆其間渾金璞玉交雜相投者是

四二非句闕第六直語密語者二種作句涉俗為直涉真為密如婆留師是一是直非密謂婆留師翻為惡口住以惡口人人不親近故二是密非直婆留師翻為菩薩所知彼岸也既通達三無性理亦不為衆生所親近故三兩亦句即同善惡真俗皆不可親近故四二非句謂除前相故又阿毗持呵婁（目數數得定）婆提（目生起拔根弃背）婆羅（目真實離散亂）此諸名在經論中例顯直密語義也更有胡梵文字四句易解凡諸類例括彼經詮解者不見其全牛行人但隨其老馬矣（或）曰翻梵夾須用此方文籍者莫招濫涉儒雅之過乎通

曰言不關典非子史之言用其翻對豈可以委巷之談而糅于中耶故道安云乃欲以千載上之微言傳所合百王下之末俗斯為不易矣或曰漢魏之際盛行斯意致使陳壽國志述臨兒國云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而相出入蓋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為浮屠此為見譯家用道德二篇中語便認云與老子經互相出入也設有華人能梵語與西僧言說兩相允會可便謂此人為天竺人耶盍窮其始末乎是知若用外書須招此謗如童壽譯法華可謂折中有天然西域之語趣矣今觀房融潤文於楞嚴僧

肇徵引而造論宜當此誚焉苟參鄙俚之辭曷異屠沽之譜然則糅書勿如無書與其典也寧俗儻深溺俗厭過不輕折中適時自存法語斯謂得譯經之旨矣故佛說法多依蘇漫多也又傳譯之與奉行之意不明本起何示將來今究其宣揚略陳梗槩夫教者不倫有三時類一顯教者諸乘經律論也（不同瑜伽論中顯了教是多分大乘藏教）二密教者瑜伽灌頂五部護摩三密曼拏羅法也（瑜伽隱密教是多分聲聞藏教）三心教者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禪法也次一法輪者即顯教也以摩騰為始祖焉次二教令輪者即密教也以金剛智為始祖焉次三

心輪者義加此輪即禪法也以菩提達磨爲始祖焉是故傳法輪者以法音傳法音傳教令輪者以祕密傳祕密傳心輪者以心傳心此之三教三輪三祖自西而東化凡而聖流十五代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朱梁後唐石晉劉漢郭周今大宋法門之貽厥孫謀萬二千年興教之克昌厥後或曰譯場經館設官分職不得聞乎曰此務所司先宗譯主即齋葉書之三藏明練顯密二教者充之次則筆受者必言通華梵學綜有空相問委知然後下筆西晉僞秦已來立此員者即沙門道含玄賾姚嵩聶承遠父子至于帝王即姚興梁武天后中宗或躬執翰

又謂爲綴文也次則度語者正云譯語也傳度轉令生解亦名傳語如翻顯識論沙門戰陀譯語是也次則證梵本者求其量果密能證知能詮不差所顯無謬矣如居士伊舍羅證譯毗柰耶梵本是也至有立證梵義一員乃明西義得失貴令華語下不失梵義也復立證禪義一員沙門大通充之次則潤文一位員數不恒令通內外學者充之良以筆受在其油素文言豈無俚俗儻不失於佛意何妨刊而正之故義淨譯場則李嶠韋嗣立盧藏用等二十餘人次文潤色也次則證義蓋證已譯之文所詮之義也如譯婆

沙論慧嵩道朗等三百人考正文義唐復禮累場充任焉次則梵唄法筵肇啓梵唄前興用作先容令生物善唐永泰中方聞此位也次則校勘讎對已譯之文隋則彥琮覆疏文義蓋重慎之至也次則監護大使後周平高公侯壽爲總監檢校唐則房梁公爲奘師監護相次許觀楊慎交杜行顗等充之或用僧員則隋以明穆曇遷等十人監掌翻譯事詮定宗旨其處則秦逍遙園梁壽光殿瞻雲館魏汝南王宅又隋煬帝置翻經館其中僧有學士之名唐於廣福等寺或宮園不定又置正字字學玄應曾當是職後或置

或否朝廷罷譯事自唐憲宗元和五年至于周朝相望可一百五十許歲此道寂然迨我皇帝臨大寶之五載有河中府傳顯密教沙門法進請西域三藏法天譯經于蒲津州府官表進上覽大悅各賜紫衣因勅造譯經院於太平興國寺之西偏續勅搜購天下梵夾有梵僧法護施護同參其務左街僧錄智照大師慧溫證義又詔滄州三藏道圓證梵字慎選兩街義解沙門志顯綴文令遵法定清沼筆受守巒道眞知遜法雲慧超慧達可瓌善祐可支證義倫次綴文使臣劉素高品王文壽監護禮部郎中張洎光祿卿

湯悅次文潤色進校量壽命經善惡報應經善見變化金雞童子甘露鼓等經有命授三藏天息灾法天施護師號外試鴻臚少卿賜廏馬等筆受證義諸沙門各賜紫衣并帛有差御製新譯經序冠于經首觀其佛日重光法輪發軔赤玉箱而啓祕青蓮朵以開芳聖感如然前代孰堪比也又以宣譯之者樂略樂繁質之已前經題簡少義淨已降經目偏長古則隨取强名後則繁盡我意又舊翻祕呪少注合呼唐譯明言多詳音反受持有驗斯勝古蹤淨師大譯諸經偏精律部自高文彩最有可觀金剛智也祕藏祖師

阿目佉也多經譯匠師資相接感應互彰無畏言辭且多朴實覺救加佛頂之句人無間然日照出顯識之文刃有餘地思惟習密學喜華嚴密語斷章大人境界流志寶積菩提曼荼華胥之理致融明灌頂之風標祕邃迪公勤其筆受般若終乎譯場其餘諸公皆翻夾牒欲知狀貌聊舉喻言其猶人也人皆人也奈何姿制形儀各從所肖肖其父焉若如此大則同而小有異耳良由譯經是佛法之本本立則道生其道所生唯生釋子是以此篇冠首故曰先王將祭海必先有事于河者亦不忘本也

宋高僧傳卷第三

音釋

冐古泫切　暕古限切　璩其於切　馺蘇合切　瞷晴薄波切　鹵簿鹵郎古切簿音部車駕行羽儀曰導謂之鹵簿也　舁以諸切共舉也　羼初限切　斯許斤切　鍔五各切　搥都回切　毆烏后切捶擊也　箠主禜切杖也　縶陟立切絆也　鄮莫候切縣名　拓跋拓他各切跋蒲撥切拓跋氏也　韜土刀切　韤了奚切　异余吏切與異同　鈐鍵鈐巨鹽切鍵渠建切　輶以周切輕車也　逖他歷切遠也　瞢默鄧切目瞢也　唄蒲拜切梵音也　購居候切以財有所求也　廏居又切馬舍也

施貲居士吳用先施貲刻
宋高僧傳第三卷計字七千九百零七箇
[illegible]第五分長洲徐普書上元[illegible]任[illegible]刻
萬曆[illegible]歲[illegible]春[illegible]月[illegible]寂照庵識

宋高僧傳卷第四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義解篇第二之一正傳二十一人附見七人

唐京兆大慈恩寺窺基傳

釋窺基字洪道姓尉遲氏京兆長安人也尉遲之先與後魏同起號尉遲部如中華之諸侯國入華則以部為姓也魏平東將軍說六代孫孟都生羅迦為隋代州西鎮將乃基祖焉考諱宗唐左金吾將軍松州都督江由縣開國公其鄂國公德則諸父也唐書有傳基母裴氏夢掌月輪吞之寤而有孕及乎盈月誕彌與羣兒弗類數方誦習神晤精爽奘師始因陌上見其眉秀目朗舉措疎略曰將家之種不謬也哉脫或因緣相扣度為弟子則吾法有寄矣復念在印度時計迴程次就尼犍子邀占得卦甚吉師但東歸哲資生矣遂造北門將軍微諷之出家父曰伊類麤悍那勝教詔奘曰此之器度非將軍不生非某不識父雖然諾基亦强拒激勉再三拜以從命奮然抗聲曰聽我三事方誓出家不斷情欲葷血過中食也奘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佯而肯焉行駕累載前之所

欲故關輔語曰三車和尚卽貞觀二十二年也一基自序云九歲丁艱漸踈浮俗若然者三車之說乃厚誣也至年十七遂預緇林及乎入法奉勅為奘師弟子始住廣福寺尋奉別勅選聰慧穎脫者入大慈恩寺躬事奘師學五竺語解紛開結統綜條然聞見者無不歎伏凡百犍度跋渠一覽無差寧勞再憶年二十五應詔譯經講通大小乘教三十餘本創意留心勤勤著述蓋切問而近思其則不遠矣造疏計可百本奘所譯唯識論初與昉尚光四人同受潤色執筆檢文纂義數朝之後基求退焉奘問之對曰夕夢金容晨趨白馬雖得法門之糟粕然失玄源之醇粹某不願立功於參糅若意成一本受責則有所歸奘遂許之以理遣三賢獨委於基此乃量材授任也時隨受撰錄所聞講周疏畢無何西明寺測法師亦俊朗之器於唯識論講場得計於閽者賂之以金潛隱厥形聽尋聯綴亦疏通論旨猶數座方畢測於西明寺鳴椎集僧稱講此論基聞之慙居其後不勝悵怏奘勉之曰測公雖造疏未達因明遂為講陳那之論基大善三支縱橫立破述義命章前無與比又云請奘師唯為已講瑜伽論還被測公同前盜聽先講奘曰

五性宗法唯汝流通他人則否後躬遊五臺山登太
行至西河古佛宇中宿夢身在半山巖下有無量人
唱苦聲冥昧之間初不忍聞徙步陟彼層峯皆瑠璃
色盡見諸國土仰望一城城中有聲曰住住咄基公
未合到此斯須二天童自城出問曰汝見山下罪苦
衆生否答曰我聞聲而不見形童子遂投與劍一鐔
曰剖腹當見矣基自剖之腹開有光兩道暉映山下
見無數人受其極苦時童子入城持紙二軸及筆投
之捧得而去及旦驚異未已過信夜寺中有光久而
不滅尋視之數軸發光者探之得彌勒上生經乃憶

前夢必慈氏令我造疏通暢厥理耳遂援毫次筆鋒
有舍利二七粒而隕如吳含桃許大紅色可愛次零
然而下者狀如黃粱粟粒一云行至太原傳法三車
自隨前乘經論箱帙中乘自御後乘家妓女僕食饌
於路間遇一老父問乘何人對曰家屬父曰知法甚
精攜家屬偕恐不稱教基聞之頓悔前非翛然獨往
老父則文殊菩薩也此亦卮語矣隨奘在玉華宮參
譯之際三車何處安置乎基隨處化徒獲益者衆東
行博陵有請講法華經遂造大疏焉及歸本寺恒與
翻譯舊人往還屢謁宣律師宣每有諸天王使者執

事或冥告雜務爾日基去方來宣怪其遲暮對曰適
者大乘菩薩在此善神冀從者多我曹神通為他所
制故爾以永淳元年壬午示疾至十一月十三日長
往于慈恩寺翻經院春秋五十一法臘無聞葬于樊
村北渠祔三藏奘師塋隴焉弟子哀慟餘外執紼會
葬黑白之衆盈于山谷基生常勇進造彌勒像對其
像日誦菩薩戒一徧願生兜率求其志也乃發通身
光瑞爛然可觀復於五臺造玉石文殊菩薩像寫金
字般若經畢亦發神光焉弟子相繼取基為折中視
之如奘在焉太和四年庚戌七月癸酉遷塔于平原

大安國寺沙門令儉檢校塔亭徙棺見基齒有四十
根不斷玉如衆彈指言是佛之一相焉凡今天下佛
寺圖形號曰百本疏主真高宗大帝製讚一云玄宗
然基魁梧堂堂有桓赳之氣而慈濟之心誨人不倦
自天然也其符彩則項負玉枕面部宏偉交手十指
若印契焉名諱上字多出沒不同者為以慈恩傳中
云奘師龍朔三年於玉華宮譯大般若經終筆其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令大乘基奉表奏聞請御製序至
十二月七日通事舍人馮義宣由此云靈基開元錄
為窺基或言乘基非也彼曰大乘基蓋慧立彥悰不

全序故云大乘基如言不聽泰耳猶謹遵大乘光奉
表同也今海内呼慈恩法師焉
系曰性相義門至唐方見大備也奘師爲瑜伽唯識
開創之祖基乃守文述作之宗唯祖與宗百世不除
之祀也蓋功德被物廣矣大矣奘苟無基則何祖張
其學乎開天下人眼目乎二師立功與言俱不朽也
然則基也鄂公猶子奘師門生所謂將家來爲法將
千載一人而已故書有之厥父菑厥子乃肯播矧能
肯穫其百本疏主之謂歟

唐京師西明寺道世傳

釋道世字玄惲姓韓氏厥先伊闕人也祖代因官爲
京兆人焉生且遲潤漸而聰敏俄厭衆沙思希救蟻
二親鍾愛遏絶其請久而遂心時年十二於青龍寺
出家從執德毳止臨欣鑑律宗研覈書籍鑽尋特慕
上乘融明實性于時籍甚三輔欽歸顯慶年中大帝
以玄奘師所翻經論未幾詔入内及慈恩寺大德更
代行道不替於時世亦預其選及爲皇太子造西明
寺爰以英博召入斯寺時道宣律師當塗行律世且
旁敷同驅五部之車共導三乘之軌人莫我及道望
芬然復因講貫之餘仍覽甚深之藏以爲古今緜代

製作多人雖雅趣佳辭無足於傳記由是搴文囿之
菁華嗅大義之瞻蔔以類編録號法苑珠林總一百
篇勒成十帙始從劫量終乎雜記部類之前各序别
論令學覽之人就門隨部檢括所知如提綱焉如舉
領焉世之用心周乎十稔至總章元年畢軸蘭臺郎
李儼爲之都序此文行于天下又著善惡業報及信
福論共二十三卷大小乘禪門觀及大乘觀共十一
卷受戒儀式禮佛儀式共六卷四分律討要五卷四
分律尼鈔五卷金剛經集注三卷十部都一百五十
三卷世頗多著述未測其終名避太宗廟諱多行字

耳故時稱玄惲焉

唐京兆大慈恩寺普光傳

釋普光未知何許人也明敏爲性爰擇其木請事三
藏奘師勤恪之心同列靡及至於智解可譬循環聞
少證多奘師默許末參傳譯頭角特高左右三藏之
美光有功焉初奘嫌古翻俱舍義多缺然躬得梵本
再譯真文乃密授光多是記憶西印薩婆多師口義
光因著疏解判一云其疏至圓暉略之爲十卷如漢
之有瓶歟又嘗隨奘往玉華宫譯大般若經厥功出
乎裨贊也時號大乘光觀夫奘自貞觀十九年創譯

記麟德元年終于玉華宮凡二十載總出大小乘經律論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十分七八是光筆受或謂嘉光普光也若驗從辯機同參譯務即普光是也

唐京兆大慈恩寺法寶傳 勝莊

釋法寶亦三藏奘師學法之神足也性靈敏利最所先焉奘初譯婆沙論畢寶有疑情以非想見惑請益之奘別以十六字入乎論中以遮難辭寶白奘曰此二句四句為梵本有無奘曰吾以義意酌情作耳寶曰師豈宜以凡語增加聖言量乎奘曰斯言不行我知之矣自此包然頡頏于奘之門至乎六離合釋義俱舍宗以寶為定量矣光師往往同迦濕彌羅餘師禮記衍字也時光寶二法師若什門之融叡焉後越精義學令問孔彰長安三年於福先寺京西明寺預義淨譯場寶與法藏勝莊等證義于時頗露頭角莫之與京歟

唐京師西明寺圓測傳 薄塵 靈辯

釋圓測者未詳氏族也自幼明敏慧解縱橫三藏奘師為慈恩基師講新翻唯識論測賂守門者隱聽歸則緝綴義章將欲罷講測於西明寺鳴鐘召衆稱講唯識基慊其有奪人之心遂讓測講訓奘講瑜伽還同前盜聽受之而亦不後基也迨高宗之末天后之初應義解之選入譯經館衆皆推挹及翻大乘顯識等經測充證義與薄塵靈辯嘉尚攸方其篤所著唯識疏鈔詳解經論天下分行焉

唐京師安國寺元康傳

釋元康不詳姓氏貞觀中遊學京邑有彭亨之磬形權腫而短然其性情曾勇歸少解多羣輩推許先居山野恒務持誦觀音求加慧解遂感鹿一首角分八岐厥形絕異康見之撫而馴伏遂豢養之乘而致遠曾無倦色以三論之文荷之于背又以小軸繫之於尾吏入上都意為戲弄說有之徒不達空性我與輕軸佩之令悟真理又衣大布曳納播戴竹笠笠寬丈有二尺裝飾詭異人皆駭觀既入京城見一法師盛集講經化導康造其筵近其座便就所講義申問往返數百言人咸驚康之辯給如此復戲法師曰甘桃不結實苦李壓低枝講者曰輪王千箇子巷伯勿孫兒蓋譏康之無生徒也康曰丹之藏者赤漆之藏者黑隨汝之赤者非赭絳焉入汝之黑者非鉛墨焉舉衆皆云辯理渙然可非垂跡之大士也帝聞之喜曰

何代無其人詔入安國寺講此三論遂造疏解中觀之理別撰玄樞兩卷總明中百門之宗旨焉後不測其終

系曰康師曳納播者何通曰梵言立播華言裹腹衣亦云袍寢形制如偏袒一幅纔穿得手肩袖不寬著在左邊右邊施帶多許絲絮然是禦寒之服熱國則否用此亦聖開旅于東土則變成色帛而削幅綴于左右袖上垂之製曳然旋表我通曉經論一本則曳一支多則多曳未知稽古自何人始乎今單言播畧立字耳全非禦寒之意翻為我慢之衣既失元端而多濫作別形聖教以俟後賢此外無施異制以亂大倫詩曰服之不稱身之災也吁

唐簡州福聚寺靖邁傳

釋靖邁梓潼人也少孺衿持長高志操特於經論研覈造微氣性沉厚不妄交結遊必擇方抵于京輔貞觀中屬玄奘西迴勑奉為太穆太后於京造廣福寺就彼翻譯所須吏力悉與玄齡商量務令優給遂召證義大德諳練大小乘經論為時所尊尚者得一十一人邁預其精選即居慈恩寺也同普光寺棲玄廣福寺明濬會昌寺辯機終南山豐德寺道宣同執筆綴文翻譯本事經七卷遇後與神昉筆受於玉華宮及慈恩寺翻經院皆推適變故得經心矣後著譯經圖紀四卷銓序古今經目譯人名位單譯重翻疑偽等科一皆條理見編于藏開元中智昇又續其題目焉

唐新羅國順璟傳

釋順璟者浪郡人也本土之氏族東夷之家系故難詳練其重譯學聲教蓋出天然況乎因明之學奘師精研付受華僧尚未多達璟之克通非其宿殖之力自何而至於是歟傳得奘師眞唯識量乃立決定相違不定量於乾封年中因使臣入貢附至于時奘師長往向及二年其量云眞故極成色定離眼識自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猶如眼根良以三藏隱密周防非大智不明璟為宗云不離於眼識自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猶如眼識也如此善成他義時大乘基覽此作便見璟所不知雖然終伸邊僧識見如此故歎之曰新羅順璟法師者聲振唐番學包大小業崇迦葉唯執行於杜多心務薄拘恒馳聲於少欲既而蘊藝西夏傳照東夷名道日新緇素欽揖雖彼龍象不少海外時稱獨步於此量作決定相違基師念遠國

之人有兹利慧搪突奘師暗中機發善成三藏之義惜哉璟在本國稍多著述亦有傳來中原者其所宗法相大乘了義教也見華嚴經中始從發心便成佛已乃生謗毀不信或云當啓手足命弟子輩扶掖下地地則徐裂璟身俄隆時言生身陷地獄焉于今有坑廣袤丈餘實坎窞然號順璟捺落迦也

系曰曲士不可以語道者束其教也是故好白者以黑為污好黑者以白為污焉璟怒心尤重猛利業增如射箭頃墮在地獄列高僧品次起穢以自臭耶通曰難信之法易速謗銷謗銷豈唯一人乎俾令衆所

知識者直陷三塗乃知順璟負顯教菩薩也況乎趙盾為法受惡菩薩乃為法云身斯何足怪君不見尼犍外道一一謗佛而獨使提婆生陷後於法華會上受記作佛靜言思之

唐京兆大慈恩寺嘉尚傳

釋嘉尚未知何許人也慧性天資瓌奇氣質篇聚堅守性相克攻勤在進修務於翻譯遠棲心于奘三藏門見宗廟之富窺室家之好久稽考瑜伽師地佛地論旨成唯識論深得義趣隨奘於玉華宮譯大般若經充證義綴文多能傑出及三藏有疾命尚具錄所翻經論合七十五部總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又錄俱胝畫像一千幀造十俱胝像寫經放生然燈令尚宣讀奘合掌歡喜曰吾心中願也汝代導之得没而無悔焉奘卒著述疏鈔出雜集義門夥多天后朝同薄塵靈辯等預譯場證義功績愈繁尚初侍奘師在玉華宮翻經至初會嚴淨佛土品說諸佛菩薩以神通願力盛大千界上妙珍寶諸妙香花及意樂所生五塵妙境供養莊嚴說法處與寺主慧德夜覩玉華寺內廣博嚴淨伎樂盈滿又聞三堂講法明日白奘歎喜符合尚不知所終

唐淄州慧沼傳 大頂 學州

釋慧沼不知何許人也少而警慧始預青衿依于庠序誦習該通入法修身不違戒範乃被時諺沼闍梨焉次攻堅于經論善達翻傳自奘三藏到京恒窺壺奧後親大乘基師更加精博及菩提流志於崇福寺譯大寶積經沼預其選充證義新羅勝莊法師執筆沙門大願塵外皆一時英秀當代象龍于時武平一充使盧藏用陸景初總預斯場中書侍郎崔湜因行香至翻經院歎曰清流盡在此矣豈應見隔因奏請乞同潤色新經初沼證義於義淨譯場多所刊正訛

言外義悉從指定無敢踰制後著諸疏義號淄州沼
也
唐京兆大慈恩寺彥悰傳
釋彥悰未知何許人也貞觀之末覩光上京求法于
三藏法師之門然其才不迨光寶偏長綴習學耳於
玄儒之業頗見精微辭筆之能殊超流輩有魏國西
寺沙門慧立性氣炰烋以護法為已任著傳五卷專
記三藏自貞觀中一行盛化及西域所歷夷險等號
慈恩傳蓋取寺題也及削藁云畢慮遺諸美遂藏于
地穴至疾亟命門徒掘土出之而卒其本數年流散

他所搜購乃獲弟子等命悰排次之序引之或文未
允或事稍虧重更伸明曰箋述是也乃象鄭司農箋
毛之詁訓也或有調之曰子與隋彥悰相去幾何對
曰賜也何敢望回雖長卿慕藺心宗慕於玉宗故有
以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自許亦願之士也或
人許焉悰不知終所
唐新羅國義湘傳
釋義湘俗姓朴雞林府人也生且英奇長而出離逍
遙入道性分天然年臨弱冠聞唐土教宗鼎盛與元
曉法師同志西遊行至本國海門唐州界計求巨艦

將越滄波倏於中塗遭其苦雨遂依道旁土龕間隱
身所以避飄濕焉迨乎明旦相視乃古墳骸骨旁也
天猶霢霂地且泥塗尺寸難前逗留不進又寄埏甓
之中夜之未央俄有鬼物為怪曉公歎曰前之寓宿
謂土龕而且安此夜留宵託鬼鄉而多祟則知心生
故種種法生心滅故龕墳不二又三界唯心萬法唯
識心外無法胡用別求我不入唐却攜囊返國湘乃
隻影孤征誓死無退以總章二年附商船達登州岸
分衛到一信士家見湘容色挺拔留連門下既久有
少女麗服靚粧名曰善妙巧媚誨之湘之心石不可

轉也女調不見答頓發道心於前矢大願言生生世
世歸命和尚習學大乘成就大事弟子必為檀越供
給資緣湘乃徑趨長安終南山智儼三藏所綜習華
嚴經時康藏國師為同學也所謂知微知章有倫有
要德瓶云滿藏海嬉遊乃議迴程傳法開誘復至文
登舊檀越家謝其數稔供施便慕商船逡巡解纜其
女善妙預為湘辦集法服并諸什器可盈篋笥運臨
海岸湘船已遠其女呪之曰我本實心供養法師願
是衣篋跳入前船言訖投篋于駭浪有頃疾風吹之
若鴻毛耳遙望徑跳入船矣其女復誓之我願是身

化為大龍扶翼舳艫到國傳法於是攘袂投身于海
將知願力難屈至誠感神果然伸形夭矯或躍蜿蜒
其舟底寧達于彼岸湘入國之後徧歷山川於駒麗
百濟風馬牛不相及地曰此中地靈山秀真轉法輪
之所無何權宗異部聚徒可半千衆矣湘默作是念
大華嚴教非福善之地不可興焉時善妙龍恒隨作
護潛知此念乃現大神變於虛空中化成巨石縱廣
一里蓋于伽藍之頂作將墮不墮之狀羣僧驚駭罔
知攸趣四面奔散湘遂入寺中敷闡斯經冬陽夏陰
不召自至者多矣國王欽重以田莊奴僕施之湘言
於王曰我法平等高下共均貴賤同揆涅槃經八不
淨財何莊田之有何奴僕之為貧道以法界為家以
盂耕待稔法身慧命藉此而生矣湘講樹開花談叢
結果登堂覩奧者則智通表訓梵體道身等數人皆
啄巨鷇飛出迦留羅鳥焉湘貴如說行講宣之外精
勤修鍊莊嚴剎海靡憚暄涼又常行義淨洗穢法不
用巾帨立期乾燥而止持三法衣瓶鉢之餘曾無他
物凡弟子請益不敢造次伺其怡寂而後啟發湘乃
隨疑解滯必無滓核自是已來雲遊不定稱可我心
卓錫而居學侶蜂屯或執筆書紳懷鉛札葉抄如結

集錄似載言如是義門隨弟子為目如云道身章是
也或以處為名如云錐穴問答等數章疏皆明華嚴
性海毗盧遮那無邊契經義例也湘終于本國塔亦
存焉號海東華嚴初祖也

唐京兆大慈恩寺義忠傳

釋義忠姓尹氏潞府襄垣人也年始九歲宿殖之性
志願出家得淄州沼闍棃為師若鳳巢中之生鵷雛
也必秉奇操慧解不倫沼授與大涅槃經時十三歲
矣相次誦徹四十卷衆皆驚駭號空門奇童也二十
登戒學四分律義理淹通旁習十二門論二本即當
講演沼師知是千里之駿學恐失時聞長安基師新
造疏章門生塡委聲振天下乃師資相將同就基之
講肆未極五年又通二經五論則法華無垢稱及百
法因明俱舍成唯識唯識道等也由茲開奬弟子繁
多講樹別茂於枝修義門旁開於關竅乃著成唯識
論纂要成唯識論鈔三十卷法華經鈔二十卷無垢
稱經鈔二十卷百法論疏最為要當移解二無我歸
後是以掩慈恩之繁于今盛行勿過忠本所謂列羣
玉貫衆花王裝瓊樹之林花綴蜀機之錦輩流首伏
聲彩悠颺況基師正照於太陽忠也旁銜於龍燭四

方美譽千里歸心者不可勝筭矣傳持靡怠僅五十餘年計講諸教七十許徧至年七十二忽起懷土之心歸于昭義示同初夏誦戒行道每一坐時面向西北仰視兜率天宮冥心内院願捨壽時得見天主永離凡濁終得轉依一日晨興澡洗訖整肅容儀望空禮拜如有哀告之狀少頃結加趺坐囑付流通教法之意畢忽異香滿室彩雲垂空忠合掌仰視曰穢弱比丘何煩大聖躬來引接言盡而化鄉人道俗建塔供養全身不壞至今河東鄉里高岡存焉

唐新羅國黃龍寺元曉傳 大安

釋元曉姓薛氏東海湘州人也丱䰇之年惠然入法隨師禀業遊處無恒勇擊義圍雄横文陣仡仡然桓桓然進無前却蓋三學之淹通彼土謂為萬人之敵精義入神為若此也嘗與湘法師入唐慕奘三藏慈恩之門厥緣既差息心遊往無何發言狂悖示跡乖踈同居士入酒肆倡家若誌公持金刀鐵錫或製䟽以講雜華或撫琴以樂祠宇或閭閻寓宿或山水坐禪任意隨機都無定檢時國王置百座仁王經大會徧搜碩德本州以名望舉進之諸德惡其為人譖王不納居無何王之夫人腦嬰癰腫醫工絶驗王及王

子臣屬禱請山川靈祠無所不至有巫覡言曰苟遣人往他國求藥是疾方瘳王乃發使泛海入唐募其醫術溟漲之中忽見一翁由波濤躍出登舟邀使人入海覩宫殿嚴麗見龍王王名鈐海謂使者曰汝國夫人是青帝第三女也我宫中先有金剛三昧經乃二覺圓通示菩薩行也今託仗夫人之病為增上緣欲附此經出彼國流布耳於是將三十來紙重沓散經付授使人復曰此經渡海中恐罹魔事王令持刀裂使人腨腸而内于中用蠟紙纏縢以藥傅之其腨如故龍王言可令大安聖者銓次綴縫請元曉法師造䟽講釋之夫人疾愈無疑假使雪山阿伽陀藥力亦不過是龍王送出海面遂登舟歸國時王聞而歡喜乃先召大安聖者黏次焉大安者不測之人也形服特異恒在市鄽擊銅鉢唱言大安大安之聲故號之也王命安安云但將經來不願入王宫閾安得經排來成八品皆合佛意安曰速將付元曉講餘人則否曉受斯經正在本生湘州也謂使人曰此經以本始二覺為宗為我備角乘將案几在兩角之間置其筆硯始終於牛車造䟽成五卷王請剋日於黃龍寺敷演時有薄徒竊盜新䟽以事白王延于三日重録

成三卷號爲略疏洎乎王臣道俗雲擁法堂曉乃宣
吐有儀解紛可則稱揚彈指聲沸于空曉復昌言曰
昔日採百椽時雖不預會今朝橫一棟處唯我獨能
時諸名德俯顏慙色伏膺愧悔焉初曉示跡無恒化
人不定或擲盤而救衆或噀水而撲焚或數處現形
或六方告滅亦盃渡誌公之倫歟其於解性覽無不
明矣疏有廣略二本俱行本土略本流入中華後有
翻經三藏改之爲論焉
系曰海龍之宮自何而有經本耶通曰經云龍王宮
殿中有七寶塔諸佛所說諸深義別有七寶篋滿中

盛之謂十二因緣總持三昧等良以此經合行世間
復顯大安曉公神異乃使夫人之疾爲起教之大端
者也

周京兆崇福寺神楷傳 明恂

釋神楷姓郭氏太原人也即漢末林宗之後世襲冠
裳後隨父宦于秦爲京兆人也昆弟六人楷居其季
幼而聰敏立志弗羣不樂浮榮誓求翦落禮明恂法
師爲弟子即大乘恂也洎乎年滿受具於經論義理
大小該通耳聞口誦譬鮮氈之易染遂講攝大乘俱
舍等論穎晤輩流罕有齊駕後因講淨名經見古師

判處門然歎曰美則美矣未盡善也乃於安陸白趙
山撰疏一云在越州剡石城寺述作素有巧性於剡
溪南巖之下映水塑貌今有池已涸矣巖下石隙縫
間幽暗然中有木棺者云是楷殯于此遊人下窺歷
歷皆覩又言楷因慈恩西明等寺度公者出家及翻
經論勑諸道高行才學僧並赴京師遂應詔而入配
居崇業寺至天后朝方行其疏後卒於此寺弟子遷
塔于南道遙園焉實大乘基之法門猶子也
系曰楷師遺迹何京兆剡溪二處執是令人疑惑若
兩家之俱見翦訓焉此乃古人名顯於四方因子孫

南北遷徙追念先宗遂有僑置焉如晉氏渡江衣冠
之家多立祖先之遺迹同也若然者剡則是楷曾遊
歷之地也

周京兆廣福寺會隱傳

釋會隱不詳何許人也稟明之氣粹有盈餘處于等
夷若雞羣之見鶴也天皇朝慎選高學名德隱膺斯
選麟德二年勑北門西龍門修書所同與西明寺玄
則等一十人於一切經中略出精義玄文三十卷號
禪林要鈔書成奏呈勑藏祕閣隱亦嘗預翻譯玄則
煩聞者述高宗朝斯爲龍象之最焉

周虎丘山寺僧瑗傳

釋僧瑗字辯空姓郁氏高平昌邑人也婭水疏源狼亭襲慶𮖒相繼昌侯之業歷載彌光少傅蔡尚書之風清塵不昧瑗夙殖奇穎早擅嘉祥母趙氏娠孕之日側侍聖賢浮空遊樂及年六歲隨母入舍利塔見聖僧像欣然跳躍狀若舊交因啓母出家母以其尚幼抑而未許至年十三方遂其志依虎丘寺慧嚴法師為弟子謙揖之操出自生知辯慧之能業稱上首以龍朔二年奉勑剃髮冥符所應還隸此山暨嚴公長往乃依慧詡禪師受具足戒聽常樂寺聰法師三論甚深無相疑滯豁除方便解脫怡然獨悟因智從心證遂詣江寧融禪師求學心法攝念坐禪衆魔斯伏勤行精進猛獸恒馴是以名稱普聞聲光入絕旗亭趨利削跡無踐冬夏不易常披一納或滴水以充於夕渴或數粒將濟於朝飢或風雪凛凛禮誦無替於六時或炎暑爞爞經行不虧於少選稱揚歎美容色湛如毀辱訶罵歡喜而受每蔭以長松屬思鴻遠清泉獨坐映定水以彫文虛室高栖藹禪枝而蕩慮撰武丘名僧苑一卷注郁子兩卷文集三卷盖道俗之儀表人物之師範焉永昌元年十二月二十日見

身有疾謂弟子曰吾聞屍所到處便為穢惡出就別方乃稱離罪爾門弟子等迎止於通波亭北靜志莊忽聞異香從空而下瑗遺訓勤切正觀叮嚀滅後可依外國法言訖合掌而終春秋五十有一緇素奔慟咸悲眼滅弟子僧義玄及雉山縣尉檀信等同遵師旨如法闍維收其舍利於寺建塔勒銘于所

唐會稽山妙喜寺印宗傳

釋印宗姓印氏吳郡人也母劉氏始娠鄰家咸見一沙門端雅徐步入印舍白劉曰願為子焉母夢同此再三陳讓不克父夢有饋栴檀香木童子跪授付劉頻厭葷羶俗間食味隔在脣吻之外及生而長從師誦通經典末最精講者涅槃經咸亨元年在京都盛揚道化上元中勑入大愛敬寺居辭不赴請於蘄春東山忍大師諮受禪法復於番禺遇慧能禪師問答之間深詣玄理還鄉地刺史王胄禮重殊倫請置戒壇命宗度人可數千百續勑召入內乃造慈氏大像所著心要集起梁至唐天下諸達者語言總錄焉又奉勑江東諸寺院天柱報恩各置戒壇度人又纂百家諸儒士三教文意表明佛法者重結集之手筆逾高著述流布至先天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示終囑

循輪王法葬之年八十七會稽王師乾立塔銘焉

唐太原府崇福寺宗哲傳

釋宗哲西河平遥人也稚歲而有奇相聰穎天資旣尋師範祇節飾躬屬玄奘三藏新翻諸經論哲就其門請益無替凡幾周星備窮諸典若指于掌於奘門下號爲得意哲猶隋慧布之題目焉後因講唱厭義日新時謂之爲法江哲曰爲吾謝此品藻焉殊不知法海在乎大原矣所指者蓋浮丘爲滄溟也哲憫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諍哉乃著義例寰海之内莫不企羨其如說佛位三事喻中沼法師言三點三目强分上下勝劣配屬大成巧謳哲云三事俱得然無名師品量退而省之哲其得矣號之得意豈虛也乎沼師所以成餘師之說也

唐洛京佛授記寺德感傳

釋德感姓侯氏太原人也儀容瓌麗學業精贍衆典服勤於瑜伽論特振聲彩天皇大帝徵爲翻經大德又與勝莊大儀等同參義淨譯場對敭受賜言謝劉亮帝悅尋授封昌平縣開國公累井田至三千戶帝爲讚曰河汾之寶山嶽之英早祛俗累夙解塵纓緇門仰德紺宇馳聲式亞龍樹爰齊馬鳴爲時君之所貴爲若此也御製風行緇伍榮之後充河南佛授記寺都維那晚升寺任中外肅然終年六十餘著義門行于世如其七方便人迴心漸頓悟義與湛法師爲勍敵耳故交綏而退焉

唐太原崇福寺浮丘傳

釋浮丘姓張氏太原人也挺然奇表慧悟絕倫於瑜伽論差成精博旁綜羣書言分雅俗四方學者爭造其門然訥於宣剖敏於通解深藏若虛庸庸品類多所不知于時哲公露其頭角博聞强識之者懼其觝觸豈況諸餘乎哲惟神伏丘之義學故謂爲法海焉享年七十餘終于所居然未聞其有所著述矣

宋高僧傳卷第四

音釋

昉 分兩切 賂 落故切以財與人也 鐔 覃尋二音劍鼻也 翛 先彫切飛羽貌 巵 章移切 祔 符遇切合葬也 塋 余傾切墓也 赳 居柳切勇也 菑 側持切耕田也 穫 胡郭切刈殺也 惲 紆粉切 沱 達河切江之別流也 禪 炰烋 炰白交切烋虛交切氣健自矜貌 頡頏 頡胡結切頏戶郎切鳥飛上下也 豢 胡慣切以穀養豕也 濬 私閏切 璟 於景切 袤 莫候切廣袤東西曰廣南北曰袤 窌 戶籠切 盾 甘本切 幀 豬孟切張畫繪也 夥 胡果切多也 諺 魚變切俗諺也 壼 苦本切宮中道也 箋 則前切編也 詁 古五切通古今之言而明其故也 霢霂 莫

白切霂莫卜切小雨也 逗音豆留止也 埏式連切和泥打瓦也 甓蒲歷切瓴甓也
祟雖遂切神禍也 靚疾政切粉白黛黑之謂靚妝也 舳艫舳音逐艫力胡切舳艫舟名
蜿蜒蜿於袁切蜒夷然切蜿蜒龍貌 帨始銳切拭物之巾也 滓側氏切 核切革
丱古患切束髮貌 髽倉宰切髻也 仡魚乞切仡仡壯勇也 譖莊蔭切讒毀也 覡胡狄切
切巫覡女曰巫男曰覡 塍市兗切 滕徒登切縢也 黏女廉切相著也 恂相倫切
切剡時冉切 塑音素捏像物也 隙乞逆切孔也 蒯古怪切姓也 瑗于眷切
切姬居之切女人名 娠失人切孕也 詡況羽切 靳居焮切 蔣即兩切菰蔣
切亂逆切 瀏力求切水清貌 勍渠京切強也 觝典禮切觸也

宋高僧傳第四卷計字九千三百八十箇 該
贊[illegible]銀六兩[illegible]書[illegible]高尚武刻
[illegible]長洲徐普書
萬曆辛亥[illegible]月[illegible]識

宋高僧傳卷第五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義解篇第二之二 正傳十四人 附見五人

周洛京佛授記寺法藏傳 儼大

釋法藏字賢首姓康康居人也風度奇正利智絕倫薄遊長安彌露鋒穎尋應名僧義學之選屬奘師譯經始預其間後因筆受證義潤文見識不同而出譯場至天后朝傳譯首登其數實叉難陀齎華嚴梵夾至同義淨復禮譯出新經又於義淨譯場與勝莊大儀證義昔者燉煌杜順傳華嚴法界觀與弟子智儼講授此晉譯之本智儼付藏藏爲則天講新華嚴經至天帝網義十重玄門海印三昧門六相和合義門普眼境界門此諸義章皆是華嚴總別義網帝於此茫然未決藏乃指鎮殿金師子爲喻因撰義門徑捷易解號金師子章列十門總別之相帝遂開悟其旨又爲學不了者設巧便取鑑十面八方安排上下各一相去一丈餘面面相對中安一佛像然一炬以照之互影交光學者因曉刹海涉入無盡之義藏之善巧化誘皆此類也其如宣翻之寄亦未能捨蓋帝王

歸信緇伍所憑之故洎諸梵僧罷譯帝於聖曆二年己亥十月八日詔藏於佛授記寺講大經至華藏世界品講堂及寺中地皆震動都維那僧恒景具表聞奏勅云昨請敷演微言闡揚祕賾初譯之日夢甘露以呈祥開講之辰感地動以標異斯乃如來降迹用符九會之文豈朕庸虛敢當六種之震披覽來狀欣暢于懷云其為帝王所重實稱非虛所以華嚴一宗付授澄觀推藏為第三祖也著般若心經疏為時所貴天下流行復號康藏國師是歟

唐荆州玉泉寺恒景傳

釋恒景姓文氏當陽人也貞觀二十二年勅度聽習三藏一聞能誦如說而行初就文綱律師隷業毗尼後入覆舟山玉泉寺追智者禪師習止觀門於寺之南十里別立精舍號龍興是也自天后中宗朝三被詔入內供養為受戒師以景龍三年奏乞歸山勅允其請詔中書門下及學士於林光宮觀內道場設齋先時追召天下高僧兼義行者二十餘人常於內殿修福至是散齋仍送景并道俊玄奘各還故鄉帝親賦詩學士應和卽中書令李嶠中書舍人李乂等數人時景等捧詩振錫而行天下榮之景撰順了義論

二卷攝正法論七卷佛性論二卷學其宗者如渴之受漿至先天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卒于所住寺春秋七十九弟子奉葬于寺之西原也

系曰江陵玄奘與三藏法師形影相接相去幾何然其名同實異亦猶藺相如得強秦之所畏馬相如令楊雄之追慕然則各有所長短亦可見也

唐中嶽嵩陽寺一行傳

釋一行俗姓張鉅鹿人也本名遂則唐初佐命剡國公公謹之支孫也丱歲不群聰黠明利有老成之風讀書不再覽已暗誦矣因遇普寂禪師大行禪要歸心者衆乃悟世幻禮寂為師出家剃染所誦經法無不精諷寂師嘗設大會遠近沙門如期必至計逾千衆時有徵士盧鴻隱居於別峯道高學富朝廷累降蒲輪終辭不起大會主事先請鴻為導文序讚邑社是日鴻自袖出其文置之机案鐘梵既作鴻謂寂公曰其為數千百言況其字僻文古請求朗儁者宣之當須面指擿而授之寂公呼行伸紙覽而微笑復置机案鴻怪其輕脫及僧聚於堂中行乃攘袂而進抗音典裁一無遺誤鴻愕視久之降歎不能已復謂寂公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縱其遊學自是三學名師

罕不諳度因往當陽值僧真纂成律藏序深達毗尼
然有陰陽讖緯之書一皆詳究尋訪筭術不下數千
里知名者往詢焉末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
數十步門枕流溪淡然岑寂行立于門屏間聞院中布
筭其聲蔌蔌然僧謂侍者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
吾筭法計合到門必無人導達耶即除一筭子又謂
侍者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行承其言而入
稽首請法盡授其決焉門前水復東流矣自此聲振
遐邇公卿籍甚玄宗聞之詔入謂行曰師有何能對
曰略能記覽他無所長帝遂命中官取宮籍以示之

行周覽方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唱數幅後
帝不覺降榻稽首曰師實聖人也嗟歎良久尋乃詔
對無恒占其災福若指于掌言多補益時邢和璞者
道術人莫窺其際嘗謂尹愔曰一行和尚真聖人也
漢洛下閎造曆云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
今年期畢矣屬大衍曆出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
可信非聖人孰能預於斯矣又於金剛三藏學陀羅
尼祕印登前佛壇受法王寶復同無畏三藏譯毗盧
遮那佛經開後佛國其傳密藏必抵淵府也睿宗玄
宗並請入內集賢院尋詔住興唐寺所翻之經遂著

疏七卷又攝調伏藏六十卷釋氏系錄一卷開元大
衍曆五十二卷其曆編入唐書曆律志以爲不刊之
典又造游儀黃赤二道以鐵成規於院製作次有王
媼者行鄰里之老嫗昔多贍行之貧及行顯遇常思
報之一日拜謁云兒子殺人即就誅矣況師帝王雅
重乞奏減死以供母之殘齡如是泣涕者數四行曰
國家刑憲豈有論請而得免耶命侍僧給與若干錢
物任去別圖媼戟手曼罵曰我居鄰周給迭互繦褓
間抱乳汝長成何忘此惠耶行心慈愛終夕不樂於
是運筭畢召淨人戒之曰汝曹挈布囊於某坊閑靜

地午時坐伺得生類投囊速歸明日果有猳彘引㹠
七箇淨人分頭驅逐猳母走矣得㹠而歸行已備巨
瓮逐一入之閉蓋以六乙泥封口誦胡語數契而止
投明中官下詔入問云司天監奏昨夜北斗七座星
全不見何耶對曰昔後魏曾失熒惑星至今帝車不
見此則天將大儆於陛下也夫匹夫匹婦不得其所
猶隕霜天旱盛德所感乃能退之感之切者其在葬
枯骨乎釋門以慈心降一切魔微僧曲見莫若大赦
天下玄宗依之其夜占奏北斗一星見七夜復初其
術不可測也又開元中嘗旱甚帝令祈雨曰當得一

器上有龍狀者方可致雨勑令中官同於内庫中徧視之皆言弗類數日後指一古鑑鼻盤龍喜曰此眞龍也乃將入壇場一日而雨其異術通感爲若此也玄宗在大明宮從容密問社稷吉凶并祚運終畢事行對以他語帝詢之不已遂曰陛下當有萬里之行又曰社稷畢得終吉帝大悅復遺帝一金合子形若彈丸内貯物撼必有聲發之不得云有急則開帝幸蜀倉黄都忘斯事及到成都忽憶啓之則藥分中當歸也帝曰伊藥產於此師知朕違難至蜀當歸也復見萬里橋曰一行之言信其神矣命中官焚香祝之

乃告謝也及昭宗初封吉王至太子德王唐爲梁滅終行之言社稷畢得終吉也開元十五年九月於華嚴寺疾篤將輿病入辭小間而止玄宗此夜夢睹禪居見繩牀紙隔開扇曉而驗問一如所覩乃詔京城名德致大道場爲行祈福危疾微愈其寵愛如是十月八日隨駕幸新豐身無諸患口無一言忽然浴香水換衣趺坐正念怡然示滅一云辭告玄宗後自駕前東來嵩山謁禮本師卽寂也時河南尹裴寛正謁寂寂云有少事未暇與大尹欵話且請踟蹰休息也寛乃屛從人止於旁室伺寂何爲見潔淨正堂焚香

默坐如有所待斯須叩門連聲云天師一行和尚至（僧號天師始見於此言天子師也）行入頗怱切之狀禮寂之足附耳密語其貌愈恭寂但頷膺曰無不可者語訖又禮禮語者三寂唯言是是無不可者行語訖降階入南室自閉其戶寂乃徐召侍者曰速聲鐘一行已滅度左右疾走視之瞑目而坐手掩伺息已絕四衆弟子悲號沸渭撼動山谷乃停神於罔極寺自終及葬凡經二七日爪甲不變鬚髮更長形色怡悅時衆驚異帝覽奏悲愴曰禪師捨朕深用哀慕喪事官供詔葬于銅人原謚曰大慧禪師御撰塔銘天下釋子榮之

唐京兆西崇福寺智昇傳

釋智昇未詳何許人也義理懸通二乘俱學然於毗尼尤善其宗此外文性愈高博達今古每慊聶道眞道安至于明佺宣律師各著大藏目錄記其翻傳年代人物者謂之晉錄魏漢等錄乃於開元十八年歲次庚午撰開元釋教錄二十卷最爲精要何耶諸師於同本異出舊目新名多惑其文眞僞相亂或一經爲兩本或支品作別翻一一裁量少無過者如其舊錄江泌女子誦出經黜而不留可謂藻鑑杜塞妖僞之源有茲獨斷後之圓照貞元錄也文體意宗相距

不知幾百數里哉麟德中道宣出內典錄十卷靖邁出圖紀四卷昇各續一卷經法之譜無出昇之右矣

唐中大雲寺圓暉傳 懷遠 崇廙

釋圓暉未詳何許人也關輔之間聲名籍甚精研性相善達諸宗刻於俱舍一門最爲銳意時禮部侍郎賈曾歸心釋氏好樂斯文多命暉談此宗相然其難者則非想見惑繁者則得非得章爰請暉師略伸梗槩究其光師疏義繁極難尋又聖善寺懷遠律師願心相合因節略古疏頌則再牒而釋論乃有引而具注甚爲徑捷學者易知後有崇廙著金華鈔十卷以

解焉光寶二師之後暉公間出兩河間二京道江表燕齊楚蜀盛行暉疏焉

唐京兆華嚴寺玄逸傳

釋玄逸姓竇氏即玄宗神武皇帝從外父也繁柯懿葉莫我與京昆友姪弟多升朝列或以靡麗自持或以官榮相抗逸乃風神秀朗蕭灑拔俗悟色空之迹到眞寂之場糠粃膏粱幺麼軒冕既而形厠緇伍學追上流祕藏香龕披閱通理一日喟然興歎曰去聖日遠編簡倒錯或止存夏五或濫在魯魚加以筆札偷行校讎喪句若犍度失其夾葉猶禮記脫錯後先

日見乖訛迷而不復有一于此彝倫攸斁遂據古今所撰目錄及勘諸經披文已浩於几案積卷仍溢於堂宇字舛者詳義而綸之品差者賾理而綱之星霜累遷功業克著非夫心斷金石志堅氷蘗者曷登此哉既綜結其科目詳條而不紊也都爲三十卷號釋教廣品曆章焉考其大小乘經律論并東西土賢聖集共一千八十部以蒲州共城二邑紙書校知多少縛定品次俾後世無悶焉其章煩成倫要備頁不虞古之善制有樂陵尹靈琛爲序逸後不知所終

唐長安青龍寺道氤傳

釋道氤俗姓長孫長安高陵人也父容殿中侍御史母馬氏夢五色雲覆頂因有娠焉母常聽講讀大乘經曉夜不輟意行太任之胎教也逮乎誕彌異香芬馥成于童稚神氣俊秀學問詳明應進士科一舉擢第名喧日下才調清奇榮耀親里後有梵僧扣門分衛飯訖顧氤宵宿氤接之談話言皆詣理梵僧稱歎明曉辭訣方出門閃然不見氤由此無調選之心矣乞願出家將知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雲也何君親而能阻入道之猛利心焉乃禮京招福寺愼言律師爲師請益無替及登戒法旋學律科又

隸經論如是内外偕通矣時有興善寺復禮法師善
屬文謂氤曰籍汝少俊可爲余造西方讃一本遂簇
紙援毫略不停綴斯須已就其辭典麗清淨佛國境
物莊嚴臨文若現前矣禮師讀訖顧左右諸德曰奇
才秀句吾輩莫能測也自後服膺窓案晝夜精勵辯
給難詶善於立破禮師仰其風規甞於稠人廣衆中
宣言曰氤之論端勢若泉涌從此聞天供奉朝廷玄
宗幸雒勑與良秀法修隨駕御史李峥同請氤於天
宮寺講淨業障經其疏亦氤之著述也時一行禪師
國之師匠過慮將來佛法誰堪扞禦誰可闡揚奏召

天下英髦學兼内外者集于洛京福先寺大建論場
氤爲衆推許乃首登座於瑜伽唯識因明百法等論
竪立大義六科敵論諸師茫然屈伏一行驚異曰大
法梁棟伊人應焉余心有憑死亦足矣及乎大駕西
還勑令扈從乃有小疾上表帝降中使賜藥并方詔
曰法師將息朕此藥并方甚好服食必差所患痊愈
早來西京其顧遇也若此仍屬此際一行遷神勑令
東宮已下京官九品已上並送至銅人原藍田設齋
推氤表白法事方畢宰相張燕公說執氤手曰釋門
俊彦宇内罕匹幸附口錄向所導文一本置于篋笥

由是其文流行天下也開元十八年於花蕚樓對御
定二教優劣氤雄論奮發河傾海注道士尹謙對答
失次理屈辭殫論宗乖舛帝再三歎羨詔賜絹伍伯
匹用充法施别集對御論衡一本盛傳于代後撰大
乘法寶五門名教并信法儀各一卷唯識疏六卷法
華經疏六卷御注金剛經疏六卷初玄宗注經至若
有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乃至罪業則爲消滅雖提
兎翰頗見狐疑慮貽謬解之愆或作餘師之義遂詔
氤決擇經之功力剖判是非奏曰佛力經力十聖三
賢亦不可測陛下曩於般若會中聞熏不一更沉注

想自發現行帝於是豁然若憶疇昔下筆不休終無
滯礙也續宣氤造疏矣四海嚮風學徒鱗萃於青龍
寺執新疏聽者數盈千計至于西明崇福二寺講堂
悉用香泥築自水際至于土面莊嚴之盛京中甲焉
開元二十八年有疾將終遺門弟子齋遺表云恭末
品輕生虚均雨露得陪緇伍許自精修雖常袒右肩
無施舉袂之役而執錫舒步得繇負載之勞屬以時
暢玄功德揚真化不謂勤劬慕學造次養生今月十
六日苦腸忽加湯藥無救泉門自掩安沐堯風夜臺
一歸寧逢舜日有定瘞於蒼龍無再謁於丹墀云時

帝覽惻怛遣中使內給事賈文瓌將絹五十匹就院弔贈宣口勅奉問氤弟子等適聞法師遷神寂滅痛惜良深未審擬於何處安厝賜到絹帛等聖恩追悼生榮死哀光于僧伍俗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三以其年秋八月十二日葬于終南山陰逍遙園側白塔存焉

唐京師安國寺良賁傳

釋良賁姓郭氏河中虞鄉人也世襲冠裳法門之流不標祖禰故闕如也賁識鑒淵曠風表峻越外通墳典內善經論義解之性人罕加焉永泰中不空盛行

傳譯實難其人賁預其翻度代宗請爲菩薩戒師因新出仁王護國經勅令撰疏解判曲盡經意以所住寺爲疏目曰青龍也原夫是經已當三譯一晉太始三年法護譯一卷名仁王般若次秦羅什出名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次梁承聖三年眞諦於洪州寶因寺譯名仁王般若并疏六卷然則晉本初翻方言尚隔梁朝所譯隱而不行偽秦之經傳流宇內奈何止言波羅蜜而闕多字則是虧其到義是以肅宗皇帝齋心沐德請不空重譯及肅皇晏駕代宗成先聖之願言詔興譯務勅軍容使魚朝恩監護於南桃園起

乎告朔終乎望日帝御承明殿灌頂道場躬執舊經對譯新本而復爲序冠于經首仍勅賁造疏通經賁上表曰學孤先哲有玷清流叨接翻傳謬膺筆受幸揚天闕親奉德音令於大明宮南桃園修疏贊演宸光曲照不容避席窮玄珠於貝葉但益慙惶捧白璧於丹墀寧勝報效仰酬皇澤俯課忠勤既竭愚誠庶昭玄造賁勤勤筆削三卷克成奏乞流行復上牋疏今年二月二十一日恩命令在內園修撰經疏微僧寡學懼不稱旨洗心滌慮扣寂求音發明起自於天言加被仰憑於佛力咸約經論演暢眞宗亦猶集羣

玉於崑山納大川於溟海火生於木與兩曜而俱明識轉於如體一相而等照成道者法也載法者經也釋經者疏也廣度羣有同於大通是菩提心如陛下意所撰經疏繕寫畢功文過萬言部有三卷施行竊慙於愚見裁成異答於聖恩并念誦儀軌一卷承明殿講密嚴經對御記一卷同進上輕塵玄覽祇畏無任答詔云法師智炬高明辯峯迥秀親憑梵夾宣闡微言幽賾眞宗演成章疏開如來之祕藏示羣有之迷津貫玉聯珠鉤深致遠再三披閱頗謂精詳傳之招提永爲法寶也皇命褒揚釋門翕盛又屬章信寺

初成執疏服膺者常數百衆雖紙貴如玉無以加焉其在安國寺講筵官供不匱數年之内歸學如林大曆七年正月不空奏請入目錄勅依貴於六年徙居集州教授傳經不遑寧處至十二年三月十日無疾枕肱終于符陽春秋六十一夏臘二十九宕渠嘉川之人哀悼法梁摧折闍維收灰中舍利百餘粒遺表中進念誦儀對御記二卷以其先進者遂留在内中之故令門弟子齎之重進後於上都城東置墳塔焉即大曆十三年也貴累朝供奉應制辯辯富贍學問高深末塗淪躓同利涉之徙移若神會之流外吁哉

唐越州禮宗傳

釋禮宗俗姓宋會稽人也道氣哲壯志求玄微願遂出塵決除鞅絆聞長壽寺和尚通達禪觀往叩其關學習之心未嘗少懈師誨之曰汝之出塵有大利益可謂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揜其光矣乃奮藻攄華注涅槃經懷鉛握槧周于二載挫鋭解紛怡然理順遂成夾注八十卷焉及鄭卿尚書典郡聞其盛名致跡往請確然拒而不赴景龍二年有御史大夫馮思忽爾暴終入一處有二童子持簿領馮庭對判官廳按覆罪愆令望彼巨樹枝柯可覆數畝判官

身旁舊識者張思義招手呼馮曰吾是汝舅曾爲洛陽倉吏被長官越格誣殺兼假貸太平寺中錢及油麪于今未脱汝所坐者不合於天后宫中亂越致此㓕卒可發願造涅槃經鑄鐘登即開奏判放却還人世臨行張語馮曰在閻浮一日造功德得福無量胡忍一生不修功德耶此涅槃經者禮宗大師注解從天台傳授每有善神守護時張差押馮往諸司考校輕重生處囑之曰汝去洛城道光坊内十字街第三宅是吾家家有池亭竹樹爲問妻兒安否馮起尋經本未獲而又死經三日立限歸寫經鑄鐘工畢馮在

世得四十八年終宗亡春秋九十七焉

唐錢塘天竺寺法詵傳

釋法詵姓孫氏母初夢吞明珠遂黜魚惡葷誕彌厥月生有異表十五辭親從師依年受具行學一集蔚爲教宗卷伊呂立功之致陋黄綺肆志之適遺形理性與山木爲羣故地恩貞大師囑之以華嚴經菩薩戒起信論心以靜銳智與經冥一夕夢乘大艑直截滄溟横山當前峻與天極不覺孤帆高戾懷褱上濟峯竦竦而忽高雲溶溶而在下既寤形若委衣流汗輕醒自此句義不思而得一部全文常現心境事事

無礙之旨如貫華焉天寶六年於蘇州常樂寺繪盧舍那像化示羣品大曆二年於常州龍興寺講纔登法座忽有異光如曳紅縷漸明漸大縈旋杳空久修行者會中先覩前後講大經十徧撰儀記十二卷大曆十三年十一月七日沙門慧覺夢巨塔陷地二級無何詵示疾而終春秋六十一慧命四十二受法弟子太初付以香鑪談柄濤陽正覺會稽神秀亦猶儒氏之有游夏焉詵初講天竺寺盛闡華嚴時越僧澄觀就席決疑深得幽趣及終吳興皎然爲碑邦城肅公爲頌合揚其美哉

唐京師興善寺潛眞傳 超悟

釋潛眞字義璋姓王氏太原華族後徙爲夏州朔方祭道鄉人也考珍眞郎仲子也年在學數業尚典墳幼好佛書抑從天性甫及弱冠投跡空門開元二十六年隸名于本城靈覺寺明年納具戒曰此聽習律乘涉遊論海凡曰講筵無不探賾屬代宗朝新譯文殊師利菩薩佛剎莊嚴經勑眞造疏奏云此經凡有三譯一西晉太熙中法護翻名佛土嚴淨經文勢多古語簡理幽二天后久視中實叉難陀於清禪寺翻名文殊受記經三即今大曆六年所譯也伏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天垂帝籙人歸寶圖德厚乾坤明侔日月仁恕滋物柬狄仰德而輸誠慈惠利生正教承風而演化頃者鄜坊節度使兼御史中丞杜冕奏爲國請諸大乘經明詔下於祇園梵旨開於貝葉因請三藏不空譯此經等數十部續有勑下天下梵宇各置文殊菩薩像以旌聖功也又詔以文殊菩薩爲上座皆三藏所請三藏學究瑜伽解窮法印身口意業祕密修持戒定慧學顯通宣暢唐梵文字聲韻具知傳譯此經善符聖旨文質相兼粲然可觀潛眞識智愚昧學藝膚淺幸陪清衆謬在翻傳虛空藏經

課虛潤色猥蒙驅策述疏讚揚雖文義荒蕪已傳京邑今之所作蓋有由焉有金閣寺大德道超禪師學盡法源行契心本親覩靈境密承聖慈故久在清涼屬興淨業仍於現處建窣堵波尋覩法緣來詣京國以此經爲大事以大聖爲本師顯揚聖德無過此者乃稽首三藏誓傳大聖法門不以潛眞庸虛轉祈和尚邀令述作和尚不念前之鄙陋又令讚釋此經竊恐難契眞詮敢不盡其愚訥即大曆八年十一月疏成奏過眞學通內外性相融明考覈幽玄研精教理探賾今古比校親疎分別異同歸於一義辯猶泉涌

思入虛凝直筆而書記於絕唱結成三卷以作準繩
現在未來永無疑綱矣又述菩提心義發菩提心戒
各一卷三聚淨戒及十善法戒共一卷兼稟承不空
祕教入曼拏羅登灌頂壇受戒佛印顯密二教皆闡
博贍關內河東代歷四朝闡揚妙旨弟子繁多加復
綱紀興善保壽二處伽藍懲勸僧尼寔有力也以貞
乾四年戊辰五月十四日遺誡門人以疾而臥二十
一日右脅累足口誦彌陀佛號終于興善寺本院春
秋七十一僧夏四十九云

唐代州五臺山清涼寺澄觀傳

釋澄觀姓夏侯氏越州山陰人也年甫十一依寶林
寺（今應天山）霈禪師出家誦法華經十四遇恩得度便隸
此寺觀俊朗高逸弗可以細務拘遂徧尋名山旁求
祕藏梯航既具壼奧必臻乾元中依潤州棲霞寺醴
律師學相部律本州依曇一隸南山律詣金陵玄壁
法師傳關河三論三論之盛于江表觀之力也大曆
中就瓦棺寺傳起信涅槃又於淮南法藏受海東起
信疏義却復天竺詵法師門溫習華嚴大經七年往
剡溪從成都慧量法師覆尋三論十年就蘇州從湛
然法師習天台止觀法華維摩等經疏解從上智性

自天然所學之文如昨拋捨飽靜記并蔡邕後身信
可知矣又謁牛頭山忠師徑山欽師洛陽無名師咨
決南宗禪法復見慧雲禪師了北宗玄理觀自謂已
曰五地聖人身證真如棲心佛境於後得智中起世
俗念學世間技藝況吾學地能忘是心遂翻習經傳
子史小學蒼雅天竺悉曇諸部異執四圍五明祕咒
儀軌至于篇頌筆語書蹤一一皆博綜多能之性自天
縱之大曆十一年誓遊五臺一一巡禮祥瑞愈繁仍
往峨嵋求見普賢登險陟高備觀聖像却還五臺居
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時寺主賢林請講大經并

演諸論因慨華嚴舊疏文繁義約惙然長想況文殊
主智普賢主理二聖合為毗盧遮那萬行兼通即是
華嚴之義也吾既遊普賢之境界泊妙吉之鄉原不
疏毗盧有辜二聖矣觀將撰疏俄於寤寐之間見一
金人當陽挺立以手迎抱之無何咀嚼都盡覺即汗
流自喜吞納光明徧照之徵也起興元元年正月貞
元三年十二月畢功成二十軸乃飯千僧以落成也
後常思付授忽夜夢身化為龍矯首于南臺蟠尾于
山北拏攫碧落鱗鬣耀日須臾蜿蜒化為千數小龍
騰躍青冥分散而去蓋取象乎教法支分流布也四

年春正月寺主賢林請講新疏七年河東節度使李
公自良復請於崇福寺講德宗降中使李輔光宣詔
都與罽賓三藏般若譯烏茶國王所進華嚴後分
四十卷觀苦辭請明年入勅允及具行至蒲津中令
梁公留安居遂於中條山棲巖寺住寺有禪客拳眉
翦髮字曰癡人披短褐操長策狂歌雜語凡所指斥
皆多應驗觀未至之前狂僧驅衆僧洒掃曰不久菩
薩來此復次壁畫散脂大將及山麋之怪往往不息
觀既止此寺二事俱靜五月內中使霍仙鳴傳宣催
入觀至帝頗敦重延入譯場刊正又詔令造疏遂於

終南草堂寺編成十卷進呈勅令兩街各講一遍爲
疏時堂前池生五枝合歡蓮華一華皆有三節人咸
歎伏尋譯守護國界主經觀綴文潤色順宗在春宮
嘗垂教令述了義一卷心要一卷并食肉得罪因緣
洎至長安頻加禮接朝臣歸向則齊相國杭韋太常
渠牟皆結交最深故相武元衡鄭絪李吉甫權德輿
李逢吉中書舍人錢徽兵部侍郎歸登襄陽節度使
嚴綬越州觀察使孟簡洪州韋丹咸慕高風或從戒
訓以元和年卒春秋七十餘弟子傳法者一百許人
餘堪講者千數觀嘗於新創雲花寺般若閣下畫華

藏世界圖相又著隨疏演義四十卷允齊相請述華
嚴經綱要一卷法界玄鑑一卷三聖圓融觀一卷華
嚴法華楞伽中觀論等別行小鈔疏共三十卷設無
遮大會十二中其諸塑繢形像繕寫經典不可殫述
門人清沔記觀平時行狀云觀恒發十願一長止方
丈但三衣鉢不畜長二當代名利棄之如遺三目不
視女人四身影不落俗家五未捨執受長誦法華經
六長讀大乘經典普施含靈七長講華嚴大經八一
生晝夜不臥九不邀名惑衆伐善十不退大慈悲普
救法界觀逮盡形期恒依願而修行也

唐京師西明寺良秀傳 談筵

釋良秀姓郭氏蒲津人也年及佩觿挺然離俗乃往
中條山栢梯寺披削誦通經業受具律儀誓以傳講
爲巳事勤苦忘疲三藏俱尋九流外贍于時籍甚孰
不欽崇貞元四年奉詔與罽賓國般若三藏同譯大
乘理趣六波羅蜜經十卷至五年二月四日解座寫
本進過尋奉德宗勅令秀造疏上表云去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右街功德使王希遷奉宣令良秀等修撰
新翻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疏者伏聞至道同源聖
人一貫大雄示相演妙音於獨園寶位分身霈湛恩

於雙闕開佛日於聖日降綵綸於法輪所以揚化慈
航致人壽域不然豈得握真符而契合應休運以感
通況以此經如來之密印羣生之度門得白馬之寶
函啓青龍之祕藏是第一義理去筌蹄於最後乘說
無分別加以天文煥發睿思昭回真如契心已闡微
於釋氏般若製序諒纘文於太宗慈雲溥潤於大根
湛露垂滋於貝葉良秀等材惟末學性異生知謬寄
討論伏增殞越上承嚴旨徒側管以窺天虔奉本師
懼升堂而鼓瑟所修撰疏一部謹附王希遷隨表奉
進伏乞聖慈許令同修疏沙門談筵於當寺讚演及

流布中外所冀落落真言示丹青於新學明明像教
流紛澤於將來帝覽奏勑內給事毛瑛琦宣慰良秀
談筵道恒等宜共賜絹九十匹至可領取此修疏義
甚大勤勞也秋熱兼問師等各平安好在秀之辭筆
義端時少倫匹終沒罔知時代焉

唐京師西明寺慧琳傳

釋慧琳姓裴氏疏勒國人也始事不空三藏為室灑
內持密藏外究儒流印度聲明支那詁訓靡不精奧
嘗謂翻梵成華華皆典故典故則西乾細語也遂引
用字林字統聲類三蒼切韻玉篇諸經雜史參合佛

意詳察是非撰成大藏音義一百卷起貞元四年迄
元和五載方得絕筆貯其本于西明藏中京邑之間
一皆宗仰琳以元和十五年庚子卒於所住春秋八
十四矣殆大中五年有奏請入藏流行近以海中高
麗國雖三韓夷族偏尚釋門周顯德中遣使齎金入
浙中求慧琳經音義時無此本故有闕如

宋高僧傳卷第五

音釋

燉 徒渾切燉煌郡名　惕 他的切懼也　雋 祖峻切萬人之秀曰雋　擿 他歷切挑也
蔌 蘇木切　璞 匹角切　[illegible] 胡骨切　媼 烏皓切老母稱也　嫗 威遇切老婦之稱
綳褓 綳北萌切褓博抱切綳褓小兒衣也　猳 居牙切牡豕也　彘 直例切豕也
豘 徒渾切小豕也　儆 古景切戒也　頷 五感切低頭也　應 於證切以荅對也　泌 步必切
廡 [illegible]　粃 補履切不成粟也　幺麼 幺伊堯切麼母果切幺麼細小也　斁 都故切敗也
紊 文運切亂也　襞 必益切褶疊也　雒 盧各切與洛同　[illegible]　宕 [illegible]
殫 都寒切極盡也　瘞 於計切埋也　斆 [illegible]　翕 許合切　[illegible]
躓 支義切路也　鞅 倚兩切羈也　絆 博慢切繫也　詵 所臻切　艑 平免切舟名
鳶 余專切鷙鳥也　邗 河干切地名　鄜 芳無切州名　攫 居縛切爪持也　鬣 力葉切龍領旁小鬐也
繢 胡對切畫也　沔 亡辨切　觿 許規切佩角銳端可以解結者
筌 此緣切取魚器　纘 作管切集也

丹度居士吳用先施貲刻
宋高僧傳第五卷計字八千九百四十四箇
該錢四兩四錢七分
楚寰釋性蹈對　長洲徐普書　上元李應章刻
萬曆辛亥歲春二月　楞嚴寺經坊識

宋高僧傳卷第六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　勑撰

義解篇第二之三 正傳十四人 附見六人

唐京師崇福寺惟慤傳一 慧震 弘沇

釋惟慤俗姓連氏齊大夫稱之後本馮翊人官居上黨為潞人也九歲割愛冠年納戒母氏昆弟歸于法門故慤從其受教瀾漪內湛葳蕤外發嗜學服勤必無倦色乃辭渭陽尋師隷業或經筵首席或論集前驅或參問禪宗或附麗律匠其志淵曠欲皆吞納之

年臨不惑尚住神都因受舊相房公融宅請未飯之前宅中出經函云相公在南海知南銓預其翻經躬親筆受首楞嚴經一部留家供養今筵中正有十僧每人可開題一卷慤坐居第四舒經見富樓那問生起義覺其文婉其理玄發願撰疏疏通經義及歸院矢誓寫文殊菩薩像別誦名號計一十年厥志堅強遂有冥感忽夢妙吉祥乘彼猊自慤之口入由茲下筆若大覺之被善現談般若焉起大曆元年丙午也及將徹簡於卧寐中見由口而出在乎華嚴宗中文殊智也勒成三卷自謂從淺智中衍出矣于今盛行

一說楞嚴經初是荊州度門寺神秀禪師在內時得本後因館陶沙門慧震於度門寺傳出慤遇之著疏解之後有弘沇法師者蜀人也作義章開釋此經號資中疏其中亦引震法師義例似有今古之說此岷蜀行之近亦流江表焉

唐京師千福寺懷感傳

釋懷感不知何許人也秉持強悍精苦從師義不入神未以為得四方同好就霧市焉唯不信念佛少時逕生安養疑氷未泮遂謁善導用決猶豫導曰子傳教度人為信後講為渺茫無詣感曰諸佛誠言不信

不講導曰若如所見令念佛往生豈是魔說耶子若信之至心念佛當有證驗乃入道場三七日不覩靈瑞感自恨罪障深欲絕食畢命導不許遂令精虔三年念佛後忽感靈瑞見金色玉毫便證念佛三昧悲恨宿垢業重妄搆衆愆懺悔發露乃述決疑論七卷即羣疑論是也臨終果有化佛來迎合掌面西而往矣

唐吳興法海傳

釋法海字文允姓張氏丹陽人少出家于鶴林寺白駒阻食其場苗金翅俄翔其海面曲從師教周覽羣經大壑納川鄧林聚羽是以閫入一性學階空王檀

當代獨悟之名剖先賢不決之義一時外學六籍該
通嘗謂人曰佛法一門極唯心地餘皆椎輪也天寶
中預揚州法愼律師講肆同曇一靈一等推爲顏冉
焉復與村山晝公爲忘形之交林下之遊黑白二徒
多從求益焉

唐洛京佛授記寺慧苑傳

釋慧苑京兆人也少而秀異蔚有茂才厭彼塵寰投
于淨域禮華嚴法藏爲師陶神練性未幾深達法義
號上首門人也有勤無惰内外該通華嚴一宗尤成
精博苑依寶性論立四種教爲有四類不識如來藏
如生盲人則凡夫聲聞辟支初心菩薩也一迷眞異
執教當凡夫二眞一分半教當二乘三眞一分滿教
當初心菩薩四眞具滿教當識如來藏者也諸師處
判或依或違然其綱領教乘一家之說次以新譯之
經未有音釋披讀之者取決無從遂博覽經書恢張
詁訓撰成二卷俾初學之流不遠求師覽無滯句旋
曉字源然稟從賢首之門不負庭訓之美也

唐處州法華寺智威傳（慧威）

釋智威姓蔣氏縉雲人也頴脱塵蒙心遊物表少事
師于軒轅氏鍊丹山聞天台宗教盛遂負笈往沃洲

石城寺親灌頂禪師求請心要既而得一融道體二
居宗定慧方均寂照相半雖云自了急在利他天與
多能富有辭藻著桃巖寺碑與頭陀寺碑氣度相表
後以法眼付授慧威焉時傳威是徐陵後身其利智
雄才斷可知矣又釋慧威姓留氏東陽人也總角之
年露其舊習扶開愛網徑入空門不滞一方仍爲三
益聞縉雲大威禪師盛行禪法裹足造焉刻志忘勞
覩威墻與一日千里罔不推稱至有成業時謂小威
然其樂靜居山罕交人事指教門人不少傑出者左
溪玄朗矣威常修止觀匪棄光陰說與行而並馳語
將嘿而齊貫落落然汪汪然人無得名焉

唐台州國清寺湛然傳

釋湛然俗姓戚氏世居晉陵之荆溪則常州人也昔
佛滅度後十有三世至龍樹始用文字廣第一義諦
嗣其學者號法性宗元魏高齊間有釋慧文默而識
之授南嶽思大師由是有三觀之學洎智者大師蔚
然與於天台而其道益大以教言之則然乃龍樹之
裔孫也智者之五世孫也左溪朗公之法子也家本
儒墨我獨有邁俗之志童丱邈焉異於常倫年二十
餘受經於左溪與之言大駭異日謂然曰汝何夢乎

然曰疇昔夜夢披僧服挾二輪遊大河之中左溪曰譆汝當以止觀二法度羣生於生死淵乎乃授以本師所傳止觀然德宇凝精神鋒爽拔其密識深行冲氣慧用方寸之間合於天倪至是始以處士傳道學者悅隨如羣流之趣於大川也天寶初年解逢披而登僧籍遂往越州曇一律師法集廣尋持犯開制之律範焉復於吳郡開元寺敷行止觀無何朗師捐代挈密藏獨運於東南謂門人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古先至人靜以觀其本動以應乎物二俱不住乃蹈于大方今之人或蕩於空或膠於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振將欲取正捨于誰歸於是大啓上法旁羅萬行盡攝諸相入於無間即文字以達觀導語默以還源乃祖述所傳章句凡十數萬言心度諸禪身不踰矩三學俱熾羣疑日潰求珠問影之類稍見罔象之功行止觀之盛始然之力也天寶末大曆初詔書連徵辭疾不就當大兵大饑之際揭厲法流學徒愈繁瞻望堂室以為依怙然慈以接之謹以守之大布而衣一牀而居以身誨人耆艾不息建中三年二月五日示疾佛隴道場顧語學徒曰道無方性無體生歟死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要與汝輩談

道而訣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凡為三因在聖為三德爇炷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利人在此而已爾其志之言訖隱几泊然而化春秋七十二法臘三十四門人號咽奉全身起塔祔于智者大師塋兆西南隅焉入室弟子吳門元浩可謂邇其人近其室矣然平日輯纂教法明決前疑開發後滯則有法華釋籤法華疏記各十卷止觀輔行傳弘訣十卷法華三昧補助儀一卷方等懺補闕儀二卷略維摩疏十卷維摩疏記三卷重治定涅槃疏十五卷金錍論一卷及止觀義例止觀大意止觀文句十妙不二門等盛行于世詳其然師始天寶終建中以自證之心說未聞之法經不云乎云何於少時大作佛事然師有焉其朝達得其道者唯梁肅學士故摛鴻筆成絕妙之辭彼題目云嘗試論之聖人不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出焉自智者以法傳灌頂頂再世至于左溪明道若昧待公而發乘此寶乘煥然中興蓋受業身通者三十有九僧搢紳先生高位崇名屈體承教者又數十人師嚴道尊遐邇歸仁向非命世而生則何以臻此觀夫梁學士之論擬議偕齊非此人何以動鴻儒非此筆何

以銘哲匠蓋洞入門室見宗廟之富故以是研論矣吁吾徒往往有不知然之道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梁公深入佛之理窟之謂歟有會稽法華山神邕作眞贊至大宋開寶中吳越國王錢氏追重而誄之號圓通尊者焉可不是歟

唐蘇州開元寺元浩傳

釋元浩姓秦氏字廣成吳門人也綺歲依晉陵靈山寺慧日禪師出家具滿律戒配本州龍興寺寺爲荊溪湛然禪師屬累弟子初受法華止觀已得醍醐唯以梨大綱感大果成大行歸大處以爲大願宴居三昧常隨佛後希夷自得人莫能知其祕密深遠如海印三昧不言出處常行佛事與夫難行苦行更相祖述默傳心要爲論爲記靈芝瑞草以爲功德傳於後世者不同日而語矣浩注解大涅槃經爲文首序德美圓實志願顯現蓋錄其所證之意而見于文曰余聞先覺之大寶曰常在宥布和之盛典曰教率土知化之歸宗曰行交感人心之至極曰證然則以道御時以法性合其運當應物之際與顯晦同其光怏張至化而自他昭著者實播於鴻名欽恭聞思協和至極四德克彰者實存乎妙體格變羣家歷觀諸行至

典克修庶績有成者實賴乎宗本信以授人大明宗極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者實存乎妙用博綜羣言以立箴訓風行十方率用歸順者實存乎妙教矣此浩之法要如王輔嗣之法繫辭司馬遷之自叙管仲能言輕重孟子之傳春秋雖儒釋不同其義一也以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示疾右脇累足入于涅槃非二乘境界眞如來定也明年十一月十三日闍維起塔於蘇州西北虎丘東山南原也浩耽學味道不涉餘事常隨然師聽其言說曾無倦色入分析義理派流川注必默記而暗誦一言不失數年之後人始知之然師曰回也如愚罕爲人說多辭以不能及被梁田二君苦勸請之始著涅槃經解述浩與上都雲華寺華嚴澄觀法師若孔門之游夏焉其儒流受業翰林學士梁公肅蘇州刺史田公敦緇流受業者智恒子瑜道儒仲儀仲良五人持經講論傳之無窮大比丘尼識微道巽志眞悟極此四人者高潔之倫深練禪觀初浩爲二官所請注經預夢甚爲奇特又庭階生花非人間恒所見者祥鳥飛馴五彩絕異刺史崔恭撰塔碑立于虎丘山羅漢石壇之左後有行滿道邃明曠皆著述廣天台之道歟

唐越州暨陽杭烏山智藏傳

釋智藏姓皮氏西印度種族祖父從華世居官宦後僑寓廬陵藏少入精舍覩像設之繁乃厭俗求眞而於三學各所留心唯律藏也最爲精敏大曆三年遊豫章因隸名天宮寺衆懇命臨壇秉度時仰包然號爲律虎每登法座提唱毗尼堂盈席滿聽受無厭辯名理析微言連環可解也貞元中遇大寂禪師篤明心要及遊會稽於杭烏山頂築小室安禪乃著華嚴經妙義宣吐亹亹學者歸焉至元和十四年二月無疾而終報齡七十九焚收舍利圓淨者建塔於院北峯焉杭烏山者越俗言訛合言杭嶋謂浙江所渡古用杭筏到岸藏杭故云嶋也

唐梓州慧義寺神清傳

釋神清字靈庾俗姓章氏緜州昌明人也生于大安山下昆季相次三人出俗皆有名望清居乎仲處胎之際母頻惡葷羶及爲兒雖隨戲弄遇像禮足逢僧稽顙年十三受學於緜州開元寺辯智法師于時勑條嚴峻出家者限念經千紙方許落髮清即誦法華維摩楞伽佛頂等經有司再理時故相喬琳爲緜郡太守驚其幼俊躬而降禮請削染焉則大曆中也至

年十七聽習粗通即講法華一經歲滿慧義寺依如律師受具戒夏習尸羅依學新疏尋達大宗乃詣上都後以優文膽學入內應奉暮年鍾其荼蓼歸慧義寺講導著述略無閑日以元和年中終于本寺峯頂遷神于白門蘭若即郪城北郭外也清平昔好爲著述喜作編聯蓋巨富其才亦鑿深于學三教俱曉該玄鑒極彝倫成敘萬人之敵也受業弟子黑白四方計一千餘人前後撰成法華玄箋十卷釋氏年誌三十卷新律疏要訣十卷亦謂清鈔二衆初學儀一卷有宗七十五法疏一卷亦名法源記此蓋解小乘所計五位色心心所不相應無爲等法體性業用一皆詳括故云法源也識心論澄觀論俱舍義鈔數卷北山叅玄語錄十卷都計百餘軸並行於代就中語錄博該三教最爲南北鴻儒名僧高士之所披翫焉寺居郪城之北長平山陰故云北山統三教玄旨實而爲錄故云叅玄也觀清之述作少分明二權一實之經旨大分明小乘律論之深奧焉清貌古且奇皙白而光瑩相國崔龜從時從事東川序眞讚云與奘三藏道顏同攝物異時一體耳門人數多其出倫者義將也獨明俱舍兼善起信海內學人望風而至開成

中北山俱舍宗不泯者清之餘素乎東川涌潭僧正顏公著碑本寺講律臨壇光肇別附語錄略記清言行矣

唐京師大安國寺端甫傳

釋端甫俗姓趙氏天水人也世為秦著姓焉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即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興法教言訖而滅既成人高顙深目大頤方口長六尺五寸其音如鐘夫將欲荷如來之菩提鑿生靈之耳目固必有殊祥奇表歟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為沙

彌十七正度為比丘隷安國寺受具於西明寺照律師學毗尼於崇福寺昇律師傳唯識於安國寺素法師通涅槃經於福林寺崟法師甫又夢梵僧以舍利滿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無敵於當時囊括川注逢源會委滔滔然莫能濟其畔岸矣夫將欲伐株杌於情田雨甘露於法種者固必有勇智宏辯歟無何謁文殊於清涼衆聖皆現演大經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見大悅常出入禁中與儒道議論賜紫方袍歲時錫施異於他等復詔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弟相與卧起恩禮特隆憲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友常承顧問注納偏厚而甫符彩超邁辭理響捷迎合上旨皆契真乘雖造次應對未嘗不以闡揚為務繇是天子益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大不思議事當是時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斡蜀瀦蔡蕩鄆而天子端拱無事詔甫率緇屬迎真骨於靈山開法場於祕殿為人請福親奉香燈既而刑不殘兵不黷赤子無愁聲滄海無驚波蓋參用真宗以毗大政之明効也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輔大有為之君固必有冥符玄契歟掌內殿法儀錄左

街僧事以標表淨衆者凡一十年講涅槃唯識經論處當仁傳授宗主以開誘道俗者凡一百六十座運三密於瑜伽契無生於悉地日持諸部十餘萬徧指淨土為息肩之地嚴金經為報法之恩前後供施數十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單牀靜慮自得貴臣盛族皆所依慕豪俠工賈莫不瞻嚮薦金寶以致誠仰端嚴而禮足日有千數不可殫書而甫即衆生以觀佛離四相以修善心下如地坦無丘陵王公輿臺皆以誠接議者以為成就常不輕行者唯甫而已矣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拯迷途於彼岸者

固必有奇功妙道歟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西向右脇而滅當暑而尊容若生終夕而異香猶鬱其年七月六日遷於長樂之南原遺命荼毗得舍利三百餘粒方熾而神光月皎既燼而靈骨珠圓賜謚曰大達塔曰玄祕俗壽六十七僧臘可數門弟子僧尼約千餘輩或講論玄言或紀綱大寺修禪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爲達者會昌中相國裴公休爲碑頌德焉

唐圭峯草堂寺宗密傳（[illegible]禪師 照禪師）

釋宗密姓何氏果州西充人也家本豪盛少通儒書

欲干世以活生靈負俊才而隨計吏元和二年偶謁遂州圓禪師圓未與語密欣然而慕之乃從其削染受教此年進具于拯律師尋謁荊南張張曰汝傳教人也當宣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末見上都華嚴觀觀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唯汝乎初在蜀因齋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深達義趣誓傳是經在漢上因病僧付華嚴句義未嘗隸習即爾講之由是乃著圓覺華嚴及涅槃金剛起信唯識盂蘭盆法界觀行願經等疏鈔及法義類例禮懺修證圖傳纂略又集諸宗禪言爲禪藏總

而序之并酬答書偈議論等又四分律疏五卷鈔懸談二卷凡二百許卷圖六面皆本一心而貫諸法顯真體而融事理超羣有於對待冥物我而獨運矣密累入內殿問其法要大和二年慶成節徵賜紫方袍爲大德尋請歸山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坐滅於興福塔院儼若平日容貌益悅七日遷于函其自證之力可知矣其月二十二日道俗等奉全身于圭峯二月十三日荼毗得舍利數十粒明白而潤大後門人泣而求諸煨中必得而歸悉斂藏于石室其無緣之慈可知矣俗齡六十二僧臘三十四遺誡令舁屍施鳥

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塔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而後去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初密道既芬馨名惟烜赫內衆慕羶既如彼朝貴答響又如此當長慶元和已來中官立功執政者孔熾內外猜疑人主危殆時宰臣李訓酷重于密及開成中僞甘露發中官率禁兵五百人出閤所遇者一皆屠戮時王涯賈餗舒元輿方在中書會食聞難作奔入終南投密唯李訓欲求剪髮匿之從者止之訓改圖趨鳳翔時仇士良知之遣人捕密入左軍面數其不告之罪將害之密怡然曰貧道識

訓年深亦知其反叛然本師教法遇苦即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中尉魚恒志嘉之奏釋其罪朝士聞之扼腕出涕焉或曰宓師為禪耶律耶經論耶則對曰夫宓者四戰之國也人無得而名焉都可謂大智圓明自證利他大菩薩也是故裴休論譔云議者以師不守禪行而廣講經論遊名邑大都以興建為務乃為多聞之所役乎豈聲利之所未忘乎嘻議者焉知大道之所趣哉夫一心者萬法之總也分而為戒定慧開而為六度散而為萬行萬行未嘗非一心一心未嘗違萬行禪者六度之一耳何能總諸法哉且如來以法眼付迦葉不以法行故自心而證者為法隨願而起者為行未必常同也然則一心者萬法之所生而不屬於萬法得之者則於法自在矣見之者則於教無礙矣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不可以教傳豈可以軌迹而尋哉自迦葉至富那奢凡十祖皆羅漢所度亦羅漢馬鳴龍樹提婆天親始開摩訶衍著論釋經摧滅外道為菩薩唱首而尊者闍夜獨以戒力為威神尊者摩羅獨以苦行為道跡其他諸祖或廣行法教或專心禪寂或蟬蛻而去或火化而滅或攀樹以示終或受害而償債是乃法必同而行不

必同也且循轍跡者非善行守規墨者非善巧不迅疾無以為大牛不超過無以為大士故師之道也以知見為妙門寂淨為正味慈忍為甲盾慧斷為劒矛破內魔之高壘陷外賊之堅陣鎮撫邪雜解釋縲籠遇窮子則叱而使歸其家見貧女則呵而使照其室窮子不歸貧女不富吾師恥之三乘不與四分不振吾師恥之忠孝不並化荷擔不勝任吾師恥之避名滯相匿我增慢吾師恥之故遑遑於濟拔汲汲於開誘不以一行自高不以一德自聳人有依歸者不俟請則往矣有求益者不俟憤則啓矣雖童幼不簡於應接雖驁佷不怠於叩勵其以闡教度生助國家之化也如此故親師之法者貧則施暴則斂剛則隨戾則順昏則開惰則奮自榮者慊自堅者化徇私者公溺情者義凡士俗有捨其家與妻子同入其法分寺而居者有變活業絕血食持戒法起家為近住者有出而修政理以救疾苦為道者有退而奉父母以豐供養為行者其餘憧憧而來欣欣而去揚袂而至實腹而歸所在甚衆不可以紀真如來付囑之菩薩衆生不請之良友其四依之人乎其十地之人乎吾不識其境界庭宇之廣狹深淺矣議者又焉知大道之

所趣哉其爲識達大人之所知心爲若此也審知心
者多矣無如昇平相國之深者蓋同氣相求耳宣宗
再闡眞乘萬善咸秩追謚曰定慧禪師塔號青蓮持
服執弟子禮四衆數千百人矣
系曰河東相國之論譔所謂極其筆矣然非夫人之
爲極筆於他人豈極其筆乎觀夫影響相隨未始有
異也影待形起響隨聲來有宗密公公則有裴相國
非相國曷能知密公相續如環未嘗告盡其二公之
道如然則知諦觀法王法則密公之行甚圓應以宰
官身則裴相之言可度今禪宗有不達而譏密不宜

講諸教典者則吾對曰達磨可不云乎吾法合了義
教而寡學少知自既不能且與煩惑相應可不嫉之
乎或有誚密不宜接公卿而屢謁君王者則吾對曰
教法委在王臣苟與王臣不接還能興顯宗教以不
佛言力輪王臣是歟今之人情見近王臣者則非之
曾不知近王臣人之心苟合利名則謝君之誚也或
止爲宗教親近豈不爲大乎寧免小嫌嫌之者亦嫉
之耳若了如是義無可無不可吁哉

唐京師西明寺乘恩傳

釋乘恩不知何許人也髫從志學知遇尋師凡厥費

必窮義路常訓門人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
仁智稍成是殊名同實趣菩薩地若下坂之走丸耳
恩樂人爲學不忘講導及天寶末關中版蕩因避地
姑臧旅泊之間嗟彼密邇羌虜之封極尚經論之學
恩化其內衆勉其成功深染華風悉登義府自是重
撰百法論疏并鈔行于西土其疏祖慈恩而宗潞府
大抵同而少聞異終後弟子傳布迨咸通四年三月
中西凉僧法信精研此道稟本道節度使張義朝表
進恩之著述勅令兩街三學大德等詳定實堪行用
勅依其僧賜紫衣充本道大德焉

唐彭州丹景山知玄傳

釋知玄字後覺姓陳氏眉州洪雅人也曾祖圖南任
梓州射洪縣令祖憲考邈皆名場不捷母魏氏夢月
入于懷因而載誕雖乳哺未能言見佛像僧形必合
喜色五歲祖令詠花不數步成云花開滿樹紅花落
萬枝空唯餘一朶在明日定隨風祖吟歎不懌曰吾
育此孫望其登甲科雪二代之恥今見孺子志矣非
貽厥也已必從空門乖始望也七歲果遇法泰法師
在寶夷寺講涅槃經寺與居鄰玄日就講集所一聆
法語若覩前因是夕夢其寺殿佛手摩其頂寤啓祖

父乞爲勤策親黨觀其必不可抑奪故聽之年十一遂其削髮乃隨師詣唐興邑四安寺授大經四十二卷遠公義疏習空師圓旨共一百二十五萬言皆貫括深奥矣方年十三指擿緇徒露老成之氣時丞相杜公元頴作鎮西蜀聞玄名命升堂講談于大慈寺普賢閣下黑白衆日計萬許人注聽傾心駭歎無已自此蜀人弗斥其名號陳菩薩耳傳云玄前身名知鉉漢州三學山講十地經感地變瑠璃焉玄於淨衆寺辯貞律師所受具戒纔聽毗尼續通倶舍則長十山固律師之付授焉復從本師下三峽歷荊襄抵于神京資聖寺此寺四海三學之人會要之地玄敷演經論僧俗仰觀戶外之屨日其多矣文宗皇帝聞之宣入顧問甚愜皇情後學唯識論於安國信法師又研習外典經籍百家之言無不該綜玄每恨鄉音不堪講貫乃於象耳山誦大悲呪夢神僧截舌換之明日俄變秦語矣有楊茂孝者鴻儒也就玄尋究內典直欲效謝康樂注涅槃經多執卷質疑隨爲剖判致書云方今海內龍象非師而誰次楊刑部汝士高左丞元裕長安楊魯士咸造門擬結蓮社嘗一日玄宴坐見茂孝披紫服戴碧冠三禮畢乘空而去玄令人

偵問茂孝其夕誡其子曰吾常欲落髮披緇汲瓶挈屨侍玄公所累者簪冕也吾蓋棺時殮以紫袈裟碧芙蓉冠至是方驗先見矣武宗御宇初尚欽釋氏後納蠱惑者議望祀蓬萊山築高臺以祈羽化雖諫官抗疏宰臣屢言終不迴上意因德陽節緇黃會麟德殿獨詔玄與道門敵言神仙爲可學不可學耶帝叉手付老氏中理大國若烹小鮮義共黃冠往復玄陳帝王理道教化根本言神仙之術乃山林間匹夫獨擅高尚之事業而又必資宿因非王者所宜懸河下傾辯海橫注凡數千言聞者爲之股慄大忤上旨左右莫不色沮左護軍仇士良內樞密楊欽義惜其才辯恐將有斥逐之命乃密諷貢祝堯詩玄立成五篇末章云生天本自生天業未必求仙便得仙鶴背傾危龍背滑君王且住一千年帝覽詩微解帝雖不納忠諫而嘉其識見口給也玄即歸巴岷舊山例施巾櫛而存戒檢愈更甄明方扁舟入湖湘間時楊給事漢公廉問桂嶺延止開元佛寺屬宣宗龍飛楊公自內樞統左禁軍以冊定功高請復興天竺教奏乞訪玄舉迹玄復挂壞衣歸上國寶應寺屬壽昌節講讚賜紫袈裟署爲三教首座帝以舊藩邸造法乾寺詔

玄居寺之玉虛亭大中三年誕節詔諫議李貽孫給
事楊漢公緇黃鼎列論義大悅帝情因奏天下廢寺
基各勑重建大興梵剎玄有力焉命畫工圖形于禁
中其優重如是與相國裴公休友善同激揚中興教
法事八年上章乞歸故山大行利濟受益者多廣明
二年春僖宗幸西蜀後遣郭遵泰齎璽書肩輿詔
赴行在帝接談論頗解上心左軍容田令孜與諸達
官問道勤重帝欲旌其美令諸學士撰玄師號皆未
愜旨乃揮御翰云朕以開示悟入法華之宗旨也悟
者覺也明也悟達大道悟佛知見又云悟者一剎那
不悟河沙劫所以悟者真乘了然成佛之義今賜悟
達國師為號雖曰強名用表朕意玄陳讓不遂乃乞
歸九隴舊廬於正月二十一日臥內見所曾遊歷聖
境名跡皆見在前二月七日聞空聲曰必生淨土乃
訊之云孰之語耶空又聲曰佛也七月中聞戶外有
格鬭之聲逡巡一菩薩降于庭前事摩滅矣漸迫僅
玄身丁寧讚喻勿以此苦為累也言訖而沒又於一
夕有一珠自玄左足下流去苦楚萬端諦視其珠中
明明有晁錯二字乃知玄是袁盎也曾因七國反盎
奏斬錯以謝吳楚諸王故為嬰撓耳召弟子慈燈附

口上遺表囑令棄屍半飼魚腹半啗鳥獸吾久與西
方淨土有期如斯誰誘訖右脅面西而逝享年七十
三僧臘五十四玄咸通中曾遊澤州追問小遠法師
同年亦同終日月焉玄堅守禁戒少欲過中不食蔬
果服唯布褐臥則藕秆而六時行道夜臥一更餘則
禪坐等視衆生無貴賤少長待之如一素結情好深
者裴相國休初裴鎮荊門玄遊五臺山路出渚宮贈
遺初無所取裴知其儉約密遣人沿路以供之若蘇
秦遣舍人陰資奉張儀也嘗經駱谷眞符縣雍氏家
枕潭潭中有大魚如龍四足而齒牙纖利其家日飼
以食巳四世矣或欲綱釣之意則輒雲霧晦冥焉玄
扣船撫其頂聹目而鼓躍卽為受歸依未幾乃寄夢
雍氏曰我謝汝累世護念今受歸依巳生天而永訣
矣次為導江玉壘山神李冰廟益昌北郭龍門神偕
受戒法罷其血食歟有李商隱者一代文宗時無倫
輩常從事河東柳公梓潼幕久慕玄之道學後以弟
子禮事玄時居永崇里玄居興善寺義山苦眼疾慮
嬰昏瞢遙望禪宮冥禱乞願玄明旦寄天眼偈三章
讀終疾愈迨乎義山臥病語僧錄僧徹曰某志願削
染為玄弟子臨終寄書偈決別云玄生常著如來藏

經會釋疏二卷命僧徹撰法鑑以照像若十翼焉大
無量壽經疏二卷僧徹著法燈類章指焉勝鬘經疏
四卷僧徹著法苑以錯綜猶緯書焉又般若心經金
剛經各有疏義此外秦蜀之間作釋氏雜文外篇箴
論碑誌歌詩錄成二十餘卷禮懺文六卷通計三十
萬言後遷塔于荼籠山附聖寺矣中和二年弟子左
街僧錄淨光大師僧徹述傳法孫右街僧錄覺輝輝
弟子僞蜀祐聖國師重孫光業僧錄縣縣瓜瓞皆名
公也鳳翔府寫玄貞李義山執拂侍立焉
系曰玄公何云袁盎又爲知鉉二人後身耶通曰人

壽百年自漢至唐玄幾經出沒乎嶽山渤海斷可知
矣然則玄公多才行道近古罕聞法嗣蕃昌他莫與
議也

唐京兆大安國寺僧徹傳

釋僧徹不知何許人也敏利天資高邁逸類稚歲聰
穎而慕悟達國師若顏回之肖仲尼也既而時覩函
丈頗見幽微隨侍翼從未嘗少厭窺其門墻其殆庶
幾乎悟達凡有新義別章咸囑付徹暢衍之爲如來
藏經疏著法鑑四卷大無量壽經疏著法燈二卷勝
鬘師子吼經疏著法苑十卷覩乎悟達爲疏若左丘

明之傳也徹述三法鈔猶杜服之集解歟初居法乾
內寺師資角立聲彩風行凡百官寮無不奉仰率由
徹內外兼學辭筆特高唱于和汝同氣相求尋充左
右街應制每屬誕辰升麟德殿法座講談勑賜紫袈
裟懿宗皇帝留心釋氏頗異前朝遇八齋日必內中
飯僧數盈萬計帝因法集躬爲讚唄徹則升臺朗詠
寵錫繁博勑造栴檀木講座以賜之又勑兩街四寺
行方等懺法戒壇度僧各三七日別宣僧尼大德二
十人入咸泰殿置壇度內福壽寺尼繕寫大藏經每
藏計五千四百六十一卷雕造真檀像一千軀皆委

徹檢校焉以十一月十四日延慶節麟德殿召京城
僧道赴內講論爾日徹述皇猷辭辯瀏亮帝深稱許
而又恢張佛理旁僻黃冠可謂折衝異論者當時號
爲法將帝悅勑賜號曰淨光大師咸通十一年也續
錄兩街僧事初徹經江論海勇於揭厲於青龍寺講
貫既循悟達國師義意寄呈所見蒙迴八十四字云
覩君法苑思沖虛解我真乘刃有餘若使龍光時可
待應憐僧肇論成初五車外典知難敵九趣多才恐
不如蕭寺講軒橫淡蕩帝鄉雲樹正扶疏幾生曾得
聞蹤意今日堪將貝葉書一振微言冠千古何人執

卷問吾廬覺茲獎飾悲喜盈襟以廣明中巢寇犯闕
僖宗幸蜀其夕徹內宿明日倉黃與杜光庭先生扈
從入於峨峨再見悟達痛戹艱難微極多著述碑頌
歌詩不知所終內翰侍郎樂朋龜爲眞讚鳳翔嘉州
皆寫其眞相弟子秦蜀之間愈多傳法者

宋高僧傳卷第六

音釋

慤苦角切　馮翊馮扶冰切翊余力切馮翊郡名　漪於其切不波文也　蕤儒佳
切葳蕤草木盛貌　狻猊狻素官切猊研奚切狻猊師子也　鉀彼爲切　枅先擊切謂
也　甖無盟切甖塵不卷之意　荼蓼荼同都切蓼力小切荼蓼辛苦之菜故以爲多難之

眕也　晳思積切白色也　崟宜金切　鄆烏惱切州名　餘思穀切　柂舵柂乙革切
搓也　掔烏貫切手也　縲力追切黑索也　鶩疑到切傲遽也　憧昌容切憧不行也
貌　黌戶盲切學舍也　驛羊益切　斥昌石切　鉉胡犬切　愜苦協切快
也　偵丑貞切　忤五故切逆也　楖側瑟切楖栗杖名也　甈居延切
錯倉各切　益於浪切　陷徒感切　謔譺之瑞切以言相戲
界也　芻楚俱切芻稈古旱切藁也　瞪直應切直視也　瓞大結切瓜之
也切懼　偕

丹徒居士吳用先施貲刻
宋高僧傳第六卷　計字九千六百七十九箇
該銀四兩八錢五分
眞州釋道一對長洲徐普書旌德劉邦承刻
萬曆辛亥歲春三月徑山寂照庵識

宋高僧傳卷第七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義解篇第二之四　正傳二十三人附見四人
唐五臺山華嚴寺志遠傳　湛元
釋志遠俗姓宋氏家于汝南其父早喪孤侍孀親承
顏之禮匪遑晨夕母常念法華經精通五卷遠識度
明敏孤標卓然年二十八辭親從師歸依荷澤宗風
晤解幽旨經營僧事聯緜六秋凡諸取給未嘗混互
自爾辭師尋禮復經八年雖博贍兩宗情猶繫滯聞
天台一枝該通妙理定慧雙融解進於行十乘境觀
起自一家修性三德清涼盛演因命同輩追遊五峯
棲遁林泉雁塔前躡曉六凡四聖之理了開示悟入
之門百界千如包羅性相即遮即照破立同時依正
圓融凡聖平等豁開心目物我雙亡僅四十年闡揚
獨步遠業精道邈志苦神和卧不解衣食非別請時
歲不稔樵炊屢乎每掬水漱流將期永日體有瘡疥
手不塗摩戒檢遵修警慎心口常以四種三昧鍊磨
身心至於緘札題尺頗閑翰蟲篆之美每有緇素
負才學者異其辯說或傍搜僻隱欲爲挫銳何之瑕

玷求其勝負進雖傲然踞席退乃𨂍踖赧容來高我山去隨四衆洎會昌四年春秋七十七僧臘四十八忽絕食數朝而說法罔倦以二月十七日誡門人曰吾自生修進不欺心口今獲二種果報臥安覺安而無痛惱又曰天台宗疏務在宣傳法華疏十卷本迹二門三周記別開近顯遠玄文十卷五義判釋止觀十卷境觀雙修不定頓漸八教麤妙遮照平等行解圓明一多相卽一藏文句瑩玉摐金將踐聖階降兹罕及禮懺方等必假精誠志之永懷副吾之意也于時龍象雲萃櫛比座隅咸讚希奇同稱佛號慈誨之際奄至遷靈風慘雲愁山昏水咽林巒色變徒屬僂傷闍維日諸子奔馳罔知所詣雖學者如林達其法者唯元堪郎扶風馬氏之裔也氣度沖邃道風素高蓋遠傾其解脫之瓶注以醍醐之器可謂一燈之後復然一燈及武宗澄汰之際㝠師先旨哀慟累夕以其章疏文句祕之屋壁及宣宗再闡釋門重尋舊居取其教部置之影堂六時經行儼若前製法華妙經積歲傳唱摩訶止觀久而敷揚嗣繼之心已極師資之禮也

唐越州焦氏山寺希圓傳

釋希圓姓張氏姑蘇人也宗親豪富而獨捨家從登戒法便遊講肆不滯一方勤修三學良深歲稔尤至博通時推俊邁因命講訓光啟中屬徐約軍亂孫儒略地吳苑俶擾圓由通玄寺附商船避地于甬東其估客偕越人也篤重於圓召居會稽寶林山寺形雖幺麽性且強幹與時寡合多孳宴默或問之則曰吾逍遙乎無形之場同師子遊戲耳景福中於山寺演暢經論同聲相應求法者至乃著玄中鈔數卷皆當義妙辭也恒勸人急修上生之業且曰非知之難行之爲難汝曹勉旃圓六時禮懺未嘗少缺居小房卽瑯琊山頂是山也傳云從瑯琊臺飛來此處先是屠坊故皆鎮于其下山之家有井井有鰻鯠焉水有應縮應大江之潮候甚多靈怪一云此處禹鑠浙江較蠡之屬其名曰蛆蛆有雙耳其色若黃或綠竹木必風雨至矣今或出石竅入僧居溝渠中見人不驚握則跳深如怒狀唯徧入圓房圓手執宛轉眉就乃爲之受歸戒令勿作風雹之妖暨圓終而多暴風雨也圓之修習願見彌勒一日講次屹然坐終于法座時衆聞異香㝠音天樂錚鏦或絕或連七日後已此眞上生之證歟則乾寧二年四月也還山之日僧衆買

祭于寺門無何有人茜袍象笏拜跪愴然懺怳之間杳無蹤迹衆莫能測焉荼毗收舍利七百餘粒被四明人齎往新羅國矣

唐絳州龍興寺木塔院玄約傳

釋玄約姓張氏正平人也志韻剛潔幼萌出塵之心既諧夙志入州龍興伽藍日誦千言更無再受落髮之後滿足律儀檢察巳心循其戒範精持止作未嘗穿穴自茲名節頓高流輩窺仰數稔之間律論俱贍徧求知識探賾玄文戾止長安崇聖寺以戒德之選而預臨壇講律并俱舍共四十餘徧淵靜其性研覈

靡虧著俱舍論金華鈔二十卷爲時所貴而二講登席可三百餘人皆北面受業焉傳稟門生一百許輩汾沁之間奔走學者迨乎老矣終本院小房俗壽七十六法臘五十六學法弟子道俗收焚坑舍利數百粒構甎浮圖于郡城之西焉

梁滑州明福寺彥暉傳

釋彥暉姓孫氏今東京陽武縣人也佩觽之歲聞父讀金剛般若瞪目凝聽濬然歡喜又屬家内齋僧磬梵俱作於簾幕之下合掌欣然登年十五隨師學法往太原京兆洛陽聽采忘勞年滿於嵩山少室寺受

大戒肄習毗尼頗通深趣次尋經論皆討玄源且曰爲善不同同歸乎治治則戒定慧也入聖機械此三治性之極致也詣洛都先達無不推伏至乎四部悉仰柔明臨鑑則戚少欣多執瓶則荷輕持重三衣之外百一之資量足而供更無餘長所行慈忍匪事規求不畜門徒惟勞自巳勤勤化導默默進修是故南燕之人號爲佛子初寄明福寺講百法論也四海英髦風趨波委亘溢百餘旦多俊邁精研論席鑚仰經宗其間碩學兼才故有分爲上下十惡十惡者若八伯之號焉上十惡則洞閑性相高建法幢宗因喻三

立破無滯下十惡則學包内外吟詠風騷擊論談經聲清口捷讚揚梵唄表白導宣蓋因題目之分乃極才能之際云惡則倒背之言乃是極善也其門弟子爲若此也暉因明百法二論各講百許徧出弟子一百五十餘人著鈔曰滑臺盛行于世以乾化元年秋八月三日氣力薾然而奄化矣春秋七十二法臘五十二滑人追慕其德二衆三百餘人奉神柩歸葬于陽武縣側營小塔焉

梁東京相國寺歸嶼傳

釋歸嶼姓湄氏壽春人也父元旭知子敏利授以詩

書誦覽記憶彌見過羣從諸子而竊願出塵父母允其頰請乃禮本郡開元寺道宗律師為力生焉未及周星念通法華仁王二經登于弱冠而全戒足矜持三行靡曠四儀習聽新章寺通講授後聞洛京三輔經論盛行結侶求師僅于十載疏通性相精大小乘名數一支因明一學俱舍唯識維摩上生皆深藏若虛也復往南燕就暉公重覆所學研朱益丹猶慨義章未為盡善乃之今東京相國寺遂糅新鈔講訓克勤門生領悟時朱梁後主與嶼丱角同學庠序狎密情瀆隔面年深卽位半載下詔訪之嶼雖知故舊終

歲不言事不可逃應召方入帝見悲喜交集宣賚豐厚時屬嘉慶節曾下勑止絕天下薦僧道恩命其年獨賜嶼紫衣仍號演法大師兩街威儀迎導至寺兼勑東塔御容院為長講院時閫帥以聖節進金剛經一藏絹三百匹盡賜嶼焉法侶榮之然覩舊鈔有所不安未極其理遂搜抉精義於三載著成二十卷號曰會要草字寫畢進呈帝覽賞歎勑令入藏嶼苦辭乃止如是十五年中唱導無息學徒繼榮贈公相繼傳持至後唐清泰三年十月十日謂門人洪演曰余氣力儳然無常將至汝好住修進焚香合掌初夜長逝春秋七十五僧臘五十五卽以其月十八日遷塔於京東郊寺莊東岡焉

後唐洛陽長水令諲傳

釋令諲姓楊氏陝府閿鄉人也幼而貞操迴求出俗得本邑之師授淨名經年既應法乃納戒津大小乘教兼而學之於名數法門染成淳粹彌陀中觀幹及膺肱聲光振發莫之與京因遊洛南長水遇歸心檀信構伽藍就中講貫一論一經三十載中宣化計各五十餘徧日別誦維摩上生以為恒課執行持心而絕瑕纇遠近宗承若望梅者得飲焉以清泰二年乙

未歲終于邑寺春秋七十一法臘五十一其年遷于山麓徇西域法火葬獲舍利學人檀越共建塔焉

後唐定州開元寺貞辯傳

釋貞辯中山人也少知出塵長誓修學剋苦之性人不堪其憂一志聽尋暇則刺血書經又鍼血畫立觀自在像慈氏像等嘗因行道困息有二天女來相撓惱辯誓之曰我心匪石吾以神呪被汝彼衆不容去自此道勝魔亦無蹤辯負笈抵太原城聽習時中山王氏與後唐李氏封境相接虞其覘間者并州城內不容外僧辯由此驅出遂於野外古塚間宿會武皇

帝敗遊塚在圍場中辯固不知方將入城赴講見旌
旗騎卒縮身還入穴中武皇疑令擒見問其故遂驗
塚中敷草座案硯䟽鈔羅布遂命入府供養時曹太
后深加仰重辯訴於太后曰止以學法爲懷久在王
宮不樂如桔械耳武皇縱其自由乃成其業洎王處
直平乃歸中山講訓補故伽藍無不諧願有婦人陳
氏布髮掩地請辯蹈之撰上生經鈔爲學者所貴時
號辯鈔者是後終于此寺焉

後唐會稽郡大善寺虛受傳

釋虛受嘉禾禦兒人也納戒後於上都習學內外博
通傳講數本大經論不憚宣導咸通中累應奉聖節
充左街鑒義輩流孰不弭伏及廣明中京闕盜據逃
難還邁抵越大善寺同好者命講涅槃維摩二經即
天祐年中也因憤謙雅等師釋崇福䟽繁略不中其
猶以水濟水終無必濟焉遂撰義評鈔十四卷同光
中方畢軸又因講俱舍論䟽有賈曾侍郎序次僧圓
暉序皆著鈔解之其文富贍昔嘗柒指知焉受於涅
槃辯而非略仍多駁議小遠之䟽免爲青蠅之玷餘
則法華百法唯識各有別行義章受性且狷急與人
不同畜弟子無一可中嘗自執爨饌齋食柴生火滅
復吹又燔怒發汲水沃之終日不食而講焉及晚年
眼昏甚登師子座戴竹笠而講貴目不閃爍儞或譏
其慢衆受亦不介意屬武肅王錢氏按部至越遂出
謁見王素嚮風乃加優禮言勞再三暨乾化中於會
稽開元寺度戒命之充監壇選練吳會間行此職者
自受始也王表于朝廷薦其紫衣莊宗制賜行人齋
至嘗丘時受講當上生經䟽序至若洪鐘而虛受受
捨塵柄言曰其得名無與實今後更爲虛受小子識
之乃狀聞王王曰此僧必無恩命分何名虛受乎至
同光乙酉歲受終迨海艦齋詰牒來稽其終日正到
青社果符武肅之言有文集數卷述義章三十餘卷
行之于代

後唐杭州龍興寺可周傳

釋可周俗姓傅晉陵人也出家于本部建元寺循良
欣性切問于勤友生勉之曰非其地樹之不生今豫
章經謂之江論謂之海胡不往請業乎周感其開導
挈囊達彼遇雲表法師屬集衆法華慈恩大䟽日就
月將幹運深趣昭宗初自江西迴台越之間命其啓
發梁乾化二年受杭州龍興寺召開演黑白衆恒有
半千兩浙武肅王錢氏命於天寶堂夜爲冥司講經

鬼神現形扈衛往往人覩焉嘗有祭銅官祠神巫氏久請不下後附巫曰吾隨從大神去西開天寶堂聽法方迴武肅王聞而鄭重賫周中金如意并鉢紫衣一副加號精志通明焉以天成元年終于觀音院本房初周乾寧四年戾止台州松山寺講䟽閱鈔遂依䟽節成五卷曰評經鈔音訓五帖解宣律師法華序鈔一卷行于浙之左右弟子相繼不絶

後唐東京相國寺貞誨傳

釋貞誨姓包氏吳郡常熟人也年始十三出家於本州龍興寺其性沈靜分陰是競方踰一稔誦徹法華經如是恒業日周二部年十九於揚州擇名師受具足法自爾西之伊洛北抵晉郊凡有講筵下風求益覈其經論窮其性相輩流之間罕齊驅焉至於非朋弱友弃背如也唐天祐元年至今東京相國寺寓舍講導法華經十許徧人未歸重則知奇貨之售亦有時焉及梁氏都于是京人物委輸貞明二年會宋州帥孔公仰誨風規知其道行便陳師友之禮捨俸財置長講法華經堂於西塔院從此翕然盛集誨旁讀大藏教文二時行道精進罔疲凡世伎術百家之言黜于議論之外誡門徒曰異端之說汨亂真心無記

不熏何須習俗吾止願爲師子吼不作野犴鳴也但尊香燭塗掃以內院爲息肩之地至後唐清泰二年二月十日召弟子五十餘人自具香湯澡浴令唱上生禮佛聲捨衣資爲非時僧得施半齋僧訖至十一日望空合掌云勞其衆聖排空相迎滿百徒侶爾日皆聞天樂之音頃刻而卒俗壽七十三僧夏五十四臘於寺講貫三十餘年經講計三十七座覽藏經二徧修彌勒內院業以其年二月十八日葬浚郊東寺莊之原旛幢威儀緇白弟子約千餘人會送焉

後唐洛京長壽寺可止傳

釋可止姓馬氏范陽大房山高丘人也年甫十二迴有出俗之心依憫忠寺法貞律師年十五爲息慈辭師往真定習學經論特大華嚴寺有仁楚法師講因明論止執卷服膺三徧精義入神衆推俊邁有老宿維摩和尚者釋門之奇士也問楚師曰門人秀拔孰者爲先曰有幽州沙彌者溫故知新厲精弗懈於是求見遂質問勝軍比量隨難應變辭不可屈維摩曰後生可畏契經所謂雖小不可欺也遂率力請止開講恒陽緇素無不欽羨焉迨十九歲抵五臺山求戒於受前方便感文殊靈光燭身已而歸寧父母及師

於寺敷演二十三往并部習法華經百法論景福年中至河池有請講因明後於長安大莊嚴寺化徒數載乾寧三年進詩昭宗賜紫袈裟應制内殿本道劉仁恭者據有北門控扼蕃漢聞止之名移書召歸故鄉其父與師相次物故母猶在堂止持盂乞食以供甘旨行誦青龍疏三載文徹忽有巨蟒見于房檐首顧視似有所告時同院僧居曉博物釋子也且曰蛇則目睛不瞬今其動乎得非龍也止焚香祝之曰貧道念青龍疏營齋養母苟實龍神軫念希值一檀越居數日燕師家子曰制勝司徒召申供養將莊宗遣兵出飛狐以圖之歷乎年載百穀勇貴止頓釋憂懼未幾燕陷劉氏父子俘歸晉陽止避亂中山節度使王處直素欽名譽請於開元寺安置逐月供俸止著頓漸教義鈔一卷見行于代天成三年戊子王師問罪定州陷焉招討使王晏休得瀛王馮道書令尋止既見以車馬送至洛京河南尹秦王從榮優禮待之奏署大師號文智焉於長壽淨土院住持應順元年甲午正月二十二日忽微疾作召弟子助吾往生念彌陀佛奄然而化俗年七十五僧臘五十六閏正月二日荼毗收遺骨至清泰二年四月八日建塔於能

門山廣化寺之東南隅止風神峭拔戒節孤高百家子史經目無遺該博之外尤所長者近體聲律詩也有贈樊川長老詩流傳人口在定州日中山與太原互相疑貳諸侯兼并王令方欲繼好息民因命僧齋於慶雲寺會有獻白鵲者王曰燕人詩客試爲詠題止即席而成後句云不知誰會喃喃語必向王前報太平王欣然詩人李洞者風骨僻異慕賈閬仙之模式景福中在河池相遇贈止三篇時宰相孫公渥趙公鳳馬公裔孫賓學士夢徵符侍郎蒙李侍郎詳皆唱予和汝塤篪韻諧止頃在長安講罷遊終南山道遥圍是姚秦什法師譯經之地年代寖深鞠爲茂草且曰吾爲釋子忍不興乎奏昭宗乞重修帝允仍舊賜草堂寺額後請樊川淨休禪伯聚徒談玄矣及在洛也講外長誦金剛經不知紀極昔多居終南山崆峒山故有三山集詩三百五十篇盛行于時弟子修文修智修行微見師之道焉

漢太原崇福寺巨岷傳

釋巨岷姓任氏西河人也父遊于藝而貴丘園母王氏戒受八關心歸三寶從妊岷也更好善緣復求福利而生令子及生年甫七歲志氣敢爲暫見佛像注

仰欣然父母如有宿因或攜入寺意欲忘歸至本郡淨心院見宜遠論師志戀其房泣求攝受二親知不能阻其願咸皆可之年十歲誦終法華維摩二經日持十卷更無間隔如執瑠璃之器其紆徐恣制若老成焉迨圓滿足便習尸羅克通開制之科恒照欣戚之鑑自爾大乘理趣經論精窮得其師門則并部永和三學也俾夜作晝寤寐是臨不暇諸他除研習義章修六事二因也於大般涅槃經兼因明論末年逾切又傳輸金論盡屏餘緣各講十徧仍求輔亮博覽羣書得義最精又揚其美尋稟綸言住城内天王院與弟子俱供億不虧傳持無替乾祐元年漢祖以龍潛晉土之日便仰眂名特降庭臣賜紫衣號圓智大師續有詔宜任崇福寺講堂院仍充管内僧正經年而變法於晉檢策僧徒如風偃草至乾祐二年十一月五日無疾而終于時四衆含悲一城戀德俗齡九十三法臘五十四乃遵西域茶毗禮多投香水或執旛花黒白之衆盈郊黮黯之雲蔽日未容火滅皆捧寶缾待盛粱粟之形同見熏修之體時得舍利者隨自因縁或多或少别得遺骨具表奏聞漢王勑葬於西山天龍寺凡事官供起石塔勑謚號曰達識焉

漢棣州開元寺恒超傳

釋恒超姓馮氏范陽人也祖父不仕世修儒道而家富巨萬超生而聰慧居童稚羣不貪戲弄年十五早通六籍尤善風騷辭調新奇播流人口忽一日因閱佛經洸然開悟乃歎曰人生富貴喻等幻泡唯有具乘可登運載遂投駐蹕寺出俗未周三祀方議進修晝夜不疲而屬師亡亦遵釋氏喪儀守禮無忘孝悌之名燕人所美梁乾化三年往五臺山受木叉戒由是陟遐自邇切問近思俄徵伐木之章且狎成人之友結契遠求名匠阻兩河閒兵未罷路不通南則梁祖北則莊宗抗衡於輕重之前逐鹿在存亡之際當是時也超止於本州魏博并汾之間學大小乘經律論計七本講通恩於雍洛梁宋名師沓然隔絶雖然巡歷非遠宏暢殊精缾滿見知翼飛名字是故并部息塵中山貞辯夫二人者言行俱臻證修有位一見超歎曰義龍之頭角悉完備矣待飛奮而爲霖雨焉其爲碩德題目多此類也龍德二年挂錫於無棣超曰此則全齊舊壤鄒魯善鄰遂止開元伽藍東北隅置院講諸經論二十餘年宣導各三十餘徧節操高邁舉措紆徐緇素見之無不怙懼聲無叱咤語不夸

奢自然而然且非威勢淩轢之所得也前後州牧往
來使臣擕挈欽風修名執刺相禮重者止令童子辭
以講貫罕曾接對初有所慊終伏其高齊彝之間造
秀不遠數百里造其門以詰難諸公一覩超容傍聽
議論希乎子史證以教宗或問因明超答以詩一首
辭新理妙皆悉歎降時郡守李君素重高風欲飛章
舉賜紫衣超聞驚愕遂命筆爲詩云虛著褐衣老浮
杯道不成誓傳經論死不染利名生猷樹遮山色鱗
窻向月明他時隨范蠡一棹五湖清李君復令人勸
勉頗結因緣超確乎不拔且曰而其復爾則吾在盧

龍塞外矣郡將聞而止又相國瀛王馮道聞其名知
是鄉關宗人先遺其書序以歸向之意超曰貧道閒
人早捨父母剋志修行本期彌勒知名不謂浪傳於
宰衡之耳也於吾何益門人敦喻不得已而答書具
陳出家之人豈得以虛名薄利而留心乎瀛王益加
鄭重表聞漢祖遂就賜紫衣自此忽忽不樂以乾祐
二年仲春三日微疾數辰而終于本院院衆咸聞天
樂沸空乃升兜率之明證也春秋七十三僧臘三十
五門人洞微與學徒百餘人持心喪傾城士庶僧尼
會送城外具茶毗禮收舍利二百餘顆分施之外緘

五十顆於本院起塔以葬之瀛王未知別奏賜師號
曰德正乃刊勅文于石塔焉

漢洛京法林院僧照傳

釋僧照姓張氏范陽人也年十四出家投憫忠寺聽
晤絕倫神儀偉秀初受經偈日誦數千百言目所覽
者過於宿習吐論知見有老成之風遂度爲沙彌受
具已來歷于再閏暗誦經典已踰六大部矣即最勝
王大悲維摩法華等經傍加聽導經論十數年間深
文伏義盡出青矣天祐中遊方南下爰居中山元戎
王處直請住法華寺相次易帥請之太傅隴西公連

表爲賜紫方袍加至眞大師次則扶風馬公請爲僧
正非所好也及抵洛陽有命開法華經講止法林院
況乎都闕浩穰象龍輻湊及照之唱導翕如於下風
伏膺矣以乾祐元年三月二十六日示滅于講院春
秋七十僧臘五十四衆號慕侍中李公傾易定曾爲
外護復守洛宅飾終喪禮悉以資奉粵四月三日遷
神于城南行茶毗法收舍利紅潤可數百粒濟陽丁
公爲保釐之選職爲樹塔于廣化之寺南岡照平昔
講凡七十餘座勤勤爲法門生頗多宰臣馬公孫最
所欽重前後贈詩僅數十首洛中爲美談矣

漢洛陽天宮寺從隱傳 夢江

釋從隱姓劉氏洛陽三鄉人也丱年敏慧誓欲出塵二親既聽乃投本邑竹閣院依師誦習陶練靈府尋於嵩陽受戒畢就長水聽采纙歷數年克通百法中觀彌陀三經論焉而謹師年老深許隱之博達性相後於洛布金院赴請敷演至後唐清泰中謹付講座日為衆三登法席夏中長財覽藏經一袟精進若飾人無與比乾祐二年正月示疾而終俗壽五十三僧臘三十二乃依天竺法火化收舍利具體圓淨堪愛門人樹塔至今存焉次有長水縣縣泉院釋夢江者姓楊氏本邑人也神彩灑落超拔凡態遂願出家恒誦仁王般若進具後講百法論清泰中龍門廣化寺請為衆開演遇帝幸其寺宣問妙辯天逸悅可上心特於御前賜紫袈裟確乎不受訓導二十餘年講罷行道禮佛日唯一食慈忍於物罕迕愠色周顯德三年疾終緇素悲慕為其建塔矣

漢杭州龍興寺宗季傳

釋宗季者俗姓俞臨安人也稚齒瓌偉心志剛直嘗天震鄰家樹季隨儡仆有姊尼抱就膝視之曰此非震死且有生候至夜未央甦而復作遂勸令出家事

欣平寺僧後往衢州投巨信論師學名數論文義淹詳且難詘伏鋒芒如也迫迴杭龍興寺召講時僧正蘊讓給慧縱橫兩面之敵也與閭丘方遠先生江東羅隱為莫逆之交也見而申問季作二百語訓之讓正實歎遂請開講四十餘年出弟子七八百人漢乾祐戊申歲疾終于本房初季講次遇一異人作胡語問西域未來之經論一爽然季眇二目曾夜行感神光引之常覽古師之述作曰可俯而窺也遂撰永新鈔釋般若心經繹理鈔解上生經彌勒成佛經疏鈔補缺鈔闕諸別行義章可數十卷並行于世季道行孤僻性情方正寡言語氣貌高邁誓不趨俗舍暨老懇請亦罕赴白衣家居唯屢空衎然自任而孜孜手不釋卷樂道向終至今此宗越多弟子講導不泯焉

周魏府觀音院智佺傳

釋智佺姓張氏銅臺永濟人也九歲於鄴都臨清王舍城寺事師暨受具戒身器挺然八尺面色玉如行步若舒鴈言音如扣鐘人望之凜然僉曰美丈夫也恒誦諸經晝三夜三禮佛無闕本師知其法器遣往滑臺抵明福寺就聊師講肆碁月頗見諸法體用喜

不自任時曄之門生悳勇杰幹者數十員皆出位之
下徇雎陽人請講未久又令東京遇信士捨宅為萬
歲百法院由此洛京陳許徐宿維青琴臺咸樂請其
敷演自鳩聚檀䞋前後飯僧三十萬天雄軍戴張郭
三家同建觀音院命居之㑺敏利之性天資初終講
百法論可百許徧登法座多不臨文懸述辯給後三
過覽大藏經以輔見知其誦誕經呪也嘗聞戶外闃
然有彈指聲者感鬼神讚歎魏帥陳君思讓篤志
歸依表薦紫衣師號曰歸政殆臨八十一而剋意學
歐王書體僅入能妙或問之曰吾習來生字耳顯德

五年年八十三呼弟子奉晏等囑累令造木舉一所
斂送闍維至其年十一月十一日奄終奉木塔舉高
三丈餘縱燎時有白鶴哀鳴紫雲旋覆收拾舍利建
塔緘焉

宋秀州靈光寺皓端傳

釋皓端姓張氏嘉禾人也九歲捨家入靈光精舍師
授經法如温舊業焉年登弱冠受形俱無表于四明
阿育王寺遇希覺律師盛揚南山律端則一聽旋有
通明義門無壅奇投金華雲法師學名數一支并法
華經後受吳興緇伍所請講論焉兩浙武肅王錢氏

召於王府羅漢寺演訓復令於真身塔寺宣導于時
有台教師玄燭者彼宗號為第十祖端依附之果了
一心三觀遂撰金光明經隨文釋十卷由是兩宗法
要一徑路通忠獻王錢氏借賜紫衣別署大德號崇
法焉後誓約不出寺門慕遠公之不渡虎溪也高尚
其事僅二十餘年身無長衣口無豐味居不施關坐
唯一榻以建隆二年三月十八日坐滅于本房容貌
猶生三日焚之于城西得舍利於煨燼之末俗年七
十二僧臘五十二凡著述傳錄記讚七十許卷學得
其門者止八十餘人端性耿介言無苟且一坐之間

不談世論唯以佛法為己務可謂傳翼之象王矣祕
書監錢昱嘗典秀郡躬覩端之標格為著行錄焉

宋東京天清寺傳章傳

釋傳章俗姓彭氏開封東明人也厥父諱郎邑甸之
上農也塵務之外正見不回恒讀佛經懸解詮旨母
邢氏嘗夢入法字手探道器因而娠焉與父知懷非
常之子指腹誓令出俗年甫十一乃禮本邑唯識師
祕公為師一見異之初授淨名仁王法華三經及削
髮去周羅隨祕公遊五臺禮文殊應跡之地其年受
具為息慈日便於浚郊清朗法師座下聽習法華經

後於睢陽道雅法師重温前業尋學唯識於本師頗揭厲于義津法水又親附副僧録通慧因明且臻其極章日誦三經兼二戒本講貫訓徒向二十載未嘗少輟廣順中左街僧録廣智大師薦聞于周高祖賜紫方袍大宋乾德二年左街僧録道深薦于太祖神德皇帝賜師號曰義明俄示疾而終于本院春秋五十五法歲三十六未絶之前命筆作偈警世而贈諸朋執矣所度弟子一十五人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卜京之南原用荼毗之法薪盡火滅得舌且不灰衆歎戒德門人檀信共立塔焉則開寶五年也先是厥父恒務法華經終後焚之亦舌不壞子父同驗實為罕有相國寺清慧大師彛炳為塔銘焉

宋并州崇福寺佛山院繼倫傳

釋繼倫姓曹氏晉陽人也弱齒而壯其志勇其心決求出家本師授法華經日念三紙時驚宿習慧黠過人登戒之後至年二十一學通法華經義理幽賾唯識因明二論一覽能講由是著述其鈔至今河東盛行三講恒一百五十餘徒從其道訓又撰法華鈔三卷其為人也慈忍成性戒範堅强人望之而心服以劉氏據有并汾酷重其道署號法寶録右街僧事覔猛相叅無敢違拒以偽漢巳巳歲冬十月示疾心祈口述願生知足天終後頂熱半日方冷則開寶二年也享年五十一闍維畢淘獲舍利遠近取供養焉

宋齊州開元寺義楚傳（脩進 省倫）

釋義楚俗姓裴氏祖相州安陽人也楚七歲來省歷下臨壇大德修進因為出家師也進乃楚之諸父也季父省倫居香巖院進也誦觀音普門支經向十萬徧立禮法華經字字各拜拜且徹部焉倫則青丘主宰禪居誦大悲佛頂俱一億徧楚執柯伐木稟習相資登此近圓勤學不懈敏慧夙成俱舍一宗造微臻

極遂傳講圓暉疏十許徧後該覽大藏三徧乃慨儒家為佛教之文而多謬解解既謬與事多惧用擬白樂天六帖纂釋氏義理文章庶事羣品以類相從建其門目總括大綱計五十部隨事別列四百四十門始從法王利見部終師子獸類部其間物類檢括周旋令供筆之時必無告乏矣一十年中孜孜罔倦起晉開運二年至顯德元年畢進呈世宗勑付史館賜紫衣仍加號明教大師以開寶中終于龍興伽藍俗壽七十四法臘五十四楚始謀此作隨得便書裒多益寡日居月諸鬱成編録忽因本院門古石上有六

帖二字天然分明覩此靈符乃知宿定搜今幹古肇不停綴時樞密相國王公朴為楚作序冠于編首今行于寰海矣初楚著述心亦勞止而雙目喪明醫工莫療遂冥心懺過慮刪碎教文裁量差脫如是虔虔更無間息再歲還明人謂其微感焉

宋杭州慈光院晤恩傳

釋晤恩字修巳姑蘇常熟人也姓路母張氏嘗夢梵僧入其家而妊焉及稚孺見沙門相必起迎迓年十三聞誦彌陀經遂求出家親黨饒愛再三沮之乃投破山興福寺受訓後唐長興中受滿分戒登往崑山慧聚寺學南山律晉天福初從攜李皓端師聽習經論懸解之性天然時輩輒難抗敵後微聞天台三觀六即之說冥符意解漢開運中造錢唐慈光院志因師講貫彌年通達法華光明經止觀論咸洞玄微尋施覆述出弟子相次角立雍熙三年八月朔日恩於中夜覩白光自井而出明滅不恒謂門人曰吾報齡極於此矣乃絕粒禁言一心念佛次夢擁納沙門執金鑪焚香三遶其室自言祖師灌頂來此相迎汝當去矣夢覺呼弟子至猶聞異香至二十五日為弟子說止觀旨歸及觀心義辰時端坐面西而化享年七

十五僧臘五十五其夜院僧有與文偃等皆聞空中絲竹嘹亮而無鞔鼓且多鈴鐸漸久漸遠依稀西去迨九月九日依西域法焚獲舍利青白圓粒無筭恩平時謹重一食不離衣鉢不畜財寶卧必右脅坐必加趺弟子輩設堂居亦同今之禪室立制嚴峻日別親視明相方許淨人施粥曾有晚飲薯蕷湯者即時擯出醫堂每一布薩則潸洒不止蓋恩其大集滿洲之言耳偏誨人以彌陀淨業救生死事受教得生感祥可見者往往有之凡與人言不問賢不肖悉示以一乘圓意或怪不逗機者乃曰與作毒鼓之緣耳不喜雜交游不好言世俗事雖大人豪族未嘗輒問名居況迓趨其門乎先是天台宗教會昌毀廢文義殘缺談妙之辭沒名不顯恩尋繹十妙之始終研覈五重之旨趣講大玄義文句止觀二十餘周解行兼明目足雙運使法華大旨全美流于代者恩之力也又慊昔人科節與荊溪記不相符順因著玄義文句止觀金光明金錍論科總三十五帖見行於世吁河漢中有魚泝流而上者何潛泳有所取故恩公不寬乘戒而出弟子十有七人求解而行行耳

宋天台山螺溪傳教院義寂傳

釋義寂字常照姓胡氏溫州永嘉人也母妊娠公白
不喜葷血生乃首蒙紫帽而誕焉幼啓二親堅求去
俗旋入開元伽藍師授法華經朞月而徹寺之耆老
稱歎希有受具已往會稽學南山鈔既通律義乃造
天台山研尋止觀其所易解猶河南一徧照也先是
智者教迹遠則安史兵殘近則會昌焚毀零編斷簡
本折枝摧傳者何憑端正甚學寂思鳩集也適金華
古藏中得淨名疏而已後款告韶禪師囑人泛舟於
日本國購獲僅足由是博聞多識微寂此宗學者幾
握半珠爲家寶歟遂於佛隴道場國清寺相繼講訓

今許王錢氏在兩浙日累請開演私署淨光大師并
紫方袍辭讓不却受而不稱及興螺溪道場四方學
侶霧擁雲屯太平興國五年朝廷條貫緇伍經業寂
從山入州治寺寺東樓安置樓近大山夜夢剎柱陷
沒于地意頗惡之自徙於西偏僧房其夜春雨甚山
崩樓圮人咸謂寂先見同修報得之眼焉因受黃巖
邑人請乘舟泛江放生講流水長者品至海門靈石
是智者冬居道場也勸人修寺塑像入緣者繁沓今
上遣高品衛紹欽入山重建壽昌寺也諸官同命受
菩薩戒雍熙初永安縣請於光明寺受戒古殿像壞

腹中獲發願辭卽唐咸通六年沙門希皎施戒勸七
鄉人裝塑尊像願捨報爲男子童真出家常布福傳
法利樂衆生云觀者皆意寂之前身也四年臨海縉
雲永康東陽諸邑請其施戒九月寂至自太末十月
寢疾本院方丈十一月四日囑誡門人不許哭泣祭
奠應緣俗禮者非吾弟子也卽窆于方丈樹小塔焉
享年六十九法臘五十矣四方傳法弟子見星而舍
者數百人寂平素講法華經并玄義共二十許座光
明淨名梵網等經止觀金錍等論法界還源等觀禪
源詮永嘉集各數徧所著止觀義例法華十妙不二

門科節數卷自智者捐世六代傳法湛然師之後二
百餘齡寂受遺寄最克負荷其如炎蒸講貫而無汗
之霑洽曾不久聽而勝解佛乘每一談揚則縱金玉
應召羽商和彼九旬說妙相去幾何又嘗寓四明育
王寺夢登國清寺上方有寶莊嚴幢座題曰文殊臺
設梐枑闌隔求入無由俄覩觀音菩薩從堂徐出以
手攘却行馬低迮相接斯須覺已與觀音身泯合不
分因而驚寤自是之來樂說無盡矣或曰入普門智
乘利物悲上合佛覺證無上故下合衆生凡同體故
開則羣靈混成一法得是心者非觀音而誰歟是以

講談也施戒也自甌越之鄉迨三天子障民多咈戾
俗尚畋獵受寂之訓也咸食穢葷音說法之功所謂
善建由是堂室間可見者曰澄或曰寶翔曰義通及
乎台之民庶曾受戒法迎其相來州治開元寺祭饗
皆縞素哀泣天爲之變慘其慈攝之所感知州鄭公
元龜爲詩悲悼焉
論曰玄默垂文聖人俯察河雒之流有告圖書之法
作程禹受斯符乃爲經緯本六十餘字訓第表明號
洪範以開章得彝倫而迪敘帝王之法粲然可觀祖
述之家翕爾宗此我之佛道可弗然耶教自西傳若

龜馬之文乍辯聲由此盛如夏商之美惟揚及其講
訓相資籤箋互出因分異轍各競頴門施巧智之莫
京致慧心之懸合宜乎得正信者必開正眼見正道
者必事正修倒本前因則以決擇爲主原夫能詮之
教喻圖書也所詮之理喻訓第也經容緯入緯變經
存今表顯之名言從體義之相雜唯識僉推於護法
成即司南婆沙奄有於餘師說同衍字良以各迷已
見皆未極成正不正之說恢張玄又玄之談崛起大
抵無名相法作名相說非如色法影質易尋名色交
加喜生迷競又以言存一意義止一途隨情取舍之

時未爲允當隨轉理門之處蓋涉無文加復教有疏
張意闕詳略討尋者非英明而莫悟承領者非行位
而那知在人亡書以教爲折中故論中以四種徵理
理則難隱一觀待二作用三法爾四證成用斯道理
義豈惑乎譬如甲氏背人而去有二三子相問曰彼
去者誰耶一云乙也一云丙也此俱未是彼有識人
云甲也迴面視之是甲非乙由其不識遂有多名識
者一呼應聲而至親得自體不涉異緣故曰精義無
二也因義生解解必虛通除其執情令生正解斷其
迷執執情斷故所執便遣既能生解則斷障二重斷

染依他淸淨依他圓成故得二勝果焉不然者認相
似法墮惡取空曳曲木於稠林泛膠舟於苦海又不
可勝道也瑜伽論中契經體有二一文二義文是所
依義是能依如是二種總名一切所知境界也夫以
能化之教已翻所詮之理難悟苟非宿慧安喻經心
宿慧當多世之熏方能生起經心乃大雄之意豈易
尋求諺所謂老見事長佛已三祇之揚歷多言或中
法從諸聖之同宣豈得以夏蟲共論其凌澌井魚互
談其溟澥此誠不可也必須近佛菩薩善慧法師四
無礙居遊戲之中八辯音演自他之利秖如天親大

士將世尊之一言中道圓宗成諸法之五位如龍帶
涓滴而起爲雨望苗稼而施又同命包作緯於春秋
鑿度爲資於大易此皆善其通變能其揣摩以利根
而教鈍根以正見而誘邪見都稱爲摩訶般特伽也
西域蒲塞治家子以爲裘此方俊才鬻乳人而加水
成裘則易以日見而留心免水則難以傳來而隔手
昔以講人論法造疏尋宗用成實法數之名補大乘
闕員之義其有解法名曰隨人見知未融六釋之端
何暇三隅之反至若黎邪是報非報化人有心無心
和合佈數之徒聞熏滅不滅等百有餘科並三藏四

含之盤根大小兩宗之鈐鍵先賢之所不決令哲之
所共疑但謂闕知所知成障及乎奘師西復梵本東
傳富瑜伽之寶林開唯識之淵府摩訶衍足殺三摩
明名數均著作之家立破定是非之量深山大澤必
生龍蛇有大乘基爲其高足不緣宿習多見生知謂
之義天則明星有爛胃之理富則善閉無關堂堂合
周髀之儀軌軌應崑崙之輴有經皆講無疏不成權
奇百本之名控壓四人之望復次光也寳也測乎洛
乎章句之學頗長釋籤之理何富世茂珠林邁編圖
紀璟附量度于鯨海尚綴文榮于玉華究三論極乎

瑗康窮方等歸乎楷景觀公撰集華嚴命章解相入
之連環且無難色通絶行之斷關故立易功法藏從
性海而遊智昇自名流而出偉歟一行所作通神實
僧相之法王乃人形之菩薩忠氤琳甫貴秀詵員俱
參譯判經盡開荒闢土於爍宗脊美乎湛然悟達全
才徹公令範可以副人之求備哉餘諸上士擅美殊
方落落英翹互有長短剝以佛之說經申經者論經
由論顯論待疏通疏總義章義從師述況以隔羅縠
者見猶未盡大徧知者知方得全射侯之矢易肆詐
脈之求難中若非親證親說得自體之分明載驅載

馳妄他求之睢暖如攝異門分差別之相難知故智
論中吾滅度後所有撰集者皆爲論藏攝也俱作導
師指迷人之歸路悉銜明燭照暗室之績工動戒足
以行之入定門而安矣蓋纔克斷智慧成功咸從生
死之河盡度涅槃之岸此始可與言從聞且思思至
而修證大圓寂者過此以往未知執名滯義問欲何
爲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既有所用則捨筌蹄而
直造佛地此則深於其道者也

宋高僧傳卷第七

音釋

赧乃版切面赤也縱初江切撞也假呂六切動也甬尹竦切東地名骰

鏉母官切鏝也鉞無足者蛆七余切寇孔恭切也苦邪切

窖古孝切窖香鍮乙及切鍮名觸特無足者鋒鉏切鉏鉏鋒聲也

𡨋倉紅切苦萬切衰香衰戈入也錚側迸切錚鏦金聲也切

閡可紅切茱也慨苦愛切悅他切驚悅也蕢盧對切蕢也鉞

𨵀苛鄰切蘭南越也謓於眞切閱無分數也類盧對切也切

晛封疑觀也梏古沃切梏械城古胡切也選息兗切遲也追遲力切遲也鉞切也祇適切

駮北角切不純也狷古縣切急也爨七亂切火爨也燸音爨也火售承呪切行也

停所佇切特也霸黑雲對軍切填堂見切填塞也篪直離切篪竹聲也篪切

玄嚴切幺色也力刀切轆轤也蠡人名音禮粵王發語辭遞

裣巨禁切景也昝居有切書名也𧙕直一切書卷也僵居良切偃仆芳遇切仆也懸

幸胡耿切更生也詘丑律切屈也衎苦旱切樂也雎音疽雎鳩聞

宬承征切宬也構古候切構架也喃女咸切喃喃語聲也靴許戈切鞾也

置所責切置蔥名濬私閏切深也沂魚衣切水名也杞墟里切木名也

預羊茹切預也灊昨鹽切水名在廬江也柩巨救切棺也狃女久切也

故胡誤切故也桂古惠切桂木名也椹陟林切椹質也或胡國切迪徒歷切道也同切

陞識蒸切陞也也衰慈雷切衰也沫莫撥切水沫也飄撫招切飄也驰式氏切也止

切廢也斯息移切斯也蒙莫紅切蒙也勃蒲沒切勃也瞥普蔑切也疊切也

也譆許其切譆也噲苦夬切也劫居怯切劫奪也

畀必至切與也軋烏黠切車輾也訴蘇故切訴也晻烏感切晻曖烏代切曖也

也光

浮慶居士吳用先施貲刻

宋高僧傳第七卷　計字一萬二千四百一十

五箇該銀六兩二錢零八厘

真州釋道一對　長洲徐普書　上元周子孝刻

萬曆辛亥歲春三月徑山寂照庵識

宋高僧傳卷第八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賛寧等

奉　勅撰

習禪篇第三之一 正傳十五人 附見三人

唐蘄州東山弘忍傳

釋弘忍姓周氏家寓淮左潯陽一云黄梅人也王父暨考皆于名不利貴于丘園其母始娠移月而光照庭室終夕若晝其生也灼爍如初異香襲人舉家欣駭迨能言辭氣與鄰兒弗類既成童丱絶其遊弄厥父偏愛因令誦書無記應阻其宿熏異心早萌其成

現一旦出門徒倚間如有所待時東山信禪師邂逅至焉問之曰何姓名乎對問朗暢區別有歸理逐言分聲隨響答信師熟視之歎曰此非凡童也具體占之止闕七大人之相不及佛矣苟預法流二十年後必大作佛事勝任荷寄乃遣人隨其歸舍具告所親喻之出家父母欣然乃曰禪師佛法大龍光被遐邇緇門俊秀歸者如雲豈伊小騃那堪擊訓若垂虛受固無留格時年七歲也至雙峯習乎僧業不逭艱辛夜則斂容而坐恬澹自居洎受形俱戒檢精厲信每以頓漸之旨日省月試之忍聞言察理觸事忘情啞

正受塵渴方飲水如也信知其可教悉以其道授之
復命建浮圖功畢密付法衣以為質要將知齕雪山
之肥膩構作醍醐飡海底之金剛棲傾巨樹擁納之
侶儷至蟬聯商人不入於化城貧女大開於寶藏入
其趣者號東山法門歟以高宗上元二年十月二十
三日告滅報齡七十有四是日氛霧冥晦山石崩圮
門弟子神秀等奉瘞全身于東山之岡也初忍於咸
亨初命二三禪子各言其志神秀先出偈惠能和焉
乃以法服付慧能受衣化於韶陽神秀傳法荆門洛
下南北之宗自茲始矣又信禪師嘗於九江遥望雙

峯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開六岐信謂忍曰汝知
之乎曰師之法旁出一枝相踵六世信甚然之及法
融化金陵牛頭山貽厥孫謀至于慧忠凡六人號牛
頭六祖此則四祖法又分枝矣然融望忍則庶孽耳
安可匹嫡乎開元中太子文學閭丘均爲塔碑焉代
宗勅謚大滿禪師塔曰法雨也蘄春自唐季割屬偏
霸暨開寶乙亥歲王師平江南之前忍肉身墮淚如
血珠焉僧徒不測乃李氏國亡之應也今每歲孟冬
州人鄰邑奔集作忌齋猶成繁盛矣其諱日將近必
雨霧陰慘不然霰雪交霏至日則晴朗焉

唐韶州今南華寺慧能傳

釋慧能姓盧氏南海新興人也其本世居范陽厥考
諱行瑫武德中流于新州百姓終於貶所略述家系
避盧亭島夷之不敏也貞觀十二年戊戌歲生能也
純淑迂懷惠性間出雖蠻風獠俗漬染不深而詭行
么形駮雜難測父既少失母且寡居家亦屢空業無
腴産能負薪矣日售荷擔偶聞鄽肆間誦金剛般若
經能凝神屬垣遲遲不去問曰誰邊受學此經曰從
蘄州黄梅馮茂山忍禪師勸持此法云即得見性成
佛也能聞是說若渴夫之飲寒漿也忙歸備所須留

奉親老咸亨中往韶陽遇劉志略略有姑無盡藏恒
讀涅槃經能聽之即爲尼辨析中義怪能不識文字
乃曰諸佛理論若取文字非佛意也尼深歎服號爲
行者有勸於寶林古寺修道自謂已曰本誓求師而
貪住寺取乎道也何異却行歸舍乎明日遂行至樂
昌縣西石窟依附智遠禪師侍座談玄遠曰行者迨
非凡常之見能吾不知吾不知之甚矣勸往蘄春五
祖所印證去吾終於下風請教也未幾造焉忍師覩
能氣貌不揚試之曰汝從何至對曰嶺表來參禮唯
求作佛忍曰嶺南人無佛性能曰人有南北佛性無

南北曰汝作何功德曰願竭力抱石而舂供衆而已如是勞乎井臼率淨人而在先了彼死生與涅槃而平等忍雖均養心何辨知俾秀唱于致能和汝偈辭在壁見解分歧揭厲不同淺深斯别忍密以法衣寄託曰古我先師轉相付授豈徒爾哉嗚呼後世受吾衣者命若懸絲小子識之能計迴生地隱於四會懷集之間漸露鋒穎就南海印宗法師涅槃盛集論風旛之語印宗辭屈而神伏乃爲其削椎髻於法性寺智光律師邊受滿分戒所登之壇即南宋朝求那跋摩三藏之所築也跋摩已登果位懸記云後當有肉

身菩薩於斯受戒又梁末眞諦三藏於壇之畔手植菩提樹謂衆曰種此後一百二十年有開士於其下說無上乘度無量衆至是能爰宅于兹果於樹陰開東山法門皆符前識也上元中正演暢宗風慘然不悅大衆問曰胡無情緒耶曰遷流不息生滅無常吾師今歸寂矣凶赴至而信乃移住寶林寺焉時刺史韋據命出大梵寺苦辭入雙峯曹侯溪矣大龍倏起飛雨澤以均施品物攸滋逐根荄而受益五納之客擁塞于門四部之賓圍繞其座時宜祕偈或舉契經一切普熏咸聞象藏一時登富悉握虵珠皆由徑途

盡歸圓極所以天下言禪道者以曹溪爲口實矣洎乎九重下聽萬里懸心思布露而奉迎欲歸依而適願武太后孝和皇帝咸降璽書詔赴京闕蓋神秀禪師之奏舉也續遣中官薛簡往詔復謝病不起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非邀君也遂賜摩納袈裟一緣鉢一口編珠織成經巾緑質紅暈花綿巾絹五百匹充供養云又捨新興舊宅爲國恩寺焉神龍三年勑韶州可修能所居寺佛殿并方丈務從嚴飾賜改額曰法泉也延和元年七月命弟子於國恩寺建浮圖一所促令速就以先天二

年八月三日俄然示疾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沐浴更衣彈指不絕氣微目瞑全身永謝爾時山石傾墮川源息枯鳥連韻以哀啼猿斷腸而叫咽或唱言曰世間眼滅吾疇依乎春秋七十六矣以其年十一月遷座于曹溪之原也弟子神會若顏子之於孔門也勤勤付囑語在會傳會於洛陽荷澤寺崇樹能之眞堂兵部侍郎宋鼎爲碑焉會序宗脉從如來下西域諸祖外震旦凡六祖盡圖繢其影太尉房琯作六葉圖序又以能端形不散如入禪定後加漆布矣復次蜀僧方辯塑小樣眞肖同疇昔能曾言吾滅後

有善心男子必取吾元汝曹勿怪或億是言加鐵環
纏頸焉開元十一年果有汝州人受新羅客購潛施
刃其元欲函歸海東供養有聞擊鐵聲而搶之其塔
下篠藏屈眗布鬱多羅僧其色青黑碧縑複袷非人
間所有物也屢經盜去迷倒却行而還褫之至德中
神會遣弟子進平送牙癢和一柄朝達名公所重有
若宋之問謁能著長篇有若張燕公說寄香十斤并
詩附武平一至詩云大師捐世去空留法身在願寄
無礙香隨心到南海武公因門人懷讓鑄巨鐘為撰
銘讚宋之問書次廣州節度宋璟來禮其塔問弟子

令韜無生法忍義宋公聞法歡喜向塔乞示徵祥須
臾微風漸起異香裛人陰雨霏霏只周一寺耳稍多
奇瑞逭繁不錄後肅宗下詔能弟子令韜韜稱疾不
赴遣明象齎傳法衣鉢進呈畢給還憲宗皇帝追謚
曰大鑒塔曰元和正真也迨夫唐季劉氏稱制番禺
每遇上元燒燈迎真身入城為民祈福大宋平南海
後韶州盜周思瓊叛換盡焚其寺塔將延燎乎時肉
身非數夫莫舉煙爆向逼二僧對舁輕如夾紵像焉
太平興國三年今上勅重建塔改為南華寺矣
系曰五祖自何而識一介白衣便付衣耶通曰一言

知心更無疑貳況復記心輪間如指之掌忍師施一
味法何以在家受衣鉢乎秀師則否通曰是法寧選
緇白得者則傳周封諸侯乃分分器同姓異姓別也
以祖師甄別精麤以衣為信譬如三力士射堅洛叉
一摩健那射則中而不破二鉢羅塞建提破而不度
三那羅延箭度而復穿餘物也非堅洛叉有强弱但
由射勢力不同耳南能可謂那羅延射而獲賞焉信
衣至能不傳莫同夏禹之家天下乎通曰忍言受傳
衣者命若懸絲如是忍之意也又會也稟祖法則有
餘行化行則不足故後致均部之流方驗能師之先

覺不傳無私恪之咎矣故曰知人則哲也吁

唐荊州當陽山度門寺神秀傳

釋神秀俗姓李氏今東京尉氏人也少覽經史博綜
多聞既而奮志出塵剃染受法後遇蘄州雙峯東山
寺五祖忍師以坐禪為務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決
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昔魏末有天竺沙門
達磨者得禪宗妙法自釋迦佛相傳授以衣鉢為記
世相傳付航海而來梁武帝問以有為之事達磨貫
傳遐門心要機教相乖若水投石乃之魏隱於嵩丘
少林寺尋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見之門徒發其

家但有衣鉢而已以法付慧可可付粲粲付道信信付忍忍與信俱住東山故謂其法爲東山法門秀旣事忍忍默識之深加器重謂人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懸解圓照無先汝者忍於上元中卒秀乃往江陵當陽山居焉四海緇徒嚮風而靡道譽馨香普蒙熏灼則天太后聞之召赴都肩輿上殿親加跪禮內道場豐其供施時時問道勑於昔住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已下京邑士庶競至禮謁望塵拜伏日有萬計洎中宗孝和帝卽位尤加寵重中書令張說嘗問法執弟子禮退謂人曰禪師身長八尺厖眉秀目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初秀同學能禪師與之德行相埒互得發揚無私於道也嘗奏天后請追能赴都能懇而固辭秀又自作尺牘序帝意徵之終不能起謂使者曰吾形不揚北土之人見斯短陋或不重法又先師記吾以嶺南有緣且不可違也了不度大庾嶺而終天下散傳其道謂秀宗爲北能宗爲南南北二宗名從此起秀以神龍二年卒士庶皆來送葬詔賜謚曰大通禪師又於相王舊邸造報恩寺岐王範燕國公張說徵士盧鴻各爲碑誄服師喪者名士達官不可勝紀門人普寂義福並爲朝野所重葢宗先

師之道也

系曰夫甘苦相傾氣味殊致甘不勝苦則純苦乘時苦不勝甘則純甘用事如是則爲藥治病偏重必離也昔者達磨沒而微言絕五祖喪而大義乖秀也拂拭以明心能也俱非而唱道及乎流化北方尚修練之勤從是分岐南服興頓門之說由茲荷澤行于中土以頓門隔修練之煩未移磐石將絃促象韋之者空費躁心致令各親其親同黨其黨故有盧奕之彈奏神會之徒遷伊蓋施療專其一味之咎也遂見甘苦相傾之驗矣理病未効乖競先成祇宜爲法重人何至因人損法二弟子濯擊師足洗垢未遑折歷斯見其是之喻歟

唐袁州蒙山慧明傳

釋慧明姓陳氏鄱陽人也本陳宣帝之孫國亡散爲編甿矣明少出家于永昌寺懷道頗切扣雙峯之法高宗之世依忍禪師法席極意研尋初無證悟若喪家之犬焉忽聞五祖密付衣鉢與盧居士率同意數十許人躡迹急追至大庾嶺明最先見餘輩未及能祖見巳便擲袈裟明曰我來爲法非望衣鉢也時能祖便於嶺首一向指訂明皆洞達悲喜交至問能曰

其宜何往能記之曰遇蒙當居逢袁可止明再拜而
去便更其名以舊云道明也下嶺紿諸僧曰向陟崔
嵬遠望杳無蹤跡僧即迴轉一說居士擲衣鉢於磐
石曰此衣爲信豈可力爭耶任君拈去明遂手掀如
負鈞石而無舉分拱立捨旃則咸亨四年也以明系
捨家曾署諸衛故有將軍之號矣宜春太守泰琢奏
謚號焉

唐洛京荷澤寺神會傳

釋神會姓高襄陽人也年方幼學厥性惇明從師傳
授五經克通幽賾次尋莊老靈府廓然覽後漢書知

浮圖之說由是於釋教留神乃無仕進之意辭親投
本府國昌寺顥元法師下出家其諷誦羣經易同反
掌全大律儀匪貪講貫聞嶺表曹侯溪慧能禪師盛
揚法道學者駿奔乃效善財南方參問裂裳裹足以
千里爲跬步之間耳及見能問會曰從何所來答曰
無所從來能曰汝不歸去答曰一無所歸能曰汝太
茫茫答曰身緣在路能曰由自未到答曰今已得到
且無滯留居曹溪數載後徧尋名跡開元八年勅配
住南陽龍興寺續於洛陽大行禪法聲彩發揮先是
兩京之間皆宗神秀若不淰之魚鮪附沼龍也從見

會明心六祖之風蕩其漸修之道矣南北二宗時始
判焉致普寂之門盈而後虛天寶中御史盧弈阿比
於寂誣奏會聚徒疑萌不利玄宗召赴京時駕幸昭
應湯池得對言理允愜勅移往均部二年勅徙荊州
開元寺般若院住焉十四年范陽安祿山舉兵內向
兩京版蕩駕幸巴蜀副元帥郭子儀率兵平殄然於
飛輓索然用右僕射裴冕權計大府各置戒壇度僧
僧稅緡謂之香水錢聚是以助軍須初洛都先陷會
越在草莽時盧弈爲賊所殺羣議乃請會主其壇度
于時寺宇宮觀鞠爲灰燼乃權創一院悉資苦蓋而

中築方壇所獲財帛頓支軍費代宗郭子儀收復兩
京會之濟用頗有力焉肅宗皇帝詔入內供養勅將
作大匠併功齊力爲造禪宇于荷澤寺中是也會之
敷演顯發能祖之宗風使秀之門寂寞矣上元元年
囑別門人避座望空頂禮歸方丈其夜示滅受生九
十三歲矣即建午月十三日也遷塔于洛陽寶應寺
勅謚大師曰眞宗塔號般若焉

系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者貴其漸
也會師自南徂北行曹溪之法洛中彌盛如能小白
巽外護已成則可矣況乎勞無力輪人之多僻欲無

放逐其可得乎或曰其過不多何遽是乎通曰犯時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後之觀此急知時事歟是以佛萬劫學化行者知化行難耳無令固已而損法慎之哉

唐潤州竹林寺曇璀傳

釋曇璀俗姓顧氏吳郡人也肇國著姓其來彌光丞相有佐命之勳尚書有拯濟之譽衣冠鼎冑太嶽峻岱峯之高令問徽猷江漢為南國之紀星象降精靈祇効祉德備胎教香符夢徵玄珪應上聖之祥神寶畜河汾之氣特受異準生而不凡襁褓之日而童蒙來求佩觿之時而志身殉道和敏而純素溫恭而克明神器夙昭清風漸扇遂勉節出塵栖心物表金經祕藏一日萬言不逾歲敘而大經淹通遂於晚年緬懷宗匠始事牛頭山融大師融醇懿瓌雄東夏之達磨歟梵幢寶柱大海津梁日以上根乃誨之曰色聲為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致遠多泥子不務乎璀默而審之直轡獨上飡甘露味飲蒲萄漿猶金翅不食異類帝釋無共鬼居遁晦迹鍾山斷其漏習養金剛定趣大能位納衣空林多歷年所時淮南導首廣陵覺禪師江左名德建業如法師咸杖錫方

來降心義體握珠懷寶虛往實歸則天皇母臨朝冀行佛事高其道業周勤詔書時棲霞約法師梵門之秀傑躬以敦勸朝天抗詔皇明恐未然也璀曰歧伯辭帝舜之師干木謝文侯之命玄暢以善論而抗宋主惠遠不下山而傲秀后彼何人哉由是遁北昇踰東岡考槃雲冥後止于竹林之隩葺宇鑿缶而告老焉既而紹列聖之鴻徽繼前賢之能事冀亮皇梵保寧天人俄端然入定七日而滅春秋六十二是歲天授三年二月六日也翌日依天竺法火化遺骸收灰建塔士庶含酸悉皆號慟門弟子僧感僧穎等刻石紀事奉全師禮正議大夫使持節潤州刺史汝南郡昇猶風遐想悅而久之褒德尚賢贊成厥美焉

唐金陵延祚寺法持傳

釋法持俗姓張氏潤州江寧人也儀貌邑肅膚體至潤幼而弃俗長事明師天機內發識浪外澄年十三聞黃梅忍大師特往禮謁蒙示法要領解幽玄後歸青山重事方禪師更明宗極命其入室傳燈繼明紹迹山門大宣道化方既出山凡是學衆咸悉從其咨稟心要聲價騰遠海內聞知數年之中四部依慕時黃梅謝緣去世謂弟子玄賾曰後傳吾法者可有十

人金陵法持即其一也是知兩處禪宗重代相襲後以法眼付門人智威長安二年九月五日終于延祚寺遺囑令露骸松下飼諸禽獸令得飲食血肉者發菩提心其日空中有神旛數首從西而來遶山數轉衆人咸見先居幽棲故院竹林變白報齡六十有八矣

唐越州雲門寺道亮傳

釋道亮姓朱氏越州人也厥考前刺會稽郡亮年八歲出家極通經業受具後學河中三論復講涅槃經尋入深谷破衣覆形蔬食資命不交俗務直守童眞

神龍元年孝和皇帝詔亮與法席宗師十人入長樂大内坐夏安居時帝命受菩薩戒睿宗及妃后送異錦衾氈席二年詔於西園問道朝廷欽貴大都督李孝逸工部尚書張錫國子監司業崔融祕書監賀知章睦州刺史康詵同心慕仰請問禪心多結師資或傳香火卒年八十二門人慧遠等建塔薦齊融爲銘紀述

唐荊州碧㵎寺道俊傳

釋道俊江陵人也住枝江碧㵎精舍修東山無生法門即信忍二祖號其所化之法也勤潔苦行跡不出寺經四十餘載室邇人遠莫敢請謁者唯事杜默如是聲聞于天天后中宗二朝崇重高行之僧俊同恒景應詔入内供養至景龍中求還故鄉帝賜御製詩并奘景同歸枝江卒于本寺焉

唐溫州龍興寺玄覺傳

釋玄覺字明道俗姓戴氏漢末祖侃公第五葉公九代孫諱烈渡江乃爲永嘉人也總角出家齠年剃髮心源本淨智印全文測不可思解甚深義我與無我恒常固知空與不空具足皆見既離四病亦服三衣德水沐其身所以清淨良藥治其眼所以光明兄宣

法師者亦名僧也并猶子二人並預緇伍覺本住龍興寺一門歸信連影精勤定根確乎不移疑樹忽焉自壞都捐我相不汚客塵覩其寺旁別有勝境遂於巖下自構禪庵滄海盪其胸青山拱其背蓬萊僊客歲月往還華蓋煙雲晨昏交集粵若功德成就佛寶鑾輿神鐘震來妙犀化出覺居其間也絲不以衣耕不以食豈伊莊子大布爲裳自有阿難甘露作飯覺以獨學孤陋三人有師與東陽策禪師肩隨遊方詢道謁韶陽能禪師而得旨焉或曰覺振錫遶庵答對語在別錄至若神秀門庭遐征問法然終得心于曹

溪耳旣决所疑能留一宿號曰一宿覺猶半偈淸也
以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於龍興別院端坐入定怡
然不動僧侶悲號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殯于西山
之陽春秋四十九初覺未亡前禁足於西巖望所住
寺喟然歎曰人物駢闐花雞翁蔚何用之爲其門人
吳興與師新羅國宣師數人同聞皆莫測之尋而述
之曰昔有一禪師將諸弟子遊賞之次遠望一山忽
而唱曰人物多矣弟子亦不測後匪久此師捨壽殯
所望地也西山去寺里有餘程送殯槃擗人物沸騰
其感動也若此又未終前有舒鴈千餘飛于寺西侍

人曰此將何來空中有聲云爲師墓所故從海出也
弟子惠操惠特等慈玄寂皆傳師之法爲時所推後
李北海邕爲守括州遂刻覺行錄爲碑號神道焉覺
唱道著明修證悟入慶州刺史魏靖都緝綴之號永
嘉集是也初覺與左溪朗公爲道契朗貽書招覺山
棲覺由是念朗之滯見于山拘情於講迴書激勸其
辭婉靡其理明白俾其山世一如喧靜互用趣入之
意猜詮于是達者韙之終勑謚號無相塔曰淨光焉

唐金陵天保寺智威傳 淨本

釋智威俗姓陳氏江寧人也住近青山地盤磊氣善

符宿瑞維嶽降神爰在童年器殊衆識至於戲弄曾
不染俗性惡浮飾人皆異焉無何一朝忽失其所父
母莫知攸往乃徧歷諸寺尋訪之威已依天保寺統
法師誦大乘經早數百紙聰敏超倫衆咸歎服年二
十遇恩剃落隸名于幽巖寺因從持禪師諮請禪法
妙達深理繼踵前修既獲髻珠淡然閑放形容溫潤
面如滿月言辭清雅慧德蘭芳望重一期聲聞遠近
江左定學往往造焉其中頓悟心源即慧思禪師乃
命嗣山門咸傳道化咸自出止延祚寺說法利人廣
施饒益以開元十年二月十八日終于住寺遺囑林

中飼鳥獸弟子玄挺等依言奉行春秋七十七咸一
時夜行頭陀將値天曉有三虎遇之咸截路中過了
無怖色虎隨至山門四顧而去每有二兎一犬庭際
遊戲各無間畏蓋大悲平等物我一均故其然也次
司空山釋本淨姓張氏東平人也少入空門高其節
操遊方見曹溪六祖決了疑滯開元初於南嶽司空
山閑放自處人不我知蔽僞之故也天寶中因楊庭
光采藥邂逅相逢論道終日迴奏詔赴京於白蓮華
亭安置帝知佛法幽深就堪商搉勑召太平寺遠法
師及兩街三學碩德發問鋒起若百矢之逐一兎焉

淨舉措容與四面枝梧暨瞿之解九攻機械矣既
而辯若建瓴酬抗之餘乃引了義教援證復說伽陀
一無留滯皇情懌悅觀者歎嗟以上元二年五月五
日歸寂壽齡九十五勑謚大曉禪師亦帶所居爲名
曰司空山禪師也

唐睦州龍興寺慧朗傳 晉公

釋慧朗新定遂安人也年二十有二於衢州北山遇
南宗頓教之首將請爲師乃逆相謂曰汝久積淨業
吾非汝師可往天台當逢哲匠至剡溪石城寺見一
禪翁莫知其來鶴髮氷膚目如流電聲合鍾律神含
太虗乃問朗曰子將何之答曰欲往天台求佛大法
因同行十數里憇林樹下而指訓之曰法常寂然彼
亦如也何必陟遠當化有緣宜歸本生度無量衆言
畢求之無方豁然本心悟佛知見林棲谷飲凡經數
載乃却歸故邑慧安寺淨名白衣服非法服純陀工
巧心如佛心驪珠尚潛師子未吼弱喪之終涉川迷
津一日泰望山林嶺振動俄有大龜呈質咸相謂言
此何祥也尋有禪僧曰晉自會稽雲門而來身長八
尺四寸高身大目睛光射人明大品思益維摩等經
兼博通諸論衆曰神僧也大龜應乎此也朗祕菩薩

行請之爲師晉徵維摩經義答曰如日照螢火海沃
牛跡耳晉公深器之曰眞淨名也景龍中鄉人吳川
縣尉余少興宗黨新昌縣令余仁等十數家咸共宗
事遞請降臨一夕忽覩神光從項而出旁燭山川盈
十數里合情之類罔不歸依晉公加師資之禮由兹
反拜請朗登座乃先示法身徧同群有次明徧化一
切皆如道俗欣然而各歎曰昔山之震動龜之效祥
非晉公之應明矣至是四方學禪觀者臻萃開元四
年本州牧李思絢於龍山之陽建伽藍延以居之方
大設戒壇廣邀律德有光州岸公會稽超公而爲上
首既而發希有心受具足戒珠圓月滿内外俱明徧
臨壇爲戒師旋請益爲學士衆情加重道在益尊七
年刺史韋利器深心歸向八年歙州長史許思恭請
往治所朗升法座無何熊伏于前聞鐘而來衆散而
去時皆驚懼虞其搏攫原其有聽法之心耳其馴猛
獸也若此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告門人曰吾將去
矣吾三生此州今一生矣言訖儼然而寂春秋六十
四夏遺命荼毗建塔學者既多穎脫則開元寺道飲
慧祐道禪龍興寺晉海靈國寺進玉越州寳林寺有
沛遂整杭州竹林寺一行等並傳朗之法相繼若瓜

㤗然至大曆十二年新定太守蕭定述碑司馬劉長卿書刺史李揆篆額所謂俱是名公咸誇全美有矣

唐鄆州安國院巨方傳 智封

釋巨方姓曹氏安陸人也弱齡幹節立身從師覃業於州治明福院朗禪師而聽誦法華維摩二經功畢受具講述南宗論數席即拂衣而起禪會必參後造北宗秀公所銳精稽考一見默許之秀問曰白雲散處如何曰不昧也又問到此間後如何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領之數載之間入室侍對庶幾具道罕有倫擬乃辭觀方至上黨寒嶺而居積稔之間學徒數

百求請無阻凡所提唱眞妄同源遲速異劑得心助道在乎修治大較如此鄆師吳文溪侍中欽慕其風遣使請歸府建安國院傳法化徒尚祖風者不離于席頓悟多矣鄆師問曰今日後如何答云地布金沙人安寶剎吳師信伏因茲一府軍民咸加宗仰吳氏家無少長重若神明檀施豐厚方後於五臺山道化涉二十餘載入滅時告衆曰吾齒盡於此矣言訖長逝春秋八十一以開元十五年九月三日全身入塔云次河中府安國院釋智封姓吳氏懷安人也中年學道勵操謹躬行頭陀之行卯食之後水漿不度齒

焉於本州清靜寺恒法師下落髮受具綜習唯識論或人所詰責之以滯于名相憤發罷講遊行登武當山見秀師會疑氷解泮思養聖胎倏辭出蒲津安峯山禁足十年木食澗飲屬州牧衛文昇請歸城內建新安國院居之因茲奔走毳衣蔚然繁盛使君問曰某今日後如何對曰日從濛汜出照樹全無影使君初不喻責拱葉而退少選開曉充詘于懷封來往中條山二十餘年儉薄不充得其道者不可勝紀入滅後門人於州北三十步建塔焉

唐郢州大佛山香育傳

釋香育姓李氏濟陰人也父爲兗州掾育有道性常研習莊老根器奮發俄於釋典留神決捐俗態趨滄州安定寺智元律師所乞求削染滿足戒後精力律學垂欲卒業一旦辭師觀遊聖跡陟天台登南嶽或入巖阿或棲樹下末至五臺後參預秀師盛化夙心相契擊節希聲秀問之育答密若隱書一皆開釋秀默異之在衆衆問多歷年所洞徹心源則辭秀去入富水大佛山勁節安禪卯前一食州將韓閏篤欽其道堅召出山育稱疾而已因是黑白之衆渴仰歸依韓使君輜車繼運供施交駢樹造法堂嚴飾奇麗寺

來問道韓侯問佛法已後事如何答云如同大虛委在有力韓侯欽尚徒衆常有千計賢不肖駁雜而居往往聞有不測之僧頂其聽受焉一旦說法次告衆曰善哉是會遭遇者艱須決所疑無遺虛度命水滌盥端坐而化春秋七十有三矣

唐兗州東嶽降魔藏師傳

釋藏師姓王氏趙郡人也父爲亳州掾稚齒尋師居然慕法而性好獨處譙多厲鬼持魅於人藏七歲隻影閑房孤形迥野曾無少畏至年長彌見挺拔故號降魔藏歟請列青衿于廣福院明讚禪師師意其法器乃發擿之膺對辯給答出問表因留執事服勤受法俾誦法華論月微部登即剃落受具習律焉次講南宗論大機將發俄投麈尾九州靈跡罕不登升後往遇北宗鼎盛便誓依棲秀問曰汝名降魔我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邪曰有佛有魔秀云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也曰是佛亦空何不思議之有時衆莫不異而欽之先是秀師懸記之汝與少皞之墟有緣尋入泰山數年學者臻萃供億克周爲金輿谷朗公行化之亞也一日告門人曰吾今老朽物極有歸正是其時言訖而終春秋九十一矣

宋高僧傳卷第八

音釋

邂逅邂胡懈切逅胡遘切邂逅不期而會也 駛五駭切癡也 逭胡玩切逃也 齕下沒切齧也 麕苦隕切麞也 霰先見切雪雜雨也 瑫他牢切 獠盧皓切西南夷謂之 暈王問切 瑄古滿切 屈眴梵語也此云大細布屈居勿切眴輸閏切 纖古廉切絲繒也 袷古洽切夾也 褫直爾切解也 熛必堯切火飛貌 紵直呂切 庬莫江切 脛胡定切脚脛也 旼眉庚切民也 跬丘癸切半步也 淰式荏切閃也 鮹羽鬼切鑪也 輓武遠切引車也 緡彌鄰切錢貫也 苫舒占切茅覆也 璀七罪切 襁居兩切負兒衣也 殉松閏切從也 鴆直禁切毒鳥也 穽疾郢切陷也 簋古美切黍稷方器也 缶方久切瓦器也 頵規倫切 韙于鬼切是也 攉正作擢直岳切舉而引之

直 建瓴建紀偃切瓴郎丁切盛水瓶也 憩去例切息也 絇[illegible]切 歙失涉切州名 汜音似蒙汜日入處也 輜側持切載重物車也 盥古玩切澡手也 睥合者切少睥西方巳

濟渡居士吳用先施貲刻
宋高僧傳第八卷 計字八千二百六十箇該
銀四兩三錢八分
[illegible]直 對 長州徐普書 栗縣王文旦刻
[illegible]歲春三月徑山寂照菴識

宋高僧傳卷第九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習禪篇第三之二 正傳十四人 附見四人

唐京兆慈恩寺義福傳一 行思

釋義福姓姜氏潞州銅鞮人也幼慕空門棄累世務初止藍田化感寺處方丈之室凡二十餘年未嘗出房宇之外後隸京師慈恩寺道望高峙傾動物心開元十一年從駕往東都經蒲虢二州刺史及官吏士女皆齎旛花迎之所在途路充塞拜禮紛紛瞻望無

厭以二十年卒有制謚號曰大智禪師葬于伊闕之北送葬者數萬人中書侍郎嚴挺之躬行喪服若弟子焉又撰碑文神秀禪門之傑雖有禪行得帝王重之無以加者而未嘗聚徒開法也洎乎普寂始於都城傳教二十餘載人皆仰之初福往東洛召其徒戒其終期兵部侍郎張均太尉房琯禮部侍郎韋陟常所信重是日皆預造焉福乃升堂為門人演說且曰吾歿日具當為此決別耳久之張謂房曰某夙歲餌金丹未嘗臨喪言訖張遂潛去福忽謂房曰與張公遊有年矣張公將有非常之咎名節皆虧向來若終此法會足以免禍惜哉乃提房手曰必為中興名臣其勉之言訖而終後張均陷賊庭也受其偽官而房翼戴兩朝畢立大節皆終福之言矣又釋行思姓劉氏廬陵人也濡潤厥躬貞諒其性出塵之後納戒已還破鄣求圓剗雕為朴厥志天然也往韶陽見大鑒禪師一言啟斷猶擊蒙焉既了本心地祇迭告還復吉州闡化四方禪客繁擁其堂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入滅于本生地勅謚大師號曰洪濟塔曰歸真其塔會昌中例從壞毀後法嗣者重崇樹之

唐京師興唐寺普寂傳

釋普寂姓馮氏蒲州河東人也年幾稚弱率性軒昂離俗升壇循于經律臨文揣義迥異恒流初聞神秀在荊州玉泉寺寂乃往師事凡六年神秀奇之盡以其道授焉久視中則天召神秀至東都論道因薦寂乃度為僧及秀之卒天下好釋氏者咸師事之中宗聞秀高年特下制令普寂代本師統其法衆開元二十三年勅普寂於都城居止時王公大人競來禮謁寂嚴重少言來者難見其和悅之容遠近尤以此重之二十七年終于上都興唐寺年八十九時都城士庶謁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制賜謚曰大慧禪師及葬

河南尹裴寬及其妻子並縗麻列于門徒之次傾城哭送閭里爲之空焉裴尹之重寂識有由矣寂之闕化神異頗多裴皆目擊又得心印歸向越深時多譏誚裴日夕造謁執弟子禮曾無差脫一日詣寂寂戀知弟子一行之亡及寂之終滅裴之悲慟若喪所親縗絰徒步出城妻子同爾搢紳之譏生於是矣

系曰人之情也有愛惡焉愛之者不見可惡惡之者不見可愛矣夫萬物紛綸任其愛惡折中之道可愛而不可惡愛之者君子也惡之者小人也愛之不以道則君子之病矣裴尹冠衆在御職事在躬不避爲行顯援時謗宜哉譬諸僧躭俗務胡不捨袈裟而衣逢掖乎若實得道後終期脫屣有何不可耶寬不抽簪何悖禮於丘之門歟寬若行方外之道復何誅焉達人大觀物無不可矣

唐南嶽觀音臺懷讓傳

釋懷讓俗姓杜金州安康人也始年十歲雅好佛書炳然殊姿特有靈表識者占是出家相非染俗貴人寶來瑞國慶無疆方之麟鳳龜龍無萬數也天地無全功氣序有盈虗綱維缺壞補塞不足皆冥維密祐惟應度者乃燭厥理非庸庸所知也弱冠詣荊南玉

泉寺事恒景律師便剃髮受具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經之所謂出四衢道露地而坐也時坦禪師乃勸讓往嵩丘覲安公安啓發之因入曹侯溪覲能公能公怡然無礙無與洪波泛蘇大壑之廣乎韶濩合奏大樂之和乎讓之深入寂定住無動道場爲若此也能公大事緣畢讓乃躋衡嶽止于觀音臺時有僧玄至拘刑獄舉念願讓師救護讓早知而勉之其僧脫難云是救苦觀音得斯號也亦由此焉化緣斯盡傳法弟子曰道峻曰道一皆升堂覩奧也其後一公振法鼓于洪州其門弟子曰惟寬懷暉道一大緣將訖謂寬等曰吾師之道存乎妙者也無待而常不住而至能事集矣金口所生從法而化於我爲子及汝爲孫一燈所傳何有盡者讓以儀鳳二年生至天寶三載八月十日終于衡嶽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八一公建塔于別峯元和中寬暉至京師揚其本宗法門大啓傳百千燈京夏法寶鴻緒於斯爲盛至八載衡陽太守令狐權問讓前迹權捨衣財以充忌齋自此每歲八月爲觀音忌焉寶曆中勑謚大慧禪師塔號最勝輪元和年中常侍歸登撰碑云

唐京師大安國寺楞伽院靈著傳

釋靈著姓劉氏緜州巴西人也年殆志學方遂出家登戒尋師不下千里年四十精毗尼道兼講涅槃一律一經勤於付授晚歲請問大照禪師領悟宗風守志彌篤後詣長安誕敷禪法慕道求師者不減千計若魚龍之會淵澤也以天寶五載四月十日申時示滅于安國寺石楞伽經院享壽五十六僧夏三十六將終寺中亟多變怪蓋法門梁棟之頹撓也著加趺而坐怡然而化三七日後荼毗起塔于龍首岡鄰佛陀波利藏舍利之所帝女媧之墳右以其年十月十日遷入塔焉弟子朗智道珣如一追慕師德香火不絕內侍上柱國天水趙思侃命釋子善運撰碑于塔所焉有錢塘靈智寺釋法詵俗姓馮本長樂人也隨祖官于江東遂為錢塘人也父子通字元達世襲冠裳傳其素業然精覈百氏之餘執志慕淨名之應質談論多召禪林之士於家別室供禮願生令嗣彌久詵誕于家歧嶷之性天發端謹纔勝衣也啟父求出俗固不阻留披剃登具探賾三乘如指掌焉而性終耿介於此寺之深塢實浙江之陽也別構蘭若去伽藍夐遠終日安禪時同志者造門請益詵隨事指南

多有所證以天寶二載十二月十三日天之將曉告侍者端坐奄從泥曰春秋六十五僧臘二十年于時山鳥哀鳴雲霧滃滌遠近檀越悲泣者如堵以其月十九日遷殯于寺側山原有弟子俞法界及子懷福猶子希秀等舊所歸心結塔營事皆出其家塔因會昌中所毀今存阯焉碑石漫沒吁哉

唐潤州幽棲寺玄素傳

釋玄素字道清俗緣馬氏潤州延陵人也生有異度幼而深仁乳育安靜髫齓希尚求歸釋門父母從之出依淨域以如意年中始奉制度隸名于江寧長壽寺進具已後戒光騰燭定水澄漣思入玄微行逾人表既解色空常慕宗匠晚年乃南入青山幽棲寺因事威禪師躬歷彌載撞鐘大鳴威誨以勝法得其不刊之旨從是伏形苦節交養恬和敗納襯身寒暑不易貴賤怨親曾無喜慍時目之為嬰兒行菩薩道業既高人希瞻禮開元年中僧汪密請至京口郡牧韋銑屈居鶴林四部歸誠充塞寺宇素納衣空牀未嘗出戶王侯稽首不為動搖顧世名利猶如幻焉忽於一日有屠者來禮謁自生感悟懺悔先罪求請素明中應供乃欣然受之降詣其舍士庶驚駭咸稱異哉

素曰佛性是同無生豈別但可度者吾其度之何異之有天寶之初吳越瞻仰如想下生楊州僧希玄請至江北竊而宵遁果月難濟江波淼然持舟擬風俄頃有白光一道引棹直渡通波獲全楚人相慶佛日再耀傾州奔赴會於津所人物拒道間無立位解衣投施積若山丘略不干其懷抱令悉充悲田之費禮部尚書李憕為楊州牧齋心虔虔二時瞻延未幾而京口道俗思渴法音仍移牒渡江再請還郡二處紛諍莫決所從李時謂人曰本期奉道反成愛憎因任從所請却歸南郡其感物慕德罕有與倫以天寶十

一載十一月十一日中夜無疾而化春秋八十有五哀感人倫慟徹城市以其月二十一日奉全身建塔于黃鶴山西所住之地方伯邑宰盡執喪師之禮舉衆申哀江湖震響素住於寺內坐禪之所高松偃覆如蓋及移他樹還互如前又當捨壽之夕房前雙桐無故自枯識者以為雙林之變但真乘妙理絕相離思嘉瑞靈祥應感必有經云隨緣赴感即其事也有門弟子法鑑及吳中法欽此二大士重光道原僉具別傳受菩薩戒弟子吏部侍郎齊澣廣州都督梁卿潤州刺史徐嶠京兆韋昭理給事中韓賞御史中丞李丹禮部崔令欽並道流人望咸款師資亦嘗問道於徑山猶樂正子春於夫子洗心瞻仰天漢彌高水鑑明心悟深者衆矣洎太和中遠慕遺風高其令德追謚大律禪師太和大寶杭之塔後人多以俗氏召之曰馬祖或以姓名兼稱曰馬素是也

系曰彌天以出家子咸姓釋氏懸合後到阿含經可不務乎素師以俗姓呼之必有由矣噫繁盛法嗣猶不能遏此訛稱則知素師名翼一飛四海仰止故登俗域今警將來宜正名也

唐均州武當山慧忠傳

釋慧忠俗姓冉氏越州諸暨人也孰辨甲子或謂期頤之年肌膚冰雪神宇峻爽少而好學法受雙峯默默全真其心承一印行無住相歷試名山五嶺羅浮四明天目白崖倚帝紫霄孕穹或松下安居於九旬或嵌空息慮於三昧既懸明月之戒亦淨瑠璃之心已度禪定之門不起無生之見嶷若蘇盧入風莫能動清如淨鑑萬象何所隱可止也我則武當千峯狎於麋鹿可行也我則虎溪一徑分衛人間薄遊吳楚以至于順陽川焉卜居黨子之林泉四十餘祀深入法王之聖定入萬歲門道聲洋乎力量充矣開元年中

剌史前中書侍郎開國公王璵司馬太常少卿趙頤貞信潭以淸聞風而悅稅駕扣寂杳然虛空禮足散金銀之華不異彌伽長者執手見微塵之佛等毗目仙人上奏玄宗徵居香剎則龍興寺也由是罷相節使王公大人罔不膜拜順風從而問道忠博達詁訓廣窮經律降魔制外執之與京不可以威畏不可以利動瞰日而食對月澄心淸風飛霜勁節凌竹辭檢理詰折彼慢幢論頓也不留朕迹語漸也返常合道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指甘露乃蒺藜之園妙不可傳花多果少世有執礫木中若獲瑠璃

之寶搊泡瓶內謂得摩尼之珠忠所以訶之止之不能已矣故有超毗盧之說令其不著佛求越法身之談俾夫無染正性豈毗盧之可越而法身之可超哉是以虛空之心合虛空之理纖妄若雲翳宗通如日月朝郎結駟而至安禪不動受其頂謁儼如也蓋所謂昔人不迎七步以福於萬乘之君豈止百寮而已哉肅宗皇帝載定區夏聞其德高以上元二年正月十六日敕內給事孫朝進驛騎迎請其手詔曰皇帝信問朕聞調御上乘以安中土利他大士共濟羣生師以法鑑高懸一音演說藏開祕密境入圓明大悲

不惓於津梁至善必明於兼濟尊雄付囑實在朕躬思與道安宣揚妙用廣滋福潤以及大千傳罔象之玄珠拔沉迷之毒箭良緣斯在勿以爲勞杖錫而來京師非遠齋心已久副朕虛懷春寒師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忠常以道無不在華野莫殊遂高步入宮引登正殿霜杖初下日照龍衣天香以焚風飄羽蓋時忠驤首接武神儀肅若天子欽之待以師禮奏理人治國之要暢唐堯虞舜之風帝聞竦然膝之前席九龍灑蓮華之水萬乘飲醍醐之味從是肩舁上殿坐而論道不拘彝典也尋令驛騎朱光輝宣旨住

千福寺相國崔渙從而問津理契於心談之朝野識眞之士往往造焉洎夫寶應臨御以孝理國匪移前睠劃開萬里之天若見三江之月又敕內侍袁守宏迎近闕下光宅寺安置香飯雲來紫衣天降雖使臣擁禪門而不進御府列玉帛而盈庭了之如泡觀之若夢澹然閑任自樂天倪亦可羅浮不歸方名宴坐雙峯長往始契無生者哉成聖元胎於是乎在固所以萬行齊發千門不累於心矣則兜率之鼓無形乃聲脩羅之琴不撫而韻香傳天王花雨空王見之於忠矣常以思大師有言若欲得道衡嶽武當因奏武

當山請置太一延昌寺白崖山黨子谷置香嚴長壽寺各請藏經一本度僧護持二聖御影鎮彼武當王言惟允有司承式猴江鵰塔雖未飾於中峯芋棟柴扉便以名於梵宇睿札題額鸞迴鵲飛山川光煇黑白抃躍想金殿之可期覩瑤臺之非遠至大曆八年又奏度天下名山僧中取明經律禪法者添滿三七人道門因之羽服緇裳罔不慶悴數盈萬計用福九重也忠往在南陽陷於賊境因請迴避皆不允之臨白刃而辭色無撓據青雲而安坐不屈魁帥覩其禪德淡若風韻高邈投劍羅拜請師事焉于時避寇遇

寇者衆矣無何羣盜又至乃曰未可以踵前也遂杖錫發趾沿江而去有斆其先蹤堅住不避者盡被誅戮則知雲物氣象有知先覺存而不論道何深也金籍曰般若無知而無不知斯之謂歟內德既充外應彌廣自藏珍寶人莫之窺於戲論龍奮迅而魄多不知切利雨華而明徹莫識前賢猷世正眼隨滅不亦悲夫忽疾將亟國醫罔効自知去辰衆問後事乃曰佛有明教依而行之則無累矣吾何言哉粤十年十二月九日子時右脅累足泊然長往所司聞奏皇情憫焉中使臨弔賻贈甚厚勑謚號曰大證禪師有詔

歸葬于黨子之香嚴寺循其本也威儀手力所在支給具飾終之禮哀慟梵場也勑常修功德使檢校殿中監與唐寺沙門大濟早接道論豁如披雲雖非門人哀逾法嗣凡有敷奏聖皆允焉在家弟子開府孫知古并弟內常侍朝進居士景超昆季等僧弟子千福寺志誠光宅寺智德香嚴寺主道密等凡數萬人痛石室之未彰悲雲峯之聳塔晨鐘徒擊於高殿夕梵空奏於前山哲人云亡疇將倣仰譯經沙門飛錫為碑紀德焉

唐太原甘泉寺志賢傳

釋志賢姓江建陽人也夙心剛整幼且成規既遂出家尋加戒品霑習漸教守護諸根抗節修心不違律範大寶元年於本州佛跡巖承事道一禪師曾無間然汲水拾薪惟務勤苦遊方見金華山赤松洞是黃初平叱石羊之地鬱林峻嶺泉湖百步許意樂幽奇既棲巔頂野老負香秔蔬茹以供之時天大旱賢望空擊石叟罵諸龍曰若業龍無能為也其菩薩龍王胡不遵佛勑救百姓乎敲石纔畢霈然而作婁人咸悅後遊長安名公碩德列請為大寺功德之師賢棣然不顧明日遂行登五臺寺止太原甘泉寺道俗請

學禪理者纔至無疾而終勅諡大達禪師旌乎厥德矣

唐黃龍山惟忠傳

釋惟忠姓童氏成都府人也幼從業於大光山道願禪師神驥伏櫪雖止也發蹄則超忽千里焉遊嵩嶽見神會禪師析疑沉默處于大方觀覽聖跡見黃龍山鬱翠而奇異乃誅茅舍其窮溪極谷而多毒龍噴氣蒙蒙山民犯者多如中瘴焉醫工寡効忠初不知獨居禪寂澗飲木食其怪物皆卷而懷矣山民無害或聞空中聲云得師居此民之多幸今我解脫也鄉人因號是山為伏龍言忠弭伏鱗蟲之長故此名焉以建中三年入滅報齡七十八其年九月遷塔云

唐南嶽石頭山希遷傳

釋希遷姓陳氏端州高安人也母方懷孕不喜葷血及生岐嶷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未嘗以氣色忤人其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率以牛酒祚作聖望遷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其理焉聞大鑒禪師南來學心相踵遷乃直往大鑒銜然持其手且戲之曰苟為我弟子當肖遷逌爾而笑曰諾既而靈機一發廓若初霽自是上下羅浮往來三峽間開元十六年羅浮受具戒是年歸就山夢與大鑒同乘一龜泳於深池覺而占曰龜是靈智也池是性海也吾與師乘靈智遊性海久矣又何夢耶後聞廬陵清涼山思禪師為曹溪補處又攝衣從之當時思公之門學者麏至及遷之來乃曰角雖多一麟足矣天寶初始造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杇欹絕岳衆仰之號曰石頭和尚焉初嶽中有固瓚讓三禪師皆曹溪門下僉謂其徒曰彼石頭眞師子吼必能使汝眼清涼由是門人歸慕焉或問解脫曰誰能縛汝問淨土曰誰能垢汝其答對簡速皆此類也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梁端自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為無知矣貞元六年庚午歲十二月二十五日順化春秋九十一僧臘六十三門人慧朗振朗波利道悟道銑智舟相與建塔于東嶺塔成三十載國子博士劉軻素明玄理欽尚祖風與道銑相遇盛述先師之道軻追仰前烈為碑紀德長慶中也勅諡無際大師塔曰見相焉

唐成都府淨衆寺神會傳

釋神會俗姓石本西域人也祖父徙居因家于岐遂

爲鳳翔人矣會至性懸解明智內發大璞不耀時未
知之年三十方入蜀謁無相大師利根頓悟冥契心
印無相歎曰吾道今在汝矣爾後德充慧廣鬱爲禪
宗其大略寂照滅境超證離念即心是佛不見有身
當其凝閉無象則土木其質及夫妙用默濟雲行雨
施蚩蚩羣甿陶然知化覩貌遷善聞言革非至於廓
蕩昭洗執縛上中下性隨分令入以貞元十年十一
月十二日示疾儼然加趺坐滅春秋七十五法臘三
十六沙門那提得師之道傳授將來以十二年二月
二十二日門人弟子緇俗遷座于本院之北隅孺慕

師德號哭之聲山林爲之變色初會傳法在坤維四
遠禪徒臻萃于寺時南康王韋公皋最歸心于會及
卒哀咽追仰蓋粗入會之門得其禪要爲立碑自撰
文并書禪宗榮之

唐杭州徑山法欽傳

釋法欽俗姓朱氏吳郡崑山人也門地儒雅祖考皆
達玄儒而傲睨林藪不仕欽託孕母管氏忽夢蓮華
生於庭際因折一房繫於衣裳既而覺已便惡葷羶
及迄誕彌歲在於髫齔則好爲佛事立性溫柔雅好
高尚服勤經史便從鄉舉年二十有八俶裝赴京師

路由丹徒因遇鶴林素禪師默識玄鑒知有異操乃
謂之曰觀子神府溫粹幾乎生知若能出家必會如
來知見欽聞悟識本心素乃躬爲剃髮謂門人法鑑
曰此子異日大興吾教與人爲師尋登壇納戒鍊行
安禪領徑直之一言越周旋之三學自此辭素南征
素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止後到臨安視東北之高
巒乃天目之分徑偶問樵子言是徑山遂謀挂錫於
此見苫蓋罾罝網屛近而穿居介然而坐時雨雪方
霽旁無煙火獵者至將取其物頗共驚異歎嗟皆焚
網折弓而知止殺焉下山募人營小室請居之近山

居前臨海令吳貞捨別墅以資之自兹盛化參學者
衆代宗睿武皇帝大曆三年戊申歲二月下詔曰朕
聞江左有蘊道禪人德性冰霜淨行林野朕虛心瞻
企渴仰懸懸有感必通國亦大慶願和尚遠降中天
盡朕歸向不違願力應物見形今遣内侍黃鳳宣旨
特到詔迎速副朕心春暄師得安否遣此不多及勅
令本州供送凡到州縣開淨院安置官吏不許謁見
疲師心力弟子不筭多少聽其隨侍帝見鄭重咨問
法要供施勤至司徒楊綰篤情道樞行出人表一見
欽於衆退而歎曰此實方外之高士也難得而名焉

帝累賜以縑繒陳設御饌皆拒而不受止布衣蔬食悉令弟子分衛唯用陶器行少欲知足無以儔比帝聞之更加仰重謂南陽忠禪師曰欲錫欽一名手詔賜號國一焉德宗貞元五年遣使齎璽書宣勞并慶賜豐厚欽之在京及迴浙令僕公王節制州邑名賢執弟子禮者相國崔渙裴晉公度第五琦陳少遊等自淮而南婦人禮乞號皆目之為功德山焉六年州牧王顏請出州治龍興寺淨院安置婕避韓滉之廢毀山房也八年壬申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長逝報齡七十九法臘五十德宗賜諡曰大覺所度弟子崇惠

禪師次大祿山顏禪師參學范陽杏山悟禪師次清陽廣敷禪師于時奉葬禮者弟子實相常覺等以全身起塔于龍興淨院初欽在山猛獸鷙鳥馴狎有白兔二跪于杖屨之間又嘗養一雞不食生類隨之若影不遊他所及其入長安長鳴三日而絕今雞冢在山之椒欽形貌魁岸身裁七尺骨法奇異今塔中塑師之貌凭几猶生焉杭之錢氏為國當天復壬戌中叛徒許思作亂兵士雜宣城之卒發此塔謂其中有寶貨見二甕上下合藏肉形全在而髮長覆面兵士合甕而去刺史王顏撰碑述德比部郎中崔元翰湖州刺史崔玄亮故相李吉甫丘丹各有碑碣焉

唐壽春三峯山道樹傳

釋道樹姓聞氏唐州人也少以辯智沉靜虛豁貌瞻經籍皆無少懈其為人也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偶遇僧敦喻遂誓出塵自慨年近不惑求法淹遲禮本部明月山大光院慧文為授業登即剃染二年受具乃觀方向道天台南岳無所不遊後迴東洛遇秀宗裔如芙蓉開通達安靜至壽州三峯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朴素言談異常於言笑之外化作佛形仙形菩薩羅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如是涉一

十年學侶覩之不測端緒後皆寂爾樹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所謂作偽心勞而日拙其自知之卷舒懷拙而去追無眹迹矣樹於寶曆初年示疾而終報齡九十二明年正月遷塔焉

系曰大鈞播物物類紛錯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知幻化之不異生也始窮幻化矣吾與汝俱幻也推之於實則幻化或虛置之於虛則幻化時實實虛理齊不自我之先後歟體道無心物我均矣故佛言凡所見相唯所見心又云若見諸相非相

則見如來樹師有焉
唐陜州迴鑾寺慧空傳元觀
釋慧空姓崔江陵人也家世儒雅奕葉纓緌父任陜
服霊寳縣空丁艱天屬堅請入空門庸報乳哺重恩
乃投迴鑾寺恒超下授受經業三載誦通及格家度
聽習敏利因入嵩少遇寂師禪會豁如開悟乃迴三
峯於仙掌間有道流綢繆論道薄暮方散非止一遍
州帥元公頗知歸向召之多以疾辭或至必登元席
代宗皇帝聞其有道下詔俾居京師廣福寺朝廷公
卿罔不傾信後終于寺春秋七十八大曆八年癸丑

九月四日全身堅固而遷塔焉次南嶽東臺釋元觀
姓袁氏長安人也父爲河中府掾母兄爲沙門甚敦
道化見觀幼齡聰慧風標秀舉有成人之度因勸其
出家乃投興善寺誦經通利五年得度乃於律部俱
舍二本渙然條理後出遊方登諸禪會明悟眞性如
醒宿醒遂趨衡山於東臺而止其道彌昌冥有所感
恒得神人客送供施隨其衆寡不聞有闕忽一日神
現形再拜曰我是此山檀越常送薄供者我身是也
觀問汝何業所致曰我前身曾稱知識體悟匪全妄
受信施坐此爲神偶師居此我曹賴糧粗副私願今

二十年已足得遂超度故來決别也觀化緣斯極囑
衆禪徒而終春秋七十九太和四年十月二日遷塔
焉
唐洛京龍興寺崇珪傳全植
釋崇珪姓姜氏鄭城人也門傳儒素相繼簪裾自天
寳已來安史之亂侵敗王略家族遷蕩父爲商賈趨
利遊塗於瀍洛間父亡于逆旅珪慨責曰少遭不造
孑遺哀煢遂議出家至年十八經業蔚通得度俄有
雲水之興遊南嶽棲息數齡起迴樂南徐茅山乃依
棲霞寺珪已登徑門道聲洋溢會贊皇李公德裕廉

問是邦延請慈和寺一交雅談如遊形器之外曰吾
有幽憂之疾非是居侯藩聚落之人也明歲遂行直
抵嵩少居于嶽寺太和戊申歲洛下亢陽唯嶽中雨
信相繼或謂爲珪之德動龍神之故也開成元年贊
皇公擁冢宰請珪於洛龍興寺化徒兩京緇白往來
問道檀施交騈其所談法宗秀之提唱復益明心者
多矣忽告衆決别入方丈而滅春秋八十六白侍郎
撰塔銘會昌元年辛酉八月十日入塔云次淮南都
梁山釋全植姓芮光州人也少稟異操自言學佛
度生去忽投本州崇光禪院大智下求度師頗嚴謹

約其誦經受具後至洛陽參問禪法彼了無疑辭師觀方至淮南都梁山建立茅舍太守衛文卿命於州治長壽寺化徒衛侯問將來佛法隆替若何植曰真實之物無振自古于今往復軌躅有為之法四相遷流法當壓厄君侯翹足可見預言武宗毀教也植終年九十三門人建塔立碑會昌四年甲子九月七日入浮圖焉

宋高僧傳卷第九

音釋

斵竹角切斫也 堙於真切塞也 縗倉回切喪衣也 絰徒結切喪服在首要皆曰絰

掇丁括切取也 珣相倫切 侃空旱切 嶷魚力切岐嶷言能立也 叟[illegible]也 銑[illegible] 淼[illegible]大水也 橙[illegible] 滃[illegible] 嵌[illegible] 嵐[illegible] [illegible] 驛[illegible]驛傳也 聘[illegible] 磨[illegible] 蚩[illegible]蚩蚩敦[illegible] 睨五計切邪視也 罝子邪切兔網也 墅[illegible]田墅也 鷲[illegible] 綉 [illegible]錐切系[illegible]冠纓也 縈於營切纏也 芮[illegible]姓也

[illegible]吳周先施貲刻
宋高僧傳第九卷　計字七千九百七十三箇
該銀三兩
真州釋道一對　長州徐普書　江寧羅仕貴刻
萬曆辛亥歲春三月徑山寂照庵識

宋高僧傳卷第十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習禪篇第三之三 正傳十六人 附見八人

唐洪州開元寺道一傳 智藏

釋道一姓馬氏漢州人也華以偷性不植於高原浪以辯識發明於溟海生而凝重虎視牛行舌過鼻準足文大字根塵雖同於法體相表特異於幻形既云在凡之境亦應隨機之教年方稚孺猒覩塵躅脫落愛取遊步恬曠削髮於資州唐和尚受具於渝州圓律師示威儀之旨曉開制之端浣衣鐵金觀門都錯大龍香象羈絆則難權變無方機緣有待聞衡嶽有讓禪師即曹溪六祖之前後也於是出峨峨玉壘之深阻詣靈桂貞篁之幽寂一見讓公泯然無際頓門不俟於三請作者是齊於七人以為法雖文字猶傳窳露聖無方所亦寄清源遂於臨川棲南康龔公二山所遊無滯隨攝而化先是此峯岫間魑魅叢居人莫敢近犯之者災釁立生當一宴息于是有神衣紫玄冠致禮言捨此地為清淨梵場語終不見自爾猛鷙毒螫變心馴擾含貪背僧即事廉讓郡守河東裴

公家奉正信躬勤諮禀降英明簡貴之重窮智術慧解之能每至海霞斂空山月凝照心與境寂道隨悟深自明者在乎周物博施者期乎濟衆居無何裴公移典廬江壽春二牧於其進脩惟勤率化不墜大曆中聖恩溥洽隷名於開元精舍其時連率路公聆風景慕以鍾陵之壤巨鎮奥區政有易柱之絃人同湊轂禪宗戾止降辯則多順而無違居僅十祀日臨扶桑高山先照雲起膚寸大雨均霑建中中有詔僧如所隷將歸舊壤元戎飽公密留不遣至戊辰歲舉措如常而請沐浴訖儼然加趺歸寂享年八十僧臘五十先於建昌鄙山名石門環以絶巘呀為洞壑平坦在中幽偏自久是謀新火塵劫之會非議岡阜地靈之吉亞相觀察使隴西李公藩寄嚴厲素所欽承于以率徒依歸緬懷助理爰用營福道在觀化情存飾終轅諸侯之旌旗資釋子之幢蓋其時日變明晦人萃遐邇檝覆水而為陸炬通宵而成晝山門子來財施如積邑里僧供飯香普熏自昔華嚴歸真於嵩陽善導瘞塔於泰嶺禮視齋斬人傾國城哀送之盛今則三之初於林中經行座下開示平等垂法不標於四科安恬告盡刻期於二月此明一終之先兆也示

疾云逝俾葬遠山凡百攀援願留近郭終遂窮僻式遵理命此又明一晦跡之素誠也將歸靈龕爰泝淺瀨人力未濟舟行為遲膏雨驟下於遠空窮溪溢變於深涉此又明一通神之應感也惟一知真在空無我於有是二俱離假一為乘示生死者人能作佛辨邪正者魔亦似聖現身不留於大士負手俄萎於哲人弟子智藏鎬英崇泰等奉其喪紀憲宗追諡曰大寂禪師丹陽公包佶為碑紀述權德輿為塔銘今海昏縣影堂存焉又唐虔州西堂釋智藏姓廖氏虔化人也生有奇表親黨異其偉器八歲從師道趣高邈隨大寂移居龔公山後謁徑山國一禪師與其談論周旋人皆改觀屬元戎路嗣恭請大寂居府藏乃廻郡得大寂付授納袈裟時亞相李公兼國相齊公映中郎裴公通皆傾心順教元和九年四月八日終春秋八十夏臘五十五即遷于塔諫議大夫韋綬追問藏言行編入圖經太守李渤請旌表至長慶元年諡大覺禪師云

唐宣州靈湯泉蘭若志滿傳

釋志滿姓康氏洛陽人也幼少之年屬其家命沙門陳佛會滿意樂不捨遂投穎川龍興寺出家聞洛下

神會禪師法席繁盛得了心要南遊到黃山靈湯泉所結茅茨而止後采黃連鄉人見滿喜躍滿問此何處耶鄉人曰黃連山屬宣城也願師鎮此柰何虎豹多害滿曰虎亦有佛性乃焚香祝厭之由茲弭息遂成大禪院後示寂春秋九十一永貞元年入塔焉

唐沂州寶眞院光瑤傳 道默

釋光瑤姓周氏北京人也幼鍾荼蓼都不勝情誓志出家捨講肆入禪林凡嚮宗師悉從求益末遭會禪師金錍抉膜明視十方後到沂水蒙山結草成庵怡然宴坐鄙費之人翕然從化時慎邑大夫知重首創

禪宮大兗州節使王傢尚書躬請入州行化奏著額號寶眞學侶憧憧多霑大利元和二年示滅享年九十二云又唐襄州慈恩寺釋道堅姓王氏丹陽人也初發心於牛頭山慧忠禪祖大曆元年栖隱池州南泉山後詣襄漢泊慈恩寺元和初載相國燕公鎮于漢南深相欽重問道周勤施供繁沓遂於鳳林關外造寺請居二年示滅春秋七十三云

唐揚州華林寺靈坦傳

釋靈坦姓武氏太原文水人也則天太后姪孫父諱宣洛陽縣令母夏侯氏初妊坦也夢神僧授與寶鑑

表裏瑩然且曰吾以此寄汝善保護之及誕親無所苦年甫七歲誦習畢通應童子舉十三從宦旋升太子通事舍人如是悅學不休三教之書彌增洞達然而恒嗟朽宅誓入空門已備大乘之資糧終到涅槃之境域于時洛都盛化荷澤寺神會禪師也方遮普寂之光漸沒秀師之道坦往祭焉會施善誘頓見其心默而許之容其執侍父母不能廻其意飛颺莫繫始末研磨得破疑滯天寶初載召坦曰吾有一句是祖祖相傳至曹溪曹溪付吾汝諦受之吾當有留難遂辭遊方焉未幾果敕移會于弋陽坦遂向廬州浮

槎寺覽大藏經後聞忠國師自南陽詔入於大曆五年禮覲之八年欲出關忠奏曰此人是貧道同門俱神會弟子敕賜號曰大悲兼齎璽敕行化至梁園時相國田公神功供養邐迤適維揚六合方嘆大法淩夷忽聞空中聲云開心地即見菩薩如文殊像曰與汝印驗令舉項以掌按之尋覩有四指赤痕其印跡恒現又止潤州江中金山今澤心也其山北面有一龍穴常吐毒氣如雲有近者多病或斃坦居之毒雲滅迹又於江陰定山結庵俄聞有讚歎之聲視之則白龜二坦爲受皈戒又見二大白蛇身長數丈亦爲

受戒懺悔如是𨚫往吳興林山造一蘭若有三丈夫衣金紫趨步徐正稱嘆道場唯善村落之民多棄罟網元和五年相國李公鄘之理廣陵也以峻法操下剛決少恩一見坦鄭重加禮召居華林寺寺內有大將軍張遼墓寺僧多為鬼物惑亂坦居愀然無聯矣又揚州人多患山妖木怪之所熒惑坦皆遏禦焉人爭歸信至十年忽見二鶴入稱自龜茲國來彼無至教遠請和尚敷演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於荷澤忌齋告衆吾赴遠請七月示疾九月將滅斯預告也至季秋八日果寂爾而終遷塔于揚州西馴翟坊之南岡越州掾鄭詹建塔報齡一百八歲僧臘八十四焉坦即曹溪之孫荷澤之子也

唐唐州紫玉山道通傳

釋道通姓何氏廬江人其為童也持重寡辭見佛形像必對禮嘆咏不捨因父宦于泉州南安便求捨丱披緇誦經合格敕度之當天寶初載也時道一禪師肇化建陽佛跡巖聚徒通往焉一師於臨川南康龔公山亦影隨而去然誓遊方吳越之間台明山谷靡不登陟迨乎廻錫江西泐潭山門勵心僧務不憚勞苦貞元二年往南嶽見石頭禪師猶采縷加朱藍之色也四年大寂禪師垂欲歸化昌言曰夫玉石潤山秀利益汝道業遇可居之通聞此言且同隱譏殊不詳練其年秋與伏牛山自在禪師同遊京洛廻至唐州西有山峯孤林密四絕人煙實有塵外之趣乃問鄉人云此山是紫玉山通方憶大寂之懸記我合居是峰也乃陟崔嵬見山脊有石方正其色紫玉瑩然嘆曰號紫玉者合其稱也先師之言非虛記也柱錫解㩦參學之徒霧集始與誅茅構舍刺史李道古作意為建禪宮焉元和八年弟子金藏出參禮百丈山海禪師廻見通通愀然作色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

曳杖徑去襄州道俗皆迎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春秋八十三一云故相國于頔最所歸心尚書李翱禮重焉

唐雍京章敬寺懷暉傳

釋懷暉姓謝氏泉州人也宿植根深出塵志遠迨乎進具乃尚雲遊貞元初禮洪州大寂禪師頓明心要時彭城劉濟頗德暉互相推證後潛岨崍山次寓齊州靈巖寺又移卜百家巖泉石幽奇苦於禪子請問繁雜上中條山行禪法為法者躡跡而往蒲津人皆化之元和三年憲宗詔入於章敬寺毗盧遮那院安

置則大曆中敕應天下名僧大德三學通贍者並叢萃其中屬誕辰多於此修齋度僧焉暉既居上院為人說禪要朝寮名士日來參問復詔入麟德殿賜齋推居上座元和十年乙未冬示疾十二月十一日滅度春秋六十二越明年二月門人智朗志標等奉全身葬于灞橋北原敕謚大宣教禪師立碑于寺門獄陽司倉賈島為文述德焉

唐京兆興善寺惟寬傳 寶修

釋惟寬姓祝氏衢州信安人也祖曰安考曰皎生十三歲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退而出家求剃髮於僧曇受尸羅於僧崇學毗尼於僧如證大乘法於止觀成寂上乘於大寂道一貞元六年始行化於閩越間歲餘而迴心改服者百數七年伏猛虎於會稽作滕家道場八年與山神受歸戒於鄱陽作迴向道場十三年感非人於少林寺二十一年作有為功德於衛國寺明年施無為功德於天宮寺元和四年憲宗章武皇帝詔於安國寺五年問道於麟德殿其年復靈泉於不空三藏池十二年二月晦大說於傳法堂訖奄然而化報齡六十三僧夏三十九歸葬于灞陵西原詔謚曰大徹禪師塔號元和正真初寬說心要法

三十年度黑白衆殆及百千萬應病授藥安可既乎白樂天為宮贊時遇寬四詣法堂每來垂一問寬答如流白君以師事之門弟子殆千餘得法者三十九人入室受遺寄者曰義崇圓照焉唐羅浮山釋寶修俗姓周資州人也從師於純德寺志求玄理於蘄州忍大師法裔決了重疑後愛羅浮山石室安止檀越為造梵宇尉成大寺一日告門人曰因緣相值慨然不樂衆咸莫測順宗皇帝深重佛宗知修之名詔入京與三藏擊問并答翻譯之意朗暢如流乃留居輦下三年終于京寺云

唐天台山佛窟巖遺則傳

釋遺則俗氏長孫京兆長安人也祖羽鄂州司馬考利涉隱居金陵則弱不雜俗恬恬終日而無所營始從張懷瓘學草書獨盡筆妙雅就經史尤樂佛書以為得吾心一朝捐家業從牛頭山慧忠忠所謂牛頭六祖也始天竺達磨以釋氏心要至傳其道者有曹溪能嵩山秀學能者謂之南宗學秀者謂之北宗學而信祖又以其道傳慧融融得之居牛頭山弟子以傳授由是達磨心法有牛頭學則既傳忠之道精觀久之以為天地無物也我無物也雖無物未嘗無

物也此則聖人如影百姓如夢孰爲死生哉至人以是能獨照能爲萬物主吾知之矣遂南遊天台至佛窟巖蓋薜荔薦落葉而尸居飲山流飯木實而充虛虎豹以爲賓麋鹿以爲徒兀然如枯其後劇木者見之轉相告有慕其道者曰道者未有弟子相率爲築室圖佛安僧蔚爲精舍焉故元和巳來傳則道者又自以爲佛窟學佛窟之號自則始也一坐四十年大官名侯齋書問訊檀捨則未嘗有報謝禮拜者未嘗而作起時歲在庚戌季夏十有三日召弟子曰汝其勉之至十五日夜遂坐歿是夜山下人聞若山崩旦望之則綵雲翔泊於巖上叟老皆泣曰師死矣已而視之果然凡則二十歲爲僧臘五十有八而終善屬文始授道於鍾山序集融祖師文三卷爲寶誌釋題二十四章南遊傳大士遺風序又無生等義凡所著述辭理粲然其他歌詩數十篇皆行於世則元居瀑布泉西佛窟本院建龕塔會昌中例毀之其院爲道門所有後開元寺僧正法光於咸通乙酉歲遂徙碑于今所河南尹韓乂爲碑文

唐婺州五洩山靈默傳 志閑

釋靈默俗姓宣毗陵人也本成立之歲悅學忘疲約

以射策登第以榮親里承豫章馬大師聚衆敷演造禪關馬師振容而示相默密契玄機便求披剃若熱癃之待刺耳受具之後苦練行門確乎不拔貞元初入天台山中有隋智者蘭若一十二所懸記之曰此地嚴妙非雜器所棲若能居此與吾無異默因住白砂道場經于二載猛虎來馴近林産子意有所依又住東道場地僻人稀山神一夜震雷暴雨懸崖委墜投明大樹倒欹靡側樹枝交絡茅苫略無少損遐邇聞旃皆來觀嘆後遊東白山俄然中毒而不求醫閉關宴坐未幾毒化流汗而滴乃復常矣行次浦陽盛化有陽氣戍將李望請默居五洩焉元和初元陽田畯惶惶然沿澗見青蛇夭矯瞪目如視行人不動咄之曰百姓溪竭苗死汝胡不施雨救民邪至夜果大雨合境云足民荷其賜屬平昌孟簡中丞廉問浙東廢管內蘭若學徒散逸時暨陽令李胄狀舉靈山許重造院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澡沐焚香端坐繩牀囑累時衆溘然而絕壽齡七十二法臘四十一高僧志閑道行峭拔文辭婉麗亦江左之英達爲默行錄焉

唐荊州天皇寺道悟傳 崇信

釋道悟姓張氏婺州東陽人也受天粹氣為王子生而神儁長而謹愿年十四金翅始毛麒麟方角啓白尊老將求出家慈愛之旨不見聽許輒損滑常膳日唯一食雖體腹羸餒彌年益堅父母不獲已而許之遂往明州大德剃落年二十五依杭州竹林寺大德具戒以勇猛力扶牢強心於六度門修諸梵行常以為療膏肓者資上妙藥開暗冥者求善知識不假舟檝其濟渡乎遂蹶然振策投徑山國一禪師悟禮足始畢咨受宗要於語言處識衣中珠身心豁然真妄皆遺斷諸疑滯無畏自在直見佛性中無緇磷服勤五載隨亦印可俾其法雨潤諸叢林悟蓄力向晦深入深阻實冀一飛摩霄乃轉遁於餘姚大梅山是時大曆十一年也層崖絕壑天籟蕭瑟夐無隣落七日不食至誠則通物感通靈稼挺穀獲更饋橡栗異日野夫操斧言伐其楚偶所遭覩駭動悚息馳諭朋曹謂為神奇曾不旬朔詣者成市憑嶔倚峭且構危棟背糧供具環遶方丈猛虎眈眈侶出族遊一來座側歛折肢體其類馴擾可知也夫語法者無階漸涉功者有淺深木踰鑽而見火鑑勤磨而照膽理必然矣是以掃塵累遯巖藪服形體遺晝夜精嚴不息趣無

上道其有旨哉如是者三四年矣將翔雲表慮羽毛之頹鎩欲歸寶所疑道塗之乖錯故重有諮訪會其眞宗建中初詣鍾陵馬大師二年秋謁石頭上士於戲自徑山抵衡嶽凡三遇哲匠矣至此即造父習御郢人運斤兩虛其心相與脗合白月映太陽齊照洪河注大海一味仲尼謂顏子亞聖然燈與釋迦授記根果成熟名稱普聞如須彌山特立大海繇是近佛恢張勝因凡諸國土緣會則答始卜於澧陽次居于澋口終棲于當陽柴紫山即五百羅漢翔翔地也樫松蓊鬱以含風嵯峨巉巖而造天駕嶽濫之紫霞枕清泠之玉泉鸞鳳不集於蓬雀至人必宅於勢勝誠如是也洪鐘待叩童蒙求我川流星聚走往實歸或接武於林樾或駢肩於廬舍戶外之屨爛其宅盈矣荊州雄藩也都人士女動億萬計莫不擎跪稽首嚮風作禮崇業上首以狀于連帥而邀之不違願力聿來赴請膝及於虛落錫及於都城白黑為之步驟幡幢為之轇轕生難遭想得未曾有彼優波鞠多者夫何足云有天皇寺者據郡之左標異他刹號為名藍困於人火蕩為煨燼僧坊主靈鑒族而謀之以為滿人攸居必能福我夫荷擔大事兗棄小瑕乃中宵默

往有舉而至二寺夕有所失朝有所得詳論鋒起遠于尊官重於返復畢安其處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緇紳清重擁旄統衆風望聠睞當時準程驅車盛禮問法勤至悟神氣灑落安詳自處徐以軟語爲之獻酬必中精微洞過肯綮又常秉貞操不修逢迎一無卑貴坐而揖對裴公訝其峻拔徵其善趣謂抗俗之志當徑挺如是邪悟以爲是法平等不見主客豈効世諦與人居而局狹邪裴公理冥意會投誠歸命既見仁者我心則降如熱得濯躁憒氷散自是禪宗之盛無如此者元和丁亥歲有背痛疾命弟子先期告終以夏四月晦奄然入滅春秋六十僧臘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葬之郡東隅靈龕建塔從僧禮也悟身長七尺神韻孤傑手文魚躍頂骨犀起行在於瓔珞志在於華嚴度人說法雄健猛利其一旨云垢淨共住水波同體觸境迷著浩然忩歸三世平等本來清淨一念不起即見佛心其悟解超頓爲若此也先是煙燄之末殿宇不立顧緇褐且虧瞻禮密念結構固知權輿禪宴之際若值神物自道祠舍濱江水焉凡我彊畛富於松梓悉願傾倒施僧伽藍命工覘之宛若符契於是斬巨棟幹脩楹撐崖柱壑雲屯井構時

維秋杪水用都涸徒衆斂手塊然無謀曾一夕雨至萬株並進晨發江滸暮抵寺門剞劂之際動無乏者其餘廊廡牀案靡非幽贊事隣語怪闕而不書其感攝靈祇皆此類也比丘慧眞文貫等禪子幽關皆入室得悟之者或繼坐道場或分枝化導時太常協律符載著文頌德焉世號天皇門風也又唐澧州龍潭禪院釋崇信未詳氏族信在俗爲渚宮胡餅師之子弱齡宛異神府寛然昔天皇寺悟禪師隱耀藏光人莫我測信家居寺巷恒日提餅餉悟公齋食食畢且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信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邪莫別有旨乎遂拱手問焉悟公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信聞似有雋怪因勸出家便求攝受曰爾昔崇福善今信吾言故名之也由是躬于井臼供億服勤乃問悟云未蒙指示心要悟公云時時相示信飡稟斯言如遊子之還家若貧人之得寶直從荊渚乃詣澧陽龍潭棲止因李翺尚書激揚時乃出世後德山鑒師出其門宗風大盛矣

唐鄴都圓寂傳 拙多

釋圓寂不知何許人也恒以禪觀爲務勤修匪懈就嵩山老安禪師請決心疑一皆明煥寂化行相部依

附者多久居天平等山徧禪師往跡無不徧尋時大司空嚴綬傾心信重享壽一百五十五歲咸亨二年巳巳歲生（按咸亨二年辛未合云總章二年己巳也）世號無生和尚是歟寂之高岸恒不欲人致禮邀請必有不可犯之色時或非之然則志意循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非其傲誕勢使然也釋掘多者印度人也從蹦沙磧向慕神州不問狄鞮旋通華語而尚禪定徑謁曹溪能師機教相接循弱喪還家焉多遊五臺路由定襄歷村見一禪者結庵獨坐問之曰子在此奚為曰吾觀靜多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得非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乎其僧茫昧拱默而巳作禮數四請垂啓發多曰子出誰門邪曰神秀大師多曰我西域異道宰繁有徒最下劣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癡爛身疲初無深益子莫起如是見立如是論早往韶陽請決所疑能曰子何不自觀自靜邪不觀相不觀如子遊歷日用自然安樂也一如多所言略無少異伊僧抉開羅網多後莫知攸往

唐袁州陽岐山甄叔傳

釋甄叔不知何許人也幼而聰敏倜儻不羈心目融明具大人相觀生死輪上見九地羣迷猶如蟭螟處在蚊睫受勝妙欲似嚼蠟無味遂投簪削頂具佛標幟求正覺了義扣大寂禪師一造玄機萬慮都寂乃曰羣靈本源假名為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驚波自湧心虛絕兆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繫於是形同水月流浪人天哉叔見宜春陽岐山群峰四合歎曰坤元作鎮造我法城纔發一言千巖響答松開月殿星布雲廊青嵐域中化出金界始從宴坐四十餘年滿室金光晝夜常照於是化緣巳畢機感難留元和庚子歲正月十三日忽棄塵區還歸大定門弟子如坦良寶等心沒悲海哀聲動山如月隱天群星失耀大集衆木積為香樓用作茶毗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窣堵波上足任運者命志閑為碑紀述矣

唐新吳百丈山懷海傳

釋懷海閩人也少離朽宅長遊頓門稟自天然不由激勸聞大寂始化南康操心依附虛往實歸果成宗匠後檀信請居新吳界有山峻極可千尺許號百丈歟海既居之禪客無遠不至堂室隘矣且曰吾行大乘法豈宜以諸部阿笈摩教為隨行邪或曰瑜伽論

瓔珞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乎海曰吾於大小乘中博約折中設規務歸於善焉乃創意不循律制別立禪居初自達磨傳法至六祖已來得道眼者號長老同西域道高臘長者呼須菩提也然多居律寺中唯別院異耳又令不論高下盡入僧堂堂中設長連牀施椸架挂搭道具臥必斜枕牀脣謂之帶刀睡為其坐禪既久略偃亞而已朝參夕聚飲食隨宜示節儉也行普請法示上下均力也長老居方丈同維摩之一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表法超言象也其諸制度與毗尼師一倍相翻天下禪宗如風偃草禪門

獨行由海之始也以元和九年甲午歲正月十七日歸寂享年九十五矣穆宗長慶元年敕謚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焉

系曰自漢傳法居處不分禪律是以通禪達法者皆居一寺中院有別耳至乎百丈立制出意用方便亦頭陀之流也矯枉從端乃簡易之業也所言自我作古古故也故事也如立事克成則云自此始也不成則云無自立辟今海公作古天下隨之者益多而損少之故也謚海公為大智不其然乎語曰利不百不變格將知變斯格厥利多矣彌沙塞律有諸雖非佛制諸方為清淨者不得不行也

唐潭州翠微院恒月傳 貞亮

釋恒月姓韓氏上黨人也厥父為上監商西江往還俄遇覆溺死月雖幼弱念父葬于魚腹母又再行乃決志出家求報恩育受教於聖善寺慧初得度已造嵩山禪會便啓發心要後訪道尋師靡憚夷險抵望湖山翠微嶺下古院挂錫四方學者如蜂得王翕然盛化建中元年示疾而終春秋七十九其年三月十二日遷塔焉洛京廣愛寺釋貞亮姓侯氏景城人也家訓儒雅辭彩粲然潔素持操與羣少年有異忽

以樊籠為厭且曰去情除健是所願也遂於本州開元寺智休師下披染服然其刈薪汲水率先於人習行頭陀行受具已遊嵩少遇普寂獎訓頓開蒙昧入龍門山居而禪默問津者交集聲望日隆屬留守尚書王公鐸保釐而欽奉召入廣愛寺別住居焉示人禪觀匪倦教詔得道者亦多矣以貞元四年十一月三日忽告門人以桑榆末照誠難久留端累而終年八十八焉

唐襄州夾石山思公傳 曇貞

釋思公姓李氏恒陽人也早出家于本府龍興寺得

度後遊伊洛聞見普寂禪師開暢禪法寂始見提誘尋徹鉤深至南雍隱夾石山翛然自處屬牛公觀政漢南聞其聲績請入城謝病不應其命牛帥亦不奪其志檀施相望學衆侁侁若栴檀之園遶焉以興元初年示疾歸滅春秋八十四焉亳州安國院釋靈眞姓陳維青人也少小隨父往彭城寓棲於逆旅而亾所怙眞嘆恨無依乃投徐大雲寺爲僧其土是嵩法師之後經論藪澤眞翫習該通後遊勝境入嵩山學禪觀巳至任城邂逅李中丞諷赴職譙郡抜眞談道抵掌盱衡如披雲霧李恨相識之晚請以同行時聚

風亭月觀談道達旦李後入爲京尹因從容稱奏眞道盛德至德皇下詔徵而不奉詔貞元七年四月示滅門人建塔云

唐定州大像山定眞院石藏傳

釋石藏姓呂漢東人也年隣小學露成人之度跪告堂親願爲佛子遂志入開元寺削染受戒冠願禮嵩山寂禪師豁悟禪法至中山大像峰間石室孤坐冥寂數夏安然同好者望風而至蔚成叢衆陶化博陵人咸欣戴會州帥李公阜翹仰之切命入城住貫親玄論謝云野性難拘不閑禮法恐玷威稜阜弱登山

訪問款密交談深開昏昧遂奏院題額曰定眞焉藏預白衆訣別明日坐亾春秋八十三貞元十六年正月入塔立碑頌德云

宋高僧傳卷第十

音釋

蠱露梵語具云修蠱露此云契經蠱當故切 歘許勿切 螫施隻切毒也 獻
甗語偃切山形似甑也 呀虛加切開也 巉鋤步切趨權也 遄市緣切疾也 鎬胡道切
佶巨乙切 鄮莫候切縣名 颾今章切發物也 鼈頻作切 愀七小切
色變 泐郎得切泐潭地名 頔徒歷切 岨崍上七余切下 縂
山名 畫 偪彼力切迫也 瓘古玩切 劇 峻

旺臣官切也 溘口答切奄忽也 儁子峻切異也 磷良忍切薄石也 罙民甲切冒也 探
猱奴刀切猴屬 挺丑廷切獸名 鷇許候切鷇子 玃居縛切大猿也 耽都含切
豵下也 鎩所介切殺羽傷也 腤烏含切無祭 槿渠引切 藋徒弔切草也
漯戶猛切 屩居勺切草履也 轇轕上居肴切下居曷切 聅
典切睒 憒古對切心亂也 盻胡計切 剞劂上居宜切下居月切
月切剔 倜他歷切倜儻卓異貌 睫即葉切目旁毛也 椸音移衣架也
匹妙切也 刈割也 侁所臻切侁侁行貌 盱凶俱切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貲刻
宋高僧傳第十卷 計八千零六十八字該銀
四兩四分
眞州釋道一對 長州丘義民書 上元李文舉刻
萬曆辛亥歲夏五月徑山寂照庵識

宋高僧傳卷第十一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習禪篇第三之四（正傳二十一人附見四人）

唐洛京伏牛山自在傳一（鉢和尚南印）

釋自在俗姓李吳興人也生有奇瑞稍長坐則加趺親黨異之辭所愛投徑山出家於新定登戒及諸方參學從南康道一禪師法席懸解眞宗逸蹤流輩道譽孔昭行止優游多隱山谷四方禪侶叢萃其門元和中居洛下香山與天然禪師爲莫逆之交所遊必

好古思得前賢遺跡以快逸觀龍門山得後魏三藏翻經處王屋山得稠禪師解虎鬬處此山飲甘泉改爲甘泉寺嵩山得梵法師馬跑泉居無戀著所著三傷歌辭理俱美警發迷蒙有益於代前蜀王氏僞乾德初有小軍使陳公娶高中令騈諸孫女若人持不殺二十餘年後在蜀爲男婚娶禮須屠宰高初不欲親戚言自已持戒行禮酒筵將何以娛賓也依違之際遂多庖割俄未浹旬得疾頗異口但慌言已而三宿還蘇述冥間之事初被黑衣使者追攝入岐府城隍廟廟神峩冠大袖與一金甲武士晤坐使者領高

見神武士言語紛紜讓高破戒仍扼腕罵曰吾護戒神將也爲汝二十年食寢不遑豈期忽起殺心頓虧戒檢命雖未盡罪亦頗深須送冥司懲其故犯城隍神問高曰汝更修何善追贖過尤乎高常誦持上生經其數已多于時懵然都無記憶恐懼之間白曰誦得三傷頌一鉢和尚歌遂合掌向神厲聲而念神與武士聳耳攀拳立聽顏色漸怡及卒章神皆涕淚乃謂高曰且歸人間宜切營善拜辭未畢欻然起坐備陳厥事自此三傷一鉢之歌頌人皆傳寫諷誦焉一鉢和尚者歌詞叶理激勸憂思之深然文體涉里巷

豈加三傷之典雅乎在遣弟子去江南選山水之最者吾願往中終老到江州都昌縣有好林泉迴報在行至葉縣道俗所留往隋州開元寺示滅年八十一則長慶元年也

系曰稽諸律藏出家者犯戒則招二罪一違制二業道也高氏在家素不受戒無違制僁俗容有業道罪寧得有護戒神邪況高氏既持不殺則冥然感止持無作之善生焉因鮮克有終致遭幽責告諸五衆當畏護戒之神夫如是明則有戒法幽則有鬼神歟

次成都府元和聖壽寺釋南印姓張氏明寤之性學

益無猒得曹溪深旨無以為證見淨衆寺會師所謂落機之錦濯以增妍銜燭之龍行而破暗印自江陵入蜀於蜀江之南壖薙草結茆衆皆歸仰漸成佛宇貞元初年也高司空崇文平劉闢之後改此寺為元和聖壽初名寶應也印化緣將畢於長慶初示疾入滅營塔葬於寺中會昌中毀塔大中復於江北寶應舊基上創此寺還名聖壽印弟子傳嗣有義俛復興禪法焉

唐汾州開元寺無業傳

釋無業姓杜氏商州上洛人也其母李氏忽聞空中

言曰寄居得否已而方娠誕生之夕異光滿室及至成童不為戲弄行必直視坐即加趺商於緇徒見皆驚歎此無上法器速令出家紹隆三寶年至九歲啓白父母依止本郡開元寺志本禪師乃授與金剛法華維摩思益華嚴等經五行俱下一誦無遺年十二得從剃落凡衆講肆聊聞即解同學有所未曉隨為剖析皆造玄關至年二十受具足戒於襄州幽律師其四分律疏一夏肆習便能敷演兼為僧衆講涅槃經法筵長開冬夏無倦可謂生肇不泯琳遠復興後聞洪州大寂禪門之上首特往瞻禮業身逾六尺屹

若山立顧必凝睇聲仵洪鐘大寂一見異之笑而言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業於是禮跪而言曰至如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嘗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大寂曰只未了底心即是別物更無不了時即是迷若了即是悟迷即衆生悟即是佛道不離衆生豈別更有佛亦猶手作拳拳全手也業言下豁然開悟涕淚悲泣向大寂曰本謂佛道長遠勤苦曠劫方始得成今日始知法身實相本自具足一切萬法從心所生但有名字無有實者大寂曰如是如是一切法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本自空寂經云諸法從本來常自

寂滅相又云畢竟空寂舍又云諸法空為座此即諸佛如來住此無所住處若如是知即住空寂舍坐空法座舉足下足不離道場言下便了更無漸次所謂不動足而登涅槃山者也業既傳心印尋詣曹溪禮祖塔迴遊廬嶽天台及諸名山徧尋聖跡自洛抵雍憩西明寺僧衆咸欲舉請充兩街大德業默然歎曰親近國王大臣非于志也於是至上黨節度使相國李抱真與馬燧累有戰功又激發王武俊同破朱滔功多勢盛然好聞賢善雖千里外必持幣致之深重業名行旦夕瞻禮麾幢往來常有倦色謂門人曰吾

本避上國造穢名刹今此又煩接君侯豈娛心哉言訖逍遙緜上抱腹山又往清涼山於金閣寺讀大藏經星八周天斯願方畢復振錫南下至於西河初止衆香佛刹州牧董叔纏請住開元精舍業謂弟子曰吾自至此不復有遊方之意豈吾緣在此邪於是撞鐘告衆作師子吼雨大法雨垂二十年并汾之人悉皆向化憲宗皇帝御宇十有四年素嚮德音乃下詔請入內辭疾不行明年再降綸旨稱疾如故穆宗皇帝即位之年聖情虔虔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準公遠賫敕旨迎請準至作禮白之曰知師絕塵物表棲粃世務法委國王請師熟慮此廻恩旨不比常時願師必順天心不可更辭以疾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業笑曰貧道何德累煩聖主行即行矣道途有殊於是剃髮澡浴至中夜告弟子慧恬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為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窮汝等常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有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同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加趺而坐奄然

歸寂嗚呼可謂於生死得自在也俗齡六十二僧臘四十二道俗號慕如喪考妣乃備香華幢幡還全身就于城西鍊若積香薪而行荼毗乃有卿雲自天五色凝空異香西來郁馥氛氳闔境士庶咸皆聞覩及薪盡火滅獲設利羅璨若珠玉弟子慧恬行勤虔縱義幽元度恒泰等泣血收之殮以金棺乃命郢匠琢石為塔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安葬于鍊若之庭葉遷化之歲州牧楊潛得僧錄準公具述其事遂為碑頌敕謚大達國師塔號澄源焉

唐長沙東寺如會傳

釋如會韶州始興人也大曆八年止國一禪師門下後歸大寂法集時禪客仰慕決求心要僧堂之內牀榻為之陷折時號折牀會猶言槃佛牀也後徇請居長沙東寺焉自大寂去世其法門鼎盛時無可敵誘謂東寺為禪窟斷可知矣時相國崔公群慕會之風來謁于門答對瀏亮辭咸造理自爾為師友之契初群與皇甫鎛議上憲宗尊號因被鎛搆出為湖南觀察閒豫歸心于會也至穆宗長慶癸卯歲終于寺春秋八十時井泉頓枯異香馥馥遷塔于城南廉使李翱盡毀近城墳塔唯留會所瘞浮圖以筆題曰獨留

此塔以別賢愚矣劉膳部軻著碑爲敕謚傳明大師
塔曰永際亦呼所居爲夾山和尚是歟

唐南陽丹霞山天然傳

釋天然不知何許人也少入法門而性梗槩謁見石
頭禪師默而識之思召其自體得實者爲立名天然
也乃躬執爨凡三年始遂落飾後於嶽寺希律師受
其戒法造江西大寂會寂以言誘之膺答雅正大寂
甚奇之次居天台華頂三年又禮國一大師元和中
上龍門香山與伏牛禪師爲物外之交後於慧林寺
遇大寒然乃焚木佛像以禦之人或譏之曰吾荼毗

舍利曰木頭何有然曰若爾者何責我乎元和三年
晨過天津橋橫臥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去乃徐仰
曰無事僧留守異之乃奉束素衣兩襲月給米麪洛
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言吾思林泉乃入南陽丹
霞山結菴以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曰備沐浴吾將
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入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卒春秋
八十六膳部員外郎劉軻撰碑紀德爲敕謚智通禪
師塔號妙覺

唐常州芙蓉山太毓傳

釋太毓姓范氏金陵人也年纔一紀志在出家乃禮
牛頭山忠禪師而師事焉於是勇猛精進求其玄旨
法器外朗神襟內融雖明了一乘而具足萬行往雍
京安國寺進受具戒裒然出衆加復威儀整肅妙相
殊特如大海之不可測如虛空之不可量廻禮道場
攝心淨域雖智能通達不假因師而印可證明必從
先覺遂謁洪井大寂禪師覩相而了達法身剎那而
頓成大道于時天下佛法極盛無過洪府座下賢聖
比肩得道者其數頗衆毓與大徹禪師大宣教禪師
大智禪師皆昆仲也既而南北觀方曾無晷懌俾廣
聞見閑養聖胎耳元和十三年止於毗陵義興芙蓉

山故得名于山焉毓爲緣作因有應無著故所居感
化所至悅隨道俗相望動盈萬數自此江南之人悟
禪理者多矣時相國崔公羣坐失守出分司後爲華
州由三峯出鎮宣城其地雖邇其人則遐崔公深樂
禮謁致命誠請毓以感念而現大悲爲心莫不果欲
隨緣遊方順命寶曆元年至于宛陵禪定寺所以隨
順而揚教也至明年告歸齊雲山九月合朔色相不
動而示滅于山之院享年八十僧臘五十八是日也
天地如慘草木如摧鳥獸悲啼雲泉斷咽緇徒士庶
孺慕充窮十月棲神于院之庭從其宜也弟子玄孚

契眞淸幹等慨吾師示滅而後學徒存太和二年相國韋處厚素尚玄風道心惇篤以事奏聞天子爰降德音襃以殊禮追謚號塔名越州刺史陸亘撰翰論譔焉

唐南嶽西園蘭若曇藏傳（靈象 超岸）

釋曇藏不知何許人也得禪訣於大寂之門後見石頭希遷禪師所謂再染謂之赬也貞元二年嘉遁于衡嶽棲止峯之絕頂晚年苦於脚疾移下西園結茅參請者繁熾太和元年終于嶽中享齡七十先是藏養一犬尤靈嘗夜經行息坐次其犬銜藏之衣歸房

乃於門閫旁伏守而吠聲不絕頻奮身作猛噬之勢詰旦視之東廚有大蟒蛇身長數丈蟠繞小舍爲之岌業呀張其口嬔闞其聲毒氣漫然侍者白藏亟去迴避藏曰死而可逃何遠之有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自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冤親一揆無人無我法性俱空言訖其蟒蛇按首徐行閃然不見又嘗一夜有羣盜其犬亦銜藏衣藏語盜曰諸君山叟茅舍有中意物任拈去終無少悋之分盜感其言散分下山矣又荊州永泰寺釋靈象姓蕭氏蘭陵人也其胄裔則後梁爲周所滅支屬星分象父居長沙爲編戶

矣生象死有出塵之誓遇諸禪會罕不登臨止泊維甯優游自得長慶元年住百家巖寺未幾徙步江陵太守王潛請居永泰寺太和三載六月二十三日終于住寺春秋七十五葬塔于州北存焉又釋超岸丹陽人也先遇鶴林素禪師處衆拱默而已天寶二載至撫州蘭若得大寂開發四方毳侶依之

唐鄂州大寂院無等傳

釋無等姓李氏今東京尉氏人也負志卓犖辭氣貞正少隨父官于南康頻遊梵刹向僧瞻像往即忘歸既作沙門遇道一禪師在龔公山學侶螘慕等求法

於其間挺然出類元和七年遊漢上後至武昌觀郡西黃鶴山奇秀遂結茅分衛由此巴蜀荊襄尚玄理者無遠不至矣大和元載屬相國牛公僧孺出鎮三江聞等道香普熏遐邇命駕枉問風虎相須爲法重人牛公慮其蘭若不隸名籍特爲奏題曰大寂也憧憧往來堂無虛位至四年十月示滅年八十二弟子普通奉全身入塔焉

唐天目山千頃院明覺傳

釋明覺俗姓猷河內人也祖爲官嶺南後徙居爲建陽人也覺儒家之子風流蘊藉好問求知曾無倦懈

宿懷道性聞道一禪師於佛跡嶺行禪法往造焉遂依投剃染由此卽願觀方衡嶽天台四明徧嘗法味復於徑山留心請決數夏負薪函斲手胝下山至杭州大雲寺禁足院門續移止湖畔青山頂結庵而止屬范陽盧中丞鄴風躬謁召歸州治大雲寺住持元和十五年避嫌遠跡隱天目山是山也特秀基墟跨涉四郡有上下龍潭深不可測怪物往往出於中有白鹿毛質詭異土人謂爲山神也覺道是中檀信爲禪宇長慶三年春及冬至明年二月大旱野火蔓延欲燒院僧惶懼覺曰吾與此山有緣火當速滅少選雷雨驟作其火都滅遠近驚歎以太和五年七月十九日示疾而亾

唐杭州秦望山圓脩傳

釋圓脩姓潘氏福州閩人也生而岐嶷長而俊邁忽思拔俗尋事名師剔髮變衣年滿於嵩陽會善寺納戒旣而儀表容與日新厭德研窮經論俄約觀方遇百丈山海禪師根教相符遂明心要持盂振錫而抵于杭見秦望山峻極之勢有長松枝槃結蓋遂棲止于松巔時感鵲復巢於橫枝物我都忘羽族馴狎由兹不下近四十秋每一太守到任則就瞻仰號爲巢

禪師焉洎元和初邦伯裴常棣酷重其道請下結庵者至于三四或爲參請者說法裴侯命入屬寺官同力造伽藍移廢額曰招賢以居之太和七年癸丑歲九月二十二日端坐怡然歸寂享年九十九僧臘八十杭之累政良守無不傾重稅駕樹陰請談玄極不覺更僕移辰矣今塔在石甑山下南嶽僧唯貞爲塔銘焉近有盜發其塔且多怪異止收得銘誌而已

唐池州南泉院普願傳

釋普願俗姓王鄭州新鄭人也其宗嗣於江西大寂大寂師南嶽觀音讓讓則曹溪之冢子也於願爲大父其高曾可知也則南泉之禪有自來矣願在孕母不喜葷血至德二年跪請於父母乞出家脫然有去羈鞅之色乃投密縣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苦節篤勵胼胝皸瘃不敢爲身主其師異之大曆十二年願春秋三十矣詣嵩山會善寺暠律師受具習相部舊章究毗尼篇聚之學後遊講肆上楞伽頂入華嚴海會抉中百門觀之關鑰領玄機於疏論之外當其鋒者皆旗靡轍亂大寂門下八百餘人每參聽之後尋繹師說是非紛錯願或自默而語群論皆弭曰夫人不言乃言爾耳自後含景匿耀似不能言者人以其

無法說或扣其關亦堅拒不洩時有密歷其機者微露頭角乃知其非無法說時未至矣貞元十一年挂錫池陽南泉山堙谷刊木以構禪宇簑笠飯牛溷于牧童斫山畬田種食以饒足不下南泉三十年矣夫洪鐘不為莛撞發聲聲之者故有待矣太和年初宣使陸公亘前池陽太守皆知其抗迹塵外為四方法眼與護軍彭城劉公同迎請下山北面申禮不經再歲毳衣之子奔走道途不下數百人太和甲寅歲十月二十一日示疾十二月二十三日有白虹貫於禪室後峯占之者得非南泉謝世乎是日西峯巨石崩

聲數十里當晝有乳虎遶禪林而號衆咸異之二十五日東方明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謝春秋八十七僧臘五十八契元文暢等凡九百人皆布衣墨巾泣血于山門赴喪會葬者相繼于路泉號之聲震于崖谷乙卯歲門人奉全身於靈塔從其教也膳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軻欽若前烈追德頌美焉

唐澧陽雲巖寺曇晟傳

釋曇晟俗姓王氏鍾陵建昌人也始生有自然胎衣右袒猶緇服焉遂請出家於石門年滿具法參見百丈山海禪師二十年為侍者職同慶喜法必我聞身若中消心居散位續受藥山舉發全了無疑化徒孔勤受益者衆以太和三年己酉十月二十七日示滅敕謚大師號無相塔名淨勝焉

系曰商那和脩華言胎衣也以其生帶衣而誕以緇肉而非纫為綳褓長且稱身出家成法服至入滅闍維方為煨燼焉晟師之有胎衣止不及為嬰兒已往之服耳此近叔離尼商那和脩者也思過半矣何邪晟師去聖懸遠和修佛滅百年將胎衣示有行果之徒也今晟以胞祖絡化其教理之世不其難乎故曰思

過半矣

唐荊州福壽寺甄公傳

釋甄公姓衆氏江陵人也少而警慧七歲誦通詩雅遂應州舉三上中第未釋褐與沙門議論玄理乃願披緇投福壽寺辯初法師以為模範後於洛京昭成寺講法數座因禮嵩山禪師通暢心決方至丹陽茅山尋挂錫於蘇州楞伽山四遠參玄者駢肩疊足矣時白樂天牧是郡接其談道不覺披襟解帶心遊無物之場得甄之間闃矣遂堅請出水流寺不樂安止以山水為娛情之趣耳太和三年示疾云終九十歲

以其年四月十七日入塔焉

唐趙州東院從諗傳

釋從諗青州臨淄人也童稚之歲孤介弗群越二親之羈絆超然離俗乃投本州龍興伽藍從師翦落尋往嵩山琉璃壇納戒師勉之聽習於經律但染指而已聞池陽願禪師道化翕如諗執心定志鑽仰忘疲南泉密付授之滅跡匿端坦然安樂後於趙郡開物化迷大行禪道以真定帥王氏阻兵封疆多梗朝廷患之王氏抗拒過制而偏歸心於諗諗嘗寄塵拂上王氏曰王若問何處得此拂子答道老僧平生用不盡者物凡所舉揚天下傳之號趙州法道語錄大行為世所貴也

唐京兆華嚴寺智藏傳

釋智藏姓黃氏豫章上高人也父為洪州掾藏隨父入報國寺見供奉皓月講涅槃經微體經意樂入佛門年甫十三剖恩愛辭父母於開元寺宗法師所受學後脩禪法登大寂一公宗要矣建中元年入長安盧元顥素奉其道舉奏入內供養敕令住華嚴寺輦轂之間玄學者孔熾就藏之門若海水之歸投琴之鑿矣太和九年終于住寺三月十二日入塔焉

唐潭州道吾山圓智傳

釋圓智俗姓張豫章海昏人也總丱之年頓求出離禮涅槃和尚躬執缾屨爰登戒地誓叩禪門見乎藥山示其心決後居長沙道吾山海衆相從猶蜂蟻之附王焉以太和九年乙卯九月十一日長逝享年六十七闍維得不灰之骨數片腦蓋一節特異而清瑩其色如金其響如銅乃建塔于石霜山敕謚脩一大師寶相之塔得其道者則貫會焉智公初領悟藥山宗旨儼師誨之曰吾無寶玉大弓以為分器今賞汝犢昇一羇雖云微末而表親褒歟南嶽僧玄泰著碑頌

唐明州大梅山法常傳

釋法常俗姓鄭襄陽人也稚歲從師於荊之玉泉寺凡百經書一覽必暗誦更無遺忘冠年受具足品於龍興寺容貌清峻性度剛敏納衣囊鉢畢志卯齋貞元十二年自天台之于四明餘姚之南七十里寓仙尉梅子真之舊隱焉昔梅福初入山也見多龍穴神蛇每吐氣成樓閣雲雨晦冥邊有石庫內貯仙藥神仙經籍常寄宿于房乃夢神人語之曰君非凡夫因話及石庫中聖書懸記既往將來之事受之者為地

下主不然爲帝王之師傅矣常謂之曰石庫之書非吾所好昔僧稠不顧仙經其卷自亡吾以涅槃爲樂厥壽何止與天偕老耶神曰此地靈府俗氣之人輒難居此立致變怪常曰吾寓跡於梅尉之鄕非久據焉因號梅山也由是編苫伐木作覆形之調居僅四十年驗實非常之人也開成年初院成徒侶輻湊請問決疑可六七百納徒矣四年常忽示疾九月十九日山林搖盪鳥獸悲鳴辭衆而逝報齡八十八戒臘六十九十月十九日焚于南澗收舍利五色粲然圓轉焉常先隱梅嶺有僧求拄杖見之白鹽官安禪師曰梅子熟矣汝曹往尋幸能療渴也進士江積爲碑云爾

唐揚州慧照寺崇演傳

釋崇演姓段氏東平人也出家于本州龍興寺慧超法師之門遊方問道見嵩陽善寂禪師示其心法後居都梁山當于淮浦四面來商毳客影附焉相國李公紳鎭撫廣陵而性剛嚴少所接與偏輕釋子或允相見必問難鋒起祇應不供者多咄叱而出紳遣衙吏章幼成傳意召演入府訓對詰理談論鏗然紳惘然翻不測其畛域特加歸信請居慧照寺化導同聲

相應僅于千衆開成二年終于淨院春秋八十四以十月二十三日全身入塔云

唐杭州鹽官海昌院齊安傳

釋齊安俗姓李實唐帝系之英先人播越故生于海門郡焉深避世榮終秘氏族安在胎母夢日兆祥既誕而神光下燭數歲有異僧款門召見摩頂曰興穴振儀龍宮藏寶紹終之業其在斯乎及臻丱角亟請出家父母訶止安曰祿利之養止於親爾冥報之利不其遠邪珪組之榮止於家爾濟拔之益不其廣邪二親感其言而順從遂依本郡雲琮禪師雖勤勞謙默和光同塵而螢月殊暉雞鶴異態年滿登具乃詣南嶽智嚴律師外檢律儀內照實相後聞南康龔公山大寂禪師隨化度人慈緣幽感裹足振錫一日造焉大寂欣其相依論持不倦及其蛻去安盡力送終元和末安春秋已逾七十而遊越之蕭山法樂寺以其古製垣屋靡完補壞扶傾不克宴坐時海昌有法昕者緇林翹楚於放生池壖廢地肇葺禪居焉昕謙而不自有延請安主之四海參學者麏至焉道化之盛翕然推伏安不言寒暑不下堂廡無流眄無傾聽如此者蓋有年矣而又挺身魁岸相好莊嚴眉毫紺

垂顱骨圓聳望之者如仰嵩華而揖滄溟曾無測其高深也以會昌二年壬戌十二月二十二日泊然宴坐俄爾示滅先時竹柏盡死至是精彩益振爰有清響叩戶祥光滿室如環佩之鏘鳴若劒戟之交射瑞相尤繁事形別錄又安懸知宣宗皇帝隱曜緇行將來法會預誡知事曰當有異人至此禁雜言止橫事恐累佛法明日行脚僧數人叅禮安默識帝遂令維那高位安置禮殊他等安每接談話益知貴氣乃曰貧道謬為海衆圍繞患齋不供就上座邊求一供疏帝為操翰摛辭安覽驚悚知供養僧賚去所獲豐厚

殆與常度不同乃語帝曰時至矣無滯泥蟠以佛法後事而去帝本憲宗第四子穆宗異母弟也武宗恒憚忌之沉之于宮廁宦者仇公武潛施拯護俾髡髮為僧縱之而逸周遊天下險阻備嘗因緣出授江陵少尹實惡其在朝耳武宗崩左神策軍中尉楊公諷宰臣百官迎而立之聞安已終愴悼久之勅謚大師曰悟空乃以御詩追悼後右貂盧簡求為建塔焉

唐京師聖壽寺恒政傳

釋恒政姓周氏平原人也未入法前隨入鄉校殊不嗜書籍或見佛經耽味不捨後棄俗從師就本州延和寺詮澄法師下受誦經法既登戒已問道於嵩少決了無壅近跡三峯放蕩自在無幾入太一山中甫行風教學人蟻慕太和中文宗皇帝酷嗜蜃蛤沿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盈拌而進有擘不張呀者帝覩其異即焚香祝之俄為菩薩形梵相克全儀容可愛遂致於金粟檀香合以玉縣錦覆之賜興善寺令致禮之始宣問羣臣斯何瑞也相國李公德裕奏曰臣不足知唯知聖德昭應其諸佛理聞終南山有恒政禪師大明佛法博聞強識詔入宣問政曰貧道聞物無虛應此乃啟沃陛下之信心耳

故契經中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也帝曰菩薩身已見未聞說法政曰陛下覩此為常非常耶信非信耶帝曰希奇事朕深信焉政曰陛下已聞說法了皇情悅豫得未曾有勅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荅殊休其菩薩至會昌毀佛舍乃亡所在因留政內道場中累辭入山宣住聖壽寺至武宗即位忽入終南或問其故曰吾避仇烏可已乎哉後終山舍年八十七闍維收舍利四十九粒以會昌三年九月四日入塔後有廢教之勅政之先見若合符節焉

系曰蜃蛤中胡得菩薩像乎通曰有所警發時一現

耳近聞僞唐李氏國境荐饑陂湖間多生蠯蚌百姓競取而食其年免殍仆者十有七八明年豐民翁采之無何有獲巨蚌可二尺餘提歸擘磔擊齋會無少損其人呪垂放之俄自開張吐出佛像長僅尺許相好具全若眞珠色號曰珠佛焉獻李氏後遺與梵僧焉此意所不及處現形者蓋經中化肉山魚米以資饑饉歲既豐登胡不屬厭故現相止足之地

唐大潙山靈祐傳

釋靈祐俗姓趙祖父俱福州長溪人也祐丱年戲于前庭仰見瑞氣祥雲徘徊盤鬱又如天樂清奏其身

降靈衢巷諦觀者艾莫測俄有華巔之叟狀類厖眉之人謂家老曰此孽靈衆聖標異此童佛之眞子也必當重光佛法久之彈指數四而去祐以椎髻短褐依本郡法恒律師執勞每倍於役冠年剃髮三年具戒時有錢塘上士義賓授其律科及入天台遇寒山子於途中乃謂祐曰千山萬水遇潭卽止獲無價寶賑卹諸子祐順途而念危坐以思旋造國清寺遇異人拾得申繫前意信若合符遂詣泐潭謁大智師頓了祖意元和末隨緣長沙因過大潙山遂欲棲止山與郡郭十舍而遙敻無人煙比爲獸窟乃雜猿猱之

間橡栗充食浹旬有山民見之群信共營梵宇時襄陽連率李景讓統攝湘潭願預良緣乃奏請山門號同慶寺後相國裴公相親道合祐爲遭會昌之澄汰又遇相國崔公愼由崇重加禮以大中癸酉歲正月九日盥漱畢敷座瞑目而歸滅焉享年八十三僧臘五十九遷葬于山之右梔子園也四鎭北庭行軍涇原等州節度使右散騎常侍盧簡求爲碑李商隱題額焉

唐黃州九井山玄策傳

釋玄策俗姓麥會稽人也幼隨父商估赴天台山光

明會乃隋朝智顗禪師立教年別九月遠近州邑黑白二衆鳩聚策覩殊異遂于禪林寺智廣師下出家遊方見江西大寂頓開緊障及徧參問覩黃陂九井山奇秀乃結茅爲舍學侶若蟬之走明也或慰策曰師之耐寂寞如此乎策曰致道者忘心矣吾樂甚哉以大中八年現疾而滅勅謚大師曰圓寂塔名智覺焉

宋高僧傳卷第十一

音釋

慌 呼廣切 慌惚也 扼腕 扼乙革切 握也 腕烏貫切 手腕也 懲 直陵切 戒也 懵 蒙弄

切也湣 壖而緣切江餘地也 緣 薙他計切芟也 肄羊吏切習也 屹魚迄切山立貌

睇特計切小視也 目 仵疑古切偶也 愔於金切 殮力驗切殯也 郢以整切

劉力救切 鎛伯各切 瘞於例切埋也 譍於證切言對也 翕呼及切合也

褎余救切盛飾也 孺儒遇切乳子也 赬丑貞切赤色也 呀虛加切張口貌 檻闞許鑑切

交切闞胡暫切虎聲也 冢 犖力角切超絕也 憧憧昌容切往來不

絕覬 黖古旱切面黑气也 胝張尼切皮厚也 岐嶷魚力切岐嶷自立也 剔

他計切 羈鞅居宜切於兩切 胼房連切皮堅也 皸瘃云切

切竹角切 瑱 圂胡困切 畬以諸切三歲治田

寒 獮 緤 臨淄

因 建 東 眇 蚖 靡 眄

也丱古患切東髮貌 眇上忍切 蚖 靡 眄莫甸切邪視也

擘博陌切分擘也 荐在見切屢也 蹷步畢切蹷也 殍平表切 礫

也 切 漲 沕 歷 切 沕 瘠地名 負呼正切遠也 顓 切

淨慶居士吳用先施貲刻
宋高僧傳第十一卷計八千六百十一箇該
銀四兩三錢
宣城釋元鏡對 長洲丘龍氏寫 金陵劉仲文刻
萬曆乙亥歲夏 月 日 嘉興楞嚴寺般若堂識

宋高僧傳卷第十二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　勅撰

習禪篇第三之五正傳二十人附見四人

唐杭州大慈山寰中傳

釋寰中姓盧氏河東蒲坂人也稟靈特異挺質殊倫身支膴亭頂骨圓峻其聲若鐘響其色猶脂凝學通終古辭質體贍年二十五隨計中甲科然未塞其懷復思再捷無何遭母之憂遂廬于墓所及服闋徑往北京童子寺出家二稔未周諸經皆覽明年往嵩嶽

登戒肄習律部於茲博通忽慕上乘決往百丈山深得玄旨後隱南嶽常樂寺結茅于山椒諫議大夫崔公深重其操因別立方丈虞淵景昳一飯永日然其乏水羸瓶遠求俄爾深宵有虎哮嚾廬側詰旦視之果濫泉坼地而湧足其汲用後之杭浙江之北有山號大慈居未久檀信爰臻旋成巨院四方僧侶叅禮如雲屬武宗廢教中衣短褐或請居戴氏別墅焉大中壬申歲太守劉公首命剃染重盛禪林壬午歲二月十五日囑累聲畢而終時漸溽暑驗其身一無變異而頂門煥潤冬窆于塔所享年八十三法臘五十

四有說常樂寺山虎跑泉當中公滅日忽焉乾涸異哉止資中之受用耳至乾符丁酉歲敕謚大師號性空塔名定慧也縉雲太守段成式爲眞讚焉

唐洛陽韶山寰普傳

釋寰普者不知何許人也稟形淳粹克性謙冲居于醜夷下風請業汪洋然其識度輒難擬議其戒之後經論溫尋然後杖錫南遊澧陽遇夾山而得心契有衆學參問垂手攜歸不使一機失其開誘矣所不薦勸令披覽經法亦近秀寂之遺風耳

唐衡山昂頭峯日照傳

釋日照姓劉氏岐下人也家世豪盛幼承庭訓博覽經籍復於莊老而宿慧發揮思從釋子即往長安大興善寺曇光法師下稟學納戒傳受經法靡所不精因遊嵩嶽問圓通之訣欣然趨入後遊南嶽登昂頭峯直拔蒼翠便有終焉之志庵居二十載屬會昌武宗毀教照深入巖窟飯栗飲流而延喘息大中宣宗重興佛法率徒六十許人還就昂頭山舊基結茅蓋構舍宇復居一十五年學人波委咸通中示滅春秋一百八歲至三年二月三日入塔立碑存焉天下謂其禪學爲昂頭照是歟

唐朗州德山院宣鑒傳

釋宣鑒姓周氏劒南人也生惡葷羶少多英敏宿齎異操懇願出塵大龍不屈於小庭俊鶚必騰其層漢既除美飾當預僧流從受近圓即窮律藏其諸性相貫習偕通聞重湖闡禪道大興乃抗志雲遊造龍潭信禪師則石頭宗師之二葉也始唯獨居一室鑒强供侍之一夕龍潭持一枝火授鑒鑒接而行數步且曰久聞龍潭到來龍之與潭俱不見歟信曰子親到矣機與教符日親丈室三十餘年後止澧陽居無何屬武宗搜揚洎大中還復法儀咸通初武陵太守薛

延望堅請始居德山其道芬馨四海禪徒輻湊伏臘堂中常有半千人矣其於訓授天險海深難窺邊際雪峯參見鑒深肯重以咸通六年乙酉歲十二月三日忽告諸徒曰捫空追響勞汝神邪夢覺覺非復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五身據牀坐卓然七日如生在焉天下言激箭之禪道者有德山門風焉今襄鄧漢東法孫極盛者是

唐明州棲心寺藏奐傳

釋藏奐俗姓朱氏蘇州華亭人也母方娠及誕常聞異香爲兒時嘗墮井有神人接持而出丱歲出家禮

道曠禪師及弱冠詣嵩嶽受具毋每思念涕泣因一目不視追其歸省即日而明毋喪哀毀廬墓間頗有徵祥孝感如是由此顯名尋遊方訪道復詣五洩山遇靈默大師一言辨析旨趣符合顯晦之道日月之所然也會昌人中衰而復盛唯奐居之焚不能爇溺不能濡者也洎周洛再構長壽寺敕度居焉時內典焚毀梵夾煨燼手緝散落實為大藏尋南海楊公收典姑蘇請奐歸于故林以建精舍大中十二年鄞水檀越任景求捨宅為院迎奐居之剡寇求甫率徒二千執兵晝入奐瞑目宴坐色且無撓盜衆

皆悖懾叩頭謝過冠平州奏請改額為棲心寺以旌奐之德焉凡一動止禪者必集環堂擁榻堵立雲會奐學識泉涌指蹤岐分詰難排縱之衆攻堅索隱之士皆立褰苦霧坐泮堅冰一言入神永破沈惑以咸通七年秋八月三日現疾告終享年七十七僧臘五十七預命香水剃髮謂弟子曰吾七日在矣及期而滅門人號慕乃權窆天童巖已周三載一日異香凝空遠近郁烈弟子相謂曰昔師囑累令三載後當焚我身今異香若此乃發塔視之儼若平生以其年八月三日依西域法焚之獲舍利數千粒其色紅翠十

三年弟子戒休賫舍利述行狀詣闕請謚奉敕褒詠易名曰心鑑塔曰壽相奐在洛下長壽寺謂衆曰昔四明天童山僧曇粹是吾前生也有墳塔存焉相去遼遠人有疑者及追驗事實皆如其言初任生將迎奐人或難之對曰治宅之始有異僧令大其門二十年之後當有聖者居之比奐至止果二十年矣又奐將離姑蘇為徒衆留擁乃以櫻栴與之曰吾在此矣汝何疑焉暨乎潛行衆方諭其深旨又令寺之西北隅可為五百墩以鎮之或曰力何可致奐曰不然作一墩植五株栢可也凡微言與旨皆此類也刺史崔

琪撰塔碑金華縣尉邵朗題額焉

唐真定府臨濟院義玄傳

釋義玄俗姓邢曹州南華人也參學諸方不憚艱苦因見黃檗山運禪師鳴啄同時了然通徹乃北歸鄉土俯徇趙人之請住子城南臨濟焉罷唱經論之徒皆親堂室示人心要頗與德山相類以咸通七年丙戌歲四月十日示滅敕謚慧照大師塔號澄虛言教頗行于世今恒陽號臨濟禪宗焉

唐洛京廣愛寺從諫傳 鑒宗

釋從諫姓張氏本南陽人也徒居廣陵生于淮甸焉

為性倜儻器字崇峙於閭里間為時畏服遇相工曰
子身長八尺眉目秀朗他日必荷榮寄諫曰心不願
仕於榮寄何有相工曰所寄荷不可測也越壯室之
年忽深信佛理遂捨妻孥求僧披剃焉甫登戒地頗
護心珠因悟禪那頓了玄理方數十載同好之者自
遠而來請問諫一一指訂俾其開覺尋遊洛下廣愛
寺挂錫時禪客鱗集如孝子之事父母焉洛中有請
諫設食必耕位對賓頭盧尊者其為人之欽奉皆此
類矣屬會昌四年詔廢佛塔廟令沙門復桑梓亦例
澄汰乃烏帽麻衣潛于皇甫氏之溫泉別業後岡上

喬木駢欝巨石砥平諫於夏中常就此入定或補毳
事忽遇頹雲駛雨霆電擊石烈風兼至凡在此者驚
奔恐懾諫唯欣然加趺而坐若無所聞者或問諫曰
惡畜生何爾大中初宣皇詔興釋氏諫還歸洛邑舊
居其子一日自廣陵來覲適與諫遇於院門威貌嚴
莊不復可識乃問曰從諫大德所居諫指之東南可
尋其子既去遂闔門不出其割裂愛網又若此也咸
通七年丙戌歲夏五月忽出詣檀越家辭別曰善建
福業貧道秋初當遠行故相聞耳至秋七月朔旦旦
盥手焚香念慈氏如來已右脇而卧呼門人玄章誡

之曰人身難得而易失急急於物無心無為流轉無
生滅法一切現存今乃生也有涯暫與爾別是日無
疾而化行年八十餘矣玄章等奉遺旨送屍于建春
門外尸陀林中施諸鳥獸三日復視之肌貌如生一
無近者遂以餅餌覆之經宿有狐狼迹唯啖所覆身
且儼如乃議用外國法焚之收合餘燼起白塔于道
傷人尤歸信香火不絕焉[illegible]杭州徑山院釋鑒宗
湖州長城人也姓錢氏[illegible]禮部侍郎徽之孫父晟有
疾宗割股肉饋啖之紿云他畜之肉未幾病間孝譽
聞于親里乃求出家時州開元寺有上都臨壇十望

大德內供奉高閑閑善草隸嘗對懿宗御前書甚高
華望宗誓禮為師後出學涉通淨名思益經遂常講
習閑公亦示其筆法漸得鳳毛焉倏往謁鹽官悟空
大師隨衆恭請頓徹心源却復故鄉勸人營福咸通
三年辛巳巡歷名山遂止天目東峰徑山焉道俗歸
心恢揚法教出弟子尤者天童山咸啓敕賜紫衣昔
山行滿皆分枝化物至七年丙戌閏三月五日示滅
遷塔于大寂巖下梁乾化五年吳越國王尚父錢氏
表請追謚大師曰無上祖門傳號為徑山第二祖時
吳興沈脩者自號白牙先生述德為讚紀焉

唐洪州洞山良价傳

釋良价俗姓俞氏會稽諸暨人也少孺從師于五洩山寺年至二十一方往嵩山具戒爲登郎遊方見南泉禪師深領玄契續造雲巖疑滯頓寢大中末於新豐山大行禪法後盛化豫章高安洞山今筠州也价以咸通十年巳丑三月朔旦命剃髮披衣令鳴鐘奄然而往時弟子輩悲號价忽開目而起曰夫出家之人心不依物是眞修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淪喪於情大羸著乎召主事僧令營齋齋畢吾其逝矣然衆心戀慕從延其日至於七辰食具方備价亦隨齋謂

衆曰此齋名愚癡也蓋責其無般若歟及僧嘲隨意曰僧家勿事大率臨行之際喧動如斯至八日浴訖端坐而絕春秋六十三法臘四十二勑謚禪師曰悟本塔號慧覺矣

系曰其却留累日古亦有之如价之來去自由者近世一人而已

唐蘇州藏廙傳

釋藏廙俗姓程衢州信安人也幼歲神氣朗暢貌質魁然元和中告親求出家志不可却直造長沙嶽麓投靈智律師請事剃染智師察其強顧不群乃攝度之既披法服尋於武陵開元寺智總律師受具足尸羅當長慶三年也因聽律範旋竊篇聚語同業曰教門繁廣然有總門總門之急勿過捨筏遂徧參禪宗遇馬素門下高足住龍牙山知廙法器異日告之曰蘊界不眞佛生非我子之正本當何所名復從誰得廙一言領會千轍同歸龍牙曰我法眼不蒙擒矣既遂所求大得安靜却廻柯山蓋避會昌之搜揚也至大中六年郡牧崔公壽重之於州龍興寺別構禪室延居之數年北至嘉禾信士歸依請留住至德伽藍又往姑蘇時崔公鈞作守此郡聞廙名久請居南禪

院咸通八年浙西廉使周公寶命住招隱寺其年秋却返嘉禾信士呂京捨別墅造今永安院時乾符中群寇紛紜禪侶分散廙曰盜終不至此及期寇從別道行果無所損其先見如此五年十月十二日滿院陰雲雉鳴烏噪安坐而化弟子號哭却蘇至六年三月中辰前別衆後終享年八十二僧臘五十六時詹交爲廙作眞讚至乾寧中僧神贊進狀乞追謚號塔名名士吳重裕書碑

唐福州怡山院大安傳

釋大安姓陳氏閩城人也幼年入道頓捫塵蒙元和

十二年敕建州浦城縣乾元寺置兜率壇始全戒足
時天雨桂子及地生朱草刺史元錫手疏其瑞上達
冕旒遂廻御禮詔改鳳棲寺號靈感壇焉安因往洪
井路出上元忽逢一老父曰子往南昌必有所得及
咨參律學夜聞二僧談論遠了三乘之旨乃以所習
付之同人之臨川見石鞏山慧藏禪師藏之提唱必
持弓弩以擬學人安服拜未興唱曰看箭安神色不
撓答對不差石鞏乃投弩曰幾年射始中半人也矣
安遊五臺入龍池沐浴雖久寢湮殊無畚恭雨雹
之怪覩者驚悚後止溈山禮大圓禪師復證前聞而

爲量果也時豫章廉使贈太尉崔貞孝公則魏公之
季父深契玄機敦安之道飛疏召之厥後愈昌咸通
十四年詔宜號延聖大師賜紫袈裟一副中和二年
示疾所止法堂巨梁中折三年癸卯十月二十二日
坐化于怡山丈室春秋九十一臘六十七續詔贈圓
智大師塔號證真安不嘗唾地不處溫房隨化而衣
天雨而浴諮法弟子慧長入關揚安之德故有追謚
也博陵司空相國仰慕前烈遂著文頌德詩人周朴
篤重安時入山致禮焉

唐長沙石霜山慶諸傳 洪諲 令達

釋慶諸俗姓陳廬陵新淦玉笥鄉人也乃祖厥考咸
不爲吏清言放蕩焉諸始十三禮紹鑾禪翁爲師於
洪井西山剃髮二十三往嵩山受具戒便就東洛學
毗柰耶既知聽制終謂漸宗廻抵南嶽入大溈山次
居雲巖遇道吾垂問知意方爲二夏之僧得石霜山
便議終焉之志道吾躬至石霜山日勤執侍往還問
答語在別錄諸貌古氣異世無能識時洞山新滅俄
爲遠方禪侶圍遶因入深山無人之境結茅宴坐時
衆追尋倏有見者皆號哭交請出爲吾曹諸將安往
由是晨夕被遊學者扣擊可無希聲以應之乎如是

二十年間堂中老宿長坐不臥屹若檣杌天下謂之
石霜枯木衆是也南方謂之叢林者翻禪那爲功德
叢林也爲四方清則者無出其右以光啓四年戊申
歲二月己亥示疾終于山院享齡八十二僧臘五十
九越三月十五日葬于寺西北隅二百許步門弟子
等結墳塔作螺髻形夏四月一日廣化寺釋子處訥
追慕往德恐遺美聲命南嶽玄泰纂錄言行諸方弟
子分行其道焉敕謚普會大師塔曰法相次餘杭徑
山院釋洪諲俗姓吳吳興人也年纔十九於開元寺
禮無上大師出家落飾精加佛事罔怠巾缾二十二

遣往嵩嶽會善寺受滿足律儀俾誦大比丘戒匝七日念終遂習毗尼尋傳經講自謂為僧有逸群事業而歸禮本師曰汝於十二時中將何報答四恩三有諲聞斯語憮然失措三日忘食本師却招誘提耳方明本事如是往還雲巖次潙山各為切磋蔚成匠手俄而會昌中例遭黜退衆人悲泣者惋歎者諲晏如也曰大丈夫鍾此厄會豈非命也夫何作兒女之情乎時於長沙遇信士羅晏召居家供施蓋諲執白衣比丘法初無差失涉于二載若門賓焉大中初除滅法之律乃復厥議還故鄉西峰院至咸通六年上徑山覲本師明年無上大師遷神衆請諲嗣其法位始唯百許僧後盈千數于時四衆共居肅然無過僖宗皇帝賜院額曰乾符鎮國中和三年仍賜紫袈裟景福二年吳越國王尚父錢氏奏聚登賜法濟大師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辭衆而卒雪溪戚長史寫貌武肅王為眞讚傳法弟子盧山栖賢寺寂公臨川義直功臣院令達達於兩浙大行道化卒謚歸寂大師馬初諲有先見之明武肅王家居石鑑山及就戍應募為軍諲一見握手屏左右而謂之曰好自愛他日貴極當與佛法為主後累立戰功為杭牧故奏署諲師號見必拜跪檀施豐厚異於常數終時執喪禮念徵時之言矣

唐洪州雲居山道膺傳

釋道膺姓王氏薊門玉田人也生而特異神彩朗然處于童丱崆峒稟氣宿心拔俗爭離火宅之門試自尋師遂攝鍛金之子師授經法誦徹復求年偶蹉跎二十五方於范陽延壽寺受具足戒乃令習聲聞律儀膺歎曰大丈夫可為桎梏所拘邪由是擁綫衲振錫環詣翠微山問道三載宴居忽覩二使者冠服頗異勉膺曰胡弗南方參知識邪未幾有僧自豫章至盛稱洞上禪師言要膺感動神機遂專造焉如是洞上再接復能領會曾問曰我聞思大禪師向倭國為王虛耶實耶對曰若是思師佛亦不作況國王乎自爾洞上印許初住三峯後就雲居提唱時唐之季鍾氏據有洪井傾委信誠每一延請入州則預潔甘子堂以禮之乃表于昭宗賜紫袈裟一副并師號焉都不留意所化之徒寒暑相交不下一千餘衆牛頭香樹園遶者皆是栴檀金翅鳥王軒翔者不齊尺鷃四方饋供千里風從如荊南帥成汭遣賫檀施動盈鉅萬以天復元年辛酉秋示疾至明年正月三日而化

焉豫章南平王鍾氏供其喪葬時諸道禪子各依鄉
土所尚者隨靈龕到處列花樹帳幔粉麪之饌謂之
卓祭一期凶禮之盛勿過于時也筠歟膺出世度人
滿足三十年遺愛可知也

唐緇雲連雲院有緣傳

釋有緣俗姓馮東川梓潼人也小學之年往成都福
感寺事定蘭開士即宣宗師矣隨侍出入多在內中
一旦宣召帝以筆書其衫背云此童子與朕有緣由
茲召體矣大中九年遇白公敏中出鎮益部開戒壇
即於淨衆寺具尸羅也續於京輦聽習經律五臘後
身披布褐手執墨敕海內遊行參見小馬神照凡同
時叢林禪祖無不禮謁者乃居滁州華山及南遊至
武夷山時廉使李誨爲築禪室乾符三年至緇雲龍
泉大賽山立院因奏祠部給額號龍安敕度七僧住
十八載安而能遷止連雲院焉太守盧約者以甚諒
之誠請入州開元寺別院四事供施焉天祐丁卯歲
四月八日示疾至六月朔日終于廨署報齡七十三
臘五十二遺旨囑制置楊習司空主喪務於寺南園
荼毗火滅散分舍利數百粒後收四十九粒并遺骨
一缾瘞于石塔晉開運三年乙巳歲文泰律師撰塔

碑焉

唐福州雪峰廣福院義存傳

釋義存長慶二年壬寅生于泉州南安縣曾氏自王
父而下皆友僧親佛清淨謹愿存生而鼻逆葷血乳
抱中或聞鐘磬或見僧像其容必動以是別垂愛於
膝下九歲請出家怒而未允十二從家君遊蒲田玉
澗寺有律師慶玄持行高潔遽拜之曰我師也遂留
爲童侍焉十七落髮來謁芙蓉山恒照大師見而奇
之故止其所至宣宗中興釋氏其道也涅而不緇其
身也褎然而出北遊吳楚梁宋燕秦受具足戒於幽
州寶刹寺訖巡名山扣諸禪宗突兀飄颻雲翔鳥逝
爰及武陵一面德山止於珍重而出其徒數百咸莫
測之德山曰斯無階也吾得之矣咸通六年歸于芙
蓉之故山其年圓寂大師亦自溈山擁徒至于怡山
王眞君上昇之地其徒執（執師巳嗣德山）頻繫而疑關存拒
而久之則有行實者始以存同而議曰我之道巍巍
乎法門闍遶之所不可造次其地宜若布金之形勝
可矣府之西二百里有山焉環控四邑峭拔萬仞崷
崒以支圓碧培塿以覗群青怪石古松棲蟄龜鶴靈
湫邃竇隱見龍雷山之巔先冬而雪盛夏而寒其樹

皆別垂藤蘿羊茸而以爲之衣交錯而不呈其形奇姿異景不可殫狀雖霍童武夷無以加之實閩越之神秀而古仙之未攸居誠有待於我也祈以偕行去秋七月穿雲躡蘚陟險昇幽將及之存曰眞吾居也其夕山之神果効靈翌日嚴谷爽朗煙霞飛動雲庵既立月構旋隆谿是梲法輪於無爲樹空門於有地行實乃請名其山曰雪峰以其冬雪夏寒取聳嶺猴江之義斯則庚寅遠于乙未存以山而道在山以存而名出天下之釋子不計華夏趨之若召乾符中觀察使京兆韋公中和中司空頴川陳公每賜醍醐而不克就飲交使馳懇存爲之入府從人願也其時内官有復命于京語其道其僧之拔俗悟空者請蛻浮華而來脫屣僖宗皇帝聞之翰林學士訪於閩人陳延効得其實奏於是乃錫眞覺大師之號仍以紫袈裟俾延効授焉存受之如不受衣之如不衣居累夏辛亥歲朔遽然杖屨其徒啓而不答雲以隨之東浮于丹丘四明明年屬王侍中之始據閩越乃洗兵於法雨致禮於禪林馥存之道常東望頂手後二年自吳還閩大加禮異及閩王王氏哲衆養民之外雅隆其道凡齋僧構刹必請問焉爲之增宇設像鑄鐘以

嚴其山偃施以充其衆時則迎而館之于府之東西甲第每將儼油幢聆法論未嘗不移時僅乎一紀勤勤懇懇熊羆之士因之投跡櫨邪漁獵之逸其或弭心鱗羽戊辰年春三月示疾閩王走醫醫至粒藥以授存曰吾非疾也不可罔子之工卒不餌之其後札偈以遺法子函翰以別王庭夏五月二日鳥獸悲鳴雲木慘悴其夜十有八刻時滅度俗壽八十有七僧臘五十有九以六月十五日終而藏之兩日奔走閩之僧尼士庶巷無居人閩王遍如出涕且曰師其捨予一何遽乎遣子延禀躬祭奠之復齋僧焉存之行化四十餘年四方之僧爭趨法席者不可勝算矣冬夏不減一千五百徒之環足其趨也馳而愈離辯而愈惑其庶幾者一曰師備擁徒于玄沙今安國也次曰可休擁徒于越州洞巖次曰智孚擁徒于信州鵝湖其四曰惠稜擁徒于泉州招慶其五曰神晏住福州之鼓山分燈化物皆膺聖獎賜紫袈裟而玄沙級宗一大師焉

系曰雪峰道也恢廓乎駿奔四海學人所出門生形色不類何邪玄沙乘楞嚴而入道識見天殊其猶諺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嘗在明經故有過師之說一

則雪峯自述塔銘已盡其致也一則玄沙安立三句決釋群見極成洞過歟今江表多尚斯學此學虛通無繫了達逍遙勿枸知乘急也雪峯化衆切乎杜默禪坐知戒急也其能各捨一緩以成一全則可乎

唐澧州蘇溪元安傳

釋元安俗姓淡鳳翔遊麟人也丱年於岐陽懷恩寺從兄祐律師出家唯經與論無不窮核乃問道翠微次臨濟各發法味若飫香積之盂也斲彫復朴逍遙自如聞夾山道盛德至造澧陽當稍問轇轕又增明淨後開樂普山尋居蘇溪咨訓請益多偶句華美爲四海傳焉以昭宗光化元年戊午十二月遷滅享壽六十五法臘四十六矣臨終告衆頗多警策辭句云

唐明州雪竇院恒通傳 招賢岑師

釋恒通俗姓李邢州平恩人也家傳士族幼而知學蘇秦顯達猶懷二頃之田元亮孤高不羨五斗之祿縱越撲天撼地拖紫腰金瞬息浮華豈裨來業父母終禮年甫十三潛入鵲山訪道依師既罷丘墳唯披釋典精虔懺誦懇侍巾瓶不再初終蒙恩剃度年二十於本州開元寺具戒後往京兆薦福寺聽習經律七八年間尋窮藏教乃曰摩騰入漢譯著斯文聖冑

來梁復明何事因辭北闕逕詣南方遇招賢岑大師大師問曰何處人也曰邢州人也招賢曰我道不從彼來通曰和尚還住此無於是有滯皆伸無疑不決後指洞山石霜皆往參焉招賢示滅通以弟子禮事之咸通末遊宣城尚書崔寓素奉禪門攀迎莊肅覩通儀表拔俗問答往還崔甚悅服於謝仙山奏置禪院號瑞聖請以居之四方義衲之徒不邀自聚博陵方議奏薦師號堅讓遂寢中和末文德初群寇競起通領徒至四明大順二年郡牧黃君晟請留居雪竇焉蔚然盛化天祐二年七月示疾越九日躬入浴室却坐繩牀集衆焚香勸勤付囑合掌而逝春秋七十二夏臘五十二以其年八月七日遷石塔于院之西南二百餘步或曰通臨終言我羆劬也此非也高僧無作爲行錄而無此說若觀年臘羆劬豈正弱冠來逃難邪

唐袁州仰山慧寂傳

釋慧寂俗姓葉韶州須昌人也登年十五懇請出家父母都不聽允止十七再求堂親猶豫未決其夜有白光二道從曹溪發來直貫其舍時父母乃悟是子至誠之所感也寂乃斷左無名指及小指器諸跪致

堂階曰答謝劬勞如此父母其不可留捨之依南華寺通禪師下削染年及十八尚爲息慈營持道具行尋知識先見耽源數年良有所得後參大溈山禪師提誘哀之棲泊十四五載而足跛時號跛腳驅烏凡於商搉多示其相時韋胄就寂請伽陁乃將紙畫規圓相圓圍下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云不思而知落第三首乃封呈達自爾有若干勢以示學人謂之仰山門風也海衆摳衣得道者不可勝計往往有神異之者倏來忽去人皆不測後敕追謚大師曰智通塔號妙光矣今傳仰山法示成圖相行于代也

唐天台紫凝山慧恭傳

釋慧恭俗姓羅氏福州閩人也家傳儒素不交非類母姙之初夢所居湧出浮圖上桼于天迨恭誕生嶷然聰悟年十七舉進士名隨計車將到京闕因遊終南山奉日寺目祖師遺像釋然世網遂求出家操執僧事備歷艱辛二十有二適值新創安國寺受具足戒尋乃遊方緣嶮涉荒而無難色嘗遇黑蛇傷指不求醫而毒螫自銷見魑魅占山論罪福而妖物遁息至武陵德山詣宣鑒禪師領會風飛由茲道合因挂錫施門人禮鑒公順世後遊玉山至信州刺史營西

禪院而禮之其徒數百人居歲餘以郛郭喧繁復入福州長溪馬冠山自馬冠抵泉州富陽山所至之所檀施臻集徒侶解鉢禪坊立就其爲士庶嚮奉如此景福三年與門人遊天台州牧京兆杜雄留之而止杜因創瑞龍院於紫凝山祈恭興揚法席以悟淪迷緇俗雲馳香花山積天復三年癸亥十二月午時命衆聲鐘顧瞻左右促言云去加趺瞑目儼然而化春秋八十四僧夏六十二闍維頂之宗居道德之最歿無易名塔無題榜足見浮名爲桎梏耳門人上足師遂植松負土力崇塔廟所謂法空不壞因緣矣因緣

有之孝行曷傷于道云

唐杭州龍泉院文喜傳

釋文喜姓朱氏嘉禾御兒人也母氏方娠夢吞桃三帶至誕彌不味葷羶七歲詣本邑常樂寺僧清國下出家國即喜之渭陽也勒誦經并懺又十卷方遂削染往越州開元寺學法華經集天台文句即時敷演則救蝗分中便能講訓也開成二年届趙郡受近圓登習四分律屬會昌澄汰變素服內祕之心無改適大中初年例重懺度於鹽官齊豐寺講說後往禮大慈山性空禪師誨之曰子何不學善財徧參乎咸通

壬午歲至豫章觀音院見仰山喜於言下了其心契仰山令典常住一日有異貌僧就求齋食喜減己食饋之仰山預知故問曰此果位僧求食汝供給周旋否答曰輟己分迴施曰汝大得利益七年旋浙右止千頃山築室居之十年餘杭劉嚴合馬徵請居龍泉古城院凡十一年乾符己亥歲巢寇掠地至餘杭喜避地湖州餘不亭刺史杜儒休請住仁王院光啓三年武肅王錢氏始牧杭郡降疏請住龍泉廨署今慈光院是也大順元年威勝軍節使董昌武肅王同年發表薦論兩賜紫衣乾寧四年奏師號曰無著光化

三年示疾十月二十七日加趺坐而終于州郭廨署春秋八十僧夏六十終時方丈上發白色光竹樹變白十一月二十二日遷塔于靈隱山西塢喜形貌古朴骨強而瘦戒德禪門真知識也初喜寓居霅川廣明元年夏有蝗飛蔽天下食田苗喜自將拄杖懸挂袈裟標于畎澮中其蟲將下遂厲聲叱之悉飜飛而去十頃之苗斯年獨稔其感通如此或云所傳得馬祖細衲袈裟以爲信質矣遷葬之後天復二年壬戌八月中宣城帥田頵應杭將許思叛渙縱兵大掠發喜塔見肉身不壞如入禪定髮爪俱長武肅王奇之

遣裨將邵志祭後重封瘞焉

唐明州伏龍山惟靖傳

釋惟靖吳門人也年三十許形奇貌古且類憨癡入國寧寺巡僧房唱曰要人出家請留下至經藏院見二衆闍黎大德慧政便跪拜伸誠願容執侍政公允納與翦飾於天台受具暫歸謁政便尋訪名山有知識處必經寒燠自爾勤於禪法未嘗發言即居定光禪師廢金地道場復星赴禪林寺晨粥而多虎豹隨到寺門虎踞地若伺候靖出復隨至金地遲明巨迹極多靖恐人知以鋤滅虎跡俄患背疽因睡有鵂鳥

集于瘡所非久全愈又慮氷雪備粳粒半斗每日以銚合菜煮食貯粳於地窖中過期用米常滿不耗靖乃築之而云吾被此物知非理也尋居伏龍山山可瞰海峯勢峭嶢昔僧鑒諸曾隱于是諸即唐王相國之母弟也能文習道刺史多往謁之靖續遁此山刺史黃晟常請出州供施繁委未於奉川北山置院示疾坐終享齡七十餘瘞于山下塋塔存焉

宋高僧傳卷第十二

音釋

庾（夷益切） 闋（苦穴切事已也） 坼（恥格切裂也） 塈（上冀切圖塈也） 燠（乙六切熱也）

窆 陂驗切葬也 悸懾 悸其季切心動也懾之涉切懼也 椶 子紅切椶櫚也 墩 都昆切平地有堆也 砥 諸市切平也 紿 他代切欺也 淦 古暗切水名 檮杌 檮持倒切木立死也杌五忽切木無枝也 諲 於真切 惋 烏貫切驚歎也 倭 烏禾切國名 鷃 於諫切斥鷃鳥名 汭 而稅切 嶒崒 嶒疾由切崒才律切山峻貌 覓 莫白切 茸茸 而容切茸茸草盛貌 翌 逸職切明日也 柅 女役切 轇轕 轇古肴切轕古葛切轇轕雜亂也 挨 以冉切利衡也 搉 訖岳切揚搉也 郛 芳無切郛郭也 澮 古外切溝也 稔 如甚切穀熟也 灝 [illegible] 憨 呼甘切愚也 銚 徒弔切燒器也 窖 居效切地藏也 [illegible] 苦緒切隄也

清漢居士吳用先施財刻此[illegible] 宋高僧傳第十二卷 計字八千九百七十十該
銀四兩四錢九分
貞州釋道一對[illegible]
萬曆辛亥歲春二月[illegible]識

宋高僧傳卷第十三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習禪篇第三之六 正傳十七人 附見六人

唐東京封禪寺圓紹傳

釋圓紹姓孫氏其先富陽人也祖官于南燕因為滑臺白馬人焉年及識環天然俊邁隣兒戲玩我且恬然群從追隨我惟閑靜年當十八方遂志出家師事明福寺正覺禪師覺見而異之訓諸徒弟獨許紹耳曰真空門之傳器也至年二十二於相州義檀香燈律師邊受具登即尋師訪道效祖參玄二翼之餘一盂之外必無他物唯晉禪宗立雪傳衣是其素望也至于三湘五嶺二蜀兩京凡曰叢林一皆參禮既探至賾頓了心機乃挂錫於東門即倉垣水南寺今為開寶也大中十年適遇唐相國裴公休罷調商鼎來鎮魏郊同氣相求一言道合即命居今東上方院也紹將聚禪徒患其迫窄遂開上院之西損上益下時檀施臻萃倏成巨院擁納之流數盈二百橫跨東門山之峻嶺焉紹即七祖荷澤神會禪師五葉法孫也演其無念示以真心了達磨之密傳極南能之深趣

時參學之衆擁從且繁遇元帥相國王晉公鐸以紹道行通感神祇効靈降甘露於玄穹泫嘉瑞於青檜奏僖宗賜院額曰雙林師號曰法濟別勑今度侍者七人其間法會興盛士庶歸心僅四十載所化人可萬計僧尼弟子五百餘人以乾寧二年乙卯七月四日謂衆曰急急自了去本爲延生死若不解玄旨何時得脫吾景逼晻㬊此爲最後之言也於方丈中寂然而化俗壽八十五法臘六十三勑許於本院西南隅建塔焉越五年二月二日重開塔髮長半寸儀貌如生乃以香華供養七日遠近瞻禮稱歎希奇已而行茶毗火中迥出五色神光收舍利百餘粒四散隨心洵遐近一千粒溫潤玉潔瑑爛珠圓驗五分之熏成匪一生之構集四衆虔仰復迎入塔即昭宗皇帝戊午歲也雎陽相國袁象先理于浚郊弟子惠靄等與終法乳列狀乞舉行謚禮梁乾化三年癸酉太祖勑易名曰定覺塔曰靈化至貞明四年九月惠靄等欲旌表師德立碑勑允開封尹王公瓚之文也

唐蘄州黃崗山法普傳 休靜

釋法普姓潘氏廬江人也貌古情寬擁敗納觀方元和中因見黃崗山色奇秀其峯巉崪其林鬱密中有

石壇平坦而高峙乃放囊挂錫于中班荊久之尋附樹架蓬茨僅容身而已未幾有人自小徑而至見普驚怪問云何緣至此曰某本行山麓見巔頂騰漲紫氣盤紆可愛意此山有尤物故來耳諦視普遲迴而去山下行者聞而尋焉禪學之徒不數年遽盈百數普却之曰老僧獨居無物利人君等亦無所乏由是星居之庵多矣弟子廣嚴等構成大院禪客翕如傳其法者無算一日集衆辭云吾其終矣汝曹善任珍惜加趺坐胡床而卒其身不壞散後以香泥塗績之至乾符中重立碑頌云次洛京華嚴寺釋休靜不知何許人也屬洞山禪道風行靜往造之抉擿所疑若雷復于本位焉北返於洛邑開演因赴內齋諸名公皆執經諷讀唯靜并其徒俱默坐帝宣問胡不轉經詶答響應仍皆屬對悅可帝情尋迴平陽示滅收舍利四處樹浮圖勑謚寶智大師塔號無爲也

梁鄧州香嚴山智閑傳 大同

釋智閑青州人也身裁七尺博聞強記有幹略親黨觀其所以謂之曰汝加力學則他後成佐時之良器也俄爾辭親出俗既而慕法心堅至南方禮溈山大圓禪師盛會咸推閑爲俊敏溈山一日召對茲然將

諸方語要一時煨燼曰畫餅弗可充飢也便望南陽
忠國師遺跡而居偶芟除草木擊瓦礫失笑冥有所
證抒頌唱之由茲盛化終後勑諡襲燈大師塔號延
福焉次舒州桐城投子山釋大同姓劉氏舒州懷寧
人也幼性剛正有老成氣度因投洛下保唐滿禪師
出俗初習安般觀業垂成遂求華嚴性海復負錫謁
翠微山法會同佽乎元通激發請益大明祖意由是
放蕩周遊還歸故土隱投子山結茅茨宴泊以示其
志中和中巢寇蕩覆京鎣天下悖亂有賊徒持刃問
同曰住此何爲對以佛法魁渠聞而膜拜脫身服裝

而施之下山以梁乾化四年甲戌四月六日加趺坐
亾春秋九十六法臘四十六凡居化此山三十餘載
云

梁撫州踈山光仁傳本仁 居遁

釋光仁不知何許人也其形矬而么麼幼則氣槩夌
物精爽殆與常不同早叅洞山深入玄奧其辯給又
多於人也嘗問香嚴禪師答微有偏負曰某累繭重
胝而至得無勞乎唾地而去後居臨川踈山㲉客趍
請頗有言辭著四大等頌略華嚴長者論行于世終
入龕中已有白鹿至靈前屈膝而起時衆謂爲作弔

焉次鈞州白水院釋本仁不知何許人也得心於洞
山法席仁罕談道而四方之人若影之附形却之還
至乃徇丹陽人請住無幾時天復中至洪井高安白
水院聚徒垂欲入滅先觸處告違乃集衆焚香曰至
香煙盡處是某涅槃時如其言端坐而化次龍牙山
釋居遁姓郭氏臨川南城人也年殆十四警世無常
而守恬淡白親往求出家于廬陵滿田寺於嵩山受
具戒已思其擇木乃叅翠微禪會迷復未歸莫知投
詣聞洞上言玄格峻而射造之遁少進問曰何謂祖
意答曰若洞水逆流卽當爲說而於言下體解玄微

隱衆栖息七八年間孜孜戢曜特不我知久則通矣
天策府楚王馬氏素藉芳音奉之若孝悌之門稟昆
長矣乃請居龍牙山妙濟禪院侁侁徒侶常聚半千
爰奏舉詔賜紫袈裟并師號證空焉則梁貞明初也
方嶽之下號爲禪窟闚其室得其門者亦相繼矣至
龍德三年癸未歲八月遘疾彌留九月十三日歸寂
遁出世近四十餘齡語詳別錄

梁福州玄沙院師備傳

釋師備俗姓謝閩人也少而憨黠酷好垂釣往往泛
小艇南臺江自娛其舟若虛同類不我測也一日忽

發出塵意投釣棄舟上芙蓉山出家咸通初年也後於豫章開元寺具戒還歸故里山門力役無不率先布衲添麻芒鞋續草減食而食語默有常人咸畏之汪汪大度雖研桑巧計不能量也備同學法兄則雪峰存師也一再相逢存多許與故目之爲備頭陀焉有日謂之曰頭陀何不徧參去備對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存深器重之先開苑雪峰備多率力王氏始有閩土奏賜紫衣號宗一大師以開平二年戊辰十一月二十七日示疾而終春秋七十四僧臘四十四閩越忠懿王王氏樹塔備二十年演化禪

侶七百許人得其法者衆推桂琛爲神足矣至今浙之左右山門盛傳此宗法嗣繁衍矣其於建立透過大乘初門江表學人無不乘風偃草歟

梁河中府棲巖山存壽傳

釋存壽不知何許人也清標勝範造次奚及罷尋經論勇冠輩流往問津於石霜禪師決了前疑虛舟不繫乃爲枯木衆之檮杌矣後還蒲坂緇素歸心時與王友謙受封屛翰好奇尚異聞人一善厚禮下之王召入府齋論道談玄不覺膝之前席頗增奉仰續爲菩薩戒師供施更番度門人四百許員尼衆百數壽

平日罕言言必利物喜慍之色人未嘗見望之若孤松凌雪焉終時春秋九十三加趺而坐一月後髭髮再生重剃入塔塔之亭每有虎旋遶瓜跡時繁勑諡爲眞寂大師焉

梁台州瑞巖院師彥傳

釋師彥姓許氏閩越人也早悟羈縻忽求拔俗循乎戒檢俄欲覲方見巖頭禪師領會無疑初樂杜默似不能言者後爲所知敦請允請住台州瑞巖山院時道怤往參問答對響捷怤公神伏後二衆同居彥之威德凛若嚴霜糾正僧尼無容舛悟故江表言御衆

斯齊者瑞巖爲最嘗有三僧胡形清峭目睛轉若流電焉差肩並足致禮彥問曰子從何來曰天竺來何時發曰朝行適至彥曰得無勞乎曰爲法忘勞乃諦視之足皆不蹈地彥令入堂上位安置明旦忽焉不見云是辟支迦果人然莫知階級時有不測人入法會非止一過彥參學時號爲小彥長老兩浙武肅王錢氏累召方肯來儀終若辭去寺倉常滿嘗有村媼來參禮彥曰汝休拜跪不如疾歸家救取數十百物命大有利益媼忿怏到舍見婦提竹器拾田螺正歸媼接取放諸水濱又數家召齋一一同日見彥來食

至終闍維有巨蛇緣樹杪投身火聚當乎薪盡舍利散飛或風動草木上紛紛而墜神異絕繁具如別錄

梁撫州曹山本寂傳

釋本寂姓黃氏泉州蒲田人也其邑唐季多衣冠士子僑寓儒風振起號小稷下焉寂少染魯風率多強學自爾淳粹獨凝道性天發年惟十九二親始聽出家入福州雲名山年二十五登于戒足凡諸舉措若老苾蒭咸通之初禪宗興盛風起於大溈也至如石頭藥山其名寢頓會洞山慨物高其石頭往來請益學同洙泗寂處衆如愚發言若訥後被請住臨川曹山衆問之者堂盈室滿其所訓對激射匪停特爲毳客標準故排五位以銓量區域無不盡其分齊也復注對寒山子詩流行寓內蓋以寂素修舉業之優也文辭遒麗號富有法才焉尋示疾終于山春秋六十二僧臘三十七弟子奉龕窆而樹塔後南嶽玄泰著塔銘云

後唐漳州羅漢院桂琛傳

釋桂琛俗姓李氏常山人也甫作童兒篤求遠俗齋茹一餐調息終日秉心唯確鄉黨所欽二親愛縛而莫辭羣從情纒而難脫既冠繼踰城之武求師得解

虎之傳乃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矣初登戒地例學毗尼爲衆升臺宣戒本畢將知志大安拘之於小道乎乃自誨曰持犯束身非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乎於是普訪南宗程僅萬里初謁雲居後詣雪峰玄沙兩會參訊勤恪良以嗣緣有在得旨於宗一大師明暗色空廓然無惑密行累載處衆韜藏雖夜光所潛而寶器終異遂爲故漳牧太原王公誠請於閩城西石山建蓮宮而止駐錫一紀有半來往二百衆琛以秘重妙法固輕示徒有密學懇求者時爲開演後龍溪爲軍倅勤州太保瑯琊公志請於羅漢院爲衆宣法諱讓不獲遂開方便不數載南北參徒喪疑而往者不可殫數有角立者撫州曹山文益江州東禪休復咸傳琛旨各爲一方法眼視其子則知其父矣以天成三年戊子秋復戒閩城舊止徧詣近城梵宇已俄示疾數日安坐告終春秋六十有二僧臘四十遺戒勿遵俗禮而棺而墓於是荼毗於城西院之東尚收其舍利建塔于院之西冥遺教也則清泰二年十二月望日也琛得法密付授耳時神晏大師王氏所重以言事脅令捨玄沙嗣雪峰確乎不拔終爲晏讒而夌轢惜哉

後唐福州長慶院慧稜傳

釋慧稜杭州海鹽人也俗姓孫氏初誕纏紫色胞衣爲童齓日俊朗抗節於吳苑通玄寺登戒巳聞南方有禪學遂遊閩嶺謁雪峯提耳指訂頓明本性乃述偈云昔時謾向途中學今日看來火裏氷如是親依不下峰頂計三十許載冥循定業謹攝矜莊泉州刺史王延彬召稜住招慶院禪子委輸唯虞後至及於長樂府居長慶院二十餘年出世不減一千五百衆稜性地慈忍不妄許人能反三隅方加印可以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日長往春秋七十九僧臘六十

閩國王氏私諡之大師號超覺塔茔皆出官供判官林文盛爲碑紀德云

後唐杭州龍冊寺道怤傳

釋道怤俗姓陳永嘉人也丱總之年性殊常準而惡鯹血之氣親黨強啖以枯魚且虞嘔噦求出家於開元寺具戒巳遊閩入楚言參問善知識要決了生死根源見臨川曹山寂公大有徵詰若曇詢之問僧稠也終頓息疑於雪峯閩中謂之小怤布納時太原同名年臘之高故暨逦浙住越州鑑清院時皮光業者日休之子辭學宏贍探賾禪門嘗深擊難焉退而謂人曰怤公之道崇論閎議莫臻其極武肅王錢氏欽慕命居天龍寺私署順德大師次文穆王錢氏創龍冊寺請怤居之吳越禪學自此而興以天福丁酉歲八月示滅春秋七十荼毗于大慈山塢收拾舍利起塔於龍姥山前故僧主彙征撰塔銘今舍利院弟子主之香火相繼焉

晉會稽清化院全付傳

釋全付吳郡崑山人也幼隨父商於豫章聞禪寂之說乃有厭世之志白求出家父愠形於色愠止復白者三父異其誠率略許之遂詣江夏投清平大師問

曰爾來何求付曰志求法也清平師憐其幼而抱器撫以納之夙興夜寐殊於群童及長爲之落飾尋登戒度奉師彌謹檢身彌至問法無厭飫見性不齷齪清平頷而許之一旦謂人曰吾聞學無常師吾非匏瓜豈繫于此而曠于彼乎遂辭師而抵宜春之仰山禮南塔涌禪師應對言語深詣仰山之勢頓了直下之心仰山騤然器重之拳拳伏膺棲神累載後遊于廬陵安福縣宰楊公建應國禪院請付居之禪徒子來室宴滿楊宰罷任其鄉人復於鴿湖山建院迎以居之廉使上聞錫名曰清化禪院禪徒麕至請問

者墻進皆不我屈豈多讓于前輩乎有同里僧謂付
曰父母之鄉胡可棄也任緣徇世願師歸歟遂別鴿
湖而還故國時吳越文穆王錢氏命升階賜之衣衾
鉢器有加禮焉丁酉歲錢城戍將閩雲峯山建清化
禪院召以居之次忠獻王錢氏遣使錫以紫袈裟付
上章累讓再賜之又讓之遂故以納衣付曰吾非榮
其賜而飾讓也恐後人之倣吾而逞欲矣尋賜號曰
純一禪師又固讓之付不以情忘情故情眞不以道
求道故道直所居院之殿宇堂室人競崇建之鑄鐘
千餘斤新額曰雲峯清化禪院雲水之侶輻湊駢聯

不欲捨旃開運四年丁未歲秋七月示疾謂衆曰生
也法起歿也法滅起滅非言論所及也安然而逝有
大雨疾風以震林木拔矣享年六十六臘四十有五
歸窆於山之北塢弟子應清等千餘人奉師遺訓不
墜其道焉僧主蘽征爲塔銘建隆二年立

晉永興永安院善靜傳 靈照

釋善靜俗姓王氏長安金城人也父朗唐威州刺史
母李氏因夢聖容照燭金色遂爾娠焉及生岐嶷殆
乎知學博通羣言因掌書奏于神策軍中尉器重之
忽猒浮幻潛詣終南豐德寺禮廣度禪師時年二十

七也洎乎削染受具天復中南遊樂普見元安禪裔
乃融心要北還化徒于故里結廬于終南雲居山道
俗歸之如市又起遊峨嵋禮普賢銀色世界迴與元
連帥王公禮重留之後還故鄉已黍離矣留守王公
營永安禪院以居之以開運丙午歲冬鳴椎集僧囑
累還方丈東向右脇而化俗壽八十九僧臘六十黑
白之衆若喪嚴親明年正月八日荼毗於城南獲舍
利數千粒漢乾祐三年庚戌八月八日遷塔于長安
義陽鄉石塔歸然初靜率多先覺往遊樊道邀昭宗
之蒙塵又生平洗沐舍利隕落皆收秘不許弟子示

人又嘗禪寂次牕外無何有白鶴馴狎于庭若有聽
法之意靜令人驅斥之凡此殊徵有而不有晉昌軍
府主郭公歸信焉營構禪院命以居之翰林學士魚
崇諒爲塔銘述德焉次杭州龍華寺釋靈照本高麗
國人也重譯而來學其祖法入乎閩越得心於雪峯
苦志衆倍以節儉勤于衆務號照布納焉千衆畏服
而言語似涉島夷性介特以恬淡自持初住齊雲山
次居越州鑑清院嘗秖對副使皮光業語不相投被
舉擯徙龍興焉及湖州太守錢公造報慈院請住禪
徒翕然吳會間僧捨三衣披五納者不可勝計忠獻

王錢氏造龍華寺迎取金華梁傅翕大士靈骨道具寘于此寺樹塔命煕住持焉終于此寺遷塔大慈山之峰

周金陵清涼文益傳

釋文益姓魯氏餘杭人也年甫七齡挺然出俗削染于新定智通院依全偉禪伯弱年得形俱無作法於越州開元寺于時謝俗累以拂衣出樊籠而矯翼屬律匠希覺師盛化其徒于鄮山育王寺甚得持犯之趣又遊文雅之場覺師許命爲我門之游夏也尋則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遊止長慶禪師法會已

決疑滯更約伴西出湖湘爾日暴雨不進暫寓西院寄度信宿避溪漲之患耳遂參宣法大師曾住漳浦羅漢閩人止呼羅漢羅漢素知益在長慶穎脫鋭意接之唱導之由玄沙與雪峰血脉殊異益疑山頓摧正路斯得欣欣然挂囊栖止變塗迴軌確乎不拔尋遊方却抵臨川邦伯命居崇壽四遠之僧求益者不減千計江南國主李氏始祖知重迎住報恩禪院署號淨慧厥後微言欲絶大夢誰醒既傳法而有歸亦同凡而示滅以周顯德五年戊午歲秋七月十七日有恙國主紆于方丈問疾閏月五日剃髮澡身與衆

言別加趺而盡顏貌如生俗年七十四臘五十五私謚曰大法眼塔號無相俾城下僧寺具威儀禮迎引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鄉起塔焉益好爲文筆特慕支湯之體時作偈頌眞讃別形纂録法嗣弟子天台德韶慧明漳州智依鍾山道欽潤州光逸吉州文遂江南後主爲碑頌德韓熙載撰塔銘云

周廬山佛手巖行因傳 莛普

釋行因不詳姓氏鴈門人也遊方問道于江淮見廬山北有巖逶望如垂手焉手下則深邃可三五丈許因獨棲禪觀于其中僞唐主元宗聞之三徵召不起

巖中夜闌有異鹿一臥于因之石屋之側又錦囊鳥一伏宿于石壁下二物都無驚怖因不度弟子有隣庵僧爲之供侍一日小疾謂侍僧曰卷上簾我去去簾方就鉤下牀三數歩間立屹然而化春秋七十許元宗命畫工寫眞而闍維收遺骨白塔在巖背焉初因傳禪法于襄陽鹿門山尋爲元宗堅請於棲賢寺開堂唱道不及朞月潛歸巖窟初巖如五指中指上有松一株因終之日此亦枯瘁因有經籍之學有問則指摘先儒得失章句是非談論不滞於方隅開諭必合於教化實得道之良士也

系曰凡夫捨報尸必一同也佛則右脇果位坐亾首
拄地者現通身立中者彰異其惟欲行步而化者除
後僧會外則因公有焉
次錢塘慧日永明寺釋道潛俗姓武蒲津人也生而
強壯容姿端雅成立則身長七尺許胸前黑子七點
若斗之綱魁焉投中條山棲巖大通禪院禮眞寂禪
師爲親教也戒檢嚴明謏言斂行師亾之後誓入鴈
門五臺山以精恪之故躬覩文殊聖容後諸方無定
遊處未到臨川見崇壽益禪師頓明心決次棲衢州
古寺覽閱藏經嘗宴坐中見文殊現形不覺起而作

禮及詣杭禮阿育王塔跪而頂戴淚下如雨問掌塔
僧曰舍利人不目擊還實有否僧曰按傳記云藏在
內角中望若懸鐘焉潛疑未已遂苦到跪禮更無間
然俄見舍利紅色在懸鐘之外蠢蠕而行潛悲喜交
集又光文大師彙征迥然肯重自爲檀越請於山齋
行三七日普賢懺忽見徧吉御象在塔寺三門亭下
其象鼻直枕行懺所漢南國王錢氏命入王府受菩
薩戒造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以居之假號曰慈化
定慧禪師別給月俸以施之加優禮也建隆二年辛
酉九月十八日示疾而終入棺之際有白光晝發室

宇瑩然時衆皆覩至十月內於龍井山茶毗所收舍
利縣多有屠者自惟惡業展襟就火聚乞求斯須獲
七顆屠家持於印氏塔中至開寶庚午歲天台韶禪
師建石塔緘其眞骨癸酉歲塔頂放白光焉

宋廬山圓通院緣德傳

釋緣德俗姓黃錢塘人也父超修學儒術而長於續
畫傳周昉佛粉本受筆法於吳興李沼長史德幼有
出家之志心性孤僻而寡合遂往天台受具習禪法
於天龍寺道怤禪師尋往江西問道自雲居往廬阜
孤節高岸實不見有所欲江南國主李氏召入內道

場安置處其不羣別構羅漢院處之苦求入山請住
廬山新院乃列威儀導引焉德且裝衣荷擔而入然
後升座對答參問焉其國王賜賚未嘗以表牋報謝
有國老宋齊丘者禮以師道以開寶中卒于山院德
一生服用熟韋袴褶而已行杜多法供億諸禪侶廚
無匱乏或謂德有黃白術焉

宋天台山德韶傳

釋德韶者姓陳氏縉雲人也幼出家于本郡登戒後
同光中尋訪名山參見知識屈指不勝其數初發心
於投子山和尚後見臨川法眼禪師重了心要遂承

嗣焉始入天台山建寺院道場無幾韶大興玄沙法
道歸依者衆漢南國王錢氏嘗理丹丘韶有先見之
明謂曰他日為國王當興佛法其言信矣遣使入山
旁午後署大禪師號每有言時無不符合蘇州節使
錢仁奉有疾遣人賫香往乞願焉乃題疏云令公八
十一仁奉得之甚喜曰我壽八十一也其年八月十
一日卒焉凡多此類韶夫終之前也華頂石崩振驚
百里山如野燒夏遷果應韶終焚舍利繁多營塔命
都僧正賛寧為塔碑焉享年八十二法臘六十四即
開寶五年壬申歲六月二十八日也語錄大行出弟

子傳法百許人其又與智者道場數十所功成不宰
心地坦夷術數尤精利人為上至今江浙間謂為大
和尚焉

論曰梵語禪那華言念修也以其觸情念而無念終
曰修而無修又云正定也正受也正則廓然冥而定
矣正受簡邪思惟增徧計故所以奢摩他以寂靜故
三摩提以觀如幻故若禪那者俱離靜幻故始云菩
薩不住此岸不住彼岸而度衆生令登彼岸也若然
者諸聖住處既如彼諸聖度生復若何稽夫法演漢
庭極證之名未著風行廬阜禪那之學始萌佛陀什

秦擯而來般若多晉朝而至時遠公也密傳坐法深
斡玄機漸染施行依違祖述吳之僧會亦示有緣俱
未分明肆多隱秘及乎慧文大士肇尋龍樹之宗思
大禪翁繼傳三觀之妙天台智者引而伸之化導陳
隋名題止觀粤有中天達磨哀我群生知梵夾之雖
傳為名相之所溺認指忘月得魚執筌但矜誦念以
為功不信己躬之是佛是以倡言曰吾直指人心見
性成佛不立文字也此乃乘方便波羅蜜徑直而度
免無量之迂迴焉嗟乎經有曲指曲指則漸修也見
性成佛者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

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了無異如此修證是最上乘
禪也不立文字者經云不著文字不離文字非無文
字能如是修不見修相也又達磨立法要唯二種謂
理也行也然則直而不迂不速而疾云不立文字乃
反權合道也爾時梁武不知魏人未重向少林而面
壁唯慧可以神交亦猶白雪難歌巴童寡和後則臨
汧牧圉子孫終號於強秦避狄岐邠文武乃成其王
道可生璨璨生信信下分二枝一忍二融融牛頭也
忍生秀與能能傳信衣若諸侯付子孫之分器也厥
後此宗越盛焉蔭單百輛尼枸樹而展轉番枝施雨

萬方阿耨龍而連蹉布潤當是時也應其懸記屬于此人後來得道無央數是歟重之曰夫禪之爲物也其大矣哉諸佛得之并等妙雖龍得之破障纏率由速疾之門無過此故今之像末鬬諍復生師足既傷資爭未已如聞此心是佛便言三十二相何無或聞一路涅槃則曰入萬法門何在曾不知經中發菩提心此見佛性也云何修菩薩行此行布修行也因信不及無明所迷湯喪忘歸何由復業或舉經以示之則對曰此性宗法或謂之曰莫是魔說還可焚毀否且置而勿論又欲棄之又欲存之不其惑乎昔者于闐諸部謂道行經爲婆羅門書烏茶小乘謗大乘學作空華外道西乾尚爾此何驚乎良以六代宗師一期舉唱但破百年之暗靡營一室之躔牀不知禪有理焉禪有行焉脱或戒乘俱急目足更資行不廢而理逾明法無偏而功兼濟然後如可與言禪已矣其如玄學多斥講家目爲數寶之人終困屢空之室那不見經是佛言禪是佛意諸佛心口定不相違施設逗根用有時處況以經江高國紀之名論海總朝宗之會毗尼一學軌範千途授形俱策釋子之基唱隨行淨沙門之業擬捐三事何駕一乘終包不足之羞

豈倒轉依之地通人不詰豎子何知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吹聲貽責遷怒傷人因擊鼠以破盆爲爭桿而噬主自他俱有彼我須均縱橫盡而成一秦氣劑和而成一味者也今從貞觀及于宋朝於山遐山露須彌而出海於羽求羽放金翅以騰空令其鑽仰之儔慕此堅高之道矣吾徒通達無相奪倫譬若文武是一人之藝不能兼者互相非斥耳若相推重佛法增明酬君王度已之恩答我佛爲師之訓慎之哉慎之哉

宋高僧傳卷第十三

音釋

蘄 渠羈切地名　忲 方無切　崦嵫 崦衣檢切嵫子思切崦嵫山名日所入處也　睢 宣佳切睢陽邑名　嶢 五聊切高峻也　抉擿 抉一决切擿他歷切　芟 師銜切刈草也　么麼 么於霄切麼母果切么麼細小也　侁侁 所臻切行貌　鞵 戶街切屐也　厹 人九切獸足蹂地也　媪 烏晧切女人老稱也　寓 主矩切同宇天地四方曰寓　遒 字秋切　確 克角切　轥 良忍切轢也　齓 初覲切毀齒也　嘔噦 嘔烏后切吐也噦於月切氣逆也　齷齪 齷於角切齪測角切齷齪急促局陿貌　頷 胡感切頷許點頭以應也　囅 丑忍切大笑貌　畟 初力切遑遽也　麇 渠云切輩也　巋 丘媿切獨貌　僰 鼻墨切犍爲蠻夷也　鄮 莫候切縣名　榰 章移切柱也　蠢瞤 蠢尺尹切蟲動也瞤舒閏切目動也　夥 合果切多也　汧 輕烟切水名　圉 魚許切圉人掌馬者　劑 在詣切和也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貲
宋高僧傳第十三卷　計字八千五十七箇
該銀四兩零三分
眞州釋道一對上元王自謙書溧水陳秉達刻
萬曆辛亥歲秋九月徑山寂照庵識

宋高僧傳卷第十四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　勅撰

明律篇第四之一　正傳二十人 附見五人

唐京兆西明寺道宣傳 慈大

釋道宣姓錢氏丹徒人也一云長城人其先出自廣陵太守讓之後洎太史令樂之撰天文集占一百卷考諱申府君陳吏部尚書皆高矩令猷周仁全行盛德百代君子萬年母娠而夢月貫其懷復夢梵僧語曰汝所娠者即梁朝僧祐律師祐則南齊剡溪隱嶽

寺僧護也宜從出家崇樹釋教云凡十二月在胎四月八日降誕九歲能賦十五厭俗誦習諸經依智頵律師受業洎十六落髮所謂除結非欲染衣便隸日嚴道場弱冠極力護持專精克念感舍利現於寶函隋大業年中從智首律師受具武德中依首習律纔聽一徧方議修禪頵師呵曰夫適遐自邇因微知章修捨有時功願須滿未宜即去律也抑令聽二十徧已乃坐山林行定慧晦迹於終南倣掌之谷所居之水神人指之穿地尺餘其泉迸涌時號爲白泉寺猛獸馴伏每有所依名華芬芳奇草蔓延隋末徙崇義

精舍載遷豐德寺嘗因獨坐護法神告曰彼清官村
故淨業寺地當寶勢道可習成聞斯卜焉焚功德香
行般舟定時有羣龍禮謁若男若女化為人形沙彌
散心顧盻邪視龍赫然發怒將搏攫之尋追悔吐毒
井中具陳而去宣乃令封閉人或潛開往往煙上審
其神變或送異華一奩形似棗華大如榆莢香氣馝
馞數載宛然又供奇果李孟梨柰然其味甘其色潔
非人間所遇也門徒嘗欲舉陰事先是潛通以定觀
根隨病與藥皆此類者有處士孫思邈嘗隱終南山
與宣相接結林下之交每一往來議論終夕時天旱

有西域僧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供具
凡七日池水日漲數尺有老人夜詣宣求救頗形倉
卒之狀曰弟子即昆明池龍也時之無雨乃天意也
非由弟子今胡僧取利於弟子而欺天子言祈雨命
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曰吾無能救爾爾可急
求孫先生老人至思邈石室寃訴再三云宣律師示
我故敢相投也邈曰我知昆明池龍宮有仙方三十
首能示余余乃救爾老人曰此方上界不許輒傳今
事急矣固何所悋少選捧方而至邈曰爾速還無懼
胡僧也自是池水大漲數日溢岸胡僧術將盡矣無

能為也及西明寺初就詔宣充上座三藏奘師至止
詔與翻譯又送真身往扶風無憂王寺遇敕令僧拜
等上啓朝宰護法又如此者撰法門文記廣弘明集
續高僧傳三寶錄羯磨戒疏行事鈔義鈔等二百二
十餘卷三衣皆紵一食唯菽行則杖策坐不倚牀蚤
蝨從遊居然除受土木自得固已亾身嘗築一壇俄
有長眉僧談道知者其實賓頭盧也復三果梵僧禮
壇讚曰自佛滅後像法住世興發毘尼唯師一人也
乾封二年春冥感天人來談律相言鈔文輕重儀中
舛悞皆譯之過非師之咎請師改正故今所行著述

多是重修本是也又有天人云曾撰祇洹圖經計人
間紙帛一百許卷宣苦告口占一一抄記上下二卷
又口傳偈頌號付囑儀十卷是也貞觀中曾隱沁部
雲室山人睹天童給侍左右於西明寺夜行道足跌
前階有物扶持履空無害熟顧視之乃少年也宣遽
問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門天王
之子那吒也護法之故擁護和尚時之久矣宣曰貧
道修行無事煩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
事者願為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掌雖久頭目猶
捨敢不奉獻俄授於宣宣保錄供養焉復次庭除有

一天來禮謁謂宣曰律師當生覩史天宮持物一苞
云是棘林香爾後十旬安坐而化則乾封二年十月
三日也春秋七十二僧臘五十二累門人窆于壇谷
石室其後樹塔三所高宗下詔令崇飾圖寫宣之真
相匠韓伯通塑繢之蓋追仰道風也宣從登戒壇及
當泥曰其間受法傳教弟子可千百人其親度曰大
慈律師授法者文綱等其天人付授佛牙密令文綱
掌護持去崇聖寺東塔大和初丞相韋公處厚建塔
於西廊焉宣之持律聲振竺乾宣之編修美流天下
是故無畏三藏到東夏朝謁帝問自遠而來得無勞

乎欲於何方休息三藏奏曰在天竺時常聞西明寺
宣律師秉持第一願往依止焉勑允之宣持禁堅牢
捫蝨以緜紙裹投於地三藏曰撲有情於地之聲也
凡諸密行或制或遮良可知矣至代宗大曆二年勑
此寺三綱如聞彼寺有大德道宣律師傳授得釋迦
佛牙及肉舍利宜卽詣右銀臺門進來朕要觀禮至
十一年十月勑每年內中出香一合送西明寺故道
宣律師堂爲國焚之禱祝至懿宗咸通十年左右街
僧令霄玄暢等上表乞追贈其年十月勑謚曰澄照
塔曰淨光先所居久在終南故號南山律宗焉天寶

元載靈昌太守李邕會昌元年工部郎中嚴厚本各
爲碑頌德云
系曰律宗犯卽問心心有虛實故如未得道起覆想
說則宜犯重矣若實有天龍來至我所而云犯重招
謗還婆羅漢同也宣屢屢有天之使者或送佛牙或
充給使非宣自述也如遣龍去孫先生所豈自言邪
至於乾封之際天神合沓或寫祇洹圖經付囑儀等
且非寓言於鬼物乎君不見十誦律中諸比丘尚揚
言目連犯妄佛言目連隨心想說無罪佛世猶爾像
季嫉賢斯何足怪也又無畏非開元中者貞觀顯慶

已來莫別有無畏否

唐京兆恒濟寺道成傳

釋道成者不知何許人也居於天邑演彼律乘戒月
揚光圓而不缺德瓶告實滿而不傾當顯慶中敷四
分一宗有同霧市時文綱律匠雖先依澄照大師後
習律文乃登成之堂奧矣又懷素著述皆出其門垂
拱中日照三藏譯顯識等經天后詔名德十員助其
法化成與明恂嘉尚同預證義由是聲飛神甸位首
方壇謂之梧桐多棲鳳鳥謂之芳沚頗秀蘭叢門生
孔多無過此集然不詳終所

系曰成公與隋蔣州道成同號而異實二者奚先通曰隋成也精乎十誦著述尤多唐成也傳乎四分講譯講借妙然其撰集則開悟迷淪究其翻傳則陶甄教道譬猶後餘靡及乎前光似寶或慙乎眞寶互有長短用則無遺也

唐京師崇聖寺文綱傳

釋文綱姓孔氏會稽人也曾祖範陳都官尚書祖禊祠部侍郎考頂生逃海避隋擇木歸舜貞觀始拜尚乘直長成光復儒業旁通釋教是故綱也植宿根從習氣慈母懷孕雜食棄捐有婆羅門僧頭陀語其母曰若此男終紹三寶自爾每聞空中多異香雜仙樂及誕育之日白鶴翔集若臨視焉比襁褓中午後不受乳哺猶堅持齋者童亂隨師訪道十二出家冠年受具精慮苦行專念息心藜羹糗糧麻衣草屩操有彝檢口無溢言尋詣京兆沙門道成律師稟毗尼藏二十五講律三十登壇每勤修深思凝視反聽淨如止水嶷若斷山或風雨宴居或晝夜獨得故能吉祥在手不捨其瓶威德迎風不絕於氣出龍痱鷗坐致虛空起屋下層自然成就唯甘露之沛口喻利劍之傷人慎之重之廣矣至矣由是八方來學四分永流

請益者坌袂雲臨請欵者發聲雷駭久視中天作淫雨人有憂色綱愍之乃端坐思惟卻倚屋壁奄至中夕欻爾半傾唯餘背間巖然山立識者以為得神通因定力故日月靈跡幽明潛感乖於集事應乎遺言左右怪之綱曰夫眞實無相塵色本空正覺圓常大悲湛定不可取也是以一時法主四朝帝師同迦葉之入城過匿王之說戒竹園門外別有沙彌畢樹枝間廣聞鷄鳥所以受潤者博入見者深萬病已痊獲歡喜之藥一心不染解煩惱之繩又恭承綸綍京都翻譯追論惠用遠契如因翹誠滿朝檀施敵國但依布薩盡用莊嚴累歷伽藍二十餘所凡是塔廟各已舉豐猶且刺血書經向六百卷登壇受具僅數千人至苦至勤納無我之海不寢不食種無生之田長安四年奉勑往岐州無憂王寺迎舍利景龍二載中宗孝和皇帝延入內道場行道送眞身舍利往無憂王寺入塔其年於乾陵宮為內尼受戒復於宮中坐夏為二聖內尼講四分律一徧中宗嘉尚為度弟子賜什物綵帛三千匹因奏道場靈感之事六月七日御札題牓為靈感寺是也諸寺辟碩德以隸焉夫其左樂宿右上林南臺終山北池渭水千門宮闕化出雲

霄萬乘旌旗天迴原隰先天載寧宗聖真皇帝又於別殿請為菩薩戒師妃主環階侍從羅拜兜率天上親聽法言王舍城中普聞淨戒恩旨賜絹三千餘匹綱悉付常住隨事修營或金地縈垣用增上價或寶坊飛閣克壯全模或講堂經樓舍利淨土或軒廊器物廚庫園林皆信施法財周給僧寶方將示迷津引覺路濯熱火宅拯溺毒流而乃奄忽神遷斯須薪盡雖有應化何其速歟以開元十五年八月十五日怡然長往時春秋九十有二其年九月四日塔於寺側焉聞哀奔喪執紼會葬香華幢蓋緇素華夷塡城塞川隼雲驟景蓋數萬人有若法侶京兆懷素滿意承禮襄陽崇拔扶風鳳林江陵恒景淄川名恪等百餘人咸曰智河舟遷法宇棟橈而已哉有若弟子淮南道岸蜀川神積岐隴慧顗京兆神慧思義紹覺律藏恒暹崇業等五十餘人並目以慈眼入於度門金棺不追灰骨罔荅乃請滑臺太守李邕為碑邕象彼馬遷法其班氏以二人而同傳必百行以齊肩不忝懷素前不懸宜師後李北海題品不其韙乎有淄州名恪律師者精執律範切勤求解嘗厠宜師法筵躬問鈔序義宜師親錄隨喜靈感壇班名於經末又附麗文綱之門也

唐京師恒濟寺懷素傳（實律師）

釋懷素姓范氏其先南陽人也曾祖岳高宗朝選調為絳州曲沃縣丞祖徽延州廣武縣令父強左武衛長史乃為京兆人也母李氏夢雲雷震駭因而娠焉誕育之辰神光滿室見者來占此子貴極當為王者之師傳也幼齡聰黠器度寬然識者曰學必成功才當逸格耳聞口誦皆謂老成年及十歲忽發出家之意猛利之性二親難沮貞觀十九年玄奘三藏方西域迴尋求為師雲與龍而同物星將月以共光俱懸釋氏之天悉麗著明之象初尋經論不費光陰受具已來專攻律部有鄴郡法礪律師一方名器五律宗師迷方皆俟其指南得路咸推其鄉導著疏十卷別是命家見接素公知成律匠研習三載乃見諸瑕嘻然歎曰古人義章未能盡善咸亨元年發起勇心別述開四分律記至上元三年丙子歸京奉詔住西太原寺傍聽道成律師講不輟緝綴永淳元年十軸畢功一家新立彈糾古疏十有六失焉新義半千百條也傅翼之彪搏攫而有知皆畏乘風之震砰軥而無遠不聞所化翕然所傳多矣役著俱舍論疏一十五

卷遺敎經疏二卷鈔三卷新疏拾遺鈔二十卷四分僧尼羯磨文兩卷四分僧尼戒本各一卷日誦金剛經三十卷講大律已疏計五十餘徧其餘書經畫像不可勝數於本寺別院忽示疾力且薾然告弟子曰余律行多缺一報將終時空中有天樂瀏亮奄然而逝俗齡七十四法臘五十二葬日有鴻鶴遶塔悲鳴至暮方散素所撰述宗薩婆多何邪以法密部緣化地部出化地從有部生故出受體以無表色也又斥二宗云相部無知則大隱量中得自取大小行也南山犯重則與天神言論是自言得上人法也大抵素疏出謂之新章焉開元中嵩山賓律師造飾宗記以解釋之對礪舊疏也又謂爲東西塔律宗因傳習處爲名耳大曆中相國元公載奏成都寶園寺置戒壇傳新疏以俸錢寫疏四十本法華經疏三十本委寶園光翌傳行之後元公命如淨公爲素作傳韋南康皐作靈壇傳授毗尼新疏記有承襲者刊名于石其辭酋麗其翰兼美爲蜀中口實焉

唐光州道岸傳

釋道岸姓唐氏世居頴川是爲大族漢尚書令琳司空珍吳尚書僕射固雍州刺史彬涼鎭北將軍琚之

後也永嘉南度遷於光州衣冠人物暉映今古岸生而不羣少而奇槩爰在髫齔有若老成齒冑膠庠徊旁墳典猶恐聞見未博蓺業有遺遂浮江淮達洙泗探禹穴升孔堂多歷年所矣操翰林之鼓吹游學海之波瀾討論百家商搉三教乃歎曰學古入官紆金拾紫儒教也餐松餌栢駕鶴乘龍道教也不出輪迴之中俱非栰喻之義豈若三乘妙旨六度宏功錙銖世間掌握沙界哉遂落髮出家洗心訪道一音克舉四句精通堅修律儀深入禪慧夜夢迦葉來爲導師朝閱異經宛契冥牒由是聲名籍甚遠近吹噓爲出世之津梁固經行之領袖十方龍象罔不師範焉萬國鵷鷺無敢訓對者向若廻茲妙識適彼殊途議才必總於四科濟世雅符於三傑有若越中初法師者秘藏精微罔不明練道高寰宇德重丘山岸聞善若鶯同聲相應乘杯去楚杖錫遊吳雲霧一披鐘鼓齊振期牙合契澄什聯芳由是常居會稽龍興寺焉揚越黎庶江淮釋子輻輳爲合巷少居人罕登元禮之門且覩公超之市岸身遺纓蓋心等虛空不擇賢愚無論貴賤溫顏接待善誘克勤明鑑莫疲洪鐘必應皆窺天把海虛往實歸其利博哉無得稱也時號爲

大和尚登無畏座講木叉律文止端嚴辭辯清暢運環氷釋理窟毫分聽仰者皆悉由衷聽受者得未曾有於是高僧大士心醉神傾捐棄舊聞佩服新義江介一變其道大行孝和皇帝精貫白業遊藝玄樞聞而異焉遣使徵召前後數介然始入朝與大德數人同居內殿帝因朝暇躬閱清言雖天聽屢迴而聖威難犯凡厥目對靡不魂驚皆向日趨風滅聽收視岸人望雖重僧臘未高猶淪居下筵累脇先輩惜帝有輪王之位不起承迎以吾為舍那之後晏然方坐皇帝覩其高尚伏以尊嚴偏賜衣鉢特彰榮寵因請如來法味屈為菩薩戒師親率六宮圍繞供養仍圖畫於林光宮御製畫讚辭曰戒珠皎潔慧流清淨身局五篇心融八定學綜眞典觀通實性維持法務綱統僧政律藏與兮傳芳象教因乎光盛比夫靈塔影像麟閣丹青功德義殊師臣禮異銓擇綱管統帥僧徒者有司之任也以岸盛德廣大至行高邈恩徧雨露義變章程所歷都白馬中興莊嚴薦福罔極等寺綱維總務皆承勑命深契物心天下以為榮古今所未有中宗有懷罔極追福因心先於長安造薦福寺事不時就作者煩勞勑岸與工部尚書張錫同典其任

廣開方便博施慈悲人或子來役無留務費約功倍帝甚嘉之頻邀賞錫何間昏曉既荷天澤言酬恩地遂還光州度人置寺於是祇陀苑囿欝起僧坊拘鄰比丘便為人寶能事斯畢夫何恨哉江海一辭星霜二紀每懷成道之所更迫鐘漏之期遂去上京還至本處將申顧命精擇門人僧行超玄儼者是稱上足也克傳珠髻之寶俾賜金口之言右脇而臥示其泡幻也以開元五年歲次丁巳八月十日滅度於會稽龍興道場時年六十有四海竭何依山崩安仰天人感慟道俗哀號執紼衣綫動盈萬計弟子龍興寺慧武寺主義海都維那道融大禹寺懷則大善寺道超齊明寺思一雲明寺慧問洪邑寺懷瑩香嚴寺懷彥平原寺道綱湖州大雲寺子瑀興國寺慧纂等秀稟珪璋器承磨琢荷導蒙之力懷栝羽之恩思播芳塵必題貞石乃請禮部侍郎姚奕為碑紀德初岸本文綱律師高足也及孝和所重其道克昌以江表多行十誦律東南僧堅執罔知四分岸請帝墨勑執行南山律宗伊宗盛于江淮間者岸之力也

唐百濟國金山寺眞表傳

釋眞表者百濟人也家在金山世為弋獵表多蹻捷

丐矢最便當開元中逐獸之餘憩於田畎間折柳條貫蝦蟇成串置於水中擬爲食調遂入山網捕因逐鹿由山北路歸家全忘取貫蟇歟至明年春獵次聞蟇鳴就水見去載所貫三十許蝦蟇猶活表於時歎惋自責曰苦哉何爲口腹令彼經年受苦乃絕柳條徐輕放縱因發意出家自思惟曰我若堂下辭親室中割愛難離欲海莫揭愚籠由是遁入深山以刀截髮苦到懺悔舉身撲地志求戒法誓願要期彌勒菩薩授我戒法也夜倍日功遶旋叩㨖心心無間念念翹勤經於七宵早旦見地藏菩薩手搖金錫爲表策發教發戒緣作受前方便感斯瑞應歎喜徧身勇猛過前二七日滿有大鬼現可怖相而推表墮於巖下身無所傷匍匐就登石壇上加復魔相未休百端千緒至第三七日質明有吉祥鳥鳴曰菩薩來也乃見白雲若浸粉然更無高下山川平滿成銀色世界兜率天主逶迤自在儀衛陸離圍遶石壇香風華雨且非凡世之景物焉爾時慈氏徐步而行至於壇所垂手摩表頂曰善哉大丈夫求戒如是至於再至於三蘇迷盧可手攘而却爾心終不退乃爲授法表身心和悅猶如三禪意識與樂根相應也四萬二千福河

常流一切功德尋發天眼焉慈氏躬授三法衣瓦鉢復賜名曰眞表又於膝下出二物非牙非玉乃籤檢之制也一題曰九者一題曰八者各二字付度表云若人求戒當先悔罪罪福則持犯性也更加一百八籤籤上署百八煩惱名曰如來戒人或九十日或四十日或三七日行懺苦到精進期滿限終將九八二籤參合百八者佛前望空而擲其籤墮地以驗罪滅不滅之相若百八籤飛迸四畔唯八九二籤卓然壇心而立者卽得上上品戒焉若衆籤雖遠或一二來觸九八籤拈觀是何煩惱名抑令前人重覆懺悔已正將重悔煩惱籤和九八者擲其煩惱籤去者名中品戒焉若衆籤埋覆九八者則罪不滅不得戒也設加懺悔過九十日得下品戒焉慈氏重告誨云八者新熏也九者本有焉囑累已天仗旣迴山川雲霽於是持天衣執天鉢猶如五夏比丘徇道下山草木爲其低垂覆路殊無溪谷高下之別飛禽鷙獸馴伏步前又聞空中唱告村落聚邑言菩薩出山來何不迎接時則人民男女布髮掩泥者脫衣覆路者氈罽毾㲪承足者華絪美褥塡坑者表咸曲副人情一一迪踐有女子提半端白氎覆於途中表似驚怛之色迴

避別行女子怪其不平等表曰吾非無慈不均也適覩氎縷間皆是䗍子吾慮傷生避其悞犯耳原其女子本屠家販買得此布也自爾常有二虎左右隨行表語之曰吾不入郛郭汝可導引至可修行處則乃緩步而行三十來里就一山坡蹲踞於前時則挂錫樹枝敷草端坐四望信士不勸自來同造伽藍號金山寺焉後人求戒年年懺罪者絕多今影堂中道具存焉

系曰表公革心變行一日千里果得慈氏爲授戒法此方十受中何受邪通曰近上法見諦自誓也發天

眼通是證初二果也非諦理現觀而何專據石壇與多子塔前自誓同也或曰所授籤檢以驗罪滅之相諸聖教無文莫同諸天傳授或魔鬼所爲不可爲後法乎通曰若彰善癉惡利益不殊彌勒天主是天傳授非魔必矣諸聖教中有懺罪求徵祥證其罪滅不滅然其佛滅度彌勒降閻浮說瑜伽豈可不爲後世法耶十誦律云雖非佛制諸方爲清淨者不得不行也

唐安州十力寺秀律師傳

釋秀公者齊安人也髫年天然有離俗之意焉既丁荼蓼便往蜀郡禮與律師諷誦經典易若溫尋又依之進具果通達毗尼乃爲與公傳律上足弟子歟如是四載入長安造宣律師門爲依止之客勤以忘勞涉十六年不離函丈窮幽諸部陶練數家將首蹤爲宗本然向黃州報所生地次往安陸大揚講訓磐美所聞諸王牧守依共遵承正化緇徒咸羣細行有貞固律師居於上席解冠諸生最顯清名餘皆後殿其諸成業不可勝算春秋七十餘卒於十力寺本房焉

唐京師崇聖寺靈蕚傳

釋靈蕚者不知何許人也勤乎切問靡憚尋師乾封中於西明寺躬預南山宣師法席然其不拘常所或近文綱或親大慈皆求益也未塗懼失宜意隨講牧采所聞號之曰記以解刪補鈔也若然者推究造義章之始唯慈與蕚也又別撰輕重訣故苑陵玄胄親覩其文故援引之以解量處輕重儀焉金華之故其訣湮滅無復可尋矣

唐京兆崇福寺滿意傳

釋滿意不知何許人也風神峭拔識量寬和經論旁通專於律學武德末所遇鄴都法礪律師作疏解曇無德律遂往摳衣明其授受如是講導三十許年乃

傳付觀音寺大亮律師亮方授越州曇一盛化之間出龍象之資無過意之門也矣

唐京兆西明寺崇業傳

釋崇業不知何許人也初同弋陽道岸學毗尼於文綱之法集業之服勤淬礪罔怠覺肆之間推居元長與淄州名恪齊名挺拔剛毅過之美聲洋洋達於禁闈睿宗聖真皇帝操心履道勑以舊邸造安國寺有詔業入承明熏修別殿爲帝授菩薩戒施物優渥僉迴捨修菩提寺殿宇抑由先不畜盈長之故也開元中微疾囑弟子曰吾化窮數盡汝曹堅以防川無令放逸語訖終於所居寺之別院業即南山之嗣孫矣

唐越州法華山寺玄儼傳（齊澣）

釋玄儼俗姓徐氏晉室南遷因官諸暨遂爲縣族年始十二辭親從師事富春僧暉證聖元年恩制度人始隸僧數隸懸溜寺儼幼而明敏長則韶令標格峻整風儀凜然迨於弱冠乃從光州岸師諮受具戒後乃遊詣上京探賾律範遇崇福意律師幷融濟律師皆名匠一方南山上足咸能昇堂睹奧共所印可由是道尊戒潔名動京師安國授記並充大德後還江左偏行四分因著輔篇記十卷羯磨述章三篇至今僧徒遠近傳寫初光州岸公嘗因假寐忽夢神僧謂曰玄儼當爲法器云何教以小乘後乃命宣般若由是研精覃思採摭舊學撰金剛義疏七卷古德所不解先達所未詳我則發揮光明若指諸掌誓以一生宣講百徧越邑精舍時稱法華晉沙門曇翼曾結菴山巔入是法三昧感徧吉菩薩徒觀其塔類多寶涌出以證經宮如轉輪飛行而聽法雙鳥所以示兆今尚翔鳴六象所以呈奇時猶隱現不可得而思議者蓋斯之謂歟信如來之福庭是菩薩之隱岳儼乃考盤是卜束鉢深棲建置戒壇招集律行若夫秦衡上

士燕代高僧數若稻麻算同竹葦伏膺請益躡屩擔簦宴坐不出幾三十載開元二十四年帝親注金剛般若經詔頒天下普令宣講都督河南元彥沖躬請儼重光聖日遂闡揚幽賛允合天心令盲者見日月之光聾者聞雷霆之響儼之演暢蓋有力焉夫樂小法者迷自我而爲病通大方者懵開空之法道若夫會三歸一觸理冥事自優波離巳下猶或病諸而儼綱紀小乘演暢大法晤佛境之非有識魔界之爲空故能使涅槃將生死一如煩惱與菩提齊致發心而登佛地非我而誰白黑歸依當仁不讓昔僧護法師

常居石城宴坐青壁仰其中峰如有佛像願造十丈以圓光率良願未諧護公長逝梁武皇帝詔僧祐律師馳傳經理規模刻劃意匠幾施俄而山塚岸崩全身坐現合高百餘尺雖金石絲竹四天之供施常聞功德莊嚴十地之瑚鑄尚闕儀乃內傾衣鉢外率檀那布以黃金之色鎔以白銀之相銅錫鉛錯球琳琅玕七寶由是渾成八珍於焉具足雖寶積獻蓋界現三千迦葉貢衣金踰十萬如須彌之現於大海若杲日之出於高山此又儀之功德不可思議者也故洛州刺史徐嶠工部尚書徐安貞咸以宗室設道友之禮國子司業康希銑太子賓客賀知章朝散大夫杭州臨安縣令朱元昚亦以鄉曲具法朋之契開元二十六載恩制度人採訪使潤州刺史齊澣越州都督景誠採訪盧見義泗州刺史王弼無不停旟淨境禀承法訓齊公乃方舟結乘奉迎儀於丹陽餘杭吳興諸郡令新度釋子躬授具戒自廣陵迄於信安地方千里道俗受法者殆出萬人凡禮佛名經一百徧設無遮大會十遴而入境住持舉無與比夫秉法傳授從佛口生有門人法華曇俊崇默龍興崇一開元智符稱心崇義香嚴懷節寶林洪霈覺引灌頂皆不傾油鉢無漏浮囊經不云乎如旃檀林旃檀圍遶如師子王師子圍遶信儀之威神有在而法主之功德不刊將知三界無安百靈共盡此生已適於後息他世應見於前心以天寶元載歲次壬午緣化已畢十一月三日現疾於繩牀七日午時坐終於戒壇院春秋六十有八粵其月二十五日窆於寺南秦山之下高樹雙塔光明踰於白雲列檟千松秀色羅於明月經始則神邕崇曉住持則瑯湛道昭並躬護聖場親傳智印其餘三千門人五百弟子承般若之深法受毗尼之密行盡號緇門無待彌勒天寶十五載歲次景申萬齊融述頌德碑焉

唐杭州靈智寺德秀傳

釋德秀俗姓孫氏富陽人也少出塵區早棲梵宇當圓戒檢正護浮囊匪定常師習神律府講談之外嘗哀鬼神之食恒以深更施其飲食澌汭之民傾誠畏服及終於定山頗多靈異則天寶初載也遷神座入塔時天降舍利七顆門人以瓶盛之緘于其塔或發之見秀齒上生舍利紛紛而墜後人還累甓成浮圖鄉人云恒有白蛇蟠屈守塔樵牧之童無敢近者

唐開業寺愛同傳 通玄

釋愛同俗姓趙氏本天水人也代襲冠冕弱齡挺拔惠然肯來爲佛家子具戒後講彌沙塞律遠近師稟若鱗羽宗乎鯤鳳也昔南宋朝罽賓三藏覺壽譯成此律因出羯磨一卷時運遷移其本零落尋求不獲學者無依同遂於大律之內抄出羯磨一卷彼宗學者盛傳流布被事方全孝和之世神龍中盛重翻宣同與文綱等參預譯場推爲證義義淨所出之經同有力焉著五分律疏十卷復遊蜀西明寺玄通律師重施潤色後安史做擾焚燎喪寺今無類矣

唐五臺山詮律師傳

釋詮律師者五臺縣人也緜服出家冠年受戒儀則清雅衆稟綱繩習毗尼宗秘菩薩行詮除訓徒外守默無撓遠近有事靡不豫知人謂爲得他心通也一食終日弊衣遮體不貯顆粒房無縷綜其強本節用造次不可及也入滅之日祥雲彩密天樂錚樅闔寺僧徒皆聞異香馚馥乃召集寺衆執手告辭囑累門人加趺而滅云

唐揚州龍興寺法愼傳

釋法愼姓郭氏江都人也孩抱之歲髫齒空門親愛所鍾志不可奪從瑤臺成律師受具戒依太原寺東塔體解律文絕其所疑時賢推服或一言曲分於象表精理自得於環中聲振京師如驕愛日諸寺衆請綱領乃默然而東歸既還揚都儕允郡顧恒誦金剛般若經如意輪般若佛心我得此心衆生亦得如意勝願我如此願衆生亦如謂天台止觀包一切經義東山法門是一切佛乘色空兩亡定慧雙照不可得而稱也愼暑不攝齊食不求飽居不易坐四方捨施歸於大衆一身有無均於最下朝廷之士銜命往還路出維揚終歲百數不踐門閾以爲大羞仰承一眄如洗飢渴愼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上言依於仁與人下言依於禮佛教儒行合而爲一學者流誤故親校經論延來者聽受故大起僧坊將警群迷故廣圖菩薩因地善護諸命故曲濟衆生壽量以文字度人故工於翰墨以法皆佛法故兼采儒流以我慢爲防故自負衣鉢以規規爲任故綱正緇林以發揮道宗故上行恭禮以感慕遺迹故不遠他邦以龍象衆議故再至京國以軌度端明故研精律部歎黃門侍郎盧藏用才高名重罕於推挹一見于愼慕味循環不能離坐退而歎曰宇宙之内信有高人黃門於院中置以經藏嚴以香燈天地無疆像

法常在太子少保陸象先兵部尚書畢構少府監陸餘慶吏部侍郎嚴挺之河南尹崔希逸太尉房琯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渙禮部尚書李憕辭人王昌齡著作郎綦毋潛僉所瞻奉願同灑掃感動朝宰如此以天寶七載十月十四日晨興盥漱就胡牀加趺心奉西方既曠而滅於龍興寺別院春秋八十三夏六十二緇素弟子北距泗沂南踰嶺徼望哭者千族會葬者萬人其上首曰會稽曇一閩僧懷一南康崇敬晉陵義宣錢塘譚山寺惠鸞洛京法瑜崇元鶴林寺法勵法海維揚惠凝明幽靈祐靈一等罔不成樂說辯才入法華三昧衆所知識物之依怙天上甘露正味調柔人中象王利根成熟音樂樹下長流福慧之泉雪山峯頂仰見清涼之月金剛決定煩惱無餘優曇開敷香潔盈滿法施之恩郡居之感哀奉色身經始靈塔於蕪城西岡之原像教也幽公自幼及衰恆所親侍後請吏部員外郎趙郡李華爲碑紀述大曆八年癸丑十二月也大理司直張從申書趙郡李陽冰題額其塔亦幽公經度建塔之地廣袤如素高卑得中周臨四衢平視千里門人環蒔列栢薦以名香其塔屬會昌中例皆毀焉

唐杭州華嚴寺道光傳

釋道光姓諸氏踰亂出家方冠受具詣光州和尚學通毗尼於時夏滿德崇壇場屬望蓋天齊眞士爲東南義虎雲雨慈味笙鏞道聲光持法華經創塔廟洎沒身不怠也上元元年庚子仲秋示疾終於本寺春秋七十九法臘五十八是日馳陽昧昧淫雨淒淒烈風崇朝嘉木爲折乃東土福盡之徵也俄然喜氣五色亭亭如蓋移晷不散偏映精廬即西方往生之意也初光未歿其月三日質明支疾凝神依色身觀彌陀具相現在其前滿庭碧華昔所未覩者四日昧爽有異人請光爲和尚遂開目彈指曰但發菩提心至五日旻陀羅華自天而雨門人神烈義津追慕弗遑各分法味流布行化香火無窮云

唐揚州大雲寺鑒眞傳

釋鑒眞姓淳于氏廣陵江陽縣人也總丱俊明器度宏博能典謁矣隨父入大雲寺見佛像感動夙心因白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許焉登便就智滿禪師循其獎訓屬天后長安元年詔於天下度僧乃爲息慈配住本寺後改爲龍興殆中宗孝和帝神龍元年從道岸律師受菩薩戒景龍元年詣長安至二年三月二

十八日於實際寺依荆州恒景律師邊得戒雖新發
意有老成風觀光兩京名師陶誘三藏教法數稔該
通動必研幾曾無矜伐言旋淮海以戒律化誘鬱爲
一方宗首氷池印月適足清明猊座揚音良多響答
時日本國有沙門榮叡普照等東來募法用補缺然
於開元年中達于揚州爰來請問禮鼻足曰我國在
海之中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雖有法而無傳法人
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非燭何見乎願師可能輟此
方之利樂爲海東之導師乎鼻觀其所以察其翹勤
乃問之曰昔聞南岳思禪師生彼爲國王興隆佛法

是乎又聞彼國長屋曾造千袈裟來施中華名德復
於衣緣繡偈云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
來緣以此思之誠是佛法有緣之地也默許行焉所
言長屋者則相國也鼻乃募比丘思託等一十四人
買舟自廣陵賫經律法離岸乃天寶二載六月也至
越州浦止署風山鼻夜夢甚靈異纔出洋遇惡風濤
舟人顧其垂沒有投棄棧香木者聞空中聲云勿投
棄時見舳艫各有神將介甲操仗焉尋時風定俄漂
入蛇海其蛇長三丈餘色若錦文後入魚海魚長尺
餘飛滿空中次一洋純見飛鳥集於舟背壓之幾沒

泊出鳥海乏水俄泊一島池且泓澄人飲甘美相次
達於日本其國王歡喜迎入城大寺安止初於盧遮
那殿前立壇爲國王授菩薩戒次夫人王子等然後
教本土有德沙門足滿十員度沙彌澄修等四百人
用白四羯磨法也又有王子一品親田捨宅造寺號
招提施水田一百頃自是已來長敷律藏受教者多
彼國號大和尚傳戒律之始祖也以日本天平寶字
七年癸卯歲五月五日無疾辭衆坐亡身不傾壞乃
唐代宗廣德元年癸春秋七十七至今其身不施苧
漆國王貴人信士時將寶香塗之僧思託著東征傳

詳述焉

唐杭州天竺山靈隱寺守直傳

釋守直字堅道錢塘人也姓范氏齊信安太守理之
八葉禮既冠衆君子器之夙有丘園之期不顧玄纁
之錫遂詣蘇州支硎寺圓大師所受具足律儀是夜
眼中光現長一丈餘持久方滅蓋得戒之驗也後抵
江陵依鼻公三年練行尋禮天下二百餘郡聖跡所
至無不至焉見無畏三藏爲受菩薩戒聞普寂大師
傳楞伽心印講起信宗論二十餘徧南山律鈔四十
徧平等一雨大小雙機在乎圓音未嘗少異乃立願

誦華嚴經還於中宵夢神人施珠一顆及覺惘惘然
如珠在握是歲入五臺山轉華嚴經二百徧追夙心
也宏覽大藏經三過廣正見也至開元二十八年有
制舉高行道俗請正名隸大林寺後移籍天竺住靈
隱峰時大曆二年也至五年三月寓于龍興淨土院
謂左右曰夫至人乘如而來乘如而去示其心然也
而愚夫欲以長繩繫彼白日安可得乎吾景落桑榆
豈淹久也以其年此月二十九日告終春秋七十一
僧臘四十五其間臨壇度人多矣顯名者洞庭辯秀
湖州皎然惠普道莊會稽清江清源杭州擇鄰神偃
常州道進晝公著塔銘云

唐洪州大明寺嚴峻傳

釋嚴峻姓樊氏濰州人也父任硤州長史邵王府司
馬峻性地夷然學習明利年及十九應進士舉俟羅
荼蓼思報劬勞投南陽佛寺後抵荊州玉泉山蘭若
遇眞禪師示其禪觀入城泊大雲寺峻秉持戒印用
之不刋憑附浮囊渡之攸往衆請臨壇復舉律之宗
主僶俛承命忽逢觀淨禪師頓明心法大曆元年思
往清涼山未達廬陵見顏魯公一言相契膠漆如也
二年春宜春太守俾僧正馳疏請召四年春洪州刺

史李華員外延入大明寺住止三月中俄命沐浴換
衣衆望空虛合掌而逝春秋五十九遷塔弟子圓約
等於寺前大泉池立碑存焉

唐會稽開元寺曇一傳

釋曇一姓張氏蓋韓人也其先軒轅賦姓至良佐漢
侯于晉魏晉已還衣冠繼代曾祖恒隋太常卿扈蹕
揚都遂家於越恒生孝廉冀冀生處士蕆蕆生一令
聞江南今四葉矣一夙植淨因生知慧性弱而敏悟
長而聰明年十五從李洽先生習詩禮終日不違十
六聽雲門寺茂亮法師經論一聞懸解法師異之謂
其母孟氏曰此佛子也可令削髮當與授記亮卽孝
和皇帝菩薩戒師也一聞而歡喜有度世之志景龍
中承恩出家隸在僧錄年滿受具於丹陽玄祖律師
學通事鈔於當陽曇勝律師既而鑽木見煙窺墻覩
奥開元五年西遊長安依觀音寺大亮律師傳毗尼
藏崇聖寺檀子法師學唯識俱舍等論安國寺印度
沙門受菩薩戒於是蓮華不染之義甘露甚深之旨
一傳慧炬了作梵雄遠近瞻仰如宗師矣然刃有餘
地時兼外學常問周易於左常侍褚無量論史記於
國子司業馬貞遂漁獵百氏囊括六籍增廣聞見自

是儒家調御人天皆因佛事公卿嚮慕京師緇素歸
丞相燕國公張說廣平宋璟尚書蘇瓌兗國陸象先
秘書監賀知章宣州涇縣令萬齊融皆以同聲並爲
師友雖支許之會虗嘉宗雷之集廬岳未云多也四
分律者後秦三藏法師梵僧佛陀耶舍傳誦中華與
羅什法師共爲翻譯今之講授自此員來魏法聰律
師始爲演說聰授道覆覆授光洎隋朝相部礪律師
作疏十卷西京崇福寺滿意律師盛傳此疏付授亮
律師其所傳授一一依礪律師疏及唐初終南宣律
師四分律鈔三卷詳略同異自著發正義記十卷明
兩宗之蹖駮發五部之鈐鍵後學開悟夜行得燭前
疑泮釋陽和解氷佛日昭晰而再中法棟崢嶸以高
峙發正記中斥破南山持犯中可見也二十五年仗
錫東歸明年詔置開元寺長史張楚璨爲寺主因而
居焉一聲振京華道高吳會布大慈以攝衆修萬行
以表儀順風問道者轂擊肩摩函丈請益者波委雲
萃虔受之量隨而演說故前後講四分律三十五徧
删補鈔二十餘徧焉江淮禪子受木叉者非一登壇
即不爲得法從持僧律蓋度人十萬計矣至德之際
國步多艱緇徒慢法罕率經教國相王公出鎮於越

以一德名素高請爲僧統一變清淨大闡熏修浹旬
之間迴邪入正普誘潛化皆此類焉始者一入開講
明達法師目之曰汝人中師子也又遇遵善寺尼慈
和歌曰曇一師解毗尼大聰明更無疑爲達人之所
謗多矣天寶十四載瀕河潮水自激錢塘大雲伽藍
當茲湍浔因請一講律學徒千人咸發大願每上念
摩訶般若乃止濤激以緇伍胥龍王用茲莊嚴祈於
衛護五月晦夜恍惚之間見一神人衣冠甚偉稽首
謝曰蒙垂法施即改波流未逾九十日漲沙五十里
道俗驚歎得未曾有一蔚爲法主大揚教跡發明前
佛之付囑保證後佛之護念四句作偈受持者了於
未了一音演法諦聽者聞所不聞非夫天地淳精江
山粹靈與法作程間世而生孰能玄通密證如此其
大者乎寺中洪鐘一所作也遠徵梟氏近法雷門生
存累年匠其規制殁後三日成於鎔造聲應百里杠
乎萬鈞蒲牢吼而地震師子吼而山業警悟聾俗導
引迷方胡可言也法謝形離薪盡火滅以大曆六年
十一月十七日遷化於寺之律院報齡八十僧臘六
十一即以明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遷座於秦望山從
先和尚之塋也一春秋已高精爽逾勵既不衰憊初

無疾苦忽謂侍者曰吾將掃禮墳塔歸骨於此數日
之後奄然而終江淮之南河洛之表衣線制服䟦紼
送喪號哭滿山旛華蔽野比夫劇孟之母送車千乘
孔丘之墓栽樹萬株可同年哉門人越州妙喜寺常
照建法寺清源湖州龍興寺神玩宣州隱靜寺道昂
杭州龍興寺義賓台州國清寺湛然蘇州開元寺辯
秀潤州棲霞寺昭亮常州龍興寺法俊等早發童蒙
咸承訓誘三千弟子伴梁木而增悲八萬門人望栴
檀而不及時會稽徐公浩素敦鄉里之舊爲碑頌德
焉大曆十一年也

宋高僧傳卷第十四

音釋

嶴五各切也 搏攫搏伯各切手擊也攫厥縛切持也 奩力鹽切匣也 舒陀胡切香
沁七鴆切地名也 趺徒結切跌也 褉序娣切 糗丘九切乾糧也 鵽丁刮切鳥
名 籞魚許切禁苑也 隰席入切下濕曰隰 紼分勿切引柩索也 篲徐醉切埽也
[illegible]于思切是也 彪悲憂切虎文也 砰訇砰披庚切訇呼宏切 薾泥輒切疲也 髫
徒聊切童子垂髮也 齓初刃切毀齒也 衣縗衣於戲切縗倉回切喪衣也 栝古活切
[illegible]切也 蹻捷蹻居畧切蹻走貌也 弗初限切 揞口今切 稀香依切稀也
蹲踞蹲徂尊切踞也踞與跪同 痺當弄切病也 荼蓼荼同都切蓼力小切
淬礪淬取內切堅也礪力制切磨也 黌戶萌切學舍也 屩乾約切草履也 簦都滕切有

柄笠 瑀鐫瑀多么切琢也鐫子泉切刻也 鉛錯鉛與專切錯口駭切鐵也 銑息淺切
切 舂食刃切 滸合曾切 誠胡讒切 旗以諸切 顓職緣切獨也 僥
切 磚 俶擾俶昌六切作也擾而沼切亂也 錚樅錚楚耕切樅初江切並撞也
古滿切 憕直陵切 恭渠羈切姓也 徼古弔切循塞也 廣袤廣古曠切袤莫候切
廣袤東西曰廣南北曰袤 榎將先切木名也 舳艫舳直六切艫力胡切舳艫船方而長
者 刓吾官切弊也 屍䠞屍五切後從日屍䠞壁古切警䠞也 瓌公回切
駮路尺尹切駮駁比角切 鈐鍵鈐巨鹽切鍵其偃切 斯之列切明也
滍居案切水流疾貌也 湍他官切疾瀨也 扛古雙切對舉也 憊步拜切疲極也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資刻
宋高僧傳第十四卷計字二萬二千六百
[illegible]
真州釋道一對[illegible]
丙寅孟冬[illegible]

宋高僧傳卷第十五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勑撰

明律篇第四之二 正傳十九人 附見二人

唐餘杭宜豐寺靈一傳

釋靈一姓吳氏廣陵人也神清氣和方寸地虛與大和元精合其純粹年甫九歲僻嫌朽宅決入梵園墮息慈之倫稟出家之制暨乎始冠受其具足學習無倦律儀是修亦見談笑欲明解脫示人文藝以誘世智初不計身中有我我中有身德全道成緣斷形謝

以寶應元年冬十月十六日寂滅於杭州龍興寺春秋三十五凡滿十五安居臨終顧謂弟子行恭畋法樹小浮圖焉時左衛兵參軍李紓嘉興縣令李湯左金吾衛兵曹參軍獨孤及相與悼梁木之既壞慮陵谷之當遷後之人禮應真之塔婆昧應真之德行故刻石於武林山東峰之陽也一家富貲殖既而剃髮推千金之產悉讓諸孤昆弟所取者惟納衣錫杖自爾卬維揚法慎師學相部律造乎微而臻乎極友善者慧凝明幽靈祐會稽雲一晉陵義宣同門三益作者七人也一咳唾塵境纔日經行宴坐必擇山椒樹

下初舍于會稽山南懸溜寺接禪者隱空乾靖討論第一義諦或遊慶雲寺復居餘杭宜豐寺隣生丹山門對佳境冏然獨往暴風偃山正智不動巨浪沃日浮囊不飄於是著法性論以究眞諦此一之了語也每禪誦之隙輒賦詩歌事思入無間興合飛動潘阮之遺韻江謝之闕文必能綴之無愧古人循循善誘門弟子受教若良田之納膏雨焉一跡不入族姓之門與天台道士潘志淸襄陽朱放南陽張繼安定皇甫曾范陽張南史吳郡陸迅東海徐凝景陵陸鴻漸爲塵外之友講德味道朗詠終日其終篇必博之

以文約之以修量其根之上下而授之藥焉一居寺高隅初無井泉一旦呀然而涌噴金砂之潘於庭之左右挹之彌淸斟之無竭蓋精至之感矣詩行於世有選其尤者入間氣集焉

唐吳郡東虎丘寺齊翰傳

釋齊翰字等至吳興沈氏之子高祖陳國子祭酒曾祖隋魏州司馬祖考三世不仕翰綺歲從父至山寺睹高靜無塵之躅惻然有宿命之知固請捨家至天寶八載八月五日奉制度配名永定寺九載十月躋五分壇納形俱戒務名開元大曆中轉隸武丘皆兩

州道俗所請從命也翰道性淵默外則淡然迹不近名身不關事長在一室寂如無人豈比夫騁行鼓簧之士哉顓門相部義疏精敏罕儔明法華經主蘇湖戒壇每當講首則令時所謂壇長也大曆十年入流水念佛道場是夜西方念中頓現蓋純誠之所致也即以其年終於本院春秋六十八法臘二十六翰遇疾之日謂門弟子曰有鶴從空飛下迴翔我前爾曹見乎必謝之期小聖猶病安能免哉受業門人如隱戒壇宣允等與吳興皎然結法門昆弟之交俱高潔難可輕慕焉

唐潤州招隱寺朗然傳

釋朗然俗姓魏世襲冠冕其先隨東晉南渡則為南徐人也開元中入道受業於丹陽開元寺齊大師天寶初受具於杭州華嚴寺光律師後徙靈隱寺依遠律師通四分律鈔重稟越州曇一律師精研律部講訓生徒四遠嚮應肅宗至德二年恩命舉移隸名於慈和寺上元中刺史韋儇又請為招隱統領大德即以其年講授之暇著古今決十卷解釋四分律鈔數十萬言繁雜義例條貫甚明大行於世覩其先列古人之義有所不安則判斷之故號決也決中自序初依天竺威律師學習復從遠一二師也凡戒壇則二十六登皆為壇席之主律鈔凡二十八遍講有饋遺者隨豐薄受而轉施悲信二田凡於教理披文究義皆言宿習之力也執持戒檢斯須不違大曆十二年冬癸卯趺坐如常恬然化滅時年五十四僧臘三十五越十三年春辛酉建塔於山西原縗麻之徒泣血千計高行弟子清浩擇言等請益弟子御史中丞洪府觀察使韋儇吏部員外李華潤州刺史韓賁湖州刺史韋損御史大夫劉暹潤州刺史樊冕皆歸心奉信屯田員外郎柳識為碑頌焉

唐越州稱心寺大義傳

釋大義字元貞俗姓徐氏會稽蕭山人也以天授二年五月五日特稟神異生而秀朗七歲父訓之以經典日可誦數千言年十二請詣山陰靈隱寺求師因習內法開卷必通人咸歎之屬中宗正位恩制度人都督胡元禮考試經義格中第一削染配昭玄寺自茲聽習旁聽玄儼開元初從吳郡圓律師受具復依本州開元寺深律師學四分律指訓義因遊長安深公已亡乃摳衣法華寺玄儼律師共俊邁出倫儼云於今傳法非子而誰及稱心本寺超律師請為寺任

開元中喪親晉入天台佛隴轉藏經務劬勞也天寶中遂築北塢之室卽支遁沃州之地也初夢二梵僧曰汝居此與二十日至寶應初復夢曰本期二十日今滿矣魔賊將至不宜更處無何海賊袁晁竊據剡邑至于丹丘義因與大禹寺迥律師同詣左谿朗禪師所學止觀而多精達前後朝貴歸心者相國杜鴻漸尚書薛兼訓中丞獨孤峻洛州刺史徐嶠次徐浩皆宗人也以大曆巳未歲五月終於本院春秋八十九僧臘六十三殯於寺之北塢舊居因造塔焉義前後戒壇計二十七登受戒弟子三萬餘人終時室中聞天樂聲驗平生誦法華經大涅槃經小大乘戒本以爲口業德行非歸兜率不往淨土未可議其生處也

唐常州興寧寺義宣傳

釋義宣者晉陵人也宿植利根脩然出俗不須師訓砥礪厥心納法後孜孜律科時無虛度玄儒旁綜長在篇章卒問捷給而禀延陵恭讓之風雅得毗尼之體初揚州法愼傳於舊章淮甸之間推爲碩匠天寶初宣斂衽摳衣諮詢彌久輩流率服愼且歎賞曰可畏乎宣講終南事鈔請業于周律師之庭考覈尤精

乃著折中記六卷以解之蓋佛融濟卑勝諸師有所紕謬故也使是非各盡其分人免據宗而阿比從此立稱耳毗陵多出名士僧有三宣慧德義是歟時於江都習業與會稽曇一閩川懷一慶雲靈一同門爲朋也晉陵既有三宣愼門復出三一焉江表貴爲美談宣天寶末盛行化導罔究其終

系曰夫名以制義所出無窮奈何師資踵武而犯教祖之諱乎通曰春秋貴賤不嫌同號也或曰滕齊不敵俱書侯乃曰不嫌同號號與名豈得例諸通曰號大不嫌名小豈嫌乎剏以義宣始爲名者安知弟子成事於南山之門邪然出家者必也無妨一則姓既以華從梵咸稱釋氏一則西域無諱此合從旃其諱者周人以事鬼神夏商無諱明矣況乎宣師巳生兜率小爲天人大爲菩薩豈宜以鬼神事之致令唐初高德勝士往往止存一字名職由諱之極矣屬今修撰乃闕文也乃知眞諦無諱俗諦聞似則懼或曰今沙門姓既爲釋名復不諱言我不隨俗諦云何對君主稱臣莫西域有否通曰姓名不對王者臣妾表疏合然昔齊帝問王儉遂令對見稱名自漢至唐肅宗朝始見稱臣由此訟而不革良以沙門德薄日就衰

徹一往無復矣又以法委國王誠難改作王謂爲是楷定莫移故佛言雖非我制諸方爲清淨者不得不行也

唐蘇州開元寺辯秀傳

釋辯秀俗姓劉氏漢楚王交三十一代孫也秀幼孤諸父哀字禮如教立孝自天生而宿植緣深心田欲穩因請伯氏出家長行森而捨旃事靈隱諶禪師便能問津圖入道之意所闕指訓如涼風入懷醒然清悟天寶四年受戒於東海鑒眞大師傳律於會稽曇一至德中舉高行隸名於吳郡開元寺乾元中下詔天下二十五寺各定大德七人長講戒律秀應其數也頃年於淨土一門不忽于念嘗謂人曰昔聞西方之行是有相大乘此乃達心不直非達觀之說何邪夫出言即性發意皆如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況我正念乎秀壇場一十六番度人孤制律樞匡持僧綱自肯湖南北皆宗仰焉以建中元年六月十五日寢疾而終春秋六十七法臘三十五當其逝日有庭樹一本枝葉扶疎朝華匪斂而遽萎瘁其年七月五日遷靈龕於武丘西寺松門之右門人道亮道該清會偕達旃檀之香樹也故觀察使韋元甫李棲筠號州刺史李紓御史中丞李道昌盡欽慕往德亦林下之交焉書爲碑頌焉

唐京師安國寺如淨傳

釋如淨不詳何許人也甫發法位當納戒律明練毗尼砥礪名節時恒講勗徒侶雲屯辯筆偕長博達儒典先是關中行智首律師四分律疏魏郡法礪律師者疏別行爾時關輔河北各競宗泒微似參辰隋末唐初道宣律師以首大疏爲本造刪補律鈔三卷稍爲會要行事逗機貞觀已來三輔江淮岷蜀多傳唱之次裴三藏弟子懷素者先習鈔宗後委棄宣礪之學於咸亨年中別述開四分律記後號新章駁至代宗大曆中新章舊疏互相長短十三年勅集三宗律匠重定二家隆殺時淨推爲宗主語在圓照傳至建中二年奏二疏並行淨之力也蓋以國相元公載篤重素公崇其律教乃命淨爲新疏主作傳焉

唐漢州開照寺鑑源傳 楚觀

釋鑑源者不知何許人也素行甄明範圍律道葱翁表率何莫由斯後講華嚴經號爲勝集日供千人粥食其倉筭中米粟纔數百斛取之不竭泣夏涉秋未嘗告匱其冥感如此其山寺越多徵應有慧觀禪師

見三百餘僧持蓮燈凌空而去歷歷如流星焉開元中崔異與公寧疑其妖妄躬自入山宿預禁山四方面各二十里火光至第三夜有百餘支燈現兼紅光可千尺餘異與公蹶然作禮歎未曾有時松間出金色手長七尺許有二菩薩黃白金色閃爍然復庭前栢樹上晝現一燈其明如日横布玻璨山可三里所寶珠一顆圓一丈熠爚可愛西嶺山門懸大虹橋橋上梵僧老叟童子間出有二炬爛然空中如相迎送交過之狀下有四菩薩兩兩偶立放通身光可高六七十尺復見大松林後忽有寺額篆書二學字又燈下垂繡帶二條東林之間夜出金山月當于午金銀二色燈列於知玄師墳側韋南康臯每三月就寺設三百菩薩大齋菩薩現形捧燈僧持香燈引艳之鐘在寺門矣白中令敏中覩瑞與立此寺大中八年改額曰開照源律師道化與地俱靈哉弟子傳講東川所宗也

唐吳郡雙林寺志鴻傳

釋志鴻俗姓錢氏湖州長城下若人本名儼志鴻字也少出俗于石門鄉寺則梁靜林也削染受具訖往茂苑親道恒師盛集研覈精微時曇清者躬互相切磋卒成洪緒然慊先德釋南山鈔尙畧不均否臧無准搉蟬忘後補衮不完囊括大慈靈粤巳下四十餘師記鈔之玄勤成二十卷號搜玄錄大曆中華嚴疏主澄觀披尋乃爲序冠于首然其解判不無所長其如科節繁碎是其短也春秋一百有八歲勑署爲長壽大師焉近世止行其字而巳今雙林累遭兵革加以水潦碑碣失蹤闕於言行也吁其儼公氏族本生必與南山宣律師相同亦爲美事矣

唐京兆安國寺乘如傳

釋乘如未詳氏族精研律部頗善講宣繩準緇徒罔不循則代宗朝翻經如預其任應左右街臨壇度人弟子千數先是五衆身亾衣資什具悉入官庫然歷累朝曷由釐革如乃援引諸律出家比丘生隨得利死利歸僧言其來往本無物也比丘貪畜自茲而蟜者職由於此今若歸官例同籍沒前世遺事闕人舉揚今屬文明乞循律法斷其輕重大曆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勑下今後僧亾物隨入僧仍班告中書門牒天下宜依如之律匠非止訓二衆而巳抑亦奮内衆之遺事立功不朽如公是乎終西明安國二寺上座有文集三卷圓照爲聚流布焉

唐襄州辯覺寺清江傳

釋清江會稽人也不詳氏族幼悟幻泡身拘羈絆因入精舍便戀空門父母沮勸建乎難拔禮曇一律主為親教師諷誦經法寓目俱通長者品量之曰釋門千里駒也於浙陽天竺戒壇求法與同學清源從守直和尚下為弟子還聽習一公相疏并南山律鈔間歲精義入神舉皆通暢而善篇章儒家筆語體高辭典又擅一隅之美時少倫擬其褊悷之性不與人類嘗於一公少因不足亦有捨和尚之譏由是遊方服勤凡云律筵無不預者自責己曰天下行半少有如我本師者還會稽一公猶老當其僧大集時擊木唱某再投和尚攝受時一公詬罵江雨淚而懺悔曰前念無知後心有悟望和尚大慈施與歡喜苟不許救則越人不可以強售章甫也一公憫其數四求哀乃曰為汝舍垢遂為師資如初江有禪觀之學大曆八年於汝漬遇忠國師因弟子說自忠曰此律師是和尚鄉人乃欣然相會尋往南陽再謁國師密傳心要焉

系曰江嘗為七夕詩或謂之四背中一背也通曰詩人興詠用意不倫慧休怨別陸機牽牛星屈原湘夫人豈為色邪皆當時寓言興類而已若然者言火則焚口說食則療飢也矣江之捨師後乃揚師之美反權合道也實為此詩警世無常引令入佛智焉其故何也詳江遇忠國師大明玄理無以域中小乘法拘之哉

唐會稽雲門寺靈澈傳

釋靈澈不知何許人也稟氣貞良執操無革而吟詠性情尤見所長居越谿雲門寺成立之歲為文之譽襲遠講貫無倦生徒戾止如闤闠焉故秘書郎嚴維劉隋州長卿前殿中侍御史皇甫曾覩面論心皆如膠固分聲唱和名散四阪澈遊吳興與杼山晝師一見為林下之遊互相擊節晝與書上包佶中丞盛標揀其警句最所重者歸湘南作則有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人間借路行如今還向山邊去唯有湖水無行路句此僧諸作皆妙獨此一篇使老僧見欲棄筆硯伏與中丞高鑒深量其進諸乎其捨諸乎方今天下有故大賢勤王輒以非急干請視聽亦昭愚老僧不達時也然澈公秉心立節不可多得其道行空慧無慙安遠復著律宗引源二十一卷為緇流所歸至於玄言道理應接靡滯風月之間亦足以助君子之

高興也夫為同曹所重也如此晝又賫詩附澈去見佶禮遇非輕又權德輿聞澈之譽書問晝公迴簡極筆稱之建中貞元已來江表諺曰越之澈洞冰雪可謂一代勝士與杭標霅晝分鼎足矣不測其終

唐揚州慧照寺省躬傳

釋省躬睦州桐廬人也爲童強識耆宿呼為怪其志大而言高每厭樊籠忽投聖德寺慕道從師勅恩得度性靈天發於毗尼道學如溫習復擇名師得姑蘇開元道恒師恒曰甚矣吾得躬也門人日益親及乎探賾精微愈征愈遠時有擊論互指為迷者必請見躬為其判之坐分曲直諺曰義晝省躬言到躬義無不盡也其博綜律乘扞禦師門也若此恒曰自吾有躬也惡言不聞矣躬避席業拱而對曰某不佞也仰師之道若採扶桑以啖鳳雛所患者未能嘔繭絲以報王耳恒曰視子吐園客五色絲可供黼黻之資言太謙矣晚赴維揚之召廣訓徒焉然其滿口雌黃品藻否臧古今之義生徒明敏者各錄之都加潤色號順正記十卷行之復著分輕重物儀別行沿襲十三章門條例外加近世現有物之重輕頗爲要用躬復高儒學作碑頌越多以其曾化邪溝故呼淮南記主

自號清冷山沙門焉

唐吳郡包山神皓傳 維亮

釋神皓字恒慶姓徐氏八代祖摛齊竟陵王西邸學士子陵梁尚書左僕射其文與庾子山齊名迨陳國亾因佐吳邑遂家姑蘇皓乃為吳郡人也天性耿潔風韻朗邁幼負脫俗之姿尋依錢塘龍泉道場一公出家天寶六年降厥詔精擇貞行一州許度三人皓居薦首因隸僧籍于包山福願道場初進具於興大師次通律鈔於曇一後士講律鈔五昇壇場遂乘舟歸包山使野叟誅茅山童掃石逍遙棲息旋增修屋宇乾元元祀有詔天下二十七寺各奏大德七人長講戒律因請住開元寺欲果其願且懼簡書遂僶俛從命奉戒弟子開州刺史陸向前給事中嚴涚服道弟子禮部侍郎劉太眞前大理評事張象欽風弟子前廉史亞相李棲筠請綱任海隅一邑緇伍三變至于道末年工於圓宗別置西方法社誦法華經九千餘部貞元六年十月開元寺遇疾至十二月顧囑弟子維亮曰我棄世後可歸洞庭故山置塔說法而終是夜瑠璃色天八星霣如雨西方兆眹寄現于前春秋七十五僧臘四十三門人維亮有文有道獨步當時

執師之喪不以證而廢教也傳法弟子道超靈後道濬道稜維讓維誠皆一時英邁雲晝真爲墳塔碑頌美云

唐京師安國寺藏用傳

釋藏用不詳何許人也從其拔俗依棲嵩山空公爲師及乎年當應法即於汾川炬律師所受上品形俱法登詣洛中業公講肄研覈律文循其奧妙無所不臻洎聞有禪觀之學遂登廬陵霍汝漢泛湘望雙峯之叢林又歸開法京輦道既精粹訓且均敷藹然爲物楷模嚮風宗重當建中中巳全三十許臘尋應詔充臨壇首席相繼度弟子越多及居東城化塔乃代宗之邸第也推用主其綱任苾芻至息慈皆遵畏愛焉席熊延客揮麈開談指衡山石也有以識前身傳曹谿鉢也有以知後際是以門多長者之轍室滿度人之籌益物良深坐鎮雅俗貞元中左司正郎王銷南臺崔公繼和之如是數公將義標題兵部正郎程浩作都序職方正郎知制誥吳通微書之四年戊辰歲也用公長於律學急護任持爲上都之表則也

唐湖州八聖道寺眞乘傳

釋眞乘姓沈氏德清人也厥父玄望孝廉舉調兗州司馬母氏妊乘有神光異氣之祥識者言沈氏必大其閥閱暨誕生也瓌偉長與宗族諸子雜處若羣草中之瑛樹焉總丱之後司馬以文學諭之令修官業且憮然如有不得已之色居處翫戲則以佛像班布又觀其宿習果請出家屬顏魯公許試經得度時巳暗誦五百紙比令口諷一無差跌大見褒異落髮配住八聖道寺得戒後於遍玄寺常進師所綜習毗尼進公見其俊邁也誡同門曰乘雖少齡不可以伯仲齒之後西上京師雲華寺學法華天台疏義大著聲望又章信寺衆僧辟其講發辭千日者一聽而自醒迷終身者暫聞而永悟經宗律柄兼講無虧籍甚緇行烜赫京邑貞元十一年功德使梁大夫以德宗丞幸安國寺奏乘移隸以備應對充供奉大德數焉時本師無滯亦以道業實蒙恩渥奏舉乘爲國祈福無滯忽夢乘捧一白蓮華南去無何乘果疾乞歸田間勑允既還鄉里本郡守李公錡田公敦浙東率薛公戒或踵門而勸登法座或馳簡而延蒞戒壇乘迫以法緣悉所勉強以是八爲律學座主四爲臨壇正員凡訓授度人或巾屨結緣一無所受遊五臺山禮文殊聖容所見瑞相不可勝言後在護國寺禮佛名經

一百周懺法之餘撰法華經解疏記十卷以元和十五年冬十月示疾而終于本寺乘精于律法長於演說以長慶二年十月十三日焚身于韶村西隅遵遺命也萬年縣尉王甄爲碑述德焉

唐杭州靈隱山道標傳

釋道標富陽人也俗姓秦氏其遠祖與嬴同姓世爲汧隴大族及晉東渡衣冠隨之後爲杭人也其高曾至王父皆以儒素不甘爲吏故州里尊奉之標生則孤明長而深趣老而堅固蓋良善之因有自來矣年七歲時神清氣茂不雜凡童倏有大沙門手摩其頂曰此孺子目秀如青蓮得非我釋氏之威鳳乎苟能捨家必有善稱不然乘雲霄薄天漢吾不可得而知也父允其請遂爲靈隱山白雲峰海和尚弟子妙高之上唯日月是麗娑竭之宮固雲雷斯畜至德二年詔白衣通佛經七百紙者命爲比丘標首中其選卽日得度蒙配天竺寺焉永泰初受具品於靈光寺顗律師登以護戒嚴謹爲時所推毗奈多羅之言罔不該貫凡度人戒討六壇爲衆糾繩經一十二載置田畝歲收萬斛置無盡財與衆共之貞元中以寺務克豐我宜宴息乃擇高爽得西嶺之下葺茅爲堂不干人事用養浩氣焉標經行之外尤練詩章辭體古健比之潘劉當時吳興有晝會稽有靈澈相與酬唱遞作笙簧故人謠云雪之晝能清秀越之澈洞氷雪杭之標摩雲霄每飛章寓韻竹夕華時彼三上人當四面之敵所以辭林樂府常采其聲詩由是右庶子姑臧李公益著云重名之下果有斯文西還京師有以誇耀又竟陵子陸羽云夫日月雲霞爲天標山川草木爲地標推能歸美爲德標居閑趣寂爲道標名實兩全品藻斯當爾後聲價軼於公卿間故與之深者有相國李公吉甫大司空嚴公綬右僕射韓公皐禮部侍郎呂公渭滑毫節制盧公羣襄陽節制孟公簡同州刺史李公敷鳳翔尹孫公琦浙東廉使賈公全中書舍人白公居易隨州刺史劉公長卿戶部侍郎丘公丹外郎裴樞秘閣嚴維小諫朱放越廉問薛戎夕拜盧元輔常州釋元浩潤州釋南容金華釋乾輔吳門釋光嚴上都釋智崇等並心交塵外分契林中萬境在空驅之爲射御五峰滿眼立之爲彊場文雄而再鼓不衰神王而一戰自勝者也以長慶二年示有微疾六月七日歸滅于所居蘭若至冬十月二日塟于舊山春秋八十有四法臘五十八弟子如玢

如晉行儉省言常儉智猷日超等皆得師之法倣仰不違空園遶於栴檀恨滿盈於石室至今杭民謂之西嶺和尚矣開成五年中鄭素卿錄德行刊碑頌立于天竺山之東墟存焉

唐衡嶽寺曇清傳

釋曇清未詳何許人也幼持邊幅閑或迷方以謹昏吻究窮佛旨乃負笈來吳北院道恒宗師法會與省躬猶滕薛之前後也旋盻南嶽化徒適會元和中閬州龍興寺結界時義嵩講素新疏傑出輩流因云僧祇律云齊七樹相去爾所作羯磨者名善作羯磨準

此四面皆取六十三步等如是自然界約令作法界上僧須盡集時清遂廣徵難如是往返經州涉省下兩街新舊章南山三宗共定奪嵩公虧理時故相令狐楚猶爲禮部外郎判轉牒據兩街傳律斷云清義爲正天下聲唱勇執紀綱清能干城矣後著記號顯宗焉

系曰清公南山宗崛起别峰人咸景仰與嵩悟二公遇于必爭之地清果得儁刈夫閫苑也僻用律文三隅不反既成圖狀學者流傳致其嵩公如填海底至大中中玄暢公荐加褒貶貶嵩又轉沈尾閭中矣

唐京師西明寺圓照傳

釋圓照姓張氏京兆藍田人也年方十歲篤願依西明寺景雲律師雲亦一方匠手四部歸心照當應法乃受近圓謹願執持如懷寶器尋究經論訪問師承維摩法華因明唯識涅槃中觀華嚴新經或深入堂皇或略從染指仍旁求於儒墨兼擅美於風騷律藏珠珍專探日用後則霜增秉法膺序度人洎乎開元年中勅選名德僧參其譯務照預焉至代宗大曆十三年承詔兩街臨壇大德一十四人齊至安國寺定奪新舊兩疏是非蓋以二宗俱盛兩壯必爭被擒

翻利於漁人互擊定傷於師足既頻言競多達帝聰有勅令將二本律疏定行一家者時照等序奏云按四分律部主梵云曇無德秦言法藏自姚秦弘始五年壬寅歲罽賓三藏佛陀耶舍秦言覺明諷出梵文沙門竺佛念聽而筆受成四十五卷至十一年歲次戊申支法領又從西國將梵本來於長安中寺重讎校殆十四年辛亥譯畢沙門慧辯等筆受成六十二卷後有魏朝道覆律師於法聽講下纂成疏六卷北齊慧光律師造疏二本次道雲律師修疏九卷次道暉撰疏七卷隋朝法願裁疏十卷自唐平一天下也

四方昌阜三寶增明有智首律師述疏二十一卷次
慧滿律師造疏二十卷事各一時流通絕矣當武德
元年戊寅歲有相州日光寺法礪律師製疏至九年
丙戌歲成十卷宗依成實論今稱舊疏是也洎高宗
天皇大帝咸亨元年歲在庚午有西太原寺懷素律
師撰開四分律宗記十卷宗依根本一切有部大毗
婆沙俱舍等論稱新章疏是也至我皇帝受佛付囑
欽尚釋門信重大乘遵承密教見兩疏傳授各擅顓
門學者如林執見殊異數興諍論聖慈愍念務息其
源使水乳無乖一味和合時遣內給事李憲誠宣勅

勾當京城諸寺觀功德使鎮軍大將軍劉崇訓宣勅
云四分律舊疏新疏宜令臨壇大德如淨等於安國
寺律院僉定一本流行兩街臨壇大德一十四人俱
集安國寺遣中官趙鳳詮勅尚食局索一千二百六
十人齋食并果實解齋粥一事已上應副即於安國
寺供僧慧徹如淨等十四人并一供送充九十日齋
食用茶二十五串藤紙筆墨充大德如淨等僉定律
疏用兼問諸大德各得好在否又勅安國寺三綱僉
定律疏院一切僧俗輒不得入違者錄名奏來云其
時天長寺曇邃淨住寺崇敬西明寺道邃興泚本寺

寶意神明智劍超儕崇福寺超證薦福寺如淨青龍
寺惟幹章信寺希照保壽寺慧徹圓照共奉表謝答
詔云師等道著依經功超自覺承雪宮之旨奧為火
宅之涼飈四分律儀三乘局鍵須歸總會永息多門
一國三公誰執其咎初機眩曜迷復孔多爰命有司
俾供斉費所煩筆削佇見裁成所謝知悉其日品官
楊崇一宣勅薦福溫國兩寺三綱與淨土院檢校僧
等嚴飾道場命僧行道用五十四人起今月一日轉
經禮佛六時行道至來年二月一日散其設齋食料
一事已上令所司祇供宜各精誠問師等好在及解

道場中官李憲誠宣勅語溫國寺轉念道場四分律
臨壇大德等釋門三學以心印相傳無上菩提以戒
法為根本道場畢日即宜赴大安國寺楷定律疏十
道流行至二月八日勅檢校道場大德曇邃飛錫等
道場定取十日散設齋外各賜絹帛其十四人律師
並令赴安國寺修疏程才品用各得其宜衆推如淨
慧徹同筆削潤色圓照筆受正字寶意纂文僉定超
儕筆受其崇敬已下九人證義共議篇題云勅僉定
四分律疏卷第一京城臨壇大德某等奉詔定以此
為題也照為首唱諸公和之其間厥義非長若農夫

之去草其義合理猶海客之采珠可謂名解毗尼不看他面俄屬德宗即位改元建中其年五月疏草畢六月望勑圓照依國子學大曆新定字樣抄寫進本至十二月十二日送祠部進新僉定疏十卷仍乞新舊兩疏許以並行從學者所好勑宜依照務其搜集專彼研尋著大唐安國寺利涉法師傳十卷集景雲先天開元天寶誥制三卷肅宗代宗制旨碑表集共二卷不空三藏碑表集七卷隋傳法高僧信行禪師碑表集三卷兩寺上座乘如集三卷僉定律疏一行制表集三卷般若三藏續古今翻譯圖紀三卷大乘

理趣六波羅蜜多經音義二卷三教法王存沒年代本記三卷上卷明佛中道下儒也翻經大德翰林待詔光宅寺利言集二卷再修釋迦佛法王本記一卷佛現八相身利益人天成正覺記一卷判方等道場欲受近圓沙彌懺悔滅罪辯瑞相記一卷五部律翻譯年代傳授人記一卷莊嚴寺佛牙寶塔記三卷無憂王寺佛骨塔記三卷傳法三學大德碑記集十五卷建中興元貞元制旨釋門表奏記二卷御題章信寺詩太子百寮奉和集三卷貞元續開元釋教錄三卷照自序云伏以開元十八年歲在庚午沙門智昇

修撰釋教錄洎乎甲戌經六十五年中間三藏翻經藏內竝無收管恐年代寖遠人疑僞經又先聖大曆七年許編入制文猶在時帝勑宜依至今江表多集此集中經而施用焉照於律道頗有功多肅代二朝尤爲傑立累朝應奉賜紫充臨壇兩街十望大德內供奉檢校鴻臚少卿食封一百戶後終于別院春秋八十二法臘五十八云

系曰刊正二宗會歸一見庶幾知有定分不横馳求何以諸師却請雙行不其惑歟通曰是此舉也則元載所請帝乃曰俞究其始因乃新章也挾力輪摧相

部獨存於我專利於人亦猶紀昌俄遇飛衛併其箭銜成我材官御大輅而廢其椎輪得火生而焚其木毋竊量諸德微債不平故奏雙行同不僉定則何異乎眼頭生目匪成三點之伊必須聲後知音方驗一夔之足因排法礪三本生焉舊有南山四家出矣又如東漢季也滅一跋扈生四强臣初止政出一門未云路歸四貴若然者駢拇懸瘤雖多無用然則吾善用多矣大集經云如是諸見不妨諸佛法界及大涅槃依之修行皆得解脫此通方之大解也哉

宋高僧傳卷第十五

音釋

軥舉朱切軛也　儇呼緣切　翛先彫切飛羽聲　毄下革切賢也　慊苦簟切　痿
瘁於危切痿瘁病也秦醉切　蹷其月切仆也　熠以入切　爚以灼切熠爚
光明也　褊補典切急也　詬舉后切辱也　阪鴝鵒切阪隔也　靨于袁切
合切雷也　黼方矩切黑白文也　偭武盡切偭也　沈始鋭切　賈于敏切
也　銷呼玄切　錡宜倚切　蒞力置切臨也　軼夷秩切過也　毫勞各切地名
璹殊六切　玢方貧切　訾其伴切　雋子兗切肥也　釗上遙切　飀楚鳩切風
貌　寡子鴆切漸也　栂莫厚切將指也　痡方來切疧也　媢莫景切

淨居居士吳用先施貲刻
此高僧傳第十五卷　計字九千三百十三箇
銀六錢五分
道一對上元王自書　文
十多歲冬十月

宋高僧傳卷第十六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明律篇第四之三（正傳十九人 附見二人）

唐朔方龍興寺辯才傳

釋辯才姓李氏襄陽人也母氏妊之條惡葷血冥然一食虛淡終辰及其誕彌異香盈室宗黨怪焉七歲依峴山寂禪師出家厥長者明記每受經法必以等身為限字不重問義不再思師甚器之年十六遂削髮隸本州大雲寺次乃周遊列郡登陟名山就荊州玉泉寺納具戒聞長安安國寺懷威律師報恩寺義頌律師法門具瞻師資表率遂伏膺請業有疑必決無義不通厠于二宗推為上首天寶十四載玄宗以北方人也稟剛氣多訛風列刹之中餘習騎射有教無類何可止息詔以才為教誡臨壇度人至德初肅宗即位是邦也宰臣杜鴻漸奏才住龍興寺詔加朔方管內教授大德俾其訓勵革獷犹之風循毗尼之道復命為國建法華道場及駕迴既復兩京累降璽書未塗尤於大乘頗敬留心永泰二年賊臣僕固懷恩外招誘番戎內贔金革才勸勉蠢衰不誅華族大

曆三載追入充章信寺大德時府帥虢國常公素仰
才名與護戎任公時親道論十三年冬現身有疾至
暮冬八日再誡門徒已安坐繩牀默然歸滅春秋五
十六越己未歲二月遷神於寺內西北隅先是有邑
子石顒從役于城上其夜未渠聞管絃之聲自西至
乃天樂也異香從空散下則生淨方之兆也才自長
安而旋于塞上既受虢公知遇大營福業成此精廬
皆才之敎勸矣勅謚大師曰能覺仍賜紫衣一副追
遠之榮聲聞塞外天復中廷尉評王僧爲碑頌德云

唐京師章信寺道澄傳

釋道澄姓梁氏京兆人也父洮中書舍人生而奇表
輒惡葷肴出家如歸無所顧戀忽遇禪僧摩頂與立
名曰道澄緋錫常隨冥合律範號律沙彌也受具之
後習聽南山律於諸學處微其玷缺然性都率略住
寺不恒或奉恩莊嚴草堂等寺所到便居護生爲切
建中二年坐夏於雲陽山有虎哮吼入其門澄徐語
之其虎搖尾彌耳而退從居章信寺或問其故澄曰
出家者可滯一方乎西域三時分房俾無貪著觀門
易立矣不然者豈通方廣恕乎貞元二年二月八日
帝於寺受菩薩戒京甸傾聽賜賚隆洽所受而迴施

二田矣五年帝幸其寺問澄修心法門又勅爲妃主
嬪御受菩薩戒十六年四月勅賜號曰大圓十九年
九月十八日終于此寺焉

唐鍾陵龍興寺清徹傳

釋清徹未知何許人也周遊律肆密護根門即無常
師唯善是與初於吳苑開元寺北院道恒律師親乎
聞奧深該理致而鍾華望無不推稱憲宗元和八年
癸巳中約志著記二十卷亦鳩聚諸家要當之說解
南山鈔號集義焉或云後堂至十年畢簡今豫章武
昌晉陵講士多行此義曾覽此記繁廣是宗徹未知
其終

系曰徹公言行無乃太簡乎通曰繁略有據名實錄
也昔太史公可弗欲廣三五之世事耶蓋唐虞之前
史氏淳略後世何述焉今不遂富贍職由此也又與
弗來赴告不書同也諸有繁略不均必祛誚讓焉

唐撫州景雲寺上恒傳

釋上恒姓饒氏臨川南城人也童而有知志學之年
發心捨家從母窠在空門而求攝受敎誦佛典日計
千言壯齒從南嶽大圓大師納戒而聽涉精苦大曆
中不去父母之邦請隸于景雲寺修習無虧亟淹年

序南山事鈔講貫尤專貞元初徙居豫章龍興寺與
盧阜法眞天台靈祐荆門法裦與果神湊建昌慧進
遊也頃覺合韻水乳相資法付王臣故與姜相國公
輔顏魯公眞卿楊憑韋丹四君友善提振禁防故講
四分律而遷善滅罪者無央數衆坐甘露壇二十許
年十有八會救拔群生剡浮東震男女得度者一萬
五千餘人元和十年徵云乖念十月巳亥化于廬山
東林寺歸全身于南岡石墳住世七十七年安居五
十五夏門人等樹松栢太原白居易爲石塔銘云

唐錢塘永福寺慧琳傳

釋慧琳字抱玉俗姓柯新安人也丱齡受業于靈隱
西峯爲金和尚弟子所傳法要斷無重問大曆初受
具足戒於靈山會習學三教一領無遺不樂聲華止
好泉石一入天眼二十餘年天眼即天目也其山高
三千丈周圍三百里與天柱廬阜等相儔匹上有二
湖謂爲左右目登涉艱阻數日乃到巔頂多蛟龍池
潭三所最上池人不可近氣臭逆人不可久視或說
山神作白鹿形每五月與震澤龍會必暴風雨焉琳
居此峯多妖異而心不橈元和丁亥太守禮部員外
城南杜陟請出永福寺登壇至巳丑歲春刺史兵部

郎中裴常棣召臨天竺寺壇度人畢歸寺講訓生徒
向二十載郡守左司郎中陸則刑部侍郎楊憑給事
中盧元輔中書舍人白居易太府卿李幼公刑部郎
中崔鄯刑部郎中路異和繼九邦伯皆以公退至院
致禮稽問佛法宗意洙指性相此諸名公簪組上流
辟學高度或號毗曇孔子或名勝力菩薩非琳何以
感動哉太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示滅享壽八十有
三法臘六十四以其年五月十二日葬于今永安寺
西山之陽嶋嵧坡之左石塔巋然存矣

唐江州興果寺神湊傳

釋神湊姓成氏京兆藍田人也生而言秀丱角出塵
遠慕戒律祈南嶽希操師受具復參鐘陵大寂禪師
然則志在楞嚴經行在四分律其他諸教餘力則通
大曆八年制懸經論律三科策試天下出家者中等
第方度湊應是選詔配九江興果精舍後從僧望移
居東林寺即鴈門賈遠之舊道場也有甘露戒壇白
蓮池在焉既居是嗣興佛事雖經論資神終研律成
務湊羸瘠視之頹然州將門人醫療而不願進藥元
和十二年九月遘疾二十六日儼然坐終于寺十月
十九日門人奉全身窆于寺西道北祔鴈門墳左若

僧詮葬近郭文之墓也春秋七十四夏臘五十一湊
以精進心脂不退輪以勇健力鎚無畏鼓故登壇秉
法垂三十年一盂而食一榻而居衣縫枲麻坐薦稾
秸由兹檀施臻集于躬即迴入常住無盡財中與衆
共之每夜捧鑪秉燭行道禮佛徇十二時少有廢闕
如是經四十五載生常遇白樂天為典午于郡相善
及終悲悼作塔銘云本結菩提香火社共嫌煩惱電
泡身不須惆悵隨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

唐京兆聖壽寺慧靈傳

釋慧靈未詳何許人也幼脫塵機勤從誦習及當應
法戒品方圓鋭意毗尼探賾持犯以行副解心口相
符由是講訓名望翕如也人皆奉畏神明如也大中
七年宣宗幸莊嚴寺禮佛牙登大塔宣問耆年乃賜
紫衣其年六月勑補靈為新寺上座矣帝望寺西北
廢總持寺乃下勑曰朕以政閑賞景幸于莊嚴其寺
複殿重廊連甍比棟幽房秘宇窈窕疏通密竹翠松
垂陰擢秀行而迷道天下梵宮高明寡匹當建之時
以京城西昆明池勢微下乃建木浮圖高三百尺藩
邸之時遊此伽藍覩斯勝事其總持寺大業中立規
制與莊嚴寺正同今容像則毀怨草隨荒香徑無侵

尚存基址其寺宜許重建以副予心三月十一日令
三教首座辯章勾當修寺及畢工推靈為綱任崇聖
寺賜紫敬川充寺主福壽寺臨壇大德賜紫玄暢充
都維那靈居寺職清衆咸序帝所欽重寺中常貢梨
華蜜其色白其味愈常蠟房所取者靈居新寺終矣
究其靈公如曾預代宗永泰中飜譯證義則可年百
奇歲矣如不見不空良賁乃春秋夏臘無理知焉

唐吳郡破山寺常達傳

釋常達字文舉俗姓顧海隅人也發跡何陽大福山
遊學江淮諸勝寺達允迪中和克完戒法專講南山
律鈔後求涅槃圓音法華止觀復通陰符老莊百家
之書其餘分時之學盡二王之筆迹後隨方叅禪請
于宗極俄屬武宗滅法歎曰我生不辰不自我後由
是寢默山棲委裘遁世而無悶焉宣宗重建法幢春
興精舍合境民人皆達之化導故太守韋曙特加崇
重身不衣繒纊室唯蒙薜蘿四衆知歸諸方慕化其
潔白鶴鷺如也咸通十二年合郭僧民請紹四衆敎
誨或遊遨坰牧或嘯傲海壖不出林麓動經數載雖
貴士單車詣門莫得而見於七五言詩追用元和之
體著青山履道歌播人脣吻忽於自恣明辰鳩衆於

受廊合掌遂申長別辭甚剛正因臥疾不起絕食七日而逝實咸通十五年九月十六日也春秋七十四僧臘五十一門人會清傳朗奉靈柩殯于寺之東南三百步後年卽墳起塔頴川陳言撰塔銘邑大夫汝南周思輯爲檀信乾符四年立碑焉

唐越州開元寺丹甫傳

釋丹甫者不知何許人也性多謇達言必剛直講授准勤執持雅正會稽風土律範淵府也甫之唱導從之者若玄金之就礠石焉本習業於亘文律師法集文卽省躬之游夏也甫卽躬之嗣孫順正命章幹通秘賾越自曇一玄儼之後罕能追躡甫之聲塵邁于前烈然爾時允文匠手相部風行甫介于大律之間行事之時草從風偃焉咸通末出門生智章等傳講今亦法嗣存焉或聞著手記尋且未獲吁惜哉

唐吳郡嘉禾靈光寺法相傳

釋法相姓俞氏吳長水人也天寶中誕育爲孾兒卓異七歲投師受經法三浹旬誦通法華全部弱冠往長安安國寺得滿足戒卽大曆中也便於上京習毗尼道諸部同異無不該綜涉十一載蔚成其業傳法東歸請學者如林吳郡太守奏於開元寺置戒壇相

預臨壇之選尋充依止兼衆推爲寺綱管恒施二衆歸戒行佩渡囊器不畜長每有鳥棲于座側馳斥不去會昌元年二月十日午時三刻告弟子清濬清高吾當滅矣儼然累足右脇而逝時衆晝聞管絃清亮乃天樂也夕覩異光春秋八十九僧臘六十九四月遷塔于來蘇鄉之原白塔是也後弟子率義州刺史曹信大理司直吳方重修塔發之見相遺骨若銅色舌相不壞若芙蓉焉齒全四十二香湯沐之重葬蓋景福二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二日也高弟子公靜靜弟子行蘊蘊弟子仁表表弟子玄杲杲本清白之僧也同鴻啓重修靈光一寺爲兵革殘毀之後也杲公啓公後偕隱天台習禪觀相次終于山焚之皆獲舍利焉

唐天台山國清寺文舉傳

釋文舉姓張氏婺州東陽人也年甫至學遂投師請法十九落髮始隨息慈貞元三年勑度得戒後十五年間以四分律爲學時術之晝夜翹勤遂登講訓次通法華經疏義得智者之膏腴焉舉身量六尺餘其形如山其貌如玉靜若止水動如浮雲目不迴視口無戲言四威儀中無非律範丹丘二衆仰爲繩準其

奔走他方聽受者與佛窟則公禪道並驅而相高也尋勅爲國淸寺大德先是智者大師答隋煬帝問立七日金光明道場每年九月遐邇征鎮侯伯差人送供事旣無礙黑白二衆無遠不屆人緣塡委飲食闕焉典座僧恵之大和中主事僧淸蘊咨誅於舉置寺莊田十二頃自此光明會不聞告乏舉之功歟以會昌二年五月化去門人如淸立塔于寺之西峯春秋八十三僧夏五十五韓乂爲碑頌德也

唐會稽開元寺允文傳

釋允文字執經姓朱氏今秀州嘉禾人也權與九歲厥父云亡然理命捨文奉佛師授維摩法華二經敏速之性再稔皆通高達之士謂之重理耳或戲問文曰爾出家之後擬營何事業乎率然對曰當陟道華臺而作師子吼或訶誚之曰耆宿前敢爾或曰志欲得大此子將來未易測也至十六歲削頂周羅披安陀會相次褢足西上投嵩山臨壇大德遠和尚邊獲無作法時年二十三矣是夏即就中宗攻相部律宗并中觀論補衣分衞寒燠罔間既扣義門必入師室玄樞律範尤見精微大和五年爲思定省忽歎歸歟旣返故鄉淹時寢疾未遑講唱後聞錢塘天竺寺講

大涅槃經蔚爲勝集文往學焉星歲未周鋒芒互露開成元年因遊台嶠止息越之嘉祥寺衆籍湑芬顒命敷其經律文戢約聽徒頗爲嚴毅常訓之曰夫苾芻行非家法具足别解脫律儀衆同分是其自性於其形色精進故怖畏故防守故如是方疾得道果矣不然則弟子旣墮師道徒施聞其警策有涕泗交横悛心革行思過半矣會昌三年移居靜林寺專以涅槃宣導屬乎武宗澄汰例被搜揚晝披縫掖之衣夜著緌條之服罔虧僧行唯道俗識大中伊始復振空門重整法儀乃隸名開元寺三十人數七年寺之耆舊命講律乘乾符三年丙申秋罷講覽藏經以中和二年壬寅六月二十九日微疾作而長逝享齡七十有八法臘五十五其年七月十二日葬于石竒山之陽遺言不許封樹也初文講演升座學徒畏憚喑嗚之際人皆披靡乃戒威德之若是於嘉祥靜林今大善三寺講相蹤二十七座大經二十五座其爲人也貌古而脩長銳頂而黟黑執持密緻振鷺在庭未足方其潔也然亦獵涉儒墨慕白傳自作誌預著方墳銘藏于篋笥門人懷益因尋閲文籍見而悲咽遂從先師之志建小塔焉後門人懷肅思叙命名德虛受

增加後序贊寧登會稽曾禮文貞相見法孫可翔若
節進修叶杜多之行故熟其事迹也

梁京兆西明寺慧則傳 表元

釋慧則姓糜氏吳郡崑山人也九歲博遊才義總丱
儒經善種發萌條然厭俗以大中七年就京西明寺
出家勤知諷誦皆如曾習九年於本寺承恩得度十
四年棲法寶大師法席覆講當年勑補備員大德咸
通三年就崇聖寺講俱舍論并喪服儀出三界圖一
卷七年於祖院代暢師講十五年勑署臨壇正員廣
明元年巢寇犯闕關中傲擾出華州下邽避亂中和

二年至淮南高公駢召於法雲寺講罷還吳刺史楊
公苦留却遊天台山國清寺挂錫乾寧元年至明州
育王寺撰塔記一卷出集要記十二卷武肅王錢氏
命於越州臨壇以開平二年八月八日示疾坐亡受
生七十四法臘五十四窆于鄮山之岡入戒弟子刺
史黃晟嘗塔則生常不好許直以撝謙推人為上除
講貫外輪誦經呪自法華已降可三四十本以資口
業覽大藏教兩徧講鈔七十徧俱舍喪儀論語各數
徧清苦執持近古罕有入室弟子希覺最露鋒穎焉
又元表者貞諒之士也言多峭[illegible]好品藻人事而高

義解從習毗尼兼勤外學書史方術無不該覽早預
京師西明寺法寶大師講肆迨廣明中神都版蕩遂
出江表居越州大善寺講南山律鈔諸郡學人無不
趨集表義理縱橫善其談說每揮麈柄聽者忘疲號
鑑水闍黎著義記五卷亦號鑑水出門人清福冠其
首焉

梁蘇州破山興福寺彥偁傳 壽闍黎

釋彥偁姓龔氏吳郡常熟人也捐厲戒律錙銖塵務
勤求師範唯善是從末扣擊繼宗記主得其戶牖乃
於本生地講導同好鳩聚律風孔扇號為毗尼窟宅

焉先是海隅巫咸氏之遺壞招真治之舊墟古寺周
圍不全垝垣而已嘗一夜有虎中獵人箭伏於寺閣
哮吼不止偁憫之忻係襆秉炬下閣言欲拔之弟子
輩扶遏且止者三四伺其更闌各睡乃自持炬就拔
其箭虎耽耳舐矢鏃血顧偁而瞑目焉質明獵師朱
德就寺尋虎偁告示其箭朱德悛心罷獵焉武肅王
錢氏知重每設冥齋召行持明法時覆肩衣自肱而
墮還自搭上或見鬼物隨侍焉所謂道德盛則鬼神
助也以貞明六年六月終于山房年九十九歲云次
壽闍黎者淮浦左右貞諒不群防護正念持少雙偶

名南山律鈔極成不看他面唐季楊氏奄有廣陵頻召供施四遠崇重食唯正命不畜盈長戶不施關及臨壇度弟子正秉羯磨未周三法忽爾坐亡于覆釜之畔聞見驚歎歟

後唐天台山福田寺從禮傳

釋從禮襄陽人也善事父母頗揚鄉里之譽迨喪偏親乃果決捨家于時年已冠矣及登具足請師傳授戒文念性銖乖卒難捨本往往睡魔相撓禮忿其昏濁作鐵錐刺額兼掌由是流血直逾半稔方遂誦通自爾精持律範造次顛沛必於是以梁乾化中遊天

台乃挂錫于平田精舍後推為寺之上座持重安詳喜慍不形于色唯行慈忍恒示眾曰波羅提木叉是我大師須知出家非戒則若猿玃之脫鏁焉每所行持切於布薩誡眾令護惜浮囊時夏亢陽主事怨告將營羅漢齋奈何園蔬枯悴請闍黎為祈禱禮曰但焚香於真君堂真君者周靈王太子久聞仙去以仙官受任為桐柏真人右弼王領五嶽司侍帝晨王子喬來治此山是故天台山僧坊道觀皆塑右弼形像薦以香果而已自此俗間號為山王土地非也時主事向仙祠而呪曰上座要雨以滋枯悴至夜雲起

雨霏三日而止又僧廚闕用水槽棧而山上有赤樹中為材來白禮禮曰某向真君道去但彪徒具器以何之無何大風卒起曳仆其樹取用足焉其感動鬼神率多此類兩浙武肅王錢氏聞之召入州府建金光明道場檀施優渥迴施眾僧身唯一布衲通夜不寐一食常坐且無盈長同光三年乙酉歲冬十一月入滅春秋七十九僧臘五十二火葬收舍利立塔存焉

後唐杭州真身寶塔寺景霄傳

釋景霄俗姓徐氏丹丘人也初之聽涉在表公門後

慕守言闍黎義集敷演于丹丘執性嚴毅寡與人交狷急自持多事凌轢形器惡弱後納請往金華東白山獎訓初學時有江西徵猷律匠出義記曰龜鑑錄多學彭亨領徒到霄寺正值講次當持犯篇再三歎賞自此聲溢價高每晨滴茶一旦化為乳焉著記二十卷號簡正言以思擇力故去邪說而簡取正義也武肅王錢氏召於臨安故鄉宰任竹林寺未幾命赴北塔寺臨壇天成二年也次命住南真身寶塔寺終焉遷葬于大慈山塢以本受師號塔曰清涼是歟

後唐東京相國寺貞峻傳

釋貞峻姓張氏鄭州新鄭人也唐張果先生之裔孫今滎陽有張果里其墳楸檟存焉峻風度寬裕髫齡不弄年十四忽超然離俗人莫我知雖二親褰衣昆弟截路終弗能沮之乃投相國寺歸正律師出家神機駿發乍觀可驚雖背碑覆棊彼不足多也未幾誦徹淨名仁王諸經計數萬言時同儕戲之曰汝是有脚經笥也峻辭讓斯題恭遜而已及削染為僧形卽聽俱舍論隨講誦頌八品計六百行至十八升論座年滿於嵩山會善寺戒壇院納法因樓封禪寺今號開寶律院學新章律疏二十三策名講授長宿稱奇

當大順二年災相國寺重樓三門七寶佛殿排雲寶閣文殊殿裏廊計四百餘間都為煨燼時寺衆惶惶莫知投跡或曰如請得峻歸寺寺可成矣乃相率往今開寶堅請峻歸充本寺上座前後數年重新廊廡殿宇增華又請為新章宗主復開律講僧尼弟子曰有五十餘人執疏聽采峻之律行氷雪相高暑無裸意寒止袷衣食惟知量清約太過乾化元年臨壇秉法及梁朝革命所度僧尼計三千餘人以同光二年夏四月十二日微疾而終春秋七十八法臘五十八葬于寺莊祔慧雲禪師塔焉

漢錢塘千佛寺希覺傳

釋希覺字順之姓商氏世居晉陵覺生於溧陽家系儒墨屬唐季喪亂累被剽略自爾貧窶嘗傭書于給事中羅隱家偶問名居隱曰毗陵商家兒何至於此歎息再三多與顧直勸歸鄉修學至年二十五歎曰時不我與或服冕乘軒皆一期爾忽求出家于溫州開元寺文德元年也龍紀中受戒纘揣摩律部稟教于西明寺慧則律師時在天台山也則乃法寶大師之高足廣明中關中喪亂避地江表覺始窺其牆終見室家瓌富以則出集要記解南山鈔不稱所懷何

耶古德安相穿鑿各競師門流宕忘返覺遂著記廣之曰增暉錄蓋取曹植云螢燭末光增暉日月謙言增暉集要之日月也二十卷成部浙之東西盛行斯錄暨乎則公長往乃講訓于永嘉武肅王錢氏季弟鏵牧是郡深禮重焉尋為愚僧所誣塑釋而不問徒於杭大錢寺文穆王造千佛伽藍召為寺主借紫私署曰文光大師焉四方學者騁騖而臻覺外學偏多長於易道著會釋記二十卷解易至上下繫及末文甚備嘗為人敷演此經付授于都僧正贊寧及乎老病乞解見任僧職既遂所懷唯嘯傲山房以吟詠為

樂年八十一然猶抄書籍與本曾無告倦未終之前捨衣物作現前僧得施復普飯一城僧自此因傳每睡見有一人純衣紫服肌膚軟弱如綿繡焉意似相伴繞欲召弟子將至此人舒徐下牀後還如故親向贊寧說此其知是天人耳囑託言畢而絕享年八十五生常所著擬江東讒書五卷雜詩賦十五卷注林鼎金陵懷古百韻詩雜體四十章覺之執持未嘗弛放勤於講訓切於進修學則彌老而不休官則奉身而知退可謂高尚其事名節俱全長者之風藹然如在所居號釋氏西齋慕吳兢之蘊積編簡焉

周東京相國寺澄楚傳

釋澄楚姓宗氏不知何許人也爰祖暨考皆貴丘園高蹈不仕母趙氏妊楚也忽畏羶腥之臭及乎誕生之夕光爛充室鄰落咸驚洎當七歲親黨攜之入寺見佛像輒嗟歎而作禮歸家問父曰唯佛獨爾餘者如何父曰蠢動皆佛何況人矣楚曰見願學佛聊報二親劬勞其父默而許旃至十歲於相國寺禮智明為師未幾有童子聚戲而招誘之楚曰汝何愚騃好嬉戲耶且雪山善財亦童子還如是否旁有聞者奇之曰子異日成法門偉器必矣受具已來習新章律

部獨能輒入毗奈耶窟允然其擊難酬答露牙伸爪時號律虎焉王公大人請益者日且衆矣晉高祖聞而欽仰詔入內道場賜紫袈裟尋署大師號真法焉自此皇宮妃主有慕法者求出家命楚落髮度戒表裏冰霜更無他物命為新章律宗主焉以顯德六年十月十一日無疾而終首北面西示佛涅槃相也俗齡七十一僧夏五十始末臨壇度僧尼八千餘人門人慧照等依西域法焚之得碎身分構甎塔緘藏之左街首座僧皎作舍利塔記焉

系曰楚師明律時號宗主者何通曰律有三宗礪素宣是歟宗各有主故云也觀夫是名也豈無稽古乎通曰宗主二字出阿含經也論曰原夫人有人法禁戒威儀是也天有天法光潔靜慮是也我佛利見據于大千化境斯寬法門必衆舉其會要不過戒也定也慧也此三為路出其生死之鄉專一為門通其涅槃之域若乃資乎急用在乎毗尼毗尼防閑三業三業皆淨六塵自袪聖賢踐修何莫由斯道也故論云生死流轉者三縛縛心心難解脫當知此唯善說法律能令解脫非由惡說因是而窺禁律乃度世之檢括也且夫菩薩戒淨則彰離垢之名辟支戒完則引

無師之智聲聞戒足時俱解脫而可期內衆戒堅招感人天之不墜由是觀之戒法之時大矣哉自所推能從言索理則毗尼也木叉也因則聲教律焉果則別解脫焉直以時論三世諸佛咸同制也橫從界說十方淨刹悉共行之所以優波離過去七佛咸以戒律爲累之論云戒如捉賊善擒制也定如縛賊用機械也慧如殺賊清道路也以此成功立効克取究盡三菩提者決達清靜之域也戒律之功功無與比劂以此法在師而不在資唯聞佛制行內而不通外無許俗傳故曰曲授秘方賜諸內衆事有懸合物宜象

求在乎家人嚴君設訓家人嗃嗃同佛制教焉婦子嘻嘻同佛聽門矣一聽一制見其猛以濟寬一陰一陽見其開物成務夫如是知戒律是佛之家法明矣大則三聚感三身於果中小則形俱持盡形於因地受既如是隨則若何有威儀焉有細行焉爲有順違乃生持犯由是繁廣因事制宜及佛泥洹集成律藏初唯水乳相合一家之業無殊後則參辰各墟五部之分不類夢氍之占徵矣宗輪之論作焉剡浮樹高分影猶歸於月窟阿耨池溢下流須到於孟津迨夫大教東傳梵書西至甘露本天人之食漢土爭嘗金

烏還海上之飛東方舊識除經已譯問律何傳起後漢靈帝建寧三年初翻義決律次有比丘諸禁律至即曹魏法時三藏遊于許洛覩魏土僧無律範於嘉平中譯羯磨僧祇戒本此乃此方戒律之始也自爾薩婆多律先化關中五分僧祇風行雨施迦葉遺部戒本獨來婆麤富羅聞名而已況乎僧祇部者法顯賫歸諸師判注云是根本大衆所傳非是百載五宗也今著傳家疑其未可何耶所覽僧祇現本止三十卷文因有數疑一本小而末大（諸部文多僧祇卷略）二中不含五部意三不應大集懸記也或曰此略本傳此方

猶法華華嚴等經鉅萬億頌中略出一分也僧祇亦爾又說曇無德律譯有重單準僧傳止覺明口誦也若據律序有支法領重譯之文焉如此古今相競且無指歸以義交徵其辭必息尋律文本即知異同如衆學戒初題云尸叉罽賴尼如破伊蘭葉言此是覺明本也如言式叉迦羅尼如破伊羅葉即是支法領本也又一本三十卷一本六十卷謂紙墨分開不定非也分三十爲六十不其太相懸謬矣若斯二譯皂白已分復次元魏已前諸受戒者用四分羯磨納戒及乎行事即依諸律爲隨何異乎執左氏經本專循

公羊之傳文也至魏孝文世有法聰律匠於北臺山始手披口釋道覆律師隨聽抄記遂成義疏權輿既爾肯構繁乎天輪而只俟中星大鼎而唯提附耳鄴中法礪唐世懷素新舊兩名各擅其美礪乃成實有部受體雙陳素唯尋祖薩婆開宗獨步其有終南上士澄照大師肸蠁三生遨巡千里交接天人之際優遊果證之中知無不爲繩愆糾謬以護持教法爲已任者實一代之偉人焉是以天下言行事者以南山爲司南矣丁乎大曆新舊疏家互相短長勑集三宗律師重加定奪時如淨爲宗主判定二家當建中中始言楷正號僉定疏是也至今東京三宗並盛至於秉法出沒不倫殊塗同歸師資尚異至若成公演化靈嵒敷揚不離三輔之間俱僝百工之巧文綱道岸自北徂南發正輔篇從微至著道流吳會實賴伊人淨公作評家之師源尚致感通之瑞或抗表論沒官之物或成圖證結界之非或傑立一方或才雄七衆述鋒芒之義記出豕亥之疑文或辟帖紛拏或整齊齟齬若匪乘時之哲便應逸氣之英不令像運之中微降年唯永終使壽星之下照法命唯長道假人揚其在茲矣近以提河水味轉不如前座像塵埋仍覩

更沒大小乘之交惡上中下之相凌活寄四邪行違七聚威儀既缺生善全虧謂律爲不急之文放僧落自由之地馬令脫轡象闕施鉤不習律儀難調象馬遂令教法日見陵夷短則行果微亡折則年齡減少合夫洪範中凶短折也又曰慈父多敗子脫或翻惡歸善變犯成持或衆主之勸修或名師之訓導假王臣之外護必法教之中興如是則同五福中之一壽五考終命歟又曰嚴家無格虜故云毗尼是正法之壽命焉此科所班乃是錄金液轉還丹之手勸人服之使其近添其壽遠則昇仙故我世尊凡制一戒獲其十利功德意在令正法久住耳

宋高僧傳卷第十六

音釋

峴戶顯切山名 獫狁獫虎檢切狁余准切獫狁匈奴別號也 璽息里切王者印也 顒魚容切 儋丁含切 襵陟葉切 嬪符真切婦官也 塤篪塤況袁切篪直離切塤篪並樂器 簪組簪側吟切首笄也組總古切綬也 枲胥里切有子者麻 藁秸藁古老切禾莖也秸居質切去皮爲秸也 甍眉庚切屋棟也 坰古熒切林外曰坰 槩此宰切也 逭胡館切逃也 邽公圭切 撝于爲切謙也 舐神紙切餂也 玃居縛切大猿也 袷訖洽切夾衣也 祔符遇切合葬也 剽方小切劫也 鏵戶華切 嗃呵各切悅樂也 僝士限切見也具也 齟齬齟慈呂切齬魚巨切齟齬不相當也

淨渡居士吳用先施貲刻
宋高僧傳第十六卷　計字八千八百六十二箇
該銀四兩四錢三分
吳州釋道一對　金陵蔣承明書　秣陵陶學恭刻
萬曆辛亥歲秋九月徑山寂照菴識

宋高僧傳卷第十七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勑撰

護法篇第五 正傳十八人 附見一人

唐京師大莊嚴寺威秀傳

釋威秀不知何許人也傳達多能講宣是務志存貞荷勇而有儀其於筆語談張犄推明敏無何天皇即位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勅勒僧道咸施俗拜時則僧徒惶惑罔知所裁秀嗟教道之中微歎君王之慢法乃上表稱沙門不合拜徵引諸史爰歷累朝抑挫

朝纔發令夕又改圖皆非遠略也方引經律論以爲量果詞皆婉雅理必淵明如云故出家不存家人之禮出俗無霑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也表上勑百官集中臺都議其事時朝宰五百三十九人請不拜三百五十四人請拜時大帝至六月勑不拜君而拜父母尊亦廢止秀之爲法實謂忘身乎抗表之際當年四月二十一日也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申表上請時相謂秀等曰勑令詳議拜否未定可待後集秀等乃退於是大集西明寺相與誅議共投啓狀聞諸達官貴戚若救頭然時宣律

師上雍州牧沛王啓別上榮國太夫人啓等秀之批鱗所謂以身許法也

唐京兆大興善寺復禮傳

釋復禮京兆人也俗姓皇甫氏少出家住興善寺性虛靜寡嗜欲遊心內典兼博玄儒尤工賦詠善於著述俗流名士皆仰慕之三藏地婆訶羅實叉難陀等譯大莊嚴華嚴等經皆勑召禮令同翻譯綴文裁義實屬斯人天皇永隆二年辛巳因太子文學權無二述釋典稽疑十條用以問禮請令釋滯遂爲答之撰成三卷名曰十門辯惑論窮其酬答剖析稽疑文出於智府義在於心外如斯答對堅陣難摧赤旛曳而魔黨降天鼓鳴而脩羅退權文學所舉稽疑數義也於餘則難在禮殊易何邪蓋不知敎有弛張文存權實謂爲矛盾故行弔伐之師如小偏裨須請軍門之命無二既披來論全釋舊疑乃復書云續晨鳧之足盤混沌之竅百年之疑一朝頓盡永迴覺路長悟迷源爇煩惱之薪餐涅槃之飯請事斯語以卒餘年云此雖一時之解紛實爲萬代之龜鑑也禮之義學府少比儔兼有文集行於代加復深綜玄機特明心契作眞妄頌問天下學士擊和者數人當草堂宗密師

銓釋臻極唯清涼澄觀得其旨趣若盧郎之米粒矣餘未體禮師之見故唐之譯務禮爲宗匠故惠立謂之譯主譯主之名起於禮矣妙通五竺融貫三乘古今所推世罕倫匹其論二軸編入藏酬外難之攻但用此之戈盾也矣

唐京兆魏國寺惠立傳

釋惠立本名子立天皇改爲惠立俗姓趙氏天水人也遠祖因官徙寓新平故爲豳人焉爰祖及父俱馳高譽立即隋起居舍人司隸從事毅之第三子也生而岐嶷有棄俗之志年十五貞觀三年出家住豳州昭仁寺此寺即破薛舉之戰場也立識敏才俊神清道邁習林遠之高風有肇融之識量聲譽聞徹勑召充大慈恩寺翻經大德次補西明寺都維那後授太原寺主皆降綸旨令維寺任天皇之代以其博考儒釋雅著篇章妙辯雲飛益思泉湧加以直詞正色不憚威嚴赴火蹈湯無所屈撓頻召入內與黃冠對論皆愜帝旨事在別傳立以玄奘法師求經印度若無紀述季代罕聞遂撰慈恩三藏行傳未成而卒後廣福寺沙門彥悰續而成之總十卷故初題云沙門惠立本釋彥悰箋是也立削藁云畢慮遺諸美遂藏諸

地府世莫得聞爾後臨終令門侍楯以啓之將出乃
卽終焉初立見尚醫奉御呂才妄造釋因明圖注三
卷非斥諸師正義立致書責之其警句有云奉御於
俗事少閑遂謂眞宗可了何異乎鼫鼠見釜竈之堗
陟乃言昆丘之非難螏螢覩森林之易羅亦謂扶桑
之可綱不量涯分何姝此爲才由茲而緩太常博士
柳宜聞其事息乃歸信以書檄翻經僧衆云其外禦
其侮釋門之季路也

唐洛京佛授記寺玄嶷傳

釋玄嶷俗姓杜氏幼入玄門纔通經法黃冠之侶推
其明哲出類逸群號杜乂鍊師方登極籙爲洛都大
恒觀主遊心七略得理三玄道術之流推爲綱領天
后心崇大法揚闡釋宗乂悟其食蓼非甘却行遠舍
願反初服嚮佛而歸遂懇求剃落詔許度之住佛授
記寺尋爲寺都焉則知在草爲英在僧爲雄信有之
矣續參翻譯悉彼宗之乖謬知正教之可憑或問之
曰子何信佛邪嶷曰生死飈疾宜早圖之無令臨衢
整轡中流竒柂乎有若環車望斗刻鬼求仙以此用
心非究盡也乃造甄正論一部指斥其失令歸正眞
施設主客問答極爲省要焉嶷不知厥終

系曰知彼敵情貴乎鄉導或入必爭之境免書弗地
之譏又猶秉燭宵征便匪如人入闇歷聞玄嶷曾寄
黃冠熟其本教及歸釋族斥彼妄源不須四月而試
之已納一城之款矣由是觀之脫有遥逆之者則曰
吾當說汝眞斯是之謂歟

唐江陵府法明傳

釋法明本荊楚人也博通經論外善群書辯給如流
戒範堅正中宗朝入長安遊訪諸高達適遇詔僧道
定奪化胡成佛經眞僞時盛集內殿百官侍聽諸高
位龍象抗禦黃冠翻覆未安臲卼難定明初不預其
選出場擅美問道流曰老子化胡成佛老子爲作漢
語化爲作胡語化若漢語化胡胡卽不解若胡語化
此經到此土便須翻譯未審此經是何年月何朝代
何人誦胡語何人筆受時道流絕救無對明由此公
卿歎賞則神龍元年也其年九月十四日下勑曰仰
所在官吏廢此僞經刻石於洛京白馬寺以示將來
勑曰朕叨居寶位惟新闡政再安宗社展恭禋之大
禮降雷雨之鴻恩爰及緇黃兼申懲勸如聞天下諸
道觀皆畫化胡成佛變相僧寺亦畫玄元之形兩教
尊容二俱不可制到後限十日內並須除毀若故留

仰當處官吏科違勅罪其化胡經累朝明勅禁斷近
知在外仍頗流行自今後其諸部化胡經及諸記錄
有化胡事並宜除削若有蓄者準勅科罪其月洛京
大恒道觀主桓道彥等上表固執勅批曰朕以匪躬
忝承丕業雖撫寧多失而平恕實專列夫三聖重光
玄元統序豈忘老教偏意釋宗朕志款還淳情存去
僞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怨
而必錄頃以萬機餘暇略尋三教之文至於道德二
篇妙絕希夷之境天竺有空二諦理祕真如之談莫
不敷暢玄門闡揚至賾何假化胡之僞方盛老君之

宗義有差違文無典故成佛則四人不同論弟子則
多聞舛互尹喜既稱成佛已甚憑虛復云化作阿難
更成烏合鬼谷北郭之輩未踐中天舍利文殊之倫
妄彰東土胡漢交雜年代亦乖屐水而說涅槃曾無
典據蹈火而談妙法有類俳優誣詐自彰寧煩縷說
經非老君所制毀之則匪曰孝虧文是鄙人所談除
之則更彰先德來言雖切理實未安宜悉朕懷即斷
來表明之口給當代無倫援護法門由之禦侮愚言
不入耳其是之謂乎
系曰化胡經也二教不平其爭多矣無若法明一言

蔽之設或凝神抒思久不可酬況復萬乘之前孰能
卒對昔楊素見嵩陽觀畫化胡素曰何不化胡成道
而成佛乎道士無言觀夫明之垂問義含兩意正爲
化胡成佛旁豈諸天仙言語與人不同天言傳授諸
經是誰辯譯其猶一箭射雙鳧又若一發兩豵之謂
歟

唐潤州石圮山神悟傳

釋神悟字通性隴西李氏之子其先屬西晉版蕩遷
家于吳之長水也世襲儒素幼爲諸生及冠忽嬰惡
疾有不可救之狀咎心補行力將何施開元中詣溪

光律師請者域之方執門人之禮師示以遣業之教
一曰理懺二曰事懺此二者聖之所授行必有徵遂
於菩提像前秉不屈之心爇難捐之指于時有異光
如月朣朧紺宮極苦可以感神明至精可以動天地
蓋人之難事歟天寶四年受具足戒身始披緇入年
舉尤異行名隸于寺逮其晚節益見苦心每置法華
道場九旬入長行禮念觀佛三昧於斯現前因語門
人曰夫陰薄日以何傷風遷空而不動苟達於妄誰
非性也方結宇於勞勞山東守據石圮達分仙徑詣
猛獸馴於禪榻祥雲低於法堂中夜有山神現形謂

悟曰弟子即隋故新成侯曹世安生為列侯死典南
嶽今師至止願以此地永奉經行言訖隱而不見故
吏部員外李華殿中侍御史崔益同謁悟嘗問孔老
聖教優劣請陳題品對曰路伽耶典籍皆心外法味
之者勞而無證其猶澤朽思華乾池映月比其釋教
夫何遠乎如是從復應答如流華益拱手無以抗敵
其扞護釋門疆場誰敢侵軼乎華乃一代之文宗與
蕭穎士齊名筆語過之若此之儒孰能觝角也凡諸
不逞之徒疑經難法者悟必近取諸身遠喻於物如
理答酬無不垂頭搭翼者十年辛卯春寢疾加趺坐

而逝享齡六十三法臘二十六闍維之日獲舍利五
百餘粒珠顆纍纍粲然在矚門人湛一圓一等主之
遷塔焉

唐金陵鍾山元崇傳 璿禪師

釋元崇俗姓王氏瑯琊臨沂人也晉丞相始興文獻
公子猷之後自南朝淪廢世居句容祖禰已來非賢
即哲崇幼而孤秀嶷若斷山心喻芙蕖形同玉潔風
塵不雜立志夷簡時年十五奉道辭家負笈洞天餐
霞卧雲師範陶許精研妙句獨證微隱乃恐至理未
融解脫方阻因歸心釋典大暢佛乘三教齊驅遊心

世表於是聲振吳越緇素興焉採訪使潤州刺史齊
平陽公聞其行業虛佇久之適會恩制度人袁充舉
首以開元末年因從瓦官寺璿禪師諮受心要日夜
匪懈無怠請益璿公乃揣骨千里駿足可知因授深
法崇靈臺虛徹可含百神心鑑高懸塵無私隱既而
聲價光遠物望所知金陵諸德請移所配棲霞寺春
秋逾紀服勤道務彝倫有敘時衆是瞻至德初並謝
絕人事杖錫去郄歷于上京徧奉明師棲心閑境罕
交俗流遂入終南經衛藏至白鹿下藍田於輞川得
右丞王公維之別業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

靜室與崇相遇神交中斷于時天地未泰豺狼構患
朝賢國寶或在遊軸起居蕭舍人昕與右丞諸公並
碩學雄才尊儒重道偶茲一會抗論彌日鉤深索隱
襟期許與王蕭歎曰佛法有人不宜輕議也矣及言
旋河洛登陟嵩少懷達磨之旨要得華嚴之會歸聲
價漸高衣冠羨仰京師名德咸請住持志在無爲脩
然不顧乃放浪人世追蹤道流考盤靈蹤遂東適吳
越天台四明清心養素數年之後遐想鍾山飛錫舊
居考以雲房道俗咸喜玉反山輝大曆五年刺史南
陽樊公雅好禪寂及屬縣行春順風稽首諮請道要

盋加師禮矣時道俗以為此寺靈勝遊憩者多監主
護持須選名德僉議無以易禪師者崇頻告辭懇苦
衆咸再三事不獲已順受彌縫其間總二十年藉四
方之財因道化之力欒櫨雲構丹雘日新蓋存乎無
為無所不為者也功成身退安禪高頂前後學徒詎
可勝計至大曆十二年示疾言歸不加藥餌八月二
日卒於山院春秋六十有五臨終命門人無令封樹
弟子如泉澄添等奉全師教以其月八日瘞于攝山
之陽依巖為窟累石不磨不礱遵遺誥也崇身長六
尺儀表端肅望之儼然即之生畏意密情恕心和行

高天姿龍象生此岐嶷享齡非永惜哉弟子等共建
豐碑以紀化跡樹于寺之門首焉

唐京兆大安國寺利涉傳

釋利涉者本西域人也即大梵婆羅門之種姓夙齡
彊志機警溢倫宗黨之中推其達法欲遊震旦結侶
東征至金梭嶺遇玄奘三藏行次相逢禮求奘度既
而群經衆論鑿竅通幽特爾遠塵歸乎正道非奘難
其移轉矣奘門賢哲輻湊涉季孟於光寶之間其為
人也猶帛高座之放曠中宗最加欽重朝廷卿相感
義與遊開元中於安國寺講華嚴經四衆赴堂遲則

無容膝之位矣檀施繁熾利動人心有潁陽人韋玎
垂拱中中第調選河中府文學遷大理評事秘校見
涉講筵幣帛堆積就乞選糧所獲未厭表請釋道二
教定其勝負言釋道蠹政可除玄宗詔三教各選一
百人都集內殿韋玎先隊高座挫葉靜能及空門思
明倒皆辭屈涉次登座解疑釋結臨敵有餘與韋往
返百數千言條緒交亂相次抗之勢絲自理正直有
歸涉重問韋曰子先登席可非主耶未審主人何姓
玎曰姓韋涉將韋字為韻揭調長吟偈詞曰我之佛
法是無為何故今朝得有為無韋始得三數載不知

此復是何韋涉之吟作百官悚然帝果憶何韋之事
凜然變色曰玎是庶人宗族敢爾輕懱朕玄元祖教
及凌轢釋門玎下殿俯伏待罪叩頭言臣非庶人之
屬涉貫其鉗利口以解疎狂奏曰玎是關外之人非
玄貞之族類勅貶象州百姓賜涉錢絹助造明教寺
加號明教焉二教重熙涉之力也因著立法幢論一
卷公卿間有言曰涉公是韋掾之膏肓也涉曰此舉
也矢在弦上不得不發自此京城無不改觀言談講
者以涉為最焉晚節遭其譴謫漢東尋屬寬宥移徙
南陽龍興寺時惠忠國師知重涉名聊款關相謁曰

納衣小僧向前其被門徒朝要連坐于此適觀師當有貴氣可作高道國德勿同吾也乃開篋提衣物令忠師曳娶由此襄鄧之人皆驚涉如此懸記忠師道聲又光闡焉蓋涉望重之故也上元二年詔忠師入供養肅宗時入宮起居太上皇乃引忠見上皇曰此人何如利涉則知涉才業優長帝王器重復多著述大曆中西明寺翻經沙門圓照撰涉傳成一十卷足知言行之多也矣

唐越州焦山大曆寺神邕傳

釋神邕字道恭姓蔡氏東晉太尉謨即度江祖十五

代孫也因官居于暨陽邕生于是邑毋宣氏始娠之際率多徵異襁褓中聞唱經聲必有凝神側聽之貌丱角聰晤過人年十二辭親學道請業於法華寺俊師每覽孔釋二典一讀能誦同輩者罕不欣慕開元二十六年勅度隸諸暨香嚴寺名籍依法華寺玄儼師通四分律鈔儼識其志氣謂人曰此子數年後卒為學者之司南矣爾其勉之儼新出輔篇律記邕抉其膏腴剪彼衢術一宗學者少能與其聯鑣方軌爲性非局促又從左溪玄朗師習天台止觀禪門法華玄疏梵網經等四教三觀等義秘犍載啓觀性知空

爰至五夏果精敷演吳會間學者從之天寶中本邑郭密之請居法樂寺西坊恢拓佛舍層閣摩霄斗澄江影廊宇完備後乃遊問長安居安國寺公卿藉其風宇追慕者結轍而至方欲大闡禪律倏遇祿山兵亂東歸江湖經歷襄陽御史中丞庾光先出鎮荊南邀留數月時給事中竇紹中書舍人苑咸鑽仰彌高俱受心要著作郎韋子春有唐之外臣也剛氣而驕學與之訓抗子春折角滿座驚服苑舍人歎曰闍梨可謂塵外摩尼論中師子時人以為能言矣旋居故鄉法華寺殿中侍御史皇甫曾大理評事張河金吾

衛長史嚴維兵曹呂渭諸暨長丘丹校書陳允初賦詩往復盧士式為之序引以繼支許之遊為邑中故事邕修念之外時綴文句有集十卷皇甫曾為序自至德迄大曆中頻受請登壇度戒起丹陽洎乎金華其間釋子皆命為親教師也又以縣南路通衢婺其中百餘里殊無伽藍釋侶往來宴息無所邕願布法橋接懸行旅遂於焦山可以為梵場也得邑人騎都尉陳紹欽等率群信構淨剎一紀方乃集事焉前吏部侍郎徐浩出佐明州以邦國聚落乃白廉使皇甫溫奏賜額曰大曆焉先是中岳道士吳筠造邪論毀

篇斥毀釋教昏蒙者惑之本道觀察使陳少遊請邑決釋老二教孰為至道乃龔世尊之攝邪見復賓琳之破魔文爰據城塹以正制狂旗鼓纔臨異端嬰轍遂著破倒翻迷論三卷東方佛法再興實邑之力歟末遊天台又纂地誌兩卷並附於新論矣邑厥顧豐角風韻朗拔前後廉問皆延置別榻請為僧統以加崇揖之禮貞元四年戊辰歲十一月十四日遇疾遺敎門人趺坐端相而歸寂于大曆法堂焉以十二月十四日奉靈儀於寺北原遵僧制也報齡七十九法歲五十明年冬十一月方建塔矣秘書省校書郎陸

淮為其銘上首弟子智昇靈澈進明慧照等咸露鋒穎禪律互傳至十一年戶部員外郎丘上卿為碑紀德焉

唐朗州藥山唯儼傳

釋唯儼俗姓寒絳縣人也童亂慷愷敏俊邁羣年十七從南康事湖陽西山慧照禪師大曆八年納戒于衡嶽寺希澡律師所乃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焉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遂謁石頭禪師密證心法住藥山焉一夜明月陟彼崔嵬大笑一聲聲應澧陽東九十許里其夜澧陽人皆聞其聲盡云是東家明辰展轉尋問迭互推尋直至藥山徒衆云昨夜和尚山頂大笑是歟自茲振譽遐邇喧然元和中李翱為考功員外郎與李景儉相善儉除諫議薦翱自代及儉獲譴翱乃坐此出為朗州刺史翱聞來謁儼遂成警悟又初見儼執經卷不顧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翱性褊急乃倡言曰見面不似聞名儼乃呼翱應唯曰太守何貴耳賤目翱拱手謝之問曰何謂道邪儼指天指淨缾曰雲在青天水在缾翱于時暗室已明疑冰頓泮尋有偈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相問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缾又偈選得幽居

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笑一聲初翱與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為文會之交自相與述古言法六籍為文黜浮華尚理致言為文者韓柳劉焉吏部常論仲尼既沒諸子異端故荀孟復之楊墨之流洗然遺落殆周隋之世王道弗興故文中子有作應在乎諸子左右唐興房魏既亡失道尚華至有武后之弊安史之殘吾約二三子同致君復堯舜之道不可放清言而廢儒縱梵書而猾夏敢有邪心歸釋氏者有渝此盟無享人爵無永天年先聖明神是糺是殛無何翱邂逅於儼頓了本心末由

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復遇紫玉禪翁且增明道趣著復性書上下二篇大抵謂本性明白為六情玷汙迷而不返今牽復之猶地雷之復見天地心矣即內教之返本還源也其書露而且隱蓋而又彰其文則象繫中庸隱而不援釋教其理則從真捨妄彰而乃顯自心弗事言陳唯萌意許也韓柳覽之歎曰吾道萎遲翱且逃矣儼陶鍊難化護法功多迴是子之心拔山扛鼎猶或云易又相國崔群常侍溫造相繼問道儼能開發道意以大和二年將欲歿告衆曰法堂即頹矣皆不喻旨率人以長木而

枝柱之儼撫掌大笑云都未曉吾意合掌而寂春秋七十云

系曰嘗覽李文公復性二篇明佛理不引佛書援證而徵取易禮而止可謂外柔順而內剛逆也故曰得象而忘言矣經云治世語言皆成正法者李公有焉儼公一笑聲徹遐鄉雖未勞目連遠尋而易例有諸隆墀永歎遠壑必盈道感如然不知其然也

唐京師章信寺崇惠傳

釋崇惠姓章氏杭州人也稺秫之年見乎器局鷙鳥難籠出塵心切往禮徑山國一禪師為弟子雖勤禪觀多以三密教為恒務初於昌化千頃最峯頂結茅為庵專誦佛頂呪數稔又往鹽官硤石東山卓小尖頭草屋多歷年月復誓志於滑落雲寺遁跡俄有神白惠曰師持佛頂少結淺河今密語不圓莎訶者成就義也今京室佛法為外教淩轢其危若綴旒待師解救耳惠趨程西上心亦勞止擇木之故於章信寺挂錫則大曆初也三年戊申歲九月二十三日太清宮道士史華上奏請與釋宗當代名流角佛力道法勝負于時代宗欽尚空門異道憤其偏重故有是請也遂於東明觀壇前架刀成梯史華登躡如常磴道

焉時緇伍互相顧望推排且無敢躡者惠聞之謁開府魚朝恩魚奏請於章信寺庭樹梯橫架鋒刃若霜雪然增高百尺東明之梯極為低下時朝廷公貴市肆居民駢足摩肩而觀此舉時惠徒跣登級下層有如坦路曾無難色復蹈烈火手探油湯仍餐鐵葉號為餺飥或嚼釘線聲猶脆飴史華怯懼懇惶掩袂而退時衆彈指歎嗟聲若雷響帝遣中官鞏庭玉宣慰再三便賞賜紫方袍一副焉詔授鴻臚卿號曰護國三藏敕移安國寺居之自爾聲彩發越德望峻高代宗聞是國一禪師親門高足倍加鄭重焉世謂為巾

子山降魔禪師是也

系曰或謂惠公爲幻僧歟通曰夫於五塵變現者曰神通若邪心變五塵事則幻也惠公持三密瑜伽護魔法助其正定履刃蹈炎斯何足驚乎夫何幻之有哉瑜伽論有諸三神變矣

唐洛陽同德寺無名傳

釋無名姓高氏渤海人也祖官今西京乃爲洛陽人矣沖孺之齡舉措卓異口不嚌辛血性不狎諠譁遐矣出塵故難留滯年二十八若瘦鷹之出籠投師習學依隸同德寺及精律藏解一字以無疑聞有禪宗思千里而請決舉領整裘開扃見路辭飛筆健思若湧泉因隨師遊方訪祖師之遺跡得會師付授心印會先語諸徒曰吾之付法無有名字因號無名也自此志歷四方周遊五嶽羅浮廬阜雙峯峴公鍾嶺牛頭剡溪若耶天台四明罔不詢問風格高遠神操朗徹博識者覩貌便伏僻見者發言必摧時德宗方納鮮于叔明令狐峘料簡僧尼事時名有表直諫並停尋時鮮于叔明令狐峘等流南海百姓至貞元六年往遊五臺居無定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於佛光寺先食訖儼然坐化春秋七十二臘四十三二十一年

閣維獲舍利一升澤潞節度使李抱眞建塔於佛光寺貞元六年庚午歲也或云名著疏解彌陀經焉

唐廬山歸宗寺智常傳

釋智常者挺拔出倫操履清約徧參知識影附南泉同遊大寂之門乃見江西之道元和中駐錫廬山歸宗淨院其徒嚮應其法風行無何白樂天貶江州司馬最加欽重續以李渤員外元和六年隱嵩少以著作徵起杜元穎擯之出爲虔州刺史南康會未卒歲遷江州刺史渤洽聞多識百家之書無不該綜號李萬卷矣到郡喜與白樂天相遇因言潯陽廬阜山水之最人物賢哲隱淪論惠遠遺迹遂述歸宗禪師善談禪要李曰朝廷金牓早晚有嗜茶阿師名目白曰若然則未識食茶阿師歟白彌勸遊二林意同見常耳及到歸宗李問曰教中有言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芥子納得須彌常曰人言博士學覽萬卷書籍還是否耶李曰忝此虛名常曰摩踵至頂只若干尺身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無言再思稱歎積有東林寺僧神建講諸經論間觸目菩提常略提舉神建不體乃發狀訟常示惡境界時李判區分甚聞詣理常有異相目耀重瞳遂將藥爍手揩磨錯不覺

目覩俱紅號赤眼歸宗矣
系曰佛理幽邃一言蔽之者玄解之盲逗猛利者藥妙疾輕之驗也

唐杭州千頃山楚南傳

釋楚南閩人也俗姓張氏爰在髫齡冥然跪於父母前訴志出家投開元寺曇藹師而受訓焉當授經法目所輕覩輒誦於口執巾侍盥灑掃應對頗能謹愿迨乎冠歲乃落髮焉詣五臺登戒就趙郡學相部律往上都學淨名經一律一經略通宗旨則知頓機不甘爲漸教縛遂往芙蓉山根性未發謁黃蘗山禪師

問答雖多機宜頓了倏值武宗廢教南遂深竄林谷大中興教出遇丹平相裴公休出撫宛陵請黃蘗出山南隨侍由此便詣姑蘇報恩寺專行禪定足不踰閫僅二十餘載乾符四年蘇州太守周愼嗣嚮風請任寶林院又請居支硎山至五年昌化縣令徐正元與紫溪戍將饒京同召住千頃慈雲院訓示禪徒之外唯儼然在定逾月或浹旬光啓三年前兩浙武肅王錢氏請下山供施昭宗聞其道化賜其鹿胎衣五事別賚紫衣文德六年二月忽雙虹貫堂室二鹿蹶然入寺法堂深折至五月辭衆後於禪牀垂兩足伸二臂于膝奄然而卒春秋七十僧臘五十六遷塔于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歲二月宣州孫儒寇錢唐之封略兵士發塔見南全身不散爪髮俱長悔罪而去南公平昔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破邪論一卷以枝梧異宗外敵見忠義於時也

唐南嶽七寶臺寺玄泰傳

釋玄泰者不知何許人也性操方正言不浪施心靜之情義而後動所居蘭若在衡山之東號七寶臺不衣蠶纊時謂泰布衲歟從見德山禪師豁如自適誓不立門徒迫逐求志而於詞筆若有神四方後進

延禮相見皆用平懷之禮嘗以衡山之陽多被山民莫傜輩斬木燒山損害滋甚泰作畬山謠遠邇傳播達于九重勑責衡州太守禁止岳中蘭若由是得存不爲延燎泰之力也終年六十五臨逝說偈曰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炎千足萬足偈終垂一足而逝闍維收舍利衲堅固大師塔左營小浮圖焉又爲象骨偈諸禪祖塔銘歌頌等好事者編聚成集而行于代焉

唐京兆福壽寺玄暢傳

釋玄暢字申之俗姓陳氏宣城人也暢爰在弱齡便

持異操戲則聚沙爲塔摘葉爲香年九歲於涇邑水
西寺依清逸上人敎授經法年十九削髮二十歲往
福州兜率戒壇受具足戒聽授律科深得宗旨新緇
細縷一染色佳而往越州求聞異說仰京室西明寺
有宣律師舊院多藏毗尼敎迹因栖惠正律師法席
自入京華漸萌頭角受京城三學大德益廣見聞方
事講談遽鐘壇厄則會昌廢敎矣時京城法侶頗甚
徬徨兩街僧錄靈宴辯章同推暢爲首上表論諫遂
著歷代帝王錄奏而弗聽由是例從俗服寧弛道情
龍蛇伏蟄而待時玉石同焚而莫救殆夫武皇厭代

宣宗在天坏戶重開炎涸息熾暢於大中中凡遇誕
辰入內談論郎賜紫袈裟充內外臨壇大德懿宗欽
其宿德蕃錫屢臻乃奏修加懺悔一萬五千佛名經
又奏請本生心地觀經一部八卷皆入藏暢時充追
福院首領又充總持寺都維那尋署上座暢講律六
十座度法者數千人撰顯正記一十卷科六帖名義
圖三卷三寶五運三卷雖祖述舊聞標題新月義出
意表文齊時須乾符中懿宗簡自上心特賜師號曰
法寶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示滅俗齡七十九僧臘五
十九弟子賜紫惠宗大德師遂宗紹以其年四月二

十五日窆于長安邑高陽鄉小梁村四年丁酉歲尚
書禮部侍郎崔沆與暢交分殊深著碑述遺跡焉

後唐南嶽般舟道場惟勁傳

釋惟勁福州長溪人也節操精苦奉養棲約破納擁
身衣無緇纊號頭陀焉初參雪峯便探淵府乾化中
入嶽住報慈東藏亦號三生藏中見法藏禪師鑑燈
頓了如是廣大法界重重帝網之門因歎曰先達聖
人具此不思議智慧方便非小智之所能又嶽道觀
中亦設此燈往因廢敎將移入仙壇也有遊嶽才
人達士留題頗多勁乃歎曰盧橘夏熟寧期植在於

神都舜部齊聞不覺頓忘於肉味嗟其無識不究本
端盜王氏之青氈以爲舊物認嶺南之孔雀以作家
禽後世安知于今區別乃作五字頌頌五章覽者知
其理事相融燈有所屬屬在乎互相涉入光影含容
顯華嚴性海主伴交光非道家之器用也楚王馬氏
奏賜紫署寶聞大師梁開平中也勁續寶林傳蓋錄
貞元已後禪門祖祖相繼源脉者也別著南嶽高僧
傳未知卷數亦一代禪宗達士文采可觀後終于岳
中也

系曰物涉疑似難輒區分勁公誌鑑燈若遺物重獲

歸家也後之人必不敢攘物歸家也故曰前事不忘
後世之元龜也

周洛京福先寺道丕傳

釋道丕長安貴胄里人也唐之宗室父從旻襄宗公
堂五院之首母許氏爲求其息常持觀音普門品忽
夢神光燭身因爾姙焉及其誕生挺然岐嶷端雅其
質屬籍諸親異而愛之如天童子年始周晬父將命
汾晉會軍至于霍山沒王事丕雖童稚聚戲終鮮笑
容七歲忽絕葷羶每遊精舍怡然忘返遂白母往保
壽寺禮繼能法師尊爲軌範九歲善梵音禮讚是歲

襄宗幸石門隨師往迎駕十九歲學通金剛經義便
行講貫又駕遷洛京長安焚蕩遂背負其母東征華
陰劉開道作亂復荷母入華山安止巖穴時穀麥湧
貴每斗萬錢丕巡村乞食自專胎息唯供母食母問
還食未丕對曰向外齋了恐傷母意至孝如此年二
十歲母曰汝父霍山亡沒戰場之地骨暴霜露汝能
收取歸葬不亦孝乎遂辭老親往霍邑立草庵鳩工
集聚白骨晝夜誦經呪之曰古人精誠所感滴血認
骨我今志爲孝子豈無靈驗者乎儻群骨中有動轉
者即我父之遺骸也如是一心注想目未輕捨數日

閒果有枯髏從骨聚中躍出競驀不前搖曳良久丕
即蹁躚抱持如復生在齎歸華陰是夜其母夢夫歸
舍明辰骨至其孝感聲譽日高至二十七歲遇曜州
牧婁繼英招丕住洛陽福先彌勒院即晉道安翻經
創浴之地也天祐三年丙寅濟陰王賜紫衣後唐莊
宗署大師曰廣智丕於梁朝後主後唐莊宗明宗凡
內建香壇應制談論多居元席及晉遷都今東京天
福三年詔入梁苑副錄左街僧事與傳法阿闍梨昭
信大師俱道貌童顏號二菩薩是故朝貴士庶多請
養生之術丕精勤不懈一佛一禮佛名經法華金剛

仁王上生四經逐一字禮然其守杜多之行分衛時
至二弟子隨行開運甲辰歲爲左街僧錄雖臨僧務
日課修持相國李公濤西樞密太傅王公朴翰林承
旨陶公穀等無不傾心歸重至漢乾祐中謝病乞西
歸未允之際屬漢室凌夷兵火連作恣行剽掠丕於
廊廡之下倚壁誦念二日紛拏一無見者時京城見
聞益加欽尚逃歸洛邑周太祖潛隱所重廣順元年
勑召爲左街僧錄不容陳讓還赴東京居于僧任世
宗尹獾府政嫌空門繁雜欲奏沙汰召丕同議時問
難交發開喻其情且曰僧之清尚必不露於人前僧

或凶頑而偏遊於世上必恐正施蕪菉草和蘭茝而𡍮方事淘澄金逐沙泥而蕩大王儲明欲照菩智當行爲益皇帝邪爲損君親邪若益君乎不令一物失所若損親也是壞六和福田況以天下初平瘡痍未合乞待後時搜揚未晚故老子云治大國如烹小鮮慮其動則糜爛矣世宗深然其言且從停寢及世宗登極丕謂僧曰吾皇宿昔有志汝當相警護持堅乞解歸洛陽又立禮首楞嚴經二年果勑併毀僧寺并立僧帳蓋限之也毀教不深乃丕之力也以顯德二年乙卯六月八日微疾十日令弟子早營粥食云有

首楞嚴菩薩衆多相迎令鳴椎俄然而化春秋六十七僧臘四十七緇素號哭諸寺具威儀送葬于龍門廣化寺之左立石塔焉未終之前寺鐘無故嘶嗄表剎龍首忽焉隕墜僧澄清夢寺佛殿梁折極多異兆焉

系曰周武滅佛法隋開皇辛亥歲太府丞趙文昌入冥見邕受對寄語文帝拔救周世宗澄汰毀私邑勒立僧帳故說大漸招其惡報或有入冥見之弁賛成厥事者同居負處略同周武未知是乎

論曰九重所以成深嚴七禮其能捍憂患高墉峻壘加校尉而守之犀葦兕皮介將軍而戰者君既安所臣亦建功猶釋門之外侮忽來得法將之中權斯敵使其大道喪而重復玄剛絶而又張我有仲由惡言不入外禦其侮不可暫亡也嗟乎真敎東傳累更年紀受其艱否屈指可尋法繫有爲四相以之遷貿明雖無損一輪以之蝕侵桓楚無端効莽得時而變法德輿伊始欺孤餘力而責僧賴遠公之致書因朝達之抗疏只成暴攻空觖人情元魏懷邪周邕尚辯曇始乃呈其詭迹道安盛奮其辭鋒是徛秦坑能逃漢律始安二德疑其住壽應真出没其形扶危拯溺者

矣秀也鍾其厄運憤此反常上牋若攻壘之先登爲法偶犯顏而不死復禮答權文學難詞蔚成解判惠立斥呂奉御圖注免横窺闗兩面俱通玄嶷造乎甄正一塲賈勇法明定其化胡答孔老於李華名儒懾伏挫是非於韋氏辯勢酋强邕也掩徐獨記於天台儼也令李成書於復性其或角史華之術因躡刀梯諫德宗之非乃停沙汰申答而驚李漵作謠而占衛山破邪之論可宗鑑燈之頌歸我以前諸德超世卓然式遏寇讎閲墻禦侮言其薄者則發憤忘食絺紼防其反汗其如阜原縦火蘭艾之臭同焚樹木摧風

鸞鳴之巢共覆者其唯會昌滅虐我法之謂乎從漢至唐凡經數厄鍾厄爰甚莫甚武宗焉初有道士趙歸眞者授帝留年之術寵遇無比每一對揚排毀釋氏宜盡除之蓋以歸眞曾於敬宗朝出入宮掖勢若探湯及其禍纏縶紲自然事體如漿京邑諸僧競生誹謗歸眞痛切心骨何忘怨之還遇武皇因緣狎暱署爲兩街教授先生時諫官抗疏宰臣李德裕屢言歸眞懼其動搖奏迎羅浮鄧元起南嶽劉玄靖入帝謂神仙坐致由是共爲掎角同毀釋門意報僧譏誚之讎耳衆輕覆車群噪驚蟄須彌鍱䶢因其劫盡之

風有頂低權倚其宿舂之杵諺云終否當有復時大中行廢教之誅會昌非後天之老吁咄哉歸眞奇祕之術今古所無何邪能寄喜怒於天子之心雖王晉安期俱弗如也爾時玄暢法寶大師也納兩街之請操一割之刀纂輯古今搜揚經史成其別錄上其表牋逆龍鱗之手已伸探虎穴之心且勇膏肓之疾主刀之散何施混濁之河銖兩之膠謾解如皆畏震所謂坐看暢公手扼不周山不免共工之觸折也凡今緇伍無縱毀譏毀譏小人也及罹禍毒君子受之亦猶城門火而池魚死也傳云周武不落於阿鼻歸眞

自登於仙籍宣宗誅之已塞責矣是故比丘但自觀身行莫伺玄門非干己事又以空門深習如然無鬭四支而傷其體各是聖人設教無相奪倫如此行時名眞護法也老氏云六親不和則有孝子如無孝子之名信六親大和也已上諸公皆家中有競號兆諫乎因得善父母之名歟今我傳家止勸將來二教和同弗望後生學其訐直險在其中矣爲君不取然則臨機可用相事當行必無殆忽爲膠柱然後知時名爲大法師也傳又云乎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其斯之謂歟

宋高僧傳卷第十七

音釋

圯 支美切 齣 府市切 懸 胡涓切 釜 扶雨切 颻 前遥切 [illegible] 鏁 [illegible] 縱 子紅切 [illegible] 蒼 [illegible] 璩 [illegible] 檀 [illegible] 腹 [illegible] 盧紅切 [illegible] 鑣 [illegible] 糺 居黝切 [illegible] 殛 紀力切 誅也 稱 [illegible] 秧 [illegible] 轢 [illegible] 脆 此芮切 飴 [illegible] 齊 [illegible] 峴 [illegible] 峘 [illegible] 滶 [illegible] 熏 許云切 耽 [illegible] 侄 [illegible] 掇 丁括切 拾也 晬 子對切 [illegible] 蕉 [illegible] 蔡 [illegible] 蒞 [illegible] 蝕 [illegible] 鯁 古杏切 [illegible] 鬮 [illegible]

切也閼訐居竭切攻發人之陰私也

浮慶居士吳用先施貲刻
宋高僧傳第十七卷計字一萬一千一百三
十篇該銀五兩五錢六分五釐
眞州釋道一對金陵蕭承男書應天鄭大化刻
萬曆辛亥歲冬十月徑山寂照庵識

宋高僧傳卷第十八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勑撰

感通篇第六之一 正傳十五人 附見三人

後魏西涼府檀特師傳

釋檀特師者一名慧豐不知何許人也身雖薙染率略無檢制飲酒噉肉語默無常逆論來事後必如言居于武威肆意狂逸時宇文仲和為刺史請之入州歷觀廄庫乃云何意畜他官物邪仲和不論其旨怒之不令在城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擒

之仲和身死貲財沒官周文聞之降書召之檀特至岐州會齊神武來寇玉壁檀特曰狗豈能到龍門邪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為獼猴形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侯景啓降尋復背叛歸梁皆可徵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戴之左右復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復戴問對同前尋丞相第二子武邑公薨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病卒周文

命葬之

後魏晉陽河禿師傳

釋河禿師者不詳何許人也魏孝昌中於晉陽市肆間行往乍愚乍智作沙門形時人不測止呼為河禿師及齊神武誕第二子洋文宣帝也武明太后見家貧甚與親戚言及家計正憂飢凍死耳洋方生數月尚未能言欻言曰得活二字分明太后左右大驚而不敢言謂為妖怪時傳禿師神異射事多中巧誘而至太后意占其兒子早言為怪乃徧見諸子文襄魏永熙后旁以祿位歷問之至洋再三舉手指天而已

口無所言若諸子皆別無舉指矣後不測其終

陳新羅國玄光傳

釋玄光者海東熊州人也少而穎悟頓厭俗塵決求名師專修梵行迨夫成長願越滄溟求中土禪法於是觀光陳國利往衡山見思大和尚開物成化神解相忝思師察其所由密授法華安樂行門光利若神錐無堅不犯新猶劫貝有涤皆鮮稟而奉行勤而罔忒俄證法華三昧請求印可思為證之汝之所證真實不虛善護念之令法增長汝還本土施設善權好負螟蛉皆成蜾蠃光禮而垂泣自爾返錫江南屬本國舟艦附載離岸時則綵雲亂目雅樂沸空絳節霓旌傳呼而至空中聲云天帝召海東玄光禪師光拱手避讓唯見青衣前導少選入宮城且非人間官府羽衛之設也無非鱗介參雜鬼神或曰今日天帝降龍王宮請師說親證法門吾曹水府蒙師利益既登寶殿次陟高臺如問而談略經七日然後王躬送別其舩泛洋不進光復登艂舩人謂經半日而已光歸熊州翁山卓錫結茅乃成梵刹同聲相應得法者蠻戶爰開樂小迴心慕膻者蝗連倏至其如升堂受莂者一人入火光三昧一人入水光三昧二人互得其

二種法門從發者彰三昧名耳其諸門生譬如衆鳥附須彌山皆同一色也光末之滅罔知攸往南嶽祖構影堂內圖二十八人光居一焉天台國清寺祖堂亦然

系曰夫約佛滅後驗入道之人以教理行果四法明之則無逃隱矣去聖彌近者修行成果位證也去聖稍遥者學教易見理親也其更綿邈者學教不精見理非諦夫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斯頓心成佛也理佛具足行布施行曾未嘗述行佛具體而微東夏自六祖已來多談禪理少談禪行焉非南能不說行且令

見道如救頭然之故南岳思師切在兼修乘戒俱急是以學者驗諸行果其如入火光三昧者處胎經中以禪定攝意入火界三昧刹土洞然愚夫謂是遭焚若入水界三昧愚夫見謂爲水投物于中菩薩心如虚空不覺觸嬈者此非二乘所能究盡也斯乃急於行果焉無令口說而身意不修何由助道耶

隋江都宫法喜傳

釋法喜南海人也形容醜陋短弱迂跡可年四十許嶺表耆老咸言見童時見識之顔貌如今無異蠻蜒間相傳云已三百歲矣亦自言舊識廬山慧遠法師

說晉宋朝事歷歷如信宿前耳平素時悄然見人必語語必含深意吉凶之徵有如影響人亦不欲與語相見懼直言災惡忤逆意也陳朝馬靜爲廣州刺史方上任喜直入州上廳事畫地作馬頭形以示其子而去靜本扶風名族雄勇多武略不閑事體及臨州也每出行部從甲士數萬旌旗劒戟若虹霓映乎霜雪言以此可用威邊徼其奢僭過度王者之不若被人誣告謀反靜懼卽遣妻子百餘人入朝示無圖變陳主猶惑遣臨汝侯觀其形勢曰必有反狀便可行戮實無逆謀直往代之臨汝利其財產至州不驗是

非靜恃心無異束手詣臨汝便叱左右擒而斬之此畫地之明効矣喜之先見皆同此類煬帝聞之追來揚州未久宫内樹一堂新成喜忽升堂觀覽俄驚走下階唱言幾壓殺其日夜閒大雨堂崩斃者數人其後又於宫内環走言索羊頭帝聞惡之責以狂言勑鏁著一室數日三衞於市見喜坦率遊行還奏勑所司覆驗禁閉之處門鏁如故守當者云喜見在室内於是開戶見袈裟覆一聚白骨其鏁貫項骨不脫帝甚驚怪勑遣長史王恒疾往驗之袈裟覆白骨骨皆鉤鏁相連鐵鏁縻其項骨帝聞愕然稱歎尤增信

重勑令勿輕搖蕩曰聖者神變無方至蘇喜還在室或言或笑守門復奏帝令脫鏁縱其所適有於一日赴數家齋食或時飲酒噉肉都無拘忌俄而有疾常所卧牀自撤薦席攪實而歛疑令人於下鋪炭甚熾數日而終半身焦爛葬于香山寺側後四年南海郡奏喜見還在郡勑遣開棺空無所有矣

隋洛州欽師傳

釋欽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大業中至廣平形神乖謬造次難知發語不常既往爰中見靈通寺樹輒浮圖五級欽務高敞工作殺雜欽望而笑謂寺衆曰造此

矣爲衆曰功德佛事須用壯觀法師何斯怪問耶笑
曰造烽火樓也當時緇伍互相非之曰風狂輩言何
可取至九年塔尚未成賊寇四起州官晉嚴於浮圖
上置候望烽火方信欽言不妄矣在所着傳亦不知
欽從何而來止宿之處亦無蹤跡然則時時變身在
豕彘之牢即隨㹠豨群隊童子馬世達等數人覩欽
始變之時乃停留伺察意更觀其復人形也後果忽
復形却於看人之後大呼曰你輩欲何所覩耶群人
驚愕合掌拜之其變無常皆若此也及天下喪亂亦
失欽聲迹矣

系曰魏隋之僧且多應現者何通曰菩薩作用隨類
化身以神通爲遊戲耳於遊戲而利益世主焉或曰
魏齊陳隋與宣師耳目相接胡不入續傳耶通曰有
所不知蓋闕如也亦猶大宋文軌既同土壃斯廣日
有奇異良難徧知縱有其僧也其奈史氏未編傳家
無據故亦闕如弗及錄者留俟後賢者也

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傳（木叉 慧儼 慧岸）

釋僧伽者葱嶺北何國人也自言俗姓何氏亦猶僧
會本康居國人便命爲康僧會也然合有胡梵姓名
名既梵音姓涉華語詳其何國在碎葉國東北是碎
葉附庸耳伽在本土少而出家爲僧之後誓志遊方
始至西涼府次歷江淮當龍朔初年也登即隸名於
山陽龍興寺自此始露神異初將弟子慧儼同至臨
淮就信義坊居人乞地下標誌之言決於此處建立
伽藍遂穴土獲古碑乃齊國香積寺也得金像衣葉
刻普照王佛字居人歎異云天眼先見吾曹安得不
捨乎其碑像由貞元長慶中兩遭災火因亡蹤矣嘗
卧賀跋氏家身忽長其牀榻各三尺許莫不驚怪次
現十一面觀音形其家舉族欣慶倍加信重遂捨宅
焉其香積寺基即今寺是也由此奇異之蹤旋萌不

止中宗孝和帝景龍二年遣使詔赴内道場帝御法
筵言談造膝占對休咎契若合符仍褒飾其寺曰普
光王四年庚戌示疾勑自内中往薦福寺安置三月
二日儼然坐亡神彩猶生止瞑目耳俗齡八十三法
臘罔知在本國三十年化唐土五十三載帝慘悼黯
然于時穢氣充塞而形體宛如多現靈迹勑有司給
絹三百疋俾歸葬淮上令群官祖送士庶塡閩五月
五日抵于今所帝以仰慕不怠因問萬迴師曰彼僧
伽者何人也對曰觀音菩薩化身也經可不云乎應
以比丘身得度者故現之沙門相也初伽化行江表

止嘉禾靈光寺彼澤國也民家漁梁矰弋交午伽苦
敦喻其諸殺業陷墮於人宜疾別圖生計時有裂網
折竿者多矣伽閑而宴息見神告曰天方亢陽百姓
苗死身胡藏其懶龍耶伽曰為之奈何神曰若今夕
但小指出窻隙外其如人何伽依之其夜震擊異常
質明視指微有紅線脉焉伽曰吾與此壤無緣乃行
抵晉陵見國祥寺荒廢乃留衣於殿梁而去後人聞
異香芬馥伽嘗記之曰伊寺有人王重興去三十年
後果有僧俗姓全為檀那矣通天萬歲中於山陽衆
中懸知嫌郜伽者乃昌言曰吾有五十萬錢奉助功

德勿生橫議伽於淮岸招呼一船曰汝有財施吾可
寬刑獄汝所載者剽略得耳盜依言盡捨佛殿由是
立成無幾盜敗拘於揚子縣獄伽乘雲下慰喻言無
苦不日果赦文至免死矣昔在長安駙馬都尉武攸
曁有疾伽以澡罐水噀之而愈聲振天邑後有疾者
告之或以柳枝拂者或令洗石師子而瘳或擲水缾
或令謝過驗非虛設功不唐捐却彼身災則求焉也
警其風厄則索扇歟或認盜夫之錢或咋黒繩之頸
或尋羅漢之井或悟裴氏之溺或預知大雪或救旱
飛雨神變無方測非恒度中宗敕恩度弟子三人慧

岸慧儼木叉各賜衣盂令嗣香火泊乎已滅多歷年
所嘗現形往漢南市漆器及商人李善信船至寺覓
買齋器僧忽見塔中形像凝然而指曰正唯此僧來
求買矣遠近嗟歎又嘗於洪井化易材木結筏而至
焉大曆中州將勒寺知十驛俾出財供乗傳者至十
五年七月甲夜現形于內殿乞免郵亭之役代宗勅
中官馬奉誠宣放仍賫捨絹三百疋雜綵千段金澡
罐皇太子衣一襲令寫貌入內供養又乾元中州牧
李名有推步者云為土宿加臨災當惡弱伽忽現形
撫李背曰吾來福至汗出災銷後無他咎嘗於燕師

求靈蹟稱是泗州寺僧燕使賫所求物到認塔中形
信矣遂圖貌而歸自燕薊展轉傳寫無不徧焉長慶
元年夜半於州牧蘇公寢室前歌曰淮南淮北自此
福焉自東自西無不熟矣其年獨臨淮境內有年耳
二年寺塔皆焚唯伽遺形儼若無損咸通中龐勛者
本徐州戍卒擅離桂管沿路劫掠而攻泗州圍逼其
城伽於塔頂現形外寇皆睡城中偶出擊之驚竄而
陷宿州以事奏聞仍錫號證聖大師也文德元年外
寇侵軼州將嬰城拒敵伽現形於城西北隅寇見知
堅壘難下駭而宵遁大順中彭門帥時溥令張諫攻

于北城除勦戮外有五百餘人拘鞠場中諫梵枚挩
惚閒見僧衣紫誨之曰此輩平人何可殺耶不如捨
之言畢不見諫遂縱之而遜乾寧元年太守臺蒙夢
伽云寒東南少備蒙不喻旨以綿衾法服施之十二
月晦夜半有兵士踰壘而入蒙初不知復夢一僧以
錫杖置于心上冷徹心骨驚起蒙令動鼓角賊驚奔
獲首領姓韓至是方曉矣由此多於塔頂現小僧狀
傾州瞻望然有吉凶表兆于時乞風者分風求子者
得子今聞有躬禮者往往有全不見伽形相者或見
笑容者吉不然則凶其不可爰度者如此洎乎周世

宗有事于江南先攻取泗上伽寄夢於州民言不宜
輕敵如是達于州牧皆未之信自爾家家夢同告之
遂降全一郡生民賴伽之庇矣天下凡造精廬必立
伽眞相膀曰大聖僧伽和尚有所乞願多遂人心李
北海邕胡著作浩各爲碑頌德今上御宇也留心于
此其年三月有尼遊五臺山迴因見伽於塔頂作孾
孩相遂登刹柱捨身命供養太平興國七年勑高品
白承睿重蓋其塔務從高敞加其累層八年遣使別
送舍利寶貨同葬于下基焉其日有僧懷德預構柴
樓自持蠟炬焚身供養炎燎之中經聲不絕又將欲

建浮圖有巨木三根沿淮而下至近浮橋且止收爲
塔心柱焉續勑殿頭高品李廷訓王之先是此寺因
竈中金像刻其佛曰普照王乃以爲寺額後避天后
御名以光字代之近宜索僧伽實錄上覽已勑還其
題額曰普照王寺矣弟子木叉者以西域言爲名華
言解脫也自幼從伽爲剃髮弟子然則多顯靈異中
和四年刺史劉讓厥父中丞忽夜夢一紫衣僧云吾
有弟子木叉葬寺之西爲日久矣君能出之仍示其
葬所初夢都不介意再夢如初中丞得夢乎所示之
處欲施斸之見有二姓占居於是饒錢市焉開究可

三尺許乃獲坐函遂啓之於骨上有舍利放光命焚
之收舍利八百餘顆表進上僖宗皇帝勑以其焚之
灰塑像仍賜謚曰眞相大師于今侍立于左若配饗
焉弟子慧儼未詳氏姓生所恒隨師僧伽執侍缾錫
從楚州發至淮陰同勸東海裴司馬妻恪白金沙羅
而墮水抵盱眙開羅漢井宿賀跋玄濟家儼侍十一
面觀音菩薩旁自爾詔僧伽上京師中宗別勑度儼
并慧岸木叉三人各別賜衣鉢焉

唐嵩嶽少林寺慧安傳

釋慧安姓衛氏荊州支江人也其貌端雅紺髮青目

降神乃隋開皇初年也安受性寬裕不染俗塵修學
法門無不該貫文帝十七年勑條括天下私度僧尼
勘安云本無名姓亡入山谷大業中開通濟渠追集
夫丁飢殍相望安巡乞多鉢食救其病乏存濟者衆
煬帝聞之詔安遂潛入太和山至帝幸江都海內擾
攘乃杖錫登衡嶽寺行頭陀法貞觀中至蘄州禮忍
大師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而止時所居原谷之
間旱霜傷苗稼安居處獨無四十里外皆苦青女之
災矣天皇大帝聞而召焉安不奉詔永淳二年至滑
臺草亭居止中坐繩牀四方坦露勑造寺以處之號

招提是也如是却還家鄉玉泉寺時神秀禪師新歸
寂咸請住持安弗從命天后聖曆二年四月告門人
學衆曰各歸閉戶至三更有神人至扂衞森森和鈴
鉠鉠風雨偕至其神旋繞其院數遭安與之語丁寧
敎誡再拜而去或問其故曰吾爲嵩山神受菩薩戒
也天后甞問安甲子對曰不記也曰何不記耶乃曰
生死之身如循環乎環無起盡何用記爲而又此心
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亦妄想耳從初識至動
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可記耶天后稽顙焉聞安
闕井勑爲鑿焉安曰此下有赤祥愼其傷物將及泉

見蝦蟆金色蠢然出沮洳間合其懸記帝倍加欽重
殆中宗神龍二年九月勑令中官賜紫袈裟幷絹度
弟子二七人復詔安幷靜禪師入中禁受供施三年
賜摩納一副便辭歸少林寺至景龍三年三月三日
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間待野火自焚之勿違
吾願俄爾萬迴和尚來見安猖狂執手言論移刻旁
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
三十許歲起開皇二年至景龍三年故也火焚屍畢
收舍利八十粒內五粒紅紫色進內餘散施隨力造
塔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焉

唐虢州閿鄉萬迴傳

釋萬迴俗姓張氏虢州閿鄉人也年尚弱齡白癡不
語父母哀其濁氣爲隣里兒童所侮終無相競之態
然口自呼萬迴因爾字焉且不言寒暑見貧賤不加
其慢富貴不足其恭東西狂走終日不息或笑或哭
略無定容口角恒涌涎沫人皆異之不好華侈尤少
言語言必讖記事過乃知年始十歲兄戍遼陽一云
安西久無消息母憂之甚乃爲設齋祈福迴倏白母
曰兄安極易知耳奚用憂爲因褁齋餘出門徑去際
晚而歸執其兄書云平善問其所由默而無對去來

萬里後時兒歸云此日與迴言適從家來因授餅餌共啗而返舉家驚喜自爾人皆改觀聲聞朝廷中宗孝和皇帝詔見崇重神龍二年勑別度迴一人而已自高宗末天后時常詔入内道場賜錦繡衣裳宫人供事先爲兒時於閿鄉興國寺累瓦石爲佛塔入内之後其塔遂放光明因建大閣而覆之然其施作皆不可輒量出言則必有其故勑賜號爲法雲公外人莫可得見先是天后朝任酷吏行羅織事官稍高隆者日別妻子博陵崔玄暐位望俱極其母盧氏賢而憂之曰汝可一日迎萬迴此僧寳誌之流可以觀其

舉止知其禍福也乃召到家母垂泣作禮兼施中金七筯一雙迴忽下階擲其七筯向堂屋上褌臂而去一家謂爲不祥經數日令升屋取之七筯下得書一卷觀之乃讖緯書也遽令焚之數日有司忽來其家大索圖讖不獲得雪時酷吏多令盜投蠱道物及僞造祕讖用以誣人還令誣告得實居戮籍没其家者多崔氏非聖人擲七筯何由知其僞圖讖也中宗末嘗罵韋后爲反悖逆斫爾頭去尋而誅死太平公主爲造宅於懷遠坊中與主宅前後爾又孝和親送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至始平迴出迎駕時崔日用武平

一宋之問沈佺期岑羲薛稷皆肅揖鄭重問訊諸公曰各欲求聖人一言以定吉凶撫沈背曰汝眞才子沈不勝其喜曰聖人與我受記諸子不可更爭又謂武曰與汝作名佛童當無憂也目羲稷有不善之色岑以馬避之目稷云此多是野狐其言何足懼也乃顧云汝亦不免及羲稷之誅人益貴重同時有僧伽化迹不恒中宗問迴曰此何人也迴曰觀音之化身也貞觀中三藏奘師西歸云天竺有石藏寺奘入時見一空房有胡牀錫杖而已因問此房大德咸曰此僧緣闕法事罰在東方國名震旦地號閿鄉于兹萬

迴矣奘歸求見迴便設禮問西域宛如目矚奘將訪其家迴謂母曰有客至請備蔬食俄而奘至神異之迹多此類也正諫大夫明崇儼者道術之士謂人曰萬迴神僧也玄宗潛龍時與門人張暐等同謁迴見帝甚至褻黷將漆杖呼且逐之同往者皆被驅出曳帝入反扃其戶悉如常人更無他重撫背曰五十年天子自愛巳後卽不知也張公等門外歷歷聞其言故傾心翼戴焉五十年後蓋指祿山之禍也睿宗在邸時或遊行人間迴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間帝必經過徘徊也惠莊太

子乃睿宗第二子也天后嘗抱示迴曰此兒是西域
大樹精養之宜兄弟也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
韋后熱可炙手道路懼焉迴望車騎連唾之曰腥腥
不可近也不旋踵而禍滅及之帝愈知迴非常人也
出二官人日夕侍奉之特勑於集賢院圖形焉暨迴
垂卒而大呼遣求本鄉河水門人徒侶求覓無所迴
曰堂前即是河水何不取耶衆於階下掘井河水湧
出飲畢而終迴宅坊中井皆鹹苦唯此井甘美後有
假託或稱小萬迴以惑市里多至誅死焉至于終後
右常侍徐彦伯為碑立閿鄉玉澗西路矣

系曰日行萬里非人必矣為鬼神邪為仙術邪通曰
觀行知人迴無邪行非鬼神也無故作意非仙術也
此得通耳故智度論中此通有四一身能飛行如鳥
無礙二移遠令近不往而到三彼沒此出四一念能
至或曰四中迴具何等通曰俱有哉故號如意通矣
瑜伽論神境同也云或羅漢有大堪能現三神變焉

唐齊州靈巖寺道鑒傳

釋道鑒姓馮氏吳郡人未知從來而居歷下靈巖山
寺蹤迹神異不測僧也元和中有馮生者亦吳郡人
也以明經調選未捷因僑寄長安一日見老僧來詣
馮居謂之曰汝吾姓也因相與往還僅千歲餘遂注
擬作尉于東越方務治裝鑒負錫來告去馮問師去
安所詣乎鑒曰吾廬在齊州靈巖之西廡下薄遊神
京至今正十年矣幸得與子遊今歸舊所故來相別
然吾子尉于越鄉道出靈巖寺下當宜一訪我也馮
諾之曰謹受教矣數日馮出關東之赴任至靈巖寺
門立馬望曰豈非鑒師所居寺乎即入訪之時一僧
在庭馮問道鑒上人廬舍安在僧曰此寺無道鑒馮
疑其默而詰曰鑒公純直豈欺我乎於是獨遊寺中
行至西廡下忽見壁畫一僧與鑒師貌同馮大驚嗟

鑒師果異人歟且能降神與我交久之視其真相旁
題云馮氏子吳郡人也年十歲學浮圖法以道行有
聞卒年七十八馮閱其題方悟云汝吾姓也言非謬
矣一說蘇州西去城二十許里有靈巖山寺西北廡
下畫沙門形云是梁天監十五年作遊方居士狀經
過山寺寓過宵宿而於僧廚借筆硯僧衆皆不留意
詰旦僧徧搜索而亡有客見殿隅畫一梵僧面骨權
奇膚色皴黑眉長且垂眸子電轉皆間青白昂鼻方
口張脣露齒聳拳倚右肩之上身屈可長一丈五寸
衣麤納袈裟臂擐大珠徒跣衆見驚怖莫測其來遠

近咸格有焚香禮歎者有請福禳災者或於晴夜殿中梆窣聞有行道之聲由是烏雀不敢汙踐簷楹之間矣然則鄉人謂之靈巖和尚或云靈巖聖僧皆見形謂一老姥曰貧道好食茭粽疑是聖者翌日持簞入殿供養乞今年別三月三日民競送之以菰蔣葉角黍米瀹之吳人謂之茭粽也唐先天二年陸魯公子疾醫工未驗公憂慮增劇門遇一僧分衞庙入遂索水器含噀之即時病間魯公喜贈物頗豐了不迴視遂問和尚居處何寺答曰貧道住蘇州吳縣西靈巖寺郎君為官江表望入寺相尋斯須已去未久調補尚書刑部郎續遷桂州廉使常念當年救病之僧迂路姑蘇入靈巖寺覓焉乃說其形貌合寺僧云非此所有陸盡日徘徊不忍去忽於殿中見聖者形曰往年療某者此僧也寺僧說其由致通感難知陸捨錢數萬備香火之資却留旬日供養方去又寺中淨人每於像前占燭燈添油助燼意盜油塗髮耳居無何其髮焦卷而墮傍人勸令禮懺別買麻膏增炷乎復如初又武宗將廢佛教也近寺有陸宣者夢聖者云受弟子供施年深今來相別且歸西天去也宜急命畫工圖寫眞貌至會昌五年毀拆寺宇方知告別

之意焉距咸通七年蝗災爾時彌空亘野食人苗稼至于入人家食繒帛之物百姓傍徨莫能為計時民人吳延讓等率耆艾數十百人詣像前焚香泣告即日蟲飛越境焉乾符五年寺衆當詣闕乞鐘歸寺差僧選日登途聖者先入奈神策軍本局預陳囑託及正請鐘僧到見司吏怪問數日前有僧來云錄蘇州靈巖山寺其僧曰某行無伴侶後右軍晉西事遊吳見壁畫云此是七月中曾來司内計會鐘僧也然吳中極彰靈異且不測厥由曾有梵僧來禮畫像云智積菩薩何緣在此歎嗟彌久而自此號智積應身也

系曰同異之說史氏多之今詳寺曰靈巖僧畫像此為同也州曰歷下姑蘇遇者曰陸與焉此為異焉斯蓋見聞不齊記錄因別也原夫聖人之應身也或南或北或漢或胡或平常之形或恠差之質故令聞見必也有殊復使傳揚自然多說譬猶千里之外望日月以皆同其時邊旁雲物狀貌有異耳既是不思議應現矣則隨緣赴感肆是難同可發例云所傳聞異辭也

唐武陵開元寺慧昭傳

釋慧昭未詳何許人其為僧也性僻而高恒修禪定

貌頗衰羸好言人之休戚而皆必中與人交言且不
馴狎閉關自處左右無侍童每日乞食里人有八十
餘者云昭居此六十餘年其容貌無異於少時昔日
也但不知其甲子元和中有陳廣者由孝廉調爲武
陵官而酷好浮圖氏一日因詣寺盡訪諸僧昭見廣
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乎廣愕然自揣平生不
識此僧何言來晚乃曰未嘗與師遊何責遲暮昭曰
此非倉卒可言當爲子一夕靜話方盡此意廣甚驚
異後時詣昭宿因請其事昭曰我劉氏子宋孝文帝
之玄孫也曾祖鄱陽王休業祖士弘並詳於史氏先
人文學自負爲齊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集賢俊
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後仕齊梁之間爲會稽令吾
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於陳至宣帝
時爲卑官不爲人知徒與沈彥文爲詩酒之交後長
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多聚賓客大爲聲勢各
恃權寵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叔
陵被誅吾懼不免因皆銷聲匿跡於林谷拾橡栗而
食掬溪澗而飲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易以待所愛之
所定無何有一老沙門至吾所居曰子骨法甚奇當
無疾耳彥文再拜請其藥曰子無劉君之壽奈何雖

服吾藥亦無所補遂告別將去復謂我曰塵俗以名
利相勝竟何有哉唯釋氏可以捨此矣恭納其言自
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
已亡宮闕盡毀臺城牢落荊榛蔽路景陽井塞結綺
基頹文物衣冠蕩然而盡故老相遇相携而泣且曰
一人無良已至於是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又聞後主
及諸王皆入長安乃率沈挈一囊乞食於路以至關
中吾長沙王之故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往瓜州則
徑往就謁長沙王長於綺紈而早貴盛雖流放之際
尚不事生業時方與沈妃酣飲吾與沈再拜於前長
沙悲慟久之瀝泣而起乃謂吾曰一日家國淪亡骨
肉播遷豈非天乎吾自此且留晉昌氐羌之塞數年
而長沙殂又數年彥文亡吾因剔髮爲僧遁跡會稽
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容體枯瘠而筋力
不衰尚日行百里因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高祖已
有天下建號武德至六年吾自此或居京洛或遊江
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住焉殆今二百九十年矣雖
烈寒酷熱未嘗有微恙貞元末於此寺夢一丈夫衣
冠甚盛熟視乃長沙也吾迎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
時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師

其念之乃問之曰王今何爲曰冥官極尊旣而又泣
曰師存而我之六世矣悲夫吾夢覺因紀君之名於
經笥中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尚
怪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焉及
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也然自夢及今十一年矣
故訝君之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數行因出經笥示之
廣再拜願執瓶錫爲弟子昭曰君且去翌日當再來
廣受敎而還明日至其居昭已遁去莫知其適時元
和十一年也至大和初廣爲巴州掾於山南道路逢
昭驚喜再拜曰願棄官請從師爲物外之遊昭亦許
之其夕偕舍于逆旅至天將曙廣早起而省昭已去
矣廣茫然若有所喪神情沮敗自是盡不知所往也
然則昭自梁普通七年生于時歲在丙午下至唐元
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昭言如合符契焉
系曰慧昭旣三百年住世也前不可測後未可涯與
夫賓頭羅睺尊者一貫胡不念恩地之裏孫邪通曰
神仙隔一塵猶未可與之遊且廣是具縛凡夫昭爲
度世上士飛鳶與淵魚蹤跡相遠此何怪歟

唐岸禪師傳

釋岸禪師幷州人也約淨土爲眞歸之地行方等懺

服勤無缺微有疾作禪觀不虧見觀音勢至二菩薩
現於空中持久不滅岸召境內畫人無能畫者忽有
二人云從西京來欲往五臺自樂輸工畫菩薩形相
繢事畢賸擬二緉忽隱無蹤岸知西方緣熟告諸弟
子云吾今往生誰可偕行有小童子稽顙曰願隨師
去乃令往辭父母父母謂爲戲言而令沐浴著淨衣
入道場念佛須臾而終岸責曰何得前行時岸索筆
讚二菩薩曰觀音助遠接勢至輔遙迎寶瓶冠上顯
化佛頂前明俱遊十方刹持華候九生願以慈悲手
提獎共西行述讚已別諸弟子入道場命門徒助吾
念佛端坐而終春秋八十時垂拱元年正月七日也

唐會稽永欣寺後僧會傳

釋後僧會者本康居國人也以吳赤烏年中謁大帝
初吳人未識僧形止曰胡人入境乃祈舍利已令帝
開悟末至天紀四年會尸解與身隱焉至唐高宗永
徽中見形于越稱是遊方僧而神氣瓌異眉高隆準
頤峭眸碧而瘦露奇骨具梵容也見者悚然罔知階
位時寺綱糾詰其厥由罵而驅逐會行及門乃語之
曰吾康僧會也苟能留吾具體福爾伽藍躧步之間
立而息絶旣而靑目微瞑精爽不銷舉手如迎揖焉

足跨似欲行焉衆議偃其靈軀寘於龕叟人力殫矣略不傾移雖色身堅牢而彊事膠漆遷于勝地別立崇堂時越人競以香華燈明繒綵旛蓋果實衣器請祈心願多諧人意初越之軍旅多寓永欣其婦女生產兵士輩血觸汙僧藍人不堪其淹穢會乃化形往謁閭廉使李若初且曰君侯即領越之藩條託爲遷之軍旅語罷拂衣而去尋矣蹤跡李公喜而駭且記其言後果赴是郡及上事訖便謁靈跡認于時言者則斯僧也命撤軍家勒就營幕又疋婦夜臨蓐席且無脂燭鄰無隟光俄有一僧秉燭自牖而入其夫且入永欣認會貌即是授火救產厄之僧自爾民間多就求男女焉屬會昌毀永欣也唯今大善獨留號開元矣遂移會身入是寺中大中之後有雲休律師爲會別創堂宇廣其供具又嘗就閭閻家求草履至今越人多以芒鞵油旛上獻感應肹蠁各赴人家不可周述今號超化大師從永徽至今未嘗闕其供施焉沙門虗受爲碑紀述焉

系曰蔡邕是張衡後身智威本徐陵前事驗皆昭晰理且弗虗至於聖人功用自在此云彼出利見無方僧會捐世既遐唐來化越立逝屹然與中之異苟非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孰能預於是乎

唐京兆法海寺道英傳

釋道英不知何許人也戒德克全名振天邑住寺在布政坊咸亨中見鬼物寺主慧簡嘗曰曉見二人行不踐地入英院焉簡怪而問之英曰向者秦莊襄王使使傳語飢虗甚久以師大慈欲望排食并從者三百人勿辭勞也吾以報云後日曉具饌可來專相候耳簡聞之言以酒助之及期果來侍從甚嚴坐食倉黃謂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英問其故答曰吾生來不無故惧其如滅東周絕姬祀或責以功德吾平日未有佛法可以懺度唯以赦宥矜恤俾獨塞之終爲未補以福少罪多受對未畢今此一飡更四十年方復得食因歷指座上云此是白起王翦爲殺害多罪報未終又云此陳軫以虗詐故英曰王何不從人索食而甘虗腹此奚可忍乎王曰慈心人少餘人不相見吾緣貴人不可妄行祟禍所以然也英指酒曰贊饜飫可知弟子有少物即送相償城東通化門外尖塚以其銳上而高大是吾棲神之所世人不知妄云呂不韋墓耳英曰往遭赤眉開發何有物來曰賊

取不得英曰貧道非發丘中郎是出家人無用物所必勿將來言訖長揖而去英感下趣如此罔知終畢

唐京兆法秀傳

釋法秀者未詳何許人也居于京寺遊於咸鎬之間以勸率衆緣多成善務至老未嘗休懈開元末夢人云將手巾袈裟各五百條可於迴向寺中布施覺後問左右並云無迴向寺及募人製造巾衣又徧詢老舊僧俗莫有此伽藍否時有一僧形質魁梧人都不識報云我知迴向寺處問要何所須幷人伴等答曰但賫所施物名香一斤即可矣遂依言授物與秀偕

行其僧徑入終南山約行二日至極深峻初無所覩復進程見礙石一具驚曰此人迹不到何有此物乃於其上焚所賫香再三致禮哀訴從午至夕谷中霧氣彌浸咫尺不辨逡巡開霽當半崖間有朱門粉壁綠牖璇題刹飛天矯之旛樓直觚棱之影少選見一寺分明雲際三門而懸巨牓曰迴向寺秀與僧喜甚攀陟遂到時已黃昏而聞鐘磬唱薩之聲門者詰其所從邐迤引入見一老僧慰問再三倡言曰唐皇帝萬福否處分令別僧相隨歷房散手巾袈裟唯餘一分指一房空榻無人有衣服坐席似有所適者既而

却見老僧若綱任之首曰其往外者當已來矣其僧與秀復欲至彼授手巾等一房但空榻者亦無人也又具言之若僧笑令坐顧彼房內取尺八來至乃玉尺八也老僧曰汝見彼胡僧否曰見已曰此是將來權代汝主者京師當亂人死無數此胡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罰在人間此常所吹者也今限將滿即却來矣明日遣就齋齋訖曰汝當迴可將此尺八幷袈裟手巾與汝主自收也秀禮拜而還童子送出纔數十步雲霧四合則不復見寺矣乃持手巾袈裟玉尺八進上玄宗召見其

述本末帝大感悅疑神久之取笛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數年果有祿山之禍秀所見胡僧即祿山也秀感其所遇精進倍切不知所終世傳終南山聖寺又有迴向也

系曰昔梁武遣送袈裟入海上山法秀詣迴向寺燕師命使尋竹林聖寺此三緣者名殊而事一莫是互相攷作同截鶴續鳧否通曰聖人之作猶門內造車門外合轍雖千萬里之遠事亦符合者蓋無異路故如樵子覩仙碁爛柯非止王質有多人遇碁且姓名不同爲爛斧柯者不一今送衣入聖寺多者亦如此

也

唐滑州龍興寺普明傳

釋普明不知何許人也或云西域之僧每談禪法舉擢玄微莫可測其況寥之高遠歟大曆初年受胙縣人請居阿蘭若學者蝟聚塵中往來白衣禮而施之日以千計或一覩相自然懲忿窒慾貪甚懷音遷善革惡以歲計無央數也右僕射義成軍節度使賈耽者本謫仙也優游道學率略空門纔覩明也若羊祜之識舊環蔡順之見慈母焉降心延請住州寺迎引傾郭巷無居人由是爲人說法雖老不疲行疾如風質貌輕壯以貞元八年壬申閏十二月十日囑付門徒奄然坐滅生年或云三百歲以其年百歲者見之顏容不易之故依天竺法火化收舍利二七粒堅固圓明群信於明所居禪庭立塔一所後還座於塔下焉明亡之後十年王師西征安靜邊塞滑人有材勇者柴清因覘敵犯深入虜庭巡邏者多乃晝伏夜動迷方失路迂直不分清見明在前導若老馬之先驅焉及抵漢城忽然不見歸州就塔作禮遐邇傳之

宋高僧傳卷第十八

音釋

洺武并切地名　閿無分切閿鄉地名　艦音檻字戰船也　忤五故切違戾也　犹豨犹徒渾切小豕也豨香依切豬也　噀蘇困切含水噴也　咋士革切齧也　薊古麗切地名　竁充芮充䅰二切土癩也　皴七倫切皮細起也　擐古患切貫也　緉良蔣切兩枚也　躧所綺切徐行也　窀穸窀豬倫切厚也穸辞亦切夜也厚夜猶長夜也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貲刻
宋高僧傳第十八卷　計字一萬九百二十六
箇該銀五兩四錢三釐
真州釋道一對　金陵萬季爵書　上元楊良器刻
萬曆辛亥歲冬十月徑山寂照菴識

宋高僧傳卷第十九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賛寧等

奉勅撰

感通篇第六之二 正傳二十一人 附見八人

唐嵩嶽破竈墮傳

釋破竈墮者不知何許人也天后之世叅事嵩嶽安禪師號老安是歟通徹禪法逍遥弗羈恒理求而不見其前別塗取而莫越其後嘗遇巫氏能與人祟竈祓禳若漢武之世李少君以祠竈可以致物同也凡其解奏之時往往見鬼物形兆閭里迭畏傳于衆多殺少牢以祭之者交午重其主竈乃牖蓋擁之秘而罕覩焉揚子所謂靈場之威宜夜矣乎時墮詣之始勸巫者終為神說法已告云我聞師教決定生天乃現其形禮辭且曰蒙師提耳獲益彌深得生殊勝天言訖而隱其竈卽神祠也墮而甓解自然破落非人力也遐邇驚駭此師素不稱名由此全取他名號破竈墮也

唐嵩嶽閑居寺元珪傳

釋元珪姓李氏伊闕人也稟氣英奇寬裕閑雅既綠宿習乃誓出家於永淳二年遂登滿足乃隸名閑居寺以習毗尼雖勤無懈執律唯堅後悟少林寺禪宗大通心要深入玄微遂卜廬于嶽中龐塢謂其徒仁素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塔吾骸于此珪安于巖阿時有峩冠袴褶部曲繁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珪覩其貌偉精爽不倫謂之曰善來仁者胡謂而至曰師寧識我邪珪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識也對曰我此嶽神也吾能利害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珪曰汝能生死於人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邪嶽神稽首再拜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豈能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之正戒令我度世助其威福珪曰神既乞戒卽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為門弟子珪辭不獲卽為張座焚香秉鑪正机曰付汝五戒汝能奉持卽稱曰能不能卽曰否神曰洗耳傾聽虛心納教珪曰汝能不婬乎神曰亦娶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盜乎神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神曰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政

柄在躬焉曰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混疑也神曰能曰汝能不妄乎神曰我本正直焉能有妄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能曰汝能不遭酒敗乎神曰力能珪曰如上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婬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混疑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荒顚倒不爲醉

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珪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啓跪頗恭曰可得聞乎曰汝能侯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又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珪曰是爲五不能也又曰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無一人能主有

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作用冥現有情前也若有心有作作用必不普周焉嶽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願師授我戒我當奉行更何業因可拘塵界我願報慈德効我所能珪曰吾觀身無物觀無常法寵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珪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邪隨意垂誨珪不得已而

言曰東巖寺之障也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又陳曰我必昏夜風雷擺搖震運願師無駭卽鄭重作禮辭去珪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行仗又復碧霧紅霞紫嵐皓氣間錯四散幢蓋環珮戈戟森森凌高霄空杳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霆電隆棟壯宇岌礏將圮定僧瞻動宿鳥聲狂互相敲礚物不安所乃謂衆僧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而珪謂其徒曰吾歿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也以

開元四年丙辰歲囑累門人若委蛻焉春秋七十三遂營塔于嶽之東嶺影堂存于本院後十二年告成縣尉許籌追珪之德爲記焉

唐廬江灊山天柱寺惠符傳

釋惠符姓戚氏越州諸暨人也登其弱冠勇氣過人角力馳逐無能及者然其任俠且耽在家忽投香嚴寺矯迹柔心淳淑頓變緇法之後練行孤標每夜公山據草座安禪不動復研尋經論見灊縣之霍山昔漢武嘗徙南嶽之祭于此極成勝境其中天柱寺可以棲神乃結庵居焉無幾有巨蛇張口毒火焱焱符

徐語之曰汝尋宿債吾可噬也不然洗身定意如運業通來爲受戒斯須弭按蜿蜒而去果化成人形來求出家符爲之落髮披衣受訖禮辭而退後被告符私度具以實對辯符云若私度有憾甘聽其罪官吏知非常而縱之符凡見瘡癬膿流皆呪之則差至開元十八年無疾而終乃從火葬見骨節相連之狀焉

唐長安西明寺惠安傳

釋惠安未詳何許人也神龍中遊于京兆抑多先見時唐休璟既立邊功貴盛無比安往造焉曰相公甚美必有甚惡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禳去休璟眞知安能厭勝詣而拜之安曰更無他術但奉一計耳豈非注擬官品出乎陶冶中請選一有才幹者用爲曹州因得張君本京官即日升之宮贊相次作守定陶委之求二犬可高數尺而神俊者張君到任銳意精求得二犬如其所求以獻之休璟大悅召安視之曰極善後旬餘安却來曰事在今夕願相君嚴爲警備遂留安宿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數輩執弧操矢立于榻之隅休璟與安共處一榻至夜分安笑之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喜而謝之遂撤左右俱寢迫曉安呼休璟可起矣問安曰

二犬何所用乎遂尋其跡至園中見一人仆地而卒視其頸有血焉蓋爲物所嚙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一人袒而匿身休璟驚且詰之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與彼俱賊也昨夕偕來欲害相國蓋遇此二犬環而且吠彼爲所噬既殞其藏匿無地天網所羅爲犬蹲守今甘萬死且命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其心也乃受制於人耳乃釋之賊拜泣而去休璟拜謝安曰非吾師不然死於二夫之手矣安曰此相國之福豈所能爲哉又休璟表弟盧軫在荊門有術士告之曰君將有災當求善禳厭者或能免矣軫知

安竒術清行為時所重致書于休璟安郎與一書曰事在其中耳及書達江陵而軫已卒其家開其書従一幅空紙焉殊無一字休璟益重之後數年遁去罔知所之

唐西域安靜傳 徐果師

釋安靜本西域人也開元十五年振錫東遊至定閭直問丁居士何在鄉人報之曰終已三載葬在郊外且曰是人也乃在家菩薩專勤梵行嘗禮事嵩山普寂禪師云已得甚深法將終合掌加趺而坐儼然而絕曹城諸寺院鐘磬不擊自鳴也靜至墳所躬自發之時五色雲氣騰噴而上遂取其骨皆金色連環若鏁可五丈許鏗然響亮擐杖頭而行別樹塔重葬衆咸驚歎少頃靜瞥然滅沒焉

系曰有情遺骼引因踐果也凡夫身中節不相至十地菩薩骨節解盤龍相結佛則全身舍利焉今丁居士骨有鉤鏁形則超凡夫未階十住此乃人骨那羅延身骨節頭相鉤是歟證居士力量及此矣譬若出金之砂之謂渾不可謂為砂也含玉之石之謂璞不可謂為石也矣

次又成都府大雲寺有徐果師者混物韜光人罕詳測或入三昧不失律儀或示狂癡語事多中先為衛元嵩是難測之士坤維間往往有人謂之徐果師徐姓也果名也師通稱也此亦彌練誌公之倫類矣不知其終云

唐福州鐘山如一傳

釋如一不知何許人也開元末為僧典牀座俄有僧徧身瘡疥衣服繿縷巡遶寺中僧衆覩之無不猒惡唯一見而憫焉延入常住別堂安置度夏夏末辭去一問去何所答曰歸庵中又問庵在何也只在大乘寺東一日某日前方自彼來勿見庵處曰不信但來相訪某兩日後專來一遂往果見前僧在巖口相候因携手入一精舍樓閣森聳殿堂交錯且非人間景物三日遣一公下山迴首見悉是巖石方知聖寺耳一由是倍力修進願預聖流云

唐西域亡名傳

釋天竺亡名未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惡陋纏乾陀色縵條衣穿革屣曳鐵錫化行于京輦當韋南康皐之生也纔三日其家召僧齋此僧不速自來其日僧必歷寺連名請至韋氏家僮患其長一人甚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旣而齋畢韋氏令乳母負嬰兒出意請

衆僧祝願焉梵僧先從座起攝衣升階視之曰別久
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相認之意衆皆異之韋君曰
此子纔生三日吾師何言別久也梵僧曰此非檀越
所知也韋君固問之梵僧曰此子乃諸葛亮之後身
耳武侯鼎國時爲蜀丞相君所知也緣蜀人受其賜
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爲蜀帥必福坤維之人吾往在
劍門與此子爲善友旣知其生于君門吾不遠而來
此子作劍南節度二十年官極貴中書令太尉此外
非我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子爲字又單字武也張
鎰出爲鳳翔隴州節度奏臯權知隴州及鎰爲李楚

琳所殺牛雲光請臯爲帥朱泚不得已用臯爲鳳翔
帥德宗置奉義軍節以旌之續加禮部尚書興元中
駕還京徵爲左金吾衞將軍貞元元年爲成都尹代
張延賞到任和南蠻拜戰功封南康郡王順宗即位
進太尉南康在任二十一年未塗甚崇釋氏恒持數
珠誦佛名所養鸚鵡教令念經及死焚之有舍利焉
臯又歸心南宗禪道學心法於淨衆寺神會禪師在
蜀富貴僭差重賦斂時議非之然令梵僧懸記焉

唐京兆抱玉傳

釋抱玉者行業高奇人事罕接每言來事如目擊焉
見釋子大光而誨之曰汝誦經宜高揭法音徹諸天
傾聽必得神人輔翼後皆符其記荊京邑歸信千計
每夕獨處一室闔扉撤燭嘗有僧於門隙間窺其所
以見玉口中出慶雲華彩可愛後年可九十許而終
終時方大暑而尸無萎敗宰臣第五琦與玉相善及
終臨喪頗哀琦以香乳灌其口蹟有祥光自口而出
晃然四照琦愈奇之琦乾元二年十月貶忠州刺史
寶應初入爲太子賓客至京尹玉皆預言榮貴懸橥
相半皆如其言刻意歸信焉

唐虢州閿鄉阿足師傳

釋阿足師者莫詳出處形質癡濁精神瞢然時有所
言靡不先覺雖居無定所多寓閿鄉以其蹤法雲公
之塵躅憧憧往來爭路禮謁檀施山積曾無顧聹人
有隱憂身嬰所苦獲其指南者其驗神速時陝州有
富家翁張臻者產業且多財貨增溢少子息臻恒懼
錢帛身後無嗣後產男旣愚且惷手足拳攣語言謇
澁唯嗜飲食殆與平人有異口如溪壑終日無厭年
可十七父母鍾愛縱其須索迎醫求藥不遠千里數
十年後家業罄窮或有謂其臻曰阿足師其實賢志
之流何不敷布腹心求救其疾乃夫妻來抵閿鄉叩

頭拔淚告其拯拔阿足瞑目久之謂臻曰汝冤未散
尚須數年憫汝勤拳為汝除去即令選日於河上致
齋廣召衆多同觀度脫仍領引其男赴于道場時衆
知阿足奇異觀者如堵少選指呼壯夫三數輩叱曳
其子令投諸河隨急流而逝臻且哀且驚莫測其由
阿足語臻曰為汝除灾訖良久其子忽於流數十步
外聳身水面戟手罵其父母曰與爾冤仇宿世緣業
賴逢聖者遠此解紛儻或不然未期畢日挺身高呼
辭理分明都無凝濁之狀須臾沉水不知其他阿足
由玆傳播歸信之人如就市焉所行化導皆此類矣

蓋大曆建中中也殆德宗貞元十二年丙子勑謚為
大圓禪師至今陝號之間猶崇重焉

唐天台山封干師傳 木瀆師寒山子拾得

釋封干師者本居天台山國清寺也剪髮齊眉布裘
擁質身量可七尺餘人或借問止對曰隨時二字而
巳更無他語樂獨舂穀役同城旦應副齋炊甞乘虎
直入松門衆僧驚懼口唱唱道歌時衆方皆崇重及
終後於先天年中在京兆行化非恒人之常調士庶
見之無不傾禮以其躡蹤迴師之後徽亦相類風狂
之相過之言則多中先是國清寺僧厨中有二苦行

曰寒山子曰拾得多於僧厨執爨爨訖二人晤語潛
聽者多不體解亦甚顛狂糺合相親蓋同類相求耳
時閭丘胤出牧丹丘將議巾車苦頭疼羌甚醫工寡
効邂逅于造云某自天台來謁使君且告之患干曰
君何慮乎便索淨器呪水噴之斯須覺體中頗佳閭
丘異之乃請干一言定此行之吉凶曰到任記謁文
殊閭丘曰此菩薩何在曰國清寺厨執爨洗器者是
及入山寺問曰此寺曾有封干禪師曰有院在何所
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僧道翹對曰封干舊院即經
藏後今閒無人止有虎豹時來此哮吼耳寒拾二人

見在僧厨執役閭丘入干房唯見虎跡縱橫又問干
在此有何行業曰唯事舂穀供僧粥食夜則唱歌諷
誦不輟如是再三歎嗟乃入厨見二人燒柴木有圍
爐之狀閭丘拜之二人連聲咄叱後執閭丘手褻之
若嬰孺呵呵不已行曰封干饒舌自此二人相携手
出松門更不復入寺焉干又甞入五臺巡禮逢一老
翁問曰莫是文殊否翁曰豈可有二文殊干禮之未
起怳然失之

次有木瀆師者多遊京邑市鄽閭亦類封干人莫輕
測封豐二字出沒不同韋述吏官作封疆之封閭丘

序三賢作豐稔之豐未知孰是

寒山子者世謂爲貧子風狂之士弗可恒度推之隱天台始豐縣西七十里號爲寒暗二巖每於寒巖幽窟中居之以爲定止時來國清寺有拾得者寺僧令知食堂恒時收拾衆僧殘食菜滓斷巨竹爲筒投藏于內若寒山子來卽負而去或廊下徐行或時叫噪凌人或望空曼罵寺僧不耐以杖逼逐翻身撫掌呵呵徐退然其布襦零落面貌枯瘁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或發辭氣宛有所歸歸于佛理初閭丘入寺訪問寒山沙門道翹對曰此人狂病本居寒巖間好吟

詞偈言語不常或臧或否終不可知與寺行者拾得以爲交友相聚言說不可詳悉寺僧見太守拜之驚曰大官何禮風狂夫耶二人連臂笑傲出寺閭丘復往寒巖謁問并送衣裳藥物而高聲倡言曰賊我賊退便身縮入巖石穴縫中復曰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穴縫泯然而合杳無蹤跡乃令僧道翹尋其遺物唯於林間綴葉書詞頌幷村墅人家屋壁所抄錄得二百餘首今編成一集人多諷誦後曹山寂禪師注解謂之對寒山子詩以其本無氏族越民唯呼爲寒山子至有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句歷然雅體今巖下有石亭亭而立號幽石焉

拾得者封干禪師先是偶山行至赤城道側仍聞兒啼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已來初謂牧牛之豎委問端倪云無舍孤棄于此封干携至國淸寺付與典座僧或人來認必可還之後沙門靈熠攝受之令知食堂香燈忽於一日見其登座與像對槃而飡復呼憍陳如曰小果聲聞傍若無人執筯大笑僧乃驅之靈熠咨尊宿等罷其堂任且令廚內滌器洗濯纔畢澄濾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必負而去又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廚下食爲烏鳥所取狼藉拾得以杖扑土偶

三二下罵曰汝食不能護安護伽藍乎是夕神附夢與闔寺僧曰拾得打我明日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始知非常人也時牒申州縣郡符下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爲賢士又於寺莊牧牛歌詠呼天當其寺僧布薩時拾得驅牛至僧集堂前倚門撫掌大笑曰悠悠者聚頭時持律首座咄曰風人何以喧礙說戒拾得曰我不放牛也此群牛者多是此寺知僧事人也拾得各呼云僧法號牛各應聲而過擧衆錯愕咸思改往修來感菩薩垂跡度脫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於寺土地神廟壁見拾得偈詞

附寒山集中
系曰按封干先天中遊遨京室知閭丘寒山拾得俱睿宗朝人也奈何宣師高僧傳中閭丘武臣也是唐初人閭丘序記三人不言年代使人悶焉復賜緋乃文資也夫如是乃有二同姓名閭丘也又大溈祐公於憲宗朝遇寒山子指其泐潭仍逢拾得於國清知三人是唐季葉時猶存矣封干也天台没而京兆出寒拾也先天在而元和遂爲年壽彌長耶爲隱顯不恒耶易象有之小狐汔濟其此之謂乎

唐成都淨衆寺無相傳 智詵禪師

釋無相本新羅國人也是彼土王第三子於本國正朔年月生於郡南寺落髮登戒以開元十六年泛東溟至于中國到京玄宗召見隸於禪定寺後入蜀資中謁智詵禪師有處寂者異人也則天曾召入宮賜磨納九條衣事必懸知且無差跌相未至之前寂曰外來之賓明當見矣汝曹宜洒掃以待間一日果至寂公與號曰無相中夜授與摩納衣如是入深溪谷巖下坐禪有黑犢二交角盤礴於座下近身甚急毛手入其袖其冷如冰捫摸至腹相殊不傾動每入定多是五日爲度忽雪深有二猛獸來相自洗拭裸卧

其前願以身施其食二獸從頭至足嗅而去往往夜間坐牀下搦虎鬚毛既而山居稍久衣破髮長獵者疑是異獸將射之復止後來入城市晝在冢間夜坐樹下真行杜多之行也人漸見重爲構精舍於亂墓前長史章仇兼瓊來禮謁之屬明皇違難入蜀迎相入内殿供禮之時成都縣令楊翌疑其妖惑乃帖追至命徒二十餘人曳之徒近相身一皆戰慄心神俱失頃之大風卒起沙石飛颺直入廳事飄簾卷幕楊翌叩頭拜伏踹而不敢語懺畢風止奉送舊所由是遂勸檀越造淨衆大慈菩提寧國等寺外邑蘭若

鐘塔不可悉數先居淨衆本院後號松溪是歟相至成都也忽有一力士稱捨力伐柴供僧廚用相之弟本國新爲王矣懼其却迴其位危殆將遣刺客來屠之相已冥知矣忽日供柴賢者暫來謂之曰今夜有客曰灼然又曰莫傷佛子至夜薪者持刀挾席坐禪座之側逡巡覺壁上似有物下遂躍起以刀一揮巨胡身首分於地矣後門素有巨坑乃曳去瘞之復以土拌滅其跡而去質明相令召伐柴者謝之已不見矣嘗指其浮圖前栢曰此樹與塔齊寺當毀矣至會昌廢毀樹正與塔等又言寺前二小池左羹右飯齋

施時少則令淘浚之果來供設其神興多此類也以
至德元年建午月十九日無疾示滅春秋七十七臨
終或問之曰何人可繼住持乎乃索筆書百數字皆
隱不可知諸而叶韻記莂八九十年事驗無差失先
是武宗廢教成都止留大慈一寺淨衆例從除毀其
寺巨鐘乃移入大慈矣洎乎宣宗中興釋氏其鐘却
還淨衆以其鐘大隔江計功兩日方到明日方欲爲
齋辰去迎取已時已至推挽之勢直若飛焉咸怪神
速非人力之所致也原其相之舍利分塑與形爾日
面皆流汗上足李僧以巾旋拭有涤指者其汗頗鹹

乃知相之神力自曳鐘也變異如此一何偉哉後號
東海大師塔焉乾元三年資州刺史韓汯撰碑至開
成中李商隱作梓州四證堂碑推相爲一證也

唐揚州西靈塔寺懷信傳

釋懷信者居處廣陵別無奇迹會昌三年癸亥歲武
宗爲趙歸眞排毀釋門將欲堙滅教法有淮南詞客
劉隱之薄遊四明旅泊之宵夢中如泛海焉迴顧見
塔一所東度見是淮南西靈寺塔其塔峻峙制度校
胡太后永寧塔少分耳其塔第三層見信凭欄與隱
之交談且曰暫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歸

揚州卽往謁信信曰記得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
省悟後數日天火焚塔俱盡白雨傾澍傍有草堂一
無所損由是觀之東海人見永寧塔不謬矣
系曰塔焚皆云往東海海豈納煨燼耶通曰五行爲
物亦七大性可弗周徧法界乎順則相生逆則相害
雖逆順各時與法界同其分齊證知雅有識耳且天
仙鬼物與人相反殊勝諸天則定果宮殿神仙則附
物變化鬼神則歆其食氣質礙之流火化則得受用
也凡塔剎嚴麗多被鬼神取旃海若川侯亦非人也
如陳重雲殿天火焚東海人時見殿影焉又近馬氏

霸湖南末年天冊閣爲天火焚朗州守此夜聞空中
呵喝言迴避天冊閣來也雲中騰沸若千萬人舁荷
重物然累日方潭州火矣若懷信見劉隱之夢信亦
不可測之僧也

唐陝府辛七師傳

釋辛七師者不顯出家之號時姓氏行次呼之旣熟
人耳更無別召體爲實陝人也始爲兒時甚閑謹肅
不嘗狎弄少卽老成其父爲陝郡守觀七師之作爲
謂其母曰是子非常兒孺善宜護養之年甫十歲逈
知佛法可以宗尚凡經卷冥然分其此華此梵都不

緣師教及鐘荼蓼陟屺之痛愈深雖親屬勸勉益加柴毀先是郡城南有瓦窰七所一日哀號之際發狂遁去其家僮輩躡迹尋之見其入窰竈中端坐身有奇光燦若金色家僮驚就問無言懼而徒步次窺一窰復見七師同前相狀如是歷徧七窰一一見其端坐發光是以陝服之人重之若神遇之羅拜焉

唐京師大安國寺和和傳

釋和和者莫詳氏族本生其為僧也狂而不亂愚而有知罔測其由發言多中時號為聖安國寺中居住出入無拘檢見本寺修營殿閣未就有越國公主降

榮陽鄭萬鈞雖琴瑟相諧而數年無子和因至公主家鈞焚香灑掃以待之主拜跪歸向鈞祈告之曰某自叨選尚願得一子為嗣唯師能致之乎和曰易耳但遺我三千疋絹主當誕二男鈞勤重如聽佛語出絹如所求施之和取付修寺殿閣功德主乃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為公主作兒所憂者公主不能併妊二子乎為擘乳包羞耳吾俾其同年而前後誕之果如其言歲初年末各生之矣長曰潛耀次曰晦明皆美丈夫後博涉成事焉京邑之間傳揚沸渭量其位地不可輕議哉

唐揚州孝感寺廣陵大師傳

釋廣陵大師者維揚人也不言法名淮海之間競呼廣陵大師也形質寢陋性多桀黠真率之狀與屠沽輩相類止沙門形異耳好嗜酒噉肉常衣繐裘厚重可知盛暑亦不暫脫蚤虱聚其上僑寓孝感寺獨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以為常或狂悖性發則屠犬彘日聚惡少鬭毆或醉臥道傍揚民以是惡之貞元中有一少壯素以力聞嘗一日少壯與人賭博大師大怒以手擊碎博局少壯笑曰駿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索少壯鬭擊觀者圍帀千數

少壯為大師所困逆道而逃自此人方知有神力焉亦於稠人廣衆中自負其力往往入闤闠間剽奪人錢帛市人皆畏其勇而莫敢拒後有一耆年僧召大師誡勑之曰汝胡不謹守戒法奈何食酒肉屠犬豕彊抄市人錢物又與無賴子弟鬭競不律儀甚豈是僧人本事耶一旦衆所不容執見官吏按法治之何處逃隱且深累佛法大師怒色對之曰蠅蚋徒喋羶腥爾安知鴻鵠之志乎然則我道非爾所知也且我清中混外者豈同爾齷齪無大度乎耆年且不能屈後一日自外來歸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覘之見大師

坐席放神光自眉間晃朗照物洞然觀者驚報少頃寺僧奔至瞻禮稱歎或有懺悔曾謗之者或有彈指讃詠之者明日群僧伺候大師出焚香致禮及闢戶瞑目如入禪定已長往矣自此廣陵人寫貌供養號之爲大師焉

唐南嶽山明瓚傳

釋明瓚者未知氏族生緣初遊方詣嵩山普寂盛行禪法瓚往從焉然則默證寂之心契人罕推重尋於衡嶽閑居衆僧營作我則晏如縱被詆訶殊無愧恥時目之懶瓚也一說伊僧差越等夷或隨衆齋食或

以尾釜煮土而食云是彌陀佛應身未知何證驗之一云好食僧之殘食故殘也（殘上聲呼）或隨逐之則時出言語皆契佛理事迹難知天寶初至南嶽寺執役盡專一寺之上夜止群牛之下曾無倦也如是經二十年相國鄴公李泌避崔李之害隱南嶽而潛察瓚所爲曰非常人也聽其中宵梵唄響徹山谷李公情頗知音能辯休戚謂瓚曰經音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自贊而拜瓚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愈加鄭重唯拜而已瓚正發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

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跪捧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李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岳修道路極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頹下其緣山磴道爲大石所攔乃以數牛縻絆而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術瓚曰奚用如許繁爲我始去之衆皆大笑瓚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路既開衆僧禮而踴躍一郡呼爲至聖太守奉如神明瓚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群日有殺傷無由禁止瓚曰授我一小箠爲爾驅除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荊

梃皆躡後以觀之出門見一虎銜之而去瓚既去矣虎亦絶蹤矣李鄴公於天寶末肅宗北巡至靈武即位遣使訪召會泌自嵩潁奔赴行在所帝喜用之俾掌樞務權逾宰相判廣平王府司馬事肅宗曰卿爲朕師友今父子三人資卿道義尋爲崔圓李輔國害其能泌懼乞遊衡嶽詔許之絶粒數年遂見瓚焉後終居相位一如瓚之懸記矣勑諡大明禪師塔存嶽中云

唐簡州慈雲寺待駕傳（懷一）

釋待駕俗姓王氏金水縣人也沖孺出家作爲詭異

其父立名待駕當天寶末也練行精進時號頭陀及
玄宗巡幸果自詣府剃髮爲僧至是待駕得度其言
信矣駕去縣邑二十里開逕芟茅獨居山頂後成一
寺此山絶多靈跡初名石城迫明皇至劒門山神見
形迎駕稱姓李氏勑賜與玄孫之稱後陜武擔東臺
遠望祥雲紫氣盤結空界問左右曰此何處對曰名
城山乃悟山神屈衞之意遂改雲頂爲慈雲寺也駕
後卒于此寺又福州楞伽寺釋懷一景龍中鋭意於
愛同寺東造精舍相度地形無水濟用方拱手而去
忽山禽擊鬬於地一異之命工究深尺餘甘泉沸湧
此後伏臘而無加耗寺中每有休咎必暫減耗候以
知之風俗謂之靈泉焉以永泰二年歸寂弟子超悟
奏乞代宗題寺額上首曰智恒次行鄮越州刺史皇
甫政爲碑紀德襄州節度使于頔書焉

唐福州愛同寺懷道傳 智恒

釋懷道邁德高情慈忍濟物思乎達法恒爾遊方凡
遇通人畢禮求益及還鄉之日禮佛勤劬收舉坐具
獲珠一顆後置於文殊塑像額心安之其珠圓瑩且
異蚌胎又冥然降舍利骨時分於南澗塔中洎至德
二年令弟子僧常持法華經不捨晝夜俄有白氎袈

裟一領降於塔中不知其來此蓋道修練之心感于
冥理也後滑臺守李邕著碑文并書相次智恒繼居
法華院即懷一弟子也道行與師相埒卒後禮部侍
郎劉太眞作碑頌褚長文書次有超悟行鄮皆名望
相齊化于閩俗無不重焉

唐昇州莊嚴寺惠忠傳 鼎寂

釋惠忠俗姓王潤州上元人也初在母孕忽遇異僧
謂曰所生貴子當爲天人矣誕育已來不食葷腥有
異常童禀性敦厚年二十三以經業見度即神龍元
年也遂配莊嚴寺志節高簡爲時輩所推聞牛頭山
威禪師襲達磨蹤得佛法印遂造山禮謁威見忠乃
曰山主來矣因爲說法頓悟上乘威既得人如老氏
之逢尹喜乃命入室付法傳燈并委山門之事遂出
鄮聚忠即繼踵茲峯夙夜精勵常頭陀山澤飲泉藉
草一食延時每用一鐺衆味同炭用畢懸於樹杪方
復繩牀晏坐終日如杌衣不易時寒暑一納積四十
年遂彰靈應非一州牧明賢頻詣山禮謁再請至郡
施化道俗天寶初年始出止莊嚴忠以爲梁朝舊寺
莊嚴最盛今已歲古凋殘興懷修葺遂於殿東擬創
法堂先有古木鵲巢其頂工人將欲伐之忠曰且止

待鵲移去始當伐之因至樹祝曰此地造堂當速移去言畢其鵲競銜柴遷寓他樹合郭道俗觀者如堵莫不歎異又立基未定忽有二神人爲上其處因乃定焉雖汲引無廢神曠不撓四方之侶相依日至以大曆三年山門石室前有忠挂衣藤是歲盛夏忽然枯悴靈芝仙菌且不復生至九月忠演法高座無故水出遶座而轉至四年六月十五日集衆布薩至晚乃命侍者剃髮浴軀是夜瑞雲覆刹天樂聞空十六朝怡然坐化時風雨震蕩樹木摧折和州延祚寺僧徒其夕咸見白虹直東西亘于山中鳥獸哀鳴林壑

巖間哭聲數日方止岳牧韋公損聞而哀悼遣使賵賻并令上元令劉君備威儀送歸山于時炎蒸至七月七天降雨絶凉八日神柩出纖塵不飛又有群鶴徘徊舉上送至山門瘞後數日墳内放光照于山林五年春依外國法茶毗獲舍利不可勝計圓細如珠光彩瑩徹遠近道俗有恨無所得獲咸於焚身處煨燼中至求凡百千人皆得舍利故知法身圓應感物無窮聖力潛通光騰千古門人起木塔春秋八十七矣身逾七尺霜眉徑寸儀容姝偉鸞頷龍腮神氣孤拔色如金聚含光玉潤若梵僧所居帳幃弗張蚊蚋

不犯曾居蘭若幽棲松竹深邃宵有虎鹿並各産子馴遶入室曾無懼色開元二十七年上元令長孫遂初脱略異聞躬造山前驗及到山半猛虎當路咆吼遂乃驚怖莫知所爲忠聞出林曉喻虎因寢聲伏于林中遂恐懾合掌禮謝而迴忠又向吳郡具戒院中有凌霄藤盛夏萎悴人擬伐之威大師曰勿翦惠忠還日其藤更生人不之信及秋忠還其藤重茂矣又昔有供僧穀倉在莊夜有强盗來竊之虎乃吼喚逐之盗棄負器而逃其類夥多良難驟述忠著見性序及行路難精旨妙密盛行于世又鄴中釋圓叙氏族

生地俱不可尋初從嵩山見老安禪師道契相符莫測涯岸以高宗咸亨二年生計終歲巳一百有奇年矣襄州節度使嚴綬傾心供養亦號無生和尚焉

唐洛京天宫寺惠秀傳

釋惠秀俗姓李氏今東京陳留人也出離塵垢慕尚逍遥初以戒律飾躬後以禪定爲務於荆郢之地參問祖師既了安然迴依洛邑天宫寺也屬則天頻幸神都而秀道聲聞于后聽屢詔入禮重其於懸記未然事合同符契長安中往資聖寺唱道化人翕然歸向忽誡禪院弟子令滅燈燭有白秀曰長明燈可留

亦令滅之因說火灾難測不可不備云嘗有寺家不備火燭佛殿被焚又有一寺鍾樓遭爇又有一寺經藏煨燼殊可痛惜時衆不諭其旨至夜遺火佛殿鐘樓經藏三所悉成灰炭方知秀預知垂警又玄宗在潞邸時曾與諸王俱詣問法從容留施一笛玄宗出去秀召弟子曰謹掌此笛後有要時當獻上也及受膺宗傳禪弟子達磨等方悟其言取笛以進帝悅先知迴賜豐厚秀偶示微疾告誡門人奄然歸寂享年一百歲燕國公張說素所歸心送瘞龍門山道俗數千人奔會悲悼焉

唐成都郫縣法定寺惟忠傳

釋惟忠少孺爲僧勵精自行在乎群等莫不宗焉出家法定寺本是後漢永平中佛法始流中國便有置德淨伽藍神光屢現至宋釋惠持自廬阜辭遠公法兄誓化岷蜀屬譙縱不道令敷龔操刃欲屠持持乃彈指其衆驚奔僵仆隋開皇四年改名法定焉寺有彌勒聖像唐武德中忽有枯查泝江而至夜發光明因雕作像首貞觀中竇軌爲長史劒門佛首光見引達于府竇公令人迎取數百人亦不能勝乃令祝之任欲何往遂言可就法定否乃一人能舉竇遂造佛身長史高士廉葢殿以安之後有僧泥愛樹其浮圖而獲一巨蟹身足二尺餘是塔頗多靈異人或將酒肉乘醉詣聖佛前立見灾禍矣忠於天寶中於寺愈加精苦無何塔爲霆震拔其塔心柱出外忽有小大承代之意衆咸怪之罔測厥由忠乃叩搕於聖彌勒像告訴天龍合加畏重何輒震擊奪塔心柱邪是知厖女叫而雷擊異公臺誠有所感一日迅雷烈風還同前震覆覩之乃龍神送舊柱安置如故當其易柱陰雲四合有四神人以身扶翼立與塔齊忘之感物也若此會昌坼寺之前舍利七粒出相輪上白光滿

空向西飛去蜀皆所目覩將倒之時赤光見于半天焉又此寺有大棗樹將毀寺之年其樹枯瘁及大中再置其棗重榮也忠後終寺

系曰教法興替得非數乎數算已定晷刻弗移如其會昌之前舍利預飛棗樹先瘁是知當替數之彊與數必弱與不勝其替矣大中之興替不勝其興矣若不爲四相之遷非繫興替之數也教法是有爲之法詎免遷流者乎吁

宋高僧傳卷第十九

校訛

第八紙八行㵎北作㵎今從南第十紙八行轆北作轆南作轆今從
從南第十八紙四行作墳北作墳南作墳今從南

音釋

濶似林切池名　鄆薄官切邑名　祓敷勿切除也　礚夫急五合切　軷
轆盧谷切轆轤　䡖力底切不進也　吮徂兖切噏也　瀆古送切　樺胡化切木名
詵所臻切　拌普半切　泫音宏　𢐀所眷切　總封桂切絲色　泌
匹必切　唁食走切　頓徒歷切　埒盧括切等也　菌渠隕切地菌也　咆薄交
切　騣封果切多也

孚度居士吳用先施貲刻
宋高僧傳第十九卷　計字一萬八百四十
以銀五兩四錢二分
真寂寺道一對余宗宗校
海寧處冬千四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　勑撰

感通篇第六之三 正傳二十一人 附見四人

唐資州山北蘭若處寂傳

釋處寂俗姓周氏蜀人也師事寶修禪師服勤寡慾與物無競雅通玄奧居山北行杜多行天后聞焉詔入內賜摩納僧伽梨辭乞歸山涉四十年足不到聚落坐一胡牀宴默不寐常有虎蹲伏座下卯家畜類資民所重學其道者臻萃由是頗形奇異如無相大師自新羅國將來謁詵禪師寂預誡衆曰外來之賓明日當見矣宜灑掃以待之明日果有海東賓至也開元初新除太守王曄本貴冠也景雲中曾立少功刺于是郡終於釋子苞藏禍心上任處分令境內應是沙門追集唯寂久不下山或勸寂往希免爲厲階寂謂弟子曰汝雖出家猶未識業吾之未死王曄其如吾何迫乎王公上官三日緇徒畢至或曰唯處寂䟽親藩侯弗來致賀曄微怒也届諸僧升廳坐已將啓怒端問寂違拒之由愠色悖興僧皆股慄曄俄然仆地左右扶掖歸宅至廳事後屏樹如被𢭏頓之聲

咼中氣絶自此人謂爲妄欲加諸道人一至於此寂
以開元二十二年正月示滅享年八十七貲中至今
崇仰焉

唐代州五臺山華嚴寺無著傳

釋無著永嘉人也識度寬明秉操貞確留神大道約
志遊方抵于京師雲華寺就澄觀法師研習華嚴之
敎凡諸經論志極旁通然於華嚴海終誓遨遊以大
曆二年入五臺止肆欲覲聖人之境界五月到華嚴
寺挂錫始於堂中啜茶見老僧寢陋據北牀問曰子
從南方來還賫數珠請看著乃躬度之迴視之間失

僧之所于時神情惝怳疑喜交生曰昔僧明入此覩
石臼木杵後得入聖寺獲見聖賢我願止此其爲快
乎次由般若經樓見吉祥鳥羽毛犇絢雙飛于頂上
望東北鼓翼而去明日有白光兩穗入戶倏飈少頃
而滅同房僧法等見而驚怪言曰此何祥也願期再
現斷衆生疑尋覩光如前因往金剛窟望中致禮方
坐假寐聞叱牛三聲云飲水一翁古貌瓌形服麤短
褐曳麻屨巾裹甚異著乃迎執其手問從何來翁曰
山外求糧用來居在何地云求糧用在臺山翻質著
云師何戾止答曰聞此有金剛窟故來隨喜翁曰師

困耶答曰否曰既不困憊何輒睡乎著曰凡夫昏沉
胡可怪哉曰師若昏沉可去啜茶荈乎翁指東北晃
精舍相距數步餘翁牽牛前行著躡躅而隨至寺門
喚均提三聲童子應唯開闔年可十四五垂髮齊眉
衣褐襦牽牛入寺見其地盡是瑠璃堂舍廊廡皆耀
金色其間華靡非人間之制度翁踞白牙牀指錦墩
揖著坐童子捧二甌茶對飲畢擎玳瑁器滿中酥酪
各賦一匙著咽之如有所證神府明豁悟宿事焉翁
曰師出家來何營何慮乎答曰有修無證大小二乘
滲指而已曰未知初出家時求何心著云求大乘菩

提心曰師以初心修卽得又問齒臘幾何三十一矣
翁云師之純淑年三十八則其福根荄植此地而榮
茂歟且徐徐下山好尋道路勿傷厥足吾年老朽從
山外來困極欲假息也著請寓一宵可乎曰不可緣
師有兩件相隨今夜不見師歸憂愁曷已此乃師有
執情在著曰瞿曇弟子有何執處雖然有件不顧戀
他又問持三衣否曰受戒已來持之曰此是封執處
著曰亦有聖教在若許住宿心念捨之脫有强緣佛
故聽許曰若依小乘無難不得捨衣宜從急護翁拂
襟投袂而作著亦趨行翁曰聽吾宣偈一念淨心是

菩提勝造恒沙七寶塔寶塔究盡碎為塵一念淨心成正覺著俯聽凝神謝曰蒙宣密偈若飲醍醐容入智門敢忘指決丈人可謂知言銘刻心府翁喚均提可送師去臨行拊背曰好去著再折腰與童子駢肩齊步至金剛窟前問童子此何伽藍不懸題額童子指金剛窟反問著云伊何窟乎曰先代相傳名金剛窟童子曰金剛下有何字著惟忖少選曰金剛下有般若童子咒爾適入者般若寺也著攜童子手揖顧而別童子矒目視著如欲吐辭著曰送我可以言代縞帶與玉玦乎童子遂宣偈嘏云面上無瞋供養具口裏無瞋吐妙香心裏無瞋是珍寶無染無垢是真常偈終恍惚之間童子及聖寺俱滅唯見山林土石悵悵盈懷歔欷不已歎曰緒言餘論若笙鏞之末響猶在乎耳諦觀山翁立處有白雲冉冉湧起去地尋常許變成五色雲霓上有大聖乘師子而諸菩薩圍遶食頃東方白雲一段漸遮菩薩面群像與雲偕滅著倏見汾州菩提寺主僧修政等六人相將還至窟前作禮忽聞山石振吼聲如霹靂諸僧奔走良久寂無所覩著遂陳遭遇六人悔責不見聖容咫尺緜邈知罪障之屏翳歟著遂隱此山而終元和中門人文一追述焉

唐真定府普化傳

釋普化不知何許人也秉性殊常且多真率作為簡放言語不拘躬事盤山積禪師密密指教深入堂奧誡令保任而發狂悖嘗與臨濟玄公相見乃對之以之驢鳴旁侍無不哂笑直時歌舞或即悲號人或接之千變萬態略無恒度一日擎挾棺木巡街徇戶告辭云普化明日死去時視之知不可訾趙人相率隨送出城東門而揚言曰今日葬不合青烏經二日出南門人亦隨送又曰明日方吉如是西門北門出而還返人煩意怠一旦坐于郊野如入禪定焉禪宗有著述者以其發言先覺排普化為散聖科目中言非正員也矣

唐漢州棲賢寺大川傳

釋大川不知何許人也沉默自居節操獨厲戒無纖究言不浪施於漢州棲賢寺行四聖種法克苦既增川也其樂也泄泄緜竹之人無夙少率皆宗奉及乎終也卧于寺外白衣具牀榻相率舁歸寺中務營喪禮方當屍寒無何雙鹿引前若騶導焉始履門閾寺額奮然隕地遠近驚歎又此山靈異不容麤鄙有僧

深藏者不謹愿多所違犯神人擲于山下可七里許雖傷足指從此無不悛革守戒者大曆初北山變成黃金色上有樓閣菩薩行道斯須之間萬形千狀川素居此寺與地俱靈留影供養如事靈祠焉次閩城法㵎者未詳何許人也行頭陀法克苦克勤激勸閩人辭氣剛直聞海壇練門江內有巨鐘相傳云昔有人往廣州慕鑄信鼓巨艦至此忽值風濤沉溺每月望日其潮大至水退其濡峯乃出可容一人從中穿過約其周圍徑一丈餘大曆中㵎欲出此鐘先於開元寺設大會齋誦呪令一小僧詣龍宮乞鐘於人世擊扣以警晨昏小僧見海神曰我惜以鎮海別與小珠三顆爲信當爾時小僧有如夢覺珠在手焉

唐西域難陀傳

釋難陀者華言喜也未詳種姓何國人乎其爲人也詭異不倫恭慢無定當建中年中無何至于岷蜀時張魏公延賞之任成都喜自言我得如幻三昧嘗入水不濡投火無灼能變金石化現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或聚衆說法戍將深惡之亟令擒捉喜被捉隨至乃曰貧道寄迹僧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曰此皆妙於歌舞戍將乃重之遂留連爲

置酒肉夜宴與之飲唱乃假襦袴巾櫛三尼各施粉黛並皆列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欲半酣喜謂尼曰可爲押衙蹋舞乎因徐進對舞曳練迴雪迅起摩趺伎又絕倫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喜乃咄曰婦女風邪喜忽起取戍將刀衆謂酒狂坐者悉皆驚走遂斫三尼頭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戍將大驚呼左右縛喜喜笑曰無草草也徐舉三尼乃筇竹杖也血乃向來所飲之酒耳喜乃却坐飲宴別使人斷其頭釘兩耳柱上皆無血汙身即坐於席上酒巡到即瀉入斷處面色亦赤而口能歌舞手復擊掌應節及宴散其身自起就柱取頭安之輒無瘢痕時時言人吉凶事多是謎語過後方悟成都有人供養數日喜忽不欲住乃閉關留之喜即入壁縫中及牽之漸入唯餘袈裟角逡巡不見來日見壁畫僧影其狀如日色隔日漸落經七日空有墨迹至八日墨迹已滅有人早見喜已在彭州界後終不知所之

系曰難陀之狀迹爲邪正邪而自言得如幻三昧與無猒足王同此三昧者即諸佛之大定也唯如幻見如幻不可以言論分境界矣四神通有如幻通能轉變外事故難陀警覺肅蜀之人多尚鬼道神仙非此

三昧不足以化難化之俗也

唐壽州紫金山玄宗傳

釋玄宗姓吳氏永嘉人也少時出塵氣度寬裕於本部永定山寶壽院依常靜爲師服得戒已還諸方遊學抵江陵詞朗禪師門若眞金之就冶焉決了疑惑復振錫他行見紫金山悅可自心留行禪觀此山先多虎暴或噬行商或傷樵子避苛政者與婦堪哀從宗卜居哮闞絕迹自遡入山者無憚矣一日禪徒擁集見一老父趨及座前拜跪勤恪宗問子何人耶答云我本虎也在此山中食啖衆生因大師化此冥迴我心得脫業軀已生天道故來報謝折旋之頃了無所見以大曆二年囑別門徒溘然化矣春秋八十六二月入塔立碑存焉

唐袁州陽岐山廣敷傳

釋廣敷俗姓鄭南燕人也少依京室大德思浩下承乎法訓登戒畢遊嵩少兩京遇神會禪師大明玄旨至宜春陽岐山挂錫是中峯巒積翠洞穴涉幽芝菌之苗恭于草卉敷終日瞑目不食度辰時有毅冠羽帔馭鶴驂鸞者始則乍往倏來後則登庵造膝其仙客所到必輕雲薄霧隨步而至擁從者天丁力士令遠去對晤談論移晷其後道化既成於貞元元年三月四日入滅春秋九十一云

系曰神仙道異談論豈同乎通曰昔小有眞人能談空理方諸山神仙建浮圖者信崇佛道止不倒洙號在家菩薩又雪山諸仙善五明論求度者同也然其相似道必須甄簡若西域二十諦中五唯量五大與釋氏法名同所計天殊良難區別哉

唐鄧州烏牙山圓震傳

釋圓震姓陳中山人也少警悟而尚學入庠序研究五經倏遇雲遊沙門寓宿其父爲州衙吏酷有道心留是僧供施虔禮奉其僧聽其談道頗覺入神捨儒典披釋經頓辯所受往白磁山禮智幽爲師受教後遇荷澤禪師得法隱南陽烏牙山先是山中多巨蛇澤宂有毒龍鄉人患之及震居此二物潛蹤曾有一人形服且異致拜乃曰我在此已二百歲今感無心之化絕慮之修吾曹冥感超昇可非師之力歟貞元六年終享齡八十六弟子奉全身入塔焉

唐池州九華山化城寺地藏傳

釋地藏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支屬也慈心而貌惡頴悟天然七尺成軀頂聳奇骨特高才力可敵十夫嘗

自海曰六籍寰中三清術内唯第一義與方寸合于
時落髮涉海捨舟而徒振錫觀方邂逅至池陽覩九
子山焉心甚樂之乃逕造其峯得谷中之地面陽而
寬平其土黒壤其泉滑甘巖棲磵汲趣爾度日藏嘗
爲毒螫端坐無念俄有美婦人作禮饋藥云小兒無
知願出泉以補過言訖不見視坐左右間湠潸然時
謂爲九子山神爲湧泉資用也其山天寶中李白遊
此號爲九華焉俗傳山神婦女也其峯多冒雲霧罕
曾露頂歎藏素願持四大部經遂下山至南陵有信
士爲繕寫得以歸山至德年初有諸葛節率村父自
麓登高深極無人雲日鮮明居唯藏孤然閉目石室
其房有折足鼎鼎中白土和少米烹而食之群老驚
歎曰和尚如斯苦行我曹山下列居之咎耳相與同
構禪宇不累載而成大伽藍建中初張公嚴典是邦
仰藏之高風因移舊額奏置寺焉本國聞之率以渡
海相尋其徒且多無以資歲藏乃發石得土其色青
白不磣如麵而供衆食其衆請法以資神不以食而
養命南方號爲枯槁衆莫不宗仰龍潭之側有白墡
硎取之無盡以貞元十九年夏忽召衆告別罔知攸
往但聞山鳴石隕扣鐘嘶嗄加趺而滅春秋九十九

其屍坐於函中洎三稔開將入塔顏貌如生舉舁之
動骨節若撼金鎖焉乃立小浮圖于南臺是藏宴坐
之地也時徵士右拾遺費冠卿序事存焉大中中僧
應物亦紀其德哉

唐婺州金華山神暄傳

釋神暄俗姓留建陽人也幼而沉靜非問不言客遊
婺女入開元寺志願出家焉無何本郡太守入寺訪
其師見暄神彩朗練太守善相人也顧之數四且曰
是子眞出塵之器異日承受深法千衆圍遶必超上
乘非凡氣也乃誦七佛俱胝神呪昏曉不絶納戒畢
於金華山北洞百家巖有石穴暄居中止息不構庵
室作露地頭陀復無牀榻然有神人吐紫色雲氣而
高覆之遐望冉冉猶獨柱觀焉其神人時來問道拱
手白暄曰赤松洞之東峯有林泉卓異師可居之否
暄隨請往住數年越多徵瑞貞元二年遇志賢禪師
問暄如此持誦魔事必生欲滅魔怨須識身本身本
旣眞無魔無佛豁然開悟理事俱成神呪功倍元和
八年范駁中丞知仰遣使賚乳香氈罽器皿施暄並
迴施現前大衆次中書舍人王仲請於大雲寺爲衆
受菩薩戒十二載平昌孟簡尚書自會稽甄請不赴

八月俄迴舊山人莫詳測俟云示滅春秋七十六弟子建塔焉一云瘞在金華山北多寒少陽神人問曰師須何物曰吾在山之陰苦於凜冽神曰小事耳至夜聞喧闐之聲明旦見一小峯移矣

唐澧州開元寺道行傳

釋道行姓楊桂陽人也自生巳來神府聰利肌體氷雪如也年甫十二心誓慕道於南岳般若道場受學於鍾陵求訣自默證法號自在三昧由此布納蒲鞵用資殘息而巳就澧陽西南伐木爲室方丈而居虎豹多伏於牀榻之間後有賫材殖爲營堂宇曾未浹旬一皆周具覩之寂無人焉始知鬼神捨材輸力也太守苦召居州治開元寺未久元和十五年終年六十九焚舍利建塔焉

唐徐州安豐山懷空傳

釋懷空姓梁氏閬州人也幼適本州耆闍山廣福院削染得戒之後遊方慕學於大寂禪法洗然明暢後至彭城安豐山桂錫宴默不數載聞成大伽藍嘗有一僧乘空而至遶垣墻不息或躡蓮華或時履地人或瞻覩數日之後禮辭空且曰我三五稔却來依附言訖不見空以興元元年滅度春秋八十八長慶元年二月方遷入塔云

唐洛京慧林寺圓觀傳

釋圓觀不知何許人也居于洛宅率性疎簡或勤梵學而好治生獲田園之利時謂之空門猗頓也此外施爲絶異且通音律大曆末與李源爲忘形之友源父憕居守天寶末陷於賊中遂將家業捨入洛城北慧林寺卽憕之别墅也以爲公用無盡財也但日給一器隨僧衆飲食而巳如此三年源好服食忽約觀遊蜀青城峨眉等山洞求藥觀欲遊長安由斜谷路李欲自荆入峽爭此二途半年未決李曰吾巳不事王侯行不願歷兩京道矣觀曰行無固必請從子命遂自荆上峽行次南浦泊舟見數婦女條達錦璫負罌而汲觀俛首而泣曰某不欲經此者恐見此婦人也李曰自上峽來此徒不少矣獨泣爲觀曰其孕婦王氏者是某託身之所也巳逾三載尚未解娩唯以吾未來故今旣見矣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者也請君用符咒遣其速生且少留行舟葬吾山谷其家浴兒時亦望君訪臨若相顧一笑是識認君也後十二年當中秋月夜尋於錢塘天竺寺外乃是與君相見之期也李追悔此之一行致覩到此哀慟殆絶召

孕婦告以其事婦人喜躍還頃之親族畢集以枯魚濁酒饋于水濱李往授符水觀具其沐浴新其衣裝觀其死矣孕婦生焉李三日往看新兒襁抱就明果致一笑李泣具告王氏王氏厚葬觀明日李廻棹歸慧林寺詢問弟子方知已理命矣李常念杭州之約至期到天竺山寺其夜桂魄皎然忽聞葛洪井畔有牧童歌竹枝者乘牛扣角雙髻短衣徐至寺前乃觀也李趨拜曰觀公健否曰李公眞信士我與君殊途愼勿相近君俗緣未盡但且勤修不墮即遂相見李無由序語望之潸然觀又歌竹枝杳㝠前去詞切調高莫知所謂歎曰眞得道之僧也咫尺懸隔聖凡路殊諒有之乎初源忿父遇害賊庭時方八歲爲群賊所虜流浪南北展轉人家凡六七年歸於近親代宗聞之授河府掾源遂絶酒肉不婚娶不役童僕常依慧林寺寓一室隨僧齋食先命宄其野以備終制時時往眠其間至於榮辱是非一皆均等也時相國李公德裕表薦之遂授諫議大夫于時源已年八十餘矣抗表不起二年而卒長慶二年也

系曰圓觀未死先寄胎孝聞必不信何耶進諸聖教也嘗聞闍尼多許族姓家婦女爲兒云便來也及終有以朱題髀當日有家生子身有赤文便來二字焉此類亦多莊子所謂曲士不可與語道者束於教也其或竺乾異討有敎未來佛或別會曾談見有我宗自許若然者未可定執巳行之敎矣其如觀也果證高深同智論中多種不思議也心思言議千里難追矣

唐江州廬山五老峯法藏傳

釋法藏俗姓周氏南康人也稚齡爽俊始研尋史籍而於醫方明得其工巧同支法存之妙用爲有門僧卧疾幾云不救藏切脉處方信宿平復其僧多挾談玄自爾萌出塵之意年巳長矣懇辭親投本郡平田山寶積院從願師下受敎納戒後遊謁大寂禪師言喻若石之投水倏然北下廬山登五老峯愛其靈異獨止寒林采橡栗掬溪澗聊延形氣而止數年有二仙乘雲而來終日談論或留宵宿或經月不來或繼日而至他人有見者旁說不同及乎學僧臻萃全無蹤跡又一日告辭藏云且歸山去師當好住由是道且馨香檀越共營一院寶曆中示滅年八十二其年三月四日入塔云

系曰藏隱五老峯時二仙來終日談論者何通曰昔

劉向輯列仙云若干人見于內典歟又裴周桐栢三真人弟子各半學佛法可非來聞道乎詩中草蟲之應阜螽同也

唐洛陽香山寺鑑空傳

釋鑑空俗姓齊吳郡人也少小苦貧雖勤於學而寡記持壯歲為詩不多靡麗常困遊吳楚間已四五年矣干謁侯伯所潤無幾錢或盈貫則必病生用罄方差元和初遊錢塘屬其荒儉乃議求餐於天竺寺至孤山寺西餒甚不前因臨流雪涕悲吟數聲俄有梵僧臨流而坐顧空笑曰法師秀才旅遊滋味足未空

曰旅遊滋味則已足矣法師之呼一何乖謬蓋以空未為僧時名君房也梵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同德寺乎空曰生身已四十五歲矣盤桓吳楚間未嘗涉京口又何洛中之說僧曰子應為飢火所燒不暇憶故事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上智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於知前生事耳空飢極食棗掬泉飲之忽欠呻枕石而寢頃刻乃悟憶講經於同德寺如昨日焉因增涕泣問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為蜀僧矣今則斷攀緣也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悟法師焉在曰豈不記香山石

像前戲發大願乎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為越趙貴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矣當時雲水五人唯吾得解脫獨汝為凍餒之士也空泣曰某四十許年日唯一餐三十餘年擁一褐浮俗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不完乎坐於飢凍僧曰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羶氣微存聲渾響清終不可致質傴影曲報應宜然空曰為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警於吾子焉乃探鉢囊取一鑑背面皆瑩徹謂空曰要知貴賤之分脩短之期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鑒焉空覽照久之謝曰報應

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鑑入囊遂挈而去行十餘步旋失所在空是夕投靈隱寺出家受具足戒後周遊名山愈高苦節大和元年詣洛陽於龍門天竺寺遇河東柳理親說厥由向理理問空之說事皆不常且甚奇之空曰我生世七十有七僧臘三十二持鉢乞食尚九年在世吾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理詰之默然無答乃索理筆硯題數行於經藏北垣而去曰興一沙衰恒河沙兔而罝犬而拏牛虎相交與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華

系曰食梵僧之棗而知宿命者與茹雪山之藥解諸

國言音同也覽鑑而知吉凶者與窺圓登塗麻掌同也食棗臨鑑豈偶然耶非常人之遇也其空公題讖而答塞柳珵之問驗在會昌之毀教矣時武宗勒僧尼反俗計二十萬七千餘人坼寺并釐若共四萬七千有奇故云與一沙衰恒河沙兔在旦犬仍拏言殘害之甚乙丑毀法丙寅歡代佛法喻寶檀之樹終不絕其華蘤芬馥故云也苟非異人何以藏往考來之若是乎

唐廣州羅浮山道行傳

釋道行姓梅氏會稽人也父爲越州衙吏行弱齡知書比成造秀有僧分衞行接之談道頗精禪觀遂求出家至四明山保壽院智幽所稟訓進修拾薪汲水後遊南岳聞江西大寂道化往親附焉思養聖胎見羅浮奇異高三千丈有七十石室七十二長溪仙人仙禽玉樹朱草生于上半入海中行居于石室黙爾安禪然或山精水怪往往驚嗚行視之蔑如也有老人容貌端正衣冠華楚再拜稽顙云我居此中僅二百載今因師住莫感匪躬逍遙脫苦歸人趣受樂矣其感物多此類也寶曆九載疾終春秋九十五其年九月十八日入塔焉

唐潞州普滿傳

釋普滿者未知何許人也於汾晉間所爲率意不拘僧體或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斥事往必有徵故時人以强練萬迴待之或入稽胡激勸修善至有罷弋獵者建中初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去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朱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題後人莫能知至朱泚爲涇源叛徒推擁篡奉天于時天下徵兵蹋韓賊據圍逼連戰人方解悟此水者泚也涇水者涇州來兵始亂也雙朱泚與滔也青牛者興元元年乙丑乙木青也丑牛也其年改元貞元至二年丙寅丙火赤也寅虎也至是賊始平故曰還號太平年也

唐江陵府些些傳

釋些些師又名青者蓋是不與人交狎口自言些些故號之矣德宗朝於渚宮遊衣服零落狀極憨癡而善歌河滿子縱肆所爲故無定檢嘗遇醉伍伯於塗中辱之抑令唱歌些些便揚音揭調詞中皆訐伍伯從前隂私惡迹人所未聞事伍伯慙惶旁聽之者知是聖僧拜跪悔過焉貞元初多入市肆聚群小隨逐楚人以與笑本矣後不測其終次有僧憨狂遊行無

度每斷中唯食麻油幾升如見巨器盛施之則喜荆渚一家特召啜麻膏是日又在湖南齋分身應供號食油師焉

系曰些之聲爲蔚爲羽耶通曰傳家采錄其例有二一則按文不音二則口授知韻今得些者按文也若楚詞聲餘則蘇箇切也若山東言少則寫邪切焉此師荆楚間事也其二音以聽來教些名同鳥獸之自呼也

唐吳郡義師傳 證智 薦福寺老僧

釋義師者不知何許人也狀類風狂語言倒亂貞元初迴吳苑乞丐事多先覺人以此疑之市肆中百姓屋數間義師輒操斧斫劑其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異禮白之曰弟子藉此生活無壞我屋迴顧曰汝惜乎投斧而去其夜市火連延而燎唯所截簷屋數間存焉好止廢寺中無冬夏常積聚壞塳蓋木佛像悉代薪炭又於熳火燒炙鯉魚而多跳躍灰坌彌漫撫掌大笑不具七筯而食面垢不驥磧之輒陰雨吳人以爲占候及將死也飲灰汁數十斛乃念佛而坐士庶觀之滿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百姓舁出郊外焚之又京兆安國寺僧事迹不常熱地

而燒木佛所言人事必無虛發此亦不測之僧也復次京師永壽寺釋証智不詳生族貞元中於京寺多發神異而衆罔知或晝在張濆蘭若治田夜歸寺中其蘭若在漢陰金州相距京句七百里焉時號智禪師此之長足安法雲公也皆能致遠於瞬息間道家謂之縮地脉而能陟遐矣若於色塵作神變雖遠而近也次薦福寺老僧專務誦持罕有間缺言未兆事來如目擊大和初相國韋公處厚好重空門逐月別召名德僧食老僧見韋稍登廊曰大奇相公得如此好滅度處人皆不喻後因奏對於文宗御前疾作僵仆殿階及扶舁出殿前氣已絕矣方驗老僧言死在内殿中故云好滅度處卽開成中也後不知其終

唐唐州雲秀山神鑒傳

釋神鑒姓韓氏溽陽人也稚歲淳靜而不雜群童父爲齋安掾且歸心釋氏嘗於廨署陳像設命僧徒讚唄揚音法樂俱作鑒則喜色盈顏隨僧不捨求願出家父母無計阻之潛投東林寺貞素律師下修學後講通大涅槃經義乃南格豫章叅大寂禪師續於懷安西北山居焉是山先是猛獸旁午率多作害從鑒居之虎兕弭息遠近稱之忽有戴平幘男子望法座

致禮勤重修爾無蹤七日後有冠裳宛異者於方丈前升空宜言曰此大師者與法寶也開人天眼目故來報之其徒聞見知鑒道高會昌四年入滅八月十五日葬之于塔凡得道之人地神報空神展轉至于有頂於斯見矣

唐天台山國清寺清觀傳 物外

釋清觀字明中臨海人也姓屈氏初誕彌手足指間有幕蹼屬相著焉佛經所謂網縵相也迨爲童孺神俊挺然乃有出塵之志遂詣國清寺投元琰律師執侍瓶鉢非父母不沮之若迦樓羅鳥啄幾萬重圍矣

年十八納形俱法良由善根深植悟解天然台嶺教文洞明三觀兼得深定神異通感皆莫我知少覽百家爾通三教仍善屬文長於詩筆凡其邦伯輶軒皆嚮風造謁觀則持重若嚴君焉見則畏伏祇就几杖以待貴士或施財寶皆迴入常住營無私畜或曰貴人所施皆充別施何不已用耶對曰恨未能捨頭目況世財乎大中初天下寺刹中興觀入京請大鐘歸寺鳴擊幷重懸勅額則集賢院學士柳公權書題也柳復有詩序送其東歸復請藏經歸寺大中癸酉江表荐饑殍踣相望觀遂併粮食施之又山僧物外度

荒白入室禪定謂弟子曰汝如不死至禾黍熟時當以磬引我出果如其言明歲方從定起矣一旦溪南入命觀齋食可去寺二十里餘其夜溪澗泛溢無人可渡謂觀不來頃刻而至且無淹濕作用可知也人皆異之遠近瞻禮日別盈滿喧擾可猒乃逃往翠屏山蘭若獨棲績天台山衆列請爲僧正乃佯狂隱晦州牧杜雄遂奏昭宗宣賜紫衣觀聞之若愁思不樂後無疾而終焉

唐洪州黃蘗山希運傳

釋希運閩人也年及就傅鄉校推其慧利乃割愛投

高安黃蘗山寺出家迨成長也身量減王商裁一尺所額間隆起號爲肉珠然倜儻不羈人莫輕測而乃觀方入天台偶逢一僧偕行言笑自若運偷窺之其目時閃爍然射人相比而行截路巨磵泛泛湧溢如是拘笠倚杖而止其僧督運渡去乃強激發之曰師要渡自渡言訖其僧褰衣躡波若履平陸曾無沾濕已到他岸矣迴顧招手曰渡來運戟手呵曰咄自了漢早知必斮汝脛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縱能傷我只取辱焉少頃不見運憮悅自失及薄遊京闕分衛及一家門屏樹之後聞一姥曰太無猒

乎運曰王不恩宥何無猒之有姥召入施食訖姥曰五障之身忝嘗禮惠忠國師來勸師可往尋百丈山禪師所惜巍巍乎堂堂乎眞大乘器也運念受二過記剪攸同乃還洪井見海禪師開了心趣聲價彌高銜命居黃蘗精舍并平相裴公休欽重躬謁有詩贈焉曾傳達士心中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願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則裴相得法出運之門以大中中終于所住寺勑謚斷際禪師塔名廣業語錄而行于世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

音釋

韡咸韡切 蔑工結切 憿悅憿尺羲切悅吁往切憿悅失精神貌 穗徐醉切稭禾莠也 玳瑁玳徒耐切瑁莫報切玳瑁龜屬 晥胡板切 瞠丑庚切直視也 玦居穴切玉珮也 櫛阻瑟切梳比器也 踣蒲力切仆也 謎迷計切隱語也 溘口合切奄忽也 渫 潽準予入切切業濇水動貌 墖窩盍切白上也 娩無遠切生子免身也 餧於偽切飢也 蘤爲說切華榮也 靧音悔洒面也 幘側革切幘巾也 蔪側略切蔪也

浮渡居士吳門先施貲刻
宋高僧傳第二十卷 計字八千九百九十九
箇該銀四兩五錢
楚黃釋海山對 金陵萬承明書 江寧劉仕啓刻
萬曆辛亥歲冬十月徑山寂照庵識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勑撰

感通篇第六之四 正傳一十八人 附見三人

唐五臺山法華院神英傳

釋神英罔知姓氏滄州人也宿緣悟道卯歲從師諷誦精勤日夜匪懈年當應法受具後乃杖錫萍遊尋訪知識早通玄話兼擅論經相次參神會禪師謂英曰汝於五臺山有緣速宜往彼瞻禮文殊兼訪遺跡既承指授以開元四年六月中旬到山瞻禮於僧廚

止泊一日食畢遊於西林忽見一院題曰法華英遂入中見多寶塔一座暐曄繁華如法華經說同也其四門玉石功德細妙光彩神工罕測後面有護國仁王樓上有玉石文殊普賢之像前有三門一十三間內門兩畔有行宮道場是文殊普賢儀仗三門外狀臺山十寺杳然物外觀瞻浩蕩神情恍惚英試出院又見衆僧且非恒所見者而多詭異疑豫未決遂出門東行可三十步忽聞閉戶鏗然迴目視之了無一物英乃悲泣曰此大聖聲悟我邪於此地必有緣矣遂於髣髴多寶塔處結庵而止乃發願曰我今化院

建置一所住持日居月諸信施如林歸依者衆遂召工匠有高價者皆不酬之乃於易州千里取乎玉石用造功德細妙光瑩功倖所見其壁乃王府友吳道子之跡六法絕妙爲世所尚此院前後工畢因號法華耳英說法住持其齊整若剪裁焉後無疾召門人囑付而終春秋七十五今墳塔存矣

唐五臺山華嚴寺牛雲傳

釋牛雲俗姓趙鴈門人也童蒙之歲有似神不足遺入鄉校終日不知一字惟見僧尼合掌有畏憚之貌年甫十二親送往五臺華嚴寺善住閣院出家禮

淨覺爲師每令負薪汲水時衆輕其朴鈍多以謔浪歸之年滿受具益難誦習及年三十有六乃言曰我聞臺上恒有文殊現形我今跣足而去儻見文殊惟求聰明學誦經法耳時冒寒雪情無退屈至東臺頂見一老人然火而坐雲問曰如此雪寒從何而來老人曰吾從川下來雲曰從何道上何無屨跡曰吾雪前來老人却問雲曰有何心願犯雪徒跣而至豈不苦也雲曰吾雖爲僧自恨昏鈍不能誦念經法此來欲求見文殊只乞聰明果報老人曰奇哉又曰此處不見文殊更欲何之雲曰欲上北臺去老人曰吾意亦然曰請師先行雲乃遊徧臺頂告別老人自西而去薄暮方到北臺又見老人然火而坐頗爲驚怪問曰適於東臺相別爲何先至老人曰師不如要路所以來遲雲雖承此語心乃猶豫只此老人莫應文殊也雲乃鳴足禮拜老人曰吾俗人也不應作禮唯貪設禮情屬不移良久老人云休禮候吾入定觀汝前身作何行業而昏鈍也老人閉目倏爾開顏語雲曰汝前生爲牛來因載藏經今得爲僧而闇鈍耳汝於龍堂邊取一钁來與汝斸却心頭淤肉即明快也雲遂得钁度與老人曰汝但閉目候吾教開即開因閉

目次有似當心施钁身無痛苦心乃豁然似闇室立於明燈巨夜懸於圓月也雲開目乃見老人現文殊像語雲曰汝自後誦念經法歷耳無忘又於華嚴寺澗東院大有因緣無得退轉雲乃行悲泣接足而禮未舉頭頃不見菩薩矣雲後下山四支無損凡曰經典目所一覽輒誦於口明年夏五月造育王塔行道念經至更初乃見一道直光從北臺頂連瑞塔基久而不散於光明中現寶閣一所前有金牌題云善住雲憶菩薩授記之言依光中所現之閣而建置焉道化施行人咸貴重於開元二十三年無疾而終俗

齡六十三法臘四十四矣雲名下上字承文殊記識
本迹爲牛故時號之焉

唐五臺山淸涼寺道義傳

釋道義江東衢州人也開元中至臺山於淸涼寺粥院居止典座普請運柴負重登高頗有難色義將竹鞋一緉轉貸人荷擔因拔三事納衣東北而行可五里來於楞伽山下逢一老僧其貌古陋引一童子名字覺一老僧前行童子呼請義東邊寺內喫茶去乃相隨入寺徧禮諸院見大閣三層上下九間總如金色閃爍其日老僧令遣義早還所止山寒難住唯諾

辭出寺行及百步迴顧唯是山林乃知化寺也却回長安大曆元載具此事由奏寶應元聖文武皇帝蒙敕置金閣寺宣十節度助緣遂召蓋造都料一僧名純陀爲度土木造金閣一寺陀元是西域那爛陀寺喜鵲院僧寺成後敕賜不空三藏焉義不測其終

唐五臺山竹林寺法照傳

釋法照不知何許人也大曆二年棲止衡州雲峯寺勤修不懈於僧堂內粥鉢中忽覩五彩祥雲雲內現山寺寺之東北五十里已來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石門入可五里有寺金牓題云大聖竹林寺雖目擊分明而心懷隕穫他日齋時還於鉢中五色雲內現其五臺諸寺盡是金地無有山林穢惡純是池臺樓觀衆寶莊嚴文殊一萬聖衆而處其中又現諸佛淨國食畢方滅心疑未決歸院問僧還有曾遊五臺山已否時有嘉延曇暉二師言曾到言與鉢內所見一皆符合然尚未得臺山消息暨四年夏於衡州湖東寺內有高樓臺九旬起五會念佛道場六月二日未時遙見祥雲彌覆臺寺雲中有諸樓閣閣中有數梵僧各長丈許執錫行道衡州舉郭咸見彌陀佛與文殊普賢一萬菩薩俱在此會其身高大見之者皆涕

泣血設禮至酉方滅照其日晚於道場外遇一老人告照云師先發願往金色世界奉覲大聖今何不去照怪而答曰時難路艱何可往也老人言但亟去道路固無留難言訖不見照驚入道場重發誠願夏滿約往前任是火聚冰河終無退衄至八月十三日於南嶽與同志數人惠然肯來果無沮礙則五年四月五日到五臺縣遙見佛光寺南數道白光六日到佛光寺果如鉢中所見略無差脫其夜四更見一道光從北山下來射照照忙入堂內乃問衆云此何祥也吉凶焉在有僧答言此大聖不思議光常答有緣照

聞已郎具威儀尋光至寺東北五十里間果有山山
下有澗澗北有一石門見二青衣可年八九歲顏貌
端正立于門首一稱善財二曰難陀相見歡喜問訊
設禮引照入門向北行五里已來見一金門樓漸至
門所乃是一寺寺前有大金牓題曰大聖竹林寺一
如鉢中所見者方圓可二十里一百二十院皆有寶
塔莊嚴其地純是黃金流渠華樹充滿其中照入寺
至講堂中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各據師子之座說
法之音歷歷可聽文殊左右菩薩萬餘普賢亦無數
菩薩圍繞照至二賢前作禮問言末代凡夫去聖時

遙知識轉劣垢障尤深佛性無由顯現佛法浩瀚未
審修行於何法門最為其要唯願大聖斷我疑網文
殊報言汝今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
養三寶福慧雙修此之二門最為徑要所以者何我
於過去劫中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今得一
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蜜甚深禪定乃至
諸佛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佛諸法之王汝當常念
無上法王令無休息照又問當云何念文殊言此世
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令
無間斷命終之後決定往生永不退轉說是語已時

二大聖各舒金手摩照頂為授記別汝已念佛故不
久證無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女等願疾成佛者無過
念佛則能速證無上菩提語已時二大聖互說伽陀
照聞已歡喜踊躍疑網悉除又更作禮禮已合掌文
殊言汝可往詣諸菩薩院次第巡禮授教已次第瞻
禮遂至七寶果園其果纔熟其大如盌便取食之食
已身意泰然造大聖前作禮辭退還見二青衣送至
門外禮已舉頭遂失所在倍增悲感乃立石記至今
存焉復至四月八日於華嚴寺西樓下安止洎十三
日照與五十餘僧同往金剛窟到無著見大聖處虔

心禮三十五佛名照禮纔十徧忽見其處廣博嚴淨
瑠璃宮殿文殊普賢一萬菩薩及佛陀波利居在一
處照見已惟自慶喜隨眾歸寺其夜三更於華嚴院
西樓上忽見寺東山半有五聖燈其大方尺餘照呪
言請分百燈歸一畔便分如願重謂分為千炬言訖
便分千數行行相對徧於山半又更獨詣金剛窟所
願見大聖三更盡到見梵僧稱是佛陀波利引之入
聖寺語在覺救傳至十二月初遂於華嚴寺華嚴院
入念佛道場絕粒要期誓生淨土至于七日初夜正
念佛時又見一梵僧入乎道場告云汝所見臺山境

界何故不說言訖不見照疑此僧亦擬不說翌日申時正念誦次又見一梵僧年可八十乃言照曰師所見臺山靈異胡不流布普示衆生令使見聞發菩提心獲大利樂乎照曰實無心祕蔽聖道恐生疑謗故所以不說僧云大聖文殊見在此山尚招人謗況汝所見境界但使衆生見聞之者發菩提心作毒鼓緣耳照聞斯語便隨憶念錄之時江東釋慧從以大曆六年正月内與華嚴寺崇暉明謙等三十餘人隨照至金剛窟所親示般若院立石標記于時徒衆誠心瞻仰悲喜未已遂聞鐘聲其音雅亮節解分明衆皆聞之驚異尤甚驗乎所見不虛故書于屋壁普使見聞同發勝心共期佛慧自後照又依所見化竹林寺題額處建寺一區莊嚴精麗便號竹林焉又大曆十二年九月十三日照與弟子八人於東臺覩白光數四次有異雲靉靆雲開見五色通身光光内有圓光紅色文殊乘青毛師子衆皆明見乃霏微下雪及五色圓光徧於山谷其同見弟子純一惟秀歸政智遠沙彌惟英優婆塞張希俊等照後篤葺其心修鍊無曠不知其終絳州兵掾王士詹述聖寺記云

系曰佛成就三身必居三土顯正依報莊嚴故菩薩未霑國土名但云住處修淨佛國因隨生佛家故華嚴經有菩薩住處品焉經云唯佛一人居淨土此下不隮上也若八字陀羅尼經云文殊大願力與佛同境界境界淨則說法淨則三土義齊也問諸經中佛住王舍城等可非住處邪通曰此義同名別或可上得兼下也又如兜率宮院是補處淨域寶陀落清涼支提等山皆是菩薩淨穢所變刹土也若然者淨土與住處義同名異耳如法照入竹林聖寺見文殊淨境也諸於山嶺見老人童子等則穢土見聖人

唐清涼山祕魔巖常遇傳

釋常遇俗姓陰范陽人也出家於燕北安集寺襟懷灑落道貌清奇晦跡林泉避脫聲利大中四年杖錫離燕孤征朔雪祁冱千里徑涉五峯詣華嚴寺菩薩堂矚文殊睟容施右手中指沃以香膏爇以星焰光騰半日怡顏宛然次徧遊聖境終始兩春其所覩祥瑞不可勝紀後至西臺遇古聖跡曰祕魔巖乃文殊降龍之處也遇稽首之際忽見輕雲金光爛爛駭目漸分雉堞方勢如城咸曰金色世界也化事畢復問其處僧曰是地古德背止國贈金光照大師名節孤峻神異不測載錄圖記人具徧瞻遇悲喜交感久而

不巳始結茅茲地滌慮澄神入三摩呬多四十九日烏排華雨人萃香雲揚袂掘衣歸依若市乃刱興佛廟僧宇十有七年不下山頂日以九會雜華五部等法訖味精課不遺寸陰覺聖力潛通道出凡境事或禮問他見莫尋士鄉庶歸克念如聖洎懿皇運末遇易舊規或拊掌大咍或擊石與語類不輕之海記同楚客之佯狂及禍發中原寇盜交騁夷撤宮壼鑾輅蒙塵因省師言甚若合契矣時屬河東武皇遙嚮其德就山致信迨文德元年夏四月命憲州刺史馬師素傳意邀請遇曰浮世之寵辱我何累哉堅拒遠徵

確乎不拔以其年七月十八日召門弟子曰爾可檢護戒足好住餘生吾與汝決矣言訖儼然蟬蛻俗歲七十二僧夏五十一門人太文等哀慟哽絕龍紀初祀四月十八日闍維獲設利羅凡數十粒文公堅貯孝思旌建靈塔銜哀出入投詣天府武皇賵贈加等文武崇烈及嵐憲等州牧守例刻清俸俾助良因建乎墳塔即以九月二十五日封窆基墜也

唐成都府永安傳

釋永安眉州洪雅人也身裁么麼面色黧黖言音鄙惡而識量寬舒大抵不可貲也大中八年三月中詣成都云造謁府帥白公敏中請奏寺額以其足跛肩輿而至人皆未嘗見其登圊而旋溺也故時呼為無漏師安置聖壽寺中且十日白中令俾差僧五六晝夜互守之而伺察焉內外飲食亦略同常人而無解衣去二行之意許其十辰之積便旋何所畢不可知司徒白公奏額到日便辭歸眉郡判官盧求見之謂為小沙彌耳人云此師年巳八十餘矣

系曰蜀人謂安公為無漏師者非也夫斷煩惱不復隨增故永無種習乃稱之無漏今以飲食之餘歸于九孔安公止二穢不流耳瑜伽云無內遏惱分也然

其位次忍住難知啜茹如常何緣不流二穢觀夫對法論中有清淨依止住食示現依止住食二種則羅漢菩薩佛也若然者安公是示現依止住食雖食不食滓穢奚生必也正名以召其體哉

唐衢州靈石寺慧聞傳

釋慧聞信安人也多勸勉檀那以福業為最常言未預聖位於五道中流轉非福何憑嘗於穀江鑄丈八金身像州未聽許銅何從致且曰待大施主居無何有清溪縣夫妻二人將嫁資鑑來捨聞為誓呪之曰此鑑鼓鑄若當佛心前乃是夫妻發心之至也迨脫

募露像果然鑑嘗佛心貿間矣又嘗往豫章勸化獲貲金數鎰俄遇賊劫掠事急遂投金水中曰慮損君子福田請曰撈摝拾聞聞去賊徒泳水求之不得及聞到州金冥然已在其院中若役人用匠不避譏嫌得物見多自提魚貫竄肩飼工人焉又山路虎豹聞或逢之將杖叩其腦曰汝勿害人吾造功德何不入緣明日虎銜野猪投聞前弭尾而去凡舉事皆成歸信如流亦多奇異焉

唐朔方靈武下院無漏傳

釋無漏姓金氏新羅國王第三子也本土以其地居嫡長將立儲副而漏幼慕延陵之讓故願為釋迦法王子耳遂逃附海艦達于華土欲遊五竺禮佛八塔既度沙漠涉于闐已西至葱嶺之墟入大伽藍其中比丘皆不測之僧也問漏攸往之意未有奇節而詣天竺僧曰舊記無名未可輒去此有毒龍池可往教化如其有驗方利涉也漏依請登池岸唯見一胡牀乃據而坐至夜將艾霆雷交作其怪物吐氣逢教種種變現眩曜無恒漏瞑目不搖譬如建木挺拔豈微風可能傾動邪持久乃有巨虬驤首于膝上漏悲憫之極為受三歸而去復作老人形來致謝曰蒙師度

脫義無久居吾三日後捨鱗介苦依得生勝處此去南有磐石是弟子捨形之所亦望開頂相尋遺骸可矣後見長偉而夭矯偃于石上爽寺僧咸默許之又曰必須願往天竺者此有觀音聖像禱無虛應可祈告之得吉祥兆可去勿疑漏乃立于像前入於禪定如是度四十九日身嬰虛腫略無傾倚旋有鼠兒猶彈丸許咋左脛潰黃色濃膿可畢斗而愈漏限滿獲應群僧語之曰觀師化緣合在唐土心存化物所利滋多足倦遊方空加聞見不可強化師所知乎漏意其賢聖之言必無虛發如是却迴臨行謂漏曰逢蘭即住所還之路山名賀蘭乃憑前記遂入其中得白草谷結茅栖止無何安史兵亂兩京版蕩玄宗幸蜀肅宗訓兵靈武帝屢夢有金色人念寶勝佛於御前翌日以夢中事問左右或對曰有沙門行迹不群居于北山兼恒誦此佛號肅宗乃宣徵不起命朔方副元帥中書令郭子儀親往諭之漏乃爰來帝視之曰真夢中人也迨乎羯虜盪平翠華旋復置之內寺供養譬乎猴輕金鎖鳥厭雕籠累上表章願還舊隱帝心眷重答詔進留未遂歸山俄云示滅焉一日忽於內門右閫之上化成雙足形不及地者數尺闍吏上

奏帝乘步輦親臨其所得遺表乞歸葬舊隱山之下即時依可葬務官供乃宣卸門扇置之設奠道中使監護鹵簿送導先是漏行化多由懷遠縣因置廨署謂之下院喪至此神座不可輒舉衆議移入構別堂宇安之則上元三年也至今真體端然曾無變壞所臥中禁戶扇乃當時之現瑞者存焉

唐杭州靈隱寺寶達傳

釋寶達者不知何許人也遁是名山高乎道望號刹利法師以持密呪爲恒務其院中有印沙琳照佛鑑往者浙江也鼈濤巨浪爲害實深其潮大至則激射

今湖上諸山焉達哀其桑麻之地悉變爲江遂誦呪止濤神之患一夜江濤中有偉人玄冠朱衣導從甚繁而至謂達曰弟子是吳伍員復仇雪恥者非他人也師慈心爲物員已聞命矣言訖而滅明日寺僧怪問昨夜車馬之喧爲誰具言其事其冥感神理多此類也自爾西岸沙漲彌年遂爲百姓殖利時所推稱翕然歎化後罔知所終

系曰印沙琳者何通曰有道之士居山必非寶器疑其範築江沙巧成坐榻歟照佛鑑者何通曰即鑑燈耳以其陸鴻漸貞元中多遊是山述記記達師節儉

而明心之調度也

唐代州北臺山隱峯傳（亡名鵶和尚）

釋隱峯俗姓鄧氏建州邵武人也稚歲憨狂不倫父母之命出家納法後往觀方見池陽南泉禪師令取澡罐提舉相應爲願公所許焉終謁嗣馬禪師耳峯元和中言遊五臺山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遇交鋒未決勝負峯曰我去解其殺戮乃擲錫空中飛身冉冉隨去介兩軍陣過戰士各覩僧飛騰不覺抽戈匣刃焉旣而遊徧靈跡忽於金剛窟前倒立而死亭亭然其直如植時議靈穴之前

當舁就荼毘屹定如山併力不動遠近瞻覩驚歎希奇峯有妹爲尼入五臺瞋目咄之曰老兄疇昔爲不循法律死且熒惑於人時衆已知妹雖骨肉豈敢攜試請從恒度以手輕擾僨然而仆遂荼毗之收舍利入塔號鄧隱峯遺一頌云獨絃琴子爲君彈松柏長青不怯寒金鑛相和性自別任向君前試取看

系曰僵屍累足於事一同立逝坐亡爲修三昧此者頭指厚載履蹈青冥逆恒理以難知諒是人而不測若斯倒置振古一人其妹尼之擾也若屈平爲女嬃之詈焉如幻之功善權大矣或曰淮西之役唐書胡

弗載隱峯飛錫解陣邪通曰小說所傳或得其實是故春秋一經五家作傳可得同乎

又漢州開化寺釋亡名先因入寺見瑞應交現遂誓捨身剋苦爲期忽於殿中焚香次俄覩地屋皆爲瑠璃色有菩薩乘五色雲下庭中曰汝極堅至必當得道吾來證汝亡名叩頭禮拜斯須不見寺僧至云學院內皆變瑠璃色歎嗟不已其僧復勤節行焉

又鄧州有僧亡名年且衰朽遊行穰鄧州間日食二鴆鴆僧俗共非之老僧終無避迴皆饌羞之次有貧士求飡分其二足與之食食訖老僧盥漱雙鴆從口

而出一則能行一則匍匐在地貧士驚怪亦吐其飯其鴆二足復全其僧實不食此禽自爾衆人崇重號曰南陽鴆鴆和尚也有歎之曰昔青城山香闍黎飲酒啖肴然後吐出鷄羊肉皆化作本形飛鳴而入坑穴中同也

唐興元府梁山寺上座亡名傳

釋亡名者不知何許人也居褒城西數十里號中梁山數峯迴負翠碧凝之處于厥中行終詭異言語不常恒見者弗驚乍親者可怪平常酷嗜酒而食肉麤重公行又綱任衆事且多折中僧亦畏焉號爲上座

時群緇伍一皆倣習唯此無懼上座察知而興歎曰未住淨心地何敢逆行逆行非諸人境界且世云金以火試待吾一日一時試過開成中忽作大餅招集徒衆曰與汝曹遊尸陀林去蓋城外山野多墳塚人所棄屍於此故云也上座踞地舒餅裹腐爛死屍向口便啖像快之狀煩嘉同遊諸僧皆掩鼻唾地而走上座大叫曰汝等能餧此肉方可餧他肉也已自此緇徒警悟化成精苦焉遠近歸信時右僕射柳仲郢任梁府親往禮重終時云年可八九十眞影存于山寺至今柴益三輔間止呼爲興元上座云奇蹤異迹

不少未極詳焉

系曰上座始則爾之教矣後則民胥効矣曾不知果證之人逆化於物終作佛事用警未萌故若歸其實乃對法論中諸大威德菩薩示現食力住故也如有妄云得果此例而行則如何野干鳴擬學師子吼者乎

唐太原崇福寺文爽傳

釋文爽不詳姓氏何許人也早解塵纓扶開愛網從師問道天然不睡縱因憊之極亦唯趺坐此行長坐頭陀也後獨棲丘隴間霖雨浹旬旁無童侍有蚍入

奭手中蟠屈時有人召齋彼怪至時不赴王重奭請見蛇驚懼失聲蛇乃徐徐而下固命往食奭辭過中不食終夕翌日有狼呀張其口奮躍欲噬咋之狀者三奭憫其饑火所熬復自念曰穢囊無悋施汝一飡願疾成堅固之身汝受吾施同歸善會斯須狼乃弭耳而退及乎卒日空中鐘磬交響連久方息門徒鄉人聚送殯之爾日有旛數十口蔽空前導異香普熏舉衆悲歎如失恃怙焉

唐福州保福寺本淨傳

釋本淨者未詳何許人也道氣高抗人覩肅然聲聞嶺多禪宗知識故歷參之聞長溪縣霍童山多神仙洞府乃經中所謂天冠菩薩領徒侶居此說華嚴性海法採樵者多聞天樂異香鳥獸之瑞然山中不容凡惡故多被斥逐淨入山結茅爲室有石穴謂之毒窟淨居于穴側其龍夭矯而出變現無恒遂呼召之而馴擾焉又諸猛虎橫路爲害採樵者不敢深入淨撫其頭誡約丁寧弭耳而去背湍宵有九人冠幘稜稽稱寄宿盡納諸庵內明旦告辭偕化爲鶴鳴唳空中而去淨罔知其終也

唐成都府法聚寺法江傳 興善寺 異僧

釋法江者江東人也來遊岷蜀居于法聚寺寺即隋蜀王秀之造也寺內有仁壽中文帝樹舍利塔江以慈憫爲懷多逆知其來言無少悞嘗在房中謂門人曰外有萬餘人盡戴帽形且鞾躍從吾乞救汝速出寺外求之不見人物弟子怪師之言何其倒亂徙倚之間有數十人荷檐竹器中螺子至江曰此之是歟命取錢贖之投于水中矣

又長安大興善寺本隋舍衛寺也至唐先天中火災殿宇蕩然唯遺基耳明慶中東明觀道士李榮者本巴西人也好事薄徒多與釋子爭競優劣榮來玄都觀因率黃冠指其灰燼而嘲之曰道善何曾善言興且不興如來燒赤盡唯有一群僧僧中有憤其異宗譏誚者念慕勸重新締構復廣於前十二畝之地化緣雖日盈千萬計未能成僧衆撓首踟躕未知何理克成忽有一僧衣服麤弊形容憔悴負一破囊入緣言速了佛殿步驟而去啓視之則黃金也校未之一千兩矣時人奇之由此檀施日繁殿速成矣

唐彭州九隴茶籠山羅僧傳

釋羅僧者蜀聖寺中得果位人也嘗寢疾於五臺山同會僧人俱不測也而瞻視之曾無怠慢將及九旬

而病愈臨訣之際曰深感所苦而煩看視今遂平復
由師之力我住在劒外九隴郡之茶籠山爾異日遊
方無忘相訪也暮歲而至蜀歷訪群峯徧訊老樵輩
且曰未嘗聞茲山名乃歎曰噫病禪之妄也將迴遇
山童曰某是彼巖之聚沙者即前導而去俄覩殿塔
儼空房廊環肅果償昔之臥病者迎門敘故曰將暮
矣而謂之曰茲寺非得漏盡通不能至此爾以我宿
緣一詣遘止言寄宵乎斯爲未可爾其克勤修證至
此胡難乃命舊童送師歸去其僧迴望但見巖壁峭
峻杉檜森蒼而已則開成中也時悟達國師知玄著

傳之次得僧可思尤閑地理命爲玄作他日安塋兆
之地得景丹前峯其山若雉堞狀雖高低起伏而中
砥平俄有里人耆老曰古相傳云茶籠山矣

唐明州奉化縣契此傳

釋契此者不詳氏族或云四明人也形裁腲脮蹙頞
皤腹言語無恒寢臥隨處常以杖荷布囊入鄽肆見
物則乞至于醯醬魚葅纔接入口分少許入囊號爲
長汀子布袋師也曾於雪中臥而身上無雪人以此
奇之有偈云彌勒真彌勒時人皆不識等句人言慈
氏垂迹也又於大橋上立或問和尚在此何爲曰我

在此覓人常就人乞啜其店則物售袋囊中皆百一
供身具也示人吉凶必現相表兆亢陽即曳高齒木
屐市橋上豎膝而眠水潦則係濕草屨人以此驗知
以天復中終于奉川鄉邑共埋之後有他州見此公
亦荷布袋行江浙之間多圖畫其像焉

唐鄴都開元寺智晉傳

釋智晉不知何許人也少而英偉長勤梵學凡諸經
論一聽入神其所講宣也音辯瀏亮每臨臺座自謂
超絕所患者聽眾無幾處其以水傳器器器不空翳
我獨無乃辜佛意遂負箱帙徧歷名山以詢智者未

至衡嶽寺憩息月餘嘗於寺閑齋獨自尋繹疏義復
自咎責曰所解義理莫達聖意乎況思兀然偶舉首
見老僧振錫而入曰師讀何經論窮何義理晉疑其
名嶽之内卑轍原中羅漢混凡曾何可測乃自述本
緣因加悔責又曰儻蒙賢達指南請受甘心鈐口結
舌不復開演矣老僧笑曰師識至廣豈不知此義大
聖猶不能度無緣之人況其初心乎師只是與眾生
無緣耳晉曰豈終世若此乎老僧曰吾試爲爾結緣
遂問晉今有幾貲糧耶晉曰自北徂南裂裳裹足已
經萬里所齎皆罄竭矣見受持九條衣而已老僧曰

只此可矣必宜爾之以所易之直皆作衆餅油食之謂習如言作之約數十人食遂相與至坰野之中散擲餅餌焚香長跪呪曰今日食我施者願當來之世與我爲法屬我當教之得至菩提言訖烏鳥亂下啄拾地上螻蟻蜫蟲莫微其數老僧曰爾後二十年方可歸開法席今且周遊未宜講說也言訖而去習由是精進道力不倦研摩義味滋多志在傳授至二十年却歸河北盛化鄴中聽衆盈千數人皆年二十巳來其老者無二三人焉

系曰中有末位變定難移今世所修必招當果今智習依異僧之教令二十年後待聽徒一如其言如此則當生修當生果故弗誣矣詩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將知永壽之人河清屢見矣

唐鳳翔府寗師傳

釋寗師者岐陽人也亡其名時以姓呼之耳往來無恒止出處如常僧昭宗即位初年居山寺中忽暴終安臥體暖忽忽如爛寢焉僧徒環守不敢殯斂三日而蘇衆驚奔問之曰我爲冥司追攝初見一判官云和尚壽在而無祿乃召吏語之與檢籍吏曰只有乾荷葉三石因令注於簿又命一人引之巡歷觀遊去

乃入一門見數殿各有牓於是徒步至一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有一黒龍眇一目中立鐵柱連鎖縶維之次一殿署曰朱全忠乃青豬白額虎鎖繫如初而前有食噉人血狼藉之狀次署曰王建黄金牀上卧一白兎焉次署曰李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侍女焉次署曰楊行密窻牖庫黒不能細瞻問使者曰此諸怪狀者何邪曰將來王者也旁廂數殿望之黯黮使者不容引去還至本所判官廳事謂使者曰好送師迴但多轉念功德經寗問曰孰是功德經曰金剛般若是歟此經冥間濟拔功力無比及乎蘇醒四顧久之乃述前事聞者駭然遂聞于官後岐帥怪宏迂而妄都不之信厥後茂貞果封秦王李克用枉濫殺戮號獨眼龍也朱氏革于唐命殘害安忍傅翼擇肉非虎而何蜀王建屬兎阻兵自固天祐丁卯僭僞號以金飾牀也諸皆符合寗自此每斷中唯荷葉湯而已其諸食饌逆口不飡秦隴之人往往請寗入冥預言吉凶更無蹉跌或請齋爭辨淨池嫩荷號爲入冥和尚終于岐下

系曰入冥之說與夢略同穆王將化人歡宴秦穆得上帝錫鶉形在人間神遊上界前言既發後事必然

是知六候八徵諒非虚也甯師入冥與後唐馬㛃見天符下以潞王爲天子無異甯所見殿中物象題牓終符其述謂之爲夢想夢想有徵謂之爲神遊神遊不謬將知覺夢惟一明昧有殊如攝論云如夢等覺時一切處唯有識也有若古莽國多眠五旬一覺以夢爲實以覺爲妄若然者覺之所爲爲夢之先兆也而取實於夢中眞實也夢覺反用其猶一歟甯師非妄者果梁莘唐命二李王楊皆與天子抗衡諸殿邊望者得非餘割據群雄偏霸者乎所食荷葉與隋僧法慶同故幽冥等錄中康何德次李山龍入冥而返說事皆驗焉經云猶如睡夢人知一切諸物有身不移本處是也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音釋

習戾變切 丱古患切丫角也 恍惝倘火賞切微尺 餐切妙微鶩倪切 鑁居縛切大鉏也 斸失玉切斫也 啜姝悅切飲也 衄女六切心挫也 鞏古勇切固也 沍男故切寒 疑 晬醉切清和潤澤也 咽火烟切 咍呼來切笑也 撤直列切除去也 䚘輸芮切 睸芳貢切物也 賭 窆陂驗切下棺也 隧徐醉切墓道也 幺於宵切小也 蚪上黑早切 斗 圖 七情切 觳古祿切水名 摹莫胡切規範也 鎰 羊質 切 二十四兩爲鎰 𦪇 音濫船也 海 闐 徒年切闐國名 于 僵居良切仆也 咋 格 切

切齧 盪徒郎切湯盪也 嘀(?) 闥他達切門扉也 鹵簿盧龍切 簿伴姥切車駕行列儀仗也 道謂之 憨呼甘切痴也 侚辭閏切從也 償方問切僵也 楮章移切 音簿 頻毗賓切 相俞切 女須切 抉古穴切 㨖也 憊蒲拜切 病也 呀虛加切 張口也 汪 屆 熬五刀切 乾煎也 幘側革切 覆髻巾也 褶達協切 袷也 攣呂員切 攣拘也 巨員切 曲也 躊躇 陳如切 躕 直朱切 躊躇猶豫也 腰 膝 乃罪 鳥罪切 肥大也 劉 力求切 清也 繄 於計切 發語詞 蠻 莫還切 蠻也 縶 陟立切 苦郭切 安也 庫 下賓 蒲 切 蹉跌 七何切 徒結切 鶉 常倫切 潞 洛故切 名

序處五上是用先藏寶刻
宋高僧傳第二十一卷 計字九千四百六十
一萬 成 兩 七 錢 一 分
式 林 信 敬 長 蘭 ...
萬曆 年 亥 歲 七 月 日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奉

勑撰

感通篇第六之五正傳十二人 附見五人

後唐韶州靈樹院如敏傳

釋如敏閩人也始見安禪師遂盛化嶺外誠多異迹其為人也寛綽純篤無故寡言深慨迷愚率行激勸劉氏偏霸番禺每迎召敏入請問多逆知其來驗同合契廣主奕世奉以周旋時時禮見有疑不決直往詢訪敏亦無嫌忌啓發口占然皆准的時謂之為乞

願乃私署為知聖大師初敏以一苦行為侍者願副心意呼之曰所由也一日隨登山脊間却之潛令下山迴顧見敏入地焉若行隱草中覆其形久伺之乃出往迎之問曰師焉往乎曰吾與山王有舊邀命言話來如是時或亡者乃穴地而出嚴誡之曰所由無宜外說洩吾閑務後終于住院全身不散襲塔官供今號靈樹禪師真身塔是歟

系曰靈樹知遇大安必壽朧綿長出入常限疑此亦所聞異辭矣

後唐天台山全宰傳

釋全宰姓沈氏錢塘人也孩抱之間不喜葷血其母累覩善徵勸投徑山法濟大師削染及修禪觀亭亭高竦不雜風塵慕十二頭陀以飾其行諺曰宰道者焉迨乎諸方參請得石霜禪師印證各加保任入天台山闇巖以永其志也伊巖與寒山子所隱對峙皆魑魅木怪所叢萃其間宰之居也二十餘年惡鳥革音山精讓窟其出入經行鬼神執役或掃其路或侍其旁或代汲泉或供採菓時時人見宰未嘗言後天成五年徑山禪侶往迎歸鎮國院居終于出家本院焉

晉巴東懷濬傳

釋懷濬者不知何許人其為僧也憨而且狂乃逆知未兆之事其應如神乾寧中無何至巴東濬且能草聖筆法天然或於寺觀店肆壁書佛經道法以至歌詩鄙俚之詞靡不集其筆端矣與之語阿唯而已里人以神聖待之刺史于公患其惑衆繫獄詰之乃以詩通狀辭意在闔川之西東然章句靡麗州將異而釋之又詳其旨疑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乎行旅經過必維舟而謁焉辯其上下峽之吉凶貿易經求物之利鈍客子憖祈唯書三五行終不明言其事徵吝

驗將荊南大校周崇賓謁之書遺曰付皇都勘爾後入貢因王師南討遂棄南府終就戮也押牙孫道能謁之書字曰付竹林寺其年物故營葬於古竹林寺基也皇甫鉉知州乃畫一人荷杖一女子在旁尋爲取民家女遭訟錮身入府矣有穆昭嗣者波斯種也幼好藥術隨父謁之乃畫道士乘雲提一匏壺書云指揮使高某牒衙推穆生後以醫術有效南平王高從誨令其去道從儒僭授攝府衙推爲王師伐荊州濟乃爲詩上南平王曰馬頭漸入揚州路親眷應須洗眼看是年高氏輸誠於淮海遂解重圍其他異跡

多此類也嘗一日題庭前芭蕉葉云今日還債業州縣無更勘窮往來多見殊不介意忽爲人所害身首異處刺史爲其荼毗焉

晉閬州光國院行遵傳

釋行遵福州閩王王氏之仲子後唐莊宗即位入洛進方物因留京邸同光末會明宗將入兵亂相仍乃自翦飾變服爲僧負身巴蜀逮晉開運中狀貌若七十餘然壯力不衰或詢其年臘則必杜默於閬中寓光國禪院院徒以律法住持人不之知遵之能否有李氏子家命齋飲啜之次欻起出門叫噪若有所責

謂李曰今夜有火自東南至于西北街鄰居咸令備之是夕果然煨燼無遺衆聚問其故曰昨一婦女衣紅秉炬而過老僧恨追不及耳又於趙法曹家指桃樹下云有如許錢不言其數趙乃召人發之掊鍤方興適遇客至爲家僮所取喧喧之際盡化爲青泥人各爭得百餘後圬墁之門壁壞往往而有焉遵或經人塚墓知其家吉凶至於風角鳥獸聞見之間預言災福後必契合故州閭遠近咸以預言用爲口實終于晉安玉山緇徒爲其荼毗焉

晉襄州亡名傳

釋亡名不知何許人也覩方問道不憚艱辛勝境名山必約巡訪矣天福中至襄州禪院挂錫與一僧循良守法同九旬禁足其人庠序言多詭激稱名曰法本朝昏共處心雅相於若久要之法屬焉法本云出家習學即在鄴都西山竹林寺寺前有石柱他日有暇必請相訪其僧追念前約因往尋問洎至山下村中投一蘭若止宿問彼僧曰此去竹林寺近遠僧乃遙指孤峯之側曰彼處是也古老相傳昔聖賢所居之地今但有名存耳故無精廬淨舍立佛安僧之所也僧疑之詰旦而往既覩竹叢叢中果有石柱茫然

不知其涯涘僧憶法本臨別之言但扣其柱卽見其人遂以小杖擊柱數聲乃覺風雲四起咫尺莫窺俄爾豁開樓臺對聳身在三門之下遂巡法本自內而出見之甚喜問南中之舊事說襄鄧之土風乃引度重門升祕殿領參尊宿若綱任焉顧問再三法本曰早年襄陽同時禁足曾期相訪故及山門也尊宿曰善可飯後請出在此無座言無凡僧之位次也食畢法本送至三門相別既而天地昏暗不知所向頃之宛在竹叢石柱之側餘並莫覩其僧出述其事罔知伊僧其終焉

系曰入竹林僧何人也通曰遇仙之士亦仙之士聖寺之遊豈容凡穢一則顯聖寺之在人閒一則知聖僧之參緇伍無輕僧寶凡聖混然此傳新述於數人振古已聞於幾處且如此齊武平中釋圓通曾聆講下僧病其僧夏滿病差約來鄴中鼓山竹林寺事跡略同此蓋前後到聖寺也

漢洛陽告成縣狂僧傳 曹和尚

釋狂僧者晉開運中徧於邑下乞石礦灰日夜驅荷入大小留二山中謂行人鄉叟曰要造宮闕然莫之測也皆謂爲風狂有何准據如是運至數千石封閉甚固其後鄉人不意此僧絕乎蹤跡屬乾祐初漢祖既入今東京卽位不逾年而崩當是時也詔卜睿陵於大留山下計度者云輒兂數百萬此山之內可陶而燒其如礦灰焉可得乎俄有里胥曰此地元有僧積藏灰可數千石准用應足按行使山陵畢用無孑遺其僧也非狂由此方證之矣又鎮州釋曹和尚者恆陽人也不常居處言語紆紛敗襦穿屨垢面黧膚號風狂散逸之倫也齊趙人皆不測而多重旃或召食食畢默然而去其狀猶不醉而怒歟府帥安重榮作鎮數年諷軍吏州民例請朝廷立德政碑碑石將

樹之日其狀屹然曹和尚指之大笑曰立不得立不得人皆相目失色至者驅逐曹猶口不絕聲焉至重榮潛萌不軌秣馬利兵垂將作逆朝廷討滅碑尋毀之凡所指斥猶響答聲也後不測所終

周偽蜀淨衆寺僧緘傳 大慈寺 云名

釋僧緘者俗名緘也姓王氏京兆人少而察慧辭氣絕羣大中十一年杜審權下對策成事祕書監馮涓卽同年也乾符中巢寇充斥隨流避亂至渚宮投中令成汭汭攻淮海不利遂削髮出家屬雷滿據荊州襄州趙凝攻破之梁祖遣高季昌誅滅焉江陵遂屬

高氏緘避地夔峽間後唐同光三年入蜀尋訪馮涓已死矣遂居淨衆寺而鬚髮皓然且面色紅潤逍遙然人不測其情偽有華陽進士王處厚者乙卯歲於偽蜀落第則周顯德二年也入寺寫憂於松竹間見緘緘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耶緘曰偶知耳遂說本唐文宗大和初生止今一百三十餘載矣處厚曰某身跡奚若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也囑令勿洩明日再尋杳沉聲跡一日復扣關自來云暫去禮峨眉結夏於黑水方還緘於案頭拈文卷覽見之則處厚府試賦藁曰考乎真偽非君燭下之文何多詐乎遂探懷抽賦藁示之此豈非程試真本乎處厚驚竦不已乃曰僕試後偶加潤色用補燭下倉卒之過也師何從得是本也緘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之者皆貯之矣明日訪之攜處厚入寺之北隅同謁故太尉豳公杜琮之祠坐於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尨雜自堂宇間綴行而出降階再拜緘曰新官在此便可庭參處厚惶懅而作緘曰此輩將為君之驅策又何懼乎寧知泰山舉君為司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爾前志請候登第後施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牓人數

已定君亦預其間斯乃陰注陽受也策入世之名食幽府之祿此陽注陰受也處厚震駭不知所裁但問明年及第人姓名為誰耶緘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誡之嚴密藏之脫洩禍不旋踵須臾吏散緘攜手出廟及聯而去至春試罷緘來處厚家留一簡云暫還勞廬無復再面也後往寺僧堂中問之已他適矣乃拆短封視之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焉百日為程及乎牓出驗之有八士也二王處厚與王慎言也王居一焉惡其百日為程處厚唯狎同年置酒高會極遂性之歡由是荒亂不起是夜暴亡同年皆夢處厚藍袍槐笏驅殿而行驗其策名之榮止一百二十日也詳其緘之生於文宗太和初也成身在宣宗大中王處厚遇之已一百三十餘歲也

次偽王蜀城都大慈寺僧亡名恒諷誦法華經令人樂聞時至分衛取足而已身微所苦有示方藥伊僧策杖入青城大面山採藥沿溪越險忽然雲霧四起不知所適有頃見一翁僧揖之序寒暄問何以至此僧曰為採少藥也翁曰莊舍不遠略迂神足得否僧曰迷方失路願隨居士少頃雲散見一宅宇陰森既近翁曰且先報莊主人矣僧入門覩事皆非凡調問

曰還齋否曰未食焚香且覺非常懺悸請念所業經其僧朗聲誦經勉令誦徹部所饋齋饌皆大慈寺前食物齋畢青衣負竹器以香草薦之乃施錢五貫令師市胡餅之費翁合掌送出或問云此孫思邈先生也到寺已經月餘矣其錢將入寺則黃金貨泉也王氏聞之收金錢別給錢五百貫其僧散施之將知仙民恒在名山次嘉州羅目縣有訴孫山人賃驢不償直乞追攝問小童云是孫思邈也縣令驚怪出錢代償其人居山下及出縣路見孫公取錢二百以授之曰吾元何汝於此何遽怪乎得金錢僧不知其終所

周杭州湖光院師簡傳

釋師簡姓趙氏丹丘人也弗循戒範放肆恬然擗破納衣多誦詞偈好懸記杭越間災福初無信者驗猶合符於一行晁淳山經地理別得徑門常言昔秦山道辯相塚得術餘無取焉喜為人遷山相塚吉凶如其言居無定所多遊族姓家言腹飢便求雞肉餐此外得美酒啜數杯而去初無言謝然長於勸書大字題牌寺觀門額書成相之吉凶隨言久近驗之始居杭西湖旁院無疾而終後有行客自長沙市中見攜手話舊寄言與奉壽院王汝先負錢若干今放汝我

眠牀彌薦下層有紙裹肉脯屑必應腐敗為棄之院僧依言果然見之因寫貌供養簡曾言尖頭屋已後火化去及州南塔戊午歲被天火爇之應言無爽矣

宋明州乾符寺王羅漢傳

釋王羅漢者不測之僧也酷嗜栽肉出言若風狂後亦多驗云嘗曝衣有盜者將欲搴之低頭佯睡有物人就之乞終無吝色及開寶初年六月內忽坐終三日後漆布之忽聞兩頰間嗚咤聲皆云潰爛夜寄夢與數人曰布漆我昏悶如何開焉明日召漆工剔起肉色紅白有圓粒舍利隨落收而供養至今肉身存于本寺時僧正贊寧作碑紀異漢南國王錢氏私易名為寂修神化尊者

宋潭州延壽院宗合傳（道因）

釋宗合閩越人也遊嶽泛湘以求知識焉其為僧也介立而寡慾羣居終日唯笑而已南楚之人且多信重後居延壽院故諫議大夫賈公玭判軍府聞之往謁見言話不接與人議曰得道之人豈入恒量度中耶賈乃堅請往文殊院住持爾日登座聊舉禪要而散明日告衆曰有故暫出諸賢不宜留難其裝束若行脚狀渡彭蠡至黃州驛前屹然立終遐邇奔競觀

禮時馬鋪使臣爲營喪務造塔於立終處則開寶二
年也今號眞身院是歟又滬池大安寺釋道因不知
何許人也遊處滬池瀍澗之間自言出家人守儉則
少于人與畜類爲同行則無是非盈耳常養一烏犬
出入起臥不相忘捨每食以鐵鉢就火而炊糜飽與
犬同食或前或後行止奇異人莫能測一日僧亡犬
亦坐斃今大安寺塑其像而肉身兩存開寶中也洛
下崇信香華滿龕焉

宋邛州大邑靈鷲山寺點點師傳

釋點點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孟氏僞政中隱邛南大

邑山寺多遊鄽肆中雖事削染恒若風狂或與人接
必捐點而言故目是稱焉有命齋食者酒肉不間率
以爲常俚人亦不之猒也日之夕矣乃市黃白麻紙
筆墨實懷袖以歸行數里沈酣而至暝矣所居之室
雖有外戶且無四壁入後關鑰人不得造初隣僧小
童躡足伺之見秉燭箕踞陳紙筆於前訶責大書莫
曉其文字往往咄嗟如決斷處置久之明闇間熟視
閃爍若有人森列狀如曹吏則稿裳非世之服飾覩
者怖懼而退詰旦徼詢其事怒而弗答居數載卭笮
之人咸神異之後不知其終

系曰點點師而能効鬼别無髙絜執生物善亦與古
人判冥司事者同邪通曰所作在心如不從正道力
中生則與五斗米道同如不從有心符禁中起則感
鬼神歸信驅策之耳故善戒經云若須神通應感化
度爲示神足莊嚴論中菩薩以神通變化而爲戲喜
又或此是辟支行位人也故論云獨覺依彼彼村落
乞食以身濟度不以語言示現種種神通境界爲令
誹謗者歸向故

宋天台山智者禪院行滿傳

釋行滿者萬州南浦人也髫貫成童厥性明黠篤辭

所親求爲佛子受戒方畢聞重湖間禪道隆盛石霜
之門濟濟多士遂往求解屬諸禪師棄代滿往豫章
觀諸法席既得安然次聞天台靈聖之跡由是結束
遊之樓華頂峯下智者院知衆僧茶竈見人怡懌居
幾十載未覩其愠色臥一土牀空其下燒糞薪而煖
之每日脫衣就牀則蚤蝨攢螫焉噉之及饑飼得所
還著衣如故或人潛捫其衣蚤蝨寂無蹤矣先是居
房檻外有巨松橫枝之上寄生小樹每遇滿出坐也
其寄生木必婀娜而側時謂此樹作禮茶頭也或不
信者專伺滿出則紛紛然滿去則屹立亭亭更無動

搖鏁隨衆食量少分而止四十年內人未見其便溺以開寶中預向人說我當行矣令衆僧念文殊名號相助默焉坐化春秋年可八十餘滿多作偈頌以唱道焉

宋魏府卯齋院法圓傳（鏁師李通玄）

釋法圓俗姓郝真定元氏人也宿殖之緣出塵無滯後唐長興二年投本府觀音院勤勤誦習師與落髮間歲受滿足戒後策杖負囊巡禮諸方至韶山挂錫看大藏經焉晉開運三載却來本生地寓天王院越來年契丹犯闕戎王耶律德光迴至常山欒城而死

永康王兀谷代為蕃國之主時旋軍自鎮州董戎北返留僧長麻答耶律解里守于下京即常山也晉之臣寮兵士盡在斯矣漢兒將帥謀逐醜虜其計未決兩分街巷漢人在蕃之中者蕃人先發無少長皆被屠戮之天王院入僧殊死圓預其數也其時見殺者尤衆初圓引頸兩受刃如擊木石然圓呼曰猛乞一劒遂身首異處至暮圓如夢中忽覩晛照亦微悟被戮意之自謂死已冥寞亦見日月逡巡舉一臂試捫其頭乃覺如故再三疑之不敢搖動慮其分落也又謂血凝所綴重捫之遶頸有痕纏如線許大終身如此時城中既逐出蕃部稍定傍人扶起詣朝歸院院僧方將食粥見圓謂為鬼物一皆奔散遲久審得其實喜言再生遠邇觀禮且歎希奇常山之人競陳供施圓自後復往諸方居無定所暨周顯德中寓大名府成安縣卯齋院溫尋藏教以開寶六年忽謂衆曰人生虛幻何能久長物極則遷生死涅槃必無少別遂不數日而長逝黑白之衆若喪所親及送就茶毗日感舍利若黍粟之阜粒焉春秋七十四法臘五十一時范魯公質親問圓厥由深加鄭重再詢履行則大藏經已兩遍披讀矣又福州楞伽寺鏁師者海壇

戍卒之子厥初母氏懷娠冥然不喜葷羶洎乎誕育歧嶷異常不噉魚肉年及入歲甘嗜野菜若鈕斷種者即言殺傷物命每見家廚烹燀毛鱗則手掬沙灰投于爨鑊責其不食自言開元寺塔隋朝中我造也多說未萌事後皆契合便請出家因披法服頂有香氣如蘂沉檀號為聖僧時侍御史皇甫政為留後請入府署因作肉鍵子百數唯一是素者盤器交錯悉陳于前意驗其凡聖耳鏁臨筵徑拈素者啖之餘者手拂而作時皇甫部曲一皆驚歎每出街巷衆人圍遶自言壽止十三當定歸滅至是果終遂於寺前火

化領城士女哭泣依輪王法樹浮圖焉復次唐開元中太原東北有李通玄者言是唐之帝胄不知何王院之子孫輕乎輕冕尚彼林泉舉動之間不可量度身長七尺餘形貌紫色眉長過目髭鬢如畫髮紺而螺旋脣紅潤齒密緻戴樺皮冠衣大布縫掖之制腰不束帶足不躡履雖冬無皴皺之患夏無垢汗之侵放曠自得靡所拘絆而該博古今洞精儒釋發于辭氣若鏗巨鐘而傾心華藏未始輟懷每覽諸家疏義繁衍學者窮年無功進取開元七年春齎新華嚴經曳筇自定襄而至并部盂縣之西南同穎鄉大賢村

高山奴家止於偏房中造論演暢華嚴不出戶庭幾于三載高與鄰里怪而不測每日食棗十顆柏葉餅一枚餘無所須其後移於南谷馬家古佛堂側立小土屋閑處宴息焉高氏供棗餅亦至當齋其論并經往韓氏莊即冠蓋村也中路遇一虎玄見之撫其背所負經論搭載去土龕中其虎弭耳而去其處無泉可汲用會暴風雨拔老松去可百尺餘成池約深丈許其味香甘至今呼為長者泉里人多因愆陽臨之祈雨或多應焉又造論之時室無脂燭每夜秉翰於口兩角出白色光長尺餘炳然通照以為恒矣自到

土龕俄有二女子衣貲布以白布為幓頭韶顏都雅饋食一奩于龕前玄食之而已凡經五載至於紙墨供送無虧及論成亡矣所造論四十卷總括八十卷經之文義次決疑論四卷綜十會果因之玄要列五十三位之法門一日鄉人聚飲酒之次玄來謂之曰汝等好住吾今去矣鄉人驚怪謂為他適乃曰吾終矣皆悲泣戀慕送至土龕曰去住常也鄉人下坂迴顧其處雲霧昏暗至子時儼然坐亡龕中白色光從頂出上徹太虛即開元十八年暮春二十八日也報齡九十六達旦數人登山見其龕室內蛇虺填滿莫

得而前相與啟告蛇虺交散者少追感結輿迎于大山之北甃石為城而葬之神福山逝多林蘭若方山是也葬日有二班鹿雙白鶴雜類鳥獸若悲戀之狀焉大曆九年六月內有僧廣超到蘭若收論二本召書生就山繕寫將入汾川流行其論由茲而盛至大中中閩越僧志寧將論注於經下成一百二十卷論有會釋七卷不入注文亦寫附於初也宋乾德丁卯歲閩僧惠研重更條理立名曰華嚴經合論行於世人所貴重焉

系曰北齊內侍劉謙之隨王子入臺山焚身謙之七

日行道感復丈夫相冥悟華嚴義乃造論六百餘久二十至李長者之化行晉土神變無方率由應以此身而爲說法也或曰李論中加乎十會經且闕焉依梵字生解可非迷名耶何長者說法之有通曰十會理有宜俟後到之經所解南無言離中虛也此配法觀心也若知觸物皆心方了心性故經云知一切即心自性則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此乃心境如如則平等無礙也觀李之判教該博可不知華言義耶嘗聞幽州僧惠明鳩諸僞經并華嚴論同焚者蓋法門不相入耳僞經可焚李論雖焚伊非小聖境界也亦猶楊

墨之說與儒相違行方外者復憎孔孟水火相惡未始有極苟問通人分曹並進無相奪倫哉

論曰丹成轉數服則登仙慧鍊功夫驗之果證若或名未標於籙籍力未合於經王烏以輕舉此身出過凡世徒秖眩曜肉眼驚忙猿心所謂釋氏之儔高下異爾亦乃譬同羣象也牙能觝觸身善卷舒力却九牛奔過駟馬矣別有阿耨池岸香醉山陰象則鼓雙翼以飛騰用七支而巧便與夫海山之象百倍絕倫厥號藹羅伐拏象中龍也諒知沙門有所感通斯之謂歟若夫能感所通則修行力至必有天神給侍是也能通所感則我施神變現示於他是也能所俱感通則三乘極果無不感通也昔梁慧皎爲傳創立神異一科此唯該攝究極位之聖賢也或資次微祥階降奇特當收不盡固有缺然及乎宣師不相沿襲乃釐華爲感通蓋取諸感而遂通通則智性修則感歟果乃通也覈斯理長無不包括亦猶班固增加九流變書爲志同也復譬聖人重卦不亦愈於始畫者乎然則前不仰觀俯察後可變通此非宣師之能據嘉祥變例而能矣原夫室靜生虛白心靜則神通儒玄所能我道奚若引發靜慮自在現前法不喧囂萬緣

都泯智門開處六通由是生焉動相滅時五眼附茲照矣目連運用彰何第一之名那律觀瞻有是半頭之見迷盧入其芥子海水喻於毫端不思議時凡夫之心口兩喪神通生處諸佛之境界一如復次我教法中以信解修證爲准的至若譯經傳法生信也義解習禪悟解也明律護法修行也神異感通果證也孰言像末無行果乎亦從多分說也秖如檀特刻杖表侯景之西歸河禿指天知文襄之南面光師入安樂之行弟子證三昧之門泗上僧伽十九類身之應現萬迴尊者五千餘里之往來諸方更有其異名此

剎彌覩其奇迹難拘定態莫檢恒形從願海而起身
元惟智積自意生而分質素是康僧岸覩菩薩之迎
生英致秦裏之就食留年不測示跡無方或揚化於
數朝或受齡於三百或令竈祠而墮或得御笛而迴
珪戒嶽神安救唐相或漉龍兒而至或擘鎖骨而徵
入聖寺門認諸葛亮或神光出口或怪物洗河豐干
識其文殊無相免其任俠蒙迸浮圖而渡海身分窟
窟以安禪或放毫相之光或令公主之誕或獲珠之
爍爍或擾虎之耽耽或記宰臣或移巢鵲壽過百歲
身隱五臺或識草書或求聽衆或隱形而留影或見

母而便生或題異辭或語虓歔記韋公之滅度鸞張
瀆之夜歸不濡其服而渡溪不泄其穢而恒食或倒
立而死或直吐其鴆或身首異處而還連或半年坐
亡而復起若以法輪啓迪多作沙門之形設如異迹
化成或作老叟之貌（寒山拾得）瘡疾可惡疥癩堪嫌或逆
道於恒流或譸張於下類伊皆難測孰曰易知將逆
取順之由反權合道之意耳或曰感通之說近怪乎
對曰怪則怪矣在人倫之外也苟近人情之怪乃反
常背道之徒歟此之怪也非心所測非口所宣能至
其涯畔矣令神仙鬼物皆怪者也仙則修鍊成怪鬼

則自然爲怪佛法中之怪則異於是何耶動經生劫
依正法而修致自然顯無漏果位中之運用也知此
怪正怪也在人情則謂之怪在諸聖則謂之通感而
遂通故目篇也故智論云以禪定力服智慧藥得其
力已遂化衆生復置世界於一毛疑海水爲五味故
曰緣法察境唯寂乃照始驗佛門龍象間代一生出
而攝諸不惡愧也矣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音釋

閬（來宕切）錮（古暮切禁也）畚鍤（畚布忖切莒屬鍤竹洽切鍫也）圬墁（圬哀都切

墁謨官切墁金壁也）襦（如朱切短衣也）髭（即移切上鬚也）厖（莫江切不純也）吒（丑亞切叱吒也）玼（此禮切）蠡（里弟切彭蠡湖名）澠（補究切縣名也）瀍（呈延切也）笮（疾各切西南夷也笮切水名）蚴（胡切按蚴也）絜（古屑切清也）媰（奴了切）酋（慈秋切酋帥之稱）皁（在早切黑色也）蕺（側吏切肉胾也）嚌（才詣切）燀（齒善切炊也）爨（初貫切炊爨也）鏇（辭戀切同）皴（七倫切皴皺也）奩（力鹽切匣也）氅（昌兩切）繕（時戰切相寫也）噏（許及切吸同）燒（余昭切燒也）虓（許交切虎吼也）遻（吾故切遇也）譸（張流切也）尨（莫江切龍也）

浮渡居士吳用先捐貲刻
宋高僧傳第二十二卷　計七千六百四十五
字該銀三兩八錢乙分
楚襄釋性融對　晉書旌德劉邦彥刻
萬曆辛亥歲仲秋月徑山寂照庵識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遺身篇第七 正傳二十二人 附見二人

唐汾州僧藏傳

釋僧藏者西河人也弱齡拔俗氣茂神清允迪循良恪居下位迨霑戒善營護根塵見仁祠必禮之逢碩德則盡禮苟遇僧俗施與乃俯僂而走如迴避令長焉若當衆務也則同淨人屈己猶臧獲焉見他人故衣則潛加澣濯別事紐縫至于炎暑乃脫衣入草莽間從蚊蚋蝱蛭唼囓蠶芥血流恐而汗洽而恒念彌陀佛號雖巧曆者不能定筭數矣確志冥心未嘗少缺及預知報盡謂瞻病者曰山僧多幸得諸天人次第來迎藏又言吾瞑目聞往淨土聚諸上善人散花方迴此耳正當捨壽合掌念佛安然而終矣

唐漢東山光寺正壽傳 慥禪師

釋正壽者不知何許人也風儀峻整節槩高強有錫曳囊宗師皆謁然以因緣相扣附麗有歸於南塔慥禪師門決開疑網咨修資益後壽杜默于隨部山寺人皆不識時譙王重福者中宗次子也神龍初韋庶人譖云與張易之兄弟構成重潤之罪遷均州刺史容加防守不聽視事韋后臨朝添兵士捍衛及韋氏被誅睿宗即位轉集州刺史未行然忽忽不樂而歸心於慥禪師為其造生藏塔舉高七十尺極為宏壯于時慥師疾已危篤譙王使問師後孰繼高蹈慥曰貧道有正壽在王問諸僧誰為正壽或曰和尚有弟子在山光迹韜晦王遣使召到壽白慥師曰喜王為檀越其塔已成某欲為先試得否慥曰善為吾試是時壽攝衣合掌入塔斂容瞑目結加趺坐便即滅度全身不散時號為試塔和尚譙王聞已歎嗟終日曰弟子猶爾乃別議改圖為慥禪師營構焉

系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壽公先其慥矣夫直往者必能逕來也業累弗羈樊籠弗罩脫羈開罩生死自由既然自由已躋果位矣俗諦觀之壽公出藍之青也矣而能乘心矯跡出其師之前一日千里其是之謂乎

唐五臺山善住閣院無染傳

釋無染者不委氏族何許人也從中條山受業講四分律涅槃經因明百法論善者從之恒念華嚴經至說諸菩薩住處東北方金色世界文殊菩薩與一萬

聖衆從昔已來止住其中而演說法或現老人或爲童子近謁佛陀波利自西國來不惮流沙無辭雪嶺而尋聖跡高宗朝至臺山思量嶺啓告扣禮乃見老人即文殊也利雖云面接未決心疑令却往西國取經請金剛窟入文殊境界於今不迴古德既爾吾豈無緣乎染乃從彼發跡徧訪名公或遇禪宗窮乎理性或經法席探彼玄微以貞元七年到臺山善住閣院時有僧智頵爲臺山十寺都檢校守僧長之初也遂挂錫棲心誓不出山每念文殊化境非凡者之可勝豈宜懈怠冬即採薪供衆夏即跣足登遊春秋不移二十餘稔前後七十餘徧遊歷諸臺覩化現金橋寶塔鐘磬圓光莫窮其際且曰松栢之鼠不知堂密中有美樅乎言更有愈於諸瑞吾得少未爲足也最後於中臺東忽見一寺額號福生內有梵僧數可萬計染從頭禮拜遍互慰勞見文殊亦僧也語染曰汝於此有緣當須荷衆勿得唐捐有願無行而已言訖化寺衆僧寂無所覩染歎而言曰覩茲靈異豈可徒然此危脆身有何久固乃遵言廣興供施每設一百萬僧乃然一指以爲記驗焉漸及五百萬數遐邇委輸若海水之入歸墟焉及千萬供畢十指然盡迫開

戌中白大衆曰吾於此山薄有因緣七十二徧遊諸聖跡人所不到吾皆至止又不出茲山已報深願幸莫大焉奈何衰老今春秋七十四夏臘五十五及存餘喘欲於中臺頂上焚一炷香告辭十方如來一萬菩薩或息我以死誰甘相代況諸人等並是菩薩門人龍王眷屬蒔栽善種得住此山夙夜精勤覊勤三業龍華三會共結要期此時下山勿有留難合掌曰珍重而去衆初不喻其意皆言早迴染乃但攜餅錫惟甕名香遂命李氏趙華將蠟布兩端麤麻一束香汁一斗於中臺頂從旦至暮禮拜焚香略無暫憩都不飲食念佛虔誠聲無間斷已至深更趙氏怪其所以陟彼崔嵬見染不移舊止轉更精專染謂趙曰吾有密願汝與吾助緣不得相沮爲取蠟布麻油將來纏裹吾身於夜半子時要然身供養諸佛吾若得道相度汝也趙氏諫之苦勸不止將布纏身披麻灌油從頂而煉言曰將吾灰骨當須飄散無使顯異趙氏一從其命略無移改從頂而煉至足方仆矣趙氏歎曰昔聞藥王然身今見上人奇哉痛哉後門人收貞骨於梵仙山南起塔至今在矣

唐成都府福感寺定蘭傳

釋定蘭姓楊氏成都人也本闤闠間兇惡屠沽類天與厥性悔往前非誓預六和化行三蜀當爾時也咸歸信焉造伽藍一號聖壽歟其緣未發乃藏於傭保中耳而父母早亡無資可以追往每遇諱辰蘭悲哭咽絕輒裸露入青城山縱蚊蚋蝱蠅唼咋膚體且云捨內財也用答劬勞蜀中有黑白蟆形如粟呫人口及肉而少見者次則刺血寫經後則煉臂至于拔耳剜目餧飼鷙鳥猛獸既而行步非扶導而觸物顛躓後有異人掌擎物若珠顆然內空皆中斯須瞻矚如故冥告曰南天王還師眼珠矣遠近驚駭常謂人曰吾聞善戒經中名為無上施吾願勤行速要上果矣大中三年宣宗詔入內供養仰其感應之故以優禮奉之弟子有緣恒執事左右六年二月中又願焚然肩膊帝累勸勉年耆且務久長修煉蘭不奉詔遂焚焉而絕有緣表請易名建塔勅謚覺性也塔號悟真也蜀都止呼定蘭塔院于今香火不絕云

唐福州黃檗山建福寺鴻休傳景先

釋鴻休不知何許人也神宇標挺玄機幹運居閩黃檗山寺叢萃毳客示教之外悅然怡樂恒言宿債須償償盡則何憂何懼物我俱逍遙矣人皆不喻其旨

及廣明之際巢寇充斥休出寺外脫衲衣於松下磐石之上言曰誓不汙清淨之地而安詳引頸待刃刃下無血賊黨驚異羅拜懺悔焉門弟子舁先闍維其屍收舍利七顆囊而寶之有篤信者以菽粒如數易之追之靡及遂往筮焉占之曰死生貴賤罔分吾卦在靡在之失筮失矣孰知其然也洎獲寘之于塔分之七粒緘于瑠璃器中瑩然光色時僧清豁著文作頌紀德焉

唐鄂州巖頭院全豁傳

釋全豁俗姓柯氏泉州人也少而挺秀器度宏遠而跡略禮清源誼公為師往長安造西明寺照公與受滿足法即於左街保壽寺聽尋經律決擇綱宗垂成講導振錫南指詣武陵德山藥病相應更無疑滯後居所鄰洞庭地曰臥龍乃築室而投憩焉徒侶影隨又居唐年山山有石巖巉峭立院號巖頭歟凡所施用皆削繁總兀然而坐任衆圍繞曰汝何不思惟家中有多少事實於逆順之境證得超越之相者豁值光啓已來中原多事諸侯角立狂賊來剽掠衆皆迴避豁惟晏如賊責弗供饋忿怒俾揮刃之曾無懼色當光啓丁未歲夏四月八日門人權葬葬後收焚之

獲舍利七七粒僖宗賜謚曰清嚴塔號出塵葬事檀越田詠兄弟率財營構南嶽釋玄泰撰碑頌德提唱斗峻時號嚴頭法道難其領會焉

系曰休豁二師何蹈難無苟免乎通曰凡夫之難是菩薩之易經生累捨此烏恡哉昔安世高累累償債去若拂塵業累纔輕苦依身盡換堅固之體耳神仙或從刃頸者謂之劍解況其正修證果之人觀待道理不以不令終為恥也

唐吳郡嘉興法空王寺元慧傳

釋元慧俗姓陸氏晉平原內史機之裔孫也父丹文林郎雲騎尉溫州紆曹慧即仲子也髫齡穎悟長而溫潤畏作枯龜恩為瘦鴈以開成二年辭親於法空王寺依清進為弟子會昌元年往恒陽納戒法方習毗尼入禮五臺仍覩衆瑞二年歸寧嘉禾居建興寺立志持三白法諷誦五部曼拏羅於臂上爇香炷五年例遭澄汰權隱白衣大中初還入法門至七年重建法空王寺又然香於臂供養報恩山佛牙次往天台山度石橋利有攸往略無憂虞焉咸通中隨送佛中指骨舍利往鳳翔重真寺煉左拇指口誦法華經其指不踰月復生如故乾寧三年偶云乖念九月二

十八日歸寂于尊勝院報齡七十八僧臘五十八弟子端肅等奉神座葬之吳會之間謂為三白和尚焉其禮拜誦持不勝其計如別錄也

系曰煉大拇指火盡灰飛如何於焦炭之末骨肉隨生不久如故此與火中蓮華同種而異態耳何謂三白通曰事理二種一白飯白水白鹽事也二身不徧觸口誦具經意不妄緣此三明白非黑業也故享此名歟

唐京兆菩提寺束草師傳

釋束草師者無何而至京兆平康坊內菩提寺其為人也形不足而神俊吟嘯自得罕接時人且不言名姓常負束藁坐臥於兩廊下不樂住房舍或云此頭陀行也經數年寺內綱任勸其住房或有誚其狼藉曰爾厭我邪世不堪戀何可長也其夕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灰燼耳且無遺骸略盡汙塗之臭又無延燎驚吒之聲計其少藁不能焚此全軀既無孑遺然其起三昧火而自焚也衆皆稱歎民多觀禮焉京邑信士遂塑其灰為僧形置于佛殿偏傍世號束草師禱祈多應焉

系曰處胎經中菩薩禪定攝意入火界三昧感衆

生謂爲菩薩遭刧火燒是也比丘實未及此無象此
以惑人如能用少剏蘊能焚巨骸則可信矣故書曰
民無胥譸張爲幻吁哉

唐南嶽蘭若行明傳

釋行明俗姓魯吳郡長洲人也幼從師于本部後遊
方問道然其耿介軒昂嘯傲自放初歷五臺峨嵋禮
金色銀色二世界菩薩皆隨心應現由此登天台陟
羅浮入衡嶽遊祥瀍屬唐季湘之左右割裂爭尋常
而未息靡有寧歲於是棲祝融峯下有終焉之志止
七寶臺與玄泰布衲爲交契其性之好惡泰亦罔抗
其輕重焉嘗謂道友曰吾不願隨僧崖焚之於木樓
不欲作屈原葬之於魚腹終誓投軀學薩埵太子超
多劫而成聖果可不務乎屢屢言之都不之信忽於
林薄間委身餧虎前爭競食之須臾肉盡唯泰公收
其殘骸焚之而獲舍利乃擷華酌水爲文祭之辭中
明其勇猛能捐内財破慳法成檀度未捨已捨當捨
三輪頓空取大果若俯拾芥焉

系曰佛勑比丘施衆生食二世順益感果非輕若其
明公成大檀度遠慳貪也成大勇猛得無畏也成三
輪空無爲功德也成難捨心淨佛土也一擲其軀其

利博哉譬猶善賈者費少而勸多其是之謂乎

晉太原永和三學院息塵傳

釋息塵姓楊氏并州人也父遷貿有無營利而已其
母氏嘗夢人服裝偉麗稱寄宵宿便覺娠妊生而有
異童稚不羣每聞鐘唄之音凝神側耳年方十二因
夢金人現奇之狀引之入精廬明旦告白二親懇求
出家未允之前泣而不食父母憫其天然情何厭塞
遂曲順之卽投草堂院從師誦淨名經菩薩戒達宵
不寐將周一祀捨本諷通年當十七便聽習維摩講
席粗知大義及乎弱冠乃圓上品執持律範曾無缺
然年二十三文義幹通於崇福寺宗感法師勝集傳
授復學因明唯識不虧敷演學徒穎脫者數人崇福
寺辯才大師從式最爲高足於天祐二年李氏奄有
河東武皇帝請居大安寺淨土院四事供養專覽藏
教修鍊上生業設無遮大齋前後五會塵嘗以身飼
狼虎入山谷中其獸近嗅而奔走又於林薄裸體以
啖蚊蝱乃遊仙巖嶽寺養道棲神復看大藏經而設
齋然一指伸其報慶彼寺有聖觀音菩薩像長爛七
燈香華供獻後被諸生就請下山城内傳揚大論四
序無輟逐月設沐浴臨河就沼投飼水族以巳噠嚫

旋贖羽毛沈潜高明以遂生性或施牢獄人食或賑
恵貧乏或捎旛盖於淨明金藏二塔後唐長興二年
衆請於大安國寺後建三學院一所供待四方聽衆
時又講華嚴新經傳授於崇福寺繼暉法師由是三
年不出院門一字一禮華嚴經一徧字字禮大佛名
經共一百二十卷復錬一指前後計然五指時晉高
祖潜躍晉陽最多欽重洎乎龍飛塵每入洛京朝覲
必延内殿從容錫賚頗豐帝賜紫服并懿號固讓方
俞塵聞鳳翔府法門寺有佛中指骨節眞身乃辭帝
往岐陽瞻禮覩其希奇又然一指塵之雙手唯存二

指耳續於天柱寺就楚倫法師學俱舍論方經數日
微有疾生至七月二十七日辰時枕肱而逝俗年六
十三臘四十四平常唯衣大布不畜盈長六時禮佛
未曾少缺朧坻之間聞其示滅異曰一衆具威儀送
焚之得舍利數百粒弟子以靈骨歸于太原晉祖勑
葬于晉水之西山小塔至今存焉

系曰塵師指捨詎能愈其精進乎脫落浮榮豈能勝
其義解乎若然者不可以一名名矣厥猶贍蔔華焉
色黃而美則眞金謝其色香芬而遠則牛頭愧其香
多名生乎一體者其塵公歟

晉天台山平田寺道育傳

釋道育新羅國人也本國姓氏未所詳練自唐景福
壬子歲來遊于天台遲迴而挂錫於平田寺衆堂中
慈愛接物然終不捨島夷言音恒持一鉢受食食訖
略經行而常坐脇不著席日中灑掃殿廊料理常住
得殘羨之食雜色惡氣變改貯于器齋時自食與僧
供漏洛煎茶遇新木中蠢蠢乃置之遠地護生偏切
所服皆大布納其重難荷每至夏首秋末日晒乃祼
露胷背脛臑云飼蚊蚋蝱蛭雜色與螫齧至於血流
于地如是行之四十餘載未嘗少廢凡對賓客止

云伊伊二字殊不通華語然其會認人意且無差脫
頂髮垂白眉亦尨焉身出紺赤色舍利有如珠顆人
或求之隨意皆獲至晉天福三年戊戌歲十月十日
終于僧堂中揣其年八十餘耳寺僧舁上山後焚之
灰中得舍利不可勝數或有得巨骨者後唐清泰二
年曾遊石梁迴與育同宿堂内時春煦亦燒榾柮柴
以自熏灼口中唠唠通夜不輟或云凡供養羅漢大
齋日育則不食人或見迎羅漢時問何不去殿内受
供口云伊伊去或云飼蟲時見羣虎嗅之盤桓而去
矣

晉江州廬山香積庵景超傳

釋景超不知何許人也素持戒範若護浮囊性唯矢直言不面從及乎遊方役足選勝棲身至于廬峯便有息行之意惟誦法華鞠爲恒務九江之人且多景仰嘗禮華嚴經一字拜之計已二徧乃燒一指爲燈供養慶禮經周矣次禮法華經同前身肩內隱隱出舍利磊落圓瑩或有求者坐席行地拾之無算天福中卒于庵中今墳塔在乎廬阜遊者致禮嗟歎而已

系曰言遺身者必委棄全軀如薩埵王子是歟今以指爲燈以肱擎炷何預斯例莫過幸否通曰煉指斷肱是遺身之加行也況復像末尤成難事其猶守少分之廉隅入循吏傳同也

晉鳳翔府法門寺志通傳

釋志通俗姓張氏右扶風著姓家之子也早知遺世克務淨門選禮名師登于上品諸方講肆徧略留心後唐之季兵革相尋自此駕巳東巡薄遊洛下遇嚩日囉三藏行瑜伽教法通禮事之乃欲陟天台羅浮遂辭三藏曰吾比求鑁譯屬中原多事子議南征奈何路梗何通曰泛天塹其如我何三藏曰苟去吳會間可付之梵夾或緣會傳譯通曰巳聞命矣以天福

四年巳亥歲天王錫命于吳越遂附海艦達浙中時文穆王錢氏奉朝廷之故具威儀樂部迎通入府庭供養於眞身塔寺安置施齎豐腆通請往天台山由是登赤城陟華頂既而於智者道場掛錫因覽西方淨土靈瑞傳彌行迴心願生彼土生常不背西坐山中有招手石者昔智顗愛其石上有僧臨海上舉手相招召之狀顗入天台見其僧名定光耳輪聳上過頂亦不測之神僧也及稍見乃問顗曰還記得相招致否顗曰唯此石峻峙顧下無地通登此投身願速生淨土奮軀而墮一大樹中枝軟幹柔若有人扶接焉殊無少損乃再叩榼投之落于巖下蒙茸草上微有少傷遲久蘇矣衆僧謂爲豺虎所噉及見其猶殗殜然舁就本道場初通去不白衆遂分人各路尋覓至螺溪民村有巫者言事多驗或就問焉神曰伊僧在西南方現有金鎧神扶衛不死我到彼神氣盡矣固難近也皆符協神言後往越州法華山黙修淨業將欲化去所止房地生白色物如傳粉焉未幾坐禪牀而終遷座闍維有五色煙霞于頂上法華川中咸聞異香焉

系曰昔薄拘羅有五不死今通公二不死昔法充投

千仞香爐峯而不亡通且同矣得非天龍負荷不損一毛乎而能延彼運持色心未斷者何俾其增修淨土業耳

晉朔方靈武永福寺道舟傳

釋道舟姓管氏朔方迴樂人也髫年聰雅庠序有儀雖誦詩書樂聞釋典決志出家于龍興寺孔雀王院爰得戒珠漸圓心月吟哦唄讚嘹亮可聽乃率信士造永興寺功成不宰辭靈師韓公洙入賀蘭山白草谷立要持念感枯泉重湧有靈蛇游泳于中遂陟法臺談講也道俗蜂屯檀施山積讚唄音響可遏行雲獷悍之人若鴟鴞之革韻乃刺血畫大悲千手眼立像屬其亢陽則絕食瞑目要期雨之通濟方議尅腸中和二年聞關輔擾攘乃於城南念定院塔下斷左肱焚之供養大悲像願倒冒干戈中原塞上早見弭兵言畢迅雷風烈洪澍焉又嘗截左耳為民祈雨復斷食七日請雪皆如其願至于蕃洛無不祇畏以天福六年辛丑歲二月六日其夜未央結加趺坐留累門人方畢而絕享齡七十有八遺骸不散如入禪定遂加漆紵焉建隆中郭忠恕者博覽羣籍小學尤長篆隸為能多事凌轢因過投于北裔詢舟前烈著碑

頌焉

漢洛京廣愛寺洪真傳

釋洪真姓淳于氏滑州酸棗人也幼悟塵勞決求出離介然之性雲鶴相高師授法華經隨文生解鎧甲精進伏其恚忿或告檀施迴面捨旃誦法華經約一萬部詣朝門表乞焚全軀供養佛塔帝命弗俞時政出多門或譖云惑衆或言不利國家下勑嚴阻真歎曰善根殖淺魔障尤強莫余敢止遂退廣愛寺罄捨衣盂作非時施願畢當年無疾坐滅經數日顏貌如生遷就荼毗唯舌根不壞益更鮮紅時衆觀之歎希有事春秋五十二伊洛之間重之如在

周錢塘報恩寺慧明傳

釋慧明俗姓蔣錢塘人也研覈三學漸入精微後登閩越殆至臨川禮文益禪師深符正理悟先所宗不免生滅情見後迴浙隱天台白沙立草寮有雪峯長慶之風到者皆崩角摧鋒謂明為魔說漢乾祐中自山出時翠巖參公率諸禪伯於僧王思憲院定其臧否明之口給無能挫衂尋漢南國王錢氏造大報恩寺請以住持假號圓通普照禪師然行玄沙正眼非明曷能致此顯德中卒時酷暑俾欲葬之有弟子永

安曰知師唯我也請焚之得舍利五色一一皆圓淨初
明煉指爲燈於天台供養後相繼燒三指而勤持課
膓疎衽席時說法焉性且剛直言多忤物是其所短
也

周晉州慈雲寺普靜傳

釋普靜姓茹氏晉州洪洞人也少出家于本郡惠澄
法師躬誦諸經明持祕呪恳并白品願剪青螺既下
方壇而循律檢往禮鳳翔法門寺眞身乃於睢陽聽
涉赴龍興寺講訓徒侶若鱣鮪之宗蛟龍焉又允琴
臺請轉梵輪安而能遷復於陳蔡曹亳宿泗各隨緣

奬導迴於今東京揚化善者從之晉天福癸卯歲心
之懷土還復故鄉遂斷食發願願捨千身速登正覺
至周顯德二年遇請眞身入寺遂陳狀於州牧楊君
願焚軀供養楊君允其意乃往廣勝寺傾州民人或
獻之香果或引以旛華或泣淚相隨或唄聲前導至
四月八日眞身塔前廣發大願曰願焚千身今千中
之一也徐入柴庵自分火炬時則煙飛慘色香韻愁
雲舉衆歎嗟羣黎悲泣享壽六十有九弟子等收合
餘燼供養焉

宋衡陽大聖寺守賢傳

釋守賢姓丘氏泉州永春人也少而聰達淵懿沉厚
誓投吉祥院從師披剪焉後遊學棲雲門禪師道場
明了心決趣彼衡陽衆推說法納衣練若之人若百
川之會于朝夕池矣賢不衣繒纊布衣皮袴而已度
伏臘必無更易脇不著席唯坐藤林瞑目通宵除有
問者隨其啓發雍容自持乾德中告衆曰吾有債願
未畢心終不了明日入南嶽山投身飼虎弟子輩去
尋見雙脛皮袴纏且存耳收閣維之得舍利無數報
齡七十四今小浮圖藏遺體焉

宋天台山般若寺師藴傳

釋師藴金華人也厥性眞率不好封植遇事屬情有
多許直梁龍德中與德韶禪師結侶遐征遊訪名師
勝境至於北代清涼山冥心巡禮後登蒼梧野陟祝
融峯然韶師或隨或否迴于浙來還棲息韶師法會
其爲人也稠人廣衆往往滑稽有好戲噱者則狎之
膠漆如也故高達之者置之於度外矣唯韶師默而
識之謂人曰藴公癡狂吾不測其邊際焉因有疾求
僧作懺悔文誦經及密呪各論幾百藏爲度方知其
密持之不懈宵謂道友曰吾生無益於人欲投宴坐
峯不然石梁下所願早預賢聖之儔也其道友多沮

其計以開寶六年七月內無疾坐終如入禪定時炎
蒸停屍二七日身無欹側竅無氣穢及遷神座就寺
之東隅闍維煨燼中收舍利外舌根不壞灰寒拾之
如紅芙蕖色柔軟可憐或曰伊僧別無奇異此物偶
存乃重燔爇其舌隨同火色遲久還如蓮葉遂議結
小塔于寺中緘藏後有不信者重燒鍛凡數十過矣
蘊生不言姓氏年齒人以貌取之則年八十餘矣

宋杭州真身寶塔寺紹巖傳

釋紹巖俗姓劉雍州人也母張氏始娠夢瑞甚奇及
生也神姿瓌偉至長也器度宏深七歲苦求出家於
高安禪師十八進具於懷暉律師凡百經書覽同溫
習自是遊諸方聖跡洎入吳會棲息天台四明山與
德韶禪師共決疑滯於臨川益公遂於錢塘湖水心
寺挂錫恒諷持法華經無晝夜俄感陸地庭間生蓮
華舉城人瞻矚巖亟命塞而踩之以建隆二年辛酉
經願云滿誓同藥王焚身以供養時漢南國王錢氏
篤重歸心苦留乃止尋潛遁投身曹娥江用飼魚腹
會有漁者拯之云有神人扶足求溺弗可以致水面
而驚濤迅激巖如坐寶臺然水火二緣俱爲未濟恒
快悒其懷乃於越法華山安置續召於杭塔寺造上

方淨院以居之開寶四年七月有疾不求藥石作偈
累篇示門徒曰吾誦經二萬部決以安養爲期跏趺
坐亡享齡七十三法臘五十五喪事官供茶毗于龍
井山獲舍利無筭遺骨若玉瑩然遂收合作石匣寘
于影堂大寧軍節度使贈太師孫承祐爲碑紀述焉

宋天台山文輦傳

釋文輦永嘉郡平陽人也邂逅求師受業于金華納
具足律儀卑翹勤篤勵三乘之學一皆染漸因往縉
雲明昭禪師法會不事繁云揚搉之間決了無滯末
遇天台山德韶禪翁唱宗一大師之道輦復諮受無
疑不爲異緣牽轉故三十載隨韶師聽其進否嘗謂
人曰悟入之緣猶蠖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
則身蒼其屈伸之狀無變吾初見明昭乃若是今學
玄沙又如是此所謂殊塗而同歸今更取佛言爲定
量之乃覽大藏經三周徧自是已來逍遙無滯以太
平興國三年忽自操其斧斤伐其檀巧結玲瓏重積
若題湊焉號曰浮圖中開戶入內趺坐自持火炬誓
之曰以此殘喘焚之供養十方佛諸聖賢言訖發焰
亘空其煙五色旋轉氤氳猶聞誦經之聲須臾始絕
觀者號哭灰寒收舍利不知顆數春秋八十四初輦

骨謂善建寺僧説吾死已無占伽藍可食之地弗如自焚供養望諸賢此時聚柴積下念佛助我往生只此相煩耳今善建寺中累石爲小塔焉

系曰小乘教以自殺犯重戒前諸方便罪是以無敢操炬就燎者然自殺二㑹一畏殺須結蘭吉二願往生强猛之心命終身往蘭吉可能作礙邪復次大心一發百年闇室一燈能破何罪之有是故行人無以小道而拘大根者乎

宋臨淮普照王寺懷德傳

釋懷德本江南人也髫年離俗謹愿飾身誦通法華經得度自爾雖登講肆終以誦持爲專務既遊泗上禮僧伽塔像屬今上遣高品李神福賚旛華上供并感應舍利至葬于新塔下基深窟中德遂誓焚軀供養先罄捨衣囊供身之物齋僧一中然後自衣紙服身纏油蠟禮辭僧衆手持雙燭登柴積中發火誦經觀者莫不揮涕德至火熾慓高其身聊側猶微聞誦經之聲一城之人無不悲悼者淘汰舍利甚多乃太平興國八年四月八日也使臣回奏上爲之動容焉

論曰界繫之牢不無我所浮生之命連在色身皆自貴而輕他悉已多而彼少而增靳固但長慳貪若驪龍之吝珠猶犛牛之愛尾孔借翠羽麝護香臍也其如儒氏彝倫孔門徽典以已私之肌體曰父母之髮膚不敢毀傷恒知保愼復有好自標遇三年不見於門生且事尊嚴一坐不垂於堂廡及乎心遊方外教脫域中或大善之克成非小慊之能絆許友以死殺身成仁漸契不拘將鄰直道至有黜禮樂薄忠信去健羨飲淳和乃有洗耳辭榮抱石沉水與儒則一倍相反於釋則分寸相鄰佛乃爲物捐軀利生損命與其不拔脛毛爲利也伏臘殊時與其惜父母之親體也參辰各見如此乃驗教之深淺行之是非譬猶出梟貨而既多入息利而不少我世尊因地也初唯滅口次則脫身車服越共弊之心象馬過借人之乘輟食桑之地判受封之成用若拂塵捨猶脫屣復次唆膚待飫刎目副求或指然一燈或身均百鬻救羸虛之虎化長偉之魚因超劫歸彌勒之前先成佛享釋迦之位皆從旋習始外財而終內財及熟善根變難捨而成易捨夫輟外財外財難捨難捨凡夫也捐內財內財易棄易棄菩薩也須知三世諸佛同讚此門是眞實修是第一施豈不見僧崖菩薩安詳坐於柴樓大志道人慷慨焚其臆骨人皆難色彼有易容

累世之習爲致今生之又拾拾而復拾估七寶以非
珍空而又空以三輪之絕軌乘玆度岸是曰真歸得
金剛堅固之身留玉粒馱都之應今之錄也葳則嘗
乎炎暑裸餧蚊蝱壽則試其浮圖坐中圓寂定蘭感
天王而還眼鴻休拒大盜以償寃明飼獸而破慳超
然燈而燼指加其舌根不壞身溺不沈入薪搭而自
焚露赤軀而受咋以前諸德也念業異熟爲所依趣
知身是幻幻體何憑悟質如漚漚形暫起幻從心造
假僞相尋漚散水澄浮沈互有是故大聖幾生所計
小乘潤生盡期貴息苦依恩除我倒非謂視同糠粃

觀若塵亰聲之寄習學於茅廬附彎弧於土埰爲選
登雲之路爲求出塞之功然後賜宅一區門羅入戟
方云貴士始利封侯以其乳哺之嬰轉得邪羅之器
亦復如是或曰用斯聲教化我中華得非韓吏部所
患非楊郎墨而況加其佛乎攻乎異端斯害孔熾對
曰正談仁義則道德相懸正說苦空則忠信可薄還
借韓之譬況坐井窺天非天之咎孔門大旨未能知
生焉能知死莊子曰勞我以生息我以死若觀鼓盆
而歌似知不死焉二教曾不言人死神明不滅隨其
善惡業緣受報故有好醜若由業因也是用將纖易

細以弱商強售莫薩之脆形博鼎鑿之珍服既熏當
種而起現行生勝巳生報強前報剜肉眼而招佛眼
割凡軀而貿金軀尼拘之子至微藍車之形不少是
爲真語非謂食言菩薩利他適足以學或曰夫行然
錄善人則不疑其有不善之人慣嘗封割謂疼痛爲
詼諧堪受凌遲謂炙炮爲戲劇或敎人而偶作或詭
世而強爲此則栽何善根自求辛螫耳對曰雖則頑
民喜忍惡少耐傷且經念以然燒或淺誠而餧飼冥
招善報巳種良因以浮泛心得浮泛報昔有女子戲
披袈裟婆羅門醉著法服其緣會遇道果終成也或

曰義淨傳譯重累再三今勿然煉伊人親遊西域備
熟方宜至乎敎乘罔不詳究不許毀傷何邪對曰此
專縛阿笈摩之教安能沮壞摩訶衍法耶設或略捨
內財決定當圓檀度故莊嚴論云若能施自身命則
爲希有成菩薩檀度也將知四輪出世十善行時有
道則堯下足淳民奉孝則曾家生令子我聖上踐祚
之四載兩浙進阿育王盛釋迦佛舍利塔初於滋福
殿供養後迎入內道場屢現奇瑞八年二月望詔於
開寶寺樹木浮圖僅登于尺先葳是塔于深甃中此
日放神光亘燭天壤時黑白衆中有煉頂指者有然

香烓者宜賜物有差苟非大權菩薩大福天王安能激勸下民而捐身寶者乎直令此地螺髻見而珍寶成還覺其時鶯峯淨而土田變范雲綴史紀數色之徵辭王劭編文書幾州之葬塔隋分舍利唐叠真身比乎我朝田隴與鐵圍爭其疆畔耳此篇所載成傳開宗令能忍難忍之人既亡若在使捨身受身之者雖死猶生圖五芝於草木之前列四瑞於鱗毛之表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式者也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音釋

慥七到切 譙才笑切郡名 躅直錄切蹢躅也 頵俱倫切 禩祥里切祀同 樅七恭切木名柏葉松身 啑竹答切齧也 蹟路也 眥疾智切目際也 幹烏括切轉也 巉鋤銜切高也 擷胡結切取也 抵典禮切 螫施隻切蟲行毒 腆他典切 尨莫江切長也 頷 榾柮古沒切當沒切木頭也 殗殜 獱 轢郎擊切 榼口答切 鱧 鮪 躶 熛必遙切火飛也 犛莫交切牛也 臭 鍛丁貫切

序渡居士吳用先施貲刻

宋高僧傳第二十三卷

計九千四百八十三

字該銀四兩七錢五分

西蜀釋超學對 長洲徐普書 旌德劉邦瀛刻

萬曆辛亥歲中秋月徑山寂照庵識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讀誦篇第八之一 正傳二十一人附見三人

隋行堅傳

釋行堅者未知何許人也常修禪觀節操惟嚴偶事東遊路出泰山日之夕矣入嶽廟謀之度宵令曰此無別舍唯神廊廡下可以然而來寄宿者必罹暴死之殃吾師籌之堅曰無苦不得已從之爲藉藁於廡下堅端坐誦經可一更聞屋中環珮之聲須臾神出衣冠甚偉部從煒煌向堅合掌堅曰聞宿此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神曰遇死者特至聞弟子聲而自死焉非殺之也願師無慮堅因延坐談說如食頃間因問之曰世傳泰山治鬼寧有之邪神曰弟子薄福有之豈欲見先亡乎堅曰有兩同學僧已死願得見之神問其名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受對不可喚來師就可見也堅聞甚悅因起出不遠而至一處見獄火光焰甚熾使者引堅入墻院中遙見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語形變不可復識而血肉焦臭令人傷心堅不忍歷觀愍然求出俄而在廟廡下復與神

坐如故問曰欲救同學有得理邪神曰可能爲寫法華經必應得免既而將曙神辭僧入堂旦而廚令覘堅不死怪異之堅去急報前願經寫裝畢齋而就廚宿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問來意以事告之神曰弟子知已師爲寫經始書題目彼已脫免今生人間也然此處不潔不宜安經願師還送入寺中言訖天曉辭訣而去則大業年中也堅居處不恒莫知終畢

隋天台山法智傳

釋法智者不詳何許人也髫年離俗應法升壇松直凌空玉堅絕汙凡百講肆靡不留神晚歲以迴直之

門莫如念佛每謂人曰我聞經言犯一吉羅歷一中劫入于地獄可信又聞經說一稱阿彌陀佛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則未之信人難云何故生大邪見俱是佛言急須念佛久則三昧現前乃於國清寺兜率臺上晝夜精勤念佛忽預辭道俗云生西方去令親識爲吾設齋終日於中夜無疾而化時有金色光明來迎照數百里江上船中謂言天曉遲久方明始知智之往生矣

唐京兆禪定寺慧悟傳

釋慧悟未詳氏族隱太白山中持誦華嚴經服餌松术忽於一時見一居士來云相請居士騰身入空令悟於衣襟中坐攜以飛行至一道場見五百異僧翔空而至悟奄就末行居士語曰師受持華嚴是佛境界何得於小聖下坐遂却引於半千人之上齋訖居士曰本所齋意在師一人雖有五百羅漢來食皆臨時相請耳齋訖遂送還本處有如夢覺即高宗永徽年中也

唐京兆大慈恩寺明慧傳

釋明慧不知何許人也篤默恭己約志彌明耐乎寒餧誓求大乘精進之鎧介躬睡眠之魔退跡是以初

中後夜念誦經行時玄奘三藏在京兆北坊部玉華宮翻大般若經畢麟德元年示滅其夜子時慧旋遶佛堂忽見北方有白虹四道從北亘南橫跨東井直勢貫慈恩塔院歷歷分明慧心怪焉即自念曰昔如來滅度白虹十二道從西貫于太微於是有雙林之滅今有此相將非玉華法師有無常事邪申旦向衆述其所見衆咸怪之至九日凶問至京正符所見慧彌增篤勵老而無懈未知終所

唐太原府崇福寺慧警傳

釋慧警姓張氏祁人也少而聰悟襁褓能言一二親鞠

愛鄰黨號爲奇童屬新譯大雲經經中有懸記女主之文天后感斯聖莂酷重此經晉方三歲有敕其誦通其含嚼紓鬱調致天然也遂徹九重乃詔諷之帝大悅撫其頂勅授紫袈裟一副後因出家氣貌剛介學處堅固充本寺上座拯頓頹綱人皆畏憚或於街陌見二衆失儀片招譏醜必議懲誡斷無寬理後修禪法虛室生白終時已八十餘齡矣九子母院有遺影并賜紫衣存焉

唐太原府崇福寺崇政傳

釋崇政侯姓本府人也幼齡敏達因願出家誦經通一千餘紙者宿歎賞謂之爲經藏焉神氣沈約儀容整麗秀眉廣目挺志高奇雖通羣籍所精者俱舍論相國王公縉躬請政宣講于時談叢發秀美曲流音屬聽無厭雖移辰歷晷謂如食頃焉其剖判尤長無得形似矣代宗皇帝下詔徵爲章信寺大德稱疾不赴終于本院春秋五十八云

唐太原府崇福寺思睿傳

釋思睿姓王氏太原人也夙通禪理復貫律宗慈悲仁讓忤無慍容睿素嬰羸瘵乃立志法筵專祈業上恪勤不懈尋見感徵忽心力勇銳辯猶缾注因誦十輪經日徹數紙翌日倍之後又倍之自爾智刃不可當矣開元中杖錫嵩少問道時義福禪師禪林密緻造難其人一言相入若石投水既飲甘露五載而還趺坐居定日不解膝遠邇擊問求其玄理如堵牆焉春秋六十六卒于所住院

系曰誦經不貴多要在神解慧警三歲通大雲經差爲奇俊崇政終通千紙得力在乎不奉詔赴章信新寺睿公諷徹十輪後咨禪道故經偈云雖誦千章不如一句者如渡溪杖策到岸必捨焉

唐上都青龍寺法朗傳

釋法朗姑蘇人也稟質溫潤約心堅確誦觀音明呪神効屢彰京閼觀光人皆知重龍朔二年城陽公主有疾沈篤尚藥供治無所不至公主乃高宗大帝同母妹也友愛殊厚降杜如晦子荷荷死再行薛瓘既疾綿困有告言朗能持祕呪理病多瘳及召朗至設壇持誦信宿而安賞賚豐渥其錢帛珍寶朗迴爲對面施公主奏請改寺額曰觀音寺以居之此寺本隋靈感寺開皇三年置文帝移都多掘城中陵園塚墓徙葬郊野而置此寺至唐武德四年廢至此更題額朗尋終于此寺焉

唐河東僧衒傳（啓芳 圓果）

釋僧衒并州人也本學該通解行相副年九十六遇道綽禪師著安樂集講觀經始迴心念佛恐壽將終日夜禮佛一千拜念彌陀佛八百萬徧於五年間一心無怠大漸告弟子曰阿彌陀佛來授我香衣觀音勢至行列在前化佛徧滿虛空從此西去純是淨土言訖而終時有啓芳法師圓果法師於藍田縣悟眞寺一夏結契念阿彌陀佛共折一楊枝於觀音手中誓曰若得生佛土者願七日不萎至期鮮翠也又夢在大池內東面有大寶帳乃飛入其中見僧云但專

念佛並生此也又見觀音垂脚而坐啓芳奉足頂戴見一池蓮華彌陀佛從西而來芳問佛曰閻浮衆生依經念佛得生此否佛言勿疑定生我國也且見極樂世界平坦如鑑娑婆世界純是山川音樂寶帳直西而去有一僧名法藏御一大車來迎芳見自身坐百寶蓮華成等正覺釋迦牟尼佛與文殊讚法華經復見三道寶階向西直往第一道階上並是白衣第二階有道俗相參第三階唯有僧也云皆是念佛人往生矣芳果二師躬云已見云

唐荊州白馬寺玄奘傳

釋玄奘江陵人也通大小乘學尤明法華正典別是命家自五十載中日誦七遍曾因淨室焚香感天人來領聽齋講之時徵祥合沓與道俊同被召在京二載景龍三年二月八日孝和帝於林光殿解齋時諸學士大同觀盛集奘等告乞還鄉詔賜御詩諸學士大僚奉和中書令李嶠詩云三乘歸淨域萬騎餞通莊就日離亭近彌天別路長荊南旋杖鉢渭北限津梁何日紆其果重來入帝鄉中書舍人李乂云初日承歸旨秋風起贈言漢珠畱道味江璧返眞源地出南關遠天迴北斗尊寧知一柱觀却啓四禪門更有諸

公詩送此不殫錄奘歸鄉終本寺焉

唐成都府靈池縣蘭若洪正傳（守賢）

釋洪正俗姓常氏未詳何許人也居于岷蜀間蘭若往因有疾所苦沉綿從復平寧發誓恒誦金剛般若經日以二十遍爲準精持靡曠時鄰僧守賢夜坐見二鬼使手操文牒私相謂曰取攝僧洪正一使曰爲其默念般若傍有大奇荷護無計近得又患責限遲延今別得計見有直府東門者姓常又與僧同名復曾爲僧來共你攝去以塞違限也守賢聞之驚異且志其事明日客問門子常洪正已死守賢先持彌陀

經後改業焉洪正後不測其終

系曰寧有同名異實者可互死耶業不可移此可移也與其俗巫晝肖已形言可以代衰厄同也通曰琰摩王或是菩薩以同名善者則捨不善者攝之此或是罪簿條疏正增年壽故得捨旃又其惡器方滿復當終期故斯取也苟以互實而取者行教化焉捨斯之外非常理所能知也已

唐沙門志玄傳

釋志玄者河朔人也攻五天禁呪身衣枲麻布耳行歷州邑不居城市寺宇唯宿郊野林薄玄有意尋訪名迹至絳州夜泊墓林中其夜月色如晝見一狐從林下將髑髏置之於首搖之落者不顧不落者戴之更取芳草蹟葉遮蔽其身逡巡成一嬌嬈女子渾身服素練立于道左微聞東北上有鞍馬行聲女子哀泣悲不自勝少選乘馬郎遇之下馬問之曰娘子野外深更號咷何至於此耶女子掩淚給之曰賤妾家在易水前年爲父母娉與此土張氏爲婦不幸夫壻去載夭亡家事淪薄無所依給二親堂上豈知妾如此孤苦乎有一于此痛割心腑不覺哀而慟矣妾思歸寧其可得乎郎君何怪問之乘馬郎曰將謂娘子

哀慼別事若願還鄉某是易定軍行爲差使迴還易水娘子可乘其麤乘女子乃收淚感謝方欲攀踏次玄從墓林出曰君子此女子非人也狐化也彼曰僧家豈以此相誣莫別欲圖之乎玄曰君不信可小住吾當與君變女子本形玄乃振錫誦胡語數聲其女子還爲狐走而髑髏草葉蔽其身乘馬郎叩頭悔過非師之救幾隨妖死玄凡救物行慈皆此類也

唐鳳翔府開元寺元皎傳

釋元皎靈武人也有志操與衆不羣以持明爲已務天寶末玄宗幸蜀肅皇於靈武訓兵討逆復京師爲物議攸同請帝即位改元至德及二年返轅指扶風帝素憑釋氏擇清尚僧首途若祓除然北土西河所推皎應其選召入受勅旨隨駕仗內赴京尋勅令皎向前發至于鳳翔於開元寺置御藥師道場更擇三七僧六時行道然燈歌唄讃念持經無敢言疲精潔可量也忽於法會內生一叢李樹有四十九莖具事奏聞宣內使驗實帝大驚喜曰此大瑞應四月十八日檢校御藥師道場念誦僧元皎等表賀答勅曰瑞李繁滋國之興兆生在伽藍之內足知覺樹之榮感此殊祥與師同慶皎之持誦功能通感率多此類加

署內供奉焉

唐京師千福寺楚金傳

釋楚金程氏之子本廣平郡今爲京兆之盩厔人也母高氏夜夢諸佛因而妊焉生實法王之子也行素顏玉神和氣清七歲諷法華十八通其義三十構塔日多寶四十入帝夢於九重玄宗覩法名下見金字詰朝使問罔不有乎于時聲騰京輦遂蒙入構塔累級而成有同反掌嘗於擊微悟真捫羅盡趾乃曰此吾棲遁之所遂奏兩寺各建一塔咸以多寶爲名此外吟詠妙經六千餘徧寶樹之下髣髴見於分身靈

山之中依佛龕於三變心無所得舌流甘露瑞鳥金碧棲於手中天樂清泠奏于空際凡諸休應皆不有之乃曰法象王之法駕迴人王之宸聰承明三入揚法六宮后妃長跪於御筵天華分散而不著明皇題額肅宗賜旛蓋榮冠於一時亦庶幾於佛在也以乾元二年七月七日于時右脇示滅焉薪盡火滅雪顏如在照乎上生於安養之國矣春秋六十二法臘三十七天子憫焉中使弔焉勑驃騎大將軍朱光輝監護即以其法葬于城西龍首原法華蘭若塔之初金發年寫法華經不衣縑繒寒加艾納而已弟子慧空

法岸浩然皆體象王之子也紫閣峯草堂寺飛錫碑文吳通微書至貞元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左街功德使開府邠國公竇文場奏千福寺先師楚金是臣和尚於天寶初爲國建多寶塔置法華道場經今六十餘祀僧等六時禮念經聲不斷以歷四朝未蒙旌德勑謚大圓禪師矣

唐台州湧泉寺懷玉傳

釋懷玉姓高丹丘人也執持律法名節峭然一食長坐蚤虱恣生唯一布衣行懺悔之法課其一日念彌陀佛五萬口通誦彌陀經三十萬卷至天寶元年六

月九日俄見西方聖像數若恒沙有一人擎白銀臺從窗而入玉云我合得金臺銀臺却出玉倍虔志後空聲報云頭上已有光暈矣請跏趺結彌陀佛印時佛光充室玉手約人退曰莫觸此光明至十三日丑時再有白毫光現聖衆滿空玉云若聞異香我報將盡弟子慧命問師今往何刹玉以偈云清淨皎潔無塵垢蓮華化生爲父母我修道來經十劫出示閻浮厭衆苦一生苦行超十劫永離娑婆歸淨土玉說偈已香氣盈空海衆徧滿見阿彌陀佛觀音勢至身紫金色共御金剛臺來迎玉含笑而終肉身現在後有

讚云我師一念登初地佛國笙歌兩度來唯有門前古槐樹枝低只爲挂銀臺一云是台州刺史段懷然詩也

唐兗州泰嶽大行傳

釋大行齊州人也後入泰山結草爲衣採木而食行法華三昧感普賢現身行自歎曰命且無常必歸磨滅未知來世何處受生遂入藏内信手探經乃獲西方聖教遂專心思念阿彌陀佛三七日間於半夜時忽覩瑠璃地心眼洞明見十方佛猶如明鏡中像後時詔行入内宮覲於御殿勅賜號常精進菩薩受開國公乃示微疾右脇而終葬後開棺見儀貌如生異香芬郁焉

唐洛陽廣愛寺亡名傳

釋亡名滎陽人也居止洛中廣愛寺以精習毗尼與防戒法避其譏醜罕有缺然上元中東歸寧省路及滎陽道宿于逆旅方解囊脫屨欲漉水盥塵次有僧至頗見貌剛而率略與律師並房安置其後到僧謂主人曰貧道遠來疲頓餧乏主人有美酒酤滿甕粟肉買半肩物至酬直無至遲也主人遽依請辦僧飲啖之都無孑遺其律師呵之曰身披法服對俗士恣

行飲啖不知慙赧其僧不荅初夜索水盥漱端身趺坐緩發梵音誦華嚴經初舉題目次言如是我聞已下其僧口角兩發金色光聞者垂泣見者歎嗟律師亦生羨慕竊自念言彼酒肉僧乃能誦斯大經比至三更猶聞誦經聲聲不絕四帙欲滿口中光明轉更增熾徧於庭宇透於窻隙照明兩房律師初不知是光而云彼客何不息燈損主人油燼律師因起如廁方窺見金色光明自僧之口兩角而出誦至五帙已上其光漸收却入僧口夜將五更誦終六帙僧乃却臥須臾天明律師涕泣而來五體投地求哀懺過輕謗賢聖之罪律師喜遇異人後加勤苦卒成高名莫知終地

唐成都府雄俊傳

釋雄俊俗姓周成都人也善講說無戒行所受檀信非法而用且多狡詐唯事疎狂又經反初服入軍壘而因逃難還入緇行大曆中暴亡入冥見王者訶責畢引入獄去俊抗聲大呼曰雄俊儻入地獄三世諸佛卽成妄語矣俊讀觀經下品下生者造五逆罪臨終十念尚得往生俊雖造罪不犯五逆若論念佛莫知其數佛語若有可信㬥死却合得迴與雄俊傳語

云若見城中道俗告之我已得往生西方言畢承寳
臺直西而去
系曰一念憶識自身稱佛名不少垂入獄而還返者
以强善心而轉弱惡故是故行人須知口誦莫如心
持往生淺力當如是學也俊語流出民間必死者重
蘇傳此語也

唐吉州龍興寺三刀法師傳

釋三刀法師者本姓曹廬陵人也天然之性嗜於蔬
食羇貫成童志願出家于時自江以西從安史之亂
南方不寧多事土扶故强兼弱兵革未休大曆七年

十一月廣州呂大夫被翻城奔洪州路訶恭牒吉州
刺史劉寧徵兵三千人同收番禺法師舊名伯連其
爲人也强渥而貌惡且心循良恒持誦金剛經以爲
盛經佩之于身誓不婚娶然不揚此善于他惟寄行
愈至無何被括爲軍呈閱之時又選充行營小將非
其所好遂云命焉時徵兵頗急牒諸處要害捕逐於
本州洋口擒送劉寧令於朱木橋處死三下刃俱折
劉怪問之遂言素志捨家恒持經法如斯怯懦恐衂
軍威是以云耳問經何在曰被獲時遺墜遂令搜取
果數百步外得之竹筒有刃痕而幾絕劉拱手稱歎

久之乃縱其爲僧奏聞勑下本道號三刀法師配本
郡龍興寺後加精進卒于住所

唐湖州法華寺大光傳

釋大光俗姓唐氏生于邑之安吉也母梅氏寄孕而
夢協靈祥在娠乃惡葷臭焉既誕能言不爲戲弄未
齓之歲思求佛乘矣願念法華三月通貫經聲一發
頭鄙華心及遂出家而尋登戒西遊京邑朝見肅宗
帝召對禁中拱而歎曰昔夢吳僧口持大乘五光隨
發音容宛若適朕願兮因賜名大光屬帝降誕節齋
于定國寺因賜墨詔許天下名寺意往者住持令中

官趙溫送于千福寺住持經道場其誦經作吳音遼
邈通於聖聽帝甚異其事令中官而宣諭焉後居藍
田精舍先期而寺僧夢天童來降曰大光經聲通于
有頂光一日宴坐自見神手從天而下撫其心乃憶
先達抱玉大師嘗誌斯言令高其法音當有神之輔
冀又別夕夢神僧乳見於心命光口吮自爾功力顯
暢形神不勞又尋山探幽偶墜窮谷龍泉莫測淪溺
其間心靈了然都無惑亂因思本經多寶塔爲誠願
持此支品十萬遍恍然奮身脫泉若有神捧焉後詔
住資聖寺此寺趙國公長孫無忌宅龍朔二年爲文

德皇后追福造長安七年遭火蕩盡唯於灰中得數部經不損一字以事奏聞百姓捨施數日之閒已盈鉅萬遂再造其寺光覽此經倍加精進後以偏感有親在吳未答慈力表乞歸省香詔旨未允遂生有妄之疾策蹇强力將投于淵驢伏不前羣烏拂頂心既曉覺疾亦隨瘳乃以經頂荷行道忽有詔許還既止烏程構營寶塔日持華偈成報往願焉永泰元年浙西廉使韋元甫表請光為六郡別勑道場持念之首大曆癸丑歲顔魯公眞卿領郡相國李紳父為烏程宰紳未碁歲乳病暴作而不啼不鑒者七辰召光至命乳母洗滌焚香乃朗諷經分別功德品遂超牀而坐拱手開眸光授飲杯水令强乳哺之疾乃徐愈光笑而謂曰汝何顧返之遲速乎因以光名易紳小字貞元中紳重遊雲上泊舟之次光早遲竚于溪側而笑言戲撫之若稚孺焉後紳刺于吳興飲醉于館光引宿於道場夜分將醒白光滿室朗然若晝往覘光公宴坐梵音方作光起面門如開毫相經音向息光色隨斂紳歸京相辭光曰汝得徑山之言吾則無以為諭行矣自愛去留有時他日位處廟堂以教法為外護乎永貞元年十二月朏月既夕示滅于持經道

場歎哭烏墜山木驚振異香芬馥信宿不消刺史顔防深愴悼之光一納四十歲無浣濯而戒香鬱然一飯七十載徵驗絕多故相李公紳素於空門寡信頗規僧過而敦重光公自著碑題云墨詔持經大德神異碑銘布衣楊夔書云

唐荊州天崇寺智燈傳

釋智燈不知何許人也矜莊已行嚴厲時中守護戒科恒持金剛般若勤不知倦貞元中遇疾而死弟子啓手猶熱不即入木經七日還蘇云初見冥中若王者以念經故合掌降階因問訊曰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勉出生死因問人閒衆僧中後食薑茲仁為藥食還是已否曰此大違本教燈報云律中有正非正開遮之條如何王曰此乃後人加之非佛意也遠近聞之渚宮僧至有中後無有飲水者

系曰小乘尚開食五淨物薑茲非五穀正食也疑其冥官因機垂誡嫌于時比丘太慢戒法故此嚴警開制實諸佛常法也非後人之加釀焉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音釋

焜煌（焜胡本切煌胡光切焜煌光耀也）　餒（奴罪切餧也）　襁褓（襁居兩切褓博抱切）

[illegible]瓶小兒瓶也 儞 女氏切汝也 枲 胥里切麻有子曰枲 艿 音仍舊草不芟新草又生曰艿 紿 徒亥切詐也 輐 五元切斬也 祓 敷勿切禳除也 盩厔 盩張流切厔職日切盩厔縣名 聡 音參頗也 縑 古嫌切絹也 暈 王問切 霅 直甲切 晛 [illegible]切視也 薏 於記切 苡 余止切薏苡草名

浮度居士吳用先施貲刻
宋高僧傳第二十四卷　計六千三百五十六
該銀二兩一錢八分
武林釋寂瑫對　長洲徐普書　句容翁繼德刻
萬曆辛亥歲仲秋月徑山寂照庵識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讀誦篇第八之二 正傳二十一人 附見五人

唐并州石壁寺明度傳

釋明度未知何許人也經論步學三業恪勤誦金剛般若資為淨分慈濟為心迨貞觀末有鴿巢于屋楹乳養二雛度每以餘粥就巢哺之復呪之曰乘我經力羽翼速成忽早學飛墮地俱殞度乃瘞之旬餘夢二小兒曰兒等本受卵生小類蒙上人為養育誦持

迴向今轉生人道距此寺東十里間某家是也度默誌之至十月滿往訪此家男婦果孿生二子入視之數日遂呼曰鴿兒一時迴頭應諾歲餘能言皆得成長度未知終所

唐梓州慧義寺清虛傳

釋清虛姓唐氏梓州人也立性剛決桀黠難防忽迴心長誦金剛般若三業偕齊無有懈怠嘗於山林持誦有七鹿馴擾若傾聽焉聲息而去又鄰居失火連甍灰燼唯虛之屋颷燄飛過略無焦灼長安二年獨遊藍田悟真寺上方北院精舍無井泉人力不及遠取

於澗挈缾荷甕運致極勞時華嚴大師法藏聞虔持經靈驗乃請祈泉即入彌勒閣內焚香經聲纔旦者三忽心中似見三玉女在閣西北山腹以刀子剜地隨便有水虔歎記其處遂趨起掘之果獲甘泉用之不竭四年從少林寺坐夏山頂有一佛室甚寬敞人無敢到者云鬼神居宅焉嘗有律師恃其戒行夜往念律見一巨人以矛刺之狼狽下山逡巡氣絕又持火頭金剛呪僧恃所宗重衆謂之曰君呪力無雙能宿彼否曰斯焉足懼於是賷香火入坐持呪俄而神出以手擘足投之澗下七日不語精神昏倒虔聞之曰下趣鬼物敢爾即往彼如常誦經夜聞堂東有聲甚厲即念十一面觀音呪又聞堂中似有兩牛鬬佛像皆振呪既亡效還持本經一契怗然相次影響皆絕自此居者無患神遂移去神龍二年準詔入內祈雨絕二七日雪降中宗以為未濟特望令就寺更祈請即於佛殿內精禱并煉一指纔及一宵雨周千里指復如舊纔還大水寺屋皆墊溺其院無苦若無涉没凡諸異驗皆如此也

唐睦州烏龍山淨土道場少康傳

釋少康俗姓周縉雲仙都山人也母羅氏因夢遊鼎

湖峯得玉女手捧青蓮授曰此華吉祥寄於汝所後生貴子切當保惜及生康之日青光滿室香似芙蕖迨綳褓之年眼碧唇朱齒得佛之一相恒端坐含笑時鄉中善相人也目之此子將相之才不語吾弗知也年甫七歲抱入靈山寺中佛生日禮聖容母問康曰識否忽發言云釋迦牟尼佛聞皆怪之蓋生來不言語也由是父母捨其出家年十有五所誦之經已終五部於越州嘉祥寺受戒便就伊寺學毗尼五夏之後往上元龍興寺聽華嚴經瑜伽論貞元初至于洛京白馬寺殿見物放光遂探取為何經法乃善導行西方化導文也康見歡喜呪之曰我若與淨土有緣惟此軸文斯光再現所誓纔終果重閃爍中有化佛菩薩無筭遂之長安善導影堂內乞願見善導真像化為佛身謂康曰汝依吾施設利樂衆生同生安養康如有所證南至江陵果願寺遇一法師謂康曰汝欲化人徑往新定緣在於彼言訖不見止有香光望西而去泊到睦郡入城乞食得錢誘掖小兒能念阿彌陀佛一聲即付一錢後經月餘孩孺蜂慕念佛多者即給錢如是一年凡男女見康則云阿彌陀佛遂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聚人午夜行道

唱讃二十四契稱揚淨邦每遇齋日雲集所化三千
許人登座令男女弟子望康面門即高聲唱阿彌陀
佛佛從口出連誦十聲十佛若連珠狀告曰汝見佛
身即得往生以貞元二十一年十月示衆囑累止勸
急修淨土言畢跏趺身放光明而逝天色斗變狂風
四起百鳥悲鳴烏龍山也一時變白今墳塔存于州
東臺子巖歲久唯餘方石石傍之土相傳療疾州民
凡嬰衆病悉焚香取土隨服多差石之四隅若車轍
焉漢乾祐三年天台山德韶禪師重建其塔至今高
敞時號後善導焉

系曰康所述偈讃皆附會鄭衞之聲變體而作非哀
非樂不怨不怒得處中曲韻譬猶善醫以餳蜜塗逆
口之藥誘嬰兒之入口耳苟非大權入假何能運此
方便度無極者乎唱佛佛形從口而出善導同此作
佛事故非小緣哉

唐江州開元寺法正傳會宗

釋法正不知何許人也寬曠其懷慎修厥行司辰于
三業御史于六根以其日諷金剛般若三七過執持
恭恪罔或云懈長慶初得疾暴終云脩至幽冥引見
王者問曰師生平蓺何福田獲何善果正以誦經爲
對王乃揖上殿令登繡座請誦七通王以下侍衞靡
不合掌階下拷掠搒擊論怨寂若無聲念畢後遣一
人引正令還人間王降階揖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
在世勿廢誦持隨吏行數里至一巨坑俾正俯窺爲
吏推墮若隕空焉㸌然蘇起初正死唯面不寒起述
其事變心遷善者不一正後年登八十餘卒于住寺
次荊州功安縣釋會宗俗姓蔡初泛爾爲僧別無他
技忽經中蠱病乃骨立因苦發心志誦金剛般若經
以待盡爾至五十過夢有人令開口喉中引出髮十
餘莖其夜又有夢吐蛭長一寸月餘因此遂愈當長

慶初也荊山僧行觀見其事宗不測終所

唐京兆大興善寺守素傳

釋守素者立性高邁與羣不同居京興善寺恒以誦
持爲急務其院幽僻庭有青桐四株皆素之手植元
和中卿相多遊此院青桐至夏中無何發汗頗汙人
衣如輠脂焉而不可浣時相國鄭公絪嘗與丞郎數
人避暑且惡其滴瀝謂素曰弟子爲師伐此樹各植
一松可乎及暮素戲呪之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
汗之淋瀝爲人所惡同惡木之不可休其下也來歲
若然我必薪之自爾絕蹤矣素誓不出院誦法華經

三萬七千部夜恒有犵子馴擾來聽經齋時則烏鵲就掌取食他僧以食誘擧羽皆驚噪而逝長慶初有僧玄幽題此院云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當時以爲住句也素之終代罔得詳焉

系曰剌漆樹者恒患其少滴愛故難求斬椒樹者患其多辛惡之易得嗟爾青桐發汗世所罕聞及乎素公詆呵明年絕跡豈有出家弟子不如其無情樹木乎既不能爲漆與物隔其汙爲椒與食加其味乎苟認師友之彈呵取今完淨傳曰過則勿憚改本教則悔罪清淨如本無異思之

唐幽州華巖和尚傳

釋華嚴和尚不知名氏居在幽州城北恒持華嚴經以爲淨業時號之全取經題呼召耳其所誦時一城皆聞之如在庭廡之下萬歲通天年中韓國公張仁愿之爲幽州都督也夜聞經聲品次歷歷然及爾晨興謂夫人曰昨宵城北道人諷誦若在衙署前也還聞已否夫人曰是何地遠可得聞乎張君曰如其不信可各遣小豎走馬往覆之果無差謬張君請召入城及相見謂張君曰有願胡不報乎答曰現造袈裟五百緣布施羅漢去華嚴曰勿去餘處但送往州西

馬鞍山竹林寺内施僧及遣使賫香衣物登佛龕山已去見竹林寺且無蹤跡如是深入陟高山見一翁問之曰且隨吾來倏覩雲開寺現景物非凡世所有入寺散袈裟畢而少二人彼老宿曰可齎還二分一與張仁愿一與華嚴和尚自此方知華嚴和尚是竹林聖寺中來使留一宿出已經年行化既久及終坐亡肉身不萎敗范陽之人多往乞願時有徵應塔近因兵革而廢矣

系曰一口宣誦何能入遠近人人耳耶通曰近則若願持經善法力故遠則一音演說隨類聞解其人是聖寺員位斷可知矣

唐河中府栢梯山文照傳

釋文照不知何許人也本敦朴遲訥之人耳然見佛像則忻懌一旦詣栢梯寺禮雲延法師晝影出家專念諸經罔知詮顯常憤受性昏濁忽若假寐見雲延法師身長一丈目光四射謂照曰爾所欲者吾安能致之吾有聰明經一卷求之於彼必謹而持取感應若俯拾地芥耳卽袖中出以授之則金剛般若也登卽執讀七過而便熟諳經猶在目然後念通無滯如久習焉其喉舌間曲折浮沈尋變入節非常調也自

此聰敏日新辯給在口時謂爲觀音附麗于厥躬也且曰我師是周隋國師凡所纂集義疏必乗衆而神授我無愧爲資矣

唐陜府法照傳

釋法照不知何許人也立行多輕率遊方不恒長慶元年入逆旅避雨邊巡轉甚泥淖過中時乞食不得乃咄遣童子買蔬肉煮夾胡餅數枚纔食略盡且無恥愧旁若無人客皆詬罵少年有欲毆者照殊不答至夜念金剛經本無脂燭一室盡明異香充滿凡二十一客皆來禮拜謝過各施衣物照踞坐若無所覩

後不知終所

唐蘄州廣濟縣清著禪院慧普傳

釋慧普姓宋本郡蘄水人也性地踈朗敏利桀然既奉尸羅冰雪任操元和十二年樂廣濟山秀地靈顧棲于此始誦大涅槃經歷稔彌年卒通四十二卷聞者憮然曰四秩大經若爲溫習非揣量而可庶幾乎或疑其妄言徹部有亂次舉品題以試驗之且無澀滯少遲緩之無不弭伏普亦不戒意躬刀耕火種趣足而已卉服布裘度其伏臘日夜經聲不絕如是涉三十載邑人學者莫不推重增修院宇以大中三

年冬無疾集衆告違跏趺坐終儼若凝思弟子以香泥纒飾遷于山椒塔中號涅槃焉于今香火不絕

唐今東京客僧傳

亡名長慶中自遠而至狀輒麤暴見寺中淨人咄曰與吾將錢沽酒寺僧見之怒其勿遮戒檢辱我僧坊其何以堪遂奪其餅擊寺外栢樹餅則鏗然已碎其酒凝滯不流著樹如綠玉焉搖之不散嗅之無異寺僧驚怪顧客何爲客曰某常持金剛般若須頁飲此物一杯則諷吟瀏亮率以爲常非此不可上人勿怪寺僧遲迴之際倏然其容將器就樹盛之其酒盡落

器中略無孑遺觀者如堵奄然流歿斯須器隳而酣暢不知其僧往復何所

唐上都大溫國寺靈幽傳

釋靈幽不知何許人也僻靜淳直誦習惟勤偶疾暴終杳歸冥府引之見王問修何業答曰貧道素持金剛般若已有年矣王合掌屢稱善哉俾令諷誦幽吮脣播舌章段分明念畢王曰未盡善矣何耶勘少一節文何貫華之線斷乎師壽命雖盡且放還人間十年要勸一切人受持斯典如其真本即在濠州鍾離寺石碑上如是已經七日而蘇幽遂奏奉勑令寫此

經眞本添其句讀在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之後是也
系曰春秋夏五不敢輕加佛教宜然無妄釀矣通曰
靈幽獲鍾離寺石經符合無苦如道明所添糅使人
疑豫必招詐僞率易改張稱有冥告誡之哉

唐荊州法性寺惟恭傳（靈歸）

釋惟恭不詳何許人也少孺出俗于法性寺好尚偏
下多狎非法之友雖弄僧行猶勤持誦金剛般若罕
離脣齒酒徒博侶交集門庭虛誑云爲曾無廉恥後
遇病且死同寺有靈歸其跡相類號爲一寺二害也
歸偶出去寺一里所逢六七人少年甚都衣服鮮潔

各執樂器如龜茲部問靈歸曰惟恭上人何在歸即
語其處疑其寺行香樂佛也及曉迴入寺聞鐘聲云
恭卒所見者乃天樂耳蓋承經力必生淨刹亦以其
跡勉靈歸也歸感悟折節緇門崇重終成高邁焉

唐明州德潤寺遂端傳

釋遂端姓張不知何從而來德潤寺求師其爲人也
質直清粹不妄交遊師授法華經誦猶宿構人皆駭
歎至乎老齒勤而無懈十二時間恒諷不輟咸通二
年忽結跏趺坐而化須臾口中出青色蓮華七莖遠
近奔走皆至觀禮邑人同心造龕窆於東山之下二
十餘年墳塋屢屢光發後開視之形質如生衆迎還
寺漆紵飾之今號眞身院存焉伊寺者吳太子太傅
都鄉侯闞澤書堂後捨爲伽藍其題額取澤字也（今普齊寺是也）
系曰端終口出優曇鉢華是乎聞諸輪王出世海中
道上方生是華今像末豈有是邪通曰爲感其人而
應則不可以時拘也譬猶麟非中國之物感明王而
至同也

唐越州諸暨保壽院神智傳

釋神智婺州義烏人也俗姓力力氏之先黃帝臣牧

之後漢有魯郡相力歸因官居焉遂爲暨人也祖考
皆田畯而以朴素相沿智少有貞操懇樂捨家就雲
門寺惟孝爲師年十二一食斷中持大悲心咒應法
登戒峻厲恪勤俄屬會昌滅法智形服雖殊誓重爲
僧磨不磷而涅不淄于時見矣大中初年復道巡遊
暨陽考于禪室且曰暨廷之魚潛于藪澤宜哉此處
吾之藪澤也恒咒水盃以救百疾飲之多差百姓相
率日給無算號大悲和尚焉大中中入京兆時昇平
相國裴公休預夢智來迨乎相見欣然相國女郎鬼
神所被智持咒七日平復遂奏請院額曰大中聖壽

仍賜左神策軍鐘一口天后繡幡藏經五千卷裴君
爲青殿額智以光啓丙午歲十二月終于東白山春
秋六十八法臘四十八遷座歸暨陽南山入塔焉

梁揚州禪智寺從審傳

釋從審不詳氏族幼入江都禪智寺捨家誦經數萬
餘言其寺即隋煬帝之故宮也咸通五年受具戒於
燕臺奉福寺律席經筵徧知肯綮後併三衣成五納
諸名山勝槩無不遊覽末歸淮甸推爲僧首五六年
間一皆嚴肅然恒誦淨名經未懈日計以貞明二年
三月十八日構疾迨十九日禺中微息而終顏貌如

常恭毗獲舍利三十粒堅明通鍛無耗壘石爲墳筠
源沙門靈護述墳銘云

梁溫州大雲寺鴻楚傳

釋鴻楚字方外姓唐氏永嘉人也生而符彩且異群
兒及甫髫齡器度宏曠楚之外昆弟皆出俗越之龍
宮伽藍遂祈二親亦願隨往納踈魚脫籠揭鶴飛杜
若殖于蘭洲新繒染于絳色互相切直誦習彌通年
二十三方升上品無作及廻本郡時州將朱褒知其
名節欽揖愈勤唐大順中以城南有廢大雲寺荒蕪
表聞昭宗欽重締構帝俞其請於是百工俱作楚躬

主之施利程功不懈于素而講經禮像無相奪倫武
肅王錢氏乾化初年於杭州龍興寺開度戒壇召楚
足臨壇員數因奏薦梁太祖賜紫衣并號固讓弗聽
終不披著自言凉德何稱法門命數之服時詩人鄭
說南遊訪鴻靜法師邂逅與楚會體知高行村詩贈
楚云架上紫衣閑不著案頭金字坐長看楚覺慈人
未嘗見其慍色神氣清爽肤順豐下且皤其腹目不
邪視顧必廻身世俗之言不輕掉舌所講法華經計
五十許座一日楚之講堂中忽生蓮華重樹複葉香
氣芬苓以長興三年壬辰六月五日無疾而化俗齡

七十五法臘五十二道俗孺慕其年遷塔于慈雲右
岡焉楚講貫外深夜行道誦經將逝夕燈光忽暗經
聲絕微告門人曰勞爾給使吾將往矣其所卧之榻
中先有白蛇其大若肱恒同卧處長誡童侍無妄驚
撓生常撰上生經鈔刺血寫法華經一部至今永嘉
人謂爲僧寶中異寶焉

後唐溫州小松山鴻莒傳

釋鴻莒姓唐氏永嘉人也早出家于越州龍宮寺始
則誦法華經全部得度爽足往趨長安學律因讀化
度寺碑時有舉人旁聽見莒目瞻多行異之知能背

碑請莒誦之儒生覆其文了無一悞又和尚去崇聖
寺亦然而多强記輩流所推言歸故鄉請受二衆依
止其細行也生來未甞叱其狸犬豈況諸餘乎然晝
夜行道誦經有鬼神扶衛或爲然燭或代添香皆鬼
物也天成三年戊子水潦之後報之以大旱民荐饑
饉有强盜入其室莒待之若賓客躬作粥飯飼之曰
徐徐去山深無人汝曹爲天災所困耳盜者拜受而
去弟子中欲襲其不備莒曰非我弟子我捨此永入
深山矣諸子罷輕襲之意長興癸巳歲中恬然無疾
跏趺儼然長逝至三更手敲龕門者三弟子哭泣啓

關云吾告汝等與吾換新衣裳緣佛土諸上善人嫌
吾服章不淨易畢便終七日頂暖時院中有巨犬三
能猛噬遷塔日隨人馴狎時山中麕鹿飛鳥相㕘犬
無摯猛獸不驚奔葬後有虎繞墳嗥叫其感物之情
如是有弟鴻楚並高行爲時所重

後唐鳳翔府道賢傳

釋道賢不知何許人也持諷孔雀王經以爲日計末
則受瑜伽灌頂法持明之功愈多徵應甞夜夢佛携
賢行步步蹈履濃雲若乘剛焉每行不知幾百里而
指之曰此摩竭陀國此占波國南印度西印度迦濕

彌羅等國且行且記喜躍不勝及寤覺冥解五天梵
音悉曇語言時西域僧到岐下悉嶺北諸胡僧往往
僞稱五印人賢以一接語言先斥之曰汝是某國人
北戎南梵無敢紿之隴坻道俗皆禀承密藏號阿闍
黎也迨長興末明宗晏駕立從厚爲帝鳳翔清泰不
恭其命遣王思同帥師伐之清泰乃嬰城自守清泰
問賢曰危甚矣如何對曰召賓八郎可逆知勝負也
清泰出乘城撫衆其賓八介甲持戈來馬前作迎鬭
之狀跳躍已解甲投戈而走賢曰此外敵必降之象
也果如斯說清泰乃擁兵而東召賢俱行入洛即帝

位敕改元曰清泰賢奏曰年號不佳何邪水清石見
至二年勑移并州晉高祖爲天平軍乃阻兵自固潛
連契丹長驅入洛清泰自焚果石見之應矣晉兵未
至賢先終于洛今兩京傳大教者皆法孫之曾玄矣
賓八郎者岐人也家且富焉自荷器灊水言語不常
唯散髮披衣狂走與李順興相類或遇牛驢車必撫
掌而笑迨死焚之火聚中盡化金色胡蝶而飛去或
手掬衣扇行之歸家供養焉

漢江州廬山若虛傳 僧亡名

釋若虛隱于廬山數年持經不出石室江南國王李

氏欽尚其道累徵終不降就唯言老僧無能寧釗王
老歸心若更相呼寘入深山矣或衣物則避讓否則
受之以乾祐中盛夏坐終身不沮壞今溢城人供養
龍湘馬又潭州釋元名恒誦法華經口無他語長沙
文昭王馬氏特加禮重召入天策府湘西院供養然
其語尋詭異堪驚一旦召知佛殿僧令急粲掠佛像
各就兩廂僧皆謂爲狂發相目而笑舉止極甚忽切
須臾自入正殿內據佛座而坐奄然而化舉州道俗
爭禮焚香漢乾祐中也

周會稽郡大善寺行瑫傳

釋行瑫姓陳氏湖州長城人也考曰艮母陶氏鍾愛
之心與諸子異然其敏利又於羣童傑然而出父母
多途擬其出家之志終弗能禁唐天祐二年依光遠
師求于剃染年十有二誦法華經月奇五辰而畢軸
次維摩經盡如道安朝請經而暮納本焉尋於餘杭
龍興寺受滿足戒遂往金華雙林寺習新傳南山律
鈔弭節服膺流輩推揖常食時至以不粲之米與菜
茹投小鼎中雜煮而食此外斷無重味義解之心理
勞破木都無難色嘗謂人曰所好甚者不見他物之
可好吾之好也樂且無荒也後唐天成中寓于越樂

若耶山水披覽大藏教服枲麻之衣慕道俗置看經
道場於寺之西北隅構樓閣堂宇蔚成別院供四方
僧曾無匱乏以顯德三年壬子秋七月示疾終于此
院報齡六十二法臘四十四瑫性剛正無面諛無背
憎足不趨豪貴之門囊不畜盈餘之物房無閉戶口
無雜言亦覽羣書旁探經論慨其郭迻音義疏略慧
琳音義不傳遂述大藏經音疏五百許卷今行于江
浙左右僧坊然其短者不宜稱疏若言疏可以疏通
一藏經瑫便過慈恩百本幾倍矣其恥介持律古之
高邁也矣

宋東京開寶寺守貞傳

釋守貞永興萬年人也俗姓紀漢許帝信之鴻緒乃
祖乃父素履貞吉奕葉孝行充塞閭里故鄉人美其
孝爲遂目之曰紀丁蘭也貞即其後矣洎黃冠于紀
傳宗蒙塵輦駕避鋒而西幸咸鎬失守而沒賊因而
徙家居于蜀矣及冠也偶遊聖壽寺見修進律師行
出物表語越常度乃解帶卸冠北面而事之七支既
備先謁從朗師學起信論次依性光師傳法界觀後
禮演祕闍梨授瑜伽教竝得心要咸盡指歸自明達
諸法宣暢妙典四十年間略無怠矣而賜號曰昭信

馬講起信及法界觀共七十餘遍皆以燈傳燈用器授器嗣乎法者二十許人開灌頂道場五遍約度僧尼士庶三千餘人開水陸道場二十遍常五更輪結文殊五髻教法至夜二更輪西方無量壽教法稱阿彌陀尊號修念佛三昧期生淨域一日謂弟子緣遇曰如來不云出息不保入息吾之壽也幸矣汝之年也耄矣今欲順俗從世預設二塔其可得乎緣遇稽首而對曰廣度長老捨院之右地請建塔者有年矣今大師屬其意長老致其美因緣冥契安可而止於是鳩工而營之自十月琢磨至來一月徹績以開寶四年秋八月九日命衆念佛佛聲既久令止奄然而歸寂俗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三其月二十一日焚葬於北永泰門外智度院側其獲舍利光潤各將供養之次沙彌彌伽者于闐國人也專誦華嚴經會無間息聖曆年中天帝釋請迎伽上天誦持乃曰每被阿脩羅見擾故屈師來請為誦宣華嚴經以禳彼敵遂陞座朗諷是經時修羅軍衆聞經乃現威神一時而化去又沙彌道蔭常念金剛經寶曆初因他出夜歸虎暴中路忽遇哮吼跳擲于前蔭知不免乃閉目而坐唯默念是經心期救護虎遂伏草守之達曙村人

來往乃視虎其蹲處涎流於地焉蔭後持誦益加高行矣

論曰入道之要三慧為門若取聞持勿過讀誦者矣何耶始惟據本本立則道生次則捨詮詮留則月失比為指天遊之桂影而還認馬上之鞭鞘如此滯拘去道彌遠然則機有新發跡或乍移須令廣覽多聞復次背文而唱在乎品位先號法師故經云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如法修行是也原夫經傳震旦夾譯漢庭北則竺蘭始直聲而宣剖南惟僧會揚曲韻以諷通爾乃月氏之生會則康居之族兩家左右二見否臧無為冰上之狐免問堠傍之路通曰西竺僧持部類行事不同或執親從佛聞更難推華或稱我宗自許多決派流或直調而質平或歌聲而巧矣致令傳授各競師資此是彼非我真他謬終年矛盾未有罷期故有若美一期之唄暱誦三契之伽陀感車馬而不行動人天之共聽此曲折聲之效也若乃盤特少句薄拘短章止憂忘以鼓脣胡暇巧而揚舌猶登中聖或致感徵此直置聲之驗也今以一言徵之但有感動龍神能生物善者為讀誦之正音也或曰常聞光音天之語言則是梵音未委那為梵音邪請狀貌

以示之通曰諸陀羅尼則梵語也唄匿之聲則梵音也或曰如天下言音令人樂聞者與襄陽人爲較準彼漢音也音附語言謂之漢音漢語則知語與音別所言唄匿者是梵音如此方歌謳之調歟且梵音急疾而言則表詮也分曉舒徐引曳則唄匿也或曰此只合是西域僧傳授何以陳思王與齊太宰檢經示沙門耶通曰此二王先已熟天竺曲韻故聞山響及經偈乃有傳授之說也今之歌讚附麗淫哇之曲蕩瀁之音加醲壞辭包藏畬呪數爲梵奏此實新聲也如今啓夾或曰開題秪知逐句隨行挪辨貝經僞造

豈分支品未鑒別生能顯既知所詮須體當聞捨筏適足歸宗達其阿字之門圖其法身之體此讀誦之至也其有難通帝字多遊族家急令口誦於一經且爲身忝於五衆賴能暗誦免呼粥飯之僧如偶澄清綴裏歸家之愧或曰國朝度戒何責經乎豈不聞羯磨之辭止云年滿衣鉢具足不言念經爲增上緣耶通曰此滅法無知之徒言耳上根感戒果證相隨何以經紙數考試耶脫捨下根之誦持入法止關其白丁矣南山大師云纔登解髮便須通覽又後周初多度僧尼勑靈藏銓品行業若講若誦卷部衆多隨有

文義莫不周鑑時共測量通經了意最爲第一此乃精選誦經通義爲入道之階漸也不見此文深爲痛惜梁傳目此爲經師宜師不沿而華號爲讀誦今采諸師從唐至宋取其多善宗歸乎高則有感神宿廟度苦因經法智往生感金光之照野明慧行道占虹氣之貫天或受請居羅漢之前或持明救城陽之疾得御詩之餞送見勢至之來迎使者攝而不能妖狐媚而自變猗歟元皎致李樹之叢生煒爾楚金感帝王之入夢圓光在頂三昧現前遇誦華嚴放金光於口角後遊地獄乘寶座於西方三刀斷勢傷於竹筒

千福經聲入於帝耳證返不飡於薏苡康聲無斷於連珠或齊齡於三十許年或差蠱於數十莖髮或經音徧於燕壘或本足在於鐘離或樂象龜茲或口開菡萏或鬼神避呪或陸地生蓮或夢華香而悉解梵音或坐佛座而便歸圓寂如斯上德若卍法師殖壁隨方貫華有次身爲金鼓擊之成懺悔之音口若玉簫吹之出神仙之曲因依相授徙倚獨宜可謂皮裏法華足行經藏俾法音之不斷善付三乘皆成佛之無餘還宜入辯者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望吾曹無忘取則於此焉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音釋

擥[illegible] 墊都念切溺也 綳[illegible] 餳徐盈切[illegible]
頳[illegible] 憮[illegible] 輠[illegible] 豩[illegible] 狢[illegible] 瓻[illegible]
[illegible]

不肖下 樹也 焯之藥切明也

[illegible]渡居士吳用先施貲刻
宋高僧傳第二十五卷　計八千乙百七十
字該銀四兩零八分
宜城釋元鏡對　長洲徐普書　句容[illegible]刻
萬曆辛亥歲仲秋月徑山寂照庵識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　勅撰

興福篇第九之一 正傳十四人 附見二人

周京師法成傳

釋法成本姓王名守愼官至監察御史屬天后猜貳信酷吏羅織乃避法官乞出家爲僧苦節勤於化導聲發響隨行高質直長安中於京兆西市疏鑿大坎號曰海池焉支分永安渠以注之以爲放生之所池上佛屋經樓皆成所造穿池之際獲古石銘云百年爲市而後爲池自隋朝置都立市至于時正一百年矣儀鳳二年望氣者云此坊有異氣勅掘之得石函函內貯佛舍利萬餘粒光色粲爛而堅剛勅於此處造光宅寺仍散舍利於京寺及諸州府各四十九粒武后於此始置七寶臺遂改寺額成公居之行其激勸多以崇福爲已任焉

唐五臺山昭果寺業方傳

釋業方者卽解脫禪師之法孫也身長七尺五寸古貌軒昂垂手過膝眉長數寸目有重瞳人望凜然禮誦無倦紹脫高躅動合無形不捨利物而再修梵宮

時太原府有士女造立文殊像一軀將送入山到滹池河側洪波汎漲方乃隔岸焚香啓告河爲流減過文殊畢水還瀰溢後終建塔在寺西北一里肉身見存而多神異焉

唐上都青龍寺光儀傳

釋光儀姓李氏本唐宗室也父瑯琊王與越王起兵欲復本朝中興帝道不克天后族誅之而無噍類儀方在襁褓中乳母負之而逃後數年則天竊聞瑯琊有子在民間購之逾急乳母將至扶風界中傭女工以自給儀年八歲狀貌不群神悟超拔乳母疑遺貌取而敗且極憂疑乃造布襦置錢於腰腹間於桑林之下告之令去勑捜不慢吾慮俱死無益於事汝聰穎必可自立或一旦富貴無忘老姥言訖對泣儀慟不自勝乳母從此而逝矣儀茫然行至逆旅與群兒戲有郡守夫人往夫所住處方息俱此見儀群聚且貌俊爽因而憐之召謂之曰郎君家何在而獨行至此儀紿之曰莊鄰於此有時閑戲耳夫人食之又給之錢乃解衣而内其錢日暮尋逕而去擬投村墅遇一老僧呼曰爾小子汝今一身家已破滅將奚所適儀驚愕佇立老僧又曰出家閑曠且無憂畏小子欲

之乎儀曰素所願也老僧因携其手至大樹陰令禮十方佛歸依常住佛法僧已因削其髮又出袈裟以披服之小大稱其體其執持收掩猶如幾夏比丘老僧喜曰此習性使然善持僧行遂指東北曰去此數里有伽藍汝直詣彼謁寺主云我使汝爲其弟子也言畢老僧歘然亡矣方知聖僧也儀如言趨彼寺主駭其言因留之經十年許儀已洞明經律善其禪觀而屬中宗即位唐室復興勑求瑯琊王後儀方向寺僧言之時衆大駭因出詣扶風李使君即儀之諸父也見之悲喜乃舍之於家方以狀聞固請不可使君有女年齒相侔一見儀而心悅願致情曲儀恐懾而避焉他日會使君夫人出其女靚粧麗服從者越多來而逼之儀固拒百端終不屑就紿之曰身不潔請沐浴待命女許諾方令具湯沐女出因閉關女還排戶既不得入自牖窺之方持削髮刀顧而言曰有子此根故爲慾逼今若除此何逼之爲女懼止之不可遂斷其勢投之于地儀亦悶絕戶既不開俄而使君夫人俱到女實情具告遂破戶視之漸蘇命醫工昇歸館室以火燒地苦酒沃之坐之于上以膏傅之月餘瘡愈使君奏儀是瑯琊王子有勑命驛置至京引

見慰問優賚豐洽詔襲父爵儀懇讓誓願爲僧確乎
不拔中宗勑令領徒任置蘭若自恣化方儀性好終
南山因居法興寺於諸谷口造庵寮蘭若凡數十處
率由道聲馳遠談說動人或山行十里間緇素侍者
常數千百人迎候瞻待甚於權要卿相焉儀恒居寂
定或言將來事以決吉凶必無差忒人益歸之開元
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先囑累弟子當謹護身口
勿事諠譁祖師意無別專靜則眞法現前此外提唱
皆不獲已言極激切因北首而卧枕肱右脇著席而
亡此大涅槃之表兆也遺言令葬於少陵原南乃鑿

原成室而封之柩之發也異香芬馥狀貌如生祖車
出城白鶴數百鳴唳空中絲雲依約覆車數十里道
俗號咷多持孝服所葬之地遂建天寶寺弟子皆留
而守之

唐鎭州大悲寺自覺傳

釋自覺博陵望都人也稚齒猷于俗態俄白親老言
兒樂從佛求度世去二親驚愕咄咤俾去然無懟作
再拜請命乃強禮本部開元寺知欽欽觀其志氣弗
群立字曰自覺訓之曰汝聞名思義答曰佛種從緣
起唯聽明誨矣既而誦經及格蒙度至德二年年滿

鎭州受具足法卽往靈壽縣禪法寺習律經論勤瘁
九年皆造微也便言當入太行山於一盤石上結茅
庵三畝小溪爲蘭若不亦快乎大曆元年九月晦往
平山縣界得重林山院果應所求遁跡自娛至二年
五月天其旱暵覺則跣足經行冬則右肩偏袒其林
薄山谷虎狼徂跡重複唯拾果采蔬卯時一食時恒
陽節度使張君患炎旱聞覺精苦躬入山請其祈雨
張語之曰其無政術致累百姓三年亢陽借苦引咎
自責良無補矣或云龍王多依師聽法忘其施雨願
師垂救旱之誓有如白水如念蒼生請輟禪定略入

軍府覺乃虔恪啓告龍神未移晷刻天輒大雨二辰
告足張帥歸向勤重若孝子之事父母焉覺始入法
已來學諸佛因中誓願其數亦四十九也其一願身
長隨大悲菩薩次願造鑄大悲像寺及乎發言響應
檀施臻萃用赤金鼓鑄成象高四十九尺梵相端嚴
眼臂全具迨更年稔寺亦隨成今城西山大寺是歟
遂於壇前誦念至三更見神光二道作中金色於晃
朗中見彌陀佛觀音勢至左右翼從佛垂金臂呼自
覺聲漸下雲來摩其頂曰守願勿倦無宜懈廢利物
爲先汝去吾隨任從汝意言畢雲收杳無朕迹覺以

願心酬畢返山林之間擇送終之處貞元十一年二月望夜有神人現半身若毗沙門狀謂曰師今歲滅度矣舉手謝神人曰往來定分吾聞命矣其年六月十四日奄歸寂滅門人欲奉神龕歸山寺州府人苦留終於大悲寺南遷塔焉則十三年四月八日也其大悲爲恒陽奇事感應潛通至周顯德初勅鑄九府圓法天下銅像一例除毀時州人相率出錢贖此像不允登即爐橐鎔冶真定之人莫不悲悼時炭熾飛煙無之從頂至胸旋收銅汁斯須計料匠氏暴卒自此罷工迨宋太祖神德皇帝追鑄令全代懺前事焉

唐東京相國寺慧雲傳

釋慧雲姓姚氏湖湘人也性識精明氣貌踈朗高宗麟德元年正十歲矣邈然有出塵之志二親多厭沮之其心匪席不可卷也父哀其所願從往南嶽初祖禪師稟承慈訓而能黯慧好味經教沈默如也至于弱冠於嶽寺受具足法自專護戒且善毗尼薄罷講科專營福事發言響答化俗風從立事絕私士庶欽挹乃出重湖而遊荊郢江南振錫浙納携囊務在勸人令捨慳病隨處葢造葺修寺宇二十餘所皆功成不宰天后久視元年江北行化因緣未會長安元年

來觀梁苑夜宿繁臺企望隨河北岸有異氣屬天質明入城尋覩乃歙州司馬宅西北園中池沼雲徙步臨岸見瀾漪中有天宮影參差樓閣合沓珠瓔門牖絲繪而九重儀像逶迤而千狀直謂兜率之宮院矣雲覩茲異事喜貫心膺吾聞智嚴經說瑠璃地上現宮殿之影此不思議之境界也今決擬建梵宮答其徵瑞乃挂錫于安業寺神龍二年丙午往濮州屬縣報成寺發願爲國摹寫彌勒像舉高一丈八尺募人出赤金于時施者委輸遝巡若丘阜矣遂振橐籥程巧工一鑄克成相好奇特殆景龍四年庚戌六月屬溫王讓位睿宗叔父也景雲元年雲於寺東廊南隅造別殿安聖容始云治材方議版築檀越衆議紛紜未成建樹至二年辛亥於福慧寺經坊北賀新安典午鄭景宅方事興工掘得古碑則北齊天保六年乙亥歲置建國寺乃高歡嗣子文宣帝也覩之者皆驚嘆同舍利弗悲蹬埵焉採訪使君稱異再三遂沿此記改福慧爲建國寺迎取安業聖容及殿材至寺太極元年五月十三日改元延和是歲刑部尚書王志愔爲採訪使至浚郊宣勅應凡寺院無名額者並令毀撤所有銅鐵佛像收入近寺雲移所鑄像及造

殿宇門廊猶虧綵績遇新勑乃輟工雲於彌勒像前泣淚焚香重禮重告曰若與此有緣當現奇瑞策悟群心少頃像首上放金色光照曜天地滿城士庶皆嘆希有是時生謗毀者隨喪兩目又有舌腫一尺許者遠近傳聞爭來瞻禮捨施如山乃全勝槃像坐垂趺人觀稽顙涉惡報者冥望像爲其悔過斯須失明者重視舌卷者能言皆願爲寺之奴持鐘掃地也採訪使王志愔賀蘭務同錄祥瑞奏聞睿宗潛符夢想有勑改建國之牓爲相國蓋取睿帝由相王龍飛故也仍勑佛授記寺大德明幹同共檢校功德勿令州

府煩擾中書舍人賈曾侍郎崔沼給事中盧逸中書侍郎平章事岑羲皆捐俸祿共構因緣或啓發心之元或施外護之力先天中行傳神于潞邸玄宗即位至八月十五日上皇御書寺額奉詔令大德眞諦并弟子二人品官一人賫勑賜旛華及寺額至迎受懸挂雲道化深園身榮福樹百齡有限四相交遷終于寺之別院葬今京之東郊寺莊塔亭存焉時號造寺祖師雲去世後天寶四載造大閣號排雲肅宗至德年中造東塔號普滿者至代宗大曆十年畢工或云造塔僧能分身行化難測品階文殊維摩是王府友

吳道子裝塑又開元十四年玄宗東封迴勑車政道往于闐國摹寫天王樣就寺壁畫焉僧智儼募衆畫西庫北壁三乘入道位次皆稱奇絕今之殿宇皆大順年火災之後蓋造宋太祖重修翰林待詔高益筆跡壁畫時推筆墨之妙矣

唐杭州華嚴寺玄覽傳（懷祖 守如）

釋玄覽姓褚氏其先河南人也食菜于錢塘因是家焉覽誕膺明德生而懸解深達實相以崇善本自初念至于捨家師承慧昶昶師德無不滿衆用皆足年高行尊久爲師範及見覽無一息之間達仁告門人

曰無上之道清淨爲本有能一念用其心吾未見學不足者江表無具僧久矣或以此子爲法鼓耶俾遐邇聞之其預爲達匠之所甄異也如此其本邑有故華嚴寺覽以包桑之地近於玄禮師之先塋屬隋室不競法宇弛頹名將塋遷跡亦時廢屬于唐初募信人重建文明歲有勑許還舊額廣輪制度兼移基址背山臨水往返形勝覽初以具戒依天竺次以僧錄住一閑居後以耆德統華嚴三寺次第同致于道道無不在因教有遷也覽嘗以憫物慈濟爲已任遂議寺前平湖之通川爲放生池時太守袁從禮因茲勸

勉深入慈門以禁六里司馬楊敏言感夢又廣至十
里是以揵饕犉尾驗喁浮沈不虞其害得遂生性焉
覽又以經像爲最則殿前畫四像慈氏爲首鑄金銅
像三百五十座彌陀爲首寫經二千餘軸金字涅槃
經爲首如是功德以順現報故王考宗追贈和州刺
史右散騎常侍封舒國公無量則覽之元昆也量修
學之日臨平湖龍見無不往觀舒公晏然不離書案
氣度如此明皇初年舒公侍講帝嘉尚之歸覲太夫
人年巳期頤昆季皆以華皓晨昏之地說法而巳覽
以開元二十二年示疾終于臨平所造寺春秋八十
四僧明了大覺普賢神滿懷遜皆恭預法流奉法器
藏于細礪洞之下基工部侍郎徐安貞撰碑頌德焉
又閩中受同寺釋守如多事勸誘越上之民歸若鄽
聚焉崇樹精廬以爲濟衆急在利他開元十年於寺
營浴室患地勢陡高清泉在下桔槔無用汲引步遥
終以爲勞思慮不追無由改作忽一宵下流頻涸距
造浴室所二十餘步清泉迸出時謂神功冥作移此
泉耳七閩之民罔不歸信終于温室之偏房矣

唐東陽清泰寺玄朗傳

釋玄朗字慧明姓傅氏其先浦陽郡江夏太守棪公

之後曹魏世避地于江左則梁大士翕之六代孫遂
爲烏傷人也母葛氏初妊夢乘羊車飛空躡虛而覺
身重自茲巳後葷血惡聞殆乎產蓐亦如初寤覺後
心輕體安嬰兒不啼哯爾而笑九歲出家師授其經
日過七紙如意元年閏五月十九日勑度配清泰寺
弱冠遠尋光州岸律師受滿足戒旋學律範又博覽
經論搜求異同尤切涅槃常恨古人雖有章疏判斷
未爲平允往在會稽妙喜寺與印宗禪師商確祕要
雖互相述許大吉未周聞天台一宗可以清衆滯可
以趣一理因詣東陽天宫寺慧威法師威稟承括州
智威時傳威是徐陵後身灌頂師之高足也朗親附
之不患貧苦達法華淨名大論止觀禪門等凡一宗
之教迹研覈至精後依恭禪師重修觀法博達儒書
兼閑道宗無不該覽雖通諸見獨以止觀以爲入道
之程作安心之域雖衆聖繼想而以觀音悲智爲事
行良津遊心十乘諦冥三觀四悉利物六即體徧雖
致心物表身猷人寰情捐舊廬志栖林壑唯十八種
十二頭陀隱左溪巖因以爲號獨坐一室三十餘秋
麻紵爲衣糲蔬充食有願生兜率宫必資福事乃構
殿壁繢觀音賓頭盧像乃焚香斂念便感五色神光

道俗俱瞻歎未曾有此後或猿玃來而捧鉢或飛鳥息以聽經時有盲狗來至山門長嘷宛轉于地朗憫之焚香精誠為狗懺悔不踰旬日雙目豁明至開元十六年刺史王上客居朗出山暫居城下朗辭疾仍歸本居厥後誨人匪倦講不待衆一鬱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不易食無重味居必偏厦非因尋經典不然一燭非因覲聖容不行一步其細行修心蓋徇律法之制遂得遠域沙門鄰境耆耋擁室填門若冬陽夏陰弗召而自至也其寺宇凋弊乃㨿授僧靈禀建其殿宇形像衆二甎塔績事不用牛膠悉調

香汁天台之教鼎盛何莫由斯也一日顧謂門人曰吾衆事云畢年旦暮焉以天寶十三年九月十九日薄疾而終春秋八十有二僧夏六十一置塔於嚴所生常撰法華經科文二卷付法弟子衢州龍丘寺道賓淨安寺慧從越州法華寺法源神邑常州福業寺守眞蘇州報恩寺道遵明州大寶寺道原婺州開元寺清辯齠年慕道志意求師不踰三年思過半矣行其道者號左溪焉第其傳法號五祖矣禹山沙門神迥著乎眞讚矣

系曰觀其唐世已上求戒者得自選名德為師近代官度以引次排之立司存主之不由已也朗之求戒不其是乎如是師資相練恩義所生脫臨事請為則貽同對馬也

唐湖州佛川寺慧明傳

釋慧明俗姓陳氏漢太丘長寔之後世居潁川永嘉南渡祖為司徒掾曾祖仲文有佐命于陳封丹陽公祖為雙溪穀熟二縣令考為蘭陵長乃為蘭陵人也明母氏初感之日如持佛戒足惡履于葷園口不嘗于鱻器神夢髣髴如聞法音既而誕焉年漸及丱方祈捨俗父母偕聽至受具時即開元七年也習學律

藏嘗謂人曰昔者縈刑首作伯成子遁焉吾雖不捨律儀而惡乎諍論紛紛若心印心之法至矣哉乃西詣方嚴頓開心地天寶中有願於清涼山淮汴阻兵明即旋策與禪客遇同遊宛陵於上石門置蘭若三所有大戲來擾如撫尨焉時荐饑群盜欲至必號呼先告往往有徵焉先是此鄉好弋獵明化之皆焚罝網器仗矣至天寶五年爰止乎魚陂道場有瑀公者白土吏宗之流迹遍行轍世莫之識始相見曰南祖傳教菩薩來何晚耶他日同登魚陂峯頂見東南有山蒼琅獨秀謂瑀公曰吾與此山宿有緣矣天寶八

年有制度人州將韋南金舉高行黒白狀請隷名州中寧化道場明因辯改隷佛川即曙昔魚陂所望之峯梁吳均故宅之所地志云青山南掘得古佛二軀莫知年代獲像之地靈泉涌起因名佛川焉泉側有吳王古祠風俗淫祀濫以犧牲於是明夜泊廟聞雷雨荐至林摧厖飛頃之雨收月在見一丈夫容衞甚盛明曰居士生爲賢人死爲明神柰何使蒼生每被血食豈知此事殃爾業耶神曰非弟子本意人自爲之禮懺再三因與受菩薩戒神欣然曰師欲移寺弟子願捨此處永奉禪宮後果移寺於祠側獲銅盤之底篆文有慧明二字焉建中元年正月示疾其日庭水春涤山雨晝冥猛虎繞垣悲嘯而去十二日奄然長往春秋八十四僧臘五十一二月十二日建塔于寺西山焉傳法弟子慧解慧敏如知三人也若鶖子採菽之倫也菩薩戒弟子刺史盧幼平顏眞卿獨孤問俗杜位裴清深於禪味俾晝公爲塔銘焉

唐湖州大雲寺子瑀傳

釋子瑀字眞瑛姓沈氏吳興德清人也其先亡國於沈因以爲氏春秋沈子之後也瑀生而聰慧不以師授年未總角辭親出家以如意年中大赦度人壞衣削染焚爽世事於洛京大福先寺受戒勤勤祈請假寐三日之夕見有神人儼然在目倏往忽來或同或異得非至誠乎於是燭如來燈佩菩薩印證聖中歸于大雲道場堅執律柄僧綱聳舉不亦宜哉瑀素履純厖無咎無譽使天下之士有外道焉有闡提焉心如飄風言若泉涌撓我聖教擠我妙門瑀示以從容誘以方便莫不稽首挫色而聞命焉常禮一萬五千佛名兼慈悲懺日夜一帀或二日三日一帀夜有聖僧九人降於禮懺之所相與行道彈指而去或夜無燈燭心口是念圓光照室如坐月中如此則往往有之瑀慨德清偏邑未有塔寺遂銳懷營構一唱脣和乃成精宇前後寫經三藏凡一萬六千卷天寶初臨安足法師死經三宿將入地獄冥中見瑀引至王所謂王曰此人能講涅槃經王宜宥之王曰唯聞嚴脩師能講不聞此師名何也如是再三王不能屈因赦之曾是鄉人施犢牛者天然不孕因而出乳其通感如是以十一年秋禪坐而終十二年春將啓靈龕欲焚之容色不變如生雖少林孕髭蘄春育髮何獨嘉也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姚淡主客郎中姚沛刺史楊慧才偕歸信焉

唐明州慈溪香山寺惟實傳

釋惟實姓湯氏富陽人其爲人也杜多其行禪觀其心淡然靜居長坐不寐初母氏抑其願心不容披削旣而籠開鳥逝岸穴泉飛學善財之徧叅同迦葉之練行天寶中往明州若嶼山夜聞冥告曰達逢聖跡名山宜矣翌日且登其山巖洞窈窕石壁削成秀異之多實維靈境有大佛足跡詢其山叟則曰彼開元年中始現斯瑞遂願棲此有終焉之志時屬海寇袁晁蜂蠆屯聚分以剽劫殺戮無辜至于香山衆皆奔竄實據榻瞑目先以大石掩洞門賊可三二百數復舁巨石闊二丈餘鎮其穴口實起喑嗚以掌擧之群盜羅拜以謝之而去邑民重之遂立精舍弗再歲而成大曆八年也太守裴儆奏請署香山題額焉詔度僧七人隷名矣以貞元二年冬示疾終于寺則跏趺而化也春秋六十二法臘三十一矣

唐朔方靈武龍興寺增忍傳

釋增忍俗姓史氏沛國陳留人也典謁之年登其鄉校百氏簡策寓目入神藝文且工乃隨計吏數擧不捷會昌初薄遊塞垣訪古賀蘭山中得淨地者白草谷內發菩提心頓挂儒冠直歸釋氏乃薙草結茅爲

舍佗切精進羌胡之族競臻供獻酥酪至五載節使李彥佐嘉其名節於龍興寺建別院號白草焉盖取其始修道之本地也忍刺血寫諸經大中七年李公處其枯悴躬往敦論曰師何獨善一身行小乘行胡不延惜生性任持教法所利博哉忍執情膠固遂著三教毀傷論以見志師覽而益加崇重九年因讀大悲經究尋四十二臂至無畏手疑而結壇浹旬禱請自空中現其正印雙拳歷歷可覩遂命畫工繪寫此臂焉或有譏謗者忍再精懇度告畫工濯筆銅椀中忽感寶性華一朶枝趺蕚葉一皆鮮明覩者驚歎至咸通十二年七月十日示滅于白草院春秋五十九以十月十七日藏神于水館之南建塔焉初忍刺血寫經總二百八十三卷畫盧舍那閣三十五尺門一丈六尺起樣畫大悲功德三軸自著大悲論六卷並藏諸篋笥焉後節使唐恒夫仰其遺跡奏乞旌勸勑謚大師曰廣慧塔曰念定弟子無轍亦致遠之高足賫血書經二卷瑞華椀一枚詣闕奏呈宣賜紫衣天復中終及梁乾化初中書令西平王韓公遜録遺跡奏聞太祖勑致謚曰法空別賜紫方袍塞垣榮之後唐同光中從事薛昭紀爲碑焉

唐京兆荷恩寺文賛傳

釋文賛姓張氏晉陽人也天姿整恪㓜事師於并州崇福寺學該群籍控帶三乘至若金版銀繩之錄龍韜象祕之文罔不耰耘情田波濤口海宣暢皇化對揚天休一皆悅服詔為翻譯并河南佛授記寺兼京兆安國荷恩崇福等寺大德好修福事設無遮一百會凡聖混淆一皆等施緩風雲連起及至齋日必晴明晏然感動人祇福無虛設春秋六十餘卒於本院境內苦霧如泣數日不解焉

唐太原府崇福寺懷玉傳

釋懷玉姓許并州人也少而警利日覽千言早露鋒芒迥拔儕類及其長也戒節踰峻梵場龜鑑志在修葺無問彼此夏墟寺宇經有闕而必補像有凋而徧修三任紀綱特有崇建仍校讎大藏經二十餘本祁寒盛暑不廢晨昏增飾淨土院興事任力轉加殊麗代宗嘉之委為灌頂道場主真言祕訣有所在矣春秋六十三卒於本院云

唐晉州大梵寺代病師傳

釋代病者台州天台人也姓陳氏以其嘗發大願盡一報代眾生之病致本名不顯矣誕育之辰祥光克室鄰里異焉七歲喪父哀毀幾于滅性白母求出家母纔艱阻遂斷一指親黨敦勸偏親乃送於國清寺因戒法登滿誓志觀方初止今東京次於河陽為民救旱按經續入龍王立道場啟祝畢投諸河舉眾咸覩畫像沉躍不定斯須雲起膚寸雷雨大作千里告足自此歸心者眾先是三城間多暴風雹動傷苗稼雉堞號為毒龍為之也代病為誦密語後經歲序都亡是患盟津民立堂宇若生祠焉大曆元年登太行遊霍山乃深入幽邃結茅而居有盗其盂食俄見二虎據路會逢代病盗叩頭陳悔慰諭畢因摩挲虎頭如是累伏猛獸其盗本樵子願依附為苦行焉其中山神廟晉絳之間傳其肸蠁代病入廟勸其受歸戒絕烹燀牲牢其神石像屢屢隨勸頷首顧其神婦略無俞答之狀遂剃神之髮毀撤神婦鄉人怪之聞白州邑太守怒之曰此唐高祖初起至此久困陰雨其神見形示路以迎義師厥後鑿石為像薦饗無虧此之髠師無狀敢爾俾縶閉於嘉泉寺扃鐍且嚴至二十日啓關寂然禪定傾城咸往觀禮或聲磬舒徐而起太守急召之不來以至約令斷頭代病斬一指以付使者太守感之躬就迎請移置大梵寺別營鞞浮

圖以藏其指節矣由是檀信駢肩躡踵有寘毒於酒者賄貧女往施之代病已知貧女紿之曰妾家醞覺美酌施和尚求福況以佛不逆衆生願代病曰汝亦是佛然貧女懼反飲具以情告代病執杯啜之俄俞酒氣及兩脛足地為之墳裂聞者驚怪以酒供養自茲始也汾隰西河人有疾止給與淨水飲之必瘳乃屬荐饑必募粮設食後於趙州救斯荒歉作施食道場前後入會遐邇賴之道感多類以貞元十九年秋七月八日奄然跏趺示滅四衆初謂如嘉泉寺之禪定歟香華供養至于隔歲膚肉漸堅方知永逝遂漆布續畫之武宗廢塔像無巨細皆毀除或議之移入陶竈中既而生瑞草一本其狀亭亭若蓋盤錯縈糺庇其風雨而有餘也宣宗即位佛事中興綱糺比丘造小亭移眞形寘於此先於嘉泉寺斷指節已過百齡筋肉甲爪光潤且如金色或屬兵革城陷指亡後有賫出逃難事息歸還亦陰福其通亡者至今平陽人崇信焉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音釋

虒池 虒蒿胡切池唐何切虒池水名與虖池同 髹 此牢切髹髻也 暵 虛旰切乾也 杻

女久切習也 晷 居洧切日景也 汭 而銳切水北曰汭 歙 失涉切州名 橐 他各切橐籥鞴橐也籥以灼切 垤 徒結切蟻封也 鬐 渠脂切鬣也 噞喁 噞疑檢切喁魚乂切噞喁魚口上見也 桔槔 桔音結槔居勞切桔槔汲水具也 莞 胡板切小笑貌 攫 居縛切丹搏也 鱻 思連切新殺曰鱻 虦 士山切淺毛虎曰虦貓名 尨 莫江切狗也 撓 奴巧切亂也 擠 牋西切排也 犆 徒刀切羊無子也 泲 子禮切 澳 烏到切 慤 苦角切謹也 瞀 莫班切 肸蠁 肸黑乙切蠁許兩切肸蠁謂肸蠁布也 炸 尺奴切也 墳 房吻切墳也 隰 似入切地名 歉 苦簟切不登也 敫

孫震居士發再先施貲刻
宋高僧傳第二十六卷 計七千八百四十六
字該銀三兩九錢四分
眞州釋道一對 長洲徐普書 上元許一科刻
崇禎辛亥歲仲秋小徑山寂照庵識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譯

興福篇第九之二（正傳二十一人附見三人）

唐京師光宅寺僧竭傳

釋僧竭者不知何許人也生在佛家化行神甸護珠言戒止水澄心每嗟靳固之夫不自檀那之度乃於建中中造曼殊堂擬摹五臺之聖相議築臺至于水際竭懼傷生命俾立三日道場呪其多足至無足當移窠相避勿成其梵行之難將知至誠所感徵驗弗虗掘土及泉了無蠢動焉常以複素為漉袋遇汲有蟲投諸井坎時號護生井恒盈不涸又覩其飛蛾蛾蟓錯認火明為可飛之路故犯之乃鑄銅蟾為息燈鋼天下傳其制度其曼殊院嘗轉經每勅賜香此寺本七寶臺寺內有天后所造之臺竭居于中焉

唐成都福感寺定光傳

釋定光者不知何許人也爰從入法厥性弗拘糲食斷中麤襦卒歲方於庸蜀化導有緣事或多魔教鍾中丞俄遭武宗毀廢例反儒宗及乎佛日重輝僧倫咸序光同締構寺宇因鑄大鐘計赤金萬餘斤爾日鼓鞴灰飛投爐火熾有祥煙兩道自浮圖相輪最高處出冉冉射上若虹蜺焉萬人引望五色騰凌相感如然信鼓斯應其塔是阿育王藏舍利之所大和初南蠻蒙嵯顛剽掠入益城分衛卒舍于寺內廊廡皆熏灸爇灼僧皆奔迸時塔頂出四道濃煙分穗直上空虗至夜蠻酋覩此奇異乃禁止汙穢此塔先在西北四十餘步天寶末長史章仇兼瓊赴在至劒門見一人長一丈餘持戟當路兼瓊驚問對曰某是大石寺護塔神故來奉迎且有少事咨祈大夫也緣大石寺塔在西南未為極善今請移東北四十二步伏望便掘石此下以鎮舍利兼瓊曰此易耳遂隱厥形到府數日乃令量其地處先掘果得巨石其深無際促石匠數十人鑿鑿之至夜輒填滿遣人潛伺之見有白豕數十以喙推石末塞之隨以舌舐其堅如鐵銅矣章仇止令勿鑿遂移塔於今所即金華首寺基也光鐘亦移入新寺焉

唐吳郡嘉禾貞幹傳

釋貞幹俗姓武氏雲中人也神宇高邈以禪默為務曳錫蹈步南訪靈跡及至故鄣有昆山寺者林泉秀茂則宋支曇諦嘗考室于此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基

蹤存焉至元嘉中創成大伽藍屬武宗廢教其寺屏
除幹至止於兹與范陽盧君襲同興弘覺法師第二
生名跡寺成進士姚扶有詩幹後遊今秀州長水見
靈光寺邑民欲樹巨殿時盧令移邑宇民欣然相遇
幹悉先知或云得他心宿命之明焉遂請幹首唱而
惡偃室之賢寓殿基後編苫爲淺室而居四方檀信
弗召自臻又與僧令岑君道等累歲方成今殿其最
高廣海内罕比事畢挈幹囊振舊錫歸北莫知其終

唐蘇州支硎山道遵傳

釋道遵字宗達姓張氏吳興人也夙負殊操深士稱

之榮矔不足關於心聲塵未嘗觸其性至年二十詣
天竺義威律師受具戒事報恩寺與大師首宗毗尼
傳教也後學天台一心三觀法門欲廣寫法華經置
道場闢經院一之日發其心二之日規其趾作不逾
序厥功成焉居支硎之福地大曆元年州將韋元甫
兵部尚書劉晏侍御史王圓開州刺史陸向殿中侍
御史陸迅大理評事張象競訪眞心共獲殊勝乃相
與飛表奏聞詔書特署爲法華道場自江以東總一
十七所皆因遵之首置也舉精行大德二七人常持
此經以報主恩鑄盧舍那及毗盧遮那像及多寶塔

修淨土當生業造彌陀佛復寫天台教益平道場置
常住莊二區平時講法華玄義天台止觀四分鈔文
臨壇度人授心揚律徒盈石室之籌天寶中於靈巖
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覩大明上燭于天我身正念儼
在光中異日問荆溪然師曰智慧光明從心流出非
精志之所致耶又於本寺入法華道場覩此身在空
中坐先證者知是滌垢之相其年春秋七十一僧夏
四十六以興元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告終于支硎山
寺僧益公翰公一夜同夢大殿崩果遵入滅門人靈
翰法感道欣猶子靈源追慕不已樹塔旌德焉

唐京兆大興善寺含光傳

釋含光不知何許人也幼覺囂塵馳求簡靜開元中
見不空三藏頗高時望乃依附焉及不空却迴西域
光亦影隨匪憚艱危思尋聖迹去時泛舶海中遇巨
魚望舟有吞噬之意兩遭黑風天吳異物之怪既從
恬靜俄抵師子國屬尊賢阿闍梨建大悲胎藏壇許
光并慧䛒同受五部灌頂法天寶六載迴京不空譯
經乃當參議華梵屬師卒後代宗重光如見不空勑
委往五臺山修功德時天台宗學湛然解了禪觀深
得智者膏腴嘗與江淮僧四十餘人入清涼境界湛

然與光相見問西域傳法之事光云有一國僧體解
空宗問及智者教法梵僧云曾聞此教定邪正曉偏
圓明止觀功推第一再三囑光或因緣重至為翻唐
為梵附來某願受持屢屢握手叮囑詳其南印土多
行龍樹宗見故有此願流布也光不知其終
系曰未聞中華演述佛教倒傳西域有諸乎通曰昔
梁武世吐谷渾夸呂可汗使來求佛像及經論十四
條帝與所撰涅槃般若金光明等經疏一百三卷付
之原其使者必通華言既達音字到後以彼土言譯
華成胡方令通會彼亦有僧必展轉傳譯從青海西

達葱嶺北諸國不久均行五竺更無疑矣故車師有
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皆
為胡語是也又唐西域求易道經詔僧道譯唐為梵
二教爭菩提為道紛拏不已中輟設能翻傳到彼見
此方玄賾之典籍豈不美歟又夫西域者佛法之根
幹也東夏者傳來之枝葉也世所知者知枝葉不知
根幹而不知枝葉殖土亦根生幹長矣尼拘律陀樹
是也蓋東人之敏利何以知耶秦人好略驗其言少
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朴何以知乎天竺好繁證其
言重而後悟也由是觀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東

人利在乎解性也如無相空教出乎龍樹智者演之
令西域之仰慕如中道教生乎彌勒慈恩解之疑西
域之罕及將知以前二宗殖於智者慈恩之土中枝
葉也入土別生根幹明矣善哉接者見而不識聞而
可愛也又如合浦之珠北土之人得之結步搖而飾
冠珮南海之人見而不識聞而可愛也蠶婦之絲巧
匠之家得之繡衣裳而成黼黻繅抽之嫗見而不識
聞而可愛也懿乎智者慈恩西域之師焉得不宗仰
乎

唐剡沃洲山禪院寂然傳

釋寂然姓白氏不知何許人也名節素奇踵四聖種
故號頭陀焉大和二年振錫觀方訪天台勝境到剡
沃洲山者在天姥岑之陰對天台華頂赤城北望四
明金庭石鼓山介焉西北北有支遁嶺養馬坡放鶴
岑次焉晉宋已來茲山洞開初有羅漢白道猷言西
域來戾止是山次竺法潛支道林居焉高人勝士接
踵而棲此中至於戴逵王羲之郗超孫綽許詢遊憩
其間矣見是中景異聞名士多居如歸故鄉戀而不
能捨去既行道化盛集禪徒浙東廉使元相國稹聞
之始為上築次陸中丞臨越知之助其完葺三年鬱

戍大院五年而佛事與然每為往來禪侶談說心要後終于山院大和七年時白樂天在河南保釐為記劉賓客禹錫書之

唐天台山福田寺普岸傳（全亮 唯約）

釋普岸姓蔡氏漢東人也沖弱之齡迥然聰敏骨目奇秀天生不嗜葷羶長有出塵之意其父嚴毅訓授經籍漸通其義秉翰伸辭宛然華藻因入僧舍暫執經卷乃歎曰佛法玄微非造次可及決志辭親時懷海禪師居百丈山毳納之人駢肩累足時號大叢林焉岸叩其關海攝受之日隨普請坑乂夜獨執燭誦經曾不憚勞遂詣剃染及登戒品便習禪那壁坐忘疲觀心恒務瞻蔔附風而香遠戲貓逢獸而吼高學者成圍請於安陸壽山院坐道場矣如是環拱可四百餘衆執器聽瞿沙之說投籌待毱多之度大利群機得道者衆大和年中謂衆曰吾山水之遊未厭詩人勿相留滯天台赤城道猷曾止息焉華頂石梁智者昔降魔矣將遊之也自襄陽邐迤而來從沃洲天姥入天台之西門得平川谷中峯名大舍號平田是也觀其山四合鬱尋東西山石門而有三井龍潭泉入石橋聖寺乃是緣身道猷尊者結茅居此未幾見

虓虎乳子瞪目而視岸岸以杖按其頭曰貧道聞此山是神仙窟宅羅漢隱居今欲寄此安禪檀越勿相驚撓經宿領子而去以大和七年癸丑十月二十七日營構丈室携一童侍給薪水耳八年春禪侶輻湊衆力義成此院號平田焉開成中宛是大道場會昌三年七月告衆入滅春秋七十四度弟子全亮俗姓陳氏悟師之道得風之毛一人唯約在上元入滅肉身不朽岸遷塔于是山前此寺置五百羅漢殿永嘉全億長史畫半千形像每一迎請必於石橋宿夜焚香具幢蓋螺鈸引導入于殿香風送至旛幢之勢前靡而入門即止其石梁聖寺在石橋之裏梵唄方作香霧始飄先有金色鳥飛翔後林樹石畔見梵僧或行或坐或招手之狀或臥空之形晌息之間千變萬化漢南國王錢氏頻年施供養祥瑞極繁今上太平興國三年於滋福殿宣問兩浙都僧正贊寧石橋長廣量度一皆實奏帝歎嗟久之至八年因福田寺道者自詢誓斷腕然鍊乞重造此寺乃宣內殿頭高品衛紹欽張承貴革故規制若化出天宮焉今岸師影堂在寺之右

唐京師奉慈寺惟則傳

釋惟則者拔俗志高栖神物表凡施善務舉則波隨
當言像是生善之强緣不得不多立初之觀也如對
嚴君次則其心不亂中則觀門自成末則如如焉蕩
蕩焉三昧安得不現前乎是以我曹勸化迷俗得不
以此是為先容歟由是若雕若塑形像森然恒事進
修天邑之間偏加激勵屬憲宗太皇太后郭氏元和
中為毋齊國大長公主追福造奉慈精舍搜擇名德
則乃預選入居未久之間聞四明鄮山有阿育王塔
東晉劉薩訶求現往專禮焉乃匠意將七寶為末用
膠範成摹寫脫酷似自甬東躬自負歸奉慈寺供養
京邑人皆傾瞻歸信焉

唐長安禪定寺明準傳

釋明準者不詳氏族生緣本天台靈墟道場出俗遊
方至京邑觀古之神僧智苑於范陽北山刊石寫經
灌鐵以俟慈氏下生免水火之虞又東洛長壽寺寫
華嚴聖善寺寫法華嵩山嶽寺寫楞伽悉刊貞珉皆
圖不朽準遂於貞元戊寅歲春正月見寺僧鑿山攻
石石悉頑惡知匠氏不度山靈祕吝時準疏告陰靈
請禪善務俄於定中見若千幅貯無量石冥冥之間
如有宰割皆中刻字時連率博陵崔公激勸幕府參

佐各書一品從序至勸發凡二十八圖廊挺立不朞
畢工準之化人皆此類也元和元年八月中也後不
詳終所

唐洪州寶曆寺幽玄傳

釋幽玄俗姓劉幽州人也夙懷出俗之願年及弱冠
方遂前心投并州賢禪師而了玄契元和二年振錫
江左至會稽大雲寺見三學僧柷定食輪資緣都闕
玄言發響應檀越供贍未幾移居湖心龜山妙喜古
寺九年屬平昌孟簡鎮于越枉駕問道遂搆成大院
十二載復登南嶽栖止絕頂十三年豫章太守商祐
篤重其道命住東明寺即東晉安帝世之所造僧數
繁湊寶曆中為奏改為世福兼置戒壇續勑改為度
僧寺其間形像皆玄之化導大和元年沈傳中丞又
加信向玄於院南別造佛閣五層功就謂弟子曰福
事無盡生涯有期物有闕然後人庀具吾終後可將
屍漆布安閣下言訖而化門人特勇立塔焉

唐五臺山智頵傳

釋智頵者中山人也自幼辭親來五臺山善住閣院
禮賢林為師誦經合格得度神情爽拔氣調高峙於
世貲財少欲知足糲食充腹麤衣禦寒餘有寸帛未

嘗不濟諸貧病也遊方參翫預諸講席傳法華維摩
二部窮源盡理後挂錫高峯息心却掃距元和中衆
辟爲五臺山都檢校守僧長額與時遷徙固辭不允
遂登此職後遇歲儲饑饉寺宇蕭條有華嚴寺是大
聖棲真之所巡遊者頗衆供施稀踈院宇倫巡例稱
不迨衆請爲華嚴寺都供養主時德不孤有法照無
著澄觀之出世也當觀師製華嚴經疏海衆雲集請
額爲講主日供千僧十有餘祺食無告乏皆云有無
盡藏之米麪也歲久頗見豐盈有都院僧義圓亦當
代之碩德也謂額久知常住私有謗言非平等心是
貪餮者也夜有神人報圓曰僧長是千佛之一數也
汝發輕言者不悔過當墮惡道圓乃詰朝鳴足懺謝
有兹驗也及鍾武宗澄汰額遁乎山谷不捨文殊之
化境未逾歲載宣宗即位勑五臺諸寺度僧五十人
宣供衣䕶山門再辟額爲十寺僧長兼山門都修造
供養主大中七年與寰海遊臺四衆建無遮精妙供
養一月日乃謂大衆曰吾欲暫憩微骸息心斂迹佐
助衆務吾無能爲也付諸後哲繼吾遺囑乃淨室安
坐而滅春秋七十七夏臘五十八云
系曰僧中職任也如網之綱如屋之梁焉肇自姚秦
立正魏世推都北齊則十統分員唐世則僧錄命職
與乎常所聞者五臺山自貞元中智額始封僧長矣
亦猶魚鹽蜃蛤祈望守之也

唐會稽呂后山文質傳

釋文質俗姓祝氏尚丘之遠孫衢州須江人也叔氏
爲僧號唯寛學通多本經論寛被詔入長安止大興
善寺重詔入内道場兼請受菩薩戒質隨寛入内年
十五誦法華華嚴維摩等經二十三受具七日誦周
戒本二夏便講四分律二十七講通俱舍四十年中
精曉諸大經論後約束大悲禹跡二禪師參問心要
既傳達矣歸諸暨法樂寺領徒時有虎來聽法質摩
其頂而去後往永嘉鍾會昌之搜簡乃隱樂成縣大
芙蓉山胎息而已大中重興太守韋君累請不來强
置于楊舁出州開元寺居檀施駢䟡迴造大佛殿并
講堂房廊形像并寫藏教無不備焉越州廉使沈貳
卿命住呂后山院本寧貴禪師舊化之地也質唯居
草庵而止咸通二年十月十四日告衆言别十五日
端坐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二窆于雲谷建塔
越州刺史段式爲行録焉

唐明州國寧寺宗亮傳

釋宗亮姓馮氏奉化人也家傍月山而居後稱月僧焉亮開成中剃落納法方事毗尼循于四儀且無遺行而云我生不辰屬會昌之難便隱家山深巖洞穴大中再造國寧寺徵選清高者錄名亮預住持建州太守李頻為寺碑云於清心行不汙者得二十八人以補其員廣住持也律僧宗亮禪僧全祐而已國寧經藏載加繕寫躬求正本選紙墨鳩聚嚫施建造三門藏院諸功德廓宇皆亮之力焉晚年專事禪寂不出寺門處士方干贈詩云秋水一泓常見底澗松千尺不生枝空門學佛知多少剃盡心華只有師終于本寺春秋八十亮恒與沙門貫霜棲悟不吟數十人皆秉執清奇好迭為文會結林下之交撰嶽林寺碑詩集三百許首讚頌並行于代而於福敬二田銳心彌厚焉亮為江東生羅隱追慕樂安孫郃最加肯重著四明郡才名志序諸儒駿士外獨云釋宗亮多為文士先達倣仰焉

唐越州開元寺曇休傳

釋曇休字德敷姓李氏器度宏廓志行修敕納法已來未容少缺習通漸教頗至精微四分律相部疏宗蔚成淵府初機請學皆到甚深休於講訓之餘糾繩寺任伊寺者梁所創年涉四百雖觀閣巋然且欂栌傾弛休革故有方締構無隙特加壯麗輪焉奐焉又護國經樓迨諸棟宇悉見鼎新次以寺之門樓也則長安四年故曇一律師之經始也既而頹廢仍重整覆一同創制復慊永徽中康僧會法師應身堂座卑庳乃募人麄變舊規咸通年中也休之一言檀信響應後終于住寺今之大善伽藍是也

唐雅州開元寺智廣傳

釋智廣姓崔氏不知何許人也德耕素完道根惟固化行洪雅特顯奇蹤凡百病者造之則以片竹為杖揩其痛端或一撲之無不立愈至有癃者則起跛者則奔其他小疾何足言哉乾寧初王氏始定成都雅郡守羅名元罷任攜廣來謁蜀主王氏素知奇術唯呼為聖師焉先是咸通中南蠻王及坦綽來圍成都府幾陷時天王現沙門形高五丈許眼射流光蠻兵即退故蜀人於城北寶曆寺立五丈僧相後為牛尚書頂毀次兵火相仍唯懼毗沙門之類把耳王氏乃語廣曰郎之異術道德動人乘此可料理天王否往吳尚書行營曾夢今修吾像方事經營除書忽到請法力成之廣唯其命徙就天王閣下居一隅小榻而已

翌日病者塡噎其門日收所施二十萬至三十萬錢又發言勸人出材木浹旬皆運至堆積令三綱掌管焉初廣在雅郡本寺祠帝神堂内居其半室低門苫蓐不許女人到門唯有一竹筌子每齋受嚫二十文必投筌內滿則置之佛殿聲鐘集衆自他平等分之常日俗家請齋亦體廣意止施二十文淨飯菜豉汁此外不許一物嚫多不取食畢而去亦無辭告其後益加神驗或遇病者一摑一叱皆起或令燒紙錯撥散飲食或遇其痛惱者挼紙蘸水貼之亦差光化元年修天王閣向畢乃循江濱池呪食飼魚經夜其魚

二尺已上萬億許皆浮水面而殞聊躍流水救十千魚生忉利同也

唐鄜州寶臺寺法藏傳

釋法藏不詳氏族厥性方正好行惠物嘗於華川化衆造寺佛殿僧坊一皆嚴麗雕刻華鷸鄜畤命爲壯觀藏偶病篤暴終至一精廬七寶莊嚴非世所有門外有僧梵貌且奇特倡言曰法藏汝造伽藍不無善報奈何於三寶物有互用之僭何從洗雪藏首露之僧曰汝但繕寫金剛般若經恒業受持豈不罪銷亦可延乎壽命言訖而蘇自躬抄度其經午夜口誦藏

終時年一百一十歲云雕陰人至今信重焉

唐五臺山海雲傳 節守

釋海雲未詳氏族鄉里來遊聖跡始於南臺側選峭絕峯巒幽僻林谷而特居之其刻苦話道儉而難遵從其遊者寡而無衆迨其入滅門人守節洵灑舍利起塔焉昔傳雲是普賢菩薩應身也門人守節即高力士之子也從師曇倫有進無退雲示之曰上都有卧倫禪師者雖云隱晦而實闡揚六祖印持一時難測化導之方若尸鳩之七子均養也汝急去從之及見倫扣擊未幾告云汝師海雲入滅已節冥聽斯言

恭參情苦遂奔赴如其言矣乃繼武接跡盛化相來追將示滅愁雲變結鬼神悲號有塔存焉

系曰海雲是普賢應身非耶通曰菩薩下化弗拘定相應以比丘即現說法若然何亂文殊境使主伴不分乎通曰若如所問凡夫分矣聖人豈以我所求乎

唐五臺山佛光寺法興傳

釋法興洛京人也七歲出家不參流俗執巾提盥周儞勤苦諷念法華年周部帙又誦淨名經匪逾九旬戒律軌儀有持無犯來尋聖跡樂止林泉隸名佛光寺節操孤頴所霑利物身不主持付屬門人即修功

德建三層七間彌勒大閣高九十五尺尊像七十二
位聖賢八大龍王罄從嚴飾臺山海衆異舌同辭請
克山門都焉蓋從其統攝規範準繩和暢無爭故也
大和二年春正月聞空有聲云入滅時至兜率天衆
今來迎導於是洗浴焚香端坐入滅建塔于寺西北
一里所

唐五臺山行嚴傳

釋行嚴榮陽人也家襲簪組業嗣典墳嚴稟庭誥以
周旋約成器能而濟用內要隨計俄發宿緣因聞妙
莊嚴王經品白父母求出塵勞堂親抑禁略無却退

既而削飾去華年克納戒諸方問道綽有餘能聞五
臺山文殊應現凡聖交蹤乃登遊而祿名斯地自爾
一成慕學三教偕明談論天人之際聽者茫昧不知
區域之內外耶王公大人靡不迴向大和中多行激
勸俾營福焉自設大供日計千人聞見之流皆鳴指
讃嘆曰行合解通世之希寶也助道之法當如是修
以大中三年右脅而滅建塔寺西一里云

唐五臺山佛光寺願誠傳

釋願誠姓宋氏望本西河家襲素風濬流遠派不揚
冑緒祖考不書母陰氏夜夢庭樹對發千華餘華萼

謝獨結一果乃覺有孕母啓願心得娠男子足矣十
月臨蓐果如其望立字曰願誠後志存小字不訓法
名者遵慈母之意也誠少慕空門雖爲官學生已有
息塵之志廹棲金地禮行嚴爲師嚴即儒宗珪璋釋
氏師子也一旦謂誠曰汝神情朗秀宜於山中精勤
效節可不務乎大和三年落髮五年具戒先誦諸經
悉皆精練行人屬耳道望日隆無何會昌中隨例停
留唯誠志不動搖及大中再崇釋氏選定僧員誠獨
爲首矣遂乃重尋佛光寺已從荒頓發心次第新成
美聲洋洋聞於帝聽飈馳聖旨雲降紫衣後李氏奄

有并門遐奉文殊躬遊聖地覩其令範撫手愜懐表
聞唐天子相繼乃賜大師號圓相也就加山門都檢
校光啓三載羞饌命僧捨衣投施鐘聲引衆悉至齋
堂右脅曲肱寂然長往建塔樹碑寺之西北一里也

後唐五臺山王子寺誠慧傳

釋誠慧元禮之宗盟祖派蔚州靈丘之故邑父母深
信注意淸凉因瞻大聖之容乃乞與邦之子既而有
孕遂誕賢童總當卝年器幹天假自請臺山永爲佛
子時眞容殿釋法順覩其儁哲化以苦空勸捨俗衣
令披法服暨登具足尤習毗尼自後孤遊谿谷多處

林泉有王子寺僧湛崇等請居茲寺慧主任之餘暇內外典教靡捨斯須供贍精嚴非不勤恪恒轉華嚴經數盈百部每至卷終懇發願曰以我捧經之手救彼苦惱之人而屬武皇與梁太祖日尋干戈中原未定武皇中流矢創痛楚難任思憶慧師翹想焚香痛苦乃息遥飛鴈帛遠達雞園命下重轜迎歸冊闕武皇躬拜感謝慈悲便號國師矣後乞歸本寺金峯顯耀玉樹相依九州之珍寶皆來百寺之棲處普建莊宗即位詔賜紫衣次宣師號慧堅不受帝復宣赧後再朝天闕更極顯榮受恩一月却返五臺同光三年

乙酉歲十二月囑累門人廷珪曰吾今化緣將畢爲吾進遣表達于宸聽宜各努力理無相代言訖入丈室右脅而終也俗齡五十僧臘三十帝聞惻愴遣高品監護喪葬仍勑賜祭三朝火燼五色骨存收取舍利而起塔焉謚曰法雨塔曰慈雲也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音釋

硎 戶經切　蠑螈 蠑莫紅切螈母總切　剽 匹妙切　蚤 陟早切　鼙 甫夷切鼓類也　鏊 昨鹽切小鑿也　踽 俱禹切獨行貌　縿 蘇曹切縿旗爲旒也　葺 七入切修補也　邐迤 邐力紙切迤移爾切邐迤連接也　柅 尼質切止也　庀 匹履切治也　貤 以豉切重也　郃 侯閤切　敕 蓄力切正也　慊 詰叶切足也　癵 呂員切拘癵病也　摑 古陌切批打也　鄜 芳無切州名　蔿 羽委切榮也　儁 祖峻切偉也

序菴居士吳用先施貲刻
宋高僧傳第二十七卷　計七千一百十字該
銀三兩六錢
江陰釋在藏對　長洲徐普書　上元縣祁介刻
萬曆辛亥歲仲秋月徑山寂照菴識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八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興福篇第九之三正傳十五人 附見一人

後唐洛陽中灘浴院智暉傳

釋智暉姓高氏咸秦人也權輿總角萌離俗之心不狎童遊動循天分欻遇圭峯溫禪師氣貌瑰偉虛心體道趍其門者寂歷旌別矣謂暉曰子實材器多能之士也請祈攝受二十登戒風骨聳拔好尚且奇山中閴然曾無他事唯鈎索藏教禪律互通日誦百千

言義味隨嚌聞佛許一時外學頗精吟詠得騷推之體翰愚工外小筆尤嘉粉壁興酣雲山在掌恒言吾慕僧珍道芬之六法恨不與同時對壁運圖各成物象之生動也然真放達之士哉或振錫而遊縱觀山水或躡屩而至歷覽市朝意任則留興盡而去或東林入社或南嶽經行悟宗旨於曹谿窜勞一宿訪神仙於阮洞擬到三清事以志求時無虛度此外未樂於山谷救病於旅僧惟切利他心無別務泊梁乾化四年自江表來于帝京願諸梵宮無所不備唯溫室洗雪塵垢事有闕焉居于洛洲鑿戶爲室界南北岸

葺數畝之宮示以標牓召其樂福業者占之未暮漸構欲周皆周浴具僧坊奐焉有序由是洛城緇伍道觀上流至者如歸來者無阻每以合朔後五日一開洗滌曾無間然一歲則七十有餘會矣一浴則遠近都集三二千僧矣暉躬執役未嘗言倦又以木爲承足梟麻縱衣彼迦葉波相去幾何哉其或供僧向暇吟詠餘閑則命筆墨也緬想嘉陵碧浪太華蓮峯凝神遐然得趣乃作五溪煙景四壁寒林移在目前暑天凛冽矣加復運思奇巧造輪汲水神速無比復構應真浴室西廡中十六形像并觀自在堂彌年完備

時楊侍郎凝式致政佯狂號楊風子者而篤重暉爲作碑頌德莫測所終

晉五臺山真容院光嗣傳

釋光嗣姓李氏太原文水人也沖幼孤靜罕雜童稚信尚臺山乃爲真容院浩威之高足也納戒後器宇穹隆情繋包桑出求禪法歷于年稔內外之學優長口海崩騰良難抗敵由是決意越重湖登閩嶺盛談文殊世界聞者竦動忠懿王王氏大施香茗遣使送山寺焉癸酉歲至兩浙謁武肅王錢氏厚禮遲之施文殊聖衆供物香茶并鉢盂一萬副應吳越諸州牧

宰皆刻像人緣仍泛海至滄州運物入山時降龍大
師者率領彈壓緇伍畏焉爲其分散諸寺蘭若衆家
均等時徒侶堅請嗣主院宜補僧官轄諸臺寺院命
曰都綱師號超化居于僧上若鯤鳳之領鱗羽焉十
五年間與建梵宇齋飼僧尼不勝紀極以天福元年
遘疾至九月五日遷滅門人起塔藏其靈骨舍利至
今存焉

晉東京相國寺遵誨傳彥求

釋遵誨姓李氏譙郡人也祖世不仕母張氏夢神人
授已寶珠乃有娠焉生且奇異乳哺之時善認人之
喜慍彌長見寺觀必住步遲迴顧盼不捨年甫十一
禮亳城開元寺崇蘊律主爲師範矣誦法華經一周
畢部由是勤於學問殆登弱冠受于戒律持彼律儀
確乎轉石尋師西洛問道梁園初于智潛法師傳法
華經講精義入神雖黃滿口梁開平二年戊辰歲止
相國寺藥師院首講所業至後唐長興二年辛卯歲
門徒相續請其訓導已周一十九徧升其堂者二十
餘人洎天福二年有五臺山繼顒大師精達華嚴大
經躬入東京進晉祖降聖節功德誨仰顒師辯浪經
江下風趍附乃允講宜誨善下百川蔚成藏海矣梁

宋之間以顯難明請誨敷揚客市虛堂緇素雲萃募
四衆鐫石壁華嚴經一部於講殿三面焉嗟其油素
易罹炎上之災刻此貞珉寧患白蟬之食工未告終
所施已足又召僧俗人各念一卷得二百四十人成
三部四季建經會近二十年更無間曠復別施鬼神
水陸法食皆勸勵莊嚴菩提心行矣朝廷欽重旌表
其功賜號眞行大師開運二年乙巳歲正月十六日
示疾策杖教誡門弟子訖右脅而卧口誦佛名斯須
長逝矣享壽七十一法臘五十一門生奉遺旨葬于
隨河之北寺莊東原也次有杭州龍華寺釋彥求姓
蔡氏縉雲人也梁貞明中納戒造景霄律席迴見毗
尼祕奧方將傳講俄悟杳娑羅漢反求堅固法乃遊
閩嶺得長慶禪師心決迴浙受丹丘人請居六通院
其道望惟馨與夫申椒菌桂爭其芬烈矣漢南國王
錢氏欽其高行命住功臣院未歸州治龍華寺聚徒
開演求好營衆事務必身先唯以利人爲急受施必
歸常住房無關鍵罰無苟錡不容尼衆禮謁不苟聲
勢常屬度戒四遠人聚日供果千僧食未嘗告匱言
前後計飯鉅萬人焉宋建隆中終于住寺云

晉曹州扈通院智朗傳

釋智朗姓黃氏單州城武人也母劉氏夢數衲門圓坐爲劉說法歷然在耳遂妊朗焉及生暨長婉有僧之習氣淳靖簡潔苦辭親出家往曹州𢈢通院事行滿師供給惟謹洎乎剃染成大比丘學四分律淨名經俱登閫閾且曰出俗之者何滯方守株不能脫羈解絆乎於廣博知見無所堪能乃携缾鉢南極衡陽登嶽棲般若寺行胎息術而覽藏經事訖入閩嶺會無伴侶形影相弔逢猛獸者數四皆欽呀口垂嚥又躡步徐去矣見洞山雪峯二祖師決了禪訓有請問者隨答如飛蓋了達無絓矣後旋本院信向如歸而

四事供僧罔間閒隙四十餘齡役巳無倦以晉末丁未歲十一月二十三日遷滅于時白衣飲痛緇流茹傷獸夫猛以哀嘷鳥停飛而宛轉或曰愛河苦海誰拯溺邪春秋七十七法臘五十三火葬收舍利起塔于院朗爲釋子衣物誓不經女人之手浣濯不役徒弟檀施之物像實未省互用蓋以初律後禪陶冶神用之故也大名府少尹李鉉爲碑焉

漢東京天壽禪院師會傳

釋師會俗姓巨漢荊州刺史武之後祖徙家北燕遂爲薊門人也考諱知古母趙氏會童孩出俗禮薊州

溫泉院道丕爲師匠焉業成年滿受具於金臺寶剎寺壇梁開平中萍梗任飄於河朔杯盂隨步於江淮乃抵漢南遇觀音院嚴俊班荊話道抵掌論心且曰子還聞投子山有大同禪師巳否曰聞而未見曰宜亟往焉及參大同跬步之間舉揚之外洗焉明白其安坦然乾化二年來梁苑謝俊公曰治者攸攸歧路茫茫生死紫實殊朱狂斯濫哲苟不奉師友指歸幾一生空度今以穢蕪請與薰同器而藏可乎俊公與會胥德留入法席四年秋有實積坊羅漢院志修堅請會代居所住焉苫蓋五間而巳乃感檀越尚書左

丞吳藹兵部侍郎張袞若袁粲之謁寶亮徐湛之禮惠通共發奏章賜額曰天壽焉四海之僧翕然而至歷三十五載供僧二百餘萬用其財寶無少混淆耿介可知也天福七年晉高祖以會行成于內聲聞於外勅賜紫衣開運元年賜號曰法相紫衣則藏以受持師號則蔑其稱謂且曰我本不求名名來自求我知其白而守其黑和其光而同其塵世幻遂巡時不我與三年七月二十六日聚諸門人怗然而滅春秋六十七夏臘四十八闍維收舍利數百粒起塔於東郊汴陽鄉也刑部侍郎邊歸讜爲碑頌德云

周宋州廣壽院智江傳

釋智江俗姓單幽州三河南管人也本富族遊俠之子雖乘竹馬猷迴火宅之門乍玩沙堆好作浮圖之制略聞竺乾之教必淡慮凝情若瀟湘之逢故人也唐乾寧四載始年十五詣盤山感化寺遂成息慈息慈業備天復三祀往五臺山梨園寺納木叉法自此擔簦請業擇木依師淨名上生二典精練渙然冰釋心未厭飫龍德元年於商丘開元寺講名數一支所謂精義入神散則繁衍因著瑞應鈔八卷達者傳之生徒影附繕寫㲉多後唐同光元年在微子之墟

住院繕構堂宇輪奐可觀復塑慈氏釋迦二尊十六羅漢像咸加繢彩克肖聖儀善務方辦俄遘沈痾以周顯德五年孟秋順終享齡七十四當屬纊時滿院天人雜沓若迎導之狀疇昔善生覩史之昭應也吏部員外郎李鉉著塔銘云

系曰前人立義皆按教文豈得好惡隨情是非任見已行前轍不覆後車胡不謹而循之通曰夫創著述者有四焉一前說極非於文茫昧一僻見謬解領悟自乖一樂繁嫌略一好直怪迂有一於此無不著述也江公瑞應鈔未經披覽聞諸道路言亦濟時須苟不濟用而變革古德義章則何異以舊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也

周五臺山真容院光嶼傳

釋光嶼俗姓韓氏應州金城邑人也幼讀儒書有佐國牧民之志頻有神人夢中警策曰汝於佛法有大因緣遂投真容院附法威待其鬀錫謹弟子之職受具後誦淨名經徹簡每至依於義不依語告喻本師而求聽習威尋許諾遂詣太原三學院涉乎寒燠研覈孜孜屢敗榿檀乃講維摩上生二座忽謂同志曰余憶昔年每念依於義我迦樓學院今講二經窮理見

性知果驗因得不依教起行免背四依之行乎俄辭晉水却返故山戴華嚴經遶菩薩殿六時右旋禮佛時晉高祖握圖之三載也名聞丹禁遂賜紫衣明年授號通悟焉山門僧官與大衆堅命臨壇告辭不允僧官謂曰師行解兼人獨善其巳良璞不剖必見泣血辭不獲巳度人三二載堅求脫免屬少王嗣位院之主守大衆僉舉非嶼而誰辭曰此山四海客遊之所奈何不出院門有年歲矣令知供養有何所須雖免不從自後供施委輸十八年中供百萬餘僧一夕雲霧俱發散雪交零嶼之蓋經白練一條可三四尺

忽爾不見翌日深更遺練俄還舊所也蓋陰神之送至歟顯德七年庚申歲十月示疾謂諸子曰猶龍者厭乎大患歎鳳者悲於逝川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言訖如蟬蛻焉俗壽六十六僧臘四十六荼毗於東峯下取諸靈骨瘞於塔幢舍利隨緣供養焉

宋東京觀音禪院巖俊傳

釋巖俊姓廉氏邢臺人也誕育之來蔚繁神異挺身去縛誓入空門從椉戒珠終身圓瑩乃持杯錫言徧叅尋陟彼衡廬登乎岷蜀嘗至鳳林欵逢深谷見一區之晃耀原七寶之縱橫時同侶相顧曰奇哉可俯拾乎俊曰古人鋤園觸黃金若瓦礫耳苟欲懷之自速禍也俊吾野晉覆頂須此供四方僧言訖拾去造謁舒州投子山主問之曰客來昨宿何處俊曰在不動道場曰既言不動曷由至此對曰至此豈是動耶曰元來宿不著處然山主默認許之迨恩還趙路出陳留抵今東京遇乎梁少保隴西公資即河陽節度使贈中書令芝之昆也雖居貴仕酷信空門接俊談玄若劉遺民之奉賈遠也相與議捨第宅俾建仁祠俊弗讓達以安形性既考禪室而行祖風慕道窮玄堂宇盈塞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地與俊布衣之交

每登方丈必施跪禮及其即位延遲優渥至乎朝廷見必稽顙高談虛論若至寶山焉以乾德丙寅三月示身有疾彌留弟子求醫奉藥瞋目噤脣不食垂誡門人後巳當恰顏儼肅合掌訣衆而滅享齡八十五坐夏六十五初俊被朝恩賜紫袈裟也受而不服錫淨戒師號也有而不稱屬其策杖清羸周祖勑侍者輦勿令大師一中食俾其日昃更進佉闍尼矣俊諾而難違慈柔被物暨乎自狹而廣實三院一門也二堂東西恒不減數百衆五十年間計供僧萬百千數京城禪林居其甲矣以其年四月八日歸葬于東郊豐臺村白塔存焉于日神都寺院各率旛幢吹貝鳴鐃相繼二三里道俗送殯者萬數知制誥王著爲碑昭懋厥德云

宋西京寶壇院從彥傳

釋從彥姓米氏燕人也始自識環壽知跪椅顒昂挺質谿達爲襟年距十五父母聽許出家於并部慧覺禪院也受戒後經江鼓櫂論海化鯤流輩畏之咸知宗奉乃懷心於祖教望攻玉於他山由是北別冰天南觀桂海不虞𤸃瘴唯慕叢林欣遇龍牙山禪師爲決所疑蔚成達者後唐清泰丙申歲還遊嵩少洛中

始安人情輯睦彥營構禪坊延聚緇侶而供養之歷晉漢周三朝皆加恩命乃曰寵辱若驚吾無驚久矣然俗諦門中感世主以綈繡緣飾朽木者哉以開寶二年八月三日示疾而終四年辛未故權從久瘞于層塔焉

宋東京普淨院常覺傳

釋常覺姓李氏陳留人也肇爲鞠子氣調絕奇入鄉校中諷讀經籍群童咸出其下洎登弱冠往廬山遊二林陟五老乃禮歸宗寺禪師克苦行焉梁乾化二年衆去飾披緇矣明年於東林甘露戒壇納解脫木叉厥後修身踐言雖三藏俱留於意表而以心學爲究盡之務復入五臺山禮妙吉靈跡迨後唐天成三載始於東京麗景門之右樹小禪坊勑額爲普淨焉而逐月三八日設圍京僧浴其或香湯汲汪樵爨失供覺必令撤小屋抽榱桷而助爨焉有公王仰重表薦紫衣堅拒弗受汲汲以利行濟物爲己任耳開寶四年十二月三日遘疾輕安無撓十一日告衆右脅而化享年七十六僧臘五十六茶毗收舍利五色磊落無算嘗居京邑屢登斯院覽北海陶尚書穀爲湘東張仲荀序詩贈覺而云起後唐天成至漢乾祐每

黒白月三取八日浴京大衆累歲費錢可一百三十六萬數計緡千萬矣雖檀施共成實覺公化導之力也譬大火之下陳留古封周秦已來戰伐之國人物衆而土風尚利舟車會而貨殖惟錯昔梁惠王賢諸侯也嘗謂孟軻曰何以利吾國是知禮讓之化不勝於好利之心明矣且梁去魯千里而近道猶不同矧十萬八千里乎梁王孟子同世之人也心或有異況瞿曇上人乎彼孟氏屬斯文未喪不能揚素王之道今上人當去聖逾遠卒能行法王之教苟非三業內淨六塵外清以至公之行化於人孰以至公之心受於化也陶重敘曰自靈山覆簣法海壇流玉毫晦而微言絕金杖折而異端作惟上人也色空等觀物我都亡麻麥一齋自同禪悅炎涼一衲僅蔽枯形前後王臣欲上章乞以大師爲號請以紫染方袍者皆確而拒之云云張仲荀贈覺鉢盂拄杖草屨各用五言爲章刊于小碣其爲名流碩學旌別有如此者

宋杭州報恩寺永安傳

釋永安姓翁氏溫州永嘉人也少歲淳厚黃中通理遇同郡彙征大師鳳鳴越嶠玉瑩藍田稷落文心沉潛學奧以其出樂安孫郃拾遺之門也而有慕上之

心往拜而乞度然征性高岸而寡合而安事之也出
從若環蓋哀其幼知擇師耳天成中隨侍出杭俄有
從十二頭陀之意潛逃欲登閩嶺參問禪宗屬封彊
艱棘却迴結庵于天台後遇韶禪師法集頓遣群疑
重來禮征咄之曰棄背孝養爾自速辜遣行于斯還
有裨補前咎討否安跪對曰從來無事前用寒責征
肯領之漢南國王錢氏召居報恩寺署號禪師焉乃
以華嚴李論為會要因將合經募人雕板印而施行
每有檀施罕聞儲畜迴捨二田矣以開寶甲戌歲終
爾焚之其舌存焉累投火鍛色雖同乎熾炭寒則柔

弱今藏普賢道場中春秋六十四法臘四十四云

宋錢塘永明寺延壽傳

釋延壽姓王本錢塘人也兩浙有國時為吏督納軍
須其性純直口無二言誦徹法華經聲不輟纍屬翠
巖參公盛化壽捨妻孥削染登戒嘗於台嶺天柱峯
九旬習定有鳥類尺鷃巢棲于衣襵中乃得韶禪師
決擇所見遷遁于雪竇山除誨人外瀑布前坐諷禪
嘿衣無繒纊布襦卒歲食無重味野蔬斷中漢南國
王錢氏最所欽尚請壽行方等懺贖物類放生汎愛
慈柔或非理相干顏貌不動誦法華計一萬三千許

部多勵信人營造塔像自無貯畜雅好詩道著萬善
同歸宗鏡等錄數千萬言高麗國王覽其錄遣使遺
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數珠金澡罐等以開寶八年
乙亥終于住寺春秋七十二法臘三十七葬于大慈
山樹亭誌焉

宋西京天宮寺義莊傳

釋義莊姓張氏滑臺人也當免懷之日及就傅之秋
神彩克明塵機頓去乃於本府開元寺歸善財之列
從升戒德因樂遊方始於洛邑采聽法華見識過人
闡揚訓物衆請居九曜院焉匪虧法食用濟往來慈

以利生始末無間建隆初左散騎常侍申公奏賜紫
衣稟學僧尼三十餘員莊性敦勸進講外兢兢五十
年間二時禮懺至老不替於太平興國戊寅年八月
奄終俗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九明年二月遷塔于龍
門菩提寺西焉

宋西京廣愛寺普勝傳

釋普勝姓張氏深州陸澤人也幼歲情愛逾薄俄決
志趣五臺山華嚴寺師事超化大師或問之曰子胡
以越山踰域而求出家彼饒陽者豈無仁祠哲匠乎
勝對曰附神驥可以日千里矣某知妙吉淨刹感徵

膠戾令我小凡速成果證可不是乎衆聆斯說曰任
氣小兒有此高識我曹俱弗如也勝曰其非枉金華
死而不厭之徒也願入慈門而思利物耳迨乎受具
南臨潞府講通上生經矣獨崇法大師傳唯識論盛
化洛都往從學焉凡百章疏經目便識之不幾稔闇
習通精贍勝所傳者中山貞辯鈔講多怏失所然冐
言曰繁略不均解判非當乃刪多補少爲四卷行于
世太祖神德皇帝賜紫衣師號曰宣教也以太平興
國四年秋七月四日示疾終于淨土院享壽六十三
坐四十三夏門人等收舍利葬于龍門山寶應寺西

皇建塔旌表之

宋東京開寶寺師律傳

釋師律范陽人也姓賈氏大丞相魏國公耽之後唐
書有傳律弱亂端謹不與群童鬭伎裁十五歲於憫
忠寺落髮禮貞涉爲師嚴肅垂髫所履不出遊幅之
外涉默異之曰不可屈身下位而抑其名節乎成比
丘已可去遊方律奉訓南逝得其禪要迴錫故鄉時
屬世迍大周朝其間帝王重臣率皆宗仰居于夷門
山舊封禪也營構乎殿宇聖像豐廚祕藏供僧僕侍
約勸後生別院翕如閉蓮叅窓朝廷以紫衣徽號用

旌厥德律視之蔑如也一日謂弟子庶幾曰吾無願
不報厥齡欲頹汝宜知之勿俗情而悲悼也乾德二
祀正月二十三日而終春秋八十一法臘六十二太
平興國五年三月改葬于北部洛䂞之原進士賈守
廉爲塔銘焉

論曰佛出于世經譯于時大要在乎果因所推歸乎
罪福罪也者下三塗之階陛也福也者上諸聖之階
陛也階陛是同上下有異耳此命章曰興福者乃欲
利他焉如秤低昂如室明暗則知二事必不同時又
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同國而治也凡夫氣分

唯說罪多聖者品流但聞福厚順性故易造逆意故
難修修有多門行有衆路大約[illegible]檀波羅蜜多令度
無極也始則人天福行施食與衆橋梁義井次則輪
王行中下品善上品十善者則梵天福行也一造偷
婆二補修故寺三請佛轉法輪次則二乘淨福行同
三品善止自利功强耳次究盡位福行乃成二嚴莊
嚴相好從三輪無礙見萬法體空獲利殊多盡未來
際夫如是福之廣矣大矣乃知聖者爲福則易爾何
耶純淨之故也凡夫則反是易熏染之故也是以佛
亦爲穿針之福知福不宜厭焉目連然燎迦葉踏泥

無盡意貢瓔珞寶珠香多羅分僧臥具伊皆大人有作聖者權方欲其因罪不厭除福不厭取刻以教傳嶺外法布中原年所彌深行特漸薄內衆修福就彼持門先哲息懲行其懺法矣夫修理懺也淡慮觀心心無所生生無所住當爾之時順違無相則罪滅福生之地也若行事懺也心憑勝境境引心增念念相資綿綿不斷禮則五輪投地悔則七聚首心或期瑞而證知乃見罪滅之相也昔者齊太宰作淨住法梁武帝懺六根門澄照略成住法圖具觀廣作慈悲懺迨乎會昌年內玄暢大師請修加一萬五千佛名經是以兩京禮經則口唱低頭檛磬一聲謂之小禮自淮以南民間唯禮梁武懺以爲佛事或數僧唄暱歌讚相高謂之禳懺法也其有江表行水懺法者悔其濫貲過度之愆此人僞造非其法也又有斆古人逐字禮華嚴法華經以爲禮無漏法藏也由此有四衆之徒於字上安南無字下安佛諓叨濫也有偈言曰但務生善唯期滅罪何判爲非邪通曰翻譯之後傳行已來若天上之恒星如人形之定相或別占一座便曰客星或新起肉隆乃爲胼贅者耳君不見春秋夏五邪鄭杜諸家豈不能添月字乎蓋畏聖人之言

成不刊之典不敢加字矣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將知佛教還可加減否如慧嚴重譯泥洹經加之品目忽夢神人怒責聲色頗厲曰涅槃尊經何敢輒爾輕加斟酌是知興福不如避罪斯言允矣今則不勤課勵靡事增修因搜頹脫之數負貴顯孟安之三寶就今有作何代無人或京兆開乎海池或終南建乎蘭若鑄大悲之銅像造相國之伽藍或代病利人或護生掘土鑄鐘感瑞立刹參雲刻像繁多修臺浩博披榛平田之梵宇脫樣阿育之浮圖刊石爲經鳩財立藏或治病於井絡或化人於鄜畤如斯人也入殊邪之鄉導合二姓之良媒日月伏根照洞庭之幽暗乾坤玄鑿開混沌之竅端所行博哉續運長矣公羊子有之曰是上之行乎下也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願吾徒望上而學之令仁祠聖像無墜于地者也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八

音釋

屩居勺切草屩也　菌去殞切　鍋鏑居禾切古覈切　閣闠闤胡關切闠胡對切闤闠門限也　猶以周切臭草也　[illegible]多殷切　夥胡果切多也　菅居顏切茅屬　噤巨禁切口閉也　[illegible]　榱倉回切椽也　栝古括切括也　蕢求位切土籠也

孫渡居士吳用先施刻此卷計六千八百二十九字該銀二兩四錢一乙分益州釋道一對徐普書張應文刻　萬曆辛亥仲秋月徑山寺識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賛寧等

奉　勅撰

雜科聲德篇第十之一 正傳二十六人 附見六人

南宋錢塘靈隱寺智一傳

釋智一者不詳何許人也居靈隱寺之半峯精守戒範而善長嘯嘯終乃牽曳其聲杳入雲際如吹笳葉若揭遊絲徐舉徐揚載哀載咽飂飃淒切聽者悲涼謂之哀松之梵頗生物善或在像前讚詠流靡於靈山澗邊養一白猿有時蹇山踰澗久而不還一乃吮

吻張喉作梵呼之則猿至矣時人謂之白猿梵召一公為猿父猶狙公也其後澗邊群狙聚焉每至衆僧齋訖斂生飯送猿臺所後令山童呼三二聲則群猿競至洎乎唐武宗廢教伊寺毀除焉鞠為茂草之墟飯猿于臺事皆堙滅一師不詳所終

元魏洛陽慧凝傳

釋慧凝未知何許人也棲止洛邑而無異藝正修練心戒耳嘗得疾暴終七日而蘇起説冥間報應及見區分更無毫髮之差所覩者五沙門一是寳明寺智聖以坐禪苦行得升天堂次一是般若寺道品以誦涅槃經四十卷同前智聖次是融覺寺曇謨最稱講涅槃華嚴經領徒千數琰摩王曰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赵物比丘中第一麤行今唯試坐禪誦經最曰貧道立身已來唯好講導不能禪誦王曰付司即有青衣數輩擁送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黒似非好處次是禪林寺道恒唱云教導勸誘四輩檀越造一切經入中像十軀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務喧繁雖造經像止欲得他財物既得財物貪心即起既長貪行三毒熾然具足煩惱與最同入黒門第五是靈覺寺寳明自稱未出家時嘗

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即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闕王曰卿作刺史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説此亦付青衣送入黒門矣凝由此省悟最先見王屬吏檢尋名籍悮追攝耳時胡太后聞之遣黄門侍郎徐紇依凝之説散訪驗寺額并僧名有無奏報云城東有寳明寺城内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禪林靈覺三寺并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弘寳明等皆實有之太后稱歎久之詔請坐禪誦經者一百僧常在内殿供養焉續有詔不聽比丘持經像在街路乞索如私有財物造經像者任意凝入白

鹿山隱居修道自此京邑城下比丘多修禪觀誦持大部經法焉

系曰曇譔最坐講法而人我因入黑門中若禪誦者人我隨增知亦不免最與道士姜斌爭論護法之功可補前過無謂傳法之人皆墮負處胡后偏見不亡吁哉

唐成都府法聚寺員相傳

釋員相蜀人也七歲出家博綜内外善屬文時號奇童内修律範人無間然龍朔元年有疾而終于此寺將啓手足房内長虹若練而飛上天寺塔鈴索無風自鳴其大門屋壁畫剥落每夜有皷角聲經百餘日方息從此鳥雀不棲其屋咸亨四年甘露降于講堂前欄檻樹焉相終弟子收文集三十餘卷寺中石像碑相作辭龔霊曠同撰是歟

唐越州妙喜寺僧達傳

釋僧達姓王氏會稽人也稚齒英奇不珍戲弄於龜山妙喜道場出俗其寺南梁初建後樂遊方見黄梅忍禪師若枯苗得雨隨順修禪罔有休懈遇印宗禪師重磨心鑑光州見道岸律師更勵律儀四衆依歸如水宗海開元七年示疾而終春秋八十二云

唐京兆神鼎傳

釋神鼎者不詳何許人也狂狷而純直髮垂肩際每持一斗巡長安市中乞丐得食就而食之人或施麤帛幣布錦綺羅縠並綴聯衣上而著且無選擇嘗入寺中見利貞法師講於座前傾聽少時而問貞曰萬物定已否貞曰定鼎曰闍黎若言定何因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有死即生有生即死萬物相糾六道輪迴何得定耶貞曰萬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指天為地呼地為天召星為月命月為星何得不定耶貞無以應之時衆驚其辯發如流貞公與學徒挫其鋒穎形態色張文成見之歎嗟謂之曰觀法師迅辯即是菩薩行位人也鼎曰菩薩得之不喜失之不怨撻之不怒辱之不瞋鼎今乞得即喜不得即怨撻之即怒辱之即瞋由此觀之去菩薩遠矣時衆錯愕合掌而散焉

系曰答人之問遲巧不如拙速今傳家屬幾百年輒伸訓對通曰谷變陵遷生來死往萬類相糾五道輪迴正是不遷之法可非定耶經云世間相常住是也又言天地星月各據其倫終歸磨滅可非不定耶經云刼火洞然大千俱壞是也今不壞世間相而談實

相可非定不定耶雖定不定俱解脫相歟又言有喜怒非菩薩者菩薩雖喜怒非喜怒非菩薩而誰也今聊雪利貞之鬱悒歟

唐京兆泓師傳

釋泓師者齊安人也神龍中來遊京輦簡傲自持而罕言語語則現怪頗善地理之學占擇塋兆郭景淳一行之亞焉而出入於鄖公韋安石之門與韋既密一日謂之曰貧道於鳳棲原見一段地約二十畝有龍起伏之形勢有藏此者必累世居台鼎韋曰老夫有別墅在城南候閑隙陪國師訪地問其價幾何

遊林泉又資高興異日韋尋前約方命駕次韋公夫人曰令公爲天子大臣國師通陰陽術數奈何潛遊郊外而營生藏非所宜也遂止韋曰舍弟滔有中殤男未葬便示此地泓曰如賢弟得此地不得他將相止列卿而已滔買葬中殤後爲太常卿禮儀使而卒泓每行視山原即爲圖狀帶自洛東言於張說曰缺門道左有好山岡丞相可用之說曰已位極人臣吉孰過此泓曰無人勝此遂咨源監察乾曜曰先人有遺旨矣後曜請假東洛還奉而迴已經年矣泓再經缺門其地已成塋兆問居人曰源氏之松栢也泓曰

冥數合歸源氏坐可待其變化不數年曜果登庸焉泓曾誡燕公曰宅勿於西北隅取土後成坑三二處爲穴泓驚謂燕公曰禍事今公富貴一身耳更二十年禍及賢郎耳及均垍受祿山僞官肅宗復京以滅死論太上皇苦執今處斬皆符泓言然中睿朝皆榮重泓號國師占相之言未嘗差謬

唐洛陽罔極寺慧日傳（[illegible]貞夫）

釋慧日俗姓辛氏東萊人也中宗朝得度及登具足後遇義淨三藏造一乘之極躬詣竺乾心恒羨慕日遂誓遊西域始者泛舶渡海自經三載東南海中諸

國昆侖佛誓師子洲等經過略徧乃達天竺禮謁聖迹尋求梵本訪善知識一十三年咨稟法訓思欲利人振錫還鄉獨影孤征雪嶺胡鄉又涉四載既經多苦深猒閻浮何國何方有樂無苦何法何行能速見佛徧問天竺三藏學者所說皆讚淨土復合金口其於速疾是一生路盡此報身必得往生極樂世界親得奉事阿彌陀佛聞已頂受漸至北印度健馱羅國王城東北有一大山山有觀音像有志誠祈請多得現身日遂七日叩頭又斷食畢命爲期至七日夜且未央觀音空中現紫金色相長一丈餘坐寶蓮華垂

右手摩曰頂曰汝欲傳法自利利他西方淨土極樂世界彌陀佛國勸令念佛誦經迴願往生到彼國已見佛及我得大利益汝自當知淨土法門勝過諸行說已忽滅日斷食既困聞此强壯及登嶺東歸計行七十餘國總一十八年開元七年方達長安進帝佛真容梵夾等開悟帝心賜號曰慈愍三藏生常勤修淨土之業著往生淨土集行于世其道與善導少康異時同化也又以僧徒多迷五辛中興渠興渠人多說不同或云芸薹胡荽或云阿魏唯淨土集中別行書出云五辛此土唯有四一蒜二韮三葱四薤闕於興渠梵語稍訛正云形具餘國不見迴至于闐方得見也根麤如細蔓菁根而白其臭如蒜彼國人種取根食也于時冬天到彼不見枝葉蕓薹非五辛所食無罪日親見爲驗歟以天寶七年卒于住寺報齡六十九葬于白鹿原成小塔焉餘姚休光寺釋眞法師金華人也俗姓王氏眞髫丱辭家童蒙悟道發大精進堅持戒地一門之中數人緇服眞學習師古義成先聖八部經理宛在掌中三乘法源盡於度内天寶六年太守秦公長史狄公知其行高遂以名薦王休光寺焉二公常相謂曰眞公通深妙法玄無上義閒

一得三言發響應昔利涉辯博僧會智周與之齊驅未可同日以其八年終于寺本縣令王遂述德刊銘洪元脊書焉

唐越州大禹寺神迥傳

釋神迥未詳何許人也幼入法流矜莊自任節高行峭不惡而嚴曉年寡稱心寺大義律師同習三觀於天台宗得肯於左溪禪師即寳應年中也加以辭筆宏贍華藻紛紜爲朗師眞影讃法華經文句序冠絕于時爲世所貴不詳厥終焉

唐京兆鎮國寺純陀傳

釋純陀者本西域人也梵名無由翻就華言也從遊京邑人所欽重上元中便云東渡人見之顏容若童穉之色言已年六百歲矣或謂爲八十歲人也言談氣壯舉動不衰代宗皇帝聞之詔入禮遇極豐俾求留年之道陀曰心神好靜今爲塵境汨之何從冥寂乎若離簡靜外欲望留年如登木釆芙蕖其可得乎陛下欲長年由簡潔安神神安則壽永寡慾則身安術斯已往貧道所不知也帝由是篤重之以永泰三年預知必逝遣弟子賫衣鉢進上帝賜弟子紫衣陀終于鎮國寺焉

唐天台山國清寺道邃傳

釋道邃不知何許人也幽識遠晤執志有恒懸解眞宗不由邪術末傳隋智者教道素得玄微荊溪之門杳難窺望大曆中湛然師委付止觀輔行記得以敷揚若神驥之可以致遠也于時同門元浩迥知畏服不能爭長矣貞元二十一年日本國沙門最澄者亦東夷卉服中剛決明敏僧也泛溟涬達江東慕天台之法門求顗師之禪決屬邃講訓委曲指教澄得旨矣乃盡繕寫一行教法東歸慮其或問從何而聞得誰所印俾防疑悞乃造邦伯作援證焉時台州刺史陸淳判云最澄闍梨形雖異域性實同源特稟生知觸類玄解遠傳天台教旨又遇龍象邃公總萬行於一心了殊塗於三觀親承祕密理絕名言猶慮他方學徒未能信受所請印記安可不任爲憑云澄泛海到國賷教法指一山爲天台號一寺爲國清風行電照斯教大行倭僧遂尊邃爲祖師後終于住寺焉

唐懷安郡西隱山進平傳

釋進平姓吳氏京兆人也早出家于永安山明福院夙表端雅諸經大論皆所研尋銷文鍊旨令人樂聞未思禪觀於洛下遇荷澤會師了悟且曰甚矣不自外知者所知難乎哉後至唐州遂居西隱山刺史鄭文簡請入城闡揚宗旨示滅年八十一大曆十四年三月入塔

唐寧州南山二聖院道隱傳

釋道隱姓王氏彭原人也風宇高峙情性宏澹少脫塵勞皆從沖漠旣循師範因願遊方得荷澤師頓明心要迨旋鄉土道聲洋洋慕其法者若登華陰之市也匪召員臻檀施豐洽鬱成精舍焉以大曆十三年三月晦囑累四部從於中夜趺坐而終春秋七十二法臘三十五弟子辯貞建塔緘藏荷今師資二座全身不朽矣議者以爲得道眞正其器亦然譬猶鍊丹之鼎藥成鼎亦化金矣在華嚴有諸菩薩成就如虛空忍得無來身以無去故得不生身以不滅故得不聚身以無散壞故其隱師之謂歟

唐溫州陶山道晤傳

釋道晤者不知何許人也高趣放蕩識量難貲未住永嘉陶山側精舍則隱居修眞誥之所也大曆中代宗爲陶眞君樹此精舍晤於此進修靡怠人亦傾仰一夕跏趺而卒身肉無沮如入三昧議不焚葬後五年忽舉右手狀若傳香州官民庶異之以事奏勅賜

紫袈裟謚曰寶相大師至今塔中州民祈禱脩華塡
委焉
系曰凡諸入滅舉其指者蓋示其得四沙門果之數
也昔求那跋摩舉二指而滅言已證二果歟其次法
京垂滅屈三指慧景反握五指將之還屈今晤之伸
指豈不同諸

唐京兆歡喜傳（無側）

釋歡喜不知何許人也性無羈束慈忍寬和人未嘗
見其慍色故號之焉觀國之光至于京輦貴達下民
延之少見違拒言語不常事迹難測德宗皇帝聞而

重之貞元十二年勑永泰寺置戒壇度僧時喜與焉
唐禪宗別勑令受戒緇伍榮之至其年六月十九日
卒于本寺焉有會稽雲門寺釋無側者外國人未知
葱嶺南北生也若胡若梵烏可分諸建中中越嶺東
遊得意則止度其冬夏後棲越溪雲門寺修道然善
體人意號利智梵僧焉相傳即是康寶月道人後身
也必脅以事徵驗而知與名德相遇談話終夕吳興
皎然題側房壁云越山千萬雲門絕西僧貌古還名
月清朝掃石行道歸林下眠禪看松雪其高邈之狀
在畫餠焉

唐湖州杼山皎然傳（琳幅）

釋皎然名晝姓謝氏長城人康樂侯十世孫也幼負
異才性與道合初脫羈絆漸加削染登戒于靈隱戒
壇守直律師邊聽毗尼道特所留心於篇什中吟詠
情性所謂造其微矣文章儁麗當時號爲釋門偉器
哉後博訪名山法席罕不登聽者然其兼攻並進子
史經書各臻其極凡所遊歷京師則公相敬重諸郡
則邦伯所欽莫非始以詩句牽勸令入佛智行化之
意本在乎茲及中年謁諸禪祖了心地法門與武丘
山元浩會稽靈澈爲道交故時諺曰霅之晝能清秀

貞元初居于東溪草堂欲屏息詩道非禪者之意而
自誨之曰借使有宣尼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朝目
前矜道侈義適足以擾我眞性豈若孤松片雲禪座
相對無言而道合至靜而性同哉吾將入杼峯與松
雲爲偶所著詩式及諸文筆併寢而不紀因顧筆硯
曰我疲爾役爾困我愚數十年間了無所得況汝是
外物何累於人哉住旣無心去亦無我將放汝各歸
本性使物自物不關於予豈不樂乎遂命弟子黜焉
至五年五月會前御史中丞李洪自河北負譴再移
爲湖守初相見未交一言恍若神合素知公精於佛

理因請益焉先問宗源次及心印公笑而後答他日言及詩式具陳以宿昔之志公曰不然固命門人檢出草本一覽而歎曰早年曾見沈約品藻慧休翰林庾信詩箴三子所論殊不及此奈何學小乘褊見以宿志爲辭邪遂舉邑中辭人吳季德梁常侍均之後其文有家風予器而重之晝以陸鴻漸爲莫逆之交相國于公頔顏魯公眞卿命裨贊韻海二十餘卷好爲五雜徂篇用意奇險實不忝江南謝之遠裔矣晝清淨其志高邁其心浮名薄利所不能啖唯事林巒與道者遊故終身無惰色又與冥齋盖循樵面然故

事施鬼神食也晝舊居州興國寺起意自損衣囊施之嘗有軍吏沈釗本德清人也夕從州出乘馬到騁馳橋月色皎如見數人盛飾衣冠釗怪問之如何到此曰項王祠東興國寺然公修冥齋在玆伺耳釗翌日往覆果是鬼物矣又長城趙晉錢沛行役泊舟呂山南見數十百人得非提食器負束帛怡然語笑而過問其故云赴然師齋來時顏魯公爲刺郡早事交遊而加崇重焉以貞元年終山寺有集十卷于頔序集貞元八年正月勑寫其文集入于祕閣天下榮之觀其文也聲律而不厭合律乎清壯亦一代偉才焉

晝生常與韋應物盧幼平吳季德李萼皇甫曾梁肅崔子向薛逢呂渭楊逵或簪組或布衣與之交結必高吟樂道道其同者則然始定交哉故著儒釋交遊傳及內典類聚共四十卷號呶子十卷時貴流布元和四年太守范傳正會稽釋靈澈同過舊院就影堂傷悼彌久遂題曰道安已返無何鄉慧遠來過舊草堂余亦嘗時及門者共吟佳句一焚香其遺德後賢所慕者相繼有焉又唐黃州大石山釋福琳姓元氏荆州人也父爲襄陽判司素崇釋氏琳幼好佛門恒循檢操早知詩愛就玄靜寺謙著師下剃染登滿足

法巳躬禮荷澤祖師乃契眞心後至黃陂剪茅營舍終成大院安集四方禪侶琳終時年八十二與元二年四月入塔

唐安陸定安山懷空傳

釋懷空俗姓商氏河陽人也齊梁之子幼且矜莊乃辭所親就本州大都山廣福院出家大明禪師默識空之器局不常教誦群經納法之後觀方京都屬北秀禪師闡化造而決疑後往安陸定安山倏遇一叟勸空鎮壓此川我霑大利乃結茅而止前叟即土地神耳尋因村民逐虎入山見空歎喜而白之曰此中

多虎暴村落不安願和尚示以息災之法空曰虎亦衆生也若屠害於彼彼必來報迭相償報何時斷期乎老僧爲諸君討者善可禳去鄉人曰愚下無知唯教所在空曰汝歸合同心陳置道場施設大會空預法筵至日之夕矣有一虎於庵前瞑目伏地空曰咄哉惡類一報未滅更增宿殃噬人倫也天不見誅死當墮獄吾憫汝哉虎被責已忽遅迴而逝明日齋散上山其虎在庵前領其七子將齋餘擲之各食訖爲其懺悔七虎相次俱亡百姓胥悅且曰從師居此俗無疵癘仍年穀熟致拜而退時張逵大夫爲州牧遣

府吏慕容興往請入州空謝病不起部領工匠爲建禪宫畢示疾而終享年八十三貞元三年三月十六日火葬收舍利入塔焉

唐澧州慧演傳

釋慧演姓苗氏襄陽人也父爲東平紏曹演幼入開元寺聞經歡喜求於辯章法師所度脱章曰講涅槃經演常隨聽入神既通深義復能講談一日結侶同遊華下思登毛女峯觀仙掌路出洛中乃叅荷澤祖師通達大觀因入南嶽遂住澧陽江南得道者多矣貞元十二年終享齡七十九云

唐荊州國昌寺行覺傳 皓玉

釋行覺姓劉氏鉅鹿人也稚歲英敏立不易方負志出家親難沮勸早投本部永泰伽藍受業納戒後於洛都遇會禪師開悟玄理秉心矯跡遊方見江陵古寺殿宇摧墮闃而無人覺卸囊挂錫明日見樵夫驚怪言此是國昌寺廢已三周將知人事相因道從緣會學者至矣鄉人來矣變成一寺時節使崔尚書請召入城謝而不赴檀施繼臻乃興盛化貞元十五年告終年九十二荆楚之人營塔焉又南嶽山釋皓玉者趙氏之子上黨人也出塵于法清寺後於荷澤會

下大明心印入嶽中蘭若養道衡陽太守王展員外傾重終時年八十餘興元中入塔云

唐鄂州開元寺玄晏傳

釋玄晏江夏人也姓李氏祖善而博識多學注文選行講集於梁宋之間李邕北海太守唐書有傳晏穉昧之齡決志離俗至德初年誦經高第依僧崇眞剃落配住開元寺大暦三年從大闍棃眞悟受具足法便尋律範目不視靡曼足不履邪徑於四儀中無終食之間違教儀形峭拔眉目秀朗如孤鴻野鶴獨立迥澤望風瞻想自有遠致性多分劑苟與惡比丘共

住遑遑然如以佉陀羅荚浴身也不出戶牖焚香掃地端坐盡日人不堪其憂而晏居之以爲三禪之樂不敵也晏少習毗尼長學金剛解空破相臻極玄奥而間律藏有一時外學之說或賦詩一章運思標拔孤遊境外彭城劉長卿名重五言大嗟賞之由是風雲草木每有賦詠輒爲工文者之所吟諷也晏房舍在寺之北隅頗爲湫隘凡當時名士共營草堂有若陳郡袁滋趙郡李則盧來卿于文炫蔡直皆椅捨同締構也鄂嶽連師何公旌其行業請居晉安不移其志建中伊始符載與楊衡李演約晏爲塵外之侶焉

以貞元十六年九月十四日示滅春秋五十八僧臘三十四遷塔于黄鶴山南原也

唐南嶽澄心傳

釋澄心姓朱氏東海人也厥父任濟源令天寶中安史之亂遇害心稺齒隨母氏至河内貧極母即從人心不樂隨嫁心之志氣不羣乃投應福寺智明法師求教昜披剃登戒後雲遊烏宿務急參玄於秀師高足門下了其法要乃觀諸方名跡遂止衡嶽請益之僧摩肩駢足時太守吴愙忠請心入州治謝而不行再命棲于龍興寺來問道者丈室恒滿貞元十八年壬午十一月示滅春秋七十六以其月二十七日入塔云

唐杭州天竺寺道齊傳 如法

釋道齊俗姓趙氏錢塘人也幼而察慧器度浩然入于庠序經籍淹通偶立當衢見僧分衛行誦淨名經冥然喜之且召入家設食問僧爲居何寺答曰定水伽藍因請父母出家母曰吾生汝時夢手擎日月嘗占是夢云貴子有五等之分脫或捨家吾無望矣由是往定水從師年十七進具習毗尼法復投靈隱寺學華嚴經義自爾於天竺寺修習禪定行杜多行其

山有石窟齊於中坐忽巨蟒矯首哈呀爲吞噬之狀愀然不動時有虎豹近于石室羣鹿時時馴擾又山椒乏水以錫杖劉地其泉迸流實供其用貞元二十一年四方學者勸請講華嚴經時雪飄飛忽生華二本狀若芙蕖熠爚光發觀者嗟歎見所未見齊道譽惟馨其節儉惡衣惡食人所不勝後終于山寺焉又唐太行山釋法如俗姓韓慈州人也少爲商賈心從平準至今東京相國寺發心依洪思法師出家肄業偕通遂往嵩少間遊於洛邑遇神會祖師授其心訣後登太行山見馬頭峯下可以棲神結茅而止有褚

墅戍將王文信率衆建精廬焉刺史李亞卿中丞命入城不赴示寂報齡八十九元和六年三月遷塔云

唐金陵莊嚴寺慧涉傳

釋慧涉俗姓謝氏會稽人也卽東晉太傅安之後是知傑氣英靈間代而出津梁拔俗異世豈無涉爲人清素戒節孤峻好寂爲樂不棲名聞以大曆之初於金陵莊嚴寺遇牛頭山忠禪師一言知歸遂命入室授其法要服膺道化待之彌載不憚其勞洎忠捐世踵武茲嶺無遊人境一衣方丈檏飾彌高自是以來問道者衆四維方域無不霑洽五十年中翕然歸德以長慶二年終於山院春秋八十有二門弟子惟晏等奉全師禮建塔於寺之西北勒銘紀德若考師之藝文則草堂廬嶽各美於當代矣

唐京兆千福寺雲邃傳

釋雲邃不知何許人也通綜經論解將行兼仍貫群書號爲該博好遠汎愛人無間然累朝詔入內道場順宗已來掌領譯務憲宗初勾當右街諸寺觀釋道三教事別勅充西明千福兩寺上座風猷淹雅綱任肅然昔賢以道生比郭林宗遂公有焉次潤州棲霞寺釋清源姓馮南徐延陵人也稚年貞素長亦弗群俗態不拘法流爰入造涉公爲弟子焉學贍經律人罕疇匹棲于攝山積其齡稔長慶初工部尚書李相國德裕鎮于浙西洗心道域延居京口諸稟禪要雅契夙心及贊皇去郡返錫棲霞終于住寺

唐京師保壽寺法眞傳

釋法眞不知何許人也器識悠深學問宏博研窮梵典旁贍儒書講導之餘吟詠情性公卿貴士無不宗奉洎長慶中帝頗銳懷佛事眞屢膺召命內殿祗奉四年赴禁中道場睿武昭愍皇帝御于法席顧問三寶功能眞辯應對而辯給圓轉援據粲然帝悅因請云久廢壇度僧未全法者皆老朽蓋兩河間兵革未偃之故尋詔兩街佛寺各置僧尼受戒壇場自三月十日始至四月十日停仍令兩街功德使各選擇有戒行僧謂之大德者考試僧尼等經僧能暗誦一百五十紙尼一百紙卽令與度眞頻奉勅修功德故遂奏請眞之德望實唱導之元罔知終所

唐呂后山道場寧賁傳

釋寧賁姓李氏隴西人也家于亳州蒙城幼奉釋尊而不言乎簪組之緒無得稱其代諱焉賁所吐論皆以覺了不取諸相心通定慧而盡虛空無以邊中可

測無以文字求我因往洪州尋道一祖師見而奇之
語而異之大乘法器得其人矣遂乃具戒作入室弟
子師資數歲道叢殊倫欲往天台至越居后山岑廖
曰即是諸佛住處何必天台也貴菩提直幹挺秀七
尺村豪里宿覩其異狀歸依瞻仰老幼爭先同味醍
醐疾病皆愈是時多有行路緇侶欲暴僧徒貴乃引
之而前威之而退驚駭儀貌禮足歸依調御山林魔
邪懾伏不下巖嶺近萬餘辰德遠道高僧徒彌衆先
時居處隘陋兼無殿堂衆議經營任人貴福遠村窮
壑亦競助緣土石木工程材售巧約山橫棟臨澗乘

簷斤師斧子烏立猿懸梯景促力星再迴天殿堂成
矣佛像列矣精耀俯仰照山姥雲人天不殊別開佛
土大和二年六月七日遠聞道場之內有鼓鞞絲竹
之聲是夜二更恬然化滅生形七十五炎臘四十一
是月權殯于杉園禮也齋祭殊品哀號震山慘樹色
於禪枝咽水聲於石穴物尚知感人情可量大和五
年九月荼毗建塔於道場異山稟先意也

唐閬州長樂寺法融傳

釋法融姓嚴氏閬中人也髫齔好朴素惡華楚之服
父訓令秉筆便畫佛形像至于聚戲摶沙為塔所作

無非佛事年甫十三見釋子摳其衣坐執經卷苦求
出家依長樂寺慧休法師為弟子經誦偕通乃霑戒
善遂講南山律鈔後遊雲水見嵩嶽普寂禪道風行
密付心印往弋陽福寧寺放蕩閑居學道者麏至以
大和九年示疾而終春秋八十九其年正月十日門
人奉神座入塔焉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音釋

趑 [illegible]　樛 [illegible]　坰 [illegible]　薹 [illegible]　英 [illegible]　懸 [illegible]　璲 [illegible]　昏 [illegible]

倭 [illegible]　磧 [illegible]　褊 [illegible]　釗 [illegible]　赽 [illegible]　閴 [illegible]　哈呀 [illegible]　剟 [illegible]　熠 [illegible]　塹 [illegible]　緇 [illegible]　轂 [illegible]

[illegible]居士[illegible]施貲刻
宋高僧傳第二十九卷　計八千九百十
字　[illegible]四兩二分
揚州釋[illegible]對　長洲徐普書　吳縣張應泰刻
萬曆辛亥歲仲秋[illegible]徑山寂照庵識

宋高僧傳卷第三十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勑撰

雜科聲德篇第十之二 正傳十九人 附見六人

唐上都大安國寺好直傳

釋好直俗姓丁氏會稽諸暨人也幼不喜俗事酒肉葷茹天然不食因投杭塢山藏師落髮元和初受具於杭之天竺寺凡百經律論疏鈔嗜其腴潤一旦芒屩策杖詣洪州禪門洞達心要虔往寶歸却於本郡大慶寺求益者提訓凡二十餘載爲江左名僧見儒士能青眼故名輩多與之遊往往戲爲詩句辭皆錯愕凡從事廉問護戎於越入境籍聲實而造其戶不獨能誘亦善與人交者大和中遊五臺路出京邑一夕而去前護戎郄志榮宋常春二內侍尤味其道孜孜遠招開成初再至京國二貴人同力唱和牽褫虛留致安國寺大方丈以居之王畿龍象莫不欽重無何召入爲供奉大德非所好也徇俗受之然歸歟之歎未嘗少棄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屬累弟子訖奄然而寂春秋五十六夏三十二郄宋二家率財權瘞于滻水東人皆悲之門人鑑諸後歸葬于嵩山之南華嚴寺起塔會昌四年起居舍人韋絢爲碑紀代焉

唐天台山禪林寺廣脩傳 高闕

釋廣脩俗姓留氏東陽下昆人也淑質貞亮早預邃師之門研窮教迹學者雲擁日誦法華維摩金光明梵網四分戒本六時行道弗休彌年更篤每一歲行懺法七七日則第四隨自意三昧也開成三年日本國僧圓載來躬請法台州刺史韋珩請講止觀于郡齋以會昌三年癸亥歲二月十六日終于禪林本寺俗壽七十三法臘五十二遷神于金地道場法付門人物外爲咸通七年門人良汶發墳火葬淘收舍利一千餘粒重搭緘藏焉又湖州開元寺釋高閑本烏程人也髫年卓躒范露異才受法已還有勵堅志苦學勞形未嘗少惰後入長安於薦福西明等寺肄習經律克精講貫宣宗重興佛法召入對御前草聖遂賜紫衣仍預臨洗懺戒壇號十望大德性情節操嚴然雖屈老思歸鄉終于本寺弟子鑒宗勑署無上大師亦得閑之筆法閑常好將霅川白紵書其草之蹤與人爲學法焉

唐高麗國元表傳 清全

釋元表本三韓人也天寶中來遊華土仍往西域瞻

禮聖迹遇心王菩薩指示支提山靈府遂負華嚴經
八十卷尋訪霍童禮天冠菩薩至支提石室而宅焉
先是此山不容人居居之必多霆震猛獸毒蟲不然
鬼魅惑亂於人曾有未得道僧輒居一宿爲山神驅
斥明旦止見身投山下數里間表貫經樓泊澗飲木
食後不知出處之蹤矣于時屬會昌搜毀表將經以
華櫚木函盛深藏石室中殆宣宗大中元年丙寅保
福慧評禪師素聞往事躬率信士迎出甘露都尉院
其紙墨如新繕寫今貯在福州僧寺焉又會稽釋全
清越人也耰耘戒地芬然杜若於密藏禁呪法也能

劾鬼神時有市儈王家之婦患邪氣言語狂倒或啼
或笑如是數歲召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以五
綵置之於壇呪禁之良久婦言乞命遂誌之曰頂歲
春日於禹祠前相附耳如師不見殺即放之遠去清
乃取一鉼以鞭驅芻靈入其中而吻吻有聲緘器口
以六乙泥朱書符印之瘞于桑林之下戒家人無動
之婦人病差經五載後值劉漢宏與董昌隔江相持
越城陷人謂此爲窖藏掘打鉼破見一鵶鬩然飛出
立於桑杪而作人語曰今得日光矣時清公已卒也

唐鎮州龍興寺頭陀傳

釋頭陀本下邳磨家之子然其器度溫潤若長者之
規厥父課令其守磨夜深憫驢牛之困憊自已代之
放其畜嚙草飲水歇臥者父母知之爲其罷業兒亦
乞出家遂落髮受具持無嗔怒唯收拾糞掃物爲衣
可重數斤臥具三十年未嘗更易苦節之行無有倫
比真定之民重之而不受人供施號抃擻上人焉
系曰糞掃衣者四聖種之一也凡修鍊者必願成此
行奈何少堪任之其勝之者勇猛堪能之人也

唐南嶽山全玼傳

釋全玼本餘杭人也入徑山禮法濟大師求剃染

質強渥且耐飢寒諸所參尋略得周徧乃隱衡嶽中
立草庵木食澗飲結輭草爲衣伏臘不易有贈玼詩
云巢居適後更何人傳得如來法印真昨日祝融峯
下見草衣便是雪山身此太常孫渥舊相南遷有作
事詳南嶽高僧傳云
系曰草衣在南嶽炎方壯年即可未知衰老徙居幽
朔耐否如能則上上根勝士也

唐越州明心院慧沐傳

釋慧沐俗姓祝氏即世暨陽人也代爲著姓沐少沖
之歲家法嚴明訓授儒經鬱成造秀將隨計吏謁覺

智寺契真禪師即謚大覺者是也因以微諷沐由兹
開悟明年剃度乃詣洪井禮觀音禪師頓了心契咸
通七載還歸故鄉邑宰韋公迺率信心者造棲真院
四方禪客無遠不屆廉使裴延翰召沐因營鹽水坊
精舍成還以坊爲題牓既而居之安而能遷允明州
掾齊肇請住玉笥峯未久而卒壽八十八臘四十五
則乾寧五年七月三日也

唐幽州南尾窰亡名傳 祝融峯晦者

釋亡名履行尤峻獨居燕城南窰竈間天祐中幽薊
不稔道殍相望因分衞迴闠車轍中呱呱之聲聞而
收歸乃飢民所棄女子也以求牛乳哺之當七八歲
引於城中求色帛以衣之及笄年也容色豔麗殆非
凡俗或譏呵者僧終無渝志適遇燕帥劉仁恭從禽
逐兔直入僧居窰內一卒見女子侍僧之側遂白帥
劉往親見問其故皆以實對劉曰弟子欲收之可乎
僧曰諾畢驗無怯意自扶上馬歸府元貞處子也劉
益哀之不令伍於下位仍重其僧謂爲果位中人也
別造精舍以處之劉一旬兩往謁焉其僧疾没門人
入訃女方獨坐聞之哀慟而死焉劉爲僧營塔標誌
矣又祝融峯禪者亡名爲人抗直不事威儀每一與
揚善標宗要道俗歸之若市嘗飲酒遇毒當時吐下
透落廁衣裂石體中無惱每有一蛇一虎爲衞護狀
迨終闍維留骨一片大如琵琶槽僧衆構火重焚焚
時色同火質火盡灰寒色白如雪豈非得全身分堅
固設利羅乎至今嶽中傳其言句立其浮圖號祝融
峯道者焉

唐洪州開元寺棲隱傳 寶安

釋棲隱字巨徵姓徐氏少而端厲神解天然佩觿之
歲酷好出塵父母不可壞其意削染之後納法已還
其間服勤於學深入毗尼罕與焉又於風雅之情非
彫刻而得成自天姿廣明中避巢寇入廬山折桂峯
實嘉遁也然多於華朝月夕曉照高秋練句成聯合
篇爲集往往留健劇亮散在人口身擁零破麻納不
識者謂之山叟野人殊無能者得歸宗禪旨與同舉
揚且無怯法平常與貫休處默脩睦爲詩道之遊沈
顏曹松張凝陳昌符皆處士也爲唱訓之友隱爲群
士響臻淡然若水後寇盜稍平入荊楚登祝融蹤迹
備傲光化三年遊番禺受知於太尉徐彥若同光二
年於洪井鉅鹿魏仲甫邂逅以文道相善後唐天成
中卒詩弟子應之撰隱之詩計百許首投仲甫爲集

序今所行者號桂峯集是也次嘉禾靈光寺釋寶安俗姓夏姑蘇常熟人也風神爽拔性行淑均壯年家務所嬰誓思脫屣及進具之後專習定門洞達真訣而不衣絲纊惟專分衛寢則獨榻安昔遊五臺嗟南人之不識遂率道俗同模榘五臺之制於靈光寺仝且存焉事畢無疾而終受生一百有十八歲法臘七十八由身不壞門徒布漆之別院供養至會昌毀寺遂焚之

唐河東懸甕寺金和尚傳

釋金和尚者姓王氏西河平遥人也所生之地猪坑村幼而魁岸爲人魯質所作詭異與平人不類於嵩嚴山出家其後身裁一丈腰闊一圍言事多奇差終後如在鄉人供祭之乞願皆遂人意西河至稽胡皆鄭重焉

梁四明山無作傳

釋無作字不用姓司馬氏姑蘇人也父陳宛丘縣尉母戴氏始妊時夢與沙門稱姓徐住持流水寺欲寄此安居言訖跏趺而坐其父同夜夢於盤中書一字甚稱心自言可以進上天子至明各說所夢母曰意其腹中必沙門也矢之曰如生兒放於流水寺出家

及生果岐嶷可愛且惡葷羶之氣年迨四歲母自教誦習利金易彌記憶無遺厥父欲其應童子舉業漸見風範和潤且恒有出塵之意俄爾父偷窺姚氏之女且美容儀酷欲取之母切忌之因曰或捨是子出家寬汝所取父乃許之送入流水寺中纔及月餘姚氏仳離時謂此女是善知識爲作之出家增上緣矣年二十受具足法相次講通删補律鈔法華上生等經百法論一性五性宗教勵精尋究孔老書籍無不獵涉後參其玄學於雪峯存禪師深入堂奧至唐廣三顧山稽越造云亭院豫章劉南平院請作住持歲拂衣而去前進士唐庾作藏經碑述作公避請之由居洪井十載且未識洪師鍾氏之面乃遊會稽四明因有終焉之志吳越武肅王錢氏仰重召略出四明因便歸山蓋謝病也有詩杼意呈王王亦不留詩云雲鶴性孤單爭堪名利關銜恩雖入國辭病却歸山時奉化樂安孫郃退居嘯傲不交緇伍唯接作交談終日進士楊弇亦慕爲林下之遊以梁開平中卒于四明春秋五十六初作善草隸筆迹僧健人多慕寫成法述諸色禮懺文數十本注道安六時禮佛文一卷并詩歌並行于代作不入尼寺不謁公門不修名

刺不趨時利自號逍遥子焉

梁成都府東禪院貫休傳 處默 曇域

釋貫休字德隱俗姓姜氏金華蘭溪登高人也七歲父母雅愛之投本縣和安寺圓貞禪師出家為童侍日誦法華經一千字耳所暫聞不忘於心與處默同削染鄰院而居每隔籬論詩互吟尋偶對僧有見之皆驚異焉受具之後詩名聳動於時乃往豫章傳法華經起信論皆精奧義講訓且勤本郡太守王慥彌相篤重次太守蔣瓌開洗懺戒壇命休為監壇焉乾寧初賫志謁吳越武肅王錢氏因獻詩五章章八句甚愜旨遺贈亦豐王立去偽功朝廷旌為功臣乃別樹堂立碑記同力平越將校姓名遂刊休詩于碑陰見重如此休善小筆得六法長於水墨形似之狀可觀受眾安橋强氏藥肆請出羅漢一堂云每畫一尊必祈夢得應真貌方成之與常體不同自此遊黟歙與唐安寺蘭闍梨道合後思登南嶽北謁荊帥成汭初甚禮焉於龍興寺安置時內翰吳融謫官相遇往來論道論詩融為休作集序則乾寧三年也尋被誣譖於荊帥黜休于功安鬱悒中題硯子曰入匣始身安弟子勸師入蜀時王氏將圖僭僞邀四方賢士得休甚喜盛被禮遇賜賚隆洽署號禪月大師蜀王常呼為得得來和尚時韋藹舉其美號所長者歌吟諷刺微隱存于教化體調不下二李白賀也至梁乾化二年終于所居春秋八十一蜀主憐惜一皆官葬塔號白蓮於城都北門外昇遷為浮圖乃偽蜀乾德中即梁乾化三年癸酉歲也休能草聖出弟子曇域癸酉年集師文集首安吳內翰序域為後序韋莊嘗贈詩曰豈是為窮常見隔只應嫌酒不相過又廣成先生杜光庭相善比鄉人也休書跡好事者傳號曰姜體是也嘗覩休真相肥而矬蜀宰相王鍇作讚曇域戒學精微篆文雄健重集許慎說文見行于蜀有詩集亞師之體也

梁廬山雙溪院國道者傳

釋國道者未知何許人也器凝淳粹行敦高邁瑰然獨處翩翩在形器之上矣參學攸廣欲歇孤征愛廬山秀異誓隱淪以求其志考築草舍灌園植蔬任山中居人擷取或問其故答曰貧道無心而種無心而捨也驗此見知實達道之上流矣脩睦僧正恒傾意奉重詩贈國公云入門空寂寂真箇出家兒有行覓不見無心人謂凝後終于院葬于雙溪山原有小浮

圖焉今以國字呼之為名邪姓邪未得詳焉
梁泉州智宣傳
釋智宣泉州人也壯歲慕法學義淨之為人也輕生誓死欲遊西域禮佛八塔并求此方未流經法以唐季結侶渡流沙所至國土懷古尋師好奇徇異聚梵夾求舍利開平元年五月中達今東京進辟支佛骨并梵書多羅葉夾經律宣壯歲而往還已衰耄矣梁太祖新革唐命聞宣迴大悅宣賜分物請譯將歸夾葉于時干戈不遑此務也
梁江陵府龍興寺齊己傳

釋齊己姓胡益陽人也秉節高亮氣貌劣陋幼而捐俗於大潙山寺聰敏逸倫納圓品法習學律儀而性躭吟詠氣調清淡有禪客自德山來述其理趣己不覺神遊寥廓之場乃躬往禮訊既發解悟都亡眹迹矣如是藥山鹿門護國凡百禪林孰不參請覿其名利悉若浮雲矣於石霜法會請知僧務梁革唐命天下紛紜于時高季昌稟梁帝之命攻逐雷滿出渚宮已便為荊州留後尊正受節度迨乎均帝失御河東莊宗自魏府入洛高氏遂割據一方搜聚四遠名節之士得齊之義豐南嶽之己以為築金之始驗也龍德元年辛巳中禮己於龍興寺淨院安置給其月俸命作僧正非所好也其如閑辰靜夜多事篇章乃作渚宮莫問篇十五章以見意且徇高之命耳已頸有瘤贅時號詩囊樓約自安破納擁身枲麻經膝愛樂山水懶謁王侯至有未曾將一字容易謁諸侯句為狎華山隱士鄭谷詩相酬唱卒有白蓮集行于世自號衡嶽沙門焉
後唐靈州廣福寺無迹傳
釋無迹姓史氏朔方人也當宣宗御宇佛法中興大中九年年正十三決志捨家投白草院法空大師為

弟子操執客纘拂擬冨麈咸通三年用賓于京室得戒度於西明寺矣凡於百藝悉願遊焉慕定林慧能晝戴安道能琴我則講貫之餘兼而綜習先是唐恒夫嘗作鎮朔方後於輦下相遇以家僧之禮待焉蓋知言行相高復能唱導聞恒夫白兩街功德使請隸西明寺旋屬懿宗皇帝於鳳翔法門寺迎真身右宣副使張思廣奏迹充乎讚導悅懌上心宣賚稠厚光啓中傳授佛頂熾盛光降諸星宿吉祥道場法歸本府府帥韓公聞其堪消分野之災乃於鞠場結壇脩飾而多感應景福中太尉韓公創修廣福寺奏迹住

持皆以律範繩之塞垣間求戒者必請爲力生焉梁乾化丙子歲中書令韓公洙奏署師號曰鴻遠歟後唐同光三年乙酉歲四月一日坐終于丈室筋骨如生風神若在番漢之人觀禮稱歎曰昔至德中當府龍興寺有高士辯才坐亡遂漆布之乾寧元年府帥舉奏勑謚曰能覺今迹師可不異時而同事哉中書令韓公命工布漆焉莊宗朝軍府從事薛昭紀爲碑頌德云

後唐明州國寧寺晉光傳

釋晉光字登封姓吳氏永嘉人也唐史官左庶子䖍之裔孫也幼捨家於㑹山寺剃度居必介然不與常人交雜好自標遇慢易緇流多作古調詩苦僻寡味得句時有得色長於草隷聞陸希聲講官于豫章光往謁之陸恬靜而傲氣居于舟中凡多廻投剌且不之許接一日設方計干謁與語數四苦祈其草法而授其五指撥鐙訣光書體當見酋健轉腕廻筆非常所知乃西上昭宗詔對御榻前書賜紫方袍後謁華帥韓建薦號曰廣利自華下歸故鄉謁武肅王錢氏以客禮延之而性畔岸弗愜王情乃歸甬東終焉有文集知音者所貴出筆法弟子從瓌溫州僧正智琮皆得墨訣有翰貫贈歌詩吳內翰融羅江東隱等五十家僅成一集時四明太守仰詮素重光高蹈躬爲襄主理命令葬後三年淮西賊焚之發棺儼若生相鬚髮爪皆長茶毗收舍利起小塔焉則後唐長興中也

晉宣州自新傳

釋自新姓孫氏臨淄人也濯戒尋師曾無倦廢聞膺禪師化被鍾陵往叅問焉從雲居長往廻錫賃隱廣德山中屬兩浙文穆王錢氏率吏士躬征苑陵入山寺群僧皆竄唯新晏如問曰何不避乎對曰東西俱是賊令老僧去何處逃避王驚其訐直廻戈遣歸見武肅王問之言無所屈加之高行造應瑞院居之假號曰廣現大師初新嘗入宣城山采藥穿洞深去始則闇昧尋見日分明行僅數里洞側有別竅溪水泛泛然隈一大松枝下有草庵一僧雪眉擁納坐禪旁有一磬火器新擊磬遂開目驚曰嘻師何緣至此乃陳行止揖坐取石敲火煎茗香味可愛日將夕矣僧繞庵令新宿顧其僧上松巔大巢內聞念法華經聲甚清亮逡巡又咄罵云此群畜生毛類何苦生人恐佈速歸林薄不宜輒出此去新窺之乃虎豹弭耳而

去明日謂其僧曰願在此侍巾𦈢僧曰自居此地百見草枯四絕人煙非師棲息處又問莫佀否相引溪畔有稻百餘穗收穀手挪三匊黃粱挑野蔬和煑與食後遣回去送至洞口曰相遇非偶然也所食茶與菜麋師平生不乏食矣遂遵路回本院已月餘日命同好再往尋之失洞蹤跡後在浙中充寶塔寺主以天福中卒于住寺年八十餘今影在冷水灣前小院存焉

漢杭州耳相院行脩傳

釋行脩俗姓陳泉州人也少投北巖院出家小心受誦念克勤十三削髮往長樂府戒壇受上品律儀年始十八叅雪峯山存禪師隨衆請問未知詮旨辭存師言入浙去存曰與汝理定容儀令彼二人睹相發心遂指其耳曰輪郭幸長垂璫猶短吾爲汝伸之雙手平曳登即及肩如是者三自此長垂見者舉目後唐天成二年丁亥歲入浙中傾城瞻望檀施紛紛遂構室于西關高峯爲其宴息後鬱成大院脩別無舉唱默默而坐人問唯笑而止士女牽其耳交結於頤下杭人號長耳和尚以乾祐三年庚戌歲十一月示疾動用如平時以三月中夜坐終檀越弟子以漆

布今亦存焉後寄夔睦州刺史陳榮曰吾坐下未完檢之元不漆布重加工焉

宋宜陽栢閣小宗淵傳

釋宗淵姓宮氏高密人也幼通經籍察慧若神忽願出家于東萊北禪院後叅學江表岳中祖師勝友資神潤已往造寶歸僻好吟詩於荊楚間嘗師學于齊己之體自言緣情在品物流形之外覽天下山川且曰步仞之丘巨獸無以隱其軀愛宜陽栢閣山居之以求其志其孤潔耿介凡俗不可造次而見日别持觀音支品蓋嘗有善相人言淵促齡勉令受持普門品也至太平興國五年十月預言終期令水土作坐如鹿頂形迮促木工明日齋時要用至是果坐終焉鄉人無遠近皆來焚香設拜當年遷小塔于寶雲寺之山原年八十三有洛西集著挽辭五十首一云舉世應無百歲人百年終作塚中塵余今八十有三也自作哀歌送此身紙衣一襲葬焉後開發神色宛然弟子湊然奉明葬之于巖穴之中矣

論曰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萬物絪縕而出鼓動而萌由庶類以蚩蚩稟自然而歷歷自然者道道惟本心心無不通通物之理之謂道也道其不一蕃息流

形若究天倪物亦惟一乾一也坤一也殆乎因動成變以變求占則生象不一歟至如鳥獸交氣草木構精或用其牡而踈其雄或同乎根而異乎實鶻飛似鳥橘移成枳交獲為儈羽嘉生鳳若此之倫物類糅錯之所致也雜之時大矣哉事有重賦物有紛綸乃彰雜名非一名而統盡故曰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昔梁傳中立篇第十曰唱導也蓋取諸經中此諸菩薩皆唱導之首之義也唱者固必有和乎導者固必有達者終南釋氏覩覽此題得在乎歌讚表宣矣在乎兼才別德也譬若炳均天分重賦全才虎傅

翼而飛鷹四足而擊也於是建立雜篇包藏衆德何止聲表無所不容或曰稽傳改作名題自何稽古通曰象班孟堅加九流中雜流也如其立教如其為人匪獨陰陽不專刑律或兼名墨或涉縱横則可目之為雜家流也漢書有變拾太史公之遺澄照建題正梁慧皎之僻或曰胡不聞揚子雲疾其雜乎通曰彼惡夫淮南太史公不宗孔而無純德耳此則應雜而雜斷無雜咎歟今作傳者若游夏焉觀其起隱終哀何敢措一辭也或曰何忽變唱導成聲德耶通曰聲之用大矣哉良以諸佛剎土偏用一塵以為警悟唯

恐土最尚音聲行為佛事及觀音說圓通世尊稱讚者為被聞熏故若毗目仙人香積世界樂不樂爰居之耳圜不入方鑿之穿是以影勝大王止前驅之象馬鉢囊釋子動合會之人天返覓者隨唄聲而到家光潔者聞唄聲而歡喜乃可謂宮商佛法金石天音哀而不傷樂而不佚引之入慈悲之域勸之離繫縛之場脫或執受不精器能無取乃不可謂為聲德也于今搜有鄭之德聚兼講之才三人之師于斯見矣四戰之國孰敢攻乎〻〻非備五彩而服章合八風而成樂則有登天竺而作簇梵動塔鈴而貫虹霓副天

請而都講隨占地理而宰臣應觀音摩其髮頂彌勒訴其雷神始化倭民坐亡舉指見慈顏而不怒作詩式以安禪巨蟒不驚山魔懾伏臨神鑑而懸知澄汰禮天冠而哲感靈蹤破鑊飛鳥勞身代畜衡山衣草禹寺明心養童女以身全遇毒流而命在德符禪月軀涉磧沙或辯之利通或聲之流靡猗嗟碩德於爍群公若諸根之互能同五事之但舉故强名為雜也薝蔔接栴檀之樹數倍馨香鷹鶚育金翅之巢千重猛鷙咨爾同道聽乎直言為僧不應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如能以高為本以德為枝以修為華萼以

證爲子實然後娑婆挺蓋礙密成陰周覆三千大千
號之曰大菩提樹也歟

宋高僧傳卷第三十 終

後序

前代諸家或云僧傳僧史記錄乃題號不一亦聲迹有殊至梁沙門慧皎云高僧傳蓋取高而不名者也則開其德業文爲十科見於傳內厥後有唐續高僧傳倣仰梁之大體而以成之洎乎皇朝有宋高僧傳之作也清風載揚盛業不墜贊寧自至道二年奉睿恩掌洛京教門事事簡心曠之日遂得法照等行狀撰已易前來之闕如尋因治定其本雖大義無相乖有不可者以修之先者所謂加我數年於僧傳則可矣已斯幸復治之豈敢以桑榆之年爲辭耶時方徹簡成乎初承詔入職東京右街僧錄尋遷左街乃一日顧其本末及繕寫命弟子輩緘諸篋笥俾將來君子知我者以僧傳罪我者亦以僧傳故於卷後而書之云耳

音釋

漼所簡切水名 躒音洛各 蠡呂八切聲上貌 鉊音浮小釜也 吻幺蚓切鳥聲也 窖呂孝切地藏也 闖敕蔭切闖然出頭貌 殍婢表切餓死曰殍 呱古胡切小兒啼聲 觽許規切角錐也 鞂古黠切與秸同藁也 仳匹婢切離別也 黟音伊縣名 弇於檢切 譖莊蔭切讒也 鍇苦駭切 揃即淺切割也 瘤力求切疣也 縝章忍切 鰐五各切魚名 傖鋤庚切吳人罵楚人曰傖 鸇之然切鷂屬 鷙音至鷹也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貲刻
宋高僧傳第三十卷 計七千乙百八十五字
該銀三兩五錢九分
江坐[illegible]在承對長洲徐普書匡縣徐廷文刻
萬曆辛亥歲仲秋月徑山寂照庵識

晁文元公道院集要三卷

（宋）晁迥撰

明嘉靖三十三年晁氏寶文堂刻晁氏三先生集本

道院集要三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舊本題爲道院集。宋晁逈撰。宋史藝文志載道院集要三卷。註曰不知作者。考晁公武讀書志載道院別集十五卷。稱五世祖文元公撰。文元卽逈諡也。又別載道院集要三卷。稱元祐中侍從王古編。併載古序曰。文元晁公博觀內書。覆勤於著述。其書曰道院別集。曰自擇增修百法。曰法藏碎金。曰隨因紀述。曰耄智餘書。余嘗徧閱之。以爲名理之妙。雖白樂天不遠也。輒刪去重複。總集精粹。以便觀覽。則此書乃王古刪錄逈書。故名集要。此本以爲卽道院集者。誤也。文獻通考列之別集門中。今檢其書。乃語錄之流。實非文集。改隸釋家。庶不失其旨焉。

文元晁公博觀內書精練道行不徒強學而力行復勤於譔述以開導後覺為心其所著書曰道院別集曰自擇增修百法曰法藏碎金曰隨因紀述曰耄智餘書嘗得適閱之以為名理之妙雖白樂天不逮也輒刪去重複捴集粹精璧比義類使便觀覽列為三卷題曰道院集要公諱迥在

章聖

仁宗朝以文學居禁近官至尚書集賢榮丐休以太子太保致政于家老而不衰壽幾九十謚曰文元詳具國史云

皇宋治平乙巳清源王古題

晁文元公道院集要目録

卷之一

止用無生　至空至明
心住為如　遣奪功深
三空　夢幻歸真
緣起知空　夢身同空
無我　覺心萌芽
超造化　究理遣名
明知夢幻　無礙心
無物　一真無分別
空不空三昧　觀世之空
四觀關鍵　橫豎見空
止觀密網　了三障空
觀普賢行經　覺妄棲真
金寶二經道法簡要
無念　悟妄觀空
融境為心　止觀無為
止念　兩熟居先
四無住心　法體不滅
分迷悟心　淨明三昧

水月共天 除煩惱
易理圓成略論 發相勸發菩提心文
卷之二
無疑 剖析除求
宴坐 圓覺三根
閫中入道光音天 天自然也
集證禪功 輕清入道
智巖禪師 解脫續高僧傳
心息無該 超出循環
二法樞要 諸境同清
瑜伽論解 銳志堅剛
攝念須勤 三象
隨時隨方入道 為道日損
七審 四成儀中常自考校以代曾子三省
自警 堅疑
十魔軍 出圓覺修證第十七卷
內外勤修 內外清淨
真眼真心 二大因緣
積習成功 四妙靈成
中陰頌 直截開懷
業障本空 四至
三無 三根六如
三策 入佛智
三身贊 無著
順道心 智人處世
強名生死 勿以本覺隨夢幻
卷之三
毘盧遮那 如來
楞嚴五十七重修行等級
三觀樞要 須彌芥子
用捨從宜 化識歸真
和會兩宗 三不遍差
造化因心偈 海印
貫休詩 覺意三昧 梁氏刪定止觀第一
三大苦 意不求如
贈別潘佃 孔昊先生詩
禪道同功修養訣 并序
澶淵晁公別錄五事 李淑
晁文元公道院集要目錄

晁文元公道院集要第

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致仕澶淵晁迥

止用無生

一切之事，心能忍可，令其不生，斯最簡要。空無生中，誰是煩惱，誰是能治，但以無生一方，徧治一切。又圓頓止觀，萬事來干，便視為空。何用對治之法，色即是空，非色滅空，事即是空，非事過空，臨機對境，常作此觀，勿以事干慮，執以為實，使空礙胸中。又念過去之事，初未濟時，無不預懷憂想，及事已過，杳若夢焉。是知憂慼之情，到了虛幻，誰能於中妄集心苦。若忿慾二毒，發自外境，忽來相干，我先覺之，則無能為也。圭峯問訊學徒云：外事內身覺了不相關否？余謂凡事見聞覺知，悉斷以太空，安心絕慮。

至空至明

禪說甚多，余取其要，無出於大明了，至清淨而已。內覺身心空，外覺萬物空，破諸相訖，自然無可執，無可爭，此是大明了也。惟有一真之性，即不空，勿令有秋毫許障礙，微塵許染著，此至清淨也。如此堅久不渝，便是無上七不動尊矣。心中有微塵許，亦不可，須廓然如太虛空，方是空也。又非昏昧斷滅之空，此名頑空。真是靈靈不昧了了常知之空，此名真空。

心住為如

般若第五百十六內云：心住為如。禪宗永嘉集中說心法云：前不接滅，後不引起，前後斷續，斷其相續。中間自孤，當體不顧，應時消滅，知體既已滅，豁然如託空，寂爾少時間，覺無所得。予成十字云：寂爾少時間，無思心正住。即此心住之時，便是真如本體。此心惟寂爾暫住，佛心則湛然常住。以暫住之心，習令漸久。樂天詩：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

遣奪功深

金經大乘之法，其中有說身心本來虛妄之相，三世推求，了不可得。審思過去人世，杳然何有，即今人世，念念遷謝，未來人世，決定如是。無始以來大夢幻中，堅執妄緣，結成煩惱。圭峯云：已曾千萬億劫妄憂之，終有何益。

三空

樓真子施肩吾述靈響辭序云夫修鍊之士當須入三靜閑凋鍊神氣補續年命大靜三百日中靜二百日小靜一百日即以開成三年戊午歲起自正月一日庚申閉戶自修不交人事尅期百日方出靜堂未逾月而神光照目百靈集耳精爽不昧三者皆應則知仙經言不虛也余自覺三者亦有朕兆余老矣隨分增修猶似有應何況盛年敏識之士若依經旨久久修行必倍有殊勝之驗余近從心之年初聞靈響今將十年清妙倍昔夜靜

所聞人倍於晝凝然聽之心息俱住神氣融暢杳不可說常見一點圓光如小錢許或紅或黃或白

聞中入道光音天 天自然也

施肩吾靈響音序述百日習靜未踰月而神光靈響其詞有靜聽秋蟬吟予六十七八時夜視或熠熠有光忽聞靈響後轉殊勝又有似金聲泉聲久益清緊今越十稔身益老而耳益聰警所聞益清無休已時

集證禪功

人生一世中其夢無數無數之夢一一稱我一一之我豈非空乎歷劫之中其身無數無數之身一一稱我又非空乎夢既是空身亦如夢何以迷著念念爭空一生夢想自信同是一我自然歷劫性相同是一我此乃不空之空無我之我故心經以照見五蘊皆空為深智入道之要 樂天詩云未悟病時須去病已知空後莫依空

無我

諦思身之未生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身之既化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身前身後兩不

能知安得於中偏執為我愛戀憂怖自貽戚戚諦觀吾身莫能原始空中得有既不知前際空所依有復還空又不知後際空所止身外之事何足介懷一切含靈都是一真法界元無彼我八極之內含靈未生之前已滅之後於此二際有彼我乎未分彼我無有形容其區限大小有似無處不有也既生未滅各為分段之身乃分彼我此自真心所生妄想也迷真認妄失本逐末可知矣同歸一真之體聊可喻之如室排千燭寧分千燭之光海

納百川豈辨百川之味上古時人猶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况杳冥恍惚之中豈分彼我哉

覺心萌芽

楞嚴云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且人之未生無名無相何者是我及其旣生計我我所人人自以為主宰乃有無數之我何可謂一真法界乎只今夢中之我已與未夢之我稍殊有時夢中不記自身是何名

目本為何事欲往何所已為官品出必具僕馬或夢徒步亦不自省又春夏晝寢夢初覺時或迷忘在何處所徐徐顧覽方悟未說佗生睡時我已疏遠若詳此理乃是覺心萌芽其覺轉深漸到妙處寶積云譬如有人夢中所作當知諸法亦復如是余悟此語破相盡矣若能觀世間之事一切如夢何有剌梗留於胷中乎景祐閏六月三日夜覺冷加夾衾而眠夢降雪繽紛獨謂天及時為災異竊而知夢憂喜都空

超造化

物之生成謂之造物之壞滅謂之化性之分別謂之識一切含識謂之相相續有情各隨因報流轉於造化之中歷無窮時為無窮事斯至理之大常也有遺物離人超出造化之外卓然獨存者其惟大覺聖人乎超出造化之法又非言可窮也

究理遣名

無始終無邊際世界中賦象在人者有身而後有名人人各以身名自執為我秀出蚩蚩者執我倍深已之身名自無始來生化出沒

無數矣不知定以何時何處之身執為我耶定欲何處之名垂之不朽耶靜思好身後名者不亦悠悠哉

明知夢幻

予曾夢中逢人戲而搏之且曰搏夢中人必無傷也豈非在夢知夢乎禁林中與同僚李維偶坐玉堂見庖人詣西井亭汲水予曰觀空純熟目無全人視汲水者但見一塊之空自西而來李嘿然曰其所見常如此豈非在幻知幻乎

無礙心

萬物自萬物二儀中虛空自無礙萬念自萬念一心中虛空自無礙

無物

無中忽有曰造有復歸無曰化吾自思在天地造化中萬物之一耳始於無物而忽有物自稱曰我物極則反反則復歸於無物其理必爾何用驚疑當當無物之時寞然未覺而任天造造為生之始未生之前預知生期而預喜乎今當有物之時造而未化化乃生之終未知化期安得虛增其預憂乎

一真無分別

一氣分而為萬物一真分而為萬靈萬物化而還一氣萬靈復而合一真無數積我以同為異凡分彼我皆是妄心妙一真心元無彼我在分段形如畫生分別到虛無靈妙何有思量但空諸所有如悟者知夢中之有皆空勿實諸所無視一切之有終無勿以夢中之無為實本來無一物清淨如虛空能還清淨空勞生有何應

本來無一物隨眠起異端復歸無物時覺後方知夢

夢一簡僚語予曰某嘗置心於空中不令著一物予驚喜曰何以加此

金剛三昧經云禪即是動不動不禪是無生禪若知禪性無有動靜即是無生（[illegible]）（相於明復瑜無明）

空不空三昧

吾即今自定日用之法二焉不復援引證據但率意直書而已先入空三昧以決了之智奪慣習之氣旋滅一切妄念如空花谷響經視聽而無留礙是也又入不空三昧以嚴持之力保洞照之明安住一真法界如顆珠擎寶常愛戴而無失墜是也此法交濟更不異時精密符同久長深固百法無敵者也因而繫之以辭辭貫心而易記爾偈曰心空如太空豁然無可觸一真法界中靈照常安住

觀世之空

世間法一切皆空既知之即須得失任運不[illegible]妄自分別執為休戚知空而執則理行不

應知之何益，無令因循汩沒，自陷於愚迷之流，方為悟道精深致功勇猛之人也

四觀關懷

無數之形，自古生化而不停；無數之情，自古差別而不平；無數之事，自古煩擾而不定；無數之有，自古成壞而不久。住者無迹，來者無稽。悟其一一皆空，即須心如太虛，豁然無礙。若復介懷，與不悟者何以異

橫豎見空

心經五蘊皆空，此近取諸身也；若遠取諸物，推而廣之，見十方之界，萬物萬事無不是空，非止此時，三世次第亦皆是空。橫該十方，豎通三世，一一見空，則爭空之心都息，惟一菩提以體用寂照，強名真空妙有，常令不致昏迷顛倒，此是第一等事（三際曰世十方曰界此世界中千差萬態 有情有偽有成有壞為大常夫何足怪我學觀空豁然無礙）

止觀宏綱

圭峰後錄云：覺諸相空，心自無念，念起即覺，覺之即無，修行妙門惟在此也。此觀法之綱要。坐忘論：隨起隨制，務令不動，此止法之綱

要悠悠語錄要用多為

了三障空

心也，意也，識也。建立為心，謂特起一念以成業因也；思想為意，謂追尋慣習未能頓忘也；分別為識，謂辨其違順稱識以生愛憎喜怒。悟三者本體皆空，平之不起，則妙道現前矣

觀普賢行經

觀心無心，從顛倒想起，如此想心從妄想起，如空中風無依止處。如是法相不生不滅，何者是罪，何者是福，我心自空，罪福無主，一切諸法亦復如是

覺妄棲真

但覺悟一切憎愛笑惡因緣（外事之來），一切迷妄麁細心識（分別順違之類），盡屬魔境，比之夢幻，其體本空，勿留胸中，惟務安泊真淨妙心，無動搖，無伺察，無分別，無染著，無愛則無求，無畏即無憂

金寶二經道法簡要

一破相之智熟，休絕妄緣，令心無罣礙，當知人倫空，物色空，世事空，塵境空，如金剛經一

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
是觀是也此名觀慧須日損之勤篤休應
雜紛令其心勿滅裂罷其閑想念閑語言閑
作為閑交涉實積經云捨諸憒鬧遠離睡眠
觀察思惟隨行修習捨於衆務及諸戲論是
也此名止法其諸廣辨名理數他珍寶耳

無念

道家之言虛靜釋氏之言空寂其理一也固
當會歸切詳種種妄念皆如幻化影像乍有
乍無於吾本覺真性何所傷耶但以都入於

無念法門銷落之是也即令身心已屬虛妄
豈可更於虛妄之中微細分別乎不足介意
可知矣故梁氏刪定止觀第一云設有念亦
了知空是名佛印

悟妄觀空

天地萬物因妄相和合而生人世萬事因妄
情交締而成作此觀者洞見重重虛妄念起
念止皆由自心念起則一切煩惱起無念則
一切煩惱止既由自心何如無念捨去妄念
此設身斷譬飢難執易著無智斷適自苦而

無所樂也

融境為心

以理奪事盡見一切法空此是真空觀是假
真如若不留觀想之迹直到自然成熟理事
不二動靜如一此是理事無礙法界此是真
真如功必有漸不可輕蔑謂不隨順遍計執
情惟隨順無礙法門是萬境融為一心也只
此不隨順外境之心便是圓覺淨心與佛全
同但視萬境之體一一盡空無可對治

止觀無為

觀照其取著迷心所計之法皆無所有名觀
種種念想顛倒分別心息名止觀者見妄而
悟不在用心考察止者悟妄而息不在用心
抑絕考察抑絕則涉有為故曰無為最妙對
境不動是定非力制之見性不迷是慧非力
求之

止念

念起即覺如川欲泄實土可塞襄陵勢絕如
火欲熱杯水可汲燎原勢滅覺念止念宜速
而切不怕念起惟恐覺遲覺速止速二妙相

宜

兩熟居先

余思修行之法兩熟居先智斷之理熟則事事皆空豈能留礙力制之功熟則念念不起自然安閑智斷卽觀也力制卽止也

四無住心

分別居先謂之識因其分別而領納在心謂之受心既領納相續尋思謂之想想之不已遂至造作謂之行隨行善惡各有報焉心能不住四法方是真實之際此卽佛心

法身不滅

萬漚起而復破水性常存千燈明而又滅火性元在

分迷悟心

人之心體本一用則有二若夫計我我所愛惡自生揣摩前塵分別影事此為迷心迷以成性乃是生死輪回之根本也當知惟心無外境界念起便覺覺之卽無此為悟心悟而叚行從凡入聖忘情之心不住於相如湯消氷氷湯俱盡無可分別觸境之心未能不動如谷應聲卽應卽止無復有餘

淨明三昧

儒書言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莊子言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淨乎普光佛為無盡意說淨明三昧離一切煩惱性如虛空不受垢染本無一物元空之體淨之極也寂照含虛空終顯之用明之極也如太空為淨日月為明不見淨明心此理臻極故無一法可得照昏如炳燭虛已若清宮

水月贊　樂天

淨綠水上虛白光中一覩其相萬緣皆空水之澄淨定之體也月之圓明慧之用也如珠在盤定也珠之光慧也如水在月水淨月明

無盡居士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一真不空成一切妙德小乘執空反成空病既取空相空復為有故無色界有四空天所謂空卽是色也

圭峰云種種念慮如幻化影像皆是佗緣靈靈一心如鑑之明未曾不照斯為真我誰能勞心憂佗妄緣已曾千百億劫妄憂之終有何益非惟無益仍招妄苦

除煩惱

經云諸魔平等煩惱為先又云現住煩惱煩惱無所有智者於苦樂不動如虛空菩觀察煩惱計我我所皆離又云無障大悲觀衆生煩惱皆從虛假妄想而生知諸煩惱體性自離無可積習隨覺即是菩提煩惱之性即菩提性觀煩惱性空是正修行一切諸法性相空寂而諸衆生虛妄横計是此是彼是得是失輪回六趣億劫不能自出諦觀諸法念念不住新新生滅無量義從一法生謂無相也如是無相名為實相如是通達無煩惱怖畏煩惱性空勿為塞礙觀如夢幻不用介懷設使情動如響應聲既應即止是也愚癡之人被諸煩惱之事有㷀㷀者此非悟道其實如木石而已

一氣散結而為身一靈分宅而為神神身合而為人人所起而為事事相續而為世世事無窮紛紜其中種種旋成空一真獨不變心者身之本心不生滅則身不生滅定矣苟澤云雖備修萬行惟以無念為宗無念即無生千經萬論源在無念念增緣起乃入輪回言語之不到者心識心識之不到者真如心識者真如之影也言語者心識之影也文字者言語之影也意為心影言為心響終非本體浮生可見如夢幻泡影雖有像而終無妙本難窮真信靈明雖無像而常有

寶積經云煩惱性是佛境界觀煩惱性空是正修行維摩云一切煩惱為如來種不下巨海不得無價寶珠波浪動是水體勢波浪動是正知見觀一一念慮種種幻化都空當知惟心無外境界一切之形一切之情皆差別無數二者終歸大空惟覺心真常

主峰云靈靈自覺元無物擾擾他緣盡是空人盡於空中結妄情不悟無物之真可以修行

易理圓成略論

予嘗博覽究觀而好引證會歸叙其名理妙勝之臻極者焉夫十方空廣無邊際三世古今無始終此之精真者以其虛而善應名之曰道也妙而不測名之曰神也移而不定名

之曰易也凡諸倫類生而含識者名之曰性也性之所起而差別者名之曰情也江南才子潘佑著文一篇名曰贈別志氣宏放唯變所適其言有云一性之動是為大易言性之移易不定也或為人或為異類在性之所好而生予詳此言暗合內典所說乘因受報之理以其移易之事廣大故名太易又據文中子所著之書名曰中說有云天地立而易行其中矣薛收曰敢問易子曰處天地之中者非佗也人也薛收曰謹受教矣收也今乃知

人事修而天地之理得矣予詳佑之所言太易涉文中子之中說兩又列子云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予詳此云太易合音簡易之易前說之名取移易之義蓋以性為主也此說之名取簡易之義蓋以氣為主也各成一說兩不相妨予因貫統直書目曰易理圓成略論

褒相勸發菩提心文

大衆從無始來常認為我身者是地水火風假合之身旋聚旋滅屬無常法非我身也大衆從無始來常認為我心者是緣慮客塵虛妄之心乍起乍滅屬無常法非我心也我有眞身圓滿空寂者是也我有眞心廣大靈知者是也空寂靈知神用自在性含萬德體絕百非如淨月輪圓滿無缺惑雲所覆不自覺知妄惑既除眞心本淨十方諸佛一切衆生與我此心三無差別此即菩提心體捨此不認而認臭身妄念隨死隨生與禽畜雜類比肩受苦為丈夫者豈不羞哉又觀通圓頓經典言云金剛圓覺蘭妙通明華嚴涅槃廣大具足

晁文元公道院集要第一

晁文元公道院集要第二

光禄大夫太子少傅致仕澶淵晁迥

無疑

楞伽云譬如穀粟名凡夫食不舂不炊不可得食不生不滅亦復如是不修智巧方便行者不得具莊嚴法身此無疑也言下大悟止是見理誤會無修者蓋不曉無修之修也

剖析除求

不除妄想不求真此是不除之除不求之求亦云無修之修無得之得也即不凡愚元不除元不求若蒙蒙之物蠢蠢然但不起心動念有為作耳妄念所起覺之即止不是別有除妄之法此是無所除之除也妄念既息本真自明不是別有求真之法此是無所求之求也

宴坐

莊子坐忘達磨壁觀初學之人誤會本意便學大乘放曠但恐失理過時經偈有云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見畫跏趺坐魔王尚驚怖何況入道人端身不傾動

圓覺三根

教中說信解行證四法相須今據圓覺一法巧備三根之極說蓋上中下根各有入道之門余嘗以決定信為內學之本又復於此經中具得三根之法於普眼章內準上根之解先用二空觀洞見人空法空空却身心然後用法界觀又見無邊法界一一皆空是謂極深研幾窮理盡性之周徧者也故名普眼如是觀照存誠自然虛融恢廓無一塵之點污無一毫之罣礙此則信而決之以解也又於威德章內准中根之行用三觀之初泯相澄神觀取淨妄心漸漸修行方冀成就此則解而決之以行也此解此行素所景尚臣未曾建三期道場作諸佛事但居常趣向與羣倫小異於世間樂欲不甚貪染揣量功力亦未得萬分之一耳已以覺知得圓覺章內下根之證少分焉此章該攝念之前求哀懺悔遇善境界得心輕安其下注云身心調暢輕利安和神爽氣清肢體柔潤予自覺形神則候與此四句之注約畧相符又據唐中岳隱士

古人古事過去空今人今事即今空未來人世決定空江南中書舍人潘佑有文一首送人其文名曰贈別其中有語云事往而記之於心或為喜或為悲或為恨其名雖衆然皆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哉又云天下之事其未至也無狀也方今無住也已往無物也予今營營復何求耶予詳此說益知世間塵事是大虛妄不當執之為有自障真心若能了知自得美名者三也名曰慧眼無上智無礙法門

夢幻歸真

身便是幻幻師所化又是幻中之幻世即是夢夢時所見又是夢中之夢展轉虛妄如聲外有響形外有影形聲影響起於一真影外影為三等妄夢中夢是兩重虛

緣起知空

一切諸有如夢如幻一切煩惱是魔是賊緣起之相其體本幻種種分別無非妄見勿留于心止觀純熟

夢身同空

思惟要略法云得初禪相者喜樂遍身見有種種微妙之色又云心想住者心得柔軟見有種種色光從身而出若誤會無傷止事空談恐一生虛過耳

輕清入道

沖虛經中說骨肉都融身可乘風維摩經注說欲天報通足可凌空但依玄元少私寡慾佛之清心釋累必有乘風凌空之理又楞嚴謂想之輕清者飛升情之重濁者淪墜此何疑哉

余將及縱心知非蹈過之外間日食素旦旦焚修禱有暇則習安坐鞭心入理晝課心經夜增數息

南朝梁時有劉歊者隱居不仕忽有異人來告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死生彈指而去莫知其所

阿育王經云優波笈多宿世為獼猴學緣覺坐禪證阿羅漢果唐刺史李繁述玄聖蘧廬十六篇其心法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而施於僧僧教之能念經往往架上不言不

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二者得道皆自宴寂中入華嚴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信矣入為萬物之貴苟不知此道乃猿鳥之不若也阿難多聞總持積歲不登聖果息緣返照暫時即證無生息止也照觀也（指靜攝心單寂妙照其靈覺）

喧擾靈古今道

智巖禪師

童兆日謂人曰世間但競耳目之前寧知生死之際後在山谷中入定水暴漲彤將沒然怡端坐怒然水退獵者曰身命可重何不避耶答曰吾本無生安用避死

解脫 續高僧傳

居五臺山晝夜趺責心便安靜感諸佛見身說偈曰諸佛寂滅甚深法曠劫修行今乃得若能開明此法眼一切諸佛皆隨喜因問何者是寂滅法諸佛即隱空中有聲曰方便智為燈照見心境界欲究真實法一切無所見

僧旻初樂禪默乃依所立義試遍安心旬日之間遂得入定問諸禪師皆云門戶雖殊造寂不異予謂宴息方便久而純熟斷不疑也

又僧智藏宿靈曜寺夜暫用心見有金光照燿一室洞明問其故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夫宴寂之門固有妙喜吉祥

郗嘉字孔賓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窻中有聲呼曰郗孔賓隱去來傷餘人間事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毫銖所喪如山崖

有問南泉修行功德遠近答曰滴水下巖則知朝海凝神入混沌融神出空寂凝初也融成也

心息兼訣

不止之心妄心也不動之心真心也歸心不動方是自心此是止息之義故其文以自心為息又息者氣也自者從也氣從心起故其故以自心為息又思心住則息住心行則息行息住則心住息行則心行所以禪家道家惟以心息二法最為切要莊子云真人之息以踵又有進薪傳火養息續命之旨此必然之理華嚴論云第四禪身心寂滅離出入息喜動亦無三災不至又佛教蛇奴安居調息

因此得道楞嚴圓覺禪那注有心息相依息調心靜此可以養生可以入道

身動而行人倫見其迹心動而行神靈見其迹身心俱不動人神無以覓

坐忘云心安而虛心安如泰山而不動心虛如太空而不礙

超出循環

出世智人造化不能拘制乃於生死流中逆流而上梵語阿羅漢華言無生經云諸漏已盡無復煩惱所作已辦梵行已立捨於重擔

不受後有蓋此智勇之人能脫生死之苦住不生不滅境界不受後生之身若更行菩薩利他之行從權受生亦由於己而來去自在矣（汾州無業之類）

二法樞要

心息相依息調心靜入三摩地茲尤簡徑念起即覺覺之即無入三菩提此最樞與

諸境同清

夢覺之初未念諸念方寸之室虛白生此清境可愛昧爽之初晨動未動方丈之室虛白生此又可愛此三清境中尤宜進道表裏相應真可樂也五鼓之後睡覺而坐自覺神清氣清耳中音清其妙無比

瑜珈諭解

非太沈謂不欲住於太浮謂不掉舉常住於正念根本此須無所住之住無所念之念也

銳志堅剛

修行須得有了悟之見決定之志最爲要切一切煩惱不能沮壞華嚴云了知三世衆生類悉從因緣和合起善解煩惱諸習氣不壞

諸法真實性

攝念須勤

修心地法門宜加嚴淨堅果舊緣漸斷有順事而勉應者新緣罷結無倏起而先唱者（如徽蕭七灑）

三象

氣動而清天之象也心靜而寧地之象也智圓而明日月之象也三者和會自然見神靈妙用

隨時隨方入道

隨方隨處量力修鍊若待得其時得其處然後進步豈非俟河之清乎心苟易動觸處皆然林下水邊亦有禽魚之擾山樓野院寧無虎豹之虞

為道日損

垢漸去而鑑漸明膜漸銷而月漸滿攻木先節目則枝葉易去破竹先麄節則迎刃而解日損妄情先去甚者艮施止于無見損之懲忿窒慾注云可損之善莫善忿懲忿慾乃釋氏所云貪嗔也

七審 四威儀中常自考校以代曾子三省

一切妄念稍止息否

一切外緣稍簡省否

一切觸境能不動否

一切語言能慎寡否

一切黑白滅分別否

夢想之間不顛倒否

方寸之中得恬愉否道力深淺自審方知

自警

清澄寂滅海明淨涅槃天到此方知幾休就

濁睡眠

堅疑

了知起滅意決定生死根不復隨緣轉是名不動尊存造化中身不由己在懵境中心亦如此悟妄識真妄緣入理率以為常至于沒齒

學道人須得毒眼睛覷破一切不能障礙如文殊之智是也硬脊梁盡力堅壯克荷付囑之重如普賢之行是也

在家而山居寞坐靜室外室也虛室生白內

室也內外二室豈媿太室少室乎

檢情攝念息業養神

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

十魔軍 出圓覺經第十七卷

一欲二憂愁三飢渴四觸愛五睡眠六怖畏七疑悔八瞋恚九利養虛稱十自高慢人

圭峰云隨時隨處息業養神曇倫云行住坐卧離念淨心

與道彌親世轉疎老心恢廓學如權妄緣紛擾隨時過冥物何曾礙碧虛

金火煉心以事鍊知而不自鍊更俟何時逾力精研如金百鍊

內外勤修

人可於利濟通達者常力行之患難困苦者力救之皆如己身之事此外功德也修此勿責人報勿希天祐人若有知天若有靈理合如何哉清心釋累懲忿窒慾求自然智住無礙行此內功德也修此勿期道勝勿思瑞應經若不誣教若不虛理合如何哉

內外清淨

齋戒沐浴此為外清淨洗心玄覽此為內清淨

真眼真心

所見有是有不是此世間妄眼無是無不是此出世真眼所知有可有不可此世間妄心無可無不可此出世真心學出世法者眼界常不分別心界常得安和圓成實性上豁然無一物種種推盡皆為妄想

二大因緣

其一謂一切諸有其體終空但當外順而已勿起貪著滯固久令陷墜其一謂至精無形而妙用不空者既未能復本則升沈流轉入大苦海固當深自覺悟識其所歸勿令遠而不復也

積習成功

先博學而後絕學先積漸而後頓成傳謂廣看經論其中見簡妙之理一句泥矣如披砂揀金自多中得少羅之獲鳥止在一目然須以衆目成羅人之念念相續薰修淘鍊加其定力惟最後一念之悟豁然得其本心如以斧伐木最後一斧乃倒然多斧積功方一斧成功也

四妙圓成

般若是智先得照了之智辨妄歸真此則由天然見性也解脫是出纏離縛不結塵緣此由人之果決也涅槃是寂滅之義謂一切情想寂靜滅息菩提是圓覺之義謂聖神融通無不了知此二者非內證臻極不能致實積云求自然智破無明㲉超於天人最為殊勝

中陰頌

一意一念頃斷垢自不爲垢本勝於我墮我於三趣令我勝於垢滅汝入涅槃

直截開懷

審思浮世乃是生老病死之都蘊聚愁苦惱之大窟宅此八字無人無之明悟之人知彼我皆同事過即空不留妄想

業障本空

一切業障皆妄想所作回心實相妄緣已絕罪不能繫如倚入登王位雖有宿負之民孰能牽于識本空者欲入悟奚不容更生若悟

會作之如故此輩甚愚

四至

妙道之理至虛至靜是其體至靈至明是其用千經萬論不離於此能深入於虛靜必漸顯於靈明

三無

無所修之修日損塵緣近入流無所住之住不著邊中成淨處無所得之得捨已遺珠入不識

三根六如

對眼根之塵如見夢時物如觀幻化像對耳根之塵如聞空中風如聽禽鳥語對意根之塵如湯釋冰雪如冶銷金鐵

三策

未能無念即用觀空未能頓空即用對治無念觀空對治三策次第而用

入佛智

凡夫著有不見有中之空如空花陽焰似有而非實著有迷妄可知二乘著空但見諸相皆空不見空中妙有如萬物造化雖無主宰是虛空中混成神妙神妙如此安可言空不著見於二邊不取相於中道惟佛知見

三身贊

得清淨果究竟無染是名法身何塵可點返本還原智照圓極是名報身具諸功德普門示現赴感自在是名應身群生攸賴一真體用分其名相至世超絕故曰無上

無著

出世之法以無著爲本華嚴云一切境界不生染著淨身口意住無礙行滅一切障世間

受生皆由著我若離此著則無生處無所取著猶如虛空入一切法如虛空性是名得無生法忍涅槃云凡夫著色乃至著識以著色故則生貪染心故為色縛乃至為識之所繫縛以繫縛故則不得免生老病死憂悲大苦一切煩惱

順道心

夫詭然之欲慨然之忿隱然之憂皆逆道心於道為損脩然自得怡然自適恬然自息皆順道心於道為益去彼取此服之無斁

智人處世

陸行緣崖谷同塗者共憂恐而醉不如醒水行冒風波同舟者共安危而醒不如醉智人處世也外釋利内忘憂當思此法醉墜者身不傷比夫專氣致柔此則為假也病忘者心不亂比夫坐忘遺照此亦為假也假猶若是而况真乎

强名生死

夫人分一元之氣有形而成身分一真之有識而成心故曰精氣為物物極則反復歸無物故曰遊魂為變强名生死何有彼我哉

勿以本覺隨夢幻

唐柳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有求其術公度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温耳予詳公度所言乃攝生之法常令元氣和而復暖也予因類舉別得攝念之法保護本覺勿以本覺隨夢幻常令本覺明而復正是也彼以身而言此以心而言若能並用二法何嫌如之

晁文元公道院集要第一

文元公道院集要第三

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致仕澶淵晁迥

毘盧遮那

文殊普賢合而為一強名曰毘盧遮那此梵
語也以華言解之是種種光明徧照

如来

本覺為如今覺為来謂本真常覺夫何背本
逐末今則悟而来復證其本覺故曰如来

楞嚴五十七重修行等級

初從乾慧起其次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

加行十地等覺妙覺凡九種共五十七數也
夫欲愛乾枯方生智慧而有信根故陳十信
凡十數者各據類中別分淺深次第至十滿
足既能信矣自然決定依止故陳十住既能
住矣期于力行故陳十行恐其執滯得少為
足故陳十回向回小節向大道也又四加行
貫經久無倦如秉駿涉遠顧影著鞭前十信
心後住行回向名三賢之位四加行後次升
十地方名聖位又至等覺與佛齊等惟妙覺
一位統實臻極實無一法可得而積功入聖

故立兩許名相明了之士必須依此修證有
一類人誤會無修而乃因循未畧入斷滅見
不知無修者自不同世間有為之修也非如
須一物入手然後為得

三觀綱要

止觀法中有三觀之名一曰從假入空觀二
曰從空入假觀三曰中道正觀行者修止觀
時了知一切諸法皆由心生因緣虛假不實
故云空（諸經有云空解脫門）以空故不得一切諸法名
字相貌（諸經又有云無相解脫門）兩時上不見佛果可求

下不見衆生可度是名從假入空觀亦名二
諦觀亦名慧眼（金剛經頌曰慧眼直觀空）亦名一切智若
住此觀即墮聲聞辟支佛地其人定力多不
見佛性（予謂少其慧用）行者知菩薩為度一切衆生
成就一切佛法故不取著無為諦觀心性雖
空緣對之時亦能出生一切諸法猶如幻化
雖無定實亦有見聞覺知等相差別不同行
者如是觀時雖知一切法畢竟空寂而能於
空中修種種行亦能分別衆生諸根性欲無
量故說法無量利益衆生是名從空入假觀

亦名平等觀亦名法眼（金剛經云法眼唯觀俗）亦名道
種智住此觀中智慧力多雖見佛性而不明
了行者知菩薩雖復成就如此二觀猶是方
便觀門非正觀也因是二觀而修中道正觀
（亦名第一義觀）云何而修謂息二邊分別云何息二
邊分別謂體知心性非真非假息緣真假名
之為止（息緣予緣已能了如假書止緣念更不學已分別真假也）息諦觀
心性非空非假而不壞空假之法如此照了
即於心性洞達中道亦不取中道以決定性
不可得故是名中道止觀即是佛眼（金剛經云佛）

（眼如何日照界体遍周）即是一切種智若住此觀即是
定慧力等了了見於佛性
華嚴法界其間三觀尤為要妙其一曰攝境
歸心真空觀蓋言三界所有法唯是一心作
內心不起外境本空知諸法唯心便捨外塵
相由此息分別悟平等真空是也予以為心
之緣起皆謂之境此境妄想不實故名為空
又不同目前十方之空彼是頑空此空是心
法動作有用之空故名真空欲令慧觀之人
照見諸相體空已知妄認苦蘊悔其留礙滑

戲習中（滑音骨亂也）即當任運乘緣勿復悠悠分
別盡攝諸境同歸一心故云攝境歸心真空
觀其二曰從心現境妙有觀蓋言於此門中
依體起用具修萬行莊嚴報土是也予以真
境為淨土之別名謂滋殖萬行利澤群生之
道也郤從本心現此真境此境又不同目前
萬象之有彼是塵有此有是心法微妙無相
之有故名妙有欲令慧觀之人入佛之境得
佛之智行佛之行普法能仁善救示現種種
方便也故云從心現境妙有觀其三曰心境

秘密圓融觀蓋言心者無礙心諸佛證之以
成法身境者無礙境諸佛證之以成淨土法
身淨土圓融無礙一一毛孔中無量剎一一塵
中佛皆入前之兩觀各述一邊今此雙融會
同心境是也予以為法身淨土俱是強名夫
佛性清淨有如虛空虛空無相何物能礙豈
可以凡情測度如觀世間形器有所限量哉
理不如此所以入微塵不足以為小包大虛
不足以為大此心此境深秘微密混成一體
不可得分欲令慧觀之人協用二觀夫志之

所至則分而為二退藏於密則合而為一故云心境秘密圓融觀詳悉如此若舉要而言初一觀會相歸性還源也次一觀空中立法應變也後一觀照合混然絕迹也

華嚴六通　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漏盡

李廣射石虎精誠果敢無分別不動之心也故射而能入廣之後心猶豫畜縮有分別已動之心也故射而不入道人真能果决如廣前心超凡破苦何難耶

須彌芥子

盡言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如流轉受生為鯤鵬非隨其形而增大為蟭螟非隨其形而減小本性元一不變易而分洪纖也華嚴云一塵含法界明一真之性本無分限色即是空非無色之空恐人執色為礙耳空即是色非有色之色恐人執空為礙耳色空雙泯心境一如無纖塵可拂方是了然曠達

用捨從宜

學禪定法用之不可執執則陷著事捨之不可廢廢則陷無功故於用捨之間詳其進退之過至如作任止滅本是四法若滯相則成四病如藥以治病病既愈而服不止則反傷如舟以濟川川既濟而戀舟不捨則未登彼岸

化識歸真

劉劭人物志剖析人情物理甚盡其妙以禪觀明之則是意識也凡人一切分別謂之識聖人一切混融謂之智分別起一切塵勞混融後不二真性

和會兩宗

南宗之頓無一法可得無一毫致力若失中正則落頑空成不回心鈍阿羅漢非宗之漸調心調息日損日益此大槩也若失中正則入邪見成有為外道

三不過差

心起思惟口發言語目覽文字皆為末理得理即如理而住不可滯於三相如到岸捨舟見月捨指

維摩說菩薩不住無為(住即功德不具)不盡有為(盡則無智)易云精氣為物老子云窈兮冥兮其中

有精此妙用之本體也而釋氏但謂之實相而復教人不取於相故人倫莫窮其理鬼神不見其迹

有所知者有所不知（如夜有燭有所不見）而無所知者無所不知（如晝不用燭而無所不見）

沖虛至德真經云孔子能廢心而用形注謂對接世務止用形迹而已其心則泊然不動也妙道非形器言意所能區別其奈數門逐末矛盾交爭不出名利之場也試思未有書契時孰分主宰而求勝乎

乾卦剛健中正可以辟邪降魔圓覺寂靜輕安可以存心入道序卦云復則不妄蓋反本還原方為無妄楞嚴云生滅名妄滅妄名真萬物有象皆於大道無象中生此則無為無不為之理故聖人之道貴混然無迹合於大道

恣口腹者神仙目（去聲）之為啄腐吞腥使富貴者高士比之以破瓶甑耳

深於神仙之學者見衆人之未來既陋且惘曰滿目紛紛無非行尸走骨深於定慧者曰滿目紛紛無不隨心變形道家所言但能從無觀有見其欻爾自造者也釋氏所言又能從有觀無見其卓然而獨存者也

詳求至理其惟無念是無生之法若起觀想願生莊嚴淨土乃有欲之心習有生之法也何能復性于一真法界乎大覺之人不作此見

不被妄緣纏縛即是解脫不被法塵染著即是清淨不被迷情障蔽即是菩提不被愛心苦惱即是涅槃觀鍊混成此為得道

七竅鑿未亡混沌六窗開後役獼猴

勿起亂想須存正念

造化因心偈

賦象各由心影響無欺詐元無造化工群生自造化

海印

境風吹性海波起成連山澄停復湛然影像分如印

貫休詩

舉世遺心使吾師獨使心萬緣[illegible]一句

不言深

覺意三昧 梁氏刪定止觀第一

意之所起即修三昧心數起時反照不見動轉根原故名覺意又窮諸法本皆由意造故以意為言端兩對境覺知異乎木石名為心次心籌量謂之意照了分別名為識如是辨

隨心想顛倒中

灌園養蔬驅禽養菓養生之士豈不如灌園養蔬之人乎

三大苦

仕宦之間暗觸禍機袵席之上密涉畏途輪環之中枉入諸趣

世間有怨府畏途禍胎鬼趣積習宴安於其中未曾一念覺悟可謂賢乎

意不求如

觀彼如意之極不當健羨世事皆有倚伏如意之極亦有不如意事事難縷述理可盡思

以此對治自然甘處設身有苦當念惡趣衆生

牢收長物金三品寄寓虛名畢一行失道信緣成苦趣懵然流轉海茫茫

心如蓮花不著水身似翔鴻不可籠

清與比方心境妙月明池淨白蓮開

風花榮落速水月淨明深物物觀天理賞吾

入道心

謂須回為愚王湛為癡士有隱德人何由知

權要之門喧煩會合道義之宅閑寂荒凉

齊己詩心清檻底瀟湘月骨冷禪中太華秋

陳陶詩高僧示我真隱心月在中峯葛洪井

誦之令人氣格爽拔

索襲不應舉辟太守陰澹造焉曰先生弃衆

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弃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

郭瑀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精通經義多才藝善屬文谷隱鑿石而居服柏實以輕身張天錫遣使者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遣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不救先生懷濟世之才故遣使者虛左授綏使至瑀指翔鴻示之曰此鳥安可籠

養恬生智見獨善之天機原道立言為兼濟之法利窮堅老壯協用嚴持

贈別　　　潘佑

莊周有言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佑常佩服於斯言夫得者謂如人之生也自一歲二歲至于百歲自少而得壯自壯而得老歲數之來不可卻也此豈非得之者時也夫之者亦如一歲二歲至于百歲若暮之失早今之失昔從壯而失少

從老而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豈非失者順也天下之事皆然也來不可避去不可留故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達人知我無奈物何物亦無可奈我何兩不相干故泛然之也故浩然之也乃自然之也不知其然而然故其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垤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也安能分得失於其間結哀樂於其會耶如人一歲二歲至於百歲其間得失哀樂詎然繁苛當其時哀則戚戚而不可解樂則熙熙而不可易及其過而

思之乃覺覺亦夢也則向之熙熙戚戚一何妄哉則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也今之矣何足介蔕耶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為中國日月東西出沒者是為晝夜其間含齒戴髮粒食衣覔者是為人一性之動是為太易言性移易不定也或為人或為異類在性之所好而已剛柔動植云云而無窮者是為物以聲相喚是為名倍物相聚是為利彙首而云云是為事事社而記之於心或為喜或為悲或為恨其名雖衆然皆一心之變也始

則無物終獲何有哉於是分彼我彼謂我為彼我謂彼為彼彼自謂我我亦自謂我使其交相指皆彼也自指皆我也然終不知誰為彼誰為我也雖聖人不能定之且強為之治焉於是有或名商周或名秦漢治鈞穀之膚舒而栽之謂之簡牍束毫末而染冊墨而縱橫之謂之文聚云云之事而録之謂之典籍後人視之謂之稽古世世相傚而不知休息或至於道或溺於心謂之曰學或曰自古及今營營於其間者惟共一畫兩一畫之間

而營萬世之務何異乎覺而憂夢夢而憂覺也日月星辰丘陵山澤如故也舍齒戴髮剛柔動植者云云而不已也往所謂商周秦漢或爭而得之者或爭而失之者今何有焉今予視之真覺之視夢也豈若體道安性而清虛為任哉天下之事其未至也無狀也方今無住也已往無物也予今營營復何求耶然而貪慾而好利繫心於得失者跼促若轅下駒安得懸解如列子能言如莊周者發言如雷注耳如風焚天下之轅釋天下之駒浩浩然復歸無物至於無言然僕竊之所言如此足下之行也錄以贈行足下跼促之甚者其心已病矣聞吾此言病其瘳乎

孔旻先生詩

怒氣劇炎火焚和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禪道同功修養訣 并序

余立此訣為圓學者或成勝定或致長生禪家學無生道家學長生體勢微分自然皆應智力深淺繫乎人焉

心息相依息調心靜（此兩句禪家之語予添兩句在其下）靜調久久可成勝定神氣相合氣和神清（今續為道家之語亦添兩句在其下）清和久久可致長生

澄淵晁公別錄五事　李淑

公少時嘗聞方士之說人耳有靈響目有神光自兩聽於靜中若鈴聲遠聞耆年之後愈覺清澈夜半睡覺即鏗鏘之響益為纖亮公自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磬搖空三曰秋蟬曳緒天禧後常覺目有神光如圓錢如片月或照帷箔光如電焰後又有圓光或紅或白其中有一點如鑑中眾道裝像嘗自為文志其事

右一

公冠歲遇高士劉惟一訪以生滅之事劉曰人常不死公駭之劉曰形死性不滅公始悟其說自茲留意禪觀老而愈篤

右二

公嘗令畫者王端圖二像一朝服者錢思公為贊一道服者南陽楊文公為贊識者謂公邀二公為贊出處之際有深意焉

右三

公嘗語諸子曰予年八十而有十勝利謂神爽氣清耳聰目明腰直脚輕身康心喜寢甘食美也

右四

公嘗夢游西北方國有人導入大山洞中群僧列若誦經然公合掌加頂致禮之有道士角冠黃衣請公作禮貌甚恭公亟避之又徧覽聖衆覚寤而記異後一月公薨

右五

雲龕李氏曰晁公道院集要觀之始則簡暢清遠如聞超世特立之士希微之言反復數十過乃知深入理窟簡道後學直而不迂簡而易行非有道君子莫能爲也

慶元己未校官黃　汝嘉　刋

嘉靖甲寅裔孫　璪

東吳重刋

晁文元公道院集要第三　終

禪林僧寶傳三十卷目錄三卷臨濟宗旨一卷

（宋）釋惠洪撰

補禪林僧寶傳一卷

（宋）釋慶老撰

明刻本

僧寶傳三十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釋惠洪撰。惠洪有冷齋夜話，已著錄。禪宗自六祖以後，分而為二。一曰青原，其下為曹洞、雲門、法眼。一曰南岳，其下為臨濟、溈仰。是為五宗。嘉祐中，達觀曇頴嘗為之傳，載其機緣語句，而略其終始行事。惠洪因綴輯舊聞，各為之傳，而系以贊。凡八十一人。前有寶慶丁亥臨川張宏敬序，稱舊本藏在廬阜，後失於回祿。錢塘風篁山僧廣遇慮其湮沒，因校讎鋟梓。然卷末題明州府大慈名山教忠報國禪寺住持比邱寶定刊版，又似刻於四明者，殆為重鋟之本也。陳氏書錄解題作三十卷，文獻通考作三十二卷，蓋原書本三十卷，後有補禪林僧寶傳一卷，又有臨濟宗旨一卷，共為三十二卷。臨濟宗旨亦惠洪所撰。補禪林僧寶傳題舟峯菴僧慶老，蓋亦北宋人也。

禪林僧寶傳引

覺範謂余曰自達磨之来六傳至大鑒鑒之後析為二宗其一為石頭雲門曹洞法眼宗之其一為馬祖臨濟溈仰宗之是為五家宗派嘉祐中達觀曇穎禪師嘗為之傳載其機緣語句而畧其始終行事之迹德洪以謂影由形生響逐聲起既載其言則入道之緣臨終之效有不可唐捐者遂盡掇遺編別記以諸方宿衲之傳又自嘉祐至政和取雲門臨濟兩家之裔嶄然絶出者合八十有一人各為傳而繫之以賛分為三十卷書成於湘西之南臺目之曰禪林僧寶傳韋為我作文以弁其首余宗其書而觀之其識達其學詣其言詼而正其事簡而完其辭精微而華暢其旨廣大空寂窅然而深矣其寸則宗門之遷固也使八十一人者布在方冊芒寒色正㠐如五緯之麗天人皆仰之或由此書也夫覺範初閱汾陽昭語脫然有省而卯可於雲菴真淨嘗涉患難瀕九死績然言而無不足之色其發為文章者蓋其緒餘土苴云

宣和六年三月甲子長沙侯延慶引

摩竭掩室毗耶杜口以真實際離文字
故自曹溪滴水派別五家建立綱宗開
示方便法源一濬波流益洪同歸薩婆
若海然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從
古明大法人莫非瑰瑋傑特之材不受
世間繩束是以披緇祝髮肉游來請出
家於護明已事而後已蓋有或因色而
悟或因聲而道存一剎那間轉凡成
聖時節因緣各自不同苟非具載本末
則後學無所考證此僧寶傳之所由作
也是書之傳有年矣白辟纂籍見出處
慕齋藏在廬阜後失於回祿錢塘風篁
山之僧廣遇處其湮沒即舊本校讐鋟
梓以與諸方共之十餘年而書始成其

用心亦勤矣魏亭趙元隆一見遇於湖
山之上慧炬相燭袖其書以歸囑予為
一轉語予與遇未覿面今披是書知其
志趣千里同風且見遇貫範與八十一
人者把臂並行若有因書者蓋得意忘
言即同入此道場則靈山一會儼然未
散不為分外寶慶丁亥中春上澣臨川
張宏敬書

禪林僧寶傳目錄上

第一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
第二
韶州雲門匡真大師
第三
汝州風穴昭禪師延沼　首山念禪師
汾州太子昭禪師
第四
福州玄沙備禪師　漳州羅漢琛禪師地藏
第五
金陵清涼益禪師法眼
潭州石霜諸禪師　邵武龍湖聞禪師
筠州九峯虔禪師　吉州禾山殷禪師
第六
雲居宏覺膺禪師　洛浦安禪師
第七
天台韶國師　九峯玄禪師
雲居齊禪師　瑞鹿先禪師
第八
圓通道濟德禪師　南塔光湧禪師
洞山守初禪師　南安巖嚴禪師
第九
龍牙居遁禪師　永明智覺禪師
雲居簡禪師
第十
重雲暉禪師　瑞龍志德璋禪師
林陽端禪師　雙峯欽禪師
九峯詮禪師　龜洋忠禪師

禪林僧寶傳第一至十

禪林僧寶傳第一

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　青原六世

禪師諱躭章泉州莆田黃氏子幼而奇逸為書生不甘處俗年十九出家入福州靈石山六年乃剃髮受具咸通初至高安謁悟本禪師价公依止十餘年价以為類己堪任大法於是名冠叢林將辭去价曰三更當來授汝曲折時矮師叔者知之蒲伏繩床下价不知也中夜授章先雲巖所付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畢再拜趨出矮師叔引

頸呼曰洞山禪入我手矣价大驚曰盜法倒屙無及矣後皆如所言寶鏡三昧其詞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其善保護銀盌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即屬染污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為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為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必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為三變盡成五如荎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真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即是規矩宗通趣極真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為法檀度隨其顛倒以緇為素顛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馵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黧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兒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

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五位君臣偈其詞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昔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更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偏中至兩刃交鋒要回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有沖天氣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終歸炭裏坐三種滲漏其詞曰一見滲漏謂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情滲漏謂智常向背見處偏枯

三語滲漏謂體妙失宗機昧終始學者濁智流轉不出此三種綱要偈三首其一名敲偈俱行偈曰金針雙鎖備挾路隱全該寶印當空妙重重錦縫開其二名金鎖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尋進退金鎖網鞁鞁其三名理事不涉偈曰理事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爍難追黎明章出山造曹溪禮祖塔自螺川還止臨川有佳山水因定居焉以志慕六祖乃名山爲曹下衆曰僧家在此等衣線下理須會通向上事莫作等閑若也承當處分明即轉他諸聖向自已背

後方得自由若也轉不得直饒學得十成却須向他背後叉手說什麼大話若轉得自已則一切麤重境來皆作得主宰假如泥裏倒地亦作得主宰如有僧問藥山曰三乘教中還有祖意也無答曰有曰既有達磨又來作麼答曰只爲有所以來豈非作得主宰轉得歸自已乎如經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言劫者滯也謂之十成亦曰斷滲漏也只是十道頭絕矣不忘大果故云守住耽着名爲取次承當不分貴賤我常見叢林好論一般兩般還能成立得事麼此等但是說向去事路布汝不見南泉曰饒汝十成猶較王老師一線道也大難事到此直須子細始得明白自在不論天堂地獄餓鬼畜生但是一切處不移易元是舊時人只是不行舊時路若有忻心還成滯着若脫得揀什麼古德云只恐不得輪迴汝道作麼生只如今人說箇淨潔處愛說向去事此病最難治若是世間麤重事却是輕淨潔病爲重只如佛味祖味盡爲滯着先師曰擬心是犯戒若也得味是破齋且喚什麼作味只是佛味祖味纔有忻心便是犯戒若也如今說破齋破戒即

今三羯磨時早破了也若是麤重貪瞋癡雖難斷却是輕若也無爲無事淨潔此乃重無以加也祖師出世亦只爲這箇亦不獨爲汝今時莫作等閑黧奴白牯修行却快不是有禪有道如汝種種馳求覓佛覓祖乃至菩提涅槃幾時休歇成辦乎皆是生滅心所以不如黧奴白牯兀兀無知不知佛不知祖乃至菩提涅槃及以善惡因果但飢來喫草渴來飲水若能恁麼不愁不成辦不見道計較不成是以知有乃能披毛戴角牽犂拽耒得此便宜始較些子不見彌勒阿閦及諸妙喜等世界被

他向上人喚作無慚愧懈怠菩薩亦曰變易生死尚恐是小懈怠在本分事合作麽生大須子細始得人人有一坐具地佛出世侵他不得恁麽體會修行莫趣快利欲知此事饒今成佛成祖去也只這是便墮三塗地獄六道去也只這是雖然沒用處要且離他不得須與他作主宰始得若作得主宰卽是不變易若作主宰不得便是變易也不見永嘉云莽莽蕩蕩招殃禍問如何是莽莽蕩蕩招殃禍曰只這箇揔是問曰如何免得曰知有卽得用免作麽但是菩提涅槃煩惱無明等揔是不要

免乃至世間麤重之事但知有便得不要免免卽同變易去也乃至成佛成祖菩提涅槃此等殃禍爲不小因什麽如此只爲變易若不變易直須觸處自由始得香嚴閑禪師會中有僧問如何是道閑曰枯木裏龍吟又問如何是道中人閑曰髑髏裏眼睛其僧不領辭至石霜問諸禪師曰如何是枯木裏龍吟諸曰猶帶喜在又問如何是髑髏裏眼睛諸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問章曰如何是枯木裏龍吟章曰血脉不斷又問如何是髑髏裏眼睛章曰乾不盡又問有得聞者否章曰盡大地未

有一人不聞又問未審是何章句章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乃作偈曰枯木龍吟眞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有僧以紙爲衣號爲紙衣道者自洞山來章問如何是紙衣下事僧曰一裘才挂體萬事悉皆如又問如何是紙衣下用其僧前而拱立曰諾卽脫去章笑曰汝但解恁麽去不解恁麽來僧忽開眼曰靈眞性不假胞胎時如何章曰未是妙僧曰如何是妙章曰不借借其僧退坐於堂中而化章作偈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

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鄰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眞若向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僧問五位君臣旨訣章曰正位卽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卽色界有萬形像偏中至者捨事入理正中來者背理就事兼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着眞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要當審詳辨明君爲正位臣是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問如何是君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問如何是臣曰靈機宏聖道眞智利群

生問如何是臣向君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問
如何是君視臣曰妙容雖不動光燭不無偏問如
何是君臣道合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又曰
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
是也此吾法之宗要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
將真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
中出語直教燒不着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
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又曰凡情聖見是金鎖
玄路直須回互夫取正命食者須具三種墮一者
披毛戴角二者不斷聲色三者不受食有稠布衲

者問曰披毛戴角是什麼墮章曰是類墮問不斷
聲色是什麼墮曰是隨墮問不受食是什麼墮曰
是尊貴墮實合初心而知有是類墮知有而不被
六塵是隨墮維摩曰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
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正命食也食者亦是
就六根門頭見覺聞知只不被他染污將為墮且
不是同也章讀杜順傳大士所作法身偈曰我意
不欲與麼道門弟子請別作之既作偈又注釋之
其詞曰渠本不是我（我非）我本不是渠（渠非）渠無我即
死（取活）我無渠即余（有不別）渠如我是佛（要且不我）

如渠即驢（二俱不立）不食空王俸（若遇御飯直須吐却）何假雁傳
書（不通）我說橫身唱（為佔）君看背上毛（不與相似）你作
如纏白雲（白雲是）猶恐是巴歌南州帥南平鍾王
雅聞章有道盡禮致之不赴但書偈付使者曰摧
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見之猶不
採郢人何事苦搜尋天復辛酉夏夜問知事今日
是幾何日月對曰六月十五章曰曹山平生行脚
到處只管九十日為一夏明日辰時吾行脚去及
時焚香宴坐而化閱世六十有二坐三十有七夏
門弟子塟全身於山之西阿塔曰福圓

贊曰寶鏡三昧其詞要妙雲巖以授洞山疑藥山
所作也先德懼屬虎布多珍秘之但五位偈三種
滲漏之語見於禪書大觀二年冬顯謨閣待制朱
彥世英赴官錢塘過信州白華巖得於老僧明年
持其先公服予往慰之出以授予曰子當為發揚
之因疏其溝封以付同學使法中龍象神而明之
盡微細法執興洞上之宗亦世英護法之志也

禪林僧寶傳第一

韶州雲門大慈雲弘明禪師

禪師名文偃姑蘇嘉興人也少依兜率院得度性豪爽骨面豐頰精銳絕倫目纖長瞳子如點漆眉秀近睫視物凝遠博通大小乘弃之游方初至睦州聞有老宿飽參古寺掩門織蒲屨養母往謁之方扣門老宿揕之曰道道偃驚不暇荅乃推出曰秦時轉轢鑽隨掩其扉損偃右足老宿名道蹤嗣黃蘗斷際禪師住高安米山寺以母老東歸叢林號陳尊宿偃得旨辭去謁雪峯存存方堆桅坐為

衆說法偃犯衆出熟視曰項上三百斤鐵枷何不脫却存曰因甚到與麼偃以手自拭其目趨去存心異之明日陞座曰南山有鼈鼻蛇諸人出入好看偃以拄杖攛出又自驚慄自是輩流改觀又謁乾峯峯示衆曰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更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偃乃出衆曰庵内人為什麼不見庵外事於是乾峯大笑曰猶是學人疑處在乾峯曰子是什麼心行曰也要和尚相委乾峯曰直須恁麼始得穩坐偃應喏喏又訪曹山章公問如何是沙門行章曰喫常住苗稼者曰

便與麼去時如何章曰汝還畜得麼曰學人畜得章曰汝作麼畜曰着衣喫飯有什麼難章曰何不道披毛戴角偃即禮謝又訪踈山仁仁問得力處道將一句來曰請高聲問仁即高聲問偃笑曰今早喫粥麼仁曰喫粥曰亂叫喚作麼仁公駭之又過九江有陳尚書飯偃而問曰儒書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講師如何是衲僧行脚事曰曾問幾人來曰即今問上座偃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曰黃卷赤軸偃曰此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偃曰口欲

談而辭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尚書無以詶之偃曰聞公常看法華經是否曰不敢曰經曰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又無以詶之偃呵譏之而去造曹溪禮塔訪靈樹敏公為第一座先是敏不請第一座有勸請者敏曰吾首座已出家久之又請敏曰吾首座已行脚悟道久之又請敏曰吾首座已度嶺矣姑待之少日偃至敏迎笑曰奉遲甚久何來暮耶即命之偃不辭而就職俄廣主劉王將興兵就敏決可否敏前知之手封[illegible]

子語侍者曰王來出以似之於是怡然坐而殁王
果至聞敏已化大驚問何時有疾而遽亾如是耶
侍者乃出奩子如敏所誡呈之王發奩得簡曰人
天眼目堂中上座劉王命州牧何承範請假繼其
法席又迎至府開法俄遷止雲門光泰寺天下學
者望風而至示衆曰江西卽說君臣父子湖南卽
說他不與麼我此間卽不如此良久曰汝還見壁
麼又曰從上來且是箇什麼事如今抑不得已且
向諸人道盡大地有什麼物與汝爲緣爲對若有
針鋒許與汝爲隔爲礙與我拈將來與什麼作佛
喚什麼作祖喚什麼作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將什
麼爲四大五蘊我與麼道喚作三家村裏老婆說
話忽然遇着本色行脚漢聞與麼道把脚拽向階
下有什麼罪過雖然如是據箇什麼道理便與麼
莫趁口快向這裏亂道須是箇漢始得忽然被老
漢脚跟下尋着汝去處打脚折有什麼罪過卽與
麼如今還有問宗乘中話者麼待老漢荅一轉了
東行西行又曰盡乾坤一時將來著汝眼睫上汝
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汝出來性燥把老僧打一
摑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什麼道理直饒

汝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槌脚折又曰三
乘十二分教橫說竪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
與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與麼道早是作死
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箇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
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又曰我事
不獲已向汝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也更欲踏
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
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什麼歇時此箇事若
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因什麼道教
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
雲如雨猶被佛呵謂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
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是若是得底人道火何
曾燒口終日說事何曾掛着牙齒何曾道著一字
終日着衣喫飯何曾觸一粒米掛一縷絲然猶是
門庭之說須是實得與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
裏呈機徒勞竚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
漢偃以足跛嘗把拄杖行見衆方普請舉拄杖曰
看看北鬱單越人見汝般柴不易在中庭裏相撲
供養汝更爲汝念般若經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
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衆環擁之久不散乃曰汝蓋

人無端走來這裏覔什麽老僧只管喫飯屙屎剃
解作什麽汝諸方行脚衆禪問道我且問汝諸方
叅得底事作麽生試舉看於是不得已自誦三平
偈曰即此見聞非見聞回視僧曰喚什麽作見聞
又曰無餘聲色可呈君謂僧曰有什麽口頭聲色
又曰箇中若了全無事謂僧曰有什麽事又曰體
用無妨分不分乃曰語是體體是語舉拄杖曰拄
杖是體燈籠是用是分不分不見道一切智智清
淨又至僧堂中僧爭起迎偃立而語曰石頭道[illegible]
手不回手僧便問作麽生是不回手偃以手指曰
這箇是板頭又問作麽生是回手曰汝喚什麽作
板頭衆嘉云如我身空法亦空千品萬類悉皆同
汝立不見立行不見行四大五蘊不可得何處見
有山河大地來是汝每日把体盂噇飯喚什麽作
飯何處更有粒米來僧問生法師曰敲空作響擊
木無聲如何偃以拄杖空中敲曰阿耶阿耶又擊
板頭曰作聲麽僧曰作聲曰這俗漢又擊板頭曰
喚什麽作聲偃以乾祐元年七月十五日赴廣主
詔至府留止供養九月甲子乃還山謂衆曰我離
山得六十七日且問汝六十七日事作麽生衆莫

能對偃曰何不道和尚京中喫麵多聞擊齋鼓曰
鼓聲咬破我七條乃指僧曰抱取猫兒來良久曰
且道鼓因甚買得衆無對者乃曰因皮買得我尋
常道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盡大地是箇
法身枉作箇佛法知見如今拄杖但喚作拄杖見
屋但喚作屋又曰諸法不異者不可續鳧截鶴夷
嶽盈壑然後爲無異者哉但長者長法身短者短
法身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舉拄杖曰拄杖子
不是常住忽起立以拄杖擊繩床曰適來許多葛
藤匙向什麽處去也靈利底見不靈利底着我[illegible]
設偃契悟廣大其游戲三昧乃如此而作爲偈頌
尤不能測如其綱宗偈曰康氏圓形滯不明魔[illegible]
虛喪擊寒冰鳳羽展時超碧漢晉鋒八博擬[illegible]
又曰是機是對對機迷闕機摩遠遠摩棲夕日[illegible]
中誰有掛闕底底事隔塵迷又曰喪時光藤林[illegible]
徒人意帶朋屁又曰咄咄咄力口希禪子訝中眉
垂又曰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塞却咽喉何處出氣
笑我者多哂我者少每個凡僧即曰鑒咦而錄之
者曰顧鑒咦德山密禪師刪去顧字但曰鑒咦[illegible]
林用以爲抽顧頌北塔祚禪師作偈曰雲門顧鑒

笑嘻嘻擬議遭渠頭峑喚任是張良多智巧到頭
於是也難施假以南漢乾和七年四月十日坐化
而示卽大漢乾祐二年也以全體葬之本朝太祖
乾德元年雄武軍節度推官阮紹莊夢偃以拂子
招曰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托我在塔久可開塔
手托時奉使韶州監修營諸寺院因得紹莊之語
奏聞奉聖旨同韶州牧梁延鄂至雲門山啓塔見
偃顏貌如昔髭髮猶生具表以聞有旨李托迎至
京師供養月餘送還山仍改爲大覺禪寺謚大慈
雲匡真弘明大師

贊曰予讀雲門語句驚其辯慧渦旋波險如河漢
之無極也想見其人奇偉傑茂如慈恩大達輩及
見其像頹然傴坐胡牀廣額平頂頰宜律師奇智
盛德果不可以相貌得耶公之全機大用如月臨
衆水波波頓見而月不分如春行萬國處處同至
而春無迹蓋其妙處不可得而名狀所可知而言
者春容月影耳呜呼世所謂命世亞聖大人者乎

禪林僧寶傳第二

禪林僧寶傳第三

汝州風穴沼禪師　汝州首山念禪師

汾州太子昭禪師

汝州風穴沼禪師

師諱延沼以偽唐乾寧三年十二月生於餘杭劉氏少魁礨有英氣於書無所不觀然無經世意父兄強之仕一至京師卽東歸從開元寺智恭律師剃髮受具游講肆玩法華玄義修止觀定慧宿師爭下之弃去遊名山謁越州鏡清怤禪師機語不契北遊襄沔間寓止華嚴時僧守廓者自南院顒公所來華嚴陞座曰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下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廓出衆便喝華嚴亦喝廓又喝華嚴亦喝廓禮拜起指以顧衆曰這老漢一場敗缺喝一喝歸衆風穴心奇之因結爲友遂默悟三玄旨要嘆曰臨濟用處如是耶廓使更見南院問曰入門須辯主端的請師分南院左拊其膝風穴便喝南院右拊其膝風穴亦喝南院曰左邊一拍且止右邊一拍作麽生風穴曰瞎南院反取拄杖風穴笑曰盲枷瞎棒倒奪打和尚去南院倚拄杖曰今日被黃面浙子

鈍置風穴曰大似持鉢不得許言不飢南院肯[illegible]
到此問乎曰是何言歟南院曰好問汝曰亦不可
放過便禮拜南院喜賜之坐問所與遊者何人對
曰襄州與廓侍者同夏南院曰親見作家風穴然
是俯就弟子之列從容承稟日開智證南院曰汝
秉顛力來荷大法非偶然也問曰汝聞臨濟將終
時語不曰開之曰臨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
瞎驢邊滅却渠平生如師子見即殺人及其將死
何故屈膝妥尾如此對曰密付將終全主即滅又
問三聖如何亦無語乎對曰親承入室之真子不

同門外之遊人南院頷之又問汝道四種料簡語
料簡何法對曰凡語不滯凡情即墮聖解學者大
病先聖哀之爲施方便如楔出楔曰如何是奪人
不奪境曰新出紅鑪金彈子簉破闍黎鐵面門又
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芻草乍分頭腦裂亂雲
初綻影猶存又問如何是人境俱奪曰躡足進前
須急急促鞭當鞅莫遲遲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
奪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問曰
臨濟有三句當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臨濟曰三
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存風穴隨聲便喝

又曰如何是第二句臨濟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
和爭赴截流機風穴曰未問已前錯又問曰如何
是第三句臨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
頭人風穴曰明破即不堪於是南院以爲可以支
臨濟幸不辜負興化先師所以付託之意風穴依
止六年辭去後唐長興二年至汝水見草屋數椽
依山如逃亾人家問田父此何所田父曰古風穴
寺世以律居僧物故又歲飢衆棄之而去餘佛像
鼓鐘耳風穴曰我居之可乎田父曰可風穴入留
止日乞村落夜燃松脂單丁者七年檀信爲新之

成叢林僞晉天福二年州牧聞其風盡禮致之上
元日開法嗣南院僞漢乾祐二年牧移守郢州風
穴又避寇往依之牧館于郡齋寇平汝州有宋太
師者施第爲寶坊[illegible][illegible]迎風穴居焉法席冠天
下學者自遠而至陞座曰先師曰欲得親切莫將
問來問會麼問在荅處荅在問處雖然如是有時
問不在荅處荅不在問處汝若擬議老僧在汝脚
跟底大凡參學眼目直須臨機大用現前勿自拘
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爲滯殼迷封句下精通
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岐與

次一切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對衆證據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着覷着即瞎却渠眼又曰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頞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闍梨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梨闍梨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梨麽拊其左脥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麽拊其右脥曰這裏是于時莫有善其機者僞周廣順元年賜寺名廣慧二十有二年以宋開寶六年癸酉八月旦日登座說偈曰道在秉時須濟物遠方來慕自騰騰他年有與情相似日日香煙夜夜燈至十五日跏趺而化前一日手書別檀越閱世七十有八坐五十有九夏有得法上首住汝州首山念禪師

汝州首山念禪師

禪師諱省念生狄氏萊州人也幼弃家得度於南禪寺爲人簡重有精識專修頭陀行誦法華經叢林畏敬之目以爲念法華至風穴隨衆作止無所參扣然終疑教外有別傳之法不言也風穴每念大仰有讖臨濟一宗至風而止懼當之歎視座下堪任法道無如念者一日陞座曰世尊以青蓮目顧迦葉正當是時且道箇什麽若言不說而說又成埋沒先聖語未卒念便下去侍者進曰念法華無所言而去何也風穴曰渠會也明日念與真上座俱詣方丈風穴問真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對曰勃姑樹頭鳴風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何用乃顧念曰如何對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風穴謂真曰何不看渠語又一日陞座顧視大衆念便下去風穴卽歸方丈自是聲名重諸方首山在汝城之外荒遠處而念居之將終身焉登其門者皆叢林精練衲子念必勘驗之留者纔二十餘輩然天下稱法席之冠必指首山嘗問僧不從人處得底事試道看僧便喝曰好好相借問惡發作麽僧又喝念曰今日放過卽不可僧擬議念喝之又問僧近離何處曰襄州曰夏在何處曰洞山念曰還我洞山鼻孔來僧曰不會念曰卻是老僧罪過又問僧近離何處對曰廣慧曰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離此二途速道曰昨夜宿長橋念曰與麽則合喫首山棒也曰尚未參堂曰兩重公案僧曰恰是念曰耶耶又問僧近離何處對曰襄州曰有事相借問得麽對曰便請念曰鶉子過新羅僧入室念

便喝其僧禮拜便打之僧曰如何是不生不滅法曰新羅人喫冷淘夜有僧入室念曰誰僧不對曰識得汝也僧笑念曰更莫是別人麼因作偈曰輕輕踏地恐人知語笑分明更莫疑知者只今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却雞嘗謂衆曰佛法無多子只是汝輩自信不及若能自信千聖出頭來無柰汝何何故如此爲向汝面前無開口處秖爲汝自信不及向外馳求所以到這裏假如便是釋迦佛也與汝二十棒然雖如是彷彿後學憑箇什麼道理且問汝輩還得與麼也未良久曰若得與麼方名無事又曰諸上座不得胡喝亂喝尋常向汝道賓與始終賓主即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即是兩箇瞎漢又曰我若立汝須坐我若坐汝須立坐即共汝坐立即共汝立雖然如是到者裏著眼始得若也定動中間即千里萬里何故如此如隔窗見馬騎相似既然如此直須子細不得掠虛好他時後日賺着汝有事近前無事珍重因參臨濟曰今日更不用如何若何便須單刀直入還有出來對衆證據者麼時有僧出禮拜起便喝臨濟亦喝僧又喝臨濟亦喝僧禮拜臨濟曰[illegible]

是這僧即得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校不得爲甚僧會賓主句他一喝不作一喝用且道前一喝是後一喝是那箇是賓那箇是主所以老僧尋常向汝道這裏一喝不作一喝用有時以喝作問行有時作探竿影草有時作踞地師子有時作金剛王寶劒若作問行來時須急着眼始得若作探竿影草時你諸人合作麼生若作踞地師子時野干[illegible]屎尿出始得若作金剛王寶劒用時天王也須腦裂只與麼橫喝竪喝總與作好道理商量却既知如此也須親近上流博問先知自己親證始得莫與麼掠虛過却平生他時後日因果歷然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曰闍梨在老僧會多少時對曰已經冬夏曰莫錯舉似人乃曰若論此事寔不掛一元字脚便下座嘗作綱宗偈曰咄哉拙郎君[illegible]巧妙無人識[illegible]打破鳳林關[illegible]著靴水上立[illegible]咄哉巧女兒[illegible]擷梭不解織[illegible]看他鬬雞人[illegible]水牛也不識[illegible]念道破天下移寶安山廣教院衆不過四十輩老於寶應演化三年十二月初四日謂僧過歲作偈曰吾今年邁六十七老病相依

且過日今年記取明年事明年記着今年日至明
年十二月初四日陞座辭衆曰諸子護波波適却
幾恒河觀音指彌勒文殊不奈何良久曰白銀世
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真明暗盡時都不照日
輪午後示全身日午後泊然而化闍維得五色舍
利塔于首山嫡嗣昭禪師

汾州太子昭禪師

禪師諱善昭生俞氏太原人也器識沉邃少緣飾
有大智於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年十四
父母相繼而亡孤苦厭世相剃髮受具杖策游方
所至少留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昭嘆之曰是何
言之陋哉從上先德行脚正以聖心未通驅馳決
擇耳不緣山水也昭歷諸方見老宿者七十有一
人皆妙得其家風尤喜論曹洞石門徹禪師者蓋
其派之魁奇者昭作五位偈示之曰五位參尋切
要知纖毫纔動即乖違金剛透匣誰能曉唯有那
吒第一機舉目便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夫歸正
中妙挾通回互擬議鋒鋩失却威徹拊手稱善然
昭終疑臨濟兒孫別有奇處最後至首山問百丈
巻簟意旨如何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昭曰師意如

何曰象王行處絶狐蹤於是大悟言下拜起而曰
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問者曰見
何道理便爾自肯曰正是我放身命處服勤甚久
辭去游湘衡間長沙太守張公茂宗以四名剎請
昭擇之而居昭笑一夕遁去北抵襄沔寓止白馬
太守劉公昌言聞之造謁以見晚爲嘆時洞山谷
隱皆虛席衆議歸昭太守請擇之昭以手耶揄曰
我長行粥飯僧傳佛心宗非細職也前後八請堅
臥不答淳化四年首山歿西河道俗千餘人協心
削牘遣沙門契聰迎請住持汾州太平寺太子院
昭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靜退
小節風穴懼應讖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
已弃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
眠哉昭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
行矣既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天下道
俗慕仰不敢名同曰汾州并汾地苦寒昭罷夜參
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昭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
何不說法言訖陞空而去昭密記以偈曰胡僧金
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時楚
圓守芝號上首叢林知名龍德府尹李侯與昭有

僧虛承天寺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昭笑曰老病業已不出院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者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昭令設饌且僃裝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閱世七十有八坐六十五夏

贊曰風穴倦游見草屋單丁止住者七年首山精嚴不出山者二十年汾州僻臨人天不越閫者三十年是皆哲人而業之見於微細者也然猶卓絕如此況其大者乎吾何足以知之然觀其死生之際如賈胡傳吏留即留去即去嗚呼是其所以起臨濟也

禪林僧寶傳卷第三

禪林僧寶傳卷第四

福州玄沙備禪師　漳州羅漢琛禪師

金陵清涼益禪師

福州玄沙備禪師

禪師名師備福州閩縣謝氏子少漁於南臺江上及壯忽棄舟從芙蓉山靈訓禪師斷髮詣南昌開元道玄律師所受具足戒芒鞵布衲食纔接氣宴坐終日衆異之見雪峯而師承之雪峯呼為頭陁每見之曰再來人也何不徧參去對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雪峯然之備結屋玄沙泉相尋而至遂成叢林說法與契經冥合諸方有未明要義皆從決之備曰佛道閑曠無有途程無門為解脫之門無見作道人之見不在三際豈有昇沉建立乖真不屬造作動即涉塵勞之境靜則沉昏醉之鄉動靜雙泯即落空亾動靜雙收即漫汗佛性必須對其塵境如枯木寒灰但臨時應用不失其宜如鏡照像不亂光輝如鳥飛空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相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如師子游行豈

求伴侶九霄絕翳何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
到這裏體寂寂常皎皎赤赫赫無邊表圓覺空中
不動搖吞爍乾坤迥然照出世者元無出入蓋名
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真不因修證只要虛閑
不昧作用不涉塵泥若纖毫不盡即落魔界且句
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云一句當機八萬法門
生死路絕直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
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
火銷冰箭既離弦無反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
喚不迴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步步登玄不
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即迷旨
二乘膽戰十地魂驚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
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
而顯道釋梵絕視聽而雨花與麼現行無疑此外
更疑何事勿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尋思路
絕不因莊嚴本來清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
少欠近人不悟妄自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
悟則塵境紛紛名相不實更擬凝心斂念攝事歸
空隨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即便遏捺如此
見解即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冥冥寞

寞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我這裏則不然
也更不隈門旁戶分明句句現前不屬商量不涉
文字權名出家兒畢竟無蹤跡真如凡聖地獄天
堂皆是療狂子之方術無實事虛空尚無改變大
道豈有異沉悟則縱橫不離本際到這裏凡聖也
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汝學人若向外馳
求又屬魔王眷屬如如不動底可安排恰似鐵鑄
不藏蚊蚋本來平坦何用剗除動轉施為是真解
脫纖毫不受擬上便差借使千聖出頭來也安排
他一字不得又問仁者如今求不獲已教我抑下
多少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道如此如彼共相
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咽喉唇吻秪成得箇野
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只如今有過無過唯我自
知汝又爭得會若是恁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兼
為人師匠大不容易須是善知識始得我如今恁
麼道方便助汝猶尚不能覩得可中渾舉宗乘是
汝向什麼處措手還會麼四十九年是方便秖如
靈山會上有百千衆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皆不
聞汝道聞底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
不聞聞便當得否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

底事知麼且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谿竪拂還同指月所以道大唐國內宗乘未有一人舉唱設有一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無孔鐵鎚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申問處我若不共汝與麼知聞去汝向什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大難備疾大法難舉罕遇上根學者依語生解隨照失宗乃示綱宗三句曰第一句且自承當現成具足盡十方世界更無他故秖是仁者更教誰見誰聞都來是汝心王所爲全體不動智只欠自承當喚作開方便門使汝信有一分真常流注亘古亘今未有不是未有不非者然此句只成平等法何以故但是以言遣言以理逐理平常生相接物利生耳且於宗旨猶是明前不明後號爲一味平實分證法身之量未有出格之句在在句下未有自由分若知出格量不被心魔所使入到于中便轉換落落地旨通大道不墮平懷之見是謂第一句綱宗也第二句廻因就果不着本常一知之理方便喚作轉位投機生殺自在縱奪隨宜出生入死廣利一切迴脫色欲愛見之境便喚作頓超三界之佛性此名二理雙明二義齊照不被二邊之所動妙用現前是謂第二句綱宗也第三句知有大智性相之本通其過量之見明陰洞陽廓周沙界一真體性大用現前應化無方全用全不用全生全不生方便喚作慈定之門是謂第三句綱宗也因見亡僧謂衆曰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學者多溟涬其語梁開平二年戊辰十二月二十七日示疾而化閱世七十有四坐四十四夏衛狀短小然精神可掬與閩帥王審知爲內外護審知盡禮延至安國禪院衆盈七百石頭之宗至是遂中興之有得法者首羅漢琛禪師

漳州羅漢琛禪師

禪師名桂琛生李氏常山人也幼卓越絕酒胾見萬壽寺無相律師即前作禮無相捐其首曰若從我乎乃欣然依隨之父母不逆也年二十餘即剃髮爲大僧無相使習毗尼一日爲衆陞堂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犯但律身而已非真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乎一衆愕然琛顧笑爲無相作禮辭去無相不強物謁雪峯存公不大發明又事玄沙

送臻其奧與慧球者齊名號二大士琛能秘重大法痛自韜晦然叢林指目以爲雪峯法道之所寄也漳州牧王公請住城西石山十餘年遷止羅漢破垣敗簀人不堪其憂非忘身爲法者不至僧問如何是羅漢一句曰我若向汝道却成兩句又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甚字琛曰汝不識此字耶曰不識琛曰看取其下注脚琛嘗舁頭頹然坐折木床見僧來即舉拂子曰會麽對曰謝和尚指示學人琛曰見我豎起拂子便道指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指示汝耶又見僧來舉拂子其僧禮拜稱贊琛曰見我豎起拂子便禮拜贊嘆那裏掃地豎起掃帚爲甚不贊嘆有僧來報保福遷化也琛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琛時住地藏乃石山也于時學者莫測其旨琛憫之爲作明道偈其詞曰至道淵曠勿以言宣言宣非指孰云有是觸處皆渠豈喻真常真虛設辨如鏡中現有無雖彰在處無傷無傷無在何拘何礙不假功成將何法爾法爾不爾俱爲脣齒若以斯陳埋沒宗旨宗非意陳無以見聞見聞不脫如水中月於此不明翻成剩法一法有形翳汝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崢嶸我宗奇特當陽顯赫佛及衆生皆承恩力不在低頭思量難得揬破面門蓋覆乾坤快須薦取脫却根塵其如不曉謾說而今後唐天成三年戊子秋琛復至閩城舊止徧游近城諸刹乃還示微疾沐浴安坐而化閱世六十有二坐四十二夏閩帥收舍利建塔有得法上首清涼益禪師

金陵清涼益禪師

禪師諱文益餘杭魯氏子七齡秀發依新定全偉律師落髮詣越州開元希覺律師受具足戒及覺公盛化四明益往習毗尼二文章覺大奇之俄棄去礽謁長慶稜道者無所契悟與善脩洪進自漳州抵湖外將發而雨谿壯不可濟傾城隅有古寺解包休于門下雨不止入堂有老僧坐地鑪見益而曰此行何之曰行脚去又問如何是行脚事對曰不知曰不知最親益疑之三人者附火擧肇公語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老僧又曰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益曰同琛竪兩指熟視曰兩箇即趨去益大驚周行廊廡讀字額曰石山地藏顧謂等曰此老琛禪師也意欲留止語未卒琛又至頭已上業已成行琛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

心乃指庭下石曰此石在心內在心外益曰在心
內琛笑曰行脚人着甚來由安塊石在心頭耶益
無以對之乃俱求決擇至皆出世益住臨川崇壽
僧子方者問曰公久親長慶乃嗣地藏何意哉益
曰以不解長慶說萬象之中獨露身故子方舉拂
子示之益曰撥萬象不撥萬象子方曰不撥萬象
益曰獨露身咊子方曰撥萬象益曰萬象之中咊
子方於是悟有嘆曰我幾枉度此生益謂門弟子
曰趙州曰莫費力也大好言語何不仍舊去世間
法尚有門佛法豈無門自是不仍舊故諸佛諸祖
秖於仍舊中得如物夜鐘不見有絲毫異得與麼
恰好聞時無一聲子聞何以故爲及時節無心曰
放且不是放止於一切秖爲不仍舊忽然非次聞
時諸人皆驚愕道鐘子怪鳴也且如今日道孟夏
漸熱且不可方隔一日能校多少向五月一日道
便成熱須如校絲髮不得於方便中向上座道不
是時若爲熱所以不仍舊寶公曰蹔時自肯不追
尋曠劫何曾異今日還會麼今日只是塵劫但着
衣喫飯行住坐卧晨參暮請一切仍舊便爲無事
人也又曰見道爲本明道爲功便能得大智慧力

若未得如此三界可愛底事直教去盡纔有纖毫
還應未可秖如汝輩鞭時不嗔便喜此是三界昏
亂習熟境界不惺惺便昏亂蓋緣汝輩雜亂所致
古人謂之夾幻金即是真其如鑛何若覷得徹骨
徹髓是汝輩力脫未能如是觀察他什麼樓臺殿
閣諸聖未必長把知汝手汝未必依而行之古今
如此也又曰出家兒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即寒熱
即熱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
石頭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肇
曰聖人無己靡所不己乃作參同契首言竺土大
傳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亦只尋常說諸夫欲會萬
物爲自己去蓋盡大地無一法可見己而又嘆曰
光陰莫虛度所以告汝輩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
移時失候即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於非色
作色解即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得
否若與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甚
麼用處但守分過時好嘗指竹問僧曰還見麼曰
見益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曰總不與麼益笑曰
死急作麼有偈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
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

辯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周[illegible]
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李國主駕至慰問
甚勤閏月剃髮沐浴辭衆訖跏趺而化顏貌久而
如生閱世七十有四坐五十有四夏公卿李建勳
已下素服奉全身于江寧丹陽鄉建塔謚大法眼
禪師

贊曰玄沙論三句初無金銀銅輪之語不然殆與
教乘何異哉琛公精深廣大唯以直下便見擬成
剃法爲要非三句所能管攝也益以仍舊自處以
總滲漏句爲物頒事邊幅而求明乃其的孫豈所
謂深山大澤龍蛇所由生者耶

禪林僧寶傳第四

禪林僧寶傳第五

潭州石霜諸禪師　邵武龍湖聞禪師
筠州九峯虔禪師　吉州禾山殷禪師
潭州石霜諲禪師

禪師名慶諸廬陵新淦陳氏子也生而神俊標致
閑暇年十三獨游南昌愛西山往游覺忘返沙門
紹鑾與語奇之謂人曰此兒自舊如此他日未易
量也容納之諸事之十年如一日乃剃髮詣嵩嶽
受具時洛下毗尼之學盛諸觀視講習良久而去
有勸之者諸不答聞湘中有南宗法道往造大溈
時祐禪師席下萬指諸願籍名役作勤勞井臼間
甚久祐見之簸處曰檀信物不可拋撒曰不敢拋
撒拾得一粒曰此非拋撒者耶諸擬對之祐曰莫
輕此一粒百千粒從此粒生曰即如是此粒從何
生乎祐爲大笑明日陞座曰大衆米裏有蟲然諸
疑終不決至道吾智禪師所依止問曰和尚百年
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向伊道智喚沙彌沙彌至
智曰添淨瓶水着却問諸曰汝適何所問諸理前
語智即起去諸於是悟其旨時方爲二夏僧去隱
于瀏陽之陶家坊人無知者有僧自洞山來諸問

价公比有何言句曰洞山曰礿秋夏末直須向萬
里無寸草處去然對之者多不契諸曰何不道出
門便是草洞山旋聞其語驚曰瀏陽乃有古佛耶
自是僧多往依之乃住成法席號霜華山山去道
吾密邇智公將化以諸爲正傳弃其衆從諸諸迎
居正寢智行必按坐必侍智殁時衆巳輻湊如雲
謂衆曰一代時教整理時人手脚凡有其由皆落
在今時直至法身非身名爲極致而我輩沙門全
無肯路若分即差不分即坐着泥水但由心意妄
說見聞僧問如何是西來意曰空中一片石僧禮

拜曰會麼曰不會諸曰賴汝不會汝若會打破汝
頭[illegible]何不見之間爲什麼不見師
[illegible]我[illegible]峯舉似存禪師
而[illegible]意[illegible]何存公[illegible]麼[illegible]不是石霜後
傳[illegible]諸不出霜
華[illegible]堂中有不臥屹然枯
株[illegible]宗聞其名遣使齎賜
[illegible]年戊申二月二十日己亥
[illegible]世八十有二坐五十有九夏塟全身
[illegible]謚普會塔曰無相有得法上首兩

人龍湖聞禪師九峯乾禪師

邵武龍湖聞禪師

禪師名普聞唐僖宗太子生而吉祥眉目風骨清
真如畫不茹葷僖宗鍾愛之然以其無經世意百
計陶寫之終不回聞霜華之風夢寐想見中和元
年天下大亂僖宗幸蜀親王宗室皆逃亾不相保
聞斷髪逃游人無知者造石霜諸與語嘆異曰
汝夙力而來乃爲吾正宗忘身從我火中芙蓉
也聞夜入室[illegible]以相付手諸曰
毋謗祖師[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汝爲之耶諸曰是

實事曰師意如何諸曰待案山點頭即向汝說破
聞[illegible]大[illegible]下再拜即日辭去至邵武城
外見山鬱然深秀[illegible]父老彼有居者否曰有一苦
行[illegible]其中[illegible]挺然獨[illegible]行[illegible]欣然
撲[illegible]人[illegible]知所之聞飯
木[illegible]谷[illegible]日有[illegible]人來拜謁聞曰
丈[illegible]何[illegible]人曰我家此山有求於
師[illegible]人[illegible]職上天有罰當
[illegible]可[illegible]聞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
外[illegible]形來俄失老人所在視座榻旁有小蛇

尺許延緣入袖中纔蟠蟄夜風雷挾坐榻電砰雨
射山岳爲搖振而閉危坐不傾遲旦晴霽蛇蟄袖
墮地而去頃有老人至流淚曰自非大士之力爲
血腥穢此山矣念何以報厚德即於巖下爲泉曰
他日衆多無水何以成叢林此泉所以延師也泉
今爲湖在半山號龍湖郡人聞其事富者施財貧
者施力翕然而成環觀遊僧至如歸湖之側有神
極靈異端此泯以俗見敬之四時以牲醪祭開杖
策至廟與之約曰能食素持不殺戒乃可爲鄰不
然道不同不相爲謀何山不可居乎是夕邪之父
老夢神告語曰聞禪師爲我受戒我不復血食矣
我當如比丘依足矣自是神顯異迹護持此山開
將化令擊鐘集衆跏趺而坐説偈我逃世難來出
家宗師指示箇歇處什小緊急三十年對人不欲
輕分付今日分明説似君我斂目時齊聽取於是
斂目安然良久撼之已化矣塔于本山謚圓
覺禪師又不書名但書傳宗二字建王宸益王陛
然不載其母氏及歲年月侍不書閱受業受具
所以示人我逃世難來出家疑不霜亦其落髮師
歟

筠州九峯虔禪師

禪師名道虔劉氏福州侯官人也容安開豁明濟
氣壓叢林至霜華諸禪師見之謂人曰此道人從
上宗門爪牙也諸歿時虔作侍者衆請堂中第一
座嗣諸住持方議夫虔怒衆曰未可須明先師意
始乃可耳衆曰先師何意虔曰只如道古廟香鑪
一條白練如何會第一座曰只明一色邊事虔曰
果不會先師意於是第一座起炷香誓曰我若
會先師意香煙盡則我脫去不然煙滅不能脫言
訖而脫去虔拊其背曰坐脫立亡不無首座會先
師意即未也處于普會塔之旁三年而去經行于
泰山之下住崇福寺僧問無間中人行什麼行曰
畜生行曰畜生復行什麼行曰無間行曰此猶是
長生路上人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什麼
命曰長生氣不常復曰大衆還得命麼欲知命流
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起是文殊境界一亘晴
空是普賢牀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
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符信且如諸先德
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人約什麼體格商量
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根試揀聽看不

假兩眼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都來是汝當人箇自體向什麼處安眼耳鼻舌莫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古人道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卻向東先是馬大師殁於豫章開元寺門弟子懷海智藏輩葬舍利於海昏石門海亦廬塔十餘年後還石門虔自九峯往游焉遂成法席為洞源寺乃沿潙川上車輪峯造司馬頭陀勸海留止因不一世繼海遺蹤也吳順義中告衆安坐而化塔于寺之西號圓寂諡大覺禪師得法上首殷禪師

吉州禾山殷禪師

禪師名無殷生吳氏福州人也七齡雪峯存禪師見之愛其純粹化其親令出家年二十乃剃落受具辭游方至九峯虔公問汝遠來何所見當由何路出生炙對曰重昏廓闢盲者自盲虔笑以手揮之曰佛法不如是殷不懌請曰豈無方便曰汝問我殷理前語問之曰奴見婢慇懃殷於是依止十餘年虔移居石門亦從之及虔歿去游廬陵至禾新見東南山奇勝乃尋水而往有故寺基蓋丈人中異僧達奚道場遂定居學者雲集唐後主聞其名詔至金陵問佛法大意久之有旨延居楊州祥光寺懇辭歸西山詔住翠巖又住上藍寺賜號澄源禪師建隆元年庚申二月示有微疾三月二日令侍者開方丈集大衆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卽今識取於是泊然而化閱世七十坐夏五十諡法性禪師塔曰妙相

贊曰石霜言徧界不曾藏而其子聞公臨化曰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歛目時汝聽取九峯言盡乾坤是汝當人自體何處安眼耳鼻舌而其子殷公臨化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卽今識取予觀其父子見爭語言行履如形著影出聲呼谷應而近世禪者尚佇思可悲悼也

禪林僧寶傳第五

南康雲居宏覺膺禪師　洛浦安禪師

雲居宏覺膺禪師

禪師名道膺幽州玉田人也生于王氏兒稚中骨氣深穩占少理多十歲出家於范陽延壽寺又十五年乃成大僧其師使習毗尼非其好弃之游方至翠微會有僧自豫章來夜語及洞上法席於是一体南來造新豐謁悟本价禪師价問汝名什麼對曰道膺价曰何不向上更道對曰向上即不名道膺价喜以謂類其初見雲巖時秖對答以爲入

室膺深入留雲峯之後結庵而居月一來謁价价呵其未忘情於道爲難乃焚其庵去海昏登歐阜歐阜廬山西北崦冠世絶境也就樹縛屋而居號雲居衲子亦追求而集散處山間樹下久成苦架說法其下曰佛法有什麼多事行得即是但知心是佛莫愁佛不解語欲得如是事還須如是人若是如是人愁箇什麼若云如是事即難自古先德淳素任真元來無巧設有人問如何是道或時答麤糙木頭作麼皆重元來他根本脚下實有力即是不思議人握土成金若無如是事饒汝說得簇

花簇錦相似直道我放光動地世間更無過也素說了合殺頭人總不信受元來自家脚下虛無力汝等譬如獵狗但尋得有蹤跡底若遇羚羊掛角時非但不見蹤迹氣息也不識僧便問羚羊掛角時如何答曰六六三十六曰會麼僧曰不會曰不見道無蹤迹又問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膺呼問者名曰會麼曰不會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乃曰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當等閑這裏是什麼所在爭受容易凡問箇事也須識好惡若不識尊卑良

賤不知觸犯信口亂道也無利益並傍家行脚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怕同學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他前頭八十老人出場屋不是小兒戲不是因循底事一言參差即千里萬里難爲收攝蓋爲學處容易不著力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如夾如鈎如鎖須教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明豈不是得妙底事一種學大須子細研窮直須諦當的的無差到這裏有什麼踟躕處有什麼擬議處向去底人須常慘悚戰兢始得若是知有

底人自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休去為
什麽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若臘月扇口
邊直得醭出不是強為任運如此欲得與麽事須
是與麽人既是與麽人不愁恁麽事恁麽事即難
得又曰汝等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了也
不見古人講得天花落石點頭尚不干自己事自
餘是什麽閑如今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有
什麽交涉如將方木逗圓孔中多少聱訛若無與
麽事饒汝說得簇花簇錦也無用處未離情識在
若一切事須向這裏及盡始得無過方得出身若
有一毫髮去不盡即被塵累豈況更多差之毫釐
過犯山岳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閣
中物捨不得俱為滲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去及去
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
上通秖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
路自別便是世間極重極貴物不得將來向尊貴
邊須知不可思議不當好心所以古人道猶如雙
鏡光光相對光明相照更無虧盈豈不是一般猶
喚作影像邊事如日出時光照世間明朗是一半
那一半喚作什麽如今人未認得光影門頭戶底

麤淺底事將作屋裏事又爭得又曰得者不輕微
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
即貧窮從地湧出即富貴門裏出身則易身裏出
門則難動則埋身千尺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迥
脫獨拔當時語言不要多多則無用處僧問如何
是從天降下即貧窮曰不貴得又問如何是從地
湧出即富貴曰無中或有又曰了無所有得無所
圖言無所是行無所依心無所託及盡始得無過
在眾如無眾無眾如在眾在身如無身處世如無
世豈不是無嬈其德超於萬類脫一切羈鏁千人
萬人得尚道不當自己如今若得共起初一般古
人口體得那邊事却來這邊行李那邊有什麽事
這邊又作麽生行李所以道有也莫將來無也莫
將去現在底是誰家事又曰欲體此事直似一息
不來底人方與那箇人相應若體得這箇人意方
有少許說話分方有少許行李分暫時不在如同
死人豈況如今論年論月不在如人長在愁什麽
家事不辦欲知久遠事秖在如今如今若得久遠
亦得如人千鄉萬里歸家行到即是是即一切物
是不是即一切惣不是直得頂上光焰生亦不是

能爲一切一切不爲道終日貪前頭事失却背後
事若見背後事失却前頭事如人不前後有什麽
事僧問有人衣錦繡入來見和尚後爲甚寸絲不
掛曰直得琉璃殿上行樸倒也須粉碎乃曰若有
一毫許去及不盡即被塵累豈況更多不見尋常
道升天底事須對衆掉却十成底事須對衆去却
擲地作金聲不須回頭顧着自餘有什麽用處不
見二祖當時詩書博覽三藏聖教如觀掌中因什
麽更求達磨安心將知此門中事不是等閑所以
道智人不向言中取得人豈向說中求不是異於
常徒息一切萬累道暫時不在金路便有來由無
但惡眷屬善眷屬也覓不得甚處去通身去歸家
去省觀去始脫得諸有門去去得牢籠脫險難異
常徒又曰如掌中觀物決定決定方可隨緣若一
如此千萬亦然千萬之中難爲一二一二不可得
不見道顯照底人即易得顯已底人即難得不道
全無門是希有若未得如此不受強爲強爲即生
惱生惱即退道退道則罪來加身即見不得說什
麽大話汝既出家如囚免獄少欲知足莫貪世榮
忍飢忍渴志存無爲得在佛法中十生九死也莫

相拋出生入死莫違佛法斬釘截鐵莫負如來事
宜無多各自了取有事近前無事莫立靡住持三
十年道徧天下衆至千五百人南昌鍾王師尊之
願以爲世世師唐天福元年秋示微疾十二月二
十八日爲大衆開最後方便敘出世始卒之意衆
皆愴然越明年正月三日問侍者今日是幾對云
初三師云三十年後但云秖這是乃端然告寂

澧州洛浦安禪師

禪師名元安生淡氏鳳翔麟游人也幼依懷恩寺
祐律師剃髮受具既長通經論初造翠微無所契
後北至臨濟臨濟稱其俊爽可教安自負辭去叅
夾山庵于家嶺夾山許之以書抵安誡使者曰此
僧得書不發明日當來發之不來也安得書果置
之不答使者具以告夾山夾山曰是暮必至矣俄
報安至夾山望見呵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
安乃問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闍
梨此間無老僧安曰錯夾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忩
忩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則不無
闍梨爭教無舌人解語乎安茫然不知答夾山以
杖擊之夾山殁衆以安次補住持久移居洛浦

衆曰未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禍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學道先須識得自己宗旨方可臨機不失其宜秖如鋒鋩未兆已前都無是箇非箇瞥爾瞥起見聞便有張三李四胡來漢去四姓雜居不親而親是非互起致使玄關固閉識鎖難開疑網羅籠智刀劣剪若不當陽曉示迷子何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但可頓忘諸見諸見若盡昏霧不生智照洞然更無他物以今學人觸目有滯蓋為因他數量作解被他數量

該括方寸不能移易所以聽不出聲見不超色假饒併當門頭淨潔自己未能通明還同不了若也單明自己法眼未明此人秖具一隻眼所以是非欣厭貫系不得脫折自由謂之深可憫傷各自努力應光化元年戊午秋八月誡門弟子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況其他哉切須在念時不待人至十二月一日又曰吾旦夕行矣有問問諸人若對得分付鉢袋子曰若道這箇是即是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覓活堂中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安曰去汝扶吾宗不起有彥從上座曰去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安曰未在更道彥從曰彥從道不盡安曰我不管汝道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秖對和尚安乃歸方丈中夜喚彥從至曰汝今日秖對老僧甚有道理據汝合體得先師意旨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彥從茲然不知安曰苦苦二更時衆請安代荅安曰慈舟不泛滄波上劒峽徒勞放木鵝泊然而化閱世六十有五坐四十六夏

贊曰洞山价夾山會皆藥山的骨孫其鍛鍊鉗鎚

可謂妙密然价之宗至膺纔有同安察後雲居簡而已會之宗遂止於洛浦安公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為鵬九萬里風斯在下然聽其自化也使之化則非能鵬也膺安似之其絕也理之固然

禪林僧寶傳第六

禪林僧寶傳第七

台州天台韶國師　九峯玄禪師
南康雲居齊禪師　瑞鹿先禪師

天台韶國師

天台國師名德韶處州龍泉人生陳氏母葉夢白光觸體覺而娠生而傑異年十五有梵僧見之拊其背曰汝當出家塵中無置汝所也乃往依龍歸寺剃髮十八詣信州開元寺受滿分戒後唐同光中謁舒州投子庵主不契造龍牙遁禪師問雄雄之尊因什麼親近不得遁曰如火與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遁曰汝不會我語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遁曰合如是韶惘然固要爲說遁曰道者汝向後自會去時疎山有矮師叔者精峭號能齧鏃機韶問百而千重是何人境界矮曰左搓芒繩縛鬼子曰不落古今請師說矮曰不說曰爲什麼不說矮曰箇中不辨有無韶曰師今善說矮駭之久而辭去所至少留見知識九十四人括磨搜剔窮極隱秘不知端倪心志俱疲至曹山但隨衆而已無所咨參有僧問法眼禪師曰十二時中如何得頓息萬緣去法眼曰空與汝爲緣耶色與汝爲緣耶言空爲緣則空本無緣言色爲緣則色心不二曰用果何物爲汝緣乎韶聞悚然異之又有問者曰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於是韶大悟於座下平生疑滯渙若冰釋感涕沾衣法眼曰汝當大宏吾宗行矣無自滯於是游天台觀智顗禪師遺蹤如故居㬋然有終焉之心初寓止白沙時吳越忠懿王以國子剌台州雅聞韶名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禮日夕問道韶曰他日爲霸主無忘佛恩漢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國位遣使迎至尊事之以爲國師焉韶說法簡而要甞去枝葉曰古聖方便猶如河沙六祖曰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是爲無上心印至妙法門我輩稱祖師門下士何以解之若言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若言不撥風幡就風幡處通取若言風幡動處是什麼若言附物明心不須認物若言色即是空若言非風幡動應須妙會與祖師意旨了沒交涉既非種種解會合如何知悉若真見去何法門不明雖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或問如何是古佛心答曰此問不弱又問以僧遷化向何處去曰終不向汝道曰爲什麼不道曰恐汝不會問那吒太子析肉

還母析骨還父然後化生於蓮花之上爲父母説
法未審如何是太子身曰大家見上座問故每曰
大凡言句應須絶滲漏乃可僧隨問如何是絶滲
漏句曰汝口似鼻孔又曰眼中無色識色中無眼
識眼識二俱空何能令見色是眼則不能自見其
己體若不能自見云何見餘物古聖方便皆爲説
破若於此明得寂靜法不良靜法也收盡明得遠
離法不遠離法亦收盡未來現在亦無遺餘名一
法界何有滲漏各自估取僧義寂者謂韶曰智者
之教年祀寖遠必多散失唯新羅國有善本願藉
禪師慈力致之使再開東土人天眼目於是韶以
聞忠懿王遣使航海傳寫以還而韶適與智者同
姓疑其後身也開寶四年辛未華頂西峯忽摧聲
震山谷六月有星隕于峯頂林木皆白二十八日
集衆告別而化闍世八十有二坐六十有五夏
贊曰聞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而法眼但
曰是曹源一滴水韶乃開悟夫問詞答語無所增
損所謂悟者何自而發之及觀韶所對問者如問
古佛心對曰此問不弱如問如何是太子身對曰
大家見上座問則問答之間不令意根椿立蓋嘗
曰大凡言句須絶滲漏而學者方爭趨微妙之域
欲見祖師之心譬如趨越而首燕也歟

鄂州九峯玄禪師

禪師名通玄生程氏其先郢州長壽人也幼依郢
之仁王寺沙門惠超超隂察之外純深中穎悟超
奇之爲落髮受具卽游洛中聽毗尼部弃去至武
陵謁德山鑒禪師鑒特己臘高門風益峻門下未
有遺之者而鑒獨以玄爲奇然玄不大徹透辭去
至高安謁价禪師价與語喜撫之曰掌有神珠白
晝示人人且按劍況玄夜乎子可貴也晝曰價寶
識珠者耳儻識之亦無晝夜价稱之以爲俊士价
歿廬于塔旁三年而學者來依從日盛玄曰太平
時世飢餐困卧復有何事古木無事汝與麽來相
尋是無事生事無事生事迫人所忌何不各自歇
去中和初拜辭其塔北游久之南還寓止豫章南
平鍾王執弟子禮北面而師事之玄厭城居思超
放山林王爲買末山建精舍號隆濟以延之學者
風靡而至或問自心他心得相見否玄曰自己尚
不見他人何可觀又問罪福之性如何了達得無
同異玄曰絺綌不禦寒又嘗問僧近自何處來曰

閩嶺玄門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玄曰有不動步者麽僧云有玄曰争得到此間其僧不能對玄以杖逐之玄謂門弟子曰佛意祖意如手展握先師安立五位發明雲巖宗旨譬如神醫治病其藥只是尋常用者語忌十成不欲斷絕機忌觸犯不欲染汙但學者機思不妙惟尋九轉靈丹云然讀分明大通智勝佛壽五百四十萬億那由他劫其坐道場破魔軍已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佛法不現在前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結加趺坐身心不動而諸佛法猶不在前言垂成者言一小劫言十小劫者是染汙是斷絕又曰尒時忉利諸天先為彼佛於菩提樹下敷師子座高一由旬佛於此座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適坐此座時諸梵天王雨衆天花面百由旬香風時來吹去萎花更雨新者如是不絕滿十小劫供養於佛常擊天鼓其餘諸天作天伎樂常雨此華四王諸天為供養佛常擊天鼓其餘諸天作天伎樂滿小十劫至於滅度亦復如是諸比丘大通智勝佛過十小劫諸佛之法乃現在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言過十小劫者偏正回互之旨也祖師曰藉教悟宗者夫豈不然哉偈唐乾寧三年二月十七日晨興誡其徒曰無虛度光陰無虛消信施既已出家唯道是務名大丈夫於是寂然在定至三月二十日乃化閱世六十有三坐四十有二夏

賛曰巖頭曰但識綱宗本無實法玄言語忌十成不欲斷絕機忌觸犯不欲染汙者綱宗也至引法華以證成明佛祖之密說泮然無疑藉教以悟宗夫豈虛語哉余至九峯拜其塔碑已斷壞不可讀有木碑書其略如此耳今其宗枝皆不及玄所示綱宗何也

南康雲居齊禪師

禪師名道齊生金氏南昌人也幼依百丈明照禪師得度種性猛利經行燕坐以未明己事為憂持一鉢徧歷叢林學心不息時法燈禪師住南昌上藍齊往依之法燈使知藏司法燈偶見齊呼曰每見舉祖師西來意話藏主如何商略齊曰不東不西法燈曰君與麽會了無交涉曰未審尊意如何法燈良久曰西來有甚意便去齊於是頓悟其旨初住高安大愚有搜玄拈古代別之語盛行諸方

號東禪普謂門弟子曰達磨言此方經唯楞伽可以印心吾讀此經偈曰諸法無法體而說唯是心不見於自心而起於分別可謂大慈悲父如實極談我輩自不領受背負恩德如恒河沙或問曰然則見自心遂斷分別乎齊曰非然也譬如調馬馬自見其影而不驚何以故以自知其影從自身出故吾以是知不斷分別亦捨心相也秖今目前如實而觀不見纖毫祖師曰若見現在過去未來亦應見若不見過去未來現在亦不應見此語分明人自迷昧或又問龍濟曰一切鐘鼓本無聲如何信之無聲齊曰祖師曰如鼓聲無有作者無有住處畢竟空故但誑凡夫耳若鼓聲是實有鐘聲俱擊應不相參所以玄沙曰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若不當體寂滅如何得句句無前後耶後移住幽谷山雙林禪院又遷住雲居凡二十年至道三年丁酉九月示疾八日申時令擊鐘集衆維那白衆已集齊笑敘出家本末拜謝輔弼叢席者曰今日老僧以風火相逼特與諸人相見且向什麽處見向四大五陰處見耶六入十二處見耶是種種處不可見則只今相問者是誰若真見得可謂後學有賴良久曰吾化後當以院事累契瓌乃化閱世六十有九坐四十有八夏

贊曰余讀大愚東禪碑碑載齊悟契之緣法燈曰西來有甚意以校傳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之語誤也昔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答曰庭前栢樹子又隨而誡之曰汝若肯我與麽道我辜負汝汝若不肯我與麽道我則不辜負汝而辜者勸之使古人之意不完爲害甚矣故併錄之以

瑞鹿先禪師

禪師名本先生鄭氏温州永嘉人也兒稚不甘處俗去依集慶院沙門某年二十五爲沙彌詣天台國清寺受滿分戒即造韶國師服勤十年住瑞鹿寺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帛不設卧具不衣蠶絲卯齋終日宴坐申旦誨誘門弟子踰三十年其志彌厲謂衆曰吾初見天台言下便薦然千日之内四威儀之中似物礙膺如讎同處一日忽然猛省譬如洗面摸着鼻孔作偈三首曰非風幡動仁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人欲曉祖師真要好知音又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着方難荅

君求道理說多般辜負平生三事衲又曰曠大劫來祇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麽形作麽形兮無不是乃又曰華嚴稱佛身充滿於法界是真箇也無止如佛身既已充滿法界菩薩界緣覺聲聞界人天修羅界餓鬼畜生地獄界應無處蹲如是理論大煞聱訛尋常說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且道即今五根所對六境與汝是同耶是別耶同則何不作一塊別則如何說唯是一心大須著精彩佛法不是等閑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謂門弟子如畫曰爲我造箇卵塔塔成我行矣八月望會

畢工遠近道俗造山唯恐其後是日如平居至午時安坐方丈手結寶印謂如畫曰古人曰騎虎頭撩虎尾中央事作麽生如畫曰也秖是如畫先曰汝問我如畫乃問騎虎頭撩虎尾中央事作麽生先曰我也弄不出於是奄然開一目微視而寂閱世六十有七坐四十有二夏長吏以其事聞有詔本州常加檢視如畫乃奉其平生所著竹林集十卷詩頌千餘首詣闕上進詔藏秘閣如畫特賜紫衣

贊曰讀先傳校傳燈語句詳畧少異耳夫自心非外有妄盡而自返則於生死之際超然自得如此然乎每怪前聖平日機辯皆不可犯至臨終之日皆彌光潛氣洞山曰吾閑名已謝臨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今先又同我也弄不出嗚呼其有旨要乎

禪林僧寶傳第七

禪林僧寶傳第八

圓通緣德禪師
洞山守初禪師
南塔光涌禪師
南安巖嚴尊者

圓通緣德禪師

禪師名緣德，生杭州臨安黃氏。年十七，師事東山老宿勤公，剃髮受具，神觀靖深，中空外夷，以精進為佛事。年二十四，徧游諸方，爛熳叢席，至襄州清谿，尚進禪師棲遲不去，久之。江南李氏有國日，德混跡南昌之上藍寺。楚國宋公齊丘至游經堂，僧衆趨迎，德閱經自若。宋公旁立睨之，德不甚顧答。宋公問上座看甚經，德舉示之。宋公異焉，力請住舍利幽谷雙嶺諸剎。德無所事，去留所至，頹然默坐而已，而學徒自成規矩。平生着一衲，補以縷貫，其補處夜中其傍以當被。後主聞其名，致至金陵，問佛法大意，留禁中，又創寺以居之。昭惠后以其子宣城公薨，施錢建寺於廬山之陰石耳峯之下。開其川，得金像觀世音於地中，賜名圓通焉。本朝遣使問罪江南，後主納土矣，而胡則者據守九江不降。大將軍曹翰部曲渡江入寺，禪者驚走，德宴坐如平日。翰至，不起不揖。翰怒呵曰：長老不聞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德熟視曰：汝安知有不懼生死和尚耶？翰大奇，增敬而已，曰：禪者何為而散？德曰：擊鼓自集。翰遣裨校擊之，禪無至者。翰曰：不至何也？德曰：公有殺心故爾。德自起擊之，禪者乃集。翰再拜，問決勝之策，德曰：非禪者所知也。太平興國二年十月七日，升堂曰：脫離世緣，乃在今日。以衲衣并所着木屐留付山中，使門人累青石為塔，曰：他日塔作紅色，吾再至也。乃化。閱世八十，坐六十有三夏，謚曰道齊禪師。

南塔光涌禪師

禪師名光涌，豫章豐城章氏子。母乳之夕，神光照庭，廄馬皆驚，因以光涌名之。七歲誦詩禮，曉大義；十三學經論，輒能講解。開元寺有尊宿，忘其名，有異能，解見涌，嘆曰：法中俊人也。以維摩經旨決授之。時仰山寂禪師住南昌之石亭寺，涌父事之。得度，十九詣襄州壽山寺戴律師受滿分戒。北游謁臨濟，臨濟曰：汝師明眼，乃不事之，遠遊何為？涌因南歸覲勤累歲。先是石亭見來參者，必問曰：來作麼？曰：禮覲和尚。又問：還見和尚麼？曰：見。又問：和尚何似驢？參者無能對，既對亦不契。忽問涌，涌對

曰光湧見和尚亦不似佛石亭曰若不似佛似箇什麼湧曰若更有所似與驢何别石亭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語驗人已二十年無决了者噫子真利根當自保任吾不能盡子異日當自知耳指以謂人曰此子肉佛可以化人也石亭歿湧焚第三指以報法又焚第二指以報親僞唐天祐元年南昌帥南平王鍾傳盡禮迎至府使至不起於是州牧縣尹至不起道俗頓集亦不起乃共詐之曰師不起貽郡縣之咎於是不得已從之遂嗣石亭法席學者歸之如雲十四年秋還仰山僞唐昇元二年夏無疾而化閱世八十有九坐七十夏

洞山守初禪師

禪師名守初出於傅氏鳳翔良原人也兒時聞鐘梵聲輙不食危坐終日母呂試之不餧亦不索年十六跪白求出家呂許之依渭州崆峒沙門志諗剃髮詣涇州舍利律師淨圓受具足戒始游律肆執卷坐聽弃去歷咸泰自襄漢南至長沙坐夏夏休詣雲門偃禪師偃問近離何處對曰查渡又問夏在何處對曰湖南報慈又問幾時離對曰八月二十五偃曰放汝三頓棒初罔然良久又申問曰適來祇對不見有過乃蒙賜棒實所不曉偃呵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初默悟其旨曰他日正當於無人煙處不畜粒米飯十方僧即日辭去北抵襄漢僞漢乾祐元年衆請住洞山禪其律居謂學者曰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無語名爲活句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到此實難得人但愛不動一塵不撥一境是事便道着此輩東西南北不知其數要得脫略窠臼活人眼目不道都無但可言少皆坐不達根原落在陰界妄以爲安不知陷在疢水弄箇無尾胡孫臘月三十日鼓已打破胡孫走却手脚忙亂悔無所及若是衲僧凍殺餓殺終不著渠鶻臭布衫本朝太平興國六年尚書石公襄帥趙公交章奏初有道持化于此邦補助聖化有旨賜徽號紫伽梨旌異之住山四十年道徧天下淳化元年秋七月無疾跏趺而化閱世八十有一坐六十有五夏

南安巖巖尊者

禪師諱自嚴生鄭氏泉州同安人也年十一弃家依建興卧像寺沙門契緣爲童子十七爲大僧游

方至廬陵謁西峯耆宿雲豁豁者青原智明禪師
高弟雲門嫡孫也太宗皇帝嘗詔至闕館於北御
園舍中習定久之懇之還山公依止五年密契心
法辭去度㠌仁江有蛟每爲行人害公爲說偈誡
之而蛟輙去過黃楊峽渴欲飲會溪涸公以杖擿
之而水作父老來聚觀合爪以爲神公遯去武平
南黃石巖多蛇虎公止住而蛇虎可使令四遠聞
之大驚爭敬事之民以雨暘男女禱者隨其欲應
念而獲家盡其像飲食必祭鄉寺僧嫉公不知法
當告官使自焚之吏追捕坐庭中問狀不答索紙
作偈曰雲外野僧嫉雲外野僧燒 法無差乎菩
提路不逢而字畫險勁如擘窠大篆吏大怒以爲
狂且慢已去僧伽梨曝日中既得釋因以布帽其
首而衣以白服公恨所說法聽者疑信半因不語
者六年巖寺當輸布而民歲代輸之公不忍折簡
置布東中祈免吏張棒歐陽程者但顧怒甚追至
問狀不答以爲妖火所着帽明鮮又索紙作偈曰
一切慈忍力皆吾心所生王宮皆拘束佛法不流
行自是時亦語去游南康槃古山先是西竺波利
尊者經始識曰却後當有白衣菩薩來興此山後

住三年而成叢林乃還南安江南眠槎爲行舟礙
公舟過焉摩挲之曰去去莫與人爲害槎一夕蕩
除之有僧自惠州來曰河源有巨舟着沙萬牛挽
不可動願得以載磚建塔于南海爲衆生福田公
曰此陰府之物然付汝偈取之偈曰天零灞水生
陰府船王移莫立沙中久納福蔭菩提僧郎舟借
偈而舟爲動萬衆懽呼至五羊有巨商從借以載
僧許之方解纜俄風作失舟所在有沙彌無多聞
性而事公謹愿公憐之作偈使誦久當聰明偈曰
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
今於是世間章句吾伊上口公示人多以偈然麤
贈以之中四字於其後莫有識其旨者異蹟甚著
所屬狀以聞詔佳之宰相王欽若大參趙安仁已
下皆獻詩公未嘗視置承塵上而已淳化乙卯正
月初六日集衆曰吾此日生今正是時遂右脅卧
而化閱世八十有二坐六十有五夏謚曰定光圓
應禪師

贊曰閩通判曹將軍而不屈問軍旅事而不答此
其識能知宗也南塔初不受南平王之請及聞移
禍及人因屑就之此其行高一世也學者囿於法

愛故矜公語分生死所以發其機至於定應則全
提大洞於其化時曰吾此日生於化時而曰生最
後之洞也臨禍福死生之際能如彼四老人則正
宗已墜之綱尚可理也

禪林僧寶傳第八

禪林僧寶傳第九

龍牙居遁禪師　永明智覺禪師

雲居簡禪師

龍牙居遁禪師

禪師名居遁生於郭氏撫州南城人也年十四依吉州滿田寺剃落又六年詣嵩嶽受具遁風骨癯甚視聽凝遠性夷粹語論英發矜謁翠微不契至臨濟亦不契乃造洞山悟本价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价曰待洞水逆流即告汝遁豁然大悟研味其旨悲欣交集服勤八年日增智證价稱其能馬氏方據有長沙興崇梵坊闢迺名請說法于龍牙法濟禪寺僧問如何是道遁曰無異人心又曰夫言修道者此是勸諭之詞接引之語從上已來無法與人只是相承種種方便為說出意旨令識自心究竟無法可得無道可修故云菩提道自然今言法者是軌持之名道是衆生體性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滅喚作隨流之性常無變易作麼生可持以與人又可作意而修得哉僧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遁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進曰石龜語也曰向汝道什麼其

僧亦皆人曾問大庾嶺提不起時如何師曰六祖爲什麽將得去又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在什麽處立師曰汝道維摩掌擎世界其對機多此無滲漏類如此偈渠龍德五年癸未八月示疾九月十三日夜半有大星殞于方丈前詰旦加趺而化閱世八十有九坐六十有九夏

贊曰予觀龍牙偈曰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鬪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君若隨緣得似風吹少走石不勞功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皆清深精密如其爲人疑問翠微臨濟理意度禪板蒲團機語在已昆洞山之後塵實以瞎龍死水罪之龍牙聞之必大笑

永明智覺禪師

智覺禪師者諱延壽餘杭王氏子自其兒稚知敬佛乘及冠日一食誦法華經五行俱下誦六十日而畢有羊群跪而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掌舟而歸錢塘見魚船萬尾戢戢惻然意折以錢易之放于大湖裂縫披投翠巖永明禪師岑公學出世法會以遷止龍册寺吳越文穆王聞其風悅慕聽其弃家爲剃髮自受具衣不繒纊食無重味持頭陀行曾習定天台天柱峯之下有烏類尺鷃巢衣襵中得韶國師眼目世間北面而師事之韶曰汝與元帥有緣它日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說法於雪竇山建隆元年忠懿王移之于靈隱新寺爲第一世明年又移之于永明寺爲第二世衆至二千人時號慈氏下生指法以佛祖之語爲銓準曰迦葉波初聞偈曰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師大沙門常作如是說此佛祖骨髓也龍勝曰無物從緣生無物從緣滅起唯諸緣起滅唯諸緣滅乃知色生時但是空生色滅時但是空滅譬如風性本不動以緣起故動儻風本性動則寧有靜時哉密室中若有風風何不動若無風遇緣卽起非特風爲然一切法皆然維摩謂文殊師利曰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乃曰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此緣起無生之旨也僧問長沙偈曰學道之人未識眞只爲從來認識神無始時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豈離識性別有眞心耶智覺曰如來世尊於首楞嚴會上爲阿難揀別詳矣而汝猶故不信阿難以推窮尋

逐者為心遣佛呵之推窮尋逐者識也若以識法
隨相行則煩惱名識不名心也意者憶也憶想前
境起於妄並是妄識不干心事心非有無有無不
染心非垢淨垢淨不汙乃至迷悟凡聖行住坐卧
並是妄識非心也心本不生今亦不滅若知自心
如此於諸佛亦然故維摩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
故智覺以一代時教流傳此土不見大全而天台
賢首慈恩性相三宗又互相矛盾乃為重閡館三
宗知法比丘更相設難至波險處以心宗旨要折
中之因集方等秘經六十部西天此土聖賢之語

二百家以佐三宗之義為一百卷號宗鏡錄天下
學者傳誦焉僧問如和尚所論宗鏡唯立一心之
旨能攝無量法門此心含一切法耶生一切法耶
若生者是自生歟從他而生歟共生無因而生歟
答曰此心不縱不橫非它非自何以知之若言含
一切法即是橫若言生一切法即是縱若言自生
則心豈復生心乎若言它生即不得自知曰有他
乎若言共生則自它尚無有以何為共哉若言無
因而生者萬思有因尚不許言生況曰無因哉僧
曰審非四性所生則世尊云何說意根生意識心

如世畫師無不從心造然則豈非自生乎又說心
不孤起必藉緣而起有緣思生無緣思不生則豈
非他生乎又說所言六觸因緣生六受得一切法
然則豈非共生乎又說十二因緣非佛天人修羅
作性自爾故然則豈非無因而生乎智覺笑曰諸
佛隨緣差別衍應群機生善破惡令入第一義諦
是四種悉檀方便之語如以空拳示小兒耳豈有
實法哉僧曰然則一切法是心否曰若是即成二
僧曰審爾則一切不立俱非耶曰非亦成二汝豈
不聞首楞嚴曰我真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則

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
僧曰既無二相宗一可乎曰是非既乖大旨一二
還背圓宗僧曰如何用心方稱此旨曰境智俱泯
云何說契僧曰如是則言思道斷心智路絕矣曰
此亦強言隨他意轉欲顯形而未忘跡僧曰如
何得形跡俱忘曰本無朕跡云何說忘僧曰我知
之矣要當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當人悟時節神而
明之曰我此門中亦無迷悟明與不明之理撒手
似若無一物徒勞辛苦說千般此事非上根大器
莫能荷擔先德曰盡十方世界覓一人為伴無有

也又曰止是一人承紹祖位終無第二人若未親
到證寂神思借曰玄之又玄妙之又妙但是方便
門中旁贊助入之語於自己分上親照之時反覩
之皆爲魔說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
但以形言迹文彩生時皆是執方便門迷眞實道
要須如百尺竿頭放身乃可耳僧曰願乞最後一
言曰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達吾宗旨泥牛
水上行又嘗謂門弟子曰大佛祖正宗則眞唯識
纔有行處皆可爲人若論修證之門則諸方皆云
功未齊於諸聖凡教中所許仍心菩薩等比知
亦許約教而會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若
入信門便登祖位且約現今世間之事衆世界中
第一比知第二現知第三約教而知第一比知者
且如卽今有漏之身夜皆有夢夢中所見好惡境
界憂喜宛然覺來牀上安眠何曾是實並是夢中
意識思想所爲則可比知覺時之事皆如夢中無
實夫過去未來現在三世境界元是第八阿賴耶
識親相分唯是本識所變若現在之境是明了意
識分別若過去未來之境是獨散意識思惟憂覺
之洪纖殊俱不出於意識則唯心之旨比況昭然

第二現知者卽是對事分明不待立況且如現見
青白等物時物本自虛不言我青我白皆是眼識
分與同時意識計度分別爲青爲白以意辨爲色
以言說爲青皆是意言自妄安置以六塵鈍故緣
不自立名不自呼一色旣然萬法咸爾皆無自性
悉是意言故曰萬法本閑而人自鬧是以若有心
起時萬境皆有若空心起處萬境皆空則空不自
空因心故空有不自有因心故有旣非空非有則
唯識唯心若無於心萬法安寄又如過去之境何
曾是有隨念起處忽然現前若想不生境亦不現
此皆是衆生日用可以現知不待功成豈假修得
凡有心者並可證知故先德曰如大根人知唯識
者恒觀自心意言爲境此仍觀時雖未成聖分知
意言則是菩薩第三約教而知者大經云三界唯
心萬法唯識此是所現本理能詮正宗也智覺禪
大願力所被以法施主聲被異國高麗遺僧航海
問道其國王投書敘門弟子之禮奉金縷織成伽
梨水精數珠金澡鑵等并僧三十六人親承印記
相繼歸本國各化一方以開寶八年乙亥十二月
示疾二十六日辰時焚香告衆跏趺而化明年正

月六日塔于大慈山閱世七十有二坐四十二夏
贊曰予初讀自行錄錄其行事日百八件計其貌
狀必枯悴尫劣及見其畫像凜然豐碩眉目秀拔
氣和如春味其平生如千江之月研其說法如禹
之治水孔之聞韶羿之射王良之御孫子之用兵
左丘明太史公之文章嗚呼真乘悲願而至者也

雲居簡禪師

禪師名道簡其先范陽人史失其氏天姿梓美閑
靜寡言童子剃落受滿分戒徧游叢席造雲居謁
膺禪師膺與語連二日大奇之而誠令典寺事衆
於是簡躬探井臼司樵爨徧掌寺務不拈商略古
今衆莫有知者以膺高爲堂中第一座先是高安
洞山有神靈甚膺公住三峯時受服役既來雲居
神亦從至舍於枯樹之下而樹茂號安樂樹神廟
膺將順寂主事僧白曰和尚即不諱誰可繼者曰
堂中簡主事僧意不在簡謂令揀選可當說法者
僉曰第二座可然且攝禮先請簡簡豈敢當也既
申請簡無所辭讓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
自知主事僧大沮簡知之一夕遁去安樂樹神者
號泣詰旦衆追至麥莊悔過迎歸聞空中連呼曰
和尚來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隨處得自在
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曰是曰爲什麼却在釋
迦會下聽法曰他不爭人我問如何是朱頂王菩
薩曰問這赤頭漢作麼問横身蓋覆時如何曰還
蓋得麼問虵子爲什麼吞却虵師曰在理何傷問
諸佛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曰汝道什麼處諸
聖道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曰千人萬人不逢
偏汝便逢問獨宿孤峯時如何曰閑著七間僧堂
不宿阿誰教汝孤峯獨宿問古人云若欲保任此
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裏行意旨如何曰
高峯深海逈絶孤危似汝閨閤中軟暖麼又問叢
林多好論尊貴邊事如何曰要汝知大唐天子不
書斷會麼簡契悟精深履踐明驗而對機應物度
越格量天下宗師之壽八十餘無疾而化廬州帥
張崇爲建塔于本山

贊曰大陽明安嘗踐藥山之語曰高高山上標不
出深深海底藏不没其兒孫遵承之以爲妙得其
旨及聞雲居之言則如真虎踞地而吼百獸震恐
乃悟明安所示蓋棐是之虎也予爲作偈曰高高
山上立深深海底行道人行立處塵世有誰爭無

間功不立渠像尊貴生訕君顛倒欲枯木一枝榮

禪林僧寶傳第九

禪林僧寶傳第十

重雲暉禪師　瑞龍璋禪師
林陽端禪師　雙峯欽禪師
九峯詮禪師　龜洋忠禪師

重雲暉禪師

禪師名智暉咸秦人生高氏童稚時至精舍輒留止如家圭峯温禪師見而異之爲剃髮年二十受滿足戒師事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十年而還洛京爰中灘住山水創屋以居號温室院日以施水給藥爲事人莫能淺深之梁開平五年忽欲還圭峯

山行脩然深往坐巖石間如常寢處睹見磨衲數珠銅鉼樓笠藏石壁間觸之即壞歛目良久曰此吾前身道具也因就其處建寺以請夙心方薙草有神雲出衆峯間遂名曰重雲虎豹引去有龍湫險惡不可犯暉督役夷塞之以爲路龍亦移他處但見雲雷隨之後唐明宗聞而偉之賜額曰長興住持餘四十年節度使王彥超微時嘗從暉游欲爲沙門暉熟視曰汝世緣深當爲我家垣墻彥超後果鎭永興申弟子之禮周顯德三年夏詣永興與彥超別囑以護法彥超泣曰公遂忍弃弟子乎

暉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七月二十四日書偈一首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爲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別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妨礙乃跏趺而化閱世八十有四坐六十有四夏初暉居中灘有病比丘爲衆惡弃之比丘哀曰我以夙業白癩師能爲我洗摩暉爲之無難色俄有神光異香方訝之忽失所在歸視瘡痂亦皆異香也

瑞龍璋禪師

禪師名幼璋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初從父司空出鎮廣陵璋方七歲游慧照寺聞誦妙法蓮華經於是跪伯父前求出家伯父難之璋因不飲食不得已許之依慧遠禪師剃髮又十年受具足戒年二十五游方至高安見白水又謁著山本大老皆器許焉咸通十三年見騰騰和尚於江陵騰騰囑曰汝往天台尋靜而居遇安卽止已而又見憨憨和尚者憨拊之曰汝却後四十年有中于山下菩薩王于江南于時我法乃昌遂去璋至天台山於靜安鄉建福唐院巳符騰騰之言又往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飢疫璋於温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數千時謂悲增大士乾寧中雪峯嘗見之以櫻櫚拂子授璋而去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童建齋衣服香藥入山致請至府署志德大師館于功臣院日夕問道辭還山尚父不可乃建瑞龍寺於城中以延之禪者雲趨而集又契憨憨之語嘗謂門弟子曰老僧頃年游歷江外嶺南荆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爲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只教諸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覔但隨方任真亦無真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晝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爲西脫或能尔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流不自省巳知非直欲向空裏採花波中取月還着得心力麼汝今日各自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廻太甚還肯麼天成二年丁亥四月璋從尚父乞墳尚父笑曰師便觍乎遺陸仁璋者擇地於西關建塔塔畢璋往辭尚父囑以護法卹民還安坐而化閱世八十有七坐七十夏詔改天台隱龍爲隱迹云

林陽端禪師

禪師名志端福州俞氏子受業於南澗寺年二十

四禑安國弘瑫禪師有僧問萬象之中如何獨露
身瑫舉一指其僧惘然而退端忽契悟至夜啓瑫
曰今日見和尚一指乃知和尚用處瑫曰汝見何
道理端亦舉一指瑫笑令去尋住林陽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曰木馬走似煙石人趂不及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曰竹筋一文一雙有僧夜至方丈端
以衲蒙首僧忽搴衲問誰僧曰某乙端曰泉州沙
糖船上檳榔僧不解端瞠曰會麽曰不會曰汝若
會即廓清五蘊吞盡十方又謂門弟子曰佛法無
許多般但凡聖一真猶存見隔見存即凡情忽功
佛教中謂之稱性緣起則俯仰進止屈申謙敬無
一法可轉變有生住與滅相况我祖師門下舍作
何理論開寶元年八月作偈曰來年二月二與汝
暫相弃㷖灰散長江勿占檀那地道俗皆寫記之
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郡人競入山二月一日太
守亦至從官騶吏偵伺信宿如市二日飯罷端升
座叙行脚本末辭衆有長老應圓者出衆問曰雲
愁霧慘大衆嗚咽未當告别先賜一言端垂一足
進曰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端曰非
汝境界曰恁麽則漚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是
本常端作噓聲復與數僧詶荅罷歸方丈至亥時
問衆曰世尊滅度時節是何日對曰二月十五日
子時端曰吾今日子前於是泊然而化閱世七十
八坐六十夏

雙峯欽禪師

禪師名竟欽益州人生鄭氏少爲大僧於峨眉黔
山黒水寺出蜀南抵韶石雲門得心法即就雙峯
之下創精舍以居號興福開堂之日匡真禪師躬
臨證明僧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徧也無欽曰
如月入水又問如何是用而不雜欽曰明月堂前
垂玉露水精殿裏撒真珠於是匡真以稱類已加
敬焉太平興國二年三月謂門弟子曰吾不久去
汝矣可砌筒卵塔五月二十三日工畢欽曰後日
子時行矣及期適雲門爽禪師温門舜峯諸老夜
話侍者報三更欽索香聞之合掌而化閱世六十
有八坐四十有八夏

九峯詮禪師

禪師名道詮生劉氏吉州安福人也童子便弃家
師事思禪師思爲剃落受具足戒聞長沙慧輪禪
師道價思一見之時馬氏竊據荆楚與建康接壤

詮年二十餘結友冒險造馬會馬氏滅劉言有其地以王逵代劉言領其事逵見詮軍疑以為江表諜者捕縛欲投江中詮怡然無怖逵異之以問詮曰此道人視死如見鼻端何種人乃能爾輪曰彼蓋得法忘懷之人則老僧虛名故來決擇耳逵釋之加敬詮傲然而去依延壽十年輪殁詮還廬山乾德初庵於東南牛首峯之下開寶五年洪帥林仁肇請住九峯賜大沙門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詮曰山前麥熟也未問九峯山中還有佛法也無詮曰有曰如何是九峯山中佛法詮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問如何是學人自己詮曰林窄先卧粥稀後坐問古人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如何詮曰明日路口有市太平興國元年南康牧張南金遷以居歸宗雍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夜跏趺辭衆而化閱世五十有六坐三十夏

龜洋忠禪師

禪師名慧忠泉州人生陳氏幼依龜洋山得度游方至華州謁草庵法義道人留十餘年南還舊山痛自韜晦會昌初詔天下廢釋氏教及宣宗即位詔重興之而忠笑曰僊去者未必受籙成佛者未必須僧遂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年以三衍自見曰雪後始知松柏操雲收方見濟淮分不因世主令還俗那辨雞群與鶴群多年塵土自騰騰雖著伽黎未是僧今日歸來舊本志不妨留髮候然燈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喜財巡禮偈當時皆例是沙門謂門弟子曰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閒如何得明道去忠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為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咒力藥力以蛇綰弄編懷袖中無難未知咒藥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是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是未見自心者也忽索香焚罷安坐而化全身塟于無了禪師塔之東後數年塔忽自圻裂連階丈餘寺僧將發視之是夜寢寂中見無了禪師曰不必更發也今為沈陳二真身無了生沈氏見馬祖云

贊曰近世以身徇法如此數老者鮮矣予觀其書皆約而明校其履踐誠而不雜故能於死生之際明驗昭著然初不聞儼臨萬衆四事供養者也

禪林僧寶傳第十

禪林僧寶傳目錄卷中

第十一

洞山聰禪師　雪竇顯禪師

天衣懷禪師

第十二

薦福古禪師

第十三

福昌善禪師　大陽延禪師

第十四

神鼎諲禪師　谷山崇禪師

圓照本禪師

第十五

衡嶽泉禪師　法華擧禪師

第十六

廣慧璉禪師　翠巖芝禪師

第十七

浮山遠禪師　投子青禪師

天寧楷禪師

第十八

大覺璉禪師　興化銑禪師

第十九

餘杭政禪師　西余端禪師

第二十

言法華　華嚴隆禪師

禪林僧寶傳目錄中

禪林僧寶傳第十一

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洞山聰禪師

天衣懷禪師

雪竇顯禪師

洞山聰禪師

禪師名曉聰生杜氏韶州曲江人少依雲門寺得度頭骨嶢然一帔閱衆名山游荊楚飫厭保社與衆作息無有識之者在雲居時傳僧伽在維揚於是禪者互問曰既是泗州僧伽因什麼揚州出現聰淩婆(?)從旁來衆戲使對之聰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衆目笑之蓮花峯祥庵主聞此語驚曰雲門兒孫猶在耶夜敷坐具望雲居拜之叢林遂知名至洞山依詮禪師大中祥符三年詮移住棲賢以聰繼席累嗣文殊應天眞禪師眞見圓明密雲門四世孫也聰見僧來有所問輒瞑目視之曰我擊虎術汝不會去一日自荷柴登山僧逆之問曰山上住爲什麼山下擔柴答曰山上也要柴燒雲居舜老夫時年少聰使乞食鄂渚有居士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黑如漆曰磨後如何曰照天照地居士笑曰道人不自洞山來耶舜默慙馳歸舉似聰聰代前語曰此去漢陽不遠代後語曰黃鶴樓前鸚鵡洲舜因悟其旨聰示衆曰一大藏教是箇之字祖師西來是右字拔(?)作作麼生是正義良久曰天晴蓋却屋趁閑打却禾輸納王租了鼓腹自高歌手植萬松於東嶺而誦金剛般若經山中人名其嶺曰金剛方植松而寶(?)禪師至時親自五祖來聰問上嶺一句作麼生道寶(?)曰氣急殺人聰拄鑊(?)呵曰從何得此隨語生解阿師見問上嶺便言氣急佛法却成流布寶嘗問(?)代語聰曰何不道氣喘(?)殺人道遙問嶺在此金剛在什麼處聰指曰此一株松是老僧親栽初北部郎中許公式出守南昌過蓮花峯聞祥公曰聰道者在江西試尋訪之此僧人天眼目也許公既至聞聰住山家風作詩寄之曰語言渾不滯高躅祖師蹤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鏡分金殿燭山答月樓鐘有問西來意虛堂對遠峯天聖八年六月八日示疾拌不食七日集道俗曰法席當令自寶住持因與門人叙透法身說偈曰參禪學道莫忙忙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尫羸甚見人無力得商量唯有钁頭知我道種松時復上金剛言卒而化又七日闍維得五色

舍利塔于西阿

贊曰聰答所問兩句耳而蓮花解公便知是雲門兒孫古人驗人何其明也如此予留洞山最久藏中有聰語要一卷載雲水僧楚圓請益楊億大年百問語皆赴來機而意在句語之外圓即慈明也初受汾陽記今更見聰故慈明參扣餘論尚獲見之嗚呼聰為蓮花峯汾陽所知則其人品要當從玄沙稜道者叢中求也

雪竇顯禪師

禪師名重顯字隱之遂州人太平興國五年四月八日生于李氏幼精敏讀書知要下筆敏速然雅志在經父母不能奪竟依益州普安院沙門仁銑為師落髮受具出蜀浮沈荊渚間歷年嘗典客大陽與客論趙州宗旨客曰法眼禪師昔邂逅覺鐵觜者於金陵覺趙州侍者也號稱明眼問曰趙州柏樹子因緣記得否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法眼拊手曰真自師子窟中來覺公言無此語而法眼肯之其旨安在顯曰宗門抑揚那有規轍乎時有苦行名韓大伯者貌寒寢侍其旁輒匿笑而去客退顯數之曰我偶客語爾乃敢慢笑笑何事對曰笑知客智眼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顯陰異之結以為友顯盛年工翰墨作為法句追慕禪月休公嘗游廬山棲賢時諟禪師居焉簡嚴少接納顯藹然不合作師子峯詩譏之師子峯在棲賢之後曰踞地盤空勢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天教生在千峯上不得雲擎也出頭顯與齊安者為侶同謁五祖戒禪師顯休於山前莊齊先往機語不契顯亦竟不見北游至復州北塔祚禪師者香林遠公嫡子雲門

之孫也祚遠皆蜀人知見高學者莫能窺其機顯俊邁祚愛之遂留止五年盡得其道顯與學士曾公會厚善相值淮上問顯何之曰將遊錢塘絕西興登天台鴈蕩曾公曰靈隱天下勝處珊禪師吾故人以書薦顯顯至靈隱三年陸沈衆中俄曾公奉使浙西訪顯於靈隱無識之者時堂中僧千餘使吏檢床曆物色求之乃得曾公問向所附書顯袖納之曰公意勤然行腳人非督郵也行腳人於[illegible][illegible]曾公大笑珊公以是奇之吳江翠峯虛席衆顯出世開法日顧視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

不必高陞此座乃以手指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佛土一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於是督出又環顧大衆曰人天普集合發明何事豈可弄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上贊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只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鑑之端言下知歸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識真實相爲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還辨明得也無未辨辨取未明明取既辨明得便能截生死流踏佛祖位妙圓超

悟工在茲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後住明州雪竇宗風大振天下龍蟠鳳逸衲子爭集座下號雲門中興顯嘗經行植杖衆衲環之忽問曰有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體露金風雲門答這僧耶爲解說耶有宗上座曰待老漢有悟處郎說顯熟視驚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瞥地也於是令擊鼓衆集顯曰大衆今日雪竇宗上座乃是昔年大陽韓大伯具大知見晦迹韜光欲得發揚宗風幸願特升此座宗遂升座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曰神光射斗牛又問出匣後如何曰千兵易

得一將難求僧退宗乃曰寶劍未出匣神光射斗牛千兵雖易得一將實難求便下座一衆大驚暮年悲學者尋流失源作爲道日損偈曰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餘敷揚宗旨妙語徧叢林皇祐四年六月十日沐浴罷整衣側卧而化閱世七十三坐五十夏建塔山中得法上首天衣義懷禪師

天衣懷禪師

禪師名義懷生陳氏溫州樂清人也世以漁爲業母夢星殞于屋除而光照戶已而娠及生尤多奇

祥兒稚坐父船尾漁得魚付懷懷不忍串之私放江中父怒笞詬甘甜之不以介意長遊京師依景德寺天聖中試經得度懷清癯行步遲緩衆中望見如鶴在雞群時有言法華者不測人也行市井拊懷背曰臨際德山去懷初未喻問耆宿耆宿因汝其當宏禪宗乎行矣勿滯于此懷初謁荊州金鑾善禪師不契後謁葉縣省禪師又不契東遊至翠峯翠峯衆盛懷當爨炊自汲桶折擔悟旨顯公印可以爲肯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世鐵佛矣顯使誦提倡之語曰譬如鴈過長空影

況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顯激賞以為類已先使慰撫之懷乃敢通門人之禮然諸方服其精識自鐵佛至天衣五遷法席皆荒凉處懷至必幻出樓觀四事成就晚以疾居池州杉山庵門弟子智才住杭州佛日山迎歸養侍劑藥才如姑蘇未還懷促其歸至門而懷已別衆才問卵塔已畢如何是畢竟事懷竪拳示之遂倒卧推枕而化閱世七十二坐四十六夏葬佛日崇寧中勅謚振宗大師

贊曰予觀雪竇天衣父子投俗之語其指示心法

廣大分曉如雲麻天布而後之學者失其旨的乘以識情數量義學品目緜織之譬如燧人氏鑽火將以烹飪饗上帝而秦始皇用以烹儒焚書豈不誤哉然予聞菩薩宏法為內外護皆本願力故曾集賢之知雪竇石法華之識天衣疑非苟然者耶

禪林僧寶傳第十一

禪林僧寶傳第十二

薦福古禪師

禪師名承古西州人傳失其氏少為書生博學有聲及壯以鄉選至禮部議論不合有司怒裂其冠從山水中來客潭州了山見敬玄禪師斷髮從之遊已而又謁南嶽雅禪師雅洞山之子知見甚高容以入室後遊廬山經歐峯愛宏覺塔院開寂衆居之清規凜然過者肅恭時叢林號古塔主勸說法於芝山嗣雲門景祐初范文正公仲淹守饒四年十月迎以住薦福示衆曰衆生久流轉者為不

明自己欲出苦源但明取自己自己者有空劫時自己有今時自己空劫自己是根蔕今時日用自己是枝葉又曰一夏將末空劫已前事還得相應也未若未得相應爭柰未劫輪廻何有什麼心情學佛法廣求知解被知解風吹入生死海若是知解諸人過去生中總曾學來多知多解說得慧辯過人機鋒迅疾只是心不息與空劫已前事不相應因茲惡道輪廻動經塵劫不復人身如今生出頭來得箇人身在袈裟之下依前廣求知解不能息心未免六趣輪廻何不歇心去如癡如迷

去不語五七年去已後佛也不奈汝何古德云此句語之中須得具三玄故知此三玄法門是佛勑見諸佛以此法門度脱法界衆生皆令成佛令人却言三玄是臨濟門風誤矣汾州偈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古注曰此句摠頌三玄也下三句別列三玄也得意忘言道易親古注曰此玄䤴作中玄也一句明明該萬象古注曰此體中玄重陽九日菊花新古注曰此句中玄也僧問三玄三要之名願為各各標出古曰三玄者一體中玄二句中玄三玄中玄此三玄門是佛祖正見學道人但隨入得一玄已具正見入得諸佛閫域僧問你何聖教參詳悟得體中玄古曰如肇法師云會萬物為自己者其唯聖人乎又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又曰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世間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六祖云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心生萬種法又云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如此等方是正見纔缺纖毫即成邪見便有剩法不了唯心僧又問如何等語句及時節因緣是體中玄古曰佛以手指地曰此處宜建梵刹天帝釋將一莖草插

其處曰建梵刹竟佛乃微笑水潦被馬祖一踏踏倒起曰萬象森羅百千妙義只向一毫上便識得根源僧問趙州如何是學人自己州對曰山河大地此等所謂合頭語直明體中玄正是潑惡水自無出身之路所以雲門誡曰大凡下語如當門劒一句之下須有出身之路若不如是死在句下又南院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進曰有何言句明出身之路古曰如杏山問石室曾到五臺不對曰曾到曰見文殊不對曰見又問文殊向汝道什麼對曰道和尚父母抛在荒草裏僧問甘泉維摩以手擲三千大千世界於他方意旨如何答曰填溝塞壑僧曰一句道盡時如何答曰百雜碎雲門問僧甚處來曰南嶽來又問讓和尚為甚入洞庭湖裏僧無對雲門代云謝和尚降尊就卑此等語雖是來機亦自有出身之路要且未得脱灑乾淨更須知有句中玄僧曰既悟體中玄凡有言句事理俱備何須句中玄古曰體中玄臨機須有時節分賓主又認法身法性能卷舒萬象縱奪聖凡被此解見所纏不得脱灑所以須明句中玄若明得謂之透脱一路向上關捩叔謂

之本分事祇對更不答話僧曰何等語句是句中
玄古曰如比丘問佛說甚法佛云說定法又問明
日說甚法佛云不定法曰今日爲甚定明日爲甚
不定佛曰今日定明日不定僧問思和尚如何是
佛法大意答曰廬陵米作麼價又僧問趙州承聞
和尚親見南泉來是否答曰鎮州出大蘿蔔頭又
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答曰餬餅如何是
句上關棙曰東山西嶺青又問洞山如何是佛答
曰麻三斤若於此等言句中悟入一句一切總通
所以體中玄見解一時淨盡從此已後總無佛法

知見便能與人去釘楔脫籠頭更不依倚一物然
但脫得知見見解猶在於生死不得自在何以故
爲未悟道故於他分上所有言句謂之不答話令
世以此爲極則天下大行䫻風歇滅爲有言句在
若要不涉言句須明玄中玄僧曰何等語句時節
因緣是玄中玄古曰如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
無言世尊良久外道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
得入又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
來意答曰我今日無心情但問取智藏僧問藏藏
曰我今日頭痛問取海兄又問海海曰我到遮裏

却不會又臨際問黃蘗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三
問三被打此等因緣方便門中以爲玄極唯悟者
方知若望上祖初宗即未可也僧曰三玄須得一
時圓備若見未圓備有何過古曰但得體中玄未
了句中玄此人長有佛法知見所出言語一一要
合三乘對答句中須你時節具理事分賓主方謂
之圓不然謂之偏枯此人以不忘知見故道眼未
明如眼中有金屑須更悟句中玄乃可也若但悟
句中玄即透得法身然返爲此知見奴使並無實
行有憎愛人我以心外有境未明體中玄也雲門

臨濟下兒孫多如此凡學道人縱悟得一種玄門
又須明取玄中玄方能不坐在脫灑路上始得平
穩脚踏實地僧曰既云於祖佛言句棒喝中學何
故有盡善不盡善者古曰一切言句棒喝以悟爲
則但學者下劣不悟道但得知見知見是學成非
悟也所以認言句作無事作無語作縱語作奪語
作照作用作同時不同時語此皆邪師過謬非衆
生外學者本意只欲悟道見性爲其師不達道祇
將知見教渠故曰我眼本正因師故邪僧曰師論
三玄法門名既有三法門亦有三而語句各各不

同如何又言一句之中須具三玄三要古曰空空法界本自無爲隨緣應現無所不爲所以虛空世界萬象森羅四時陰陽否泰八節草木榮枯人天七趣聖賢諸佛五教三乘外道典籍世出世間皆從此出故云無不從此法界流究竟還歸此法界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楞嚴曰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維摩曰或爲日月天梵王世界主或時作地水或時作火風李長者云於法界海之智水示作魚龍處涅槃之大宅現陰陽而化物眞覺

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三祖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故曰萬法本無攬眞成立眞性無量理不可分故知無邊法界之理全體徧在一法一塵之中華嚴曰法性徧在一切處一切衆生及國土三世悉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到此境者一法一塵一色一聲皆具周偏含容四義理性無邊事相無邊參而不雜混而不一何疑一語之中不具三玄三要耶僧又進曰古人何故須要一語之中具三玄三要其意安在哉古曰蓋緣三世諸佛所有言句教法出自體中玄三世祖師所

有言句并教法出自句中玄十方三世佛之與祖所有心法出自玄中玄故祖道門中沒量大人客易領解且如親見雲門尊宿具大聲價如德山密洞山初智門寬巴陵鑒只悟得言教要且未悟道見性何以知之如僧問巴陵提婆宗答曰銀椀裏盛雪問吹毛劍答曰珊瑚枝枝撐著月問佛教祖意是同別答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云我此三轉語足報雲門恩了也更不爲作忌齋大衆雲門道此事若在言句一大藏教豈無言句豈可以三轉語便報師恩乎古臨終爲偈辭衆曰天地本同根

鳥飛空有跡何作老僧行須彌撼金錫乙酉冬靈四靈光一點赤珍重會中人般若波羅蜜

贊曰古說法有三失其一判三玄三要爲玄沙所立三句其二罪巴陵三語不識活句其三分兩種自己不知聖人立言之難何謂三玄三要爲玄沙所立三句耶曰所言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臨濟所立之宗也在百丈黃蘗但名大機大用在巖頭雪峯但名陷虎卻物譬如火聚觸之爲燒背之非火古謂非是臨濟門風則然有據而言古德何不明書以絕學者之疑不然則

是臆說肆爲臆說則非天下之達道也見立三玄則分以爲體中爲句中爲玄中至言三要則獨不分辨乎方識呵學者溺於知見不能悟道及釋一句之中具三要則反引金剛首楞嚴維摩等義證成曰性理無邊事相無邊參而不雜混而不一何疑一語之中不具三玄三要夫叙理叙事豈非知見乎且教乘所具此意則安用復立宗門古以氣蓋人則毀教乘爲知見自宗不通則又引知見以爲證此一失也何謂罪巴陵三語不識活句耶曰巴陵眞得雲門之旨夫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

無語名爲活句使問提婆宗答曰外道是問吹毛劍答曰利刃是問祖教同異答曰不同則鑒作死語墮言句中今觀所答三語謂之語則無理謂之非語則皆赴來機活句也古非毀之過矣二失也何謂分二種自己不知聖人立言之難耶曰世尊偈曰陁那微細識習氣如瀑流眞非眞恐迷我常不開演以第八識言其爲眞也耶則慮迷無自性言其非眞也耶則慮迷乃斷滅故曰我常不開演立言之難也爲阿難指小卽妄卽眞之旨但曰二種錯亂修習一者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識精

圓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然猶不欲開隔其辭慮於一法中生二解故古剏建兩種自己疑誤後學三失也

福昌善禪師　　大陽延禪師

福昌善禪師

禪師名惟善不知何許人住荊南福昌寺嗣明教寬禪師爲人敬嚴秘重法道初住持時屋廬十餘間殘僧數輩善晨香夕燈陞座說法如臨千衆禪林受用所宜有者咸修備之客至肅然加敬十餘年而衲子方集至百許人善見來者必勘驗之有僧纔入方丈善一喝僧亦喝善又喝僧曰遮野狐精其僧便作掀勢以脚撥之二善曰爲箭子其僧禮拜

善便打又問僧近離甚麼處對曰大別曰在大別多少時對曰三年曰水牯使什麼人作對曰不曾觸他一粒米曰二時喫箇什麼僧無語善便打又問僧近離甚麼處對曰安州曰什麼物與麼來也對曰若師擧著曰驢前馬後漢僧喝之曰驢前馬後漢又惡發作麼僧又喝善便打僧無語善喝云遮瞎驢打殺一萬箇有甚罪過參堂去有僧自號映達摩纔入方丈提起坐具曰展即徧周法界不展即賓主不分展即是不展即是善曰汝平地喫交了也映曰明眼尊宿果然有在善便打映曰奪拄杖打倒和尚莫言不道善曰擔木裏瞎眼漢且坐喫茶茶罷映前白曰適來容易觸忤和尚善曰兩重公案罪不重科便喝去之又問僧近離什麼處對曰承天曰不涉途程道將一句來僧喝之善便打僧以坐具作摵勢善笑曰寒車後掉藥囊又問俗士年多少曰四十四善曰添一減一是多少其人無對善便打乃自代云爲來猶記得問超山主名什麼對曰與和尚同名善曰回互不回互對曰不回互善便打又問僧什麼處來對曰遠離兩浙近離鼎州曰夏在什麼處曰德山曰武陵溪畔

道將一句來僧無語乃自代曰水到渠成又問僧什麼處來對曰復州曰什麼物與麼來對曰請和尚試辨看曰瞎卻著僧曰喏善曰自領出去三門外與汝二十棒其機辯不可支諸方畏服法席追還雲門之風南禪師嘗曰我與善嚴說在福昌時值病次服藥出汗悅從禪侶徧借被咸無焉有紙衾者皆以表老亦可數悅太息曰善公本色作家也

贊曰明教在雲門一日開白槌曰請師寬免典座明教翻筋斗出衆曰雲門爾屬我矣及住持嘗自

外歸首座問曰游山不易明教舉拄杖曰全得渠力首座拳之即隨倒卧首座掖起度與拄杖明教便打曰向道全得渠力予嘗想見其人今觀善公施爲眞克家子也

大陽延禪師

禪師名警玄祥符中避國諱易爲警延江夏張氏子也其先蓋金陵人仲父爲沙門號智通住持金陵崇孝寺延往依以爲師年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經問講者何名圓覺講者曰圓以圓融有漏爲義覺以覺盡無餘爲義延笑曰空諸有無何爲

圓覺講者嘆曰是兒尚少而識卓如此我所甯何足以益之政如以穢食置寶器其可哉通知之使今游方初謁鄂州崇山觀禪師問如何是無相道場觀指壁間觀音像曰此是吳處士畫延擬進語觀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如何是無相底於是延悟旨於言下拜起而侍觀曰何不道取一句子延曰道即不辭恐上紙墨觀笑曰他日此語上碑去在延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雞

帶雪飛觀稱以爲洞上之宗可倚延亦自負儕輩莫敢攀來一時聲價藉甚觀歿辭塔出山至大陽謁堅禪師堅欣然讓法席使主之退處偏室延乃受之咸平庚子歲也謂衆曰廓然去肯重去無所得心去平常心去離彼我心去然後方可所以古德道牽牛向溪東放不免納官家稅牽牛向溪西放不免納官家稅不如隨分納些些渠總不妨免致勞擾作麼生是隨分納些些底道理但截斷兩頭有無諸見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若能如此者法法無依平等大道萬有

不繫隨處轉轆轆地更有何事僧問亾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延曰亾僧幾時遷化僧曰爭奈相送何延曰紅爐燄上絲縷靉靆雲中不點頭見僧種瓜問曰甜瓜何時可熟對曰即今熟爛也曰揀甜底摘來對曰什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對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他麼對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延笑曰去其僧後病延入延壽堂看之問曰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箇泡幻大事無因辦若要大事辦識取箇泡幻作麼生對曰遮箇猶是遮邊事延曰那邊事作麼生對曰匝地紅

輪秀海底不栽花延笑曰乃爾惺惺耶僧喝曰遮
老漢將謂我忘却[illegible]延神觀奇偉有威重從
兒稱中即日一食自以先德付受之重足不越限
脇不至席者五十年年八十坐六十一夏嘆無可
以繼其法者以洞上旨訣寄葉縣省公之子法遠
使爲求法器傳續之延嘗注釋曹山三種語須明
得轉位始得一曰作水牯牛是隨類墮注曰是沙
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即有所滯直
是要伊一念無私即有出身之路二曰不受食是
尊貴墮注曰須知那邊了却來遮邊行李若不虛

此位即坐在尊貴三曰不斷聲色是隨處墮注曰
以不明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
作麼生是聲色外　句各門聲不自聲色不自色
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予嘗作隨類墮偈曰
紛然作息同銀椀裏盛雪若欲異牯牛與牯牛何
別作尊貴墮偈曰生在帝王家那復有尊貴自應
著珍御顧見何驚異作隨處墮偈曰有聞皆先聞
有見元無物若斷聲色求木偶當成佛今併系於
此延以天聖五年七月十六日陞座辭衆又三日
以偈寄王曙侍郎其略曰吾年八十五修因至於

此訓我師何處項始終難覩停筆而化
贊曰延嗣梁山觀觀嗣同安志志嗣先同安丕丕
嗣雲居膺膺於洞山之門爲高弟也余觀大陽盛
時有承剖兩衲子號稱奇傑卒至於不振惜哉微
遠錄公則洞上正脈幾於不續矣嗚呼延之知人
可以無愧也

禪林僧寶傳第十三

禪林僧寶傳第十四

神鼎諲禪師　　谷山崇禪師

圓照本禪師

神鼎諲禪師

禪師洪諲，襄水人也。傳失其氏（或云扈氏）。隱於衡嶽之三生藏。有湘陰男子邪稱右族，來游福嚴，即諲室見諲，氣貌閑靖，一鉢挂壁，莫能親踈之，傾愛之，忘去。謂曰：師寧甘長客于人，亦欲住山乎？我家神鼎之下鄰寺，吾世植福之地，久無住持者，可俱往。諲笑曰：諾。乃以己馬馱諲還。諲至，設魚鼓粥飯

如諸方。一年而成叢席，十年而有衆三十輩。僧契嵩少時遊爲湮坐堂上，受其展指，庭下兩小甕叱曰：汝來乃其時。寺今年始有齋食矣，明日將粥。一力挾筐取物投僧鉢中，嵩覘上下，有即咀嚼者，有置之者。嵩袖之下堂，出以觀，皆竹餅餌。問諸耆老，曰：此寺自來不煮粥，脫有檀越請應供，諲次第撥僧赴之，祝令攜乾殘者歸納庫下，碎焙之，均而分俵，以當麪也。堂頭言汝來適丁其時，良然。嵩大驚。有木牀，一夜則諲坐其上，三十輩者環之，聽其誨語。諲曰：洞山頌曰：貪瞋癡，太無知，果賴今朝捉得伊。行即打坐即隨，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古人與麼道，神鼎即不然：貪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無可爲，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又嘗曰：無量劫來賃屋住，至今不識主人公。借問諸人，還識主人公也未？良久云：若有人問神鼎，向伊道作麼作麼。又云：不得作主人公話會。參智度寺沙門本延謁諲，夜語，還謂郡將曰：諲公所謂本色老宿，惜陸沉山中。郡以禮請開法，諲辭免不得已，曰：山僧年十八游方，亦無正意參禪，

只欲往東京聽一兩本經論，以答平生。何期行到汝州，忽值風發，吹上首山，見箇老和尚，劈頭棒一棒，當時洟背汗流，禮却三拜。如今思量，悔不當初束縛送去首山。後却歸鄉井古寺，閉房任運過時，豈不快哉！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今日有一炷香，也要對衆燒却，供養此老，只是汝州土宜。乃升座問答罷，又曰：齋會已具，僧俗已集，問答已畢，佛事成辦，只將此[illegible]今上皇帝聖壽無疆。便[illegible]座。道俗懽呼，以爲未始見也。於是諲聲名普聞。僧問：鳥窠侍者欲往諸方學習佛法去，鳥窠但

吹布毛便悟去如何謹曰此事卽知此人久積淨業曠劫修行方能了解乃拈布毛擧似復吹之曰會麼不得孤負老僧良久曰我在首山與汾陽師兄曾如此說汾陽作偈曰侍者初心慕勝緣辭師擬去學參禪鳥窠知是根機熟吹毛當下得心安看它吐露終是作家又曾同作拄杖子偈昭曰一條拄杖剌蝎勁直螺紋爆節[illegible]常肩上横擔大地乾坤挑幹撥開懵鈍頑癡打破[illegible]利尖黠如今卓在面前諸方作麼拈掇我卽不與麼道僧曰願聞和尚偈偈門得處不在高峯亦非淺谿深壑如今

幸得扶持老病是爲依托僧問有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答曰我不將小意對闍梨謹曰若有問神鼎但向道此一問豈是小意會麼首山大似擔水河頭賣神鼎只解就窩裏打良久曰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有時示衆曰雨下階頭濕晴乾又沒泥孃孃孃妹妹嫂嫂阿哥妻若與麼會得猶是長連牀上喫飯僧作麼生道得一句作箇出格道人有麼良久云適來有一一人爲蛇畫足跳上梵天攔著帝釋鼻孔帝釋惡發而似盆傾諸人還覺衆[illegible]麼有僧自汾州來[illegible]擧謹倚拄杖曰一

朶峯巒上獨樹不成林時如何僧曰水分江樹遠遠澗碧泉深又問作麼生是回乎之機僧曰盲人無眼又問曰我在衆時不會汾陽一偈上座久在法席必然明了僧曰請和尚擧看謹曰鵝王飛鳥去馬頭嶺上住天高蓋不得大家總上路作麼僧擧起坐具曰萬年松在祝融峯謹曰不要上座答話試說看僧曰忽憶少年曾覺照十分光彩臉邊紅卽拂衣去謹曰弄巧成拙僧請益首山答佛話謹作偈曰新婦騎驢阿家牽誰後復誰先張三與李四拱手賀堯年從上諸聖總皆然起坐終諸沒

兩般有問又須向伊道新婦騎驢阿家牽乃又曰雖然如此猶未盡首山大意進曰如何盡首山大意謹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又作偈曰長安甚樂到人稀州[illegible]到者方知不是歸[illegible]何[illegible]直道迴趣凡聖外然[illegible]人由是聲溪第二機自然郴州道俗卽山迎請住王峯山不赴僧問佛不違衆生之願爲甚有請不赴謹曰莫錯怪老僧好有偈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若人解了如斯意大地衆生無不徹謹德臘俱高叢林尊仰之如古趙州問曰神鼎開書壁作偈曰壽報七十六于足

與萬足若問西來意彼此莫相觸莫相觸何付嘴
報你張三李四叔山又青水又綠發昔年八十餘
諲少年時與耆宿數人游湘中一僧舉論宗乘頗
博敏會野飯山店供辦而僧論說不已諲曰上人
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何人
之語僧曰法眼大師偈也諲曰其義如何對曰唯
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攙然諲曰舌味是
根境否對曰是諲以筯挾菜置口中含胡而言曰
何謂相入耶坐者相顧大驚莫能加答諲曰路塗
之樂終未到家見解人徽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
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

贊曰不欲爭虛氣於形迹之間唯務收實効於實
意之表者惷叟論也予觀神鼎殆庶幾無媿此實
得道時未壯隱于南嶽二十年乃領住持事又三
十年方開堂說法然皆緣起於他寔非己意譬如
夜月行空任運而去至於甘枯濟以遂夙志依林
樾以終天年可以追媲其師也

谷山崇禪師

禪師名行崇不知何許人也初住福州報恩寺後
住潭州谷山寺嗣保福展禪師雲峯之的孫也崇
謂門弟子曰吾雖不在未嘗不為諸兄弟若委悉
報恩實為人處許汝出意想知解九陰身田若委
不得猶作報恩開兩片皮方是為人保汝未出得
意想知解所以古人喚作眾家活計蝦蟆衣下客
欲得速疾相應即如今立地便證驗取識取有什
麼罪過不然根思遲回且以日及夜究尋將去忽
然一日覷見更莫以少為足更能研窮究竟乃至
婬坊酒肆若觸若淨若好若惡以汝所見事覷教
盡是此境界入如入律若更見一法如絲髮許不
見此箇事我說為無明翳障直須不見有法是別

底法方得圓備到遮裏更能翻擲自由開合不成
痕縫如水入水如火入火如風入風如空入空若
能如是直下提一口劒刺斷天下人疑網一如不
作相似所以古人道繫與人用舉必全真若有箇
漢到與麼境界誰敢向前訴是說非何以故此人
是箇漢超諸限量透出因果一切處管束此人不
得兄弟若能如是即可若未得如此且直須好與
莫取次發言吐氣波隊却汝無量劫莫到與麼時
便道報恩不道

贊曰洞山清禀禪師作澄心堂錄錄崇語句細味

之骨氣不減巖頭恨不能多見崇寧之初衡虎蓋谷山塔塚莫辨事迹零落不可考究坐而太息作偈曰行盡湘西十里松到門却立數諸峯崇公事跡無尋處庭下春泥見虎蹤

慧林圓照本禪師

圓照禪師諱宗本出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性質直少緣飾貌豐碩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禪師昇方道價重叢林歸之者如雲本弊衣垢面躬非門典炊爨以供給之夜則入室參道昇曰頭陁荷衆良苦亦疲勞乎對曰若捨一

法不名滿足菩提定欲此生身證其敢言勞昇陰奇之又十年剃髮受具服勤三年乃辭昇游方徧參初至池州景德謁義懷禪師言下契悟衆未有知者嘗爲侍者而寢鼻息齁齁鼾者厭之言於懷懷笑曰此子在家精進幢也汝輩它日當依賴之無多談衆乃驚及懷公徙住越之天衣常之薦福本皆從之治平初懷公退居吳江之聖壽院部使者李公復圭過懷公夜語曰瑞光法席虛願得有道衲主之懷指本曰無踰此道人者耳既至瑞光集衆擊皷皷輙墮圓轉震響衆驚却有僧出

呼曰此和尚法雷震地之祥也俄失僧所在自是法席日盛衆至五百人杭州太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剎堅請欲往而蘇人留之益甚又以淨慈懇請之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久占本嘖嘖曰誰不欲作福蘇人識其意聽赴之學者又倍於瑞光既而蘇人以萬壽龍華二剎請擇居之迎者千餘人曰始借我師三年今九載矣義當見還欲奪以歸杭州守使縣尉持卒徒護之乃不敢奪元豐五年以道場付其門人善本而居於瑞峯庵蘇人聞之謀奪之懼力不勝欲發而未敢也時今

待制曾公孝序適在蘇嘗問道於本而得其至要因謁之庵中具舟江津既辭去本送之登舟語笑中載而歸以慰蘇人之思於是歸本於穹窿山福臻院時年六十三矣未幾神宗皇帝闢相國寺六十有四院爲八禪二律六以中貴人梁從政董其事驛召本主惠林既至遣使問勞三日詔演法於寺之門萬衆拜瞻法會殊勝以爲彌勒從天而降人間也翌日召對延和殿有司使習儀而後引既對山呼罷登殿賜坐即就坐盤足跏趺侍衛驚相顧本自若也賜茶至舉盞長吸又蕩摵之上問

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求安上喜其眞辭以方興禪
宗宜善開導之旨旣退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眞福
慧僧也及上元日車駕幸相國寺止禪衆無出迎
師奉承睿獎闡揚佛事都邑四方人以大信神宗
登遐召本入福寧殿說法左右以本嘗爲先帝所
禮敬見之嗚咽不自勝哲宗加號禪師皇叔荊王
親齋勑授之元祐元年以老求歸朝廷從其請勑
任便雲游所至不得抑令住持因欣然升座辭衆
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便遊順風加櫓棹船子下
揚州旣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本誨之

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
眞相爲聞者莫不流涕其眞慈善導感人如此非
特然也其住瑞光民有屠牛者牛逸赴本跪若自
訴遂買而畜之其住淨慈歲大旱湖井皆竭寺之
西隅有甘泉自湧得金鯉魚因浚爲井投魚其間
寺衆千餘人汲以不竭民張氏有女子歿夢其母
曰我以罪爲蛇旣覺得蛇於棺下持以詣本乃爲
說法復肖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失所在母
祝曰若我女當入籠中當持汝再詣淨慈如其祝
本復爲說法是夕夢女曰二報已解脫矣其顯化

異數又如此本平居恂恂未嘗以辯博爲事至其
說法則雖盛名隆勢無所少假高麗僧統義天以
王子奉國命使于我朝聞本名請以弟子禮見問
其所得以華嚴經對師曰華嚴經三身佛報身說
耶化身說耶法身說耶義天曰法身說本曰法身
徧周沙界當時聽衆何處蹲立義天茫然自失欽
服益加太子少保李公端愿世以佛學自名本問
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旣曰無爲作麼生學
李公不能答遂道法平本大盛老居靈巖閉門
頹然而門方從者相繼於道不釋也元符二年十

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臥門弟子環擁請曰和
尚道徧天下盍示人以今日不可無偈本強起安
坐本熟視曰癡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
箇什麼尋常要臥便臥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
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憩臥若熟睡然撼
之已去矣門弟子塔師全身於靈巖山閱世八十
坐五十二夏
贊曰富鄭公居洛中見顯華嚴誦本之語作偈寄
之曰[illegible]因見顯師悟入深
寅緣傳得老師心東南漫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

妙音上顯謨漢之衫見本登座以目四顧乃證本
心予聞馬鳴曰如來在世衆生色心殊勝圓音一
演隨類得解今去佛之世二千餘年而能使王公
貴人聞風而悟瞻顏而證則當隨而親炙之者可
知矣故江西八十餘人而本則倍之近代授法之
盛無能加者非願宏法道行契佛心何以臻此哉
本云自聽於而證之下但云則其大顛直憲之力無說細述之職者

禪林僧寶傳第十四

禪林僧寶傳第十五

衡嶽泉禪師　法華擧禪師

衡嶽泉禪師

禪師名谷泉泉南人也少聰敏性耐垢汙大言不
遜流俗憎之去為沙門撥置戒律任心而行眼蓋
衲子所至叢林輒刑去泉不以介意造汾陽謁昭
禪師昭奇之密受記莂南歸放浪湘中聞慈明住
道吾往省覲慈明問曰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
泉左右顧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慈明呵曰
未在更道看泉乃作虎聲慈明以坐具摵之泉接
住推置繩床上慈明亦作虎聲泉大笑山有淑毒
能所蟄隨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泉慈
明暮歸時秋暑捉其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肘徑去
於是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振搖
慈明蹲草中意泉死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
曰囫後登衡嶽之頂靈峯寺紛紜雲任懶瓚巖又
移住芭蕉將移居保真大書壁曰予此芭蕉庵幽
占堆雲處般般異境未暇數先看矮松三四樹寒
來燒柮杉餓餐大紫芋而今弃之去不知誰來住
任保真庵蓋衡湘至險絕處夜地坐覩融峯下有

大蟒盤繞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明日杖
策徧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蓋松妖也又自後洞
負一石像至南臺像無慮數百斤衆僧驚駭莫知
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傳爲飛來羅漢嘗
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憐態指其肉
又指其口屠問曰汝啞耶即肯首屠憐之割巨臠
置鉢中泉喜出望外發謝而去一市大笑而泉自
若以杖荷大酒瓢往來山中人問瓢中何物曰大
道漿也自作偈曰我又誰管你天誰管你地著箇
破紙襖一味工打睡一任金烏東上玉兎西墜乘

等何預我與汝不相關一條拄杖一朝蘆間走南
山與比山醉卧山路附大雪起作偈曰今朝甚好
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畜一奴
名調古日令拾薪汲澗或呼討坐巖石間贈之以
偈曰我有山童名調古不誦經不禮佛解般楷拙
禦冬寒隨分衣裳破不補會栽蔬能種芋千山萬
山只雁遲啊啊啊有甚討處慈明遷住福嚴泉又
往省之以留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
不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匡徒我
自眠慈明笑而已乃令南公更謁泉泉與語驚曰

五州管內乃有此漏頭道人耶南公夏於法輪泉
因寄偈招之曰一自與師論大道別來罕有同人
到如今拋却老狂僧却去岣嶁峯頭坐大雪漫漫
猿聲寂寂獨吟詠自歌曲奇哉大道知音難得孤
雲何日却歸山共坐庵前盤陀石南公識其坦率
戲酬以偈曰飲光論劫坐禪布袋經年落魄疥狗
不願生天却笑雲中白鶴雲峯悅公訪之泉以偈
贈之曰高才怯禪者心如孩兒貌山野特特扶筇
遠爲十三年見之如初也不參禪不問道尋常只
偈濕家傲禪人見渠冷如灰渠見禪人淡如皂有

結伴請常寧拜阿育王所藏舍利塔者以偈贈之
曰諸禪結伴爲巨塔尋蹤勝境將心割歸來舉似
吾如何何似狂僧無縫塔無縫塔最難邈豈同白
玉交人踏五湖四海盡尖新踏破幾多鞋共轂無
縫塔其匠迹共逈同人方始營忽然展手借樣看
便與攔腮鼓一搭鼻頭中男子冷清妖言詠泉坐
清曉經由庵中以杖訖郴州宰城盛著負土經過
衙師樓說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被氣殺不是上
天堂便是入地獄言訖微笑泊然如蟬蛻闍維舍
利不可勝數郴人塔之至今祠焉

法華舉禪師

禪師名全舉汾陽昭公之嗣也初住龍舒之法華寺後移居白雲之海會寺為人精嚴諒直飽參汾陽特稱之自出并汾徧諸名山初謁荆南福昌善禪師善問曰回乎不回乎對曰總不與麼曰為什麼巳喫福昌棒對曰一家有事百家忙曰脫空漫語對曰調琴澄太古琢句體全真又謁公安遠禪師遠問作麼生是伽藍對曰深山藏猛虎淺草露群蛇曰作麼生是伽藍中人對曰青松蓋不帀黃葉豈能遮曰道什麼對曰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稚子歌曰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對曰照破祖師關又謁延壽賢禪師賢問海竭人亾作麼生對曰毒蛇不咬人曰為何如此對曰鳳引雛雲斷泉衝石徑斜又謁夾山真首座真曰還見麼對曰萬事全無曰還不見麼對曰千般皆在手舉曰首座未見澄散聖時如何曰湖南江西又問見後如何曰江西湖南舉曰却共首座一般耶曰打草蛇驚對曰終不捏怪又謁福嚴承禪師承問作麼生是閑融之相對曰木人嶺上休相覷石女谿邊更不求舉却問如何是福嚴圓融之相曰老病尋常事龍鍾沒好時又問融卽不問如何是圓曰法界廣無邊承曰不圓不融時如何對曰虛空無背面鳥道絕東西又問狸奴白牯却知有三世諸佛為什麼不知有如何是三世諸佛不知有曰只為太惺惺進曰如何是狸奴白牯却知有曰爭怪得伊又謁石霜慈明禪師慈明問作麼生是向上一竅對曰二竅俱明曰還見七十二峯麼對曰有甚掩處曰道什麼對曰今日觸誤和尚慈明便打舉曰作什麼曰將謂走枚番猛將元來是行間小卒對曰桂淡是秋色馨香噴月華又謁大愚芝禪師芝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對曰曲不藏直曰那箇且從這箇作麼生對曰市中拾得寶比鄰那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對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對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當又作麼生對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恰是對曰樓閣凌雲勢峯巒疊翠層又謁玉澗林禪師林問北斗藏身事巳彰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而今亂度量曰我作此偈天下人不肯上座肯麼對曰爭敢曰作麼生對曰清晨升寶座應不讓南能又謁棲賢諟禪

師問如何是佛曰張三李四進曰意旨如何曰胡餅有甚汁又謁五祖戒禪師戒問作麼生是絕羈絆底人對曰反手把籠頭曰却是作家對曰背鞭打不着門爲什麼上來下去對曰甚處見上來下去戒便打舉曰一言無別路千里不逢人又謁峯峯素禪師素曰風穴道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如何對曰翻身師子生獰甚誰敢當頭露爪牙曰放汝一線道對曰七顛八倒曰收對曰了又謁雪竇顯禪師顯問牛喫草草喫牛對曰回頭欲就尾巴隔萬重關曰應知無背面要須常現前對曰驗在目前因自領出去又謁西湖西峯庵主正曰絕頂西峯路峻機誰敢舉超然凡聖外脊隔兩重關舉便問如何是兩重關曰月從東出日向西沒對曰庵下未見明招時如何曰滿口油難盡進曰見後如何曰多心易得乾舉機辨如電研霄射不可把玩諸方畏服號衆道者自住持多夜參門諸上座吾門之事多少奇特擬之不聚推之不散可謂活鱍鱍地只欠承當在雖然如此有一人不背在口道不背底人具什麼眼曰若於遮裏辨別得出山僧讓禪床與上座若也辨別不出擲拄杖云看取又曰僧家以寂住爲本豈可觀州獵縣看山門境致過時蓋爲生死事大所以古人到一處所見箇什院主也須問過如今兄弟往往蹉過不肯遮相博問當龍牙問德山鑒公仗劒取師頭時如何鑒便引頸龍牙曰頭落也鑒便休去莫是德山無機鋒麼爲當別有道理良久曰德山引頸龍牙獻劒舉殁時七十餘塔于海會

贊曰無爲子曰生者人之所貴死者人之所畏恥者人之所避而泉不貴其貴不畏其畏不避其避此其所以如是吾不知其眞吾不知其僞聊贊之於天地方是時叢林以肅嚴相尚沙門以修潔相高一有指目童爲媿恥故泉有以矯之耳其號泉大道若非苟然衆公名著叢林如薛仁貴著白袍西平王著錦帽直勇於道者也

禪林僧寶傳第十五

禪林僧寶傳第十六

廣慧璉禪師　翠巖芝禪師

廣慧璉禪師

禪師名元璉者閩人也得法於首山念禪師住汝州廣慧寺璉福顏廣頰曠視凝遠望見令人意消嘗謂衆曰我在先師會中見舉竹篦子問省驢漢曰喚作篦子即觸不喚作篦子即背作麼生省近前掣得擲地上云是什麼先師云瞎省從此悟入我道省驢漢悟即大殺悟要且未盡先師意旨遮箇說話須是到此田地方相委悉情見未忘者豈免疑謗又見智門綱宗歌曰胡蜂不戀舊時窠猛將那肯家中死曰只消許多氣力作麼我尋常說禪如手中扇子舉起便有風不舉一點也無既稱宗師却以實法與人好將一把火照看與麼開口面皮厚多少嚴頭云若以實法與人土也消不得知麼究取好莫面面相覷在此作麼內翰秘書監知制楊億大年問曰承云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踈於財利況南閻浮眾生以財為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踈財乎璉曰幡竿尖上鐵籠頭大年曰海壇馬子似驢大璉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大年曰佛滅二千年比丘少慚愧大年嘗奏評內翰李公維敘師承本末其詞曰病夫夙以頑憨獲受獎顧預聞南宗之旨久陪上國之游動靜咨詢周旋策發俾其刳心之有詣牆面之無慙者誠出席間床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導自雙林影滅隻履西歸中心浩然罔知所止仍歲沉痼神慮迷恍殆及小間再辨方位又得雲門諒公大士見顧蒿蓬諒之旨趣正與安公同轍並自廬山歸宗雲居而來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嗣南院念念嗣風穴風穴嗣先南院南院嗣興化興化嗣臨濟臨濟嗣黃蘗黃蘗嗣先百丈海海嗣馬祖馬祖嗣讓和尚即曹谿之長嫡也齋中務簡退食多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叩無方蒙滯俱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物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蹇矣重念先德率多參尋如雪峯九度上洞山三度上投子遂嗣德山臨濟得法於大愚終承黃蘗雲巖蒙道吾訓誘乃為藥山之子丹霞承馬祖印可而作石頭之嗣在古多有於

理無嫌病夫今繼紹之緣實屬於廣慧而提激之
自良出於鑪峯也行年折牽大年所叙詳悉如此
豈欲自晦於禪林乎予恨其手編傳燈錄至首山
之嗣獨載汾陽而不錄廣慧機語何也
贊曰廣慧機緣語句雖不多見然嘗一臠知鼎味
大宰如刀斫水不見痕縫眞可謂作家宗師也乎
生說法如雲雨暮年止得一楊大年魯國儒生何
其少哉

翠巖芝禪師

禪師名守芝太原王氏子也少弃家依瀲或作潞州

宋僧傳卷二十　四二

承天寺誦法華經得度為大僧講金剛般若經為
滿三河學者推崇之昭禪師出世汾水芝疑之
往觀焉投誠入室得受印可南游住高安大愚升
座拈香合掌曰明頭來明頭合暗頭來暗頭合若
道得天下橫行道不得且合掛僧問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眞實事[illegible]聚芝曰兩段不同向下
文長又問滿身是眼眼在什麼處芝曰三跳進曰
不會芝曰束底問秋羅紋論向春生大衆僧俗中
皆有多人且如本朝楊大年偈曰八角磨盤空裏
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
南辰後要會麼一任播諸方塞斷衲僧口又曰會
祖見僧來便面壁南泉曰我尋常向師僧道未具
胞胎已前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大愚卽不然未
具胞胎前會得打折你腰給諫李公守南昌請住
西山翠巖開堂祝聖曰脩筭增延法輪常轉且道
法輪如何轉會麼須彌頂上笑翻身却來堂中疊
足坐阿呵呵是什麼飯籮裏坐却受饑和泥合水
且與麼過上士聞之熙熙下士聞之肯可思量却
成口過要會麼一六三四一不直言曲七一桃李火
中開黃昏後日出芝識呵學者寡聞得少為足白

宋僧傳卷二十六　四六一

汾陽有十智同眞法門鍛佛祖鉗鎚今時禪者
皆不妙莫有成器者僧問如何是十智同眞芝曰
先師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眞若不具十智同
眞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與人為眼目決斷是
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
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
麼生是十智同眞如今一切點出一同一質二同
大事三摠同參四同眞智或云五同徧普六同具
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先師
又曰與什麼人同得入與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

生殺什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什麼同徧
普何人同眞志智□孰能攄同參那箇同大事何
物同一貫有黙得出底麼黙得出者不悋慈悲黙
不出者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
見在芝曰先師曰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也大省力
後生晚學剃頭句句裏貪着義味如驢舐尿處
參打不回蓋爲不廣求知識徧歷門風多是得一
言半句便點頭嚥唾道已了辦上座大有未穩當
處在先師有十五家宗風歌號曰廣智其詞曰大
道不從有高低眞空那肯涉離微大海吞流朋增
藏妙峯高聳攙擊掛萬派千谿皆渤澥七金玉嶽
盡須彌玉毫金色傳燈後一二四七普聞知信衣
息處開機諸方老宿任施爲識心是本從頭說迷
心逐物却生疑芝曰此敘宗旨也或直指或巧施
解道而綱出後機旨趣分明明似鏡盲無睹目不
能窺則退七見猜微不口勝負墜愚癡物物會同
流智水門風逐使分宗枝即心佛非心佛歷世明
明無有物即此非心是我心我心猶是機權出芝
曰此敘宗派也或五位或三路設施隨根巧
問答不觸當今是本宗展手通玄無佛祖芝曰此

敘洞上宗派也或君臣或父子遣器方圓無彼此
士庶公侯一道平愚智賢豪明漸大芝曰此敘石
霜宗派也有時敲有時唱隨根問答談諦當應接
何曾失禮儀者解之流却生謗或雙明或單說只
要當鋒利禪悅閑權不爲鬪聰明舒光只要辨賢
哲有圓相有默論千里持來目視瞬萬般巧妙一
圓空標迦羅眼通的信芝曰此敘潙仰宗派也或
全提或全用萬象森羅實不共青山不礙白雲飛
隱隱當堂透金鳳芝曰此敘石頭藥山宗派也象
骨鏡地藏月玄沙崇壽照無闕因公致問指歸源
旨趣來人明破潔芝曰此敘雪峯地藏宗派也或
稱提或拈掇本色衲僧長歎發句裏明人事最精
好手還同楔出楔或接物或乘手切要心空易開
口不識先人出大悲管澗之徒照街走芝曰此敘
雲門宗派也德山林際陽獨此乾坤解橫抹從
頭誰管亂區分多口阿師不能說臨機縱臨機奪
迅速機鋒如電掣乾坤只在掌中持竹木精靈腦
劈裂或賓主或料揀大展禪宗猶正眼三玄三要
用當機門句白非一齊鋪勸同袍莫強會少俊依
前成窒礙不知宗脈莫漫汗來劫長沈生死海難

逢難遇又難聞猛烈身心快適泰芝曰此叙德山臨濟宗派也慈明有善侍者號稱明眼悅聞芝之風自石霜至大愚入室芝攫出履一隻善退身而立芝俯取履善輒踏倒芝起面壁以手點準連畫其壁三善瞠立其後芝旋轉以履打至法堂善曰與麼爲人瞎却一城人眼在又有僧稱講金剛經問曰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如何時有狗卧繩牀前芝趯之狗起去問僧解麼僧曰不解芝曰若解即成法相作偈曰砂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餵嬰孩一朝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灰嘉祐之初示寂塔于西山

贊曰大愚翠巖皆予故園少時往來兩山之間有老衲大父友也言芝無恙時事曰衆未嘗登三十棗屋老常以木拄將傾處退者疑將壓焉芝提笠日走城郭村落寺如傳舍粥飯亦有不繼時追繹其高風作偈曰廬山殿閣如生成食堂處處禪床折我山三門如冷灰盡日長廊卷風葉

禪林僧寶傳第十六

禪林僧寶傳第十七

浮山遠禪師　投子青禪師

天寧楷禪師

浮山遠禪師

禪師名法遠鄭圃田人也出于王氏年十九游并州見三交嵩禪師求出世法嵩曰汝當剃落隨三寶數乃可受法遠曰法有僧俗乎嵩曰與其爲俗易若爲僧傳則能續佛壽命故也於是斷髮受具足戒謁汾州昭公又謁汝海省公皆受記莂天禧中游襄漢隋郢至大陽機語與明安延公相契延

嘆曰吾老矣川上一宗遂竟無人耶以平生所著直裰皮履示之遠曰當爲持此衣履求人付之如何延許之曰他日果得人出吾偈爲證偈曰楊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焞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其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受辭去依滁州瑯琊覺禪師應舒州太平興國寺請說法爲省公之嗣久住姑蘇天平山又住浮山既老退休於會聖巖因閱班固九流遂擬之作九帶叙佛祖教義擇林先德機語參同印證其一曰佛正法眼帶其二曰佛法藏帶其三曰理貫帶其四曰事貫

帶其五曰理事縱橫帶其六曰屈曲帶其七曰妙
挾兼帶其八曰金鎖雙鎖帶其九曰平懷常實帶
學者既已傳誦遠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
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
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
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雖依吾
語而爲已解則名謗法大衆到此如何衆無語遠
叱之舉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答曰猿抱子
歸青嶂後鳥銜花落碧巖前法眼曰我二十年來
將作境話會遠曰不作境會作麼生會僧曰師意

如何因犀因翫月文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或云遠貞
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地會在何謂也云作遠至青華
額目光外射狀如王孫凜然可畏初歐陽文忠公
聞遠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棊遠坐其旁
文忠收局請遠因棊說法乃鳴鼓升座曰若論此
事如兩家著棊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
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閉
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
徒勞逸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
往失黏心麤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

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
處良久曰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嘉歎久
之遠偈語妙密諸方服其工作三玄篇公贊曰黃
金打作鑰石筋白玉碾成象牙梳千手大悲拈不
動無言童子暗嗟嘘又作明安玄公贊曰黑狗爛
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馬火中嘶遠雅
自稱柴石野人晚出七十餘少時與達觀穎公
薛大頭七八輩游蜀幾遭横逆遠以智脫之衆以
其曉吏事號遠錄公

投子青禪師

禪師名義青青社人李氏子也七齡穎異去妙
相寺出家十五試法華經得度爲大僧其師使習
百法論歎曰三祇途遠自困何益哉入洛中聽華
嚴五年反觀文字一一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
嘗講至諸林菩薩偈曰即心自性忽猛省曰
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去游方至浮山時圓鑑
遠禪師退席居會聖巖遠夢得俊鷹畜之既覺而
青適至遠以爲吉徵加意延禮之留止三年遠問
曰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時如何世尊默
然汝如何會青擬進語遠遽以手掩其口於是青

開悟拜起遠曰汝妙悟玄機耶對曰設有妙悟也須吐却時有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青回顧曰合取狗口汝更忉忉我即便嘔服動又三年圓鑒以大陽皮履布直裰付之曰代吾續洞上之風吾住世非久善自護持無留此間青遂辭出山閱大藏於靈山慧日寺熙寧六年還龍舒道俗請住白雲山海會寺討其得法之歲至此適幾十年又八年移住投子山道望日遠禪者日增潛通暗證者比比有之異苗翻茂果符前讖青平生不畜長物弊衲搭衾而已仍開山慈濟有記曰

吾塔若紅是吾再來郡人偶修飾其塔作瑪瑙色未幾而青領院事山中素無水衆每以爲病忽有泉出山石間甘凉清潔郡守賀公名爲再來泉元豐六年四月末示微疾以書辭郡官諸檀越五月四日盥沐升座別衆說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遂泊然而化闍維收舍利靈骨以閏六月塔于寺之西北三峯庵之後閱世九十有二坐三十有七夏無爲子楊傑爲贊其像曰一隻履兩牛皮金烏啼處木雞飛半夜賣油翁發笑白頭生得黑頭兒（一本云黑頭生得白頭兒）有得法上首

一名道楷禪師

天寧楷禪師

禪師名道楷沂州沂水人生崔氏爲人剛勁孤硬自其少時即能辟穀學道隱伊陽山中後游京師籍名術臺寺試所習得度具戒謁青華嚴於淮山海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口句也無青曰汝道寰中天子勅還假禹湯堯舜也無楷擬訓之青以拂子摵之曰汝發意來早有二十棒也於是楷悟旨於言下再拜即去青呼曰且來楷亦不顧青曰汝到不疑之地耶楷以手

掩耳後掌衆食青問廚務勾當良苦對曰不敢曰汝炊飯耶煮粥耶對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炊飯曰汝作什麽對曰和尚慈悲放他閑去又嘗從青游園青以拄杖付楷曰理合與麽對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不爲分外曰有同行在對曰那一人不受教青遂休去至晚青謂曰早來說話未盡對曰更請舉看青曰卯生日戌生月楷即點燈來曰上來下去總不空然對曰在左右理合如此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對曰和尚尊年闕他不可曰與麽慇懃對曰報恩有分元豐五年北還沂開居

馬鞍山遂出世說法初任沂州之仙洞後遷西洛之招提龍門又遷任郢州之大陽隋州之大洪皆一時名公卿爲之勸請洞上之風大震西北崇寧三年有詔任東京十方淨因禪院大觀元年冬移任天寧差中使押入不許辭免俄開封尹李孝壽奏楷道行卓冠叢林宜有以褒顯之即賜紫伽梨號定照禪師楷焚香謝恩罷上表辭之曰伏蒙聖慈特差彰善閤祗候譚禎賜臣定照禪師號及紫衣牒一道臣感戴睿恩已即時焚香升座仰祝聖壽訖伏念臣行業迂踈道力綿涛常發誓願不受利名堅持此意積有歲年庶幾如此傳道後來使人專意佛法今雖蒙異恩若遂忝冒則臣自違素願何以教人豈能仰稱陛下所以命臣住持之意所有前件恩牒不敢祗受伏望聖慈察臣微悃特敢飾詞特賜俞允臣沒齒行道上報天恩上聞之以付李孝壽躬往諭朝廷旌善之意而楷確然不回開封尹具以聞上怒收付有司有司知楷忠誠乃密令而適犯天威問曰長老枯瘁有疾乎楷曰平日有疾今實無又曰言有疾即於法免罪譴楷曰豈敢僥倖稱疾而求脫罪譴乎吏太息於是受

罰著縫掖編管淄州都城道俗見者流涕楷氣色閑暇至淄州僦屋而居學者益親明年冬勑放令自便庵於芙蓉湖中數百人環繞坐則楷慮禍（作或）之乃日各食粥一杯不堪者稍稍去在者猶百許人政和七年冬勑賜所居庵額華嚴禪寺明年五月十四日無疾而歿先寫偈付侍者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初楷在大陽青華嚴遣果侍者以大陽皮履直裰付之楷以付襄州洞山道微微退罷還浙東歿於雙林小寺今取以還

鹿門山建閣藏之曰藏衣楷偈句精深有古法作五偈述其門風一曰妙唱不干舌偈曰剎剎塵塵處處談不勞稱子善財參空生也解通消息花雨巖前鳥不銜二曰死蛇驚出草偈曰日炙風吹草裏埋觸他毒氣又還乖門地若數開死口長安依舊絕人來三曰解鐵枯骨吟偈曰死中活得是非常密用他家別有長半夜髑髏吟一曲氷河紅鐵卻清涼四曰鐵鋸和三臺偈曰不是宮商調誰人和一場伯牙何所措此曲舊來長五曰古今無間偈曰一法元無萬法空箇中那許悟圓通將謂少

林消息斷桃花依舊笑春風楷舊隱與虎爲鄰虎嘗乳四子月餘楷闞其出往視之腥臭不可言竊攜其一還虎得氣曳至床穴前伏地喜見脊尾但見三子怒以足跑地吼群鳥皆鳴翔其上楷即放還之其寄伊陽宰韓承議偈曰老愛依山人事稀虎馴庵畔怪來遲寒參石室塵埃滿不知何日是歸期又曰數里無人到山黃始覺秋巖間一覺睡忘却百年憂

贊曰宗門尚繼嗣則若依彷世典禮爲之後者爲之子遠使青續洞上已墜之綱是也然青楷父子任重道遠皆能刻苦生死以之卒勃然而興賢矣哉

禪林僧寶傳第十七

禪林僧寶傳第十八

大覺璉禪師　興化銑禪師

大覺璉禪師

禪師名懷璉字器之漳州陳氏子也初其母禱於泗州僧伽像求得之故其小字泗州幼有遠韻聰慧絕人長爲沙門工翰墨發稱甚著游方愛衡嶽勝絕館于三生藏有年叢林號璉三生閩南昌石門澄禪師者五祖戒公之嫡子也往拜謁師事之十餘年去游廬山圓通又掌書記於訥禪師所皇祐二年正月有詔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二月十九日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齋畢傳宣效南方禪林儀範開堂演法又宣左街副僧錄慈雲大師清滿啓白倡曰帝苑春迴皇家會啓萬乘既臨於舜殿兩街獲奉於堯眉爰當和煦之辰正是闡揚之日宜談祖道上副宸衷問答罷乃曰古佛堂中曾無異說流通句內誠有多譚得之者妙用無虧失之者觸途成滯所以谿山雲月處處同風水鳥樹林頭頭顯道若向迦葉門下直得堯風蕩蕩舜日高明野老謳歌漁人鼓舞當此之時純樂無爲之化焉知有恁麼事皇

情大悅與璉問答詩頌書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
和中上書獻偈乞歸老山中偈曰千簇雲山萬壑
流歸心終老此峯頭餘生頗覩無彊壽一炷清香
滿石樓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修撰
孫覺莘老書問宗教璉答之書其略曰妙道之意
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
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醇以
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爲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
趣時也自生民以來淳樸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
素春也及情竇日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

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昔商
周之法荷於後世學者有所離時彼當時人民聽之
而不違則俗與今何如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
無所不至而天下有不忍聞者於是我佛如來
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救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
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而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
化成天下亦猶是而已矣至其弊也皆不能無弊
然迹也道一耳豈當有聖哲者世起而救之也
自秦至今千有餘歲風俗偷薄聖人之教
裂而鼎立互相詆訾不知所從大道寥寥莫知返

良可歎也佛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
賜以龍腦鉢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
以瓦鉢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璉居
處服玩可以化寶坊也而皆不爲獨於都城之西
爲精舍容百許人而已有以淨住擬之者爲郡
吏臨以事毀其凡走依璉璉於寢而處偏室
捉書予懷璉詔下公當人天依者成怪之弛其以
貴材于小官則道於今不允其不可以像服
二吾心哉則有數眼化到如之勝鉢再落髮仍居
林醫寺治平中璉再乞還山堅甚英宗皇帝留之

不可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
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
力建大閣藏所賜詩頌榜之曰宸奎命翰林學士
業傳詩讚明敘學士蘇軾爲之記時京師始建寶
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璉歸山二十餘年年八十
二無疾而化
贊曰璉公生於炎然後道於廬遂鉢飯布衲若
將終身一旦道契主上名落天下而能焚龍腦鉢
正猶非其所爲甚大過於人者何以至是哉至
於與士大夫論宗教則指物連類折之以至理使

其淨然無疑則亦知為比丘之大體者歟

興化銑禪師

禪師名紹銑泉州人也住潭州興化禪寺開法嗣北禪賢禪師銑有度量數千衆如數一二三四長沙俗積實內外如叢林僧供佛之例銑作大會以誘之恣道俗赴講之詣緣尋其後設而作首月月有之殆今不絕湖湘之民向仰之篤波及緇俗者丞相惇奉使湖湘開梅山洞猺徭續又老聞銑名欽其重戀人人合爪聽其約束不敢違梅山平銑有力焉湘南八州之境歲度僧數百開境供衆以

來為大僧叢林皆推許法勝其門曰應沙彌皆待赴飯日其始者以為然終一歲年不易人以為難時南禪師道價方增荊湖衲子爭趨入江南者出長沙百里無託宿所多為虎狼搖路因不通銑半在中為館請僧主之以接納使得宿食而去諸方高其為人曉得風痺疾在手不仁然猶領住持事日問僧衆會粥食不衍缺以精嚴為佛事公卿禮敬以為古佛元豐二年子丙九月二十一日右脅累足以手屈肱而化闍維收舍利兩目睛不壞勝一亦不壞益八燉火焚之一如鐵骨屈折色鮮明

併塔之陶潛七十二坐六十四夏諡崇澤大師

贊曰其門踞潭兩宗詩盛於天下而湖湘尼多雲門之裔皆以宗旨自許笑訓北禪賢公銑之師也特於宗門為得傳孫行銑獨能以公為心中食設館以待求道稀衆之禮非特蠲嘿其明亦擬其中有異於人故其火化之日二膓要睛皆不壞此其驗也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八

餘杭政禪師

西余端禪師

餘杭政禪師

政黃牛者錢塘人從餘杭功臣山幼出家受具有
卓識洞解宗出人莫知其由得於人有大體甚奇
之以優游林泉之趣春則徐行不安其居閑故曰思不
可輕也夜居知我者獨以師之言為然於一畫
子孫其後如今然物不容假手如來世尊大顛度
生則有性勝公妙法宗禪者也嘗折節歸持恩
僧歸一於其為安然師是為奇之年十八果以
其志為大僧游方問道二十年乃歸其舊功臣山
嘗修一黃鑑蔣侍郎堂出守杭州與政為方外友
每來湖必衛持號角以前人事既之致自若也至
郡庭下獨而笑終日而去一日郡有貴客至蔣
公留政門明日府有燕飲師開東中能為我少留
一日閒飲清話政笑之明日使人要之留一偈而
去矣曰昨日曾將八日歡無門衛紙又思惟為僧
只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
又嘗山中偈曰橋上山高橋下水千里惟有白
寶誌見我當來此又作送僧偈曰山中何所有嶺
上多白雲飯可自餐何須送我出門庭冬不擁鑪以
荻花作毯覆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玩月盤膝
大盆中浮水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以為常工
詩其法勝優如林和靖魏野人學者聽其論
曰夜皆如為貴者其正作小兵之業
多絕塵可法也秦少游其詩序書名以前之行閒
者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識禪何也以語言自語尋
顯寧般曲折似後獲為其為岐道以語首閣
而此法無走所謂法化離盡者也九峯嘗部禪師
書客政語坐卑不喜為妄傳其之一々將卧政便
人乎政不得已單騎而至政曰月色如此勞塵掩
擾對之者能與人說性像而已呼童子使熟食飯
方食意作栗石久之乃摘皮湯一碗師笑去蜀
無乃之濟乎政風流蘊藉大率類此人寶其像曰
瘦骨形跡竹杖草鞋明月清風為何物不許塵
緣留一似昔孤鶴月下來

西余端禪師

端師子者吳興人也始見弄師子者發明心要則
以綵帛像其皮時時著之因以自號後住西余山龍
姑蘇萬年月禪師西余去湖州深處有朝暮綠

衣入城小兒爭隨逐之從人乞錢得卽以施貧
者錢穆父赴官浙東見之約明日候端報明得徃
錢再入道旁人家幼婦出迎候其夫至出逐竟爲
邏卒所收錢父更遣客見之問故曰婦索謝錢公
大笑赴齋中食舒情常錢請自欲持父問之答曰
笑顧客曰此僧胸中無一點俗事人嘗見持灰盤
疾行省吏問何之曰擔將去法不可食所當
水中端若求之道路聚劫賊曰當得僞乃可與端
嘗作祭文曰維某年月僞釈之屍火有端讀之毘
半時要汝個晚灰後但人收得來爲骨鬼補越施
肚爲汝作棺材汝若不…作何物言乎錢去
以施飢者能誦法華經湖人爭延之必得錢五百
乃開帙目誦數句卽持錢地坐去鼓舞者易之而
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達旦有狂僧號回頭
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分對丹
陽守呂公肉食端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
佛回頭不能答端批其頰推倒乃行又有妖人
號不托搖秀州城外卅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信
敬端見搖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趯之而去
章丞相子厚請升座使俞秀老撰疏敘其事曰撫

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
先聞端聽僧官宣至此以手耶揄曰止乃坐引聲
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衆雜
然稱善端顧笑曰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子厚留飯端瞋說偈曰章惇章惇請我看墳我卻
喫素汝卻喫葷子厚爲大笑時呂太尉吉甫亦留
丹陽二人者日過從吉甫誦禪定功德諸般若中
第一曰惠卿修之十年子厚獨稱鍛可忘憂攝康
得僊竟作鍛解端說偈曰章公好學仙呂公好坐
禪除六俞擔板各自見一邊聞者傳以爲笑樂元
祐初圓照禪師自京師慧林退歸姑蘇見端於甘
露問汝非端師子乎曰是圓照戲之曰村裏師子
耳端應聲曰村裏師子村裏弄眉毛與眼一齊動
聞却口肚裏真龍絲不愛人取奉直饒弄到帝王
宮也是一場乾打閧圓照稱笑不悟其譏也端客
無錫欲歸湖見行江上問有湖秀便船乎篙師曰
我行常潤船也端欣然曰亦可乃附船尾高歌泰
觀少游聞其高道請升座於廣慧端以手自指曰
大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
明少游首肯之端高自稱譽吐語奇怪道人地病

乎久不他謂衆曰明日遷化去衆以爲戲語請說
偈端索筆大書曰端師子太慵懶未死牙齒先落
爛一時作怎赴堂粥飯都趕不辦如今得死是便
宜大眠有事不管第一不著看官第二不得喚
鐃鈸九更遂化閱世七十二東吳祠之以爲散聖
贊曰予宦海外二年而還叢林頓衰耆年物故無
餘所至鶉道人成阡陌皆飽食游談無根而已嗟
然長想如政黃牛端師子輩皆三十年前少叢林
者然高風逸韻且猶況其傳法度生者乎因載兩
士平生大槩使後之俊流得以覽觀焉

禪林僧寶傳第十九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

言法華

華嚴隆禪師

言法華

言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初見之於景德寺七俱
胝院梵相奇古直視不瞬口吻衮衮不可識相傳
言誦法華經故以爲名時獨語笑多行市里褰裳
而趨或舉手畫空佇立良久從屠沽游飲啖無所
擇道俗共目爲狂僧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對
曰本來無一物一味總成真僧問世有佛否對曰
寺裏文殊有問師凡耶聖耶舉手曰我不在此住

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諫官
范鎮首發大義乞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
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典宿衛尹京邑以係天
下之望并州通判司馬光亦以爲言凡三十上疏一
留中二付中書上夜焚香默禱曰翌日化成殿具
齋處請法華大士俯臨無卻清旦上遣衣凝立以
待俄馳奏言法華自右掖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
呵止不可上笑曰朕請而來也有頃至輒升御榻
跏趺而坐受供訖將去上曰朕以儲嗣未立大臣
咸以爲言候尋晚幕嗣息有無法華其一決之師

宸毫引紙連書曰十三十三十三凡數十行鄉筆無他
語皆莫測其意其後英宗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
三子方驗前言也慶曆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將
化謂人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
化今南歸矣語畢右脇而寂
賛曰如來世尊口我滅度後勑諸菩薩及阿羅漢
應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種種形度諸輪轉或作沙
門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婬女
寡婦姦偷屠販與其同事稱讚佛乘令其身心入
三摩地終不自言我眞菩薩眞阿羅漢泄佛密因
輕言末學唯除命終陰有遺付言法華臨終乃曰
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是也

華嚴隆禪師

禪師名道隆不知何許人至和初游京師客景德
寺日縱觀都市歸嘗二鼓譏門者呵之不接久
還不得入卧於門之下仁宗夢至景德寺門見龍
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往視之乃一僧熟寐已再
鼾撼之然後問名字歸奏上聞名道隆乃喜曰吉
徵也明日召至偏殿問宗旨隆奏對詳允上大悅
有旨館于大相國寺燒朱院王公貴人爭先願見
隆未漱盥戶外之屨滿矣上以偈句相酬唱絡繹
於道或入對留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
禪師隆少時師事石門徹禪師嘗問曰古人云但
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欲
如何徹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
聞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
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先洞山示
衆曰欲知此事如人家養三兒以一著州中一著
村中一著縣中其一用家中財物其一用外處錢
物有一人不得家中錢物用亦不得外處錢物用
且道那一箇合在州中那一箇合在縣中那一箇
合在村中有僧便問三箇莫明輕重否曰是僧曰
如何是此人出身處曰知有知不知有是此人出
身處僧曰未審此人從今日去也無曰亦從今日
去僧曰恁麼則勞功也曰是僧曰喚作什麼功曰
喚作功就之功僧曰此人還知有州中人否曰知
有始解來重矣僧曰恁麼則村中人全明過也曰
是他曰如何是此人過處曰不知有喚作閑人是
此人過處不見先師道今時學道之人須知有轉
身處始得隆曰古人知有便能如州裏人耶亦須

因奉重而至耶徵曰洞山曰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向曰喫飯時作麼生又問如何是奉曰背時作麼生又問如何是功曰放下還頭時作麼生又問如何是共功曰不得色又問如何是功功曰不共此名功勳五位也譬如初生雛兒毛羽可憐生久久自能高飛遠颺隆親授洞山旨訣後謁廣慧璉禪師遂為廣慧之嗣皇祐二年詔廬山僧懷璉至闕演法於後苑化成殿上召隆問話機鋒迅捷上悅侍衛皆山呼隆即奏疏曰臣本凡庸混跡而里顧緣佛法依近天顏出入禁庭恩渥至厚荐更歲替衰病相仍未甘退於小林望會業於雨露因循至此愧負在顏恭惟皇帝陛下天縱聖神生知妙道染為詞翰如日照臨下為萬物而皇家許賡和似倫領略纔見一斑人皆下言臣曾無忻伏見僧懷璉比自林藪召至京都議論得其開序詞句特出流輩禁林侍問秘殿談禪臣所不如舉以自代伏望聖慈許臣於廬山一小刹養病待盡不勝犬馬戀軒之情取進止疏奏不許有旨於曹門外護國寺北建精舍以居號華嚴禪院隆既得謝歸喜見言色閑居奇衲名緇多過從有乘侍者來自大陽乘後住福嚴隆問在大陽得力句對曰明安嘗問曰有一人徧身紅爛卧在荊棘林中火繞周帀若親近得此人禪門大啓若親近不得佛法無靈驗時對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者親近得此人明安曰令渠出來我要相見時又答曰適來無左右祇對和尚安曰相隨來也即禮拜退隆曰若果如此冷如毛粟細如冰雪乘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隆曰我初見廣慧渠方欲剃髮使我擎盆子來廣慧曰道者我有櫈子請汝為詩門大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後因叙陳在石門所得公案廣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只是飽人不得後來有一炷香不欲兩頭三緒為伊燒卻曰甚不辜人有僧誦璉公詩上問佛偈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偶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衆人同隆曰諸佛說心為破心相璉作此為虛空釘橛也乃同虛空釘鐵橛平地起骨堆莫將問學解次著佛階梯又見璉觀頌禪師戲作偈曰解答諸方語默以五字詩一般俱好藝只是見錢遲隆曰佛法却成戲論後生無識遞相效學不可長也但

曰二般雖雜道也勝別施為有僧曰洞山寶公識
五祖戒禪師行藏落人疑似其至洞山乃上堂說
偈曰嗟見世聲訛言清行濁多若無關老子誰人
柰你何隆曰寶麤行不遜賁師取名不可取也曹
谿曰真實修道人不見世間過來說他人短自短
先在我寶恭其師之失教誰檢點凡沙門釋子宜
默為要華嚴論曰唯寂唯默是心造如來之樣不
著不戀是路入法界之轍寶賁洞山薑鋤雙峯地
已為道人取笑也隆為人寬厚不矜伐以真慈普
敬行心歿時年八十餘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

全身建塔于寺之東

贊曰隆夜卧寺閣之外朝登秘殿之上稱讓人主
議出世法有補宗教此所謂有異能解一世奇禪
衲也歿未五十年叢林且不聞其名況機緣語句
乎可為太息予少時參華嚴及見其極越李氏之
子孫家藏隆偈策弃被遇之迹甚詳今追繹十緣
得其一二著于此以俟知者耳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

禪林僧寶傳目錄下

第二十一
慈明禪師

第二十二
黃龍南禪師　雲峯悅禪師

第二十三
黃龍寶覺心禪師　泐潭真淨文禪師

第二十四
仰山偉禪師　東林照覺總禪師

第二十五
大溈真如喆禪師　大溈秀禪師
隆慶閑禪師　雲蓋智禪師

第二十六
圓通訥禪師　淨因臻禪師
法雲圓通秀禪師　延恩安禪師

第二十七
明教嵩禪師　蔣山元禪師
金山達觀穎禪師

第二十八
法昌遇禪師　楊岐會禪師

白雲端禪師
第二十九
大通本禪師　報本元禪師
禾山普禪師　雲居佛印元禪師
第三十
寶峯英禪師　保寧璣禪師
黃龍佛壽清禪師
續補
五祖演禪師　雲巖新禪師
南嶽石頭志庵主（附僧寶傳外）
附
臨濟宗旨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一

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慈明禪師

慈明禪師出全州清湘李氏諱楚圓少為書生年二十二依城南湘山隱靜寺（[illegible]）得度其母有賢行使之游方公連眉秀目頎然豐碩然忽繩墨所至為老宿所呵以為少叢林公柴崖而笑曰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嘗橐骨董箱以竹杖荷之游襄沔間與守芝谷泉俱結伴入洛中聞汾陽昭禪師道望為天下第一決志親依時朝廷方問罪河東潞澤皆屯重兵多勸其無行公不顧渡大河登太行易衣類廝養竄名火隊中露眠草宿至龍州遂造汾陽昭公壯之經二年未許入室公詣昭昭揣其志必罵詬使令者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昭公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公擬伸救昭公掩其口公大悟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謂公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

公乃往見大年大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公曰近奉山門請大年曰眞箇脫空公曰前月離唐明大年曰適來悔相問公曰作家大年喝之公曰恰是大年復喝公以手劃一劃大年吐舌曰眞是龍象公曰是何言歟大年顧令別點茶曰元來是家裏人公曰也不消得良久又問如何是圓上座爲人句公曰切大年曰作家作家公曰放內翰二十拄杖大年拊膝曰這裏是什麼處所公拍掌曰不得放過大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悟時因緣否公曰唐明聞僧問首山佛法大意首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大年曰只如此語意如何公曰水上掛燈毬大年曰與麼則辜負古人去公曰內翰疑則別參大年曰三腳蝦蟆跳上天公曰一任踍跳大年乃又笑館于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問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曰近得一道人眞西河師子李公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奈何大年默然歸語公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公黎明謁李公李公閽謁使童子問道得即與上座相見公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公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子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公曰腳頭腳底李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公曰什麼處得此消息李公喝之公曰野犴鳴李公又喝公曰恰是李公大笑旣辭去問臨行一句公曰好將息李公曰何異諸方公曰都尉又作麼生曰放上座二十拄杖公曰專爲流通李公又喝公曰瞎李公曰好去公曰諾諾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爲友久之辭還河東大年曰有一語寄唐明公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大年曰却不相當公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大年曰聞寶寺前金剛近日因什麼汗出公曰知大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句公曰重疊關山路大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公作噓聲大年曰眞師子兒公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公公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李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櫬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公以母老南歸至筠州首衆僧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公曰我徧參雲門尊宿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公依止又三年乃游仰山楊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

黃宗旦使請公出世說法守虛南原致公公不赴旋特謁候守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為讓今偶欲之耳守大賢之住三年弃去省母以白金為壽母詬曰汝定累我入泥犁中投諸地公色不作收之辭去為神鼎諲禪師諲首山高第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公髮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諲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公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諲杖而出顧見頎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公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諲

回顧相矍鑠公地坐脫隻履而視之諲老忘所問又失公所在公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諲遣人追之不可嘆曰汾州乃有此兒耶公自是名增重叢林定林沙門本延有道行雖為士大夫所信敬諲見延稱公知見可興臨濟會道吾席虛延白郡請以公主之法令整肅以驅為法者集焉示衆曰先寶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為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所以

道起也海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什處出氣良久曰道吾為汝出氣乃噓一聲卓拄杖而起又曰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掛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問汝輩向何處安身立命若也知之北俱盧州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床上喫粥喫飯後住石霜當解夏謂衆曰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手鑠黃河乾脚踢須彌倒浮生夢幻身人命夕難保天堂并地獄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嶺松北嶺南山草一雨潤無邊根苗

壯枯槁五胡參學人但問虛空討死脫夏天衫生著冬月襖分明無事人特地生煩惱喝一喝時真點胸者為善侍者折難自金鑾還公可曰解夏未一月乃已至此破夏叢林有何恨事真曰大事未透脫故耳公曰汝以何為佛法要切真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公詬曰面皺齒豁猶作此見解真不敢仰視曰願為決之公曰汝問我答真理前語而問之公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遂契悟住南嶽福嚴以大法授南禪師壽在南傳僧問臨濟兩堂首座一日相見同時喝臨濟聞之陞座

問大衆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此意
如何公作偈曰哮吼之機箭柱鋒瞥然賓主當時
分宗師㘞物明緇素㘴地黃河徹底渾又問趙州
勘婆子師意如何公亦作偈曰趙州勘破婆子黨
落便合知秋天下幾多禪客五湖四海悠悠明月
陞座曰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
午打三更遂一喝云且道是賓是主還有分得者
麼若也分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能老僧
失利移任興化康定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公曰海
內法友惟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

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淨師敦遣之
公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
盡帝里到何時既得涼風便休將櫓棹施道過瑯
琊覺禪師出迎大𡌴曰有衆之累不得躬造曲
折而惠然辱而臨之天賜我也公爲退留夜語及
并分攜游覺曰近有一老衲至問其離何所曰揚
州問船來陸來曰船來問船在何處曰岸下問跋
涉程途一句如何道其僧惷曰杜撰長老如麻似
粟遣人追不及云是舉道者頌在汾州時尚少舉
陸沉衆中不及識之公笑曰來覓處纔能自了而

汝隨負何以爲人覺屏息汗下公爲作牧童歌其
畧曰回首看平田闊四方放去休攔遏一切無物
任意游要收只把索頭撥小牛兒順毛捋恐上高
坡四蹄踠日已高休餵草捏定鼻頭無少老一時
牢向闌中睡和泥看渠東西倒覺默得貫游戲三
昧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果歿臨終書一
圓相又作偈獻公偈曰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
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
取皮袋公曰如何是本來佛性李公曰今日熱如
昨日隨聲便問公臨行一句作麼生公曰本來無

罣礙隨處任方圓李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公
曰無佛處作佛李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尤
留神空宗聞李公之化與圓問答嘉嘆久之公哭
之慟臨壙而別之有詔賜官舟南歸中塗謂侍者
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以足頓
地曰當柰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公曰無憂爲
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遂
以明年至興化正月初五日沐浴辭衆跏趺而逝
閱世五十有四坐夏三十有二李公之子銘誌其
行於興化而藏全身於石霜公平生以事事無礙

行心凡聖所不能測室中宴坐橫刀水盆之上旁
置草鞋使來參扣者下語無有契其機者又作示
徒偈曰黑黑黑道道道明明明得得得又冬日牓
僧堂作此字三二二三儿卯卝其下注云若人識
得不離四威儀中有首座者見之謂曰和尚今日
放參慈明聞而笑之云
贊曰有際天之雲濤乃可容吞舟之魚有九萬里
之風乃可負垂天之翼三世如來之法印重任也
豈尋常之材可荷擔予余觀慈明以英偉絕人之
姿行不纏凡聖之事談笑而起臨際於將仆之墜

而死黃龍之徧心視其施爲不見瑕迹未三世而
死爲繩墨箴曰字經三寫烏焉成馬此言雖小可
以諭大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一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二

黃龍南禪師　雲峯悅禪師

黃龍南禪師

禪師章氏諱慧南其先信州玉山人也童齔深沉
有大人相不茹葷不嬉戲年十一棄家師事懷玉
定水院智鑾嘗隨鑾出道上見祠廟輒杖擊火毀
之而去十九落髮受具足戒遠遊至廬山歸宗老
宿自寶集衆坐而公卻侍寶時時的之公自是坐
必跏趺行必直視至棲賢依諟禪師諟蒞衆進止
有律度公規模之三年辭渡淮依三角澄禪師澄

有時名一見器許之及澄移居泐潭公又與俱澄
使分座接納矣而南昌文悅見之每歸臥歎曰南
有道之器也惜未受本色鉗鎚耳會同遊西山夜
語及雲門法道悅曰澄公雖雲門之後然法道異
耳公問所以異悅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作金
澄公藥汞銀徒可玩入鍛即流去公怒以枕投之
明日悅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
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哉即背去公
挽之曰即如是誰可汝意者悅曰石霜楚圓手段
出諸方子欲見之不宜後也公默計之曰此行腳

大事也悅師翠巖而使我見石霜見之有得於悅
何有哉即日辦裝中塗聞慈明不事事慢侮少叢
林乃悔欲無行留萍鄉累日結伴自攸縣登衡嶽
寓止福嚴老宿號賢叉手者大陽明安之嗣命公
掌書記泐潭法侶聞公不入石霜遣使來訊俄賢
卒郡以慈明領福嚴公心喜之且欲觀其人以驗
悅之言慈明既至公望見之心容俱肅聞其論多
貶剝諸方而件件數以爲邪解者皆泐潭密付旨
訣氣索而歸念悅平日之語翻然改曰大丈夫心
膂之間其可自爲疑礙乎趨詣慈明之室曰惠南
以闇短望道未見比聞夜參如迷行得指南之車
然唯大慈更施法施使盡餘疑慈明笑曰書記已
領徒游方名聞叢林借有疑不以衰陋鄙棄坐而
商略顧不可哉呼侍者進榻且使坐公固辭哀懇
愈切慈明曰書記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曰放洞
山三頓棒洞山于時應打不應打公曰應打慈明
色莊而言聞三頓棒聲便是喫棒則汝自旦及暮
聞鵶鳴鵲噪鐘魚鼓板之聲亦應喫棒喫棒何時
當已哉公瞠而却慈明云吾始疑不堪汝師今可
矣即使拜公拜起慈明理前語曰脫如汝會雲門

意旨則趙州嘗言臺山婆子被我勘破試指其可
勘處公面熱汗下不知答趨出明日詣之又遭詬
罵公慙見左右即曰政以未解求決耳罵豈慈悲
法施之式慈明笑曰是罵耶公於是默悟其旨失
聲曰泐潭果是死語獻偈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
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以路爲
讎慈明以手點沒字顧公公即易之而心服其妙
容留月餘辭去時年三十五游方廣後洞識泉大
道又同夏泉凡聖不測而機辯逸群拊公背曰汝
脫類汾州厚自愛明年游荊州乃與悅會於金鑾
相視一笑曰我不得友兄及谷泉安識慈明是秋
北還獨入泐潭澄公舊好盡矣自雲居游同安老
宿號神立者察公倦行役謂曰吾住山久無補宗
教敢以院事累子而郡將雅知公名從之請不
得已受之泐潭遣僧來審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
性因覺妄以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罵
休去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十七北十
八僧歸舉似澄澄爲不懌俄聞石霜泐潭法侶
多弃去往歸宗火一夕而燼坐抵獄爲吏者百端
求其隙公怡然引咎不以累人唯不食而已久而

後釋吏之橫逆公沒齒未嘗言住黃檗結庵於絡
士名曰積翠既而退居曰吾將老焉方是時江湖
閩粵之人聞其風而有在於是者相與交武偈覺
于道唯恐其後雖優游厭飫固以爲有餘者至則
憮然自失就弟子之列南州高士潘興嗣延之嘗
問其故公曰父嚴則子孝今日之訓後日之範也
譬諸地爾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于千仞之
上吾亦與之俱困而極于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
伎之窮則妄盡而自釋也又曰姁之嫗之春夏之
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之所以成熟也吾欲

十二

無口得下以佛手驢脚生緣三語問學者莫能契
其旨天下叢林目爲三關脫有酬者公無可否斂
目危坐人莫涯其意延之又問其故公曰已過關
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從吏問可否此未透關
者也住黃龍法席之盛追媲泐潭馬祖百丈大智
熙寧二年三月十七日餞四祖惠日兩專使會罷
起跏趺寂然前大衆環擁良久而化前一日說偈
人七日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山之前嶂閱世六
十有八坐五十夏[illegible]大觀四年春
勅謚普覺

贊曰山谷論臨濟宗旨同如漢高之收韓信附耳
語而封王卧內而奪印偽游雲夢而縛以力士
給貸陳豨而斬之鍾室蓋漢高無殺人劍韓信心
亦不死宗師接人病多如此臨濟宗旨止要直下
分明鉗鎚付在嫡子親孫產觀黃龍以三關語鍛
盡聖凡蓋所謂嫡子親孫本色鉗鎚者也

雲峯悅禪師

禪師生徐氏名文悅南昌人也七歲剃髮於龍興
寺短小精悍有精識年十九杖策偏游江淮嘗默
坐下板念耆宿之語疑之曰吾聞臨濟在黃檗三

十三

年黃檗不甚此事睦州首發之今問佛法大意三
問而三被打未聞諄諄接之也至大愚而悟別爲
江西宗旨皆殺我意非徒然我所欲聞者異耳時
荊州金鑾有善銜州大愚有芝悅默欲先往造芝
或不契則詣荊州至大愚見屋老僧殘荒涼如傳
舍芝自提笠日走市井暮歸閉關高枕悅無留意
欲裝包發去將發而雨雨止而芝陞座曰大家相
聚喫莖齏若喚作一莖齏入地獄如箭射下座無
他語悅大駭夜造丈室芝曰來何所求曰求佛心
法芝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趁有色力何不

為衆乞飯去我忍飢不暇暇為汝說法乎悅不敢違即請行及還自溈川芝移住西山翠巖悅又往從之夜詣丈室芝曰又欲求佛心法乎汝不念乍住屋壁疎漏又寒雪我日夜望汝來為衆營炭我忍寒不能能為汝說法乎悅又不敢違入城營炭還時維那缺悅夜造丈室芝曰佛法不怕爛却堂司一職今以煩汝悅不得語而出明日鳴揵椎堅請悅有難色拜起欲弃去業已勤勞久因中止然恨芝之不去心地坐後架架下束破桶盆自架而墮忽開悟頓見芝從前用處走搭伽梨上寢堂芝迎

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悅再拜汗下不及吐一詞而去服勤八年而芝没東游三吳所至叢林敗觀雲蓋顒禪師尤敬畏之每集衆茶横設特揖示禮異之間南禪師住同安自一偈入鄱陽來歸謁古塔主遠首衆僧於芝之山南禪師遣使迎之又首衆僧於同安久之南昌移文請住翠巖方至首座出進問曰德山宗乘即不問如何是臨濟大用悅厲聲曰汝甚處去來首座擬對悅掌之又擬申語悅喝曰領衆歸去於是一衆畏仰示衆曰昔年曾到今日復來非惟人事重榮抑亦林泉增氣且道

如何是不傷物義一句良久曰天高東南地傾西北問僧曰汾州言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擧杖曰此是拄杖子阿那箇是行脚事僧無對悅荷之曰直入千峯萬峯去又問僧盤山言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如何僧無對悅曰似地擎山如石含玉從何得此消息耶住山儉約躬自力田田夫夜穴塍竊水悅遣兩力邏得之田夫窘推甲墮水視之已死乙走白縣吏來驗甲蓋許也抵獄坐使之當著縫掖龍興一老僧以常出入府中夜闌往懇白府主曰如悅者佛法龍

象也豈宜使出叢林耶府主曰法如是奈何以膺膝付之悅得以夜馳依吉州禾山山中有患之者將不利於悅悅又遁南嶽依承天勤禪師十年不出戶道遂大顯著學者歸心焉乃出住法輪春監刈皆身董之見挾幞負包而至者則容喜之其荷擔者麾頓曰未也更三十年跨馬行脚也悅與潭州興化銑禪師友善銑住持久老於迎送悅屢勸其弃之歸林下銑不果一日送客墮馬損臂以書訴於悅悅以偈答之曰大悲菩薩有千手大丈夫只誰不有興化和尚折一枝只得九百九十九

銑笑曰負負無可言低遷住雲峯嘉祐七年七月八日陞座辭衆說偈曰住世六十六年為僧五十九夏禪流若問旨歸鼻孔大頭向下遂泊然而化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禺谿之北

贊曰黃檗大用如塗毒鼓嘗撾之而死臨濟覺之二百年矣芝公又一撾之而死雲峯予讀其語句如青山白雲開遮自在碧潭明月撈攏方知至其發積翠以見慈明發晦堂以見積翠至公法道則有大愚陳睦州之韻嗚呼叢林方歎其不肯低手故嗣之者無聞是何足以知悅哉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二

禪林僧寶傳卷第二十三

黃龍寶覺心禪師　泐潭真淨文禪師

黃龍寶覺心禪師

禪師出於鄔氏諱祖心南雄始興人也少為書生有聲年十九而目盲父母許以出家輒復見物乃往依龍山寺沙門惠全明年試經業而公獨獻詩得奏名剃髮繼住受業院不奉戒律且逢橫逆於是弃之入叢林謁雲峯悅禪師留止三年難其孤硬告悅將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公公至黃檗四年知有而機不發又辭而上雲峯會悅謝世因就止石霜無所參決試閱傳燈至僧問多福禪師曰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僧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此時頓覺親見二師徑歸黃檗方展坐具南公曰子入吾室矣公亦踊躍自喜即應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下語百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吾即埋沒汝也公從容游泳陸沈衆中時時往決雲門語句南公曰知是般事便休汝用許多工夫作麼公曰不然但有纖疑在不對無學安能七縱八橫天廻地轉哉南公肯之已而住翠

嶷真禪師真與語大奇之依止二年而真歿乃還
黃蘗南公使分座令接納後來南公遷住黃龍公
往謁泐潭月禪師月以經論精義入神聞諸方同
列笑之以謂政不自欺去耳乃下喬木入幽谷乎
公曰彼以有得之得護前遮後我以無學之學朝
宗百川中以小疾醫寓漳江轉運判官夏倚公立
雅意禪學見楊傑次公而歎曰吾至江西恨未識
南公次公曰有心上座在漳江公能自屈不待見
南也公立見公劇談神思傾豁至論肇論會萬物
爲自己者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卧香卓下
公以壓尺擊狗又擊香卓曰狗有情卽去香卓無
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公立不能對公
曰纔入思惟便成剩法何曾會萬物爲已哉又嘗
與僧論維摩曰三萬二千師子寶座入毗耶小室
何故不礙爲是維摩所現神力耶爲別假異術耶
夫難信之法故現此瑞有能信者始知本來自有
之物何故後令更信曰若無信入小必妨大雖然
既有信法從何而起耶又作偈曰樓閣門前[illegible]欽
念不須彈指早開爲善財一去無消息門外春來
草自青其指法親切方便妙密多類此南公入滅

公繼任持十有二年然性眞率不樂從事於務丐
求解去乃得謝事閑居而學者益親謝景溫師直
守潭州虛大溈以致公三辭不往又囑江西轉運
判官彭汝礪器資請所以不赴長沙之意公曰願
見謝公不願領大溈也馬祖百丈已前無住持事
道人相尋於空閑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
王臣尊禮爲天人師今則不然挂名官府如有戶
籍之民直遣伍伯追呼之耳此豈可復爲也師直
聞之不敢以院事屈願一見之公至長沙師直願
受法訓公爲舉其綱要言光明廣大如青天白日
之易識其略曰三乘十二分教還同說食示人食
味旣因他說其食要在自己親嘗旣自親嘗便能
了知其味是甘是苦是鹹是淡達磨西來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亦復如是眞性旣因文字而顯要在
自己親見若能親見便能了知目前是眞是妄是
生是死旣能了知眞妄生死返觀一切語言文字
皆是表顯之說都無實義如今不了病在甚處祇
在見聞覺知爲不如實知眞際所詣認此見聞覺
知爲自所見殊不知此見聞覺知皆因前塵而有
分別若無前塵境界卽此見聞覺知還同龜毛兔

開並無所歸師直開所未聞人答韓侍郎宗古問门承諭昔時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已來習氣未能頓盡然心外無剩法者不知頓悟習氣是何物若欲盡之者起此心便成認賊為子也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至對病設藥徵有頑捎習氣但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說若於此有習氣可治知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雲遮空星於拿拂迹迹上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明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耶公以生是極南少以宏法棲息山林方太平時代欲觀光京師以餞餘年乃至京師附馬都尉王詵晉卿盡禮迎之庵於國門之外久之南還再游廬山彭器資之守九江公見之器資從容問公人臨命終時有旨決乎公曰有之曰願聞其說公曰待器資來即說器資起增敬曰此事須是和尚始得蓋於四方公卿合則千里應之不合則數舍亦不往有偈曰不住唐朝寺閑為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去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嶺南能可以想見公人物黃龍南公道貌德威極難親附雖老於叢林者見之汗下公之造前意甚閑暇終日語笑師資相忘四十年間士大夫聞其風而開發者衆矣惟其善巧無方普慈不問人未之見或慢訪承顔接辭無不服膺公既臘高益移庵深入棧絕學者又二十餘年以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而殁閱世七十有六坐五十有五夏賜號寶覺塟於南公塔之東號寶塔有得法上首惟清自有傳

贊曰公於南公圓寂之日作偈曰昔人去時是今日今日依前人不來今既不來昔不往白雲流水空裴回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齊種麻還得粟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噫玩南公曰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之語此老為克家之子嗚呼陸此律人世間眼識惟此未嘗不心折讀其陳疏尚若雨霽之夕望東南之月皎然萬星之中忘其身在唾霧閒也

泐潭真淨文禪師

真淨和尚出於陝府閿鄉鄭氏鄭族世多名卿師生而傑異幼孤事後母至孝失愛於母數困辱之父老悲之使游學四方至復州北塔聞荐宿廣公說法感泣裂縫掖而師事之故北塔以克文名之

年二十五試所習剃髮受具足戒學經論無不獵
妙奪京洛講席自爲主客而發與義者數矣經行
龍門殿廡間見塑比丘像瞑目如在定師幡然自
失謂其伴曰我所負者如吳道子畫人物雖盡妙
然非活者於是弃去曰吾將南游觀道焉所至群
論傾其坐人指目以爲飽參治平二年夏坐於大
爲夜聞僧誦雲門語曰佛法如水中月是否曰清
波無透路豁然大悟時南禪師在積翠師造焉南
公問從什麼處來對曰潙山南曰恰值老僧不在
進曰未審向什麼處去南曰天台普請南嶽遊
曰若然者學人亦得自在去也南公曰脚下鞋是
何處得來曰廬山七百錢唱得南公曰何曾自在
師指曰何曾不自在耶南公駭異之于時洪英首
座機鋒不可觸與師齊名英邵武人衆中號英邵
武文關西久之辭去寓止翠巖順禪師順以子種
性謫往而契悟廣大臨濟欲仆子力能支之厚自
愛南公住黃龍師復往焉南公曰適令侍者捲簾
問渠捲起簾時如何曰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
曰水泄不通不捲不放時如何侍者無語汝作麽
生師曰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南公厲聲開
兩人果無頭腦乃顧旁僧師指之曰只這僧也未
夢見南公大笑自是門下號偉異博大者見之蹙
縮南公入滅南游衡嶽還首衆僧於仰山熙寧五
年至高安太守錢公弋先候之師復謁有契遂出
住閒師方趨道之少避乃進錢公嘲曰禪者固能
效蛇虎乃畏狗乎師曰易伏猥巖虎難降護宅
龍錢公嘆曰人不可虛有名住洞山聖壽兩刹十
有二年謝事東游三吳至金陵時舒王食宮使祿
於定林聞師至倒屣出迎王問諸經皆首標時處
圓覺經獨不然何也師曰頓乘所演直示衆生日
用現前不屬今古只今老僧與相公同入大光明
藏游戲三昧互爲賓主非干時處又問經曰一切
衆生皆證圓覺而圭峯以證爲具謂譯者之譌如
何對曰圓覺如可改維摩亦可改也維摩豈不曰
亦不滅受而取證夫不滅受蘊而取證者與皆證
圓覺之意同蓋衆生現行無明即是如來根本大
智圭峯之言非是舒王大悅稱賞者累日施其第
爲寺以延師爲開山第一祖舒王以師道行聞神
考詔賜號真淨未幾厭煩閙還高安庵於九峯之
下名曰投老學者自遠而至六年而移住歸宗又

二年張丞相時由左司諫金陵酒官起帥南昌過廬山見師康強盡禮力致之以居泐潭俄退居雲庵以崇寧元年十月旦日示疾十五日疾愈料理平生玩好道具件件疏之散諸門弟子十六日中夜沐浴更衣跏趺眾請說法師笑曰今年七十八四大相離別火風既分散臨行休更說遺戒皆宗門大事不及其私言卒而寂又七日闍維五色成燄白光上騰煙所及皆成舍利道俗千餘人皆得之分建塔於泐潭寶蓮峯之下洞山留雲洞之北

贊曰雲庵以天縱之姿不由師訓自然得道特宗宗旨於黃龍而已其沮壞義學剖發幽翳以樂說之辯洗光佛日使舒王敬誠心服至獻名于天子施第為寶坊道顯著矣然猶棹頭不顧甘自放於萬壑千巖之間究觀施設其心不肯後潙山曹谿蓋一代宗師之典刑後來衲子之模楷也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三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四

仰山偉禪師　東林照覺總禪師

仰山偉禪師

禪師名行偉生于氏大名人也幼寡笑語頹然地坐終日伏犀插額眉目踈秀人皆異之年十九游京師聞寶相寺大乘師方益有鑒裁謁之益曰君風神不凡然非凌煙麒麟所宜置正當袒肩荷擔如來乃稱耳偉欣然曰此吾心也願執役掃除益以講學聚徒偉竭勤力挽車運粟破薪佐炊無所不為者十三年乃剃落受具辭益經行諸方益令入洛受賢首教於大三藏成名繼其席常千人講無定居南游門弟子有願隨者偉不卻至淮上所至禪林盛藉藉聞宗師名心怪之館淮山古寺見昔同學法亮踈衲勃窣高其衣裙布縷兩脛驚曰亮亦逃矣呼俱行者聚觀太息亮笑叙寒溫而已偉問曰汝今稱禪者禪宗與義語我求亮曰待我死後為汝數說偉曰狂耶亮曰我狂已息汝今方熾即趨去偉請其屬曰亮聞見淹博知法解義侮我今甘爾禪家必有長處乃獨行詣黃蘗謁南禪師依止二年每造室南公必歛目良久乃誰偉

曰和尚見行偉必合眼何耶曰麻谷見良遂來荷
鋤鋤草良遂有悟處我見汝來但門閉目汝雖然
悟然且有疑尚亦可在偉滋不曉時渤海月禪師
與南公同坐夏積翠月以經論有聲偉嘗侍座聽
其談論因讀小釋迦傳曰韋尚書問仰山寂公禪
師尋常如何接人寂曰僧來必問來爲何事曰未
親覲又問還見老僧否曰見又問老僧何似驢僧
未有酬者韋曰若言見亦非驢若言不見今時覩
誰以此故難荅寂曰無人如尚書辨析者耳月公
稱善偉亦以爲然南公獨曰爲仰宗枝不到今者

病在此耳偉日夜究思不悟其意將治行而西上
庵嵩少之下爲粥飯僧夜與一僧同侍座僧問法
華經言得解一切衆生語言陀羅尼何等語是陀
羅尼南公顧香鑪僧即引手假火有無無火又就
添以炷香仍依位而立南公笑曰是此陀羅尼偉
驚喜進曰如何解南公令僧且去僧揭簾起出南
公曰若不解爭能與麼偉方有省偉律身甚嚴蒸
坐忘夜旦占一室謝絕交游有過偉者應已座以
延之躬起炷香叉手而立南公聞之以爲大絕物
非和光同塵之義面誡之對曰道業未辦歲月如

流大根器如雲門趙州猶曰我能打飯　時是維
用心又曰我豈有工夫閒處用別行偉根性日胡
根信者寡暇閒世情事以此說深人增我村乎南
公賢之熙寧二年南公役于黃龍江西使者檄宜
春厚禮致以居仰山未幾年法席冠江淮下皆同
參知名者皆集道俗尊事之謂之後身通智慧剛
落事有法度俾某人識某書莫敢違者當遷化十
一來偉以其名什維那使明日俱來火曲折及會
茶猶失一人偉問爲誰曰隨州來泰偉方經營中
首座曰泰游山去請以他僧備員偉然之旣有告

者曰泰寔在首座匿之以欺衆耳偉色莊使撿得
之泰自陳怯弱懼失所受事首座寔不知也偉令
擊鐘集衆白曰首座已分座授道又老師所賞識
昧心罔衆他人猶不可爲乃甘自破壞乎自摩屏
息受罰俱求泰者出院諸方伏其公泰後嗣其法
住黃檗山首座住潙山嗣黃龍偉夏夜坐深林柤
以食蚊蚋會腸毒作十日不愈以刀絕之尺許血
流不止門人泣曰師獨柰何不少忍曰爲其障我
行道滿伏床上無所利於物得疾不愈於生乎元
豐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說偈而化後三日闍維

得五色舍利骨石栓索勾連塔于寺之東閣世六
十三坐三十二夏
贊曰法句經言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觀律施
爲凡若起心者何哉求嘉曰晝夜精勤恐緣慮故
不惜身命以知恩故偉方畏緣差負法道之恩引
尖門趙州以自較渠惱是真是妄哉非志烈秋霜
何以若此耶

東林照覺總禪師

禪師名常總生劍州尤溪施氏母夢男子頎然色
如金持白芙蓉三柄以授之但一柄得餘委地覺
而娠後誕三子伯仲皆不育總其季也年十一依
寶雲寺文兆法師出家又八年落髮詣劍州大中
寺契思律師受具神觀秀異鵝翔虎視威掩萬僧
儼如也初至吉州禾山依禪智材公材有人望學
禮延之不留聞南禪師之風辭材至歸宗久之無
所得而去歸宗寺火南公遷石門南塔又往從之
及南公自石門而遷黃檗積翠自積翠而遷黃龍
總皆在焉二十年之間凡七往返南公佳其勤勞
稱於衆總自負密受大法旨決志將大振臨濟之
宗名益遠叢林爭追崇之南公歿哭之不成聲

戀戀不忍去明年洪州太守榮公修撰請住泐潭
其徒相語曰馬祖再來也道俗爭願見元豐三年
詔革江州東林律居爲禪席觀文殿學士王公韶
出守南昌欲延寶覺禪師心公寶覺舉總自代總
知首遁去千餘里王公檄諸郡期必得之竟得之
新淦殊山窮谷中遂應命其徒又相語曰遠公嘗
有讖記曰吾滅七百年後有肉身大士革吾道場
今符其語矣總之名遂聞天子有詔住相國智海
禪院總固稱山野老病不能奉詔然州郡敦遣急
於星火其徒又相語曰聰明泉者適自涸矣廬山
之衆去之酷於方凡兩月而得旨如所乞就賜紫伽梨號
廣惠其徒又相語曰聰明泉復湧沸矣元祐二年
徐國王奏號照覺禪師總於衲子有太緣提拂之
下衆盈七百總皆推心私相告曰方丈[illegible]白光
天香郁然其得衆心如此山門遺化多往往獲寶
龐有以施於其所者總必注設位祭奠盡[illegible]拔以
故人人感動羅漢系南禪師祐公之子有禪學未
爲叢林所信至東林總大鐘橫撞萬指出迎於清
谿之上於是諸方傳之號小南其成就後學又如
此總住持十二年廈屋崇成金碧照煙雲如夜摩

覩史之宮從天而墮天下學者從風而靡叢席之盛近世所未有也六年八月示疾九月二十九日浴罷安坐泊然而寂十月八日全身葬於鴈門塔之東閣世六十七坐四十九夏

贊曰予嘗游東林覽觀太息念其翔御之功叢林之盛非願力大士莫能為之也東坡詞曰堂堂總公僧中之龍呼吸為雲噫欠為風是事且止聊觀其一戲蓋將談笑不起于座而化廬山之下為梵釋龍天之宮渠不信夫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四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五

大溈真如喆禪師　雲居祐禪師

隆慶閑禪師　雲蓋智禪師

大溈真如喆禪師

禪師名慕喆出於臨川聞氏聞族寒喆又幼孤去依建昌永安圓覺律師為童子試所習得度具戒為人剛簡有高識以荷法為志以精嚴律身舉止真禪師游方時喆能識之真好暴所長以蓋人號真點胸所至犯衆怒亦笑之喆與之周旋二十年雖群居不敢失禮真住兩刹喆陰相之成法席有來學者月令見喆真語人曰三十年後喆其大作佛事真歿塔於西山心喪三年乃去依止黃檗遂游湘中一鉢雲行鳥飛去留為叢林重輕謝師直守潭州聞其風而悅之不可致會嶽麓法席虛盡禮迎以為出世累日而後就俄遷住大溈衆二千指無所約束人人自律晨粥罷安門弟子問道謂之入室齋罷必會大衆茶諸方纔月一再而喆講之無虛日放參罷喆自役作使令者在側如路人炷香夕燈十有四年夜禮拜持茅視殿廡燈火後則以帨掌首假寐三聖堂初猶浴至老不浴者

十餘年紹聖元年有詔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京
師士大夫想見風裁叢林以喆靜退以畏慎聞不
敢必其來喆受詔欣然俱數衲子至解包之日傾
都來觀至謂一佛出世院窄而傳門增無以容冊
相挽地鬥有請限之者喆門僧佛祖所自出猷僧
猷佛祖也安有名爲傳法而猷佛祖乎汝安得不辭
之言歲喆受人以德事不合必面折之說法少緣
飾嘗戒一日問學者趙州洗鉢話上人如何會僧
擬對喆以手掩之曰歌占自其分座接納至終未
嘗換機明年十月初八日無疾說偈與衆別良久
遂化闍維得舍利大如豆光潔明徹目睛齒爪皆
不壞門弟子分塔潙山京師兩處
贊曰真如平生以身爲舌說此正事及其霜露果
熟則衆聖推出于觀其潛行密用於山間樹下至
於死生之際奇瑞之驗乃在天子之都其亦乘願
力而至者耶

雲居祐禪師

禪師名元祐王氏信州上饒人也年十三師事博
山承天沙門齊晟二十四得度具戒時南禪師在
黃檗即往依之十餘年智辯自將氣出流輩衆以
是恍之少然祐不恤也南公殁去游湘中廬於衡
嶽馬祖故基衲子追隨聲重荊楚門謝師直守潭
州欲禪道林之律居盡禮致祐爲第一世祐欣然
肯來道林蜂房蟻穴間見層出像設之多冠於湘
西祐夷廓之爲虛堂爲禪室以會四海之學者從
夫不敢壞像設祐自鋤弃諸江曰昔本不成今安
得壞吾法尚無凡情存聖解乎六年而殿閣崇成
弃之去游廬山南康太守陸公時請住玉澗寺余
亡聞其名奏賜紫方袍祐作偈辭之曰爲僧六十
鬢先華無補空門愧出家願乞封迴禮部牒免尋
虛老衲袈裟人問其故祐曰人主之恩而王者之
施非敢辭以近名也但以法未等耳昔惠滿不受
宿請曰天下無僧乃只供滿何人哉王安上者
舒王之第問法於祐以其居延之祐曰爲職此骨
歸葬苯頂耳登輿而去疾諸方叢必塔者門山川
有限僧死無窮它日塔將無所容於是于開山宏
覺塔之東作卵塔曰凡住持者非生身不壞火浴
雨舍利者皆以骨石塡于此其西又作卵塔曰凡
僧化皆以骨石塡于此謂之三塔紹聖二年七月
七日夜集衆說偈而化時秋暑方熾而顏如生闍

雖得五色舍利有光吞飲映奪久乃滅山林忽皆
華白閱世六十有六坐四十有二夏臘清癯髮白
不剪風度英特說法好譏呵諸方雅自稱王祐上
座云
贊曰余少時游廬山謁公於王潤道林堂是時公
方病起扶杖出依繩牀瘦骨盡露神觀超詣如世
所畫須菩提所示數語皆可誦嗚呼今無復見此
老矣其所施爲補叢林甚多特載其一二猶蔽彭
著者以激後學云

隆慶閑禪師

禪師名慶閑福州古田卓氏子也母夢胡僧授以
明珠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照室幼洞徹年十一
一事建州升山沙門德圓十七得度遠遊從
純至無所嗜好唯道是究覲豐碩寡言語至自
處罕與人接有即之者一舉手而去以父南禪
師南公鍾愛之時與翠巖順公同在黃檗時時
詰問閑閑掇機無所讓順詐于南公曰閑易且
語未邪䮕爭南公曰法如是以情求閑乃以是非
其可哉閑嘗問南公文首座師頌稱其何如在黃檗時
南公曰渠在黃檗時如人縣富用錢如糞土來
如數世富人一錢不虛用南公嘗以事至雙嶺閑
自谷巖來上謁南公問什麼處來對曰百丈來又
問幾時離對曰正月十三日南公曰脚跟好痛三
十棒對曰非但三十棒南公喝曰許多時行脚無
點氣息對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與麼來何
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對曰諸佛未必到慶閑境
界又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對曰早晨喫白粥至今
又覺飢又問我手何似佛手對曰月下弄琵琶又
問我脚何似驢脚對曰鷺鷥立雪非同色南公嗟
咨而視曰汝剃除鬚髮當爲何事耶對曰只要無
事曰與麼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
也閑曰是何言歟曰釘利衲子閑曰也不消得南
公曰此間有辯上座者汝著精彩對曰他有什麼
長處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閑曰作什麼曰他
展兩手閑曰甚處學得這虛頭來南公大笑閑卻
展兩手南公喝之又問臘緣數緣兩人共一杖作
麼生會對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箇須彌山提來
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對曰兩重公案南公曰這裏
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時同安英作首試生
閑欲往見之對曰渠也須到這箇田地始得曰忽被栗

指火鑪曰這箇是黑漆火鑪那箇是黑漆香卓甚處是不到是對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麼說話若是別人笑和尚去南公拍一拍膝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對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對曰一梁柱一柱曰此未是好處閑曰和尚又作麼生南公以手指曰這柱得與麼圓那柺得與麼偏對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即趨去明日侍立乃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閑曰遇方即方遇圓即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脣齒在對曰慶閑即與麼和尚又作麼生曰近前來為汝說閑撫掌云

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南公大笑云一等是精靈南公在時學者已爭歸之及殁廬陵太守張公鑑請居隆慶未期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道俗聞其棄龍泉也舁載而歸居隆慶之西堂事之益篤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告衆將入滅說偈乃入浴浴出跏坐方以巾搭膝而化神色不變為著衣手足和柔髮剃而復出人爭來觀願留全身而僧利儼曰遺言令化閑維薪盡火滅跏趺不散以油沃薪益之乃化是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少諜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碎之如金砂道俗購以金錢細民拾而鬻之數日不絕計其所獲幾數斛閑世五十有五坐二十有六夏初蘊聰予由欲為作記而疑其事方臥病夢有呵者曰閑師乃何疑哉疑即病矣予由夢中作數百言其詞偉而其銘略曰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惆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其知言哉

贊曰昔俺為予言閑為人氣剛而語急常同宿見其於面假寐夢語喪喪而領略識之皆占衲幾緣初以為適然已而每每連榻莫不爾蓋其欸滅於

道精一如此唐道盛禪明寂遠於般若聞熏不一而沉佇想自起現行閑之去留蹤履之驗非聞熏不一者也

雲蓋智禪師

禪師名守智生於劍州龍津陳氏幼依劍浦林重院沙門某為童子年二十三得度受具於建州開元寺初出嶺至豫章謁大寧寬禪師時法昌遇公方韜藏西山智聞其饒參詣之至雙嶺寺寺屋多僧少草棘滿庭山雪未消智見一室邃僻試揭簾闖吒訝曰誰故出我煙蓋遇方附濕薪火糟煙為

暖耳智反走還呼曰來次何所求對曰大寧又問
三門夜來倒知否智愕曰不知遇曰是中否佛大
有人不曾得見智不敢犯其詞知其爲過也乃敍
坐具願親炙之遇使往謁真點胷久之無大省發
然勤苦不費剪爪之功及謁南禪師於積翠依止
五年又見英邵武於同安南公殁南游首衆僧於
石霜謝師直聞其名以書抵智曰果游嶽道山長
沙幸屈臨庶欵晤師當恕其方以官守不當屈其
坐致也智過師直師直問曰龐居士問馬大師無
絃琴因緣記得否智曰記得師直曰龐公曰弄巧
成拙是賓家是王家智笑指師直曰弄巧成拙師
直喜之出世住道吾俄遷住雲蓋十年疾禪林使
數敬道心濃薄來參者掉頭不納元祐六年退居
西堂閉戶三十年湘中衲子聞其接納容入室則
掌室爲肅智爲人耐枯淡日猶荷鋤理蔬圃至老
不衰政和四年年九十矣潭帥周種仁熟遣長少
今佐詣山請供智以老辭令佐罔邀回太守以職
事不得入山遣屬吏來迎意勤乃不往貽山門之
答智登輿而至入開福齋罷鳴鼓智問其故曰請
師住持此院智心知墮其計不得辭乃受之明年

三月七日或云十小七日陞座說偈曰未出世頭似馬杓
出世後口如驢觜百年終須自壞一任天下卜度
歸方丈安坐良久乃化闍維得五色舍利經旬細
民撥灰燼中猶得之坐六十六夏
贊曰余至雲蓋依止之二年諦聞黃檗翠嵓故時
事曰南公住黃龍天下有志學道者皆集南公視
之猶不擇從容問其意曰我見慈明時座下雖衆
不多然皆堂堂龍象今例寒酸不上人眼佛法爲
衰自今日始也雲蓋今又老矣叢林去南公已五
十年當時號寒酸者亦不可見余因傳其平生感
之遂併記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五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六

圓通訥禪師　　淨因臻禪師

法雲圓通秀禪師　延恩安禪師

圓通訥禪師

禪師名居訥字中敏出于蹇氏梓州中江人生而英特讀書過目成誦年十一去依漢州什邡竹林寺元昉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於潁眞律師以講學冠兩川耆年多下之會有禪者自南方還稱祖道彼天下馬大師什邡人應般若多羅讖蜀之衆後以經論聞者如亮公而亮弃徒隱西山如鑒公而鑒焚疏鈔稱滴水莫敵巨海訥憮然良久曰汝知其説乎禪者曰我不能知也子欲知之何惜一往訥於是出蜀放浪荆楚經閱寒暑迄無所得西至襄州洞山留止十年讀華嚴論至曰須彌在大海中高八萬四千由旬非手足攀攬可及以明八萬四千塵勞山住煩惱大海衆生有能於一切法無思無爲即煩惱自然枯竭塵勞成一切智之山煩惱成一切智之海若更起心思慮即有攀緣即塵勞愈高煩惱愈深不能以至諸佛智頂也三復之嘆曰石鞏云無下手處而馬祖曰曠劫無明今

日一切消滅非虛語也後游廬山道價日增南康太守程師孟請住歸宗遷嗣榮禪師又住圓通仁宗皇帝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訥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僧懷璉禪學精深在居訥之右於是詔璉璉至引對問佛法大意稱旨天下賢訥知人訥臨衆簡嚴不妄言笑寧習定初叉手自如中夜漸升至膺侍者每視以候雞鳴其精進如此住持二十年移住門祖開元兩刹所至叢林號稱第一既老休居於寶積巖熙寧四年三月十六日無疾而化閱世六十有二坐四十有五夏歐陽文忠公貶異立教者獨尊敬訥與賢良蘇洵明允游相好云

贊曰法道陵遲沙門交上大夫未嘗得預下士之體律律焉見君則訥却萬乘之詔而以弟子行其道法有體超越而遠觀其標致可以激後學至於臨衆造次不忘自治在易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淨因臻禪師

禪師名道臻字伯祥福州古田戴氏子也幼不茹葷十四歲去上生院持頭陀行又六年爲大僧閱

大小經論置不讀曰比方便說耳即持一鉢走江淮所參知識甚多而得旨決於淨山遠禪師江州承天虛席致臻非所欲而游丹陽寓止因聖一日行江上顧舟默計曰當隨所往信吾緣也問舟師曰載我船尾可乎舟師笑曰師欲何之我入京耳也臻云吾行游京師因載之而北過淨因大覺璉禪師璉使首衆僧於座下及璉歸吳衆請以臻嗣焉開法之日英宗遣中使降香賜紫方袍號淨照師四方都會有萬好惡貴人達官日塡門而臻一以之慈聖上僊神宗詔至慶壽宮賜對甚喜詔說

高齋塵忝人問答左右上下得未曾有歡聳動宮殿賜與甚厚神宗悼佛法之微惻名相之弊始即相國爲慧林智海二刹其命主僧必自臻擇之宿老皆從風而靡高麗使三僧來就學臻隨根開悟神宗上僊哲宗詔至福寧殿說法詔道臻素有德行可賜號淨照禪師臻爲人渠渠靜退似不能言者所居都城西隅衲子四十餘輩頹然不出戶三十年如一日元祐八年八月十七日歿前嘗語門弟子淨圓曰吾更三日行矣及期沐浴更衣說偈已跏趺而化閱世八十坐六十有一夏臻性慈辯說

至奉身至約一布裙二十年不易用丘幅纔掩脛不多爲叢林曰徒費耳無所嗜好乃能匡方丈之西壁題文與可掃墨竹謂人曰吾使游人見之心目清涼此居蓋替我說法也初說法於慶壽宮僧問慈聖僊遊定歸何所臻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上悅以爲能加敬焉

贊曰余至京師尚及見之時年已八十偏首奕而有孺子之色服伽梨曳履送客可畫也黄魯直題其像曰老虎無齒臥龍不吟千林月黑六合雲陰遠山作眉紅杏腮嫁與春風不用媒老婆三五少年日也解東塗西抹來

法雲圓通秀禪師

禪師名法秀秦州隴城人生辛氏夢有僧龐眉鬢髮盡白託宿曰我麥積山僧也覺而有娠先是秦積山有僧忘其名日誦法華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游方魯老之既去結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彌鎖下俄有兒生其所魯聞之往觀焉兒爲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冒魯姓十九通經爲大僧天骨峻拔軒昂萬僧中凜然如畫講大經章分句析旁穿直貫機鋒不可觸聲著京洛僧

圭峯鈔以詮量衆義然恨未叅學禪作敬北京元
華嚴然恨亢非講口教盡佛意則如亢公者不應
非教禪非佛意則如圭峯者不應學禪然吾不信
世尊教外別以法私大迦葉乃罷講南游謂同學
曰吾將窮其窟穴搜取其種類抹殺之以報佛恩
乃已耳初至隨州護國讀淨果禪師碑曰僧問報
慈如何是佛性慈曰誰無又問淨果果曰誰有其
僧因有悟秀大笑曰豈佛性敢有無之別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因以有悟哉其氣拂膺去至無爲鐵佛
謁懷禪師懷覩秀危坐涕唾沾衣秀易之懷收涕

問座主講何經秀曰華嚴又問此經以何爲宗秀
曰以心爲宗又問心以何爲宗秀不能對懷曰毫
釐有差天地懸隔秀退自失悚然乃敬服願留
夕受法懷公移池入吳秀皆從之十年初游法於
淮四面山杖笠之外包具而已衲子追逐不厭飢
寒秀衆不振叢林凋落以身任之住棲賢自
僧文慶寒陋不上眼秀遣督割稻石橋莊既辭去
有識者曰慶出世湘鄉寺十餘年雲蓋顒禪師嗣
也秀遣侍者追謝之且迎以還山慶曰埃稻入圍
乃還秀心奇之稱於衆後住棲賢二十年秀嘗住

之也蔣山元禪師殁舒王以禮致秀嗣其席秀至
山王先候謁而秀方理叢林事不時見王以爲慢
已遂不合弃去住真州長蘆衆千人有全椒長老
至登座衆目笑之無出問者於是秀出拜趨問如
何是法秀自已全椒笑曰秀鐵面乃不識自己乎
[illegible] 秀曰當局者迷然一衆服其荷法心也
冀國大長公主造法雲寺成有詔秀爲開山第一
祖開堂之日神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弃磨衲仍傳
聖語表朕親至之禮皇弟荊王致敬座下雲門宗
風自是興於西北士大夫日夕問道時司馬溫公

方登庸以吾法大盛方經營之秀曰相公聰明人
類英傑非因佛法不能御遵悲願力乎溫公不以
介意元祐五年八月卧疾詔翰林醫官視之醫請
候脉秀仰視曰汝何爲者也吾有疾當死耳求活
之足以生爲可戀也平生生死夢三者無所揀擇
去之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三句而化閱世六十
有四坐四十五夏李公麟伯時工畫馬不減韓幹
秀呵之曰汝士大夫以畫名矧又畫馬期人誇以
爲得妙妙入馬腹中亦足懼伯時繇是絕筆秀勸
畫觀音像以贖其過黃庭堅魯直作豔語人爭傳

之秀呵之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魯直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婬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犁中耳駙馬都尉王詵晉卿候秀秀方饌客晉卿為掃墨竹於西軒以擬之秀未及揖顧見不懌晉卿去卽漫之

贊曰余至京師秀化去已踰月觀法雲叢林其遺風餘烈尚可想見及拜瞻其像面目嚴冷怒氣噴人平生以罵為佛事又自謂叢林一害非虛言哉

延恩安禪師

禪師名法安生許氏臨川人也幼事承天沙門慕閑年二十以通經得度游方謁雲居舜禪師出嶺依天衣懷禪師衆推其知見又徧歷諸方耆宿指目為飽參來歸臨川見黃山如意院敗屋破垣無以蔽風雨安求居之十年大廈如化成乃弃去下江漢航二浙上天台泝淮汶而還所至接物利生未嘗失言亦未嘗失人白首懷道翛然無侶倚杖於南昌上藍又住武寧之延恩寺寺以父子傳器貧不能守易以爲十方草屋數楹敗床不貲安安樂之令尹斜豪若謀爲一新安笑曰檀法本以度人今非其發心而強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也棲止十年而叢林成僧至如歸安與法雲秀公兄弟且相得秀所居莊嚴妙天下而說法如雲雨其威光可以爲弟兄接羽翼而天飛也秀以書招安云六安讀之一笑而已問其故曰吾始見秀有英氣謂可語乃今而後知其癡癡人正不可與語也問者病視久之曰何哉安曰比丘法當一鉢行四方秀既不能爾又於八達衢頭架大屋從人乞飯以養數百閒漢非癡乎安每謂人曰萬事隨緣是安樂法元豐甲子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書聚火之以院事付一僧八月辛未殁閱世六十有一坐四十有一夏

贊曰懷禪師无坐道場皆衆所處而能使之成實坊安貴能世其家者也安笑秀公架大屋養閒漢爲癡正當以漫晉卿墨戲併按也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六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七

明教嵩禪師　　蔣山元禪師

金山達觀頴禪師

明教嵩禪師

禪師名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生藤州鐔津李氏七歲母鍾施以事東山沙門某十三得度受具十九游方時寧風有異女子姥精嚴而往山時年百餘歲面如處子嵩造焉女子留之信宿中夜聞池中有如戛銅器聲以問女子女子曰噫此龍吟也聞者瑞徵子當有大名於世行矣無滯於是下沅湘陟衡嶽謁神鼎諲禪師諲與語奇之然無所契悟游袁筠間受記莂於洞山聰公嵩夜則頂戴觀世音菩薩之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以爲常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是時天下之士學古文慕韓愈拒我以遵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聱隅李太伯尤雄傑者學者宗之嵩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讀之者畏服未幾復游衡嶽罷歸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其志葢憫道法陵遲博考經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爲初祖推之下至于達摩多羅爲二十八祖密相付囑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書成游京師知開封府龍圖王公素奏之仁宗皇帝覽之嘉嘆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紫方袍號明教嵩再表辭讓不許宰相韓琦大參歐陽脩皆延見而尊禮之留居閔賢寺不受再浮東還於是律學者憎疾相與造說以非之嵩益著書援引古今左證甚明幾數萬言禪者增氣而天下公議翕然歸之熙寧五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獨自行不學大梅老貪聞鼯鼠聲至中夜而化闍維歛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如大菽常所持數珠亦不壞道俗合諸不壞葬於故居永安院之左閱世六十有六坐五十有三夏有文集總百餘卷六十萬言其甥法澄克奉藏之以信後世嵩居錢塘佛日禪院慶齋學蔡公襄所請也東坡曰吾入吳尚及見嵩其爲人常瞋葢嵩以瞋爲佛事云

贊曰是身聚沫耳特苦業所持寔本一念自楞嚴曰由汝念慮使汝色身身非念倫汝身何因隨念所使然但名爲融通妄想念常清淨正信堅固則名善根功德之力嵩生而多聞好辯而常瞋欤而火

之目舌耳毫爲不壞非正信堅固功德力乎余嘗
論人之精誠不可見及其化也多爲舍利譬如太
平無象而烝枯朽爲菌芝嵩其尤著聞者聽公可
謂有子矣

蔣山元禪師

禪師名贊元字萬宗婺州義烏人雙林傅大士之
遠孫也三歲出家七歲爲大僧性重遲閑靖寡言
視之如鄙樸人然於傳記無所不窺吐爲詞語多
絕塵之韻特罕作耳年十五游方至石霜謁慈明
禪師勵舂破薪泯泯混十年慈明移南嶽又與俱
及殁葬骨石於石霜植種八年乃去兄事蔣山心
禪師心殁以元繼其席舒王初丁太夫人憂讀經
山中與元游如昆弟問祖師意旨元不荅王益扣
之元曰公般若有鄣三有近道之質一更一兩生
來恐純熟王曰願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世緣
深以剛大氣遭世深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
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
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
於道爲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淡
薄如頭陀此爲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
再拜受教自熙寧之初王入對遂大用至眞拜曾
震天下無月無耗元未嘗發視客來無貴賤寒溫
外無別語即斂目如入定客即去嘗餽僧俄報火
厨庫且及潮音堂衆吐飯蒼黃蟻集蜂鬧而元啜
啖自若高視屋梁食畢無所問又嘗出郭有狂人
入寺手刃一僧即自殺尸相枕左右走報交武於
道自白下門群從而歸元過尸處未嘗視登寢堂
危坐職事者側立冀元有以處之而斂目如平日
於是稍稍隱去卒不問王弟平甫豪縱於人物慎
許可見元即悚然加敬問佛法大意元復有難色
平甫固請爲說元曰佛祖無所異於人所以異者
能自護心念耳岑樓之木必有本本於寸末滔天
之水必有原原於濫觴清淨心中無故動念危乎
岌哉甚於岑樓浩然橫肆甚於滔天其可動耶傳
祖更相付授必丁寧之曰善自護持平甫曰佛法
止於此乎元曰至矣不爭不言不煩夫華與煩去
道遠甚而流俗以之申公論治世之法猶謂爲治
者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況出世間法乎元豈
之物王罷政府舟至石頭夜造山拜墳士大夫車
騎塡山谷王入寺已二鼓元出迎一揖而退王坐

東偏從宮賓客滿坐王環視問元所在侍者對曰
已寢久矣上笑之王結屋定林往來山中又十年
稍覺煩動即造元榻向默坐終日而去有詩贈之
其略曰不與物違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吾悦
己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人以為實録元將
之物曰吾欲還東吳促辦嚴俄化王哭之慟塔于
蔣陵之東平甫狀其行碑山中
贊曰舒王嘗手題其像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
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毁弗慼弗矜弗克人自
稱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拒弗抑弗
觀汝華唯食已實孰其嗣之我有遺則于瀆此詞
知其為本色住山人也

金山達觀頴禪師

禪師名曇頴生錢塘丘氏年十三依龍興寺為大
僧神情秀特於書無所不觀為詞章多出塵語十
八九游京師時歐陽文忠公在場屋頴識之游相
樂也初謁大陽明安禪師問洞上特設偏正君臣
意明何事明安曰父母未生時事又問如何體會
明安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頴惘然弃去至石門
謁聰禪師理明安之語曰師意如何聰曰大陽不

道不是但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即不與麼頴
曰如何是父母未生事聰曰黄檗子又問如何是
夜半正明天曉不露聰曰牡丹叢下睡猫兒頴愈
疑駭日扣之竟無得益自奮曰吾要以死究之不
解終不出山聰一日見普請問曰今日運薪乎頴
曰然運薪聰曰雲門嘗問人般柴柴般人如何會
頴不能對聰因植杖石坐笑曰此事如人學書點
畫可倣者工否者拙何故如此未忘法耳如有法
執故自為斷續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頴於是
默契其旨良久曰如石頭曰執事元是迷契理亦
非悟既曰契理何謂非悟聰曰汝以此句為藥語
為病語頴曰是藥語聰呵曰汝乃以病為藥又可
哉頴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宰有加者而
猶以為病孩子未諭聰曰借其妙至是亦止明理
事而已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況事理能盡乎
故世尊曰理障礙正知見事障續生死頴恍如
夢覺曰如何受用聰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
頴嘆曰纔涉脣吻便落意思皆是死門終非活路
即日辭去過京師寓止駙馬都尉李端愿之園日
夕問道一時公卿多就見聞其議論隨機開悟李

公問曰人死識歸何所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李公曰生則端愿已知死生從何來李公擬議穎揕其胷曰秪在這裏思量箇什麼對曰會也只知貪程不覺蹉路穎拓開曰百年一夢又問地獄畢竟是有是無答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華太尉就有中覓無手攈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欣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進曰心如何了答曰善惡都莫思量又問不思量後心歸何所穎曰且請太尉歸宅穎東游初住舒州香鑪峯移住潤州因聖太平隱靜明州雪竇又移住金山龍游寺嘉祐四年除夕遺侍者持書別楊州刁景純學士曰明旦當行不暇相見厚自愛景純開書大驚曰當柰何復書決別而已中夜候吏報楊州駛書舡將及岸穎欣然遣撾鼓陞座敘出世本末謝禪贊叢林者勤修勿怠曰吾化當以賢監寺次補下座讀景純書畢大衆擁步上方丈穎跏趺揮令各退立良久乃化五年元日也閱世七十有二坐五十有三夏穎英氣壓諸方薦福懷禪師誦十玄談至祖意穎曰當曰十聖未明此旨特以聲律不協故耳三賢十聖

序不如是懷曰宗門無許事穎熟視以手畫按作十字曰汝識此字乎汝以謂餛篳耳懷無能言穎拂衣去曰我要與汝鬭死生吾不敵汝也

讚曰東坡曰佛法浸遠眞僞相半寓言指法大率相似至於二乘禪定外道神通非我肉眼所能勘驗然臨死生禍福之際不容僞矣吾視穎之謝世無以異人適城市之易然眞大丈夫也哉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八

法昌遇禪師

白雲端禪師

楊岐會禪師

法昌遇禪師

禪師名倚遇漳州林氏子也爲人奇逸有大志自剃髮受具卽扙策游方名著叢林孚山遠禪師常指以謂人曰後學行脚樣子也得遠遊南嶽芭蕉菴主谷泉三至三遭逐猶謁之泉揕之曰我此間虎狼縱横尿床鬼子三回五度來覓底物遇曰人言菴主見汾州來乃解衣斗擻曰汝謂我見汾州有多少奇特遇卽禮拜問曰審如庵主語客來將何祗待泉曰雲門胡餅趙州茶遇曰謝供養泉曰我火種也未有早言謝謝什麽遇乃去至北禪賢禪師問曰近離什麽處遇曰福嚴曰思大鼻孔長多少遇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曰且道老僧見時長多少遇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賢笑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健否遇曰健曰向汝道什麽遇曰令北禪莫亂統賢曰念汝新到不欲打汝遇曰倚遇亦放過和尚乃罷遇因倒心師事之時慈明禪師住興化過賢公室遇侍立看其談笑

賢曰汾陽師子可殺威獰慈明曰不見道來者咬殺賢曰審如此汾陽門下道絕人荒耶慈明舉拂子曰這箇因甚到今日賢未及對遇從旁曰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賢呵曰汝具什麽眼目乃敢尒遇曰若是咬人師子終不與麽慈明將去至龍牙像前指以問遇曰誰像遇曰龍牙慈明曰旣是龍牙像何乃在北禪遇曰一彩兩賽慈明曰像在此龍牙在什麽處遇擬對慈明掌之曰莫道不能咬人遇曰乞兒見小利慈明呵逐之賢公除夕謂門弟子曰今夕無可分歲共烹露地白牛大家圍罏向榾柮火唱村田樂何也免更倚他門戶旁它牆乃下座有僧從後大呼曰縣有吏至賢反顧問所以對曰和尚殺牛未納皮角耳賢笑擲暖帽與之僧就拾得蹤進曰天寒還和尚帽子賢問遇曰如何遇曰近日城中紙貴一狀領過後遊江南再游廬山寓止圓通時大覺璉公方赴淨衆曰此事分明須薦取莫教累劫受輪迴遇問如何是此事曰薦取遇曰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薦箇什麽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遇曰豈無方便曰胡人飲乳反怪良醫遇曰暴虎馮河徒誇好手拍一

拍禪衆後弃西山睠雙嶺深遷栖息三年與英邵
武將上堂虜應法昌請決別曰三年聚首無事不
知撿點將來不無參漏以拄杖劃一劃曰這箇且
止宗門事作麼生英曰須彌安鼻孔遇曰臨岸有
滿眼特地一場愁英曰深沙努眼睛遇曰爭奈里
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不入遇曰有
甚共語處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劃一
劃云門且止這箇作麼生遇欲掌之英約住曰
正遇章州何莫無去就然也是我致得法昌在分寧
之北千峯萬壑古屋數間遇至止安衆燈火種刀
耕衲子時有至者皆不堪其枯淡坐此成單丁開
鑪日數以一力撾鼓陞座曰法昌今日開鑪行脚
僧無一箇唯有十八高人緘口圍鑪打坐不是規
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以此拜碓未免燈籠
勘破不知道絕功勳安用修因證果喝一喝云但
能一念回心即脫二乘羈鏁大宗覺禪師至遇書
地作此廿相便曳鏡出曰未陞座謂覺曰昨日
公按如何覺畫此(牛)相即抹撤之遇曰寬禪頭名
下無虛人乃陞座曰忽地晴天霹靂聲禹門三級
浪崢嶸幾多頭角為龍去蝦蟹依前努眼睛南禪

師至遇方植松南公曰小院子栽許多松作麼遇
曰臨濟道底曰栽得多少遇曰但見猿啼鶴宿峯
漢侵雲南公指石曰這裏何不栽遇曰功不浪施
曰也知無下手處遇却指石上松曰從什麼處得
此來南公大笑曰蒼天蒼天乃作偈曰頭戴華巾
謙少室手攜席帽出長安鷲峯峯下重相見鼻孔
元來總一般又畫此相示之遇和曰葫蘆棚上
掛冬瓜參浪堆中釣得蝦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
來喫趙州茶又畫此相答之南公曰鐵牛對對
黃金角木馬雙雙白玉蹄為愛雪山香草細夜深
乘月過前谿又畫此相示之遇曰王獻帶月騎
雲演金鳳街花下綵樓對老不嫌公子醉相將攜
手御街游又畫此答之時南公道被天下叢林
宗之而遇與之酬唱如交友一時豪俊多歸之寶
覺心禪師聞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花猫子面門
斑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寔豈不是相
尚偈耶遇曰然有是語實覺曰也大奇特遇曰法
道祖師前段為人後段為人對曰祖師終不妄語
遇曰意作麼生對曰豈不見道不是風動不是幡
動是心如狐渡水有甚快活曰禪意如何遇以拂

子搖之對曰也是爲蛇畫足遇曰龍統作麼對曰
須是和尚始得徐德占布衣時未爲人知遇特先
識之山中往來爲法喜之游及其將化前一日作
偈别德占德占時方丁太夫人憂居家偈曰今年
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德
占大驚呼靈源叟俱馳往遇方坐寢室以院務什
物付監寺曰吾自住此山今二十年以護惜常住
故每自茌之今行矣汝其善精彩言畢舉手中杖
子曰且道這箇付與阿誰德占靈源屏息無答者
擲於地投牀枕臂而化

贊曰予觀法昌契悟穩實宗趣淹博荷擔雲門兒
無叢林其應機施設鋒不可犯殆亦明招眼藏
之流亞歟然所居荒村破院方其以一力撐持爲
十八泥像說禪雖不及眞單徒之有衆亦差勝生
法師之聚石味其平生未嘗不失笑頓足想見標
致也

楊岐會禪師

禪師名方會生冷氏袁州宜春人也少警敏滑稽
談劇有味及冠不喜從事筆硯竄名商稅務掌課
最坐不職當罰宵遁去游筠州九峯或云瑞州道吾恍然
如昔經行處眷不忍去遂落髮爲大僧閱經聞法
心融神會能痛自折節依參老宿慈明禪師住南
原會輔佐之安樂勤苦及慈明遷道吾石霜會俱
自請領監院事非慈明之意而衆論雖然稱賢擬
諸余入典金穀時時蠢語摩拂慈明諸方傳以爲
當慈明飯罷必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會𥨊其
出未遠即撾鼓集衆慈明遽還怒數曰少叢林暮
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會徐對曰汾州晚參也何
爲非規繩乎慈明無如之何今叢林三八念誦罷
猶參者此其原也慈明遷興化因辭之還九峯萍

實道俗詣山請住楊岐時九峯長老勤公不知會
竊曰會監寺亦能禪乎會受帖問答罷乃曰更有
問話者麼試出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
裏一任横拖倒拽爲什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
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胡盧相似當衆勘驗
看有麼若無楊岐失利下座勤把住曰今日且喜
得箇同參曰同參底事作麼生勤曰楊岐牽犂九
峯拽杷曰正當與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無
語會托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自是名聞諸方
會謂衆曰不見一法是大過患拈拄杖云穿過釋

迦老子畢凡作麼生道得脫身一句向水不朱水處道將．句來良久曰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又曰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拄杖云拄杖子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云直得乾坤震裂山岳搖動會麼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拍繩床曰三十年後莫道楊岐龍頭蛇尾其提綱振領大類雲門又問來僧曰雲深路僻高駕何來對曰天無四壁曰路破多少草鞋僧便喝會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看這老和尚著忙會曰拄杖不在且坐喫茶又問來僧曰敗葉堆雲朝離何處對曰觀音曰觀音腳根下一句作麼生道對曰適來相見了也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其僧無對會曰第二上座代參頭道看亦無對會曰彼此相鈍置其驗對鋒機又類南院慶曆六年移住潭州雲蓋山以臨濟正脈付守端

白雲端禪師

禪師名守端生衡陽葛氏或云周氏幼工翰墨不喜處俗依茶陵郁公剃髮年二十餘參顯禪師[illegible]殘會公嗣居焉一見端奇之每與語終夕一日忽問上人受業師誰曰茶陵郁和尚曰吾聞其過橋有省作偈甚奇能記之否端即誦曰我有神珠一顆日夜被塵羈鎖或云常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青山萬朵會大笑起去端愕視左右通夕不寐明日求入室咨詢其事時方歲旦會曰汝見昨日作對狐者乎端曰見之會曰汝一籌不及渠端又大駭曰何謂也會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端於是大悟於言下辭去徧游廬山圓通訥禪師見之自以爲不及舉住江州承天名譽爆爛又讓圓通以居之而自處東堂端時年二十八自以前輩讓善叢林責己甚重故威嚴臨衆以公瓶私於是宗風大振未幾訥公歸閑寂郡守至白陳客情太守欣然目端端笑唯唯而已明日陞座曰昔法眼禪師有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盡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衆且道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負包去一衆大驚挽之不可遂渡江夏於五祖之閑房舒州小刹號法華住持者如籠中鳥不忘飛去舒守聞端高風欲以觀其人移文請以居之端欣然杖策來衲子至無所容士大夫賢之遷居白雲海會陞座顧視曰披聲未擊已前山僧未登座之際好箇古佛樣子若人向此處

得可謂古釋迦不前今彌勒不後是聽三寸舌頭
上帶出來底早已參差須有辨參底眼方救得充
合有要乃曰更與汝老婆開口時未上一句正近
等舉步時未上一步正踏著爲什麼鼻孔不正務
尋常見鼻孔頹了所以不肯發心今日勸請人發
却去良久曰一便下座其門風峻拔如此僧讀問
慧超問法眼如何是佛曰汝是慧超嬾作偈示之
曰一文大光錢買得箇油糍喫放肚裏了當下便
不饑又問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曰北斗裏
藏身端又作偈曰九衢公子游花慣來寧肯備感
慨多令地看他人富貴等閑無復襆頭備
贊曰楊岐天縱神悟善入游戲三昧喜勘驗衲子
有古尊宿之遺風慶曆以來號稱宗師而白雲妙
年後姝勝氣粹銳克當自韜不於應世則唱淨名
位說法則蕩除知見乃又逸格如大潙之有寂子
玄沙之有琛公臨濟法道未甚寂寥也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八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九

大通本禪師　報本元禪師
木山普禪師　雲居佛印元禪師

大通本禪師

禪師名善本生董氏漢仲舒之後也其先家大康
仲舒村大父琪父溫皆官于潁遂爲潁人初母無
子禱於佛像前誓曰得子必以事佛即蔬食儀娠
及生本骨相秀異方晬而孤母育於叔祖玠之家
既長博學操履清修母亾哀毁過禮無仕宦意辟
穀學道隱於筆工然氣剛不屈沈默白眼公卿嘉
祐八年與弟善思俱至京師籍名顯聖地藏院試
所習爲大僧其師圓成律師惠擇者謂人曰本它
日當有海內名乃生我法中乎圓成使聽習毗尼
隨喜雜華夜夢見童子如世所畫善財合掌導而
南既覺曰諸佛菩薩加被我矣其欲我南詢諸友
乎時圓照禪師道振吳中本徃造姑蘇謁於瑞光
圓照坐定特顧之本默契宗旨服勤七年盡得其
要其縱頓提挈之綱研練差別之智縱橫舒卷度
越前規一時輩流無出其右圓照倚之以大其家
以告父事圓通秀公秀住廬山棲賢出入卧內如

寂子之於東寺元豐七年杯絶九江游淮山徧禮
祖塔登浮山巖叢之勝有終焉志遂居太守巖久
之出世住婺州雙林六年浙東道俗追崇至謂傅
大士後生移住錢塘淨慈繼圓照之後食堂日千
餘口仰給於檀施而洪養莊嚴之盛游者疑在諸
天大蚊又大時號大小本神考甞游聞其名有詔住上
都慶雲寺賜號大通禪師又繼圓通之後本玉立
孤峻嚴臨衆如萬山環天柱讓其高寒然
精粹與衆共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王公貴人
施捨日填門夏屋萬礎塗金鏤碧如地涌寶坊往
八年請於朝願歸老於西湖之上詔可遂東還居
龍山崇德杜門却掃與世相忘又十年天下願見
而不可得獨與法子思睿俱睿與予善爲予言其
平生曰臨衆三十年未嘗笑及閑居時抵掌笑語
問其故曰不莊敬何以率衆吾昔爲叢林故強之
之非性寔然也所至見畫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
坐伊蒲寒餒以魚蔬名者不食其眞誠敬事防心
離過類如此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屋三指謂左
右曰此有三日已而果殁有異禽翔鳴于庭而去
塔全身於上方閣世七十有五或三坐四十有五夏

贊曰本出雲門之後望雲竇爲四世嫡孫平居作
止有倪不辯及其陞堂演唱則左右顧如象王回
旋學者多自此悟入方其將終之夕戒僧參本歸
樂卒天味其爲人居處服玩行已利物日新其德
不置之諸天尚何之哉

報本元禪師

禪師名慧元生倪氏潮陽人也垂髫婉然群兒劇
於前迪手趺坐而已父母詢略曰兒材地如此宜
出世用意事佛僧可乎元聞之即前拜辭依城南
精舍誦法華經年十九剃落受具游方至京師參
嚴圓明法師者見而異之曰上人齒少自何至此
所求何事曰慧元南海來無它求唯求佛法圓明
笑曰王城利器捷徑酒色樊能橫目爭奉日有萬
緒昔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猶不現前此
中寧有佛法乎佛法在南方也元自各京游
襄漢徧歷名山所至親近知識然俱無所解悟至
不二年春至黃龍時南禪師來自積翠龍象如蝟
慕而集之每坐下板輒自引手反覆視之曰實有
道理而云似佛手知吾家揭陽而乃復問生緣何
處乎久而頓釋其疑即日發去熙寧元年入吳住

吳江壽聖寺遺僧告嵩龍投嗣去書南公視其狀
識未幾謂來僧曰女亟還令元乃來僧反命元黙
住持事策杖而來又南昌見寶覺禪師出世說法
知南公已化淪月乃復還吳中道俗師尊之又延
住崑山慧嚴院十年嘗夜舟歸自雲川舟人刺舟
人驚怖不知所出元安坐徐曰鐵帛皆沛汝人余
不可枉用夜因皆矣元祐四年住承天萬壽寺衆
命盛躬自持鉢至胡湖人曰師到處為家何苦得
安姑蘇乎固留不使還蘇人聞之爭持梃杖譟入
湖曰何為奪我邦善知識政當見還否則有矣而
已元怡然不恡情去留曰吾任緣耳相守獨月餘
人食盡乃去竟為湖人所有住報本禪院六年十
一月十六日陞座說偈曰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
南北孰為親白雲散盡千山外萬里秋空片月新
言訖而化時右司陳公瓘瑩中在湖親見其事元
勝不至席三十年平生規法南禪師作止者唯元
克肖之遺言葬於峴山之陽門弟子元正有才討
問何獨念峴山乎元曰他日可建寺後三十年元
道契大師楚國公公為請于朝詔謚潛惜禪師塔
曰定慧有旨特建顯化寺歲度僧以嚴香火云

禾山普禪師

禪師名德普綿州蒲氏子少尚氣節博覽有卓識
見富樂山靜禪師合爪作禮曰此吾師也靜與語
奇之攜歸山中陰察之其作止類老頭陀靜曰此
子賦性豪縱不受控御而能折節杵臼炊爨間以
事衆為務是為希有年十八得度受具秀州講肆
精唯識起信論兩川無敢難詰者號義虎罪主峯
疏義多臆說摘其失處誡學者不可信老師皆數
之曰圭峯清涼國師所印可汝敢雌黃蚍蜉撼樹
之論汝今是矣普嘆曰學者以名位惑久矣清涼
圭峯非有四目八臂也奈何甘自退屈乎佛法甚
微矣此其地也時惟勝禪師還自江西呂大防微
仲由龍圖閣直學士出鎮成都執弟子禮日夕造
謁之普衣禪者衣竊聽其議終日一不能曉歸引
看崖學曰勝昔宿業講有聲呂公世如此賢者尚
與訓酬敬信如此而吾乃不信可乎然尸敲未能
坐窺開也乃出蜀至荊州金鑾夜與一衲偶坐其
名衲見丫山情庵主普聞其飽參問之曰經論何
負禪宗而長老多譏呵之耶衲曰以其是識情義
理思想邊量非能發聖得道脫有得道發聖者皆

譖之以為緣耳儻不因自悟惟經論是仗則能讀能知能見解者皆證聖成道去矣宰尚與僕錯仰耶惟以其語是所知障故祖師西來也故本然師西來之意也如經言一切眾生本來成佛汝信之乎對曰世尊之語豈敢不信納曰既信矣則尚何區區遠來乎對曰吾聞禪宗有別傳法故來耳納笑曰是則未信非能信也奇曰其病安在納曰積翠南禪師出世久矣子見之不宜後見則當使汝底有廣矣奇即日遂行以熙寧元年至黃龍問阿難問迦葉世尊付金襴外傳何法迦葉呼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剎竿著意旨如何南公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曰曾到又問曾掛搭否曰一夕便發南公曰智者道場關將軍打供與結緣時何妨普默然良久理前問南公使其普趨出大雪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唾八年秋從螺川待制劉公沆請住慧雲禪院七年遷住[illegible]十有二年元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謂左右曰諸方尊宿歿叢林必祭吾以為徒虛設吾若歿汝曹當先祭乃今從今辦祭眾以其老又好戲語後曰和尚幾時遷化曰汝輩祭絕即行於是幃寢堂坐者其中置祭讀文號擇上食普飲餐自如自門弟子下及莊力日次為之至明年元日祭絕曰明日雪晴乃行矣時晴忽墨雪止普安坐焚香而化閱世六十有七坐四十九夏全身塔于寺之左

贊曰物雲庵自九峯至廬山諸方禪者畢集門下雖還多英俊而真庵嘗欽眉曰法道乃今而後未可知也有問其意曰先師在黃檗眾不滿百而明眼尊幾半今雖三倍當時然纔一兩人耳予時年少心非其論觀元普兩禪師皆南公晚子也而其行己卓絕且如此則真庵之言如百衲披天寒虜曉乃見效哉

雲居佛印元禪師

禪師名了元字覺老生饒州浮梁林氏世業儒父祖皆不仕元生二歲琅琊論語諸家詩五歲誦三千首既長從師授五經略通大義十讀首楞嚴經于竹林寺愛之盡捐所學白父母求出家度生歿曆寶積寺沙門日用試法華受具足戒游廬山謁開先暹道者暹自負其號海上橫行俯視後進元與問答捷給暹大稱賞以為真英靈衲子也時年十九已而又謁圓通訥禪師訥驚其翰墨曰骨

格已似靈竇後來之俊也此書記懷璉方應詔而
西納以元嗣璉之職江州承天法席虛納又以元
當選郡將見而少之納曰元齒少而德壯雖萬耆
衲不可折也於是說法爲開先之嗣時年二十八
自其始住承天移淮山之斗方盧山之開先歸宗
丹陽之金山焦山江西之大仰又四住雲居四十
年之間德化緇白名聞幼稚縉紳之賢者多與之
游蘇東坡謫黃州廬山對岸元居歸宗酬酢妙句
與煙雲爭麗及其在金山則東坡得釋還吳中大
丹陽以書抵元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等接人
元得書徑來東坡迎笑問之元以偈爲獻曰趙
州當日少謙光不出三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
相大千都是一禪床東坡拊掌稱善東坡嘗訪弟
子由於高安將至之夕子由與洞山真淨文禪師
聖壽聰禪師連牀夜語三鼓矣真淨忽驚覺曰偶
夢吾等謁五祖戒禪師不思而夢何祥耶子由撼
聰曰吾方夢見戒禪師於是起品坐笑曰夢乃有
同者乎俄報東坡已至奉新子由攜兩衲候於城
南建山寺有頃東坡至理夢事問戒公生何所曰
陝右東坡曰軾十餘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西

又問戒狀貌若曰戒失一目東坡曰先妣方娠夢
僧至門瘠而眇又問戒終何所曰高安大愚今五
十年而東坡時年四十九後與真淨書其略曰戒
和尚不識人嫌強顏復出亦可笑矣既是法契云云
云云願痛加磨勵使還舊觀自是常著衲衣故元以
裙贈之而東坡酬以玉帶有偈曰病骨難堪玉帶
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雲山
舊衲衣又曰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
錦袍錯落尤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元所居方丈
特高名妙高臺東坡又作詩曰我欲乘飛車東訪
赤松子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不如金山去清
風半帆耳中有妙高臺雲峯自孤起仰觀初無路
誰信平如砥臺中老比丘碧眼照窗几巉巉玉爲
骨凜凜霜入齒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何須尋
德雲只此比丘是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死太子
少保張公方平安道爲滁州日遊瑯琊山藏院呼
梯梯梁得木匣發之忽悟前身蓋知藏僧也寫楞
伽經未終而化安道續書殘軸筆蹟宛然如昔緣
二生經安道欲刻以印施四方東坡曰此經在它
人猶爲希世之瑞况於公乎請家藏爲子孫無窮

之福元請東坡代書之鏤板金山時上大夫師歐
陽文忠公爲古文公佐韓子詆我以原性性書與
生俱生之論爲銓量元故以是勸之又革詞衆口
喜雲門說法如雲雨絶不喜人記録其語見必罵
逐曰汝口不用反記吾語異時裨販我去今室中
對機録皆香林明教以紙爲衣隨所聞即書之後
世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
辞工於叢林尚以文字爲禪謂之請益故元以是
諷之高麗僧統義天航海至明州傳云義天乃王
者位出家上疏乞徧歷叢林問法受道有詔朝奉

郎楊傑次公館伴所經吳中諸刹皆迎餞如王臣
禮至金山元牀坐納其大展次公驚問故元曰義
天亦異國僧耳僧至叢林規繩如是不可易也衆
姓出家同名釋子自非賈祖廬以叫閙相高安出
責種次公曰尊之少狗時宜求異諸方亦皆晉也
心哉元曰不然屈道隨俗諸方先失一隻眼何以
示華夏師法乎朝廷聞之以元爲知大體觀文殿
學士王公韶子淳出守南昌自以久帥西塞厭殺
罰留神空宗祈妙語以滌雪之而元適至子淳請
說法於上藍元拈香曰此香爲殺人不眨眼上將

軍立地成佛大居士一衆譁曰善子淳亦悠然
消靈源清禪師在衆時厠雲居法席痛自斵磨而
禪名自然在人口元陞座舉以爲堂中第一座叢
林服其公非特清公如感鐵面喆眞如行丈甫仰
山簡皆元所賞識也李公麟伯時爲元寫照元曰
必爲我作笑狀伯時爲贊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
雲居道者眞不寫拈花明大事等閑開口笑何人
泥牛漫向風前嗅枯木無端雪裏春對現堂堂俱
不識太平時代自由身元符元年正月初四日與
客語有會其心者軒渠一笑而化其今肖笑狀而

贊之非苟然也閱世六十有七坐五十有二夏元
骨面而秀清臨事無凝滯過眼水流雲散其爲人
服義救惡初舉感鐵面嗣承天感曰徒興粥飯供
十方僧可也如欲紹嗣則愍感已有師元奇之又
舉宜長老住甘露宜後貲元元白于官曰宜演法
未有宗旨乞改正宜竟以是遭逐楊次公曰牽牛
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也元不卹元嘗游京師謁豊
王王以其名奏之神考賜磨衲號佛印東坡滑稽
於翰墨戲爲之贊世喜傳故併記之
贊曰佛印種性從横慧辯敏速如漸生駒不受控

勒蓋其材足以御侮觀其臨事護法之心深矣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九

禪林僧寶傳第三十

寶峯英禪師　保寧璣禪師

黃龍佛壽清禪師

寶峯英禪師

禪師名洪英出于陳氏邵武人也幼警敏讀書五行俱下父母鍾愛之使爲書生非其好也不食聽求出家及成大僧即行游方造泐潭依止積年雅公久之辭去登雲居眷岩巒勝絕爲終焉之計閱華嚴十明論至爲眞智慧無躰性不能自知無性故爲無性之性不能自知無性故名曰無明華嚴第六地曰不了第一義故號曰無明轉知眞智慧本無性故不能自了若遇了緣而了則無明成矣是謂成佛要門願以此法紹隆佛種然今諸方誰可語此良久喜曰有積翠老在即日造黃檗謁南禪師於積翠夜語達旦南公加敬而已時座下龍象雜遝而英議論嘗傾四座聲名籍甚嘗游武山遇南昌潘居士同宿雙嶺居士曰龍潭見天皇時節冥合孔子英驚問何以驗之曰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師以爲何如英笑曰楚人以山雞爲

夙世傳以爲笑不意居士此語相類汝擎茶來我爲汝接汝行益來我爲汝受汝問訊我起手若言是說說箇什麼若言不說龍潭何以便悟此所謂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以世尊之辯亦不能加此兩句耳學者但求解會譬如以五色圖畫虛空何窮無佛法可傳授不可默坐閑拈布毛吹之侍者便悟學者乃曰拈起布毛全躰發露似此見解未出教乘其可稱祖師門下客哉九峯被人問深山裏有佛法也無不得已曰有及被窮詰無可有乃曰石頭大者大小者小學者卜度曰剃說衆生說三世熾然說審如是教乘自足何必更問祖師意旨耶要行耶躰明去瞖如眼病人求醫治之醫者但能去翳膜不曾以光明與之居士推此意曰吾要積學法道未有繼者今知盡在子躬厚自愛護順禪師問庵中老師好問學者伴粥喟嘆昏啖道取一句首座曾道得麼英乾笑已而作偈曰問來寗醋三赤喙新婦洗面摸着鼻道吾答話得賺據玄沙閑書是白紙於是順公屈服以謂名下無虛士有何參在石門分座接納英作偈寄之曰萬嚴爐中鐵蒸蒸直須高價莫饒伊橫來豎去呵呵笑

一任傍人說是非熙寧元年首衆僧於廬山開通寺學者歸之如南公明年春南公下世冬十月英開法於石門又明年六月知事紛爭止之不可初九日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德吾有媿黃龍乎維那鳴鐘衆集敘行腳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石藏普通塔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閱世五十有九坐四十三夏

贊曰英禪紛爭之衆而避死又戒以骨石歸普通答其以死生爲兒戲乎吾觀舒寥其寔一也而此曰吾不及雖州逸其桓溫殷浩兒時戲溫每棄而浩取之溫後喜曰吾固知浩出吾下古人哭泣識鄙之鬭自驗其材如此英嘆領衆不肅而愧黃龍自勑不赦可以爲法哉

保寧璣禪師

禪師名圓璣福州林氏子生方晬而孤舅收育之年十六視聽精彩福清慰天僧使林見之異焉曰若從我游乎璣仰視欣然爲負杖笠去歸俄試所習得度游東吳依天衣懷璉師事黃檗南禪師叅受記莂璣天姿精勤荷擔叢林不知寒暑叢地爲良田蒔松杉爲美蔭守一職十年不易南公

稱以為本色出家兒及還黃龍攜璣與俱邪第二
年有公叚建塔畢辭去東林總公命為堂中第一
座人皆歎宗之飄若泮之大為爭迎致而璣堅
卧不答寶覺禪師欲以繼黃龍法席璣掉頭掣肘
逕去寶覺不強也人問其故對曰先師誡我夫登
瓦卜不可為人機客於歸宗特年四十八矣佛印
元公勸之以應淨□之命從南昌帥謝景溫師直
請也又十年移住圓通從金陵帥朱彥世英請也
崇寧二年世英復守金陵會保寧虛席移璣自延
江淮縉紳郡會休沐車騎填門奕碁書若如蘭叢
如玉樹而璣組豆其中兀如枯株然戲劇有來璣
陽許顗彥周銳於參道見璣作禮璣曰莫將閑事
掛心頭彥周曰如何是閑事荅曰參禪學道是參
是彥周聞悟良久曰大道甚坦夷何用許多言句
葛藤乎璣呼侍者理前語問之侍者瞪而却復謂
彥周曰言句葛藤又不可廢也疾學者味著文字
作偈曰不學文章不讀書頹然終日自如愚錯然
百事不通曉是馬何曾喚作驢政和五年易保寧
為神霄即日退庵於城南八年九月示微病二十
二日浴罷說偈而逝閱世八十有三坐六十三夏
闍維有終不壞者二而款以五色舍利塔于雨花
臺之左

贊曰璣雅自號無學老而書偈於所居之壁曰無
學庵中老平生百不能忖思多乖處至老得為僧
宣和元年正月詔下髮天下僧尼為德士女德而
璣化去已逾年矣夫豈苟然哉

黃龍佛壽清禪師

禪師名惟清字覺天號靈源叟生南州武寧陳氏
方垂髫上學日誦數千言吾伊上口有異比丘過
書肆見之引手熟視之大驚曰蘋藻中有此兒耶
告其父母聽出家從之師事衣律師年十七為大
僧聞延恩院耆宿法安見本色人上謁願留執學
安曰汝苦海法船也我尋常講解耳豈能載哉黃
龍寶覺心禪師是汝之師承行細覓時公至黃龍
踞坐與衆作息問荅茫然不知端倪熱背諸佛前
曰倘有此發願盡形壽以法為種世世力弘大法
初閱玄沙語倦而倚壁起經行步促遶棱偶取之
乃大悟以所悟告寶覺寶覺曰從緣入者永無退
失然新得法空者多喜悅致散亂令就侍者房熟
寐公風神洞冰雪而趣識卓絕流輩龍圖徐禧德

占太史黃庭堅魯直皆師友之其見寶覺得證崩
乃公爲之地寶覺纔安念其爲師議論閎暴如
交友譜方號清侍者如趙州文遠南院守廓張丞
相商英始奉使江西高其爲人厚禮致以居洪州
觀音不赴又十年淮南使者朱京世門請住舒州
太平乃赴衲子爭趨之其盛不減圓通在法雲長
蘆特寶覺春秋高江西使者王桓遷公居黃龍不
辭而往未幾寶覺殁卽移疾居昭默堂頹然坐一
室天下想其標致摩雲躡霄予時以法門昆弟預
聞其論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什麼處在偷
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藏高壺縱
韓盧而殺之信雖曰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自
下脫生死效在什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
能爾實爲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
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
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逼眞非眞花也其
指法巧譬類如此閑居十五年天下衲學者如而
親依之可也公卿大夫何自而知亦爭親近之乎
非畜非避而聲名常在人耳何修而臻此哉平生
至誠惻怛於道而已政和七年九月十八日食罷

掩房還呼以椅行塞全叙說決別乃起浴更衣然
手指頂侍者爲淨髮忘安坐而逝俞十日自作無
生常住眞歸告銘曰寶覺第四傳釋迦文佛下
四十八世孫惟清雖從本覺應緣出生而了緣
卽空物無自性氏族親里莫得而詳但以正因一
念爲所宗承是則釋迦之遠孫其號靈源受棒自
了因所了妙性無名字中示稱謂耳亦臨濟照性
眞人傳大士之心王類矣亦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惟登方知餘莫能測者歟所以六祖問讓和尚什
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
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汚染
卽不得祖曰卽此不汚染是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
是吾亦如是茲蓋獨標淸淨法身以爲教外別傳
之宗而樓云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然報化
化大功大用謂若解適報化而不韻見法身則湍
汚染緣乖護念旨理必然者耳夫少室道行光被
後裔則有雲門偃奮雄音絕唱於國中臨濟玄拔
大用大機於天下皆得正傳世咸宗奉惟淸宗脈
爲九世祖也今宗教衰喪其未盡絕滅者惟黃宗
微派斑斑有爲然名多媿實顧適當危寄而朝夕

予緣勢迫瞻嘆因久病釋俗從其如上事以授
三子吾委息後當用依真觀空門於是先聖去
門而自見深益慎勿隨末法所尚名空文於有位
者爲銘誌張飾詭以浼吾至囑至囑因自所叙曰
無生常住真歸告且繫之以銘銘曰無涯湛海皆
起一漚亘乎百年曷浮曷休廣莫清漢欻生片雲
前無起滅隱顯何分了茲二者即見實相十世古
今始終現前於銘此旨昭示汝曹泥多佛大水長
船高公遺言藏骨石於海會示生死不與衆隔也
門弟子確誠克奉藏之而增修其舊不敢違其誌
公賜號佛壽從振寄鄧公洵武請也
贊曰初靈源許至讀其自作誌銘嘆曰何疾世之
衒號逐子之辯之深乎自珍其道之深乎救溺爲之詞曰
今年九月十有八清淨法身忽衆飈生龍谷湛
驚破披露夢中根境法無生塔成自作銘人言無
虧寧有成一切法空尚門塵此塔安得鄉邑榮隆
雲方增佛日曉長嗟更失人天眼但餘側人法
心乞與叢林照古今

禪林僧寶傳第三十

補禪林僧寶傳

舟峯庵沙門　慶老　撰

五祖演禪師
南嶽石頭志庵主
雲巖新禪師

五祖演禪師

禪師諱法演綿州巴西鄧氏少落髮受具頂成都
講肆習百法唯識論窮其奧畧之曰膠柱安能鼓
瑟乎即行游方所至無足當其意者抵浮山謁遠
錄公久之無所發明遠使依白雲端禪師不
可失也演唯諾徑造白雲端問川藉貫汝來白演
拜而就列一日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語以問端端
叱之演領悟汗流被體乃獻投機頌云山前一片
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
松竹引清風端領之曰栗棘蓬禪屬子矣演旣
有僧覩磨急轉指以問演此神通耶法爾耶演
衣旋磨一匝端嘗示衆云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
後鏡在什麼處衆下語不契演作街坊自外來端
舉以演演前問訊曰也不爭多端笑曰須是道者
始得初住四面遷白雲上堂云汝等諸人見老和
尚鼓動脣舌豎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

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
電影還連後夜雷又云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
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
步湛水生蓮華一年生一度又云賤賣擔板漢貼
秤麻三斤百千年滯貨何處渾身身張丞相謂其
應機接物孤峭徑直不犯刋削其知言耶演出世
四十餘年晚住太平移東山崇寧三年六月二十
五日上堂辭衆時山門有土木之工演躬自督役
誡以汝等好作息吾不復來矣歸方丈淨髮澡浴
旦日吉祥而逝闍維得舍利甚夥塔于東山之南
蓋年八十餘先是五祖遺記曰吾滅後可留真身
吾手啓而舉吾再出矣演住山時塑手泥未結中
裂挺去容七衆咸與之演嘗拜塔以手指合掌時
與衆全身去今日再來記得無復云以何爲驗以
此爲驗遂作禮及其將亡也山摧石隕四十里内
巖谷震吼得法子曰惠懃曰克勤曰清遠皆知名
當世云

贊曰臨濟七傳而得石霜圓圓之子一爲積翠南
一爲楊岐會南之設施如坐四達之衢聚珍怪百
物而鬻之遺簪墮珥隨所探焉駸駸未流冒其氏
者未可以一二數也會乃如玉人之治璠璵珷玞
璞矣故其子孫皆光明照人克世其家蓋碧落碑
無贋本也

雲巖新禪師

禪師諱悟新王氏韶州曲江人魁岸黑面如梵僧
壯依佛陁院落髮以氣節蓋衆好面折人初謁棲
賢秀鐵面秀問上座甚處人對曰廣南韶州又問
曾到雲門否對曰曾到又問曾到靈樹否對曰曾
到秀曰如何是靈樹枝條對曰長底自長短底自
短秀曰廣南蠻莫亂說新曰向北驢只恁麼拂袖
而出秀器之以新無留意乃之黃龍謁寶覺禪師
議論無所抵捂寶覺曰若之技止此耶是固說食
耳梁能飽人乎新窘無以進從容白曰悟新于此
弓折箭盡願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寶覺曰一塵
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
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偷心乃可耳新趨出一
日默坐下板會知事捶行者新聞杖聲忽大悟奔
起忘納其屨趨方丈見寶覺自譽曰天下人總是
學得底某甲是悟得底寶覺笑曰選佛得甲科何
可當也新自是號爲死心叟榜其居曰死心室蓋

識悟也久之去游湘西是時喆禪師領嶽麓新往遠乃喆問是凡是聖對曰非凡非聖喆曰是什麼對曰高著眼喆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對曰且道是凡是聖喆曰爭柰頭上漫漫脚下漫漫新御學作噓聲喆曰氣急殺人對曰恰是拂袖便出過法昌遇禪師遇問近離甚處對曰某甲自湘麓來遇云還見心禪師麼對曰見遇曰什麼處見對曰喫粥喫飯處遇曰撫火筯於爐中云遮箇又作麼生新擲脫火筯便行新初住雲巖已而遷翠巖翠巖舊有淫祠鄉人懷禬酒敬汪濊無虛日新諭知事毀之知事辭以不敢撥禍新怒曰使能作禍吾自當之乃躬自毀拆俄有巨蟒盤卧內新首作吞噬之狀新叱之而遁新安寢無他未幾再遷雲巖建經藏太史黃公庭堅爲作記有以其說基誌鐫於碑陰者新志罵曰陂佞不避詖若是語未卒電光翻屋雷擊自戶入析其碑陰中分之視之已成灰燼而藏記安然無損濆遷住黃龍學者雲委屬疾退居晦堂夜參竪起拂子云看看拂子窟死心病拂子安死心安拂子穿却死心死心穿却拂子正當恁麼時喚作拂子又是死心喚作死心又是拂子畢竟喚作什麼良久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有乞末後句者新與偈云末後一句子直須心路絕六根門既空萬法無生滅於此徹其源不須求解脫生平愛罵人只爲長快活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晚小參說偈十五日泊然坐逝訃聞諸方衲子爲之嗚咽流涕茶毗得舍利五色閱世七十二坐四十五夏塔于晦堂之後

贊曰余閱死心悟門政所以渴驥奔泉怒猊抉石者也當其凡聖情盡佛祖在所詆訶況餘子乎山谷謂其雍雍肅肅觀者拱手此老蓋亦憚之矣

南嶽石頭志菴主

公諱懷志出於婺州金華吳氏性爽靜遯跡絕人年十四去依智慧院實儀爲弟子二十二試所習落髮預講肆十二年宿學多下之嘗欲會通諸宗異義爲書傳世以端正一代時教之本意有呼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而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耶志不能對即行游方晚至洞山謁真淨文禪師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文公呵叱之志趨出

文笑呼曰渤于輝後游山好志領悟久之辭去至淨曰子禪鋒逸格惜緣不勝耳志識其意拜賜而行至袁州州人請居楊岐挽留之掣肘而去游衡上庵抜開其名請居上封北禪皆不受庵於衡嶽二十餘年士大夫經由造其居不甚傾谷人聞其故曰彼富貴人様博多鬧我粥飯僧耳口吻遲鈍無可說自然懸擬太有僞門萬機俱罷付寂懸蹤跡時容野鹿來不假修交參作挽幾生夢在綠蘿庵又問曰師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對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塊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表宗旨元年冬編謁山中之人鬼杖徑去留之不可曰龍安照禪師吾友也偶念見之耳龍安聞其肯來使人自長沙迎之居于最樂堂明年六月有問侍者日蚤莫曰巳夕矣笑曰夢境相逢我佛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即足報佛恩德言訖而寂茶毗收骨石塔于乳峯之下閱世六十四年坐四十三夏

贊曰石頭道人以夷粹之資入道穩實其去衒豊而游湘西也以水聲林影自娛謹守其師之言不為世用譬之雲行鳥飛初無留礙故當時公卿貴人莫能親踈之豈常人哉彼視伊嗄取容貪佛祖以漁利者頗不太息耶甘露滅既論其出處之詳又列之林間錄中蓋有所激云耳

禪林僧寶傳三十卷終

先師[illegible]庵主[illegible]立曰僧寶傳[illegible]被漫[illegible]甚加之歲月吾恐寂音事有[illegible]文寂寥無聞矣余雜老且病内甚[illegible]共天散其成則[illegible]之日[illegible]生之年也[illegible]於至[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見諸善知識[illegible]吾其[illegible]師見之志[illegible]可申矣至[illegible]二年八月[illegible]

臨濟宗旨

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汾陽昭禪師示衆曰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一
玄中須具三要阿那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
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
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卧不安火急
決擇莫將爲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
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爲游山翫水看
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
脚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爲
續佛心燈紹隆佛種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
利利他不忘先迹如今還有商量者麽有即出來
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物機底句答曰汝是行
脚何人問如何是辨衲僧底句答曰西方日出卯
又問如何是正令行底句答曰千里持來呈舊面
又問如何是立乾坤底句答曰北俱盧州長粳米
食者無嗔亦無喜師曰只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
僧纔見汝出來驗得了也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
處答曰嘉州打大像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答曰
陝府灌鐵牛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答曰西河弄

師子師曰若人會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
在切在薦取不是等閑與大衆頌出曰三玄三要
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
九日菊花新還會麽作麽會得不是性燥衲僧作
麽生會好又舉三玄語曰汝還會三玄底時節麽
直須會取古人意旨然後自心明去更得通變自
在受用無窮喚作自受用身佛不從他教便識得
自家活計所以南泉云王老師十八上解作活計
僧便問古人十八上解作活計未審作箇什麽活
計答曰兩䯼水牯牛雙角無欄棬復云若要於此
明得去直須得三玄旨趣始得受用無礙自家慶
快以暢平生大丈夫漢莫教自辜觸事不通彼無
利濟與汝一切頌出曰一玄法界廣無邊森羅
及萬象總在鏡中圓二玄釋尊問阿難多聞隨
事答應器量方圓第三玄直出古皇前四句百非
外閭氏問豐干師乃曰這箇是三玄底頌作麽生
是三玄底旨趣直教決擇分明莫只與麽空空裏
妄解道我曾親近和尚來與我說了脫空漫語謾
嚇他人喫鐵棒有日莫言不道又因採菊謂衆曰
金花布地玉蘂承天杲日當空乾坤朗耀雲騰致

雨露結爲霜不傷物義道將一句來還有道得底麼若道不得眼中有脣直須出却始得所以風穴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去闍棃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棃闍棃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要知老僧與闍棃麼拊其膝曰這裏是闍棃立處這裏是老僧且問諸上座老僧與闍棃是同是別若道是同去上座自上座老僧自老僧若道是別夫人道老僧即是闍棃若能於此明得去一句中有三玄三要賓主歷然平常事辦參尋事畢所以永嘉曰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又曰臨濟兩堂首座一日相見齊下喝僧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師作偈曰兩堂首座總作家其中道理有分拏賓主歷然明似鏡宗師爲點眼中花無盡居士謂予曰汾陽臨濟五世之嫡孫天下學者宗仰觀其提綱渠眞唯論三玄三要令其法派皆以謂三玄三要一點建立之語無益於道但於諸法不生異見一切平常即是祖意其說是否予曰居士聞其說瞭然了解寧復疑汾陽提綱乎曰吾固疑而未決也予曰此其三玄三要之所以設也所言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一切衆生熱惱海中清涼寂滅法幢也此幢之建譬如塗毒之鼓擊之則聞者皆死唯遠聞者後死若不橫死者雖聞不死臨濟無恙時興化三聖保壽定上座亦聞而死者今百餘年猶有悟其旨者即後死者也而諸法派謂無益於道者即不橫死者也祖宗門風墜地萬仞而子孫畏之喜行平易坦塗此所謂法道陵夷也譬如衣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繫辭三尺童子笑之臨濟但曰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而已初未嘗自爲句中玄意中玄體中玄也古塔主者誤認玄沙三句爲三玄故但分三玄而遺落三要叢林安之不以爲非爲可太息玄沙曰眞常流注爲平等法但走以言遣言以理遣理爲之明前不明後蓋分證法身之量未有出格之句死在句下若知出格之量則不被心魔所使入到手中便轉換落落地言通大道不坐平常之見此第一句也古謂之句中玄因機轉位生殺自在縱奪隨宜出生入死廣利一切迥脫色欲愛見之境此第二句也古謂之意中玄明暗洞陽底

周沙界一眞躰性大用現前應化無方全用全不
用全生全不生方便喚作慈定之門此第三句也
古謂之躰中玄淨山遠公亦口意中玄非意識之
旨方不足道遠亦述倒予不可以不辨無盡頌之
又曰吾頃見謝師直釋吳僧簡程者有大知見親
見慈明蓋是眞點胸楊岐道吾之流亞接人多舉
汾陽十智同眞頌遂聞其說予曰十智同眞與三
玄三要同一關棙汾陽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
眞若不具十智同眞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與
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
的而斷絃絃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
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眞與諸上座
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眞智五
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
十同得入又云與什麼人同得入與誰同音吼作
麼生是同生殺什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
什麼同徧普何人同眞智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
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恡慈
悲點不出者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
面目見在今此法門叢林怕怖不欲聞其名何以

言之諸方但愛平實見解執之不移唯欲傳授不
信有悟借使汾陽復生親爲剖析亦以爲非昔阿
難夜經行聞童子誦佛偈曰若人生百歲不善水
潦鶴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阿難就教之曰不
善諸佛機非水潦鶴也童子歸白其師師笑曰阿
難老昏矣當以我語爲是於今學者之前語三玄
十智旨趣何以異此於是無盡嗟咨曰然其旨趣
全無方便予作偈曰十智同眞面目全於中一智
是根源若人欲見汾陽老劈破三玄作兩邊又問
四種賓主亦臨濟建立法門予曰三世如來諸
代祖師皆出凡聖情見之鐘鎚非止臨濟用之如
龍山本見馬祖洞山价禪師初游方與密師伯者
偕行經長沙龍山之下見溪流菜葉价仰瞻峯巒
深秀謂密曰箇中必有隱者乃沿溪而進十許里
有老僧癯甚以手加額呼曰此間無路汝輩何自
而至价曰無路且置庵主自何而入曰我不曾雲
水价問庵主住山幾許時曰春秋不涉价問庵主
先住耶此山先住耶曰不知价曰爲什麼不知曰
我不曾人天來价曰得何道理便爾住山曰我見
泥牛鬭入海直至而今無消息价即班密之下而

拜之問如何是主中賓曰青山覆白雲又問如何是主中主曰長年不出戶又問主賓相去幾何曰長江水上波又問賓主相見有何言說曰清風拂白月价再拜辰依止老僧笑曰上問茆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於是自焚其庵深入層峯其後价住山問僧何者是汝主人公對曰現祗對者价仰面咨嗟曰此所謂馬後驢前事奈何認以爲自己乎佛法平沉此其過也客中主尚未明况主中主哉僧曰如何是主中主价曰汝自道看曰道得即是客中主

如何是主中主价良久曰不辭向汝道相續也大難予觀龍山老僧之意如蕭何之識韓信蓋有法哉而价公之論如霍光之立朝進止亦有律度嗚呼後生之不見古人之大全也必矣价亦豈主中主于胷中可疑也予嘗至臨川與朱世英游相好俄上藍長老者至上藍謂世英曰覺範聞工詩耳禪則其師猶錯認弟子耶世英笑曰師能勘驗之乎上藍曰諾居一日同游疎山飯于逆旅上藍以手畫案謂余曰經軸之上必題以字是何義予亦畫圓相横一畫曰是此義也上藍愕然予爲作偈

曰以字不成八不是法身睛看無遮閑衲僧對面不知名百衆人前呼不起上藍歸舉似世英世英拊手曰孰爲詩僧亦能識字義乎因同看汾陽作犢牛偈曰有頭無角實堪嗟百刼難逃這作家凡聖不能明得盡現前相負有些些予謂世英曰此偈又予字義之訓詁也世英問余華嚴經曰毗目僊人執善財手即時善財自見其身往十佛刹微塵數世界中到十佛刹微塵數諸佛所見彼佛刹及其衆會諸佛相好種種莊嚴乃至或經百千億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刼乃至時彼僊人放善財童

子手即時自見其身還在本處此一段義何以明之予曰皆象也方執其手即入觀法之時見自他不隔於毫端始終不移於當念及其放手即是出定之時末明於是知不動本位遠近之刹歷然一一念靡移延促之時宛尔世尊蓋以蓮爲譬而世莫有知者予特知之夫蓮方開華時中已有子子中已有薏因中有果果中有因三世一時也其子分布又會屬焉相續不斷十方不隔也又問法華經曰世尊於一切衆前現大神力出廣長舌相上至梵世極難和會而解者曰佛音深妙觸處皆聞超

越聖凡則其舌廣長高出梵世此說如何予曰此
殆所謂隨語生解非如來世尊之意溈山曰凡聖
情盡躰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而學者不能
深味此語苟思慮度而已譬如衆盲摸象隨其所
得爲是故象脩爲尾爲蹄爲腹爲牙而全象隱矣
般若經曰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者真常也非
凝然一物卓然不壞壞之真常也舌相之至梵世
其可以情求哉唐僧玄奘至西竺見戒賢論師賢
時已一百六歲衆所宗向號正法藏奘修敬訖賢
使坐問從何來對曰從支那國來欲學瑜伽等論
於是賢流呼弟子覺賢指以謂曰我前所夢何如
弟子請奘曰和尚三年前得疾危甚如人以刀割
其腸欲不食而死夜夢男子身金色曰汝勿自厭
其身汝昔作貴近多害物命當自悔責自盡何益
有支那國僧來此學法已在塗矣三年當至以法
惠彼彼教流通汝罪自滅我曼殊室利也故來曉
汝耳和尚疾損已三年而闍梨果至前夢有徵也
予涉世多艱蓋其夙障聞曼殊室利之言以法惠
人則罪自滅故有撰述佛祖書畝之意欲以惠人
而自滅夙障耳非有他求也
臨濟宗旨畢

林間錄二卷後集一卷

（宋）釋惠洪撰

明萬曆十二年顧雲程刻本

林閒錄二卷後集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釋惠洪撰。晁公武讀書志稱是書所記皆高僧嘉言善行。然考訂贊寧高僧傳諸書之譌。又往往自立議論。發明禪理。不盡敘錄舊事也。前有大觀元年謝逸序、稱惠洪與林閒勝士抵掌清談。每得一事。隨卽錄之。本明上人以其所錄析爲上下二帙。刻之於版。是其書乃惠洪劄記。而本明爲之編次者。文獻通考作四卷。以原序上下二帙之語證之。殆通考字誤歟。後集一卷。載惠洪所作贊偈銘三十一首。漁父詞六首。逸序未言及之。不知何人所附入也。惠洪頗有詩名。其所著作。多援引黃庭堅諸人爲重。然喜遊公卿閒。初以醫術交結張商英。復往來郭天信之門。政和元年。張郭得罪。遂連坐決配朱厓。又吳曾能改齋漫錄記其作上元宿嶽麓寺詩有十分春瘦緣何事、一掬鄉心未到家句。爲蔡卞之妻所譏。有浪子和尚之目。則既役志於繁華、又溺情於綺語。於釋門戒律實未精嚴。在彼教中未必據爲法器。又書中載杜衍張詠同居睢陽事。晁公武讀書志嘗辨其疎。胡應麟筆叢亦稱其載杜衍呼張詠爲安道。安道乃張方平字。非詠之字。益證其所記之誣。蓋與所作冷齋夜話同一喜作妄語。然所作石門文字禪。釋家收入大藏。又普濟五燈會元亦多採此書。蓋惠洪雖僧律多疎。而聰明特絕。故於禪宗微義能得悟門。又熟諳詞華、工於潤色。所述釋門典故。皆斐然可觀。亦殊勝粗鄙之語錄。在佛氏書中。固猶爲有益文章者矣。

洪覺範林間録序

臨川謝逸譔

洪覺範得自在三昧於雲菴老人故能游
戲翰墨塲中呻吟謦欬皆成文章每與林
間勝士抵掌清談莫非尊宿之高行叢林
之遺訓諸佛菩薩之微旨賢士大夫之餘
論每得一事隨即録之垂十年間得三百
餘事從其游者本明上人外若簡率而内
甚精敏燕坐之暇以其所録析為上下帙
名之曰林間録其所録有先後故不以古
今為銓次得於談笑而非出於勉强故其
文優游平易而無艱難險阻之態人皆知
明之有是録也所至之地借觀者成市明
恩字畫湯滅而傳寫失真於是刻之於板
而俾余為序以壽後世焉余為斯文之作
有補於宗教如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

豈待余序然後傳哉願與斯文以傳不朽
此余所以欲黙而不能也昔樂廣善清言
而不長於筆請潘岳為表先作二百語以
述已之志岳取次而比之便成名筆時人
成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假廣之旨無
以成斯美也今覺範口之所談筆之所録
兼有二子之美何哉大氐文士有妙思者
未必有美才有美才者未必有妙思惟體
道之士見亡執謝定亂兩融心如明鏡遇
物便了故縱口而談信筆而書無適而不
真也然則覺範所以兼二子之美者得非
體道而然耶余是以知士不可不知道也
覺範名惠洪筠陽人今住臨川北景德禪
寺蓋赴顯謨閣待制朱公之請云大觀元
年十一月一日序

林間錄卷上

高安沙門釋　德洪集

杭州興教小壽禪師初隨天台韶國師普請聞墮薪而悟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横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國師頷之而已及開法衲子爭師尊之御史中丞王公隨出鎮錢塘往候壽至湖上去騶從獨步登寢室壽方負暄毳衣自若忽見之問曰官人何姓王公曰隨姓王即拜之壽推蒲團藉地而坐語笑終日而去門人見壽讓之曰彼王臣來柰何不爲禮此一衆所係非細事也壽唯

唯他日王公復至寺衆撞大鐘萬指出迎而壽前趨立于松下王公望見出輿握其手曰何不如前日相見而遽爲此禮數耶壽顧左右且行且言曰中丞即得柰知事瞋何其天資粹美如此真本色住山人也

白雲端禪師有逸氣少游湘中時會禪師新自楊岐來居雲蓋一見心奇之與語每終夕會忽問曰上人落髮師爲誰對曰茶陵郁和尚會曰吾聞其過溪有省作偈甚奇能記之否端即誦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會大笑而去端愕然左右視通夕不寐明日求入室咨詢其事時方歲旦會曰汝見昨日作野狐者乎對曰見之會曰汝一籌不及渠端又大駭曰何謂也會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端因大悟於言下

魏府老洞華嚴示衆曰佛法在日用處在行住坐卧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又曰時當鈌減人壽少有登六七十者汝輩入我法中整頓手脚未穩早是三四十年須臾衰病至衰病至則老至老至則死至前去

幾何尚復恣意何不初中後夜純靜去文潞公鎮北京洞老來謁別潞公曰法師老矣復何往對曰入滅去潞公笑謂其戲語自送之歸與子弟言其道韻深穩談笑有味非常僧也使人候之果入滅矣大驚嘆異久之及闍維親往臨觀以瑠璃瓶置坐前祝曰佛法果靈願舍利填吾瓶言卒烟自空而降布入瓶中烟滅舍利如所願潞公自是竭誠內典恨知之暮也

棲賢諟禪師建陽人嗣百丈常和尚性高簡律身精嚴動不違法度暮年三終藏經以坐閱爲未敬

則立誦行披之黃龍南禪師初游方年方少從之屢年故其平生所爲多取法焉甞曰棲賢和尚定從天人中來叢林標表也雪竇顯禪師甞自淮山來依之不合乃作師子峯詩而去曰踞地盤空勢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天教生在千峯上不得雲擎也出頭

李肇國史補曰崔趙公問徑山道人法欽弟子出家得否欽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趙公嘆賞其言贊寧作欽傳無慮千言雖一報曉雞死且書之乃不及此何也

大覺禪師璉公以道德爲仁廟所敬天下想望風采其居處服玩可以化寶坊也而皆不爲獨於都城之西爲精舍容百許人而已棲賢舜老夫爲郡吏臨以事民其衣走依璉璉舘於正寢而自處偏室執弟子禮甚恭王公貴人來候者皆怪之璉具以實對且曰吾少甞問道於舜今不當以像服之殊而二吾心也聞者嘆服仁廟知之賜舜再落髮仍居棲賢

唐宣宗微時武宗疾其賢數欲殺之宦者仇公武保佑之事迫公武爲薙髮作比丘使逃遊故天下名山多所登賞至杭州鹽官禪師安公者江西馬祖之高第一見異之待遇特厚故宣宗留鹽官最久及卽位思見之而安公化去久矣先是武宗盡毀吾教至是復興之雖法之隆替係於時然庸詎知其力非安公致之耶仇公武之德不媿漢邴吉而新書畧之獨班班見於安禪師傳爲可嘆也甞有贊其像者曰已將世界等微塵空裏浮華夢裏身勿謂龍顏便分別故應天眼識天人

贊寧作大宋高僧傳用十科爲品流以義學冠之已可笑又列巖頭奯禪師爲苦行智覺壽禪師爲興福而雲門大師乃僧中王也與之同時竟不載

何也

長沙岑禪師因僧亡以手摩之曰大衆此僧却真實爲諸人提綱商量會麼乃有偈曰目前無一法當處亦無人蕩蕩金剛體非妄亦非真又曰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緣生十方真寂滅誰在復誰行雪峯和尚亦因見亡僧作偈曰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天欲識金剛體但看髑髏前玄沙曰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有僧問法眼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法眼答曰是汝面前又

問遷化向甚麼處去答曰亡僧幾曾遷化進曰爭柰卽今何答曰汝不識亡僧近代尊宿不復以此旨曉人獨晦堂老師時一提起作南禪師圓寂日偈曰去年三月十有七一夜春風撼鄰室三角麒麟入海中空餘片月波心出真不掩僞曲不藏直誰人爲和雪中吟萬古知音是今日又曰昔人去時是今日今日依前人不來今既不來昔不往白雲流水空悠哉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齊種麻還得粟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

南禪師居積翠時以佛手驢脚生緣語問學者答者甚衆南公瞑目如入定未嘗可否之學者趨出竟莫知其是非故天下謂之三關語晚年自作偈三首今只記其二曰我手佛手齊舉禪流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處自然超佛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皆契無生直待雲開日現此道方得縱橫雲蓋智禪師嘗爲予言曰昔吾再入黃蘗至坊塘見一僧自山中來因問三關語兄弟近日如何商量僧曰有語甚妙可以見意我手何似佛手曰月下弄琵琶或曰遠道擎空鉢我脚何似驢脚曰鷺鷥立雪非同色或曰空山踏落花如何是汝生緣處曰某甲某處人時戲之曰前塗有人問上座如何是佛手驢脚生緣意旨汝將遠道擎空鉢對之耶鷺鷥立雪非同色對之耶若俱將對則佛法混濫若揀擇對則幾事偏枯其僧直視無所言吾謂曰雪峯道底

夾山會禪師初住京口竹林寺升座僧問如何是法身答曰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答曰法眼無瑕時道吾笑於衆中會適見因下座問曰上座適笑笑何事耶道吾曰笑和尚一等行脚放複子不着

所在會曰能爲我說否對曰我不會說秀州華亭有船子和尚可往見之會因散衆而往船子問大德近住何寺對曰寺則不住住則不寺船子曰不寺又不住似箇什麼對曰不是目前法船子曰何處學得來對曰非耳目之所到船子笑曰一句合頭語萬刼繫驢橛嗟乎於今叢林師授弟子例皆禁絶悟解推去玄妙唯要直問直答無則始終言無有則始終言有毫末差誤謂之狂解使船子聞知豈止萬刼驢橛而已哉由此觀之非特不善悟要亦不善疑也善疑者必思三十三祖授法之際

悟道之緣其語言具在皆可以理究以智知獨江西石頭而下諸大宗師以機用應物覿其問荅濵涬然令人坐睡其道異諸祖耶則嗣其法其不異耶則所言乃爾不同故知臨濟大師曰大凡舉論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益明此也不知者指爲門庭建立權時語言可悲也

天衣懷禪師說法於淮山三易法席學者追崇道顯著矣然猶未敢通名字於雪竇雪竇已奇之僧有誦其語至曰譬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

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竇拊髀嘆息卽遣人慰之懷乃敢一通狀問起居而已潙山眞如禪師從眞點胷游宦久叢林戶知之然對客未嘗一言及其平昔見聞之事至圓寂日展畫像但薦茶菓而已二大老識度高遠退託涼薄以諷後學可謂善推尊其師者也

雲庵和尚居洞山時僧問華嚴論云以無明住地煩惱便爲一切諸佛不動智一切衆生皆自有之只爲智體無性無依不能自了會緣方了且無明住地煩惱如何便成諸佛不動智理極深玄絕難曉達雲庵曰此宜分明易可了解時有童子方掃除呼之回首雲庵指曰不是不動智卻問如何是汝佛性童子左右視惘然而去雲庵曰不是住地煩惱若能了之卽今成佛又嘗問講師曰火災起時山河大地皆被焚盡世間空虛是否對曰教有明文安有不是之理雲庵曰如許多灰燼將置何處講師舌大而乾笑曰不知雲庵亦大笑曰汝所講者紙上語耳其樂說無礙之辯荅則出人意表問則學者喪氣蓋無師自然之智非世智可當眞一代法施主也

二祖大師服勤累年至於立雪斷臂而達摩僅以一言語之牛頭懶融枯禪窮山初無意於有聞而四祖自往說法祖師之於師弟子之際其必有旨耶

楊文公談苑記沙門寶誌銅牌記讖未來事云有一眞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在左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冀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期以應之而宣祖之諱正當之也又記周世宗悉毀銅像鑄錢謂宰相曰佛教以謂頭目髓腦有利於衆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愛乎鎮州大

悲甚靈應當擊毀以斧擊其胷鑱破之太祖親見其事後世宗北征病疽發胷間咸謂其報應太祖因信重釋教歐陽文忠公歸田錄首記太祖初幸相國寺問僧錄贊寧可拜佛否寧奏曰不拜問其故寧答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因以爲定制二公所記皆有深意决非苟然者予聞君子樂與人爲善雖善不善謂之矜文忠公每恨平心爲難豈眞然耶

唐僧元曉者海東人初航海而至將訪道於名山獨行荒陂夜宿塚間渴甚引手掬于穴中得泉甘涼黎明覩之髑髏也大惡之盡欲嘔去忽猛省大嘆曰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髑髏不二如來大師曰三界唯心豈欺我哉遂不復求師即日還海東疏華嚴經大弘圓頓之教予讀其傳至此追念晉樂廣酒盃蛇影之事作偈曰夜塚髑髏元是水客盃弓影竟非蛇箇中無地容生滅笑把遺編篆縷斜

棗栢大士清涼國師皆弘大經造疏論宗於天下然二公制行皆不同棗栢則跣行不帶超放自如以事事無礙行心清涼則精嚴玉立畏五色糞以十願律身評者多喜棗栢坦宕笑清涼縛束意非華嚴宗所宜爾也予曰是大不然使棗栢薙髮作比丘未必不爲清涼之行蓋此經以遇緣即宗合法非如餘經有局量也

晉鳩摩羅什兒時隨母至沙勒頂戴佛鉢私念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失聲下之母問其故對曰我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予以是知一切諸法隨念而至念未生時量同太虛然則即今見行分別者萬類紛然何故靈驗不等曰是皆亂想虛妄如因夢中事心力昧畧微劣故也嗟乎人莫不有忠孝之心也而王祥卧氷則魚躍耿恭拜井則泉冽何也蓋其養之專故靈驗之應速如影響

菩提達摩初自梁之魏經行於嵩山之下倚杖於少林面壁燕坐而已非習禪也久之人莫測其故因以達摩爲習禪夫禪諸行之一耳何足以盡聖人而當時之人以之爲史者又從而傳於習禪之列使與枯木死灰之徒爲伍雖然聖人非止於禪那而亦不違於禪那如易出乎陰陽而亦不違乎陰陽

舊說四祖大師居破頭山山中有無名老僧唯植

松人呼為我松道者甞請於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儻能再來吾尚可遲汝乃去行水邊見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女首肯之老僧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輙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庸紡里中夕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為不祥棄水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邑人呼為無姓兒四祖見於黃梅道中戲問之曰汝何姓曰姓固有但非常姓祖曰何姓曰是佛性祖曰汝乃

無姓耶曰姓空故無祖化其母使出家時七歲衆館今為寺號佛母而周氏尤盛去破頭山佇望間道者肉身尚在黃梅東禪有佛母塚民塔其上傳燈錄定祖圖記忍大師姓周氏者從母姓也大宋高僧傳乃曰釋弘忍姓周氏其母始娠移月光照庭室終夕若晝異香襲人舉家欣駭安知衆館本社屋生時寘水中乎又曰其父偏愛因令誦書不知何從得此語其叙事妄誕大率類此開元中文學閭丘均為塔碑徒文而已會昌毀廢唐末烽火更遭蹂踐愈不可考知其書謬者母氏周而曰有

父故也無為子甞贊其像曰人孰無父祖獨有母其母為誰周氏季女濁港滔滔入大江門前依舊長安路

斷際禪師初行乞於雒京吟添鉢聲一嫗出棘扉間曰太無厭足生斷際曰汝猶未施反責無厭何耶嫗笑掩扉斷際異之與語多所發藥辭去嫗曰可往南昌見馬大師斷際至江西而大師已化去聞塔在石門遂往禮塔時大智禪師方結廬塔傍因叙其遠來之意願聞平昔得力言句大智舉一喝三日耳聾之語示之斷際吐舌大驚相從甚久

暮年始移居新吳百丈山考其時嫗死久矣而大宋高僧傳曰嫗覩斷際見百丈非也

雲居佛印禪師曰雲門和尚說法如雲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反記我語他時定販賣我去今對機室中錄皆香林明教以紙為衣隨所聞隨即書之後世學者漁獵文字語言中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可嘆也

玄沙備禪師薪於山中傍僧呼曰和尚看虎玄沙見虎顧僧曰是你靈潤法師山行野燒迅飛而來同游者皆避之潤安步如常曰心外無火火實自

心謂火可逃無由免火火至而滅巖陽尊者單丁住山蛇虎就手而食歸宗常公刈草見蛇芟之傍僧曰久聞歸宗今日乃見一麄行沙門常曰你麄我麄耶吾聞親近般若有四種驗心謂就事就理入就理（一本有事理二字非）出就事理之外宗門又有四藏鋒之用親近以自治藏鋒之用以治物

荊州天王寺道悟禪師如傳燈録所載則曰道悟得法於石頭所居寺曰天皇婺州東陽人姓張氏年十四歲出家依明州大德披剃年二十五杭州竹林寺受具首謁徑山國一禪師服勤五年大歷

中抵鍾陵謁馬大師經二夏乃造石頭元和丁亥四月示寂壽六十臘三十五及觀達觀禪師所集五家宗派則曰道悟嗣馬祖引唐丘玄素所譔碑文幾千言其畧曰師號道悟渚宮人姓崔氏即子玉後胤也年十五於長沙寺禮曇翥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律德得尸羅謁石頭扣寂二年無所契悟乃入長安親忠國師三十四與侍者應真南還謁馬大師大悟於言下祝曰他日莫離舊處故復還渚宮元和十三年戊戌歲四月初示疾十三日歸寂壽八十二臘六十三考其傳正如兩人然玄素所載曰有傳法一人崇信住澧州龍潭南嶽讓禪師碑唐聞人歸登撰列法孫數人于後有道悟名圭峯荅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兼稟徑山今妄以雲門臨濟二宗競者可發一笑

草堂禪師牋要曰心體靈知不昧如一摩尼珠圓照空淨都無差別之相以體明故對物時能現一切色相色自差而珠無變易如珠現黑時人以珠為黑者非見珠也離黑覔珠者亦非見珠也以明黑都無為珠者亦非見珠也馬祖說法即妄明真

正如以黑為珠神秀說法令妄盡方見覺性者離妄求真正如離黑覔珠牛頭說法一切如夢本來無事真妄俱無正如明黑都無為珠獨荷澤於空相處指示知見了了常知正如正見珠體不顧衆色也寂以馬祖之道如珠之黑是大不然即妄明真方便語耳畧知教乘者皆了之豈馬祖應聖師遠識為震旦法王出其門下者如南泉百丈大達歸宗之徒皆博綜三藏熟爛真妄之論爭服膺師尊之而其道乃止於如珠之黑而已哉又以牛頭之道一切如夢真妄俱無者是大不然觀其作心

王銘曰前際如空知處迷宗分明照境隨照冥滐縱横無照最微最妙知法無知無知知要一一皆治知見之病而荷澤公然立知見優劣可見而謂其道如明黒都無爲珠者豈不重欺吾人哉至如北秀之道頓漸之理三尺童子知之所論當論其用心秀公爲黄梅上首頓宗直指縦曰機器不逮然亦飫聞飽參矣豈自甘爲漸宗徒耶益祖道于時疑信半天下不有漸何以顯頓哉至於紛爭者皆兩宗之徒非秀心也便謂其道止如是恐非通論吾聞大聖應世成就法道其權非一有實權有

顯權實權即爲異道爲非道顯權則爲親友爲知識庸詎知秀公非實權也哉

唐僧復禮有法辯當時流輩推尊之作真妄偈問天下學者曰真法性本凈妄念何由起從真有妄生此妄何所止無初即無末有終應有始無始而無終長懷懵兹理願爲開玄妙析之出生死清涼國師荅曰迷真妄念生悟真妄即止能迷非所迷安得長相似從來未曾悟故説妄無始知妄本自真方是恒妙理分別心未忘何由出生死圭峯禪師荅曰本淨本不覺由斯妄念起知真妄即空知空妄即止止處名有終迷時號無始因緣如幻夢何終復何始此是衆生源窮之出生死又曰人多謂真能生妄故妄不窮盡爲决此理重荅前偈曰不是真生妄妄迷真而起悟妄本自真知真妄即止妄止似終末悟來似初始迷悟性皆空皆空無終始生死由此迷達此出生死予味二老所荅之辭皆未副復禮問意彼問真法本淨妄念何由而起但曰迷真不覺則孰不能荅耶因爲明其意作偈曰真法本無性隨縁染凈起不了號無明了之即佛智無明全妄情知覺全真理當念絶古今底

處尋終始本自離言詮分別即生死

雲庵和尚嘗曰諸佛隨宜説法意趣難解如起信曰若有衆生來求法者隨已能解方便爲説不應貪著名利恭敬唯念自利利他回向菩提故者爲弘法大峻者言之也圓覺曰末世衆生欲修行者應當盡命供養善友事善知識彼善知識欲來親近應斷瞋恨現逆順境猶如虚空者爲求道不精進者言之也雖然爲弟子者能不忘精進則爲師者不害於太峻方今學者未能盡致敬之禮而責以慳法則過矣侍者進曰然則三世如來法施之

式可得聞乎曰法華曰於一切衆生平等說法以順法故不多不少乃至深愛法者亦不爲多說此佛之遺意也

達觀頴禪師初出東吳年纔十六七泊舟秦淮宿奉先寺時寺皆講人見其禪者又少之不爲禮頴讓曰佛記比丘惡客比丘至者法将滅爾輩安爲之耶有荅者曰上人卽主此敬客未晚頴笑曰我顧未暇居此然能易道行者使飯十方僧報佛恩耳時内翰葉公清臣守金陵頴袖書謁之葉公曰昨晚至此何以知建寺始末之詳如此乎對曰夜

閱舊碑知之因極言律居之弊敗傷風化葉公大奇之奉先緣是乃爲禪林吳中講師多識諸祖傳法偈無譯人禪者與之辯失其真適足以重其謗頴諭之曰此達摩爲二祖言者也何須譯人耶如梁武初見之卽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荅曰廓然無聖進曰對朕者誰又曰不識使達摩不通方言則何於是時便能尔耶講師不敢復有辭其挫服魔外之氣無師自然之智發自妙齡而遇事則應無所疑畏天性則然後爲石門聰之嗣首山嫡孫也

涅槃經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諸佛世尊有秘密藏是義不然何以故諸佛世尊唯有密語無秘密藏譬如幻主機關木人人雖覩見屈伸俯仰莫知其内而使之然佛法不爾咸令衆生悉得知見云何當言佛世尊有秘密藏佛讃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言如來實無秘密之藏何以故如秋滿月處空顯露清淨無翳人皆覩見如來之言亦復如是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又曰又無語者猶如嬰孩言語未了雖復有語實亦無語如來亦爾

語未了者卽秘密之言雖有所說衆生不解故名無語故石頭曰乗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藥山曰更須自看不得絶却言語我今爲汝說者箇語顯無語底長慶曰二十八代祖師皆說傳心且不說傳語且道心作麽生傳若也無言啓蒙何名達者雲門曰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說因甚麽道教外别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訶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是若是得底人道火何曾燒着口耶予每曰衲子於此徹去

方知諸佛無法可說而證言說法身如何是言說法身自答曰斷頭船子下揚州

王文公曰佛與比丘辰巳間應供名爲齋者與衆生接不可不齋又以佛性故等視衆生而以交神之道見之故首楞嚴曰嚴整威儀肅恭齋法又曰梵語三昧此云正定正定中所受境界謂之正受異於無明所緣受故圓覺曰三昧正受釋者謂梵語三昧此云正受而寶積云三昧及正受則此釋非也

曹溪大師將入涅槃門人行瑫超俗法海等問和尚法何所付曹溪曰付囑者二十年外於此地弘揚又問誰人答曰若欲知者大庾嶺上以網取之圭峯欲立荷澤爲正傳的付乃文釋之曰嶺者高也荷澤姓高故密示之耳欲抑讓公爲旁出則曰讓則曹溪門下旁出之汎徒此類數可千餘嗚呼逐鹿者不見山攫金者不見人殆非虛言方密公所見唯荷澤故諸師不問是非例皆毁之如大庾嶺上以網取之之語是大師末後全提妙旨而輙以意求讓公僧中之王而謂之汎徒評味密公之意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老安國師有言曰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者不住色不住聲不住迷不住悟不住體不住用而生其心者卽一切法而顯一心若住善生心卽善現若住惡生心卽惡現本心卽隱沒若無所住十方世界唯是一心信知曹溪大師云風旛不動是心動脩山主有偈曰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暗却本來人

有僧問晦堂老人曰五祖前身栽松道者嘗託周氏女而生彼三緣不和合何從而生耶老人笑曰汝聞樹提伽生於火中伊尹生於空桑乎對曰聞之汝於彼二人乃不疑其生不由三緣而獨疑五祖耶方今士大夫之留意宗乘者皆以此爲疑及聞此語莫不釋然予以謂老人所示未欲極教乘之本意第就其機息狂情耳馬大師曰佛是能仁有智慧善機宜能破一切衆生疑網出離有無等縛其斯之謂歟

宗鏡錄曰雖然心卽是業業卽是心旣從心生還從心受如何現今消其妄業報答曰但了無作自然業空所以云若了無作惡業一生成佛又曰雖有作業而無作者卽是如來秘密之教又凡作業

悉是自心横計外法還自對治妄取成業若了心不取境境自不生無法牽情云何成業予嘗作偈釋其旨曰舉手炷香而供養佛其心自知應念獲福舉手操刀恣行殺戮其心自知死入地獄或殺或供一手之功云何業報罪福不同皆自横計有如是事是故從來枉沈生死雷長芭蕉鋏轉磁石俱無作者而有是力心不取境境亦自寂故如來藏不許有識

維摩經曰入不思議境如借座燈王取飯香土促演其日劫大小之相容可以神會妙旨至曰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皆應號泣聲震三千大千世界極難解通首楞嚴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見道者妄盡覺明自見空殞可也而下文乃又曰一切魔王見其宮殿無故坼裂為難和會古諸法師俱有注釋校其所論未容無說

臨濟大師建立四賓主今徒閱其語竟莫能分辯之知之者未必真不知者以為苟然又有四喝一喝如金剛王寶劍一喝如踞地獅子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如踞地獅子探竿影

草後學往往不省其何等語安能識其意耶不過曰此古人一期建立之辭耳何足問哉然則臨濟之言遂為虛語也今係其偈於此曰金剛王劒覿露堂堂才涉唇吻即犯鋒鋩踞地師子本無窠臼顧佇之間即成滲漏探竿影草莫入陰界一點不來賊身自敗有時一喝不作喝用佛法大有只是牙痛

予游長沙至鹿苑見岑禪師畫像想見其為人作岑大蟲賛并序曰如來世尊語阿難曰汝元不知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幻妄稱相其性真為妙覺明體龍勝菩薩曰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以佛祖之辯談心法之妙其清淨顯露如掌中見物無可疑者而末世衆生卒不明了者蓋其迷妄之極非其所聞之習故也禪師憫之故於所習之境譬之曰若心是生則夢幻空華亦應是生若身是生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亦應是生大哉言乎與首楞嚴中觀論相終始也禪師大寂之孫南泉之子趙州之兄聞法於長沙之鹿苑當時衲子倔彊如仰山者猶下之而呼以為岑大蟲云為之賛曰長沙大

蟲聲威甚重獨眠空林百獸震恐寂子兒癡見不知畏引手捋鬚幾缺其耳大空小空你虎亦尒如備與覺可撩其尾嗟今衲子眼如裴旻但見其彪安識虎真我拜公像非存非沒百尺竿頭行塵勃勃

白雲端禪師曰天下叢林之興大智禪師力也祖堂當設達摩初祖之像於其中大智禪師像西向開山尊宿像東向得其宜也不當止設開山尊宿而畧其祖宗耳雲居祐禪師曰吾觀諸方長老示寂必塔其骸山川有限而死本無窮百千年之下

塔將何所容於是于宏覺塔之東作卵塔曰凡住持者自非生身不壞火浴雨舍利者皆以骨石填於此其西又作卵塔曰凡衆僧化皆藏骨石於此謂之三塔二大老識度高遠可爲後世法然孤論難持犯衆難成卒必有賞音吾將觀焉

東京覺嚴寺有誠法師講華嚴經歷席家久學者依以揚聲其爲人純至少緣飾高行遠識近世講人莫有居其右者元祐初高麗僧統航海至上表乞傳持賢首宗教歸本國流通奉聖旨下兩街舉可以授法者有司以師爲宜上表辭免曰臣雖刻意講學識趣淺陋特以年運巳往妄爲學者所推今異國名僧航海問道宜得高識博聞者爲之師竊見杭州慧因院僧淨源精練教乘旁通外學舉以自代實允公議奉聖旨依所乞勑差朝奉郎楊傑館伴至錢塘受法

予建中靖國之初故人處獲洞山初禪師語一編福嚴良雅所集其語言宏妙真法窟爪牙大畧曰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無語名爲活句未達其源者落在第八魔界中又曰言無展事語不投機乘言者喪滯句者迷於此四句語中見得分明也

作箇脫洒衲僧根椽片瓦粥飯因緣堪與人天爲善知識於此不明終成莽鹵雲庵平生說法多稱初悟門度越格量偶閱舊記見其寄道友偈并序曰昔洞山參雲門悟旨於言下入佛正知見所有炙脂帽子鶻臭布衫皆脫去以四句偈明其悟蓋得展事自在之用投機善巧之風故其應機接物不乘言不滯句如師子王得大自在於哮吼時百獸震駭蓋法王法如是故也又世所傳見雲門者皆坐脫立亡何哉以無佛法知見故也因隨句釋以奉寄曰大用現前能展事春來何處不開花放

伊三頓叅堂去四海當知共一家又曰千差萬別
解投機明眼宗師自在時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群
消息少人知又曰遊山翫水便乗言自已商量総
不偏鶻臭布衫脫未得且隨風俗度流年又曰滯
句乗言是聱聾叅禪學道自無功悟來不費纖毫
力火裏蝍蟟呑大蟲
宗道者不知何許人也往來舒蘄間多留於投子
性嗜酒無日不醉村民愛敬之每餉以醇醪居一
日方入浴聞有尋宗者度其必送榼至裸而出得
酒徑去人皆大笑而宗傲然不怍脊散衣下山有

逆而問者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對曰袈裟裹草鞋
意旨如何曰赤脚下桐城陳退夫初赴省闈過宗
戲問曰躍此行欲作狀元得否宗熟視曰無時節
得莫測其言也而退夫果以第三名上第時彥作
魁方悟無時之語宗見雪竇而趍放自如言法華
之流也
雪竇初在大陽玄禪師會中典客與僧夜語雌黃
古今至趙州栢樹子因緣爭辯不已有一行者立
其旁失笑而去客退雪竇呼行者至數之曰對賓
客敢爾耶對曰知客有定古今之辯無定古今之

眼故敢笑曰且趙州意汝作麼生會因以偈對曰
一兎横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
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雪竇大驚乃與結友或云
卽承天宗禪師也予謂聞此可以想見當時法席
之盛也
晦堂老人嘗以小疾醫寓漳江轉運判官夏倚公
立往見之因劇談妙道至會萬物為自已及情與
無情共一體時有犬卧香案下以壓尺擊犬又擊香
案曰犬有情卽去香案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
得成一體去夏不能荅晦堂曰纔入思惟便成剩

法何曾會物爲已耶老黃龍入滅道俗請繼主道
場法席之盛初不減平時然性真率不樂從事五
求解去乃得謝事閑居而道學者益親謝景温師
直守潭州虛大溈以致之三辭弗往又囑江西彭
汝礪器資請所以不應長沙之意晦堂曰願見謝
公不願領大溈也馬祖百丈已前無住持事道人
相求於空閑寂寞之濵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
尊禮爲人天師今則不然掛名官府如有戸籍之
民直遣伍伯追呼耳豈可復爲也器資以斯言反
命師直由是致書願得一見不敢以住持相屈遂

往長沙葢於四方公卿意合則千里應之不合則
數舍亦不往也開法黃龍十二年退居庵頭二十
餘年天下指晦堂爲道之所在葢末世宗師之典
刑也
圓通祖印訥禪師告老於郡乞請承天端禪師主
法席郡可其請端欣然而來自以少荷大法前輩
讓善叢林責已甚重故敬嚴臨衆以公滅私於是
宗風大振未幾年訥公厭閙穽郡守至自陳客情
太守惻然目端端笑唯唯而已明日登座曰昔日
大法眼禪師有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盡圓明

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衆
且道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包腰而去一衆大
驚邀留之不可叢林至今敬畏之
南禪師住廬山歸宗火一夕而燼大衆譁譟動山
谷而黃龍安坐如平時桂林僧洪準欲掖之而走
顧見叱之準曰和尚縱厭世間慈明法道何所賴
耶因徐整衣起而火已及座榻矣坐是入獄郡吏
發其私忿考掠百至絕口不言唯不食而已兩月
而後得釋鬚髮不剪皮骨僅在真點胷迎於中塗
見之不自知泣下曰師兄何至是也黃龍叱曰遮

俗漢真不覺拜之葢其不動如山類如此
曹山躭章禪師初辭洞山悟本本曰吾在雲岩先
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授汝汝善護
持無令斷絕遇真法器方可傳委直須秘密不得
影露恐屬流布喪滅吾宗夫末法時代人多乾慧
若要辨認向去之人真偽有三種滲漏當機直須
具眼一見滲漏者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情滲漏
者智常向背見處偏枯三語滲漏者體妙失宗機
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又綱要三
偈初敲倡俱行曰金針雙鎖備狹路隱全該實印

當空妙重重錦縫開其次金鎖玄路曰交互明中
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尋進退金鎖網鞔鞔又其次
理事俱不涉曰理事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
巧拙電火爍難追衲子當機餘如電火難追則方
透三種滲漏圓覺曰衆生爲解礙菩薩未離覺故
知脫生死於言下自非上根大智何以臻此大愚
以黃檗爲老婆良有以也黃檗每曰決定不流至
第二念就中方入我宗門葢宗乘有旨趣下流不
悟妄生同異欲望大法之典不亦難乎
龍牙和尚作半身寫照其子報慈匡化爲之贊曰

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二老洞山悟本兒孫也故其家風機貫回互使不犯正位語忌十成使不墮今時而注化匠心獨妙語不失宗爲可貴也餘杭政禪師嘗自寫照又自爲之贊曰貌古形疎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解空不許離聲色似聽孤猿月下啼政公超然奇逸人也故其高韻如光風霽月詞致清婉而道味若嚴古今贊偈甚多予尤愛此二篇

圭峯日用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散亂心散亂隨情轉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偶閱唐史李訓之敗被綠衣詭言黜官走終南依宗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爲盩厔吏所執訓死仇士良捕密詰之怡然曰與訓游久吾法遇難則救初無愛憎死固吾分予謂比丘於唐交士大夫者或見於傳記多犯法辱教而圭峯獨超然如此爲史者亦欣然點筆疾書益其履踐之明也觀其偈則無不欲透脫情境譬如香象擺壞鐵鎖自在而去豈若蠅爲唾所涴哉

雲庵住歸宗時方送法眼大師荼毗時雨新霽泥方滑道忽蹉倒大衆爭挾而起舉火把曰法眼荼毗歸宗遭攧呈似大衆更無可說

石頭大師作參同契其末曰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法眼禪師註曰住住恩大難訓法眼可謂見先德之心矣衆生日用以妄想顛倒自蔽光明故多違時失候謂之虛度光陰有道者無他能善用其心耳故趙州曰一切但仍舊從上諸聖無不從仍舊中得大智度論曰衆生心性猶如利刀雖用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損理體常妙衆生自籠能善用心卽合本妙首楞嚴曰佛謂阿難譬如琴瑟箜篌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汝與衆

生亦復如是寶覺真心各各圓滿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華嚴偈曰若有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

大智禪師曰夫教語皆是三句相連初中後善初直須教渠發善心中破善後始明善菩薩卽非菩薩是名菩薩法非法非非法總與麼也若卽說一句令人入地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故知古大宗師說法皆依佛祖法式不知者以謂苟然語如無著所釋金剛般若是此意

也洞山安立五位道眼明者視其題目十五字排布則見悟本老人如曰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偏中至兼中到是也汾陽頌曰五位參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則差或作相違金剛透匣誰能解唯有那吒第一機舉目便令三界淨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挾通回互擬議鋒鋩失却威

金剛般若曰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西天此土聖賢釋者無慮千餘人然莫如無著得佛之意雙林大士又從而申明之無著於此判爲言說法身意以謂筏者言說也雖與人俱然亦不類如筏行水中而實不住非法者二邊也在筏且不類豈於二邊而止住耶故曰何況非法大士偈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人法俱名執悟理詎勞詮中流仍被溺誰論在二邊有無如取一即被汙心田故曹洞宗旨有混不得類不齊之語也

雲峯悅禪師再游泐潭重會南禪師敘別講舊相得甚懽久之更使一見石霜慈明老人既至石霜憇於山前莊聞其坦率之風悔來因不復過門徑造南岳福嚴未期月掌記室俄長老賢公化去郡以慈明來居之初聞夜參貶剝諸方異解皆其平生艱難而得者於是嘆服卽投誠問道三往三被罵而退不勝忿業已歸之明日復往慈明罵如故因啓曰某唯以不解故來問善知識宜施方便不蒙開示專以罵爲豈從上所以授法之式耶慈明驚曰南書記我謂汝是箇人乃作罵會耶黃龍聞其語如桶底脫拜起汗下從容論趙州因緣呈偈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如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讐慈明閱之笑曰偈甚佳但易一字曰老婆勘破有來由其機智妙密又如此黃龍辭去白曰大事畢竟如何慈明訶曰着衣喫飯不是畢竟屙屎送尿不是畢竟予嘗游福嚴覽其山川之形勝讀思大所記曰此山增人之志力居之者多得道故祖宗授法莫不因之雖大法之興必依之人然馬祖於此受讓公記莂其道大振於江西今慈明黃龍事迹復相類亦足怪也

生法師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法眼禪師忽聞齋魚聲謂侍者曰還聞麼適來若聞如今不聞如今若聞適來不聞會麼

有僧嘗登三生藏取思大平生所持錫立之疑處

橫生終不能定忽自念曰當一切放下却卽舉錫置之錫卓然不傾以問予其故何哉予曰非特於錫則然凡事若有心卽成差悞試觀兒輩剪紙擬心卽失不擬心徑往無難故道人不可須臾忘脫也

首楞嚴曰汝元不知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涅槃曰譬如猛火不能燒薪火出木盡名爲燒薪般若燈論曰根境理同然智者何驚異衲子於此見徹方入阿字法門

康僧會天竺人吳赤烏十年初至建業營立茆茨

設像行道孫權疑爲矯異召問曰有何靈驗對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耀無方昔阿育王起塔至八萬四千塔寺之興表遺化也權曰若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共結淨室以銅缾加几燒香禮請至期無應會求伸至三七忽聞缾中鏘(別本作鏗)然有聲果獲舍利以示權權與群臣聚觀五色燭人權大驚而起曰希有之瑞也釋曇諦父形嘗爲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一僧呼爲母寄一麈尾幷鐵鏤書鎮二枚既覺而兩物具(或作俱)存因而懷娠生諦此二物乃諦前身爲宏覺法師爲姚萇講法華所獻追繹宏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會以眞誠之至能生致舍利諦以大願所持亦能死將長物嗚呼眞誠大願之力尚能反易生死如意自在况守護心城者耶

莊子言藏舟於壑藏山於澤釋者遺語如流至曰藏天下於天下未有不嗒然危坐置筆而思者晦堂老人嘗問學者此義如何對之甚衆晦堂笑曰汝善說道理予作偈記其意曰天下心知不可藏紛紛嗅迹但尋香端能百尺竿頭步始見林梢掛

角羊又問列子載兩小兒論日遠近不決而質於孔子孔子不荅其意何在學者皆曰聖如夫子亦莫能辨此理是以無說也晦堂亦笑之予作偈釋之曰凉溫遠近轉增疑不荅當渠痛處錐尚逐小兒爭未已仲尼何獨古難知

歐陽文忠公昔官洛中一日游嵩山却去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山寺入門脩竹滿軒霜清鳥啼風物鮮明文忠休於殿陛旁有老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顧荅文忠異之曰道人住山久如對曰甚久也又問誦何經對曰法華經文忠曰古之高僧臨生

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驚不自知膝之屈也謝希深嘗作文記其事

言法華梵相奇古直視不瞬時獨語笑多行市里褰裳而趍或舉指畫空佇立良久從屠沽游飲啗無所擇道俗弖目爲狂僧懷禪師未出家時師見之撫其背曰德山臨濟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對曰本來無一物一味總成真僧問世有佛否對曰寺裏文殊有問師爲凡耶聖耶舉手曰我不在此住將示化作遺偈其言不可曉也已而曰我從無量刦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語畢右脇而寂慶曆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也

照覺禪師元豐之間革東林律居爲叢林天下衲子望風而集咸信敬畏仰以爲肉身大士其被賞識者必名聞諸方然未嘗輕予人羅漢小南禪師嗣雲居祐公道眼明白未爲人知嘗至東林照覺鳴鐘集衆出迎于清溪之上其徒大驚自是南之名日益顯著佛印禪師再歸雲居靈源叟初自龍山來與衆群居痛自韜晦佛印陞座白衆請以爲座元其禮數特異靈源受之叢林學者日親知晦堂老人法道有在矣嗚呼先德之成就法器使增重於世其法如此堯非不能誅四凶舉十六子也留以遲舜耳雖古聖人所爲莫能外是二老其亦知此者歟

古塔主去雲門之世無慮百年而稱其嗣青華嚴未始識大陽特以浮山遠公之語故嗣之不疑二老皆以傳言行之自若其於已甚重於法甚輕古之人於法重者永嘉黃檗是也永嘉因閱維摩悟佛心宗而往見六祖曰吾欲定宗旨也黃檗悟馬祖之意而嗣百丈故百丈嘆以爲不及也

地藏琛禪師能大振雪峯玄沙之道者其秘重大法恬退自處之効也數子嘗想見其爲人城隈古寺門如死灰道容清深戲禪客曰諸方說禪浩浩地爭如我此間栽田博飯喫有旨哉

予初居黃龍山時作禪和子十二時偈曰吾活計無可觀但日日長一般夜半子困如死被虱咬動脚指雞鳴丑粥魚吼忙繫裙尋襪紐平旦寅忽欠伸兩眉稜重千斤日出卯自攪炒眼誦經口相拗

食時辰齒生津輪肚皮虧口唇禺中巳眼前事看
見親說不似日南午衣自補忽穿針全體露日昳
未方（或作初）破睡洗開面摸着鼻晡時申寂天真順
便喜逆便瞋日入酉壁掛口鏡中空日中斗黃昏
成作用客眼開閤烏舉律人定亥說便會法身眠
無被蓋坐成叢行作隊活鱍鱍無障礙若動着赤
肉艾本無一事可營爲大家相聚喫莖菜
雲峯悅禪師初至高安大愚見芝和尚芝問曰汝
來何所求對曰擬學佛法芝曰佛法豈可容易學
趂色力強健爲衆乞飯一遭學未晚悅天資純至

信受其言即往行乞既還而芝移居翠巖悅又詣
芝所求入室芝曰佛法且置之大衆夜寒須炭更
當乞炭一次學未晚悅又行乞歲晏載炭歸且求
示誨芝曰佛法不怕爛却維那方缺人子當就職
勿辭也遂鳴揵椎白衆請之悅有難色拜起追悔
欲棄去業已當之因中休然恨不曉芝公之意果
如何耳一日束破桶引篾觸盆墮地遂大悟方見
芝公用處走見芝芝笑呼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
悅未及吐一言再拜汗如雨而去故其門風孤峻
未嘗有搆之者南禪師嘗語大寧老原曰渠欲人

人悟解如此豈可得哉
神鼎諲禪師少年時與數耆宿游南岳一僧舉論
宗乘頗博敏會對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
諲曰上人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
耳色何人之語僧曰法眼大師偈也諲曰其義如
何對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縱然諲
曰舌味是根境否對曰是諲以箸挾菜置口含糊
而言曰何謂相入耶坐者相顧大驚莫能加答諲
曰路塗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
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

金剛三昧經乃二覺圓通示菩薩行也初元曉造
疏悟其以本始二覺爲宗故坐牛車置几案於兩
角之間據以草文圓覺經以皆證圓覺無時無性
爲宗故經首叙文不標時處及考其翻譯之代史
復不書曉公設事表法圓覺實合佛意其自覺心
靈之影像乎
曹溪六祖大師方其韜晦時雜居止於編民混勞
侶於商農十有六年鬻兒海豎販夫竈婦得以追
呼爾汝及其德加於人道信於天下也雖屢朝天
子不得而師友之其行聖賢之分故莫知貴賤之

異也大宋高僧傳曰天子累召祖竟不往曰吾貌不揚北人見之必輕法是果祖師之言乎不仁者之言也至人何嘗以形骸爲卹况其天形道貌以慈攝物者其肯不自信耶

石頭和尚庵於南臺有年偶見負米登山者問之曰送供米也明日卽移庵下梁端遂終於梁端有塔存焉百丈寺在絶頂每日力作以償其供有勸止之者則曰我無德以勞人衆不忍藏去作具因不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先德率身多如此故六祖以石墜腰牛頭負米供衆今少年苾

蒭掣鉢顰頞曰吾臂酸

雪竇禪師作祖英頌古其首篇頌初祖不契梁武曰闔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者重嘆老蕭不遇詞也昧者乃叙其事于前曰達摩既去誌公問曰陛下識此人否蓋觀音大士之應身耳傳佛心印至此土柰何不爲禮耶老蕭欲追之誌公曰借使闔國人追亦不復來矣雪竇豈不知誌公沒於天鑒十三年而達摩以普通元年至金陵乎以是知叙此者非雪竇意也今傳寫又作蓋國盍可笑又頌洞山麻三斤曰堪憶長慶陸大夫解道合哭不合哭意用長慶語長慶聞陸大夫此語而哭乃問衆曰且道合哭不合哭事見傳燈録而昧者易曰合笑不合哭失其旨甚矣王文公見禪者多問韓退之見大顚事往往對公妄談者公嗟惜禪者吐辭多臆說不問義理故要謗者多以此有志於宗教者當考證之不可苟也

僧問予轉八識成四智從上宗師頗有釋其義者乎予曰曹溪有偈寂詳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轉其名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繫與朿處那伽定以五識第八親相分故曰成所作智同圓鏡是皆果上方轉第六第七無別體故但能了知卽性平等是皆因中轉也

英邵武開豁明濟之姿葢從上宗門爪牙也嘗客雲居掩室不與人交下視四海莫有可其意者曰吾將老死於此山偶夜讀李長者十明論因大悟久之夜經行聞二僧舉老黃龍佛手驢脚因緣異之就問南公今何所寓對曰在黃檗黎明徑造南公一見與語自以謂不及又往見翠岩真點胷方入室真問曰女子出定意旨如何英引手搯其膝

而去真笑曰賣匙箸客未在真自是知其機辯脫
畧窠臼大稱賞之於是一時學者宗向晚首衆僧
於圓通南公見僧自廬山來必問曾依觀英首座
否有不識者則曰汝行脚到廬山不識英首座是
寶山徒手之說也南公在世不肯開法南公化去
師曰大法捨我其誰能荷之耶遂出世住泐潭有
偈語甚多今止記其三首可以想見其爲人曰石
門路嶮鐵關牢舉目重重萬仞高無角鐵牛衝得
破毘盧海内鼓波濤又曰萬緞爐中鐵蒺藜直須
高價莫饒伊横來豎去呵呵笑一任旁人鼓是非

又曰十方齊現一毫端華藏重重帝網寒珍重善
財何處去青霄風撼碧琅玕
達觀禪師嘗竊笑禪者不問義理如宗門有四種
藏鋒初曰就理次曰就事至於理事俱藏則曰入
就俱不涉理事則曰出就彼不覩字畫輙易就理
作袖裏易出就作出袖易入就作入袖就事不可
易也則孤令之今德山四家録所載具存使晚生
末學疑長老袖中必有一物出入往來大可笑也
晦堂老人見禪者汗漫則笑曰彼出家便依誦八
陽經者爲師矣其見聞必自有淵源

南院和尚曰問在荅處荅在問處夾山曰明中抽
横骨暗中坐舌頭上座玄旨是老僧舌頭老僧玄
旨是上座舌頭又曰坐却舌頭別生見解叅他活
意不叅死意達觀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
門故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沉淪予嘗怪洞上臨
濟提倡旨歸多相同蓋得前聖爲物法式之大要
楞嚴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故舊說多言達
磨乃觀音應身指楞伽可以印心則其旨蓋嘗曰
佛語心爲宗故也又曰南岳讓公亦觀音應身味
其意若非苟然者也

有僧謂予曰如古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
荅曰不落或荅曰不昧問如何是大悲千手眼或
荅曰通身是有聞之者則曰我則不然曰徧身是
或問如何是佛或荅曰臭肉等來蠅有聞之者曰
我則不然破驢脊上足蒼蠅或問擬借一問以爲
影草時如何或荅曰何必有聞之者曰何不道箇
不必如諸老宿所示何以分其優劣得達其旨於
法無礙謂一切語言無用揀擇信手拈來也耶則
彼皆輕重問荅錙銖而較之謂臨機直須辨別也
耶則彼之理致具在若無可同異者此吾所嘗疑

不能釋也予曰我不解子之疑然聞世尊在日有
比丘根鈍無多聞性佛令誦苕蔕二字日夕誦之
言苕則已忘蔕言蔕則又忘苕每自尅責係念不
休忽能言曰苕蔕於此大悟得無礙辯才子能如
誦苕蔕者當見先德大慈悲故爲物之心僧讋㦝
而去

法昌倚遇禪師北禪賢公之子住山三十年刀耕
火種衲子過門必勘詰之英邵武聖上座皆黄龍
高弟與之友善多法句徧叢林晦堂老人嘗過之
問曰承聞和尚近日造草堂畢工否曰已畢工又

問曰幾工可成曰止用數百工遇恚曰大好草堂
晦堂拊手笑曰且要天下人疑着臨終時使人要
徐德占德占偕靈源禪師馳往至則方坐寢室以
院事什物付監寺曰吾自住此至今日以護惜常
住故每自莅之今行矣汝輩着精彩言畢舉手中
杖子曰且道遮箇付與阿誰衆無對者擲於地投
牀枕臂而化

首山和尚嘗作傳法綱要偈曰咄咄（或作哉）拙郎君
機（或作巧）妙無人識打破鳳林關穿靴（或作着靴）水上立
咄咄（或作哉）巧女兒停（或作擲）梭不解織貪看（或作看他）鬬

雖人水牛也不識汾陽無德禪師注釋之然學者
猶莫曉則知古人神悟穎脫之資令人不可企及
遠甚予嘗嗟誦之淳化三年十二月五日謂衆曰
老僧今年六十七老病相依且過日今年記取明
年事明年記着今年日至明年時皆無爽復謂衆
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真明暗盡時
俱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日午安坐而化

大般若經曰諸天子竊作是念諸藥叉等言辭呪
句雖復隱密而當可知尊者善現於此般若波羅
蜜多雖以種種言辭顯示而我等輩竟不能解善

現知彼心之所念便告之言汝等天子於我所說
不能解耶諸天子言如是如是具壽善現復告言
我曾於此不說一字汝亦不聞當何所解何以故
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文字言說皆遠離故由於此
中說者聽者及能解者皆不可得一切如來應正
等覺所證無上正等菩提其相甚深亦復如是曹
溪大師將入滅方敢全提此令者知大乘種性純
熟故僧問歸新州意旨乃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至江西馬祖南岳石頭則大振耀之故號石頭爲
真吼馬祖爲全提其機鋒如大火聚擬之則死學

者乃欲以意思解不亦悮哉
嵩明教每嘆沙門高上大聖慈廕之力也而晚世紛紛者自卑賤之其見天子無稱臣禮臣之爲言公卿士大夫之職不當僭越取而有之亦令諂諛識首壞其端歷世因之不疑彼山林野逸之人天子猶不得臣之况沙門乎故其進正宗記之表皆首尾言臣某以存故事至其間當自叙則亦止稱名而已當時公卿閎之重其高識予昔游湘中見沙門作道場至召南嶽帝君則屈躬唱曰臣僧某此又何也

予頃游京淮東吳問法席至盛然主法者太譏以壞先德之式如前輩陞堂攝衣定侍者問訊退然後大衆致敬側立肅聽以重法故於主法者何有哉今則不然長老登座拱立以遲大衆立定乃敢坐獨江西叢林古格不易然予以今日事勢觀之恐他日有甚於京淮東吳也

仁宗皇帝與大覺禪師爲法喜游和宸詞句甚多然皆踪跡上語初不敢出新奇宏妙之言至觀其平日所作則驚絶之句甚夥世疑其爲尾注非也昔宋文帝以鮑明遠爲中書舍人文帝好文章自謂人莫及明遠識其旨故爲文多鄙言世謂其才盡實不然也大覺身世兩忘非明遠委曲事君之比而仁宗皇帝生知道妙嚏唾詞章决非宋文所能髣髴然予知璉公之智深而應機之法不得不爾也

端師子者東吳人住西余山初見弄師子者遂悟入因以彩素制爲皮色或升堂見客則披之遇雪朝披以入城小兒追逐譁之得錢悉以施飢寒者歲以爲常誦法華經有功湖人爭迎之開經誦數句則擲錢去好歌漁父詞月夜歌之徹旦時有狂

僧號回頭和尚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與潤守呂公食肉師徑趨至指之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窘無以對師捶其頭挂倒而去又有狂僧號不托者於秀州說法聽者傾城師擲住問如何是佛不托擬議師趯之而去師初開堂俞秀老作疏叙其事曰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聽僧官宣至此以手揶揄曰止乃登座倡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師傾視笑曰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徑去章子厚請住墳寺方對

食子厚言及之師瞋目說偈曰章惇章惇請我看
墳我却喫素你却喫葷子厚爲大笑呂延安好坐
禪而子厚喜鍛師作偈示之曰呂公好坐禪章公
好學仙徐六簷擔板各自見一邊圓照禪師方乞
身慧林南歸姑蘇見師於丹陽問曰師非端師子
耶師曰是圓照戲之曰汝村裏師子耳師應聲曰
村裏師子村裏弄眉毛與眼一齊動開却口肚裏
直儱侗不愛人取奉直饒弄到帝王宮也是一場
乾打閧其意復戲圓照嘗應詔往都城故也
大覺禪師昔居南嶽三生藏有年叢林號璉三生

文學議論爲時名公卿所敬畏予嘗得其與孫莘
老書讀之知其爲天下奇才也其畧曰妙道之意
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
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醇以
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爲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
趣時也自生民以來淳朴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
素春也及情竇日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
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昔商
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有所難曉彼當時人民聽之
而不違則俗與今如何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

無所不至而天下有不忍顧聞者於是我佛如來
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
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而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
化成天下亦猶是而已矣然至其極也皆不能無
弊弊迹也道則一耳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
也自秦漢至今千有餘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
教裂而鼎立互相詆訾不知所從大道寥寥莫之
返良可嘆也予讀之不忍置及觀王文公非韓子
其詞意與此相合其文曰人有樂孟子之距楊墨
也而以佛老爲己功嗚呼莊子所謂夏蟲者其斯

人之謂乎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
不聞道矣夫聖人之言應時而設昔常是者今蓋
非也士知其常是也因以爲不可變不知所變者
言而所同者道也曰然則孰正曰夫春起於冬而
以冬爲終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不至於是
者皆所謂夏蟲也

大般若經曰應觀欲界色界無色界空善現是菩
薩摩訶薩作此觀時不令心亂若心不亂則不見
法若不見法則不作證又曰如金翅鳥飛騰虛空
自在翱翔久不墮落雖依於空而不據空亦不

爲空之所拘礙昔洞山悟本禪師立五位偏正以標準大法約三種滲漏以辨衲子非意斷苟爲皆本佛之遺意今叢林聞滲漏之語往往卑笑雖悟本復出安能爲哉

大般若經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古之宗師如臨濟德山趙州雲門之徒皆洞達此意故於一切時心同太虛至於爲物作則則要用便用聊觀其一戲則將摶取大千如陶家手未了證者當以事明鞭草血流頑石吼聲則無情非情之異雪中啼竹筍爲之茁則無今昔之時嗜

指悟子蔡順來歸則無間隔之處自乳猶子而德秀乳流則無男女等相牽公曰傷夫人情之惑也久矣目對真而莫覺亦以是而已

山谷禪師每曰世以相貌觀人之福是大不然福本無象可以觀之惟視其人量之淺深耳又曰觀人之壽夭必視其用心夫動入欺詐者豈長世之人乎寒山子曰語直無背面心真無罪福蓋心語相應爲人之常然者而前聖貴之有以見世道交喪甚矣大溈真如禪師一生誨門弟子但曰作事但實頭雲蓋智禪師有所示必曰但莫瞞心心自靈聖

予在湘山雲蓋夜坐地爐以被蒙首夜久聞僧相語曰今四方皆謗臨濟兒孫說平實禪不可隨例虛空中拋筋斗也須令求悟悟箇什麼古人悟即握土成金今人說悟正是見鬼彼皆狂解未歇何日到家去僧曰只如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荅曰鎮州出大蘿蔔頭此意如何其僧笑曰多少分明豈獨臨濟下用此接人趙州亦老婆如是予戲語之曰遮僧問端未穩何不曰如何是天下第一等生菜荅曰鎮州出大蘿蔔頭平實更分

明彼問見南泉而以此對却成虛空中打筋斗聞者傳以爲笑

靈源禪師爲予言彭器資每見尊宿必問道人命終多自由或云自有旨決可聞乎往往有妄言之者器資竊笑之暮年乞守湓江盡禮致晦堂老人至郡齋日夕問道從容問曰臨終果有旨決乎晦堂曰有之器資曰願聞其說荅曰待公死時即說器資不覺起立曰此事須是和尚始得予嘆味其言作偈曰馬祖有作則來彭公死時即道睡裏虱子咬人信手摸得革蚤

予夜與僧閱楊大年所作佛祖同源集序至曰昔如來於然燈佛所親蒙記別實無少法可得是號大覺能仁置卷長嘆大年士大夫其辯慧足以達佛祖無傳之旨今山林衲子反仰首從人求禪道佛法爲可笑也僧曰石頭大師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豈其妄言之耶予謂曰子讀其文之誤所謂密付者非若醫巫家以其術背人相爾汝也直使其自悟明爲密耳故長慶爀禪師曰二十八代祖師皆說傳心且不說傳語但破疑情終不於佛心體上荅出話頭如道明上座見六祖於大庾

嶺上既𢀡悟則曰此外更有密意也無六祖曰我適所說者非密意也一切密意盡在汝邊非特然也如釋迦於然燈佛所但得授記而已如有法可傳則卽付與之矣阿難亦嘗猛省曰將謂如來惠我三昧前聖語訓具在可以鏡心不然香嚴聞擊竹聲望潙山再拜保壽隔江見德山卽橫趍而去何以密耳語哉

曹山本寂禪師號章曰取正命食者須具三種墮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斷聲色三者不受食時會下有稠布衲問披毛戴角是什麼墮荅曰是類墮進曰不斷聲色是什麼墮荅曰是隨墮進曰不受食是什麼墮荅曰是尊貴墮因又爲舉其要曰食者卽是本分事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己事回光之時擯却聲色香味觸法得寧謐卽成功勳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卽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卽是正命食也食者亦是却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只是不被他染汚將爲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況其餘事耶曹山凡

言墮謂混不得類不齊耳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

唐溫尚書造嘗問圭峯密禪師悟理息妄之人不復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密以書荅之曰一切衆生無不具覺靈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廻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使身本安閑如水作氷而濕性不異若能悟此意卽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寄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

多生習妄執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真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身所修便同佛用但可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真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不受分段之身自然易短爲長易麤爲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隨現千百億身度有緣衆生名之曰佛本朝韓侍郎宗古嘗以書問晦堂老師曰昔聞和尚開悟曠

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爲之柰何晦堂荅曰敬承中書諭及昔時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然心外無剩法者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賊爲子也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是隨病設藥纔有煩惱習氣但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說若是定有習氣可治却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於塗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耶伏奉來諭略叙少荅以爲山中之信耳二老古今之宗師也其隨宜方便自有意味初無優劣然圭峯所荅之詞正韓公所問之意而語不失宗開廓正見以密較之晦堂所得多矣

永明和尚曰夫祖佛正宗則真唯識才有信處皆可爲人若論修證之門諸方皆云功未齊於諸聖且教中所許初心菩薩皆可比知亦許約教而會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若入信門便登祖位且約現今世間之事於衆生界中第一比知第二現知第三約教而知第一比知者且如即今有

漏之身夜皆有夢夢中所見好惡境界憂喜宛然覺來床上安眠何曾有實並是夢中意識思想所爲則可比知覺時所見之事皆如夢中無實夫過去未來現在三世境界元是第八阿賴耶識親相分唯是本識所變若現在之境是明了意識分別過去未來之境是獨散意識思惟夢覺之境雖殊俱不出於意識則唯心之旨比況昭然第二現知者即是對事分明不待立境且如現見青白物時物本自虛不言我青我白皆是眼識分與同時意識計度分別爲青爲白以意辨爲色以言說爲青

皆是意言自妄安置以六塵鈍故體不自立名不自呼一色既然萬法咸爾皆無自性悉是意言故曰萬法本閑而人自鬧是以若有心起時萬境皆有若空心起時萬境皆空則空不自空因心故空有不自有因心故有既非空非有則唯識唯心若無於心萬法安寄又如過去之境何曾是有隨念起處忽然現前若想不生境終不現此皆是衆生日用可以現知不待功成豈假修得凡有心者並可證知故先德云如大根人知唯識者恒觀自心意言爲境此初觀時雖未成聖分知意言則是菩

薩第三約教而知者大經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此是所證本理能詮正宗也予嘗三復此言嘆佛祖所示廣大坦夷明白簡易如此而亦鮮有諦信之者何也清凉國師有言曰行人當勤勇念知顯修之儀以貪等世事無始惡習離之甚難過於世間慈父離於孝子故須精進方能除遣勤則欲勤策勵勇猛不息念則明記不忘知則決斷無悔予願守清凉之訓以遵永明之旨與諸同志入圓寂道場

嵩明教初自洞山游康山託迹開先法席主者以其佳少年銳於文學命掌書記明教笑曰我豈爲汝一盃菖杏湯耶因去之居杭之西湖三十年閉關不妄交嘉祐中所以撰輔教編定祖圖正宗記詣闕上之翰林王公素時權開封爲表薦於朝仁宗皇帝嘉嘆乆之下其書於中書宰相韓公參政歐公閱其文大驚譽於朝士大夫書竟賜入藏明教名遂聞天下晚移居靈隱之北永安蘭若清旦誦金剛般若經不輟音齋罷讀書賔客至則清談不及世事嘗曰客去清談少年高白髮饒夜分誦觀世音名號滿十萬聲則就寢其苦硬清約之風

足以追配鍾山僧遠予嘗見其手書與月禪師曰數年來欲製紙被一翻以禦苦寒今幸已成之想聞之大笑也臨終安坐微笑索筆作偈曰後夜月初明予將獨自行不學大梅老猶貪聽鼠聲師得法於洞山聰禪師而宗派圖系於德山遠公法嗣之列誤矣

林間錄卷上

高安沙門　德洪　集

大覺禪師皇祐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仁宗皇帝詔至後苑齋於化成殿齋畢傳宣効南方禪林儀範開堂演法又宣左街副僧錄慈雲大師清滿啓白滿謝恩畢倡曰帝苑春回皇家會啓萬乘既臨於舜殿兩街獲奉於堯眉爰當和煦之辰正是闡揚之日宜談祖道上副宸衷謹白連遂陞座問答罷乃曰古佛堂中曾無異說流通句內誠有多談得之者妙用無虧失之者觸途成滯所以溪山雲月

處處同風水鳥樹林頭頭顯道若向迦葉門下直得堯風蕩蕩舜日高明野老謳歌漁人鼓舞當此之時純樂無爲之化焉知有恁麼事皇情大悅

杜祁公張文定公皆致政居睢陽里巷相往來有朱承事者以醫藥游二老之間祁公勁正未嘗雜學每笑安道佞佛對賓客必以此嘲之文定但笑而已朱承事乘間謂文定曰杜公天下偉人惜未知此事公有力盍不勸發之文定曰君與此老緣熟勝我我止能助之耳朱瞢騰而去一日祁公呼朱切脉甚急朱謂使者曰汝先往白相公但云肴首楞嚴未了使者如所告馳白祁公默然久之乃至隱几揖令坐徐曰老夫以君疏通解事不意近亦例闒茸如所謂楞嚴者何等語乃尔䚢著聖人微言無出孔孟捨此而取彼是大惑也朱曰相公未讀此經何以知不及孔孟以某觀之似過之也袖中出其首卷曰相公試閱之祁公熟視朱不得已乃取默看不覺終軸忽起大驚曰世間何從有此書耶遣使盡持其餘來徧讀之捉朱手曰君真我知識安道知之久而不以告我何哉卽命駕來見文定敘其事安道曰譬如人失物忽已尋得但

當喜其得之而已不可追悔得之早晚也僕非不相告以公與朱君緣熟故遣之耳雖佛祖化人亦必籍同事也祁公大悅

荆州福昌善禪師明教寬公之子爲人敬嚴秘重大法初住持時屋廬十餘間殘僧三四輩而已善晨香夕燈陞堂說法如臨千衆而叢林受用所宜有者咸修備之過客至肅然增敬十餘年而衲子方集天下向風長想南禪師與悅公亦在會下南公曰我時病寒服藥須被出汗遣文悅徧院借之皆無有百餘人例以紙爲之今則又不然重褪之

上以褥覆之一日三覺可謂快活時世也

華嚴論曰若隨法性萬相都無若隨智力衆相隨現隱顯隨緣都無作者凡夫執着用作無明執障旣無智用自在永明禪師曰不離一真之境化儀百變是以箭穿石虎非功力之所能醉告三軍豈麴蘖之所造筍抽寒谷非陽和之所生魚躍氷河豈綱羅之所致悉爲心感顯此靈通故知萬法施爲皆自心之力耳

金鋒玄明禪師曹山耽章禪師之嗣道貌奇古機辯冠衆一日陞座曰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若人道得我分半院與伊時有僧出衆明下座約住曰相見易得好共事難爲人去

大本禪師年八十終於蘇州靈巖山臨行門弟子請曰和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告安座本熟覩曰癡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甚麼尋常要卧便卧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紙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憨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

首楞嚴經二種轉依者一轉染得淨二轉迷得悟菩提是生得謂二障障不生故今斷障得名生得涅槃名爲顯得本性清淨客塵翳故今斷而彼顯名爲顯得然轉位有六第一損力益能轉謂初二位以勝解慚愧力損本識中染種勢力益淨種功能漸伏現行亦名爲轉也第二通達轉由見道達真力斷二障麤證一分真實轉依故第三修習轉謂地地漸斷俱生證真轉依也第四果滿轉謂究竟位以金剛定永斷本來一切麤重頓證佛果圓滿轉依也第五下劣轉謂二乘厭苦欣寂證真擇滅無勝堪能故第六廣大轉謂大乘位俱無欣厭通達二空雙斷二障頓證無上菩提有勝堪能故

唐高僧號懶瓚隱居衡山之頂石窟中嘗作歌其畧曰世事悠悠不如山丘卧藤蘿下塊石枕頭其言宏妙皆發佛祖之奧德宗聞其名遣使馳詔召之使者卽其窟宣言天子有詔尊者幸起謝恩瓚方撥牛糞火尋煨芋食之寒涕垂膺未嘗荅使者笑之且勸瓚拭涕瓚曰我豈有工夫爲俗人拭涕耶竟不能致而去德宗欽嘆之予嘗見其像垂頤瞋目氣韻超然若不可犯干者爲題其上曰糞火但知黄獨美銀鈎那識紫泥新尚無心緒收寒涕

豈有工夫問俗人
律部曰昔有一國大亂民爭逃他邦道旁室廬皆空一老兵過之聞呱呱之聲入視之有嬰兒仰視屋梁老兵隨觀之乃懸飯囊（別本作綴下同）耳爲解開視之則灰也嬰兒見之卽死葢其母欲棄去不忍殺懸此囊紿云此飯也故其係念不忘識其爲灰則無餘想矣乃知三界生死留滯皆想所持故古之達法大士臨終超然自得者無別道但識法根源而已

叢林相傳石頭和尚施身食虎祝曰我宗如他日

大振必先食吾足虎果自足而食予竊笑之紹聖初游南臺見泰布衲祭石頭明上座文叙其施身食虎甚詳乃知後人不能明遂相傳爲還禪師也

又曰清凉法眼禪師臨終以書別李國主主幸所居而法眼不去侍者壓以米囊乃卒按本傳法眼以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閏月剃髮沐浴告衆坐逝未嘗先以書約國主也而韓熙載作悟空禪師碑則曰師臨終以書別皇帝中夜聞鐘聲御昇元閣泣而送之又曰洞山悟本禪師見母行乞佯爲不識母竟死於路旁往視之有米數合爲投大衆粥鍋中以薦冥福悟本獨庵寒溪百結衆有年至住新豐已六十餘自巖頭雪峯欽山三人相尋而至於是積衆幾千人則母葢不啻八十歲矣借使聞其子顯著自東吳孤行而來不亦難乎又曰玄沙欲出家懼其父不從方同捕魚因覆舟溺死之玄沙天資高妙必不爾獨不知何所據便尔不疑此直不情者託之以自蔽安知誣毀先德爲罪逆必有任其咎者不可不慎也

香山居士白樂天醉心内典與之游者多高人勝士觀其與濟上人書鈎深索隱精確高妙未嘗不

置卷長嘆想見其爲人恨不見濟公所荅耳因作補濟上人荅樂天書一首并樂天問詞録於此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侍者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閒未諭者其義有二欲面問荅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爲闡提說十善法爲小乘說四諦法爲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爲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投以良藥此葢

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者若爲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跡也若爲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寳器所謂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故維摩經總其義云爲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爲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贊佛乘衆生没在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處說者不能救病亦恐聞者不信没在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耶何則法王經云若定

根基爲小乘人說小乘法爲大乘人說大乘說爲闡提人說闡提說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刼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爲妄分別邪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機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爲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況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能盡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爲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又可乎旣未能觀與默然

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不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經出孰名爲不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徧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爲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爲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爲說耶若應病與藥又是有高下是有襍味即反法王等三

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爲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卽佛乘也若贊佛乘且不隨應且不救病卽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没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真語者是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蘊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是也夫五蘊十二因

緣葢一法也葢一義也畧言之則爲五詳言之則爲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蘊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旣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爲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諭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葢欲藏諸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問居

易頻首子補其荅曰辱賜書蒙以教乘爲問顧惟魯鈍之資何足以當天縱之辯然敢不竭疲陋以塞外護爲法之勤耶如居士所論六經二義與夫行色不倫之說爲不通者在不痛思自所問端方便智三言而已了此三言則雖百千妙義無盡法門可不究而解矧所謂維摩法王前後六經相戾之義乎方便智者如將將兵權謀所施非有定式其發如雷霆如機括故能消禍於未然折衝於千里在一時耳豈據典故哉夫軍勢之虛實將氣之勇怯陣形之可否成敗之先見或有定論例吾教

三乘以觀根授法不可參亂是也以勇怯之氣爲虛實之勢以施其事則誤矣例吾法謂不可以大乘之法授小乘之人而小乘之人終不堪授大乘之法如維摩法華等三經所以丁寧告諭者是也法王等三經又明告直指纖悉蕩除之亦所當尔何以知之如將兵者意在濟亂以安國則如來之意豈非欲開迷以顯智乎執三乘之語言違佛之方便智者失之甚矣彼持品第衆生根器之說不能了者反墮常見卽外道非佛道也執衆生佛性自無始以來無有是事者又墮斷見卽外道非佛

道也華嚴經曰凡愚之人迷佛方便執有三乘法
華經曰尋念過去佛亦應說三乘來書所疑可以
釋矣涅槃經曰欲得早成佛者與早欲遲成者與
遲成起信論曰世尊爲勇猛衆生說成佛在一念
爲懈怠衆生說得果須滿僧祇者真方便智之盲
神而明之則能變通與奪施之以成就衆生也一
代時教以三宗攝之所謂法相破相性宗也前之
六經二義乃法相破相二宗所攝此二宗自不許
相難以建立蕩除宗異故也又疑爲法師者不能
定觀人之根過處誤授人以法且有罪苦夫知法

比丘雖凡夫具足煩惱之軀然其志好明達慧辯
猛利非果位小乘可比如迦陵鳥在㲉則聲壓衆
鳥如堅好木茁地則已秀群木又況維摩所訶富
樓那自言其過有以也哉如是而論恐尚紆疑請
借近事以明之王公大人之閱天下士非必龍章
玉山其必先以言語言語者德行之候故曰有德
者必有言又曰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雖
古之聖人莫能外此則知法者觀人之根大小又
豈有他術乎如居士所疑色受想行識與夫十二
有支因緣之法名次不倫互有錯謬者未辨名目

之理故也夫色等五蘊乃三苦已成之軀十二有
支乃三世生因之法如華嚴十地品云於第一義
不了故名無明所作業果是行行依止初心是識
共生四取蘊爲名色等者其叙本末沿襲理固然
也般若經則曰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色不異空空
不異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者破有法不真故也
且色體尚尔況四蘊但名（一本有色字）而已哉般若諸
經破有之教故言五蘊則色居行之前華嚴十地
品諸經叙沿襲之因故色在行之後非畧言則五
詳言則十二也法之所本要本於理而當於義不

必守名句以自滯多病久廢講前之所陳者皆教
乘之深旨非敢臆斷意論至於言謂之不及而可
以模鑄魔佛了辨同異者又未可遽言也
斷際禪師嘗與異僧游天台行數日至江漲不能
濟植杖久之異僧以笠當舟登之浮去斷際嫚罵
曰我早知汝定搥折其脛乃快也異僧嘆曰道人
猛利非我所及雪峯巖頭欽山自湘中入江南至
新吳山之下欽山濯足澗側見菜葉而喜指以謂
二人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尋之雪峯恚曰汝
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

為哉古之人擇師結友如是其審哉
法燈泰欽禪師初住洪州雙林乃曰山僧本擬深藏山谷遺日過生緣清涼老人有不了底公案所以出來為他了却若有人問便說似伊時一僧出問如何是老人未了底欽曳杖擊之僧曰我有何過欽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李國主從容問曰先師有甚麼不了底公案欽曰現分析底國主駭之欽少年時其悟解已逸格然未為人知獨法眼禪師深奇之性忽繩墨不事事嘗自清涼遣化維揚不奉戒律過時未歸一衆傳以為笑法眼遣偈往

呼之既歸使為衆燒浴一日法眼問大衆曰虎項下金鈴何人解得對者皆不契欽適自外至法眼理前語問之欽曰大衆何不道繫者解得於是人人改觀法眼曰汝輩遮回笑渠不得也
王文公方大拜賀客塞門公默坐甚久忽題於壁間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又元宵賜宴於相國寺觀俳優坐客懽甚公[illegible]作偈曰諸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自同所以無欣慼予嘗謂同學曰此老人通身是眼瞞渠一點也不得

臨濟大師曰大凡舉倡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諸方衲子多溟涬其語獨汾陽無德禪師能妙達其旨作偈通之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非特臨濟宗喜論三要石頭所作參同契備具此旨竊嘗深觀之但易玄要之語為明暗耳文止四十餘句而以明暗論者半之篇首便標曰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又開通發揚之曰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在暗則必分上中在明則須明清濁此體中玄也至指其宗而示其意

則曰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故下廣叙明暗之句奕奕聯連不已此句中玄也及其辭盡也則又曰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道人日用能不遺時失候則是真報佛恩此意中玄也法眼為之注釋天下學者宗承之然予獨恨其不分三法但一味作體中玄解失石頭之意李後主讀當明中有暗注辭曰玄黃不真黑白何咎遂開悟此悟句中玄為體中玄耳如安楞嚴破句讀首楞嚴亦有明處予懼學者雷同其旨宗門妙意指趣今叢林絕口不言老師宿德日以凋喪末學小生日以譁諠無

復明辯因記先德詮量大法宗趣於此以俟有志者

此方教體以音聞應機故明莫者假以語言發其智用然以言遣言以理辨理則妙精圓明未嘗間斷謂之流注真如此汾陽所謂一句明明該萬象者也得之者神而明之不然死於語下故其應機而用皆脫略窠臼使不滯影迹謂之有語中無語此汾陽所謂重陽九日菊花新者也三玄之設本猶遣病故遣法者貴知其意知意則索尔虛閒隨緣任運謂之不遺時此汾陽所謂得意忘言道易親者也古塔主喜論明此道然論三玄則可以言傳至論三要則未容無說豈不曰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自非親證此道莫能辯也

廬山玉澗林禪師作雲門拄杖身因緣偈曰拄杖藏身為舉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如今謾度量五祖戒禪師雲門的孫有機辯嘗罷祖峯法席游山南見林問作偈之意林舉目視之戒曰若果如此雲門不直一錢公亦當無兩目遂去林竟如所言而戒暮年亦失一目今妄意測度先德之旨疑悞後生者亦可以少戒

天台宗講徒曰昔智者大師聞西竺異比丘言龍勝菩薩嘗於灌頂部誦出大佛頂首楞嚴經十卷流在五天皆諸經所未聞之義唯心法之大旨五天世主保護祕嚴不妄傳授智者聞之日夜西向禮拜願早至此土續佛壽慧或作命然竟不及見唐神龍初此經方至廣州翻譯今市工販鬻徧天下而學者往往有畢生不曾識之者法輕則信種自劣可嘆也

古老衲住山多託物寓意既自游戲亦欲悟人如子湖之畜犬道吾之巫衣端笏獨雪峯歸宗西院皆握木蛇故雪峯寄西院偈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子元符間至跡山見仁禪師畫像亦握木蛇嘗有僧問曰和尚手中是什麼物荅曰是曹家女因嘆其孤韻超拔能清凉熱惱為作贊曰三支習氣其毒熾然薰蒸識心盤屈糾纏衆生不明橫生疑怖忽然見之輒自驚仆空華世間本離生滅廓然十方露其窟穴惟矮師叔是大幻師與奪萬法自在娛嬉乃知大千皆公戲具手中木蛇是曹家女

永明和尚問曰此根本識心既稱為一切法體又

云常住不動只如萬法卽此一心有離此一心有
若卽心萬法遷變此心云何稱爲常住若離此心
復云何得爲一切法體自荅曰開合隨緣非卽非
離以緣會故合以緣散故開開合但緣卷舒無體
緣但開合緣亦本空彼此無知能所俱寂故密嚴
經偈曰譬如金石等本來無水相與水共和合若
水而流動藏識亦如是體非流動流諸識共相應
與法同流轉如鐵因鎡石周回而轉移二俱無有
思狀若有思覺賴耶與七識當知亦復然習繩之
所繫無人而若有普徧衆生身周行諸陰趣如鐵
與磁石展轉不相知予嘗諦觀一切衆生迷於動
轉遷移之中生心執著以爲實然以是横計有生
有死罪行福行如嬰兒自旋見屋廬轉諸佛大悲
爲作方便以無情之類無有心念而亦有遷流爲
譬識心本來自寂卽入無生大解脫門
潭州道吾山有湫毒龍所蟄墮葉觸波必雷雨連
日過者不敢喘慈明與泉大道同游泉牽其衣曰
可同浴慈明掣肘徑去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
風吹雨林木掀播慈明蹲草中大驚意泉死矣須
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笑呼曰𡨚又嘗夜坐祝融
峯頂有大蟒繞盤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
黎明策杖徧山尋之帶纏枯松之上蓋松妖也又
自後洞負一石羅漢像至南臺像無慮數百斤衆
僧驚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傳至
今號飛來羅漢又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
作可憐之態指其肉又指其口屠問曰汝啞耶卽
點頭屠大憐之割巨臠置鉢中泉喜出其望外連
呼曰感謝市人皆笑泉自若而去後住南嶽芭蕉
庵遭横逆民其衣役郴州牢城盛著負土堅城經
通衢弛擔而坐觀者如堵說偈曰今朝六月六谷

泉受罪足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獄言訖微笑而
寂異香郁然郴人至今供事之泉親見汾州無德
禪師南山清涼道人謂予曰我十餘年作老黃龍
侍者聞其說見慈明事甚詳嘗喟然嘆曰我平生
不得谷泉文悅又爭識得慈明
靈源禪師謂予曰道人保養如人病須服藥藥之
靈驗易見要須忌口乃可不然服藥何益生死是
大病佛祖言教是良藥染污心是雜毒不能忌之
生死之病無時而損也予愛其言追念圓覺經曰
末世諸衆生心不生虛妄佛說如是人現世卽菩

薩法句經曰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但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南嶽思大禪師悟入法華三昧卽誦曰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汾陽無業大達國師一生答學者之問但曰莫妄想是謂稱性之語見道經門而禪者易其言反求玄妙可笑也三祖信心銘誌公十二時歌永嘉證道文禪者不可不誦退之見大顛事傅大士四相頌雖不言於宗門何傷乎

定上座不知何許人臨濟會中號稱龍象初至臨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臨濟下座搊住曰速道

速道定擬議濟掌之擘推去傍僧呼曰何不禮拜定拜起汗如雨因大悟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往河北道逢定鎮府來問曰臨濟和尚健否定曰已化去也相顧嘆息又問有何言句示衆定曰尋常上堂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自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定忽擒住曰且道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色動不能對巖頭雪峯勸解之定曰若不是遮兩箇老凍膿捏殺尿床鬼子又過橋見三講人方論法義定倚杖聽之講者戲問曰禪者如何是禪和窮到底定捉住欲拋置水中兩講人驚抱持之哀告定曰若不是汝輩且教禪和窮到底臨濟宗旨貴直下便見不復留情定公所用舒卷自在如明珠走盤不留影迹可畏仰哉

南禪師居積翠時有僧侍立顧視久之問曰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作一句說與汝汝還信否對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南公指其左曰過遮邊來僧將趨忽咄之曰隨聲逐色有甚了期出去一僧知之卽趨入南公理前語問之亦對曰安敢不信南公

又指其左曰過遮邊來僧堅不往又咄之曰汝來親近我反不聽我語出去其門風壁立雖佛祖亦將喪氣故能起臨濟已墜之道而今人誣其家風但是平實商量可笑也

予嘗愛王梵志詩云梵志翻着襪人皆謂是錯寧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寒山子詩云人是黒頭虫剗作千年調鑄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道人自觀行處又觀世間當如是游戲耳

淨業障經曰世尊謂無垢光曰寢夢犯欲本無差別一切諸法本性清淨然諸凡夫愚小無智於無

有法不知如故妄生分別以分別故墮三惡道古佛同聲說偈曰諸法同鏡像亦如水中月凡夫愚惑心分別癡恚愛諸法常無相寂靜無根本無邊不可取欲性亦如是然教乘所論開遮不一故曰九結十纏性雖空寂初心學者且須離之是以諸佛所說深經先誡不可於新業意菩薩說處種子習重發起現行又爲觀淺根浮信解不及故也

道吾真禪師孤硬具大知見與楊岐會禪師俱有重名於禪林當時慈明會中先數會真二大士爲龍象然開法皆遠方小刹衆纔二十餘輩諸方來

者必勘驗之往往望崖而退甚多真卧病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荅曰粥飯頭不得氣力良久曰會麼對曰不會曰猫兒尾後帶研槌或問如何是佛荅曰洞庭無蓋予作偈曰洞庭無蓋凍殺法身趙州貪食牙齒生津

翠巖真點胷英氣逸群不虛許可嘗客南昌章江寺長老政公亦嗣慈明性喜講說學者多尚義學真一日見政則以手摳其衣露兩脛緩步而過政怪問之對曰前廊後架皆是葛藤政恐絆倒耳政爲大笑又問曰真兄我與你同參何得見人便罵我真熟視曰我豈罵汝吾畜一喙准備罵佛罵祖汝何預哉政無如之何而去見南禪師曰我他日十字街頭做箇粥飯主人有僧自黃檗來我必勘之南公曰何必他日我作黃檗僧汝今試問真便問近離什麼處曰黃檗真曰見說堂頭老子脚跟不點地是否曰上座何處得這消息來真曰有人傳至南公笑曰却是汝脚跟不點地真亦大笑而去好問學者曾祖當日見來參者何故便面壁去未有契其機者自作偈曰坐斷千山與萬山勸人除却是非難池陽近日無消息果中當年不目觀

別本目作自

衡嶽楚雲上人生唐末有至行嘗刺血寫妙法蓮華經一部長七寸廣四寸而厚半之作旃檀匣藏於福嚴三生藏又刻八字於其上曰若開此經誓同慈氏皇祐間有貴人遊山見之疑其妄使人以鉗發之有血如綫出焉須臾風雷震山谷煙雲入屋相提不相見彌日不止貴人大驚投誠懺悔嗟乎願力所持乃爾異也予嘗經游往頂戴之細看血綫依然貫休有詩贈之曰剔皮刺血誠何苦爲寫靈山九會恐是部字文十指瀝乾終七軸後來求法

更無君

永明和尚曰今之學者多好求解會此豈究竟解但爲遺情耳說但爲破執耳情消執盡則說解何存真性了然寂無存泯所以若言即與不即皆落是非贅掛有無即非正念故三祖大師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時有僧問凡涉有無俱成邪念若關能所悉墮有無如何是正念而知荅曰瑞草生嘉運林華結早春此是禪宗之妙於諸方便中最爲親語

白雲端禪師作蠅子透牕偈曰爲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處幾多難忽然撞着來時路始覺平生被眼瞞作北斗藏身因緣偈曰五陵公子游花慣未第貧儒自古多吟地看他人富貴等閑不奈幞頭何予謂此老筆端有口故多說少說皆無剩語

道宣律師作二祖傳曰可遇賊斫臂以法御心初無痛苦蜀僧神清引其說以左書予讀之每失笑且嘆宣暗於辯是非也既列林法師與二祖聯傳於林傳則曰林遇賊斫臂呼號不已故人呼爲無臂林林與二祖友善一日同飯怪其亦以一手進問其故對曰我無臂舊矣豈有游從之人爲賊斫臂久而不知反相問者耶夫二祖以求法故世無知者林公以遇賊故人皆知之宣雷同之厚誣先聖過矣彼神清何爲者也據以爲書又可以發一笑雖然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學者亦可以鑒於此

慈明老人性豪逸忽繩墨凡聖莫測初棄南源歸省其母以銀盆爲之壽其母投諸地罵曰汝少行脚負布橐去今安得此物吾望汝濟我今反欲置我作地獄滓耶慈明色不怍徐收之辭去謁神鼎諲公師叔諲公首山之子望高叢林住山三十年

影不出山諸方莫有當其意者慈明通謁稱法孫一衆大笑諲公使人問長老何人之嗣對曰親見汾陽來諲訝之出與語應荅如流大奇之會道吾虛席郡移書欲得大禪伯領之諲以慈明應召湘中衲子聞其名聚觀之予謂慈明道起臨濟於將仆而平昔廓落乃如此微神鼎則殆亦谷泉之流也然至人示現要非有思議心所能知也

教中有女子出定因緣叢林商畧甚衆自非道眼明白親見作家莫能明也大愚芝禪師每問僧曰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此女子定不得罔明

菩薩下方而至但彈指一聲便能出定莫有對者乃自對曰僧投寺裏宿賊入不良家予滋愛其語作偈記之曰出定只消彈指佛法豈用工夫我今要用便用不管罔明文殊雲庵和尚見之明日升座用前話乃曰文殊與罔明見處有優劣也無若言無文殊何故出女子定不得只如今日行者擊動法鼓大衆同到座前與罔明出女子定是同是別良久曰不見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亦有偈曰佛性天真事誰云別有師罔明彈指處女子出禪時不費纖毫力何曾動所思衆生總平等

日用自多疑

大愚芝禪師作偈絕精峭予猶及見老成多誦之其作僧問洞山如何是佛荅云麻三斤偈曰橫眸讀梵字彈舌念真言吹火長尖觜紫生滿竈煙又作雲門普字偈曰說佛說法廣鋪舒矢上加尖也太愚明眼衲僧旁覷見一條拄杖兩人舁又示衆曰沙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餧嬰孩他時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灰

李留後端愿問達觀禪師曰人死識當何所歸荅曰未知生焉知死對曰生則端愿已知曰生從何來李留後擬議達觀摑其胷曰只在遮裏思量箇甚麼對曰會也只知貪程不覺蹉路達觀拓開曰百年一夢又問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荅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中覔無手擄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過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欣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進曰心如何了荅曰善惡都莫思量又問不思量後心歸何所達觀曰且請太尉歸宅師初住舒州繼住潤州浮玉山禪者景向嘉祐五年正月元日登堂叙出世始末大衆悲戀下座入方丈趺坐衆復

擁至以手揮曰各就壁立勿譁少頃寂然而逝

予讀大宋僧史會要愛隋大臣楊公素識度明正嘗游嵩山見畫壁指問道士曰此何像對曰老子化胡成佛圖楊公曰何不化胡成道而反成佛耶道士不能荅傳以爲名言

雪竇通禪師長沙岑大蟲之子也每謂諸同伴曰但時中常在識盡功成瞥然而起卽是傷他而況言句乎故石霜諸禪師宗風多論內紹外紹臣種王種借句挾帶直饒未嘗忘照猶爲外紹謂之臣種亦謂之借謂之誕生然不若絲毫不隔如王子

生下卽能紹種謂之内紹謂之王種謂之句非借
也借之爲言一色邊事耳不得巳應機利生則成
挾帶汾陽無德禪師偈曰士庶公矦一道看貧富
賢愚名漸次将知修行亦須具眼予叅至此每自
嗟笑嗟堂中首座昧先師之意而脫去笑羅山大
師不契而識巖頭及觀棗栢大士之論曰當以止
觀力功熟乃證知急亦不得成而緩亦不得但知
常不休必定不虛弃如乳中有酪要須待其緣彼
緣緣之中本無有作者故其酪成巳亦無有來處
亦非是本有如來智慧海方便亦如是是以知古

老宿行處皆聖賢之言也

幽州盤山積禪師有言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
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真出家

大法眼禪師曰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
夜月任運落前溪果熟兼猿重山長似路迷舉頭
殘照在元是住居西遼蕖師曰老僧平生百無所
解只是日日一般雖住此間隨緣任運今日諸上
座與本無異也

古之人有大機智故能遇緣卽宗隨處作主巖頭
和尚曰汝但識綱宗本無是法予嘗與客論靈雲
見挑花偈曰三十年來尋劒客幾回落葉又抽枝
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潙山老子無
大人相便云從緣入者永無退失獨玄沙曰諦當
甚諦當敢保老兄猶未徹在客問予未徹之處安
在哉爲作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着
花盯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摝魚鰕

五祖戒禪師喜勘驗衲子時大岳雪竇號爲飽叅
且有機辯至東山之下雪竇令大岳先往岳包腰
徑入方丈時戒歸自外見之呼云作什麼岳回首
以手畫圓相示之戒曰是什麼岳曰胡餅戒曰趂

爐竈熱更搭一箇岳擬議曳拄杖趂出門岳曰顯
川遮闍西子無面目休去好戒暮年弃其徒來游
高安洞山寳禪師其法嗣也寳好名賁之不爲禮
至大愚未幾倚拄杖於僧堂前談笑而化五祖遣
人來取骨石歸塔焉

潙山大圓禪師曰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
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
眼塞耳但情無附物卽得從上諸聖只是說濁邊
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
澄渟清凈無爲淡泞無礙喚作道人亦名無事人

或問頓悟之人更用修否曰若真實悟得底他自知時節修與不修是兩頭語今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一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今時學者常疑佛性本來具足何須復修設不修行無緣證聖情隨向背終落斷

常不知三世如來十方菩薩所有修習皆自隨順覺性而已則大溈所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不亦宜乎

法眼禪師之子有慧明道人者知見甚高下視諸方初庵於大梅山有禪者來游明問曰近離何處對曰成都曰上座離成都到此山則成都少上座此間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禪者莫能對又遷止天台山有秀明道人者俊辯自負來謁師師問曰從上先德有悟者麼對曰有之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舉手指曰只今天台山巍然如何得消殞去明張目直視遯去又問諸老宿曰雪峯塔銘曰夫從緣而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而有者歷刦而長堅堅之與壞即且止雪峯只今在什麼處予謂禪宗貴大機大用不貴知解雲庵每曰汝輩皆知有只是用不得如慧明道人可謂善用者也

予讀傳燈錄愛老安之子所謂破竈墮者深證無生恨不與之同時而生也紹聖中再游廬山見其畫像爲作贊曰嵩山塢老竈有神民爭祠之日宰

烹師與門人偶經行即而視之因嘆驚此雖土瓦和合成是中何從有聖靈以杖敲之輒墮傾須臾青衣出笑迎謝師爲我談無生言訖登空如鳥輕門人問之拜投誠伏地但聞破墮聲君看一體情非情皎如朗月懸青冥未證據者以事明鞭草血流石吼聲作一本升涅槃門開見戶庭老安憐兒爲作名金屑雖貴翳眼睛

金華懷志上座性夷粹飽經論東吳學者尊事之嘗對客曰吾欲會天台賢首唯識三宗之義折中之爲一書以塞影迹之誚適有禪者居坐末曰賢

首宗祖師謂誰志曰杜順和尚禪者曰順有法身頌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覔醫人灸猪左膊上此義合歸天台唯識二宗何義耶志不能對禪者曰何不游方去志於是罷講南詢至洞山時雲庵和尚在焉從之游甚久去游湘上庵於石頭雲溪二十餘年氣韻閑淡過客謁之多不言侍者問之荅曰彼朝貴人多知多語我粥飯僧見之自然口吻遲鈍予曾問住山有何趣味荅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别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又曰萬機俱罷付癡憨蹤跡常容野鹿參

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緑蘿庵年六十二思歸江南依故人照禪師照住龍安遂坐去予嘗作偈寄之曰看徧三湘萬頃山江南歸去卧龍安只將一味無求法留與叢林作樣看又曰閙中拋擲亦奇哉句裏藏身活路開生鐵心肝含笑面不虛參見作家來

杭州上天竺辯才法師元凈悟法華三昧有至行弘天台教號稱第一東吳講者宗向之時秀州有狂人號回頭左道以鼓流俗宜言當建寧堵波爲吳人福田施者雲委然憚入杭境以辯才不可欺

故也不得已旣來先以錢十萬詣上天竺飯僧且道使通問曰今以修造錢若干願供僧一堂凈荅其書曰道風遠來山川增勝誨言先至喜慰可量承以營建凈檀爲飯僧之用竊聞教有明文不許互用聖者旣遺明誨不知白佛當以何辭佇聞報章即令撰䟽文也狂人大驚慚見其徒然凈之門弟子亦勸且禮之以化俗凈厲語曰出家兒須具眼始得彼誠聖者吾敢不恭如其誕妄知而同之是失正念吾聞聖者具他心通今夕當與尔曹虔請於明日就此山與十方諸佛同齋即如法嚴敬

跪讀䟽文焚之明日率衆出迎而所謂狂人者竟不至學者皆服

汾陽無德禪師見七十七一員善知識前後八請皆不出世燕居襄陽白馬寺并汾道俗千餘人詣其居勸請說法旣至宗風大振迹不越閫自爲不出院歌以見志址地苦寒因罷夜參忽有梵僧乘雲而至問所以不說之意師以衆僧不可夜立爲詞梵僧曰時不可失此衆雖不多然中有六人異日爲大宗師道廕人天可開大慈爲法施不可惓也言卒而没師明日上堂曰胡僧金錫光爲法到汾

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數揚時大愚芝石霜圓瑯
琊覺法華舉諸公咸在會下
永嘉禪師偈曰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如手執
如意非無如意手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如手
自作拳非是不拳手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不
可爲無知以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如手不執物
亦不自作拳不可爲無手以手安然故不同於兎
角智覺禪師曰斯爲禪宗之妙故今用之而復小
異以彼但顯無緣真智以爲真道若奪之者但顯
本心不隨妄心未有智慧照了心源故須能所平

等等不失照爲無知之知此知之於空寂無生如
來藏性方有妙耳智覺之意欲偈舉言明悟永嘉
止說悟後之病二老之言皆是也然天下之理豈
可以一言盡耶永嘉之偈不必奪亦可也
正宗記評三祖大師曰尊者初雖不自道其姓族
鄉邑後之於世復三十餘載豈絕口而畧不云乎
此可疑也曰予視房碑曰大師嘗謂道信云有人
借問勿道於我處得法此明尊者自絕之甚也至
人以物迹爲大道之累乃忘其心今正法之宗猶
欲遺之况其姓族鄉國俗間之事肯以爲意耶予

讀至此知明教所得多矣王文公亦曰古之有道
者功業有不足以累其懷况身後之名乎如亮公
之逃西山常公之庵大梅歸宗之睞其目法正之
不言名姓是諸老皆能踐其所聞者也故其化去
數百年凛凛尚有生氣彼無意於此世爭以此與
之益理之固然
南禪師住歸宗時遣化至虔上化人還白曰虔有
信士劉君臨行送至郊外祝曰爲我求老師偈一
首爲子孫世世福田明年師以偈寄之曰虔上僧
歸廬岳寺首言居士乞伽陀援毫示汝箇中意近

日秋林落葉多後四十年雲庵復住歸宗法席盛
於前劉君之子持此偈來飯僧叙其事雲庵上堂
有偈曰先師昔住金輪日有偈君家結淨緣我住
金輪還有偈却應留與子孫傳
涅槃經中有聞讚佛爲大福德怒曰生經七日毋
使命終豈謂大福德相讚者曰年志俱盛而不卒
暴打之不嗔罵之不報是故我言大福德相怒者
聞而心服故慈爲無盡福德相故沙門能世福田
者以慈修身故也
永明和尚曰此重玄門名言路絕隨智所演以廣

見聞推證方知非情所解若親證時悉是現量之境處處入法界念念見遮那若但隨文義所解只是陰識依通當逆順境時還成滯礙遇差別問處皆是疑情如鹽官安禪師問講華嚴大師云華嚴經有幾種法界對曰畧而言之有十種法界廣而言之重重無盡鹽官舉拂子云是第幾重法界大師俛首擬荅之鹽訶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出去予聞華嚴宗曰勝熱婆羅門火聚刀山是般若無分別智彼疏義者如葉公畫龍真龍忽見投筆怖走

洞山圓禪師嗣雪竇年甚少開先暹道者舉之以應筠人之請時南禪師住黃蘗因出邑相見於淨戒寺南公默無所言但焚香相向危坐而已自申時至三鼓圓公即起曰夜深妨和尚偃息趍出明日各還山南公偶問求首座汝在廬山識今洞山老否求曰不識止聞其名久之進曰和尚此回見之如何人南公曰奇人求退問侍者汝隨和尚見洞山夜語及何事侍者以實告求笑曰疑殺天下人

誌公和尚十二時歌大明佛祖要妙然年代寖遠脉者多改易其語以徇其私其大害意者如曰夜半子心住無生即生死心法何曾屬有無用時便用沒文字乃作生死何曾屬有無言則工矣然下句血脉不貫既曰生死不屬有無又曰用時便用何哉

予在湘山道林有僧謂予曰吾初看六祖風幡因緣久之偶仰首就架取衣方薦其旨予戲曰非舉目見風幡時節耶僧首肯之予曰祖師夜聞二僧徵詰即謂曰非風幡動仁者心動縱其張目於暗中二僧何以識之僧大愠而去無盡居士嘗為予

言頃京師見慧林一僧談禪不肯諸方吾問蜆子荅祖師西來意乃曰神前酒臺槃意旨如何其僧張目直視曰神前酒臺槃無盡戲之曰廟中是夕有燈則已不然蜆子佛法遂為虛施

靈源禪師謂予曰吾嘗在龍舒見龍門顯道人羨課莫有能逆其言者意必有道顯曰但有所見即道微入思惟即不靈矣予故人耶溪鄒正臣能言五行其精妙世以一二數亦嘗告予以此意彼術之至者且尒况有大於此者而欲以思慮求乎

鄧峯永庵主嘗問僧審奇汝久不見何所為奇曰

近見偉藏主有箇安樂處求曰試舉似我奇因叙其所得求曰汝是偉未是奇莫測歸語于偉偉大笑曰汝非求不非也奇走質於積翠南禪師南公亦大笑求聞之作偈曰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庵中老古錐觀其語言想見當時法喜游戲之逸韻使求公施於今則其取詬辱必矣

臨濟大師臨終付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如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而傳者作急還磨曹山和尚釋枯木龍吟髑髏無

識語作偈曰枯木龍吟方見道髑髏無識眼方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而傳者作消不盡二宗兩偈甚微而一失其旨則爲害甚大故不可不辨所言用了急須磨者船子曰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是也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者達觀所謂偏正互縱橫逗然忌十成龍門須要透鳥道不堪行石女霜中織泥牛火裏耕兩頭如脫得古木一枝榮是也

無盡居士嘗問予曰悟本大師作五位君臣偈其正中來曰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知朝斷舌才先德之意雖明妙挾然知朝斷舌必有本據而言前古無斷舌事殆又曰知朝尤無謂也將非後世傳錄之誤耶予曰舊本曰也勝前朝斷舌才意用隋賀若弼之父敦爲宇文護所忌害之臨刑戒之曰吾以舌死引錐弼舌以錐刺之出血使慎口隋與唐之前前朝剌舌非知朝明矣然斷舌剌舌意則同耳無盡囑予記之

道圓禪師南雄州人性純至少游方雖飽參而未大通透聞南禪師居黃檗積翠庵往依之一日燕坐下版聞兩僧舉百丈野狐因緣一僧曰只如不

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僧應聲曰便是不落因果亦何曾墮野狐身耶圓悚然異其語不自覺其身之起意行上庵頭過澗忽大悟見南公叙其事未終涕交頤南公令就侍者榻熟寐忽起作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榔標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南公大笑久之又作風幡偈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些子閑予昔聞雲庵大稱賞之謂其機鋒不减英邵武雲庵化去偶檢故書見其手跡此二偈意若欲傳

其未果者於是錄之或聞圓公住大庾雲封寺皓月供奉問長沙岑禪師曰永嘉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夙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爲甚麼亦償夙債長沙曰大德不識本來空曰如何是本來空長沙曰業障是又問曰如何是業障長沙曰本來空是乃有偈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龍勝中觀論曰業不從緣生不從非緣生是故則無有能起於業者無業無作者何有業生果若具無有果何有受業者問曰汝雖種種破業果報及起業者現見衆生

作業受果報是事云何荅曰如世尊神通所作變化人如是變化人復作變化人如初變化人是名爲作者變化人所作是則名爲業諸煩惱及業皆如幻與夢亦如炎與響以龍勝之意會長沙之言達無作妙旨游此世界如夢中了了醉裏惺惺

汾州無德禪師示徒多談洞山五位臨濟三玄至作廣志歌明十五家宗風豈非規後進隨於參尋得少爲足譬之以徧參耶今有問知識者則荅曰吾家自有本分事彼皆古人一期建立門庭言語耳何足究哉正如有不識字者執卷問屋愚子屋愚曰此墨塡紙耳安用問我哉三尺童子莫不笑之昔有僧問雪峯和尚臨濟有四喝意旨如何雪峯曰我初發足便往河北不意中途大師化去因不及見之他家宗旨我所未知汝尋彼兒孫問之僧以問南院且言雪峯嘗遣之之意南院望雪峯再拜曰和尚眞善知識嗚呼今譊譊語人如屋愚子者聞雪峯用處可不面熱汗下耶

雲峯悅禪師見僧荷籠至則曰未也更三十年定乘馬行脚法雲秀禪師問包腰至者色動顏面彼存心於叢林豈淺淺哉今少年苾蒭見其畫像則

指曰遮不通方漢也死耶

首楞嚴經曰一切世間生死相續生從順習死從流變臨命終時未捨煖觸一生善惡俱時頓現古釋至此多畧之滋以爲恨及讀寶積經有意釋此今係於其下曰善惡之業所自作時一生之中何不自見至捨受時方始頓現者人生如夢方作夢時豈能自知是夢非夢要須覺時夢中之事了然自現不待尋繹亦復如是

福嚴感禪師面目嚴冷孤硬秀出叢林時謂之感鐵面首衆僧於江州承天時佛印元禪師將遷居

蘄州斗方譽於郡守欲使嗣續之且召感語其事感曰某念不至此和尚終欲推出爲衆粥飯主人共成叢席不敢忘德然若使嗣法則某自有師矣佛印心服之業已言之因成就不敢復易遂開法爲黄龍之子道價重一時居常懸包倚杖於方丈不爲宿夕計郡將巳下皆信敬之有太守忘其姓名新下車以事臨之感笑作偈投郡庭不揖而去偈曰院是大宋國裏院州是大宋國裏州州中有院不容住何妨一鉢五湖游太守使人追之巳渡江去矣

餘杭政禪師住山標致寂高時蔣侍郎堂守錢塘與師爲方外友師每來謁之則跨一黄牛以軍持挂角上市人爭觀之師自若也至郡庭始下牛笑語終日而去一日蔣公留師曰適有過客明日府中當有會吾師固不飲能爲我少留一日因款清話師諾之蔣公喜甚明日使人要之留一偈而去矣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只合歸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高韻又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重橋下水千里惟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於中客至共之清論無窮秀氣逼人秋夏好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於水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率以爲常九峯鑒韶禪師嘗客門下韶坦率垢汚不事事每竊笑之一夕將卧師使人呼韶不得巳顰頞而至師曰好月勞生擾擾能幾人暇與之對耶韶唯唯巳而呼行者爇炙韶方飢意作藥石久之乃橘皮湯一盞

靈源禪師謂予曰有居士吳敦夫才敏銳意學道自以多見知識心地明淨偶閱鄧隱峯傳見其倒卓化去而衣亦順身不褪竊疑之曰彼化之異固

莫測而衣亦順之何也以問晦堂老人晦堂曰汝今衣順垂于地復疑之乎曰無所疑也晦堂笑曰此既無疑則彼倒化衣亦順體何疑之有哉敦夫言下了解故其一時應機之辯如雷如霆開警昏墊者多矣

金剛經曰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衆生非不衆生何以故須菩提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此意深渺從上聖賢語秘言妙學者多聽瑩佛意卒不明獨定林老人解曰

以慧命觀衆生如第五大如第六陰如第七情執爲衆生以衆生觀衆生然後妄見其爲有則衆生非慧命者之衆生是衆生之衆生而已衆生衆生者即非衆生然是乃所謂衆生也則聞說是法苟能悟本性相何爲不生信心以慧命觀衆生不見其爲有則云何度衆生耶曰衆生有衆生而衆生非有慧命無衆生而衆生非無以是義故度衆生

大智禪師曰此事不是一切名目何以不以實語荅耶曰若爲雕琢得虚空爲佛相貌若爲說道虚空是青黄赤白如維摩云法無有比無可喻故法

身無爲不墮諸數故曰聖體無名不可說如實理空門難湊如爺太末蟲處處能泊唯不能泊火焰之上衆生亦尓處處能緣不能緣於般若之上每見學者多誤領其意謂衆生於般若不能參求耳非也此法非情識所到故三祖大師曰非思量處識情難測

靑龍道氤法師於金剛般若經深達妙旨嘗造疏疏此經精博淵微窮法體相諸師莫能望其藩垣唐明皇亦留意經義自注釋之至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處不能自決其義以問氤氤對曰佛力法力三賢十聖亦不能測陛下曩於般若聞薰不一更況注想自發現行明皇於是下筆不休其天縱神悟之辯一期應荅掃滯惑於言下揭般若於現前豈意思義解之徒可同日而語哉

雲門大師有時顧視僧曰鑑僧擬對之則曰咦後學録其語爲偈曰顧鑒頌德山圓明禪師雲門之高弟也刪去顧字謂之抽顧頌因作偈通之又謂之揑箭商量偈曰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海白日遶須彌雲庵亦有偈曰雲門抽顧自

有來由一點不到休休休休休今禪者多漫汗之問其意旨則往往瞠目怒視曰此是道眼因緣也不亦誤哉又其室中語曰盡大地是法身枉作箇佛法知見如今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見屋但喚作屋而校證者易之曰枉作箇佛法中見又曰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處納些子他總不妨今本乃曰他總不見如此之類甚衆然此二字雖細事其失先德妙旨不爲不傷當有智者知之耳

英邵武臨終安坐爲門弟子說出家行脚之因竟乃曰吾即化骨石可藏於普會塔吾生平與大海衆居死不忍與之離非有他也古之聖賢莫不因叢林以折伏情見成辦道果今時衲子德薄垢重志願衰劣多生厭退是大可憫笑也師既化衆終不忍不得已投於水中故洑潭今無復有英禪師塔

舜老夫天姿英特飽叢林初自棲賢移居雲居投牒陞座白衆曳杖而去暮年以身律衆尤謹嚴嘗少不安即白維那下涅槃堂病愈即入方丈惜其傷慈有所開示但曰本自無事從我何求南禪師時已居積翠聞之謂侍者曰老夫耄矣何不有事令無事無事令有事是謂淨佛國土成就衆生

三祖大師作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故知古之得道者莫不一切仍舊有僧問求明和尚衆生與佛旣曰同體何故苦樂有殊荅曰諸佛悟達法性皆了自心源妄想不生不失正念我所心滅故不受生死即究竟常寂滅以寂滅故萬樂自歸一切衆生迷於真性不達本心種種妄想不得正念故即

憎愛以憎愛故心器破壞即受生死諸苦自現欲知法要守心第一若一人不守真心得成佛無有是處

悅禪師妙年奇逸氣壓諸方至雪竇時壯歲與之辯論雪竇常下之每會茶必令特榻於其中以尊異之於是悅首座之聲價照映東吳及悅公出世道大光耀有蘭上座者自雪竇法窟來悅公勘詰之大驚且譽於衆相從彌年而後去前輩之推轂後進其公如此初未嘗以雲門臨濟二其心今則不然始以名位惑卒以宗黨膠固如里巷無知之俗欲求古聖之道復與不亦難哉

舜老夫初自洞山如武昌行乞先至一居士家居士高行爲郡所欽意所與奪莫不從之故諸方乞士至必首謁之舜老夫方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居士曰老漢有一問上人語相契即開疏如不契即請却還新豐問古鏡已磨時如何對曰照天照地未磨時如何曰黑如漆居士曰却請還山舜即馳歸舉似聰禪師聰爲代語舜則趍問曰古鏡未磨時如何聰曰此去漢陽不遠磨後如何曰黃鶴樓前鸚鵡洲舜於言下大悟聰公機鋒不可觸

真雲門之孫嘗自植松口誦金剛經不輟今洞山
址嶺號金剛嶺松皆參天乃師手植也筠守許公
式以詩贈曰語言全不滞高躡祖師蹤夜坐連雲
石春栽帶雨松鑑分金殿燭山吞月樓鐘有問西
來意虛堂對遠峯
南禪師久依泐潭澄禪師澄已稱其悟解使分座
說法南書記之名一時籍甚及其至慈明席下開
夜參氣已奪矣謀往咨詢三至寢堂三不進因慨
然曰大丈夫有疑不斷欲何為乎即入室慈明呼
左右使進揚且使坐南公曰某實有疑願投誠求

決惟大慈悲故不惜法施慈明笑曰公已領衆行
脚名傳諸方有未透處可以商畧爾何必復入室
耶南公再三懇求不已慈明曰雲門三頓棒因緣
且道洞山當時實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對曰實有
喫棒分慈明曰書記解識止此老僧固可作汝師
即遣禮拜南公平生所負至此伏膺予嘗聞靈源
禪師曰昔晦堂老人親從積翠所聞因同舊說併
録於此
福州善侍者慈明高弟當時龍象數道吾真楊岐
會然皆推伏之嘗至金鑾真點胷自負親見慈明

天下莫有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
行真舉論鋒發善取一瓦礫置石上曰若向遮裏
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老師真左右視擬對之善
喝曰佇思停機識情未透何曾夢見去真大愧悚
且回還霜華慈明見來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
有什麽忙事解夏未久早已至此對曰被善兄毒
心終礙塞人故復來見和尚慈明曰如何是佛法
大意對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慈明瞋目喝
曰頭白齒豁猶作此等見解如何脫離生死真不
敢仰視涙交頤久之進曰不知如何是佛法大意

慈明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大悟於言下
真公爽氣逸出機辯迅捷叢林憚之開法於翠巖
嘗曰天下佛法如一隻船大寧寬師兄坐頭南禪
頭在其中可真把梢去東也由我去西也由我善
公尋還七閩佯狂垢汚世莫有識之者或聞曉住
鳳林
楊岐會禪師從慈明游最久所至叢林師必作寺
主慈明化去託迹九峯忽宜春移檄命居楊岐時
長老勤公驚曰會監寺何曾參禪萬一受之恐失
州郡之望私憂之會受請即陞座機辯逸格一衆

為傾下座勤前握其手曰且得箇同參曰如何是同參底事勤曰楊岐牽犂九峯拽耙曰正當與麼時楊岐在前耶九峯在前耶勤擬議會喝曰將謂同參却不同參自是道價重諸方衲子過其門莫不伏膺嘗因雪示衆曰楊岐乍住屋壁疎滿床盡布雪真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其活計風味類如此

仰山和尚僧問尋常和尚示人多作圓相畫作字意旨如何山曰此亦閑事汝若會不從外來不會亦不失吾今問汝汝參禪學道諸方老宿向汝身

上指那箇是汝佛性語底是耶默底是耶總是總不是耶若認語底是如盲摸着象耳鼻牙者若認默底是是無思無念如摸象尾者若取不語不默底是中道如摸象背者若道總是如摸象四足者若道總不是拋本象落在空見正當諸盲皆云見象安知止於象上名邈差別耶若汝透得六句不要摸象寂為第一莫道如今鑒覺是亦莫道不是所以祖師曰菩提本無是亦無非菩提更覔菩提處終身累劫迷又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其弟香嚴老亦曰的的無無帶獨立何依賴路逢達道人莫將語默對予嘗問僧既不將語默對何以對之僧未及荅忽板鳴予曰謝子荅話

龍勝菩薩曰若使先有生後有老死者不老死有生生不有老死若使有老死而後有生者是則為無因不生有老死以此偈觀衆生生死之際如環上尋始末無有是處吾以是知古之得此意於去住之間了不留礙者特其不二於物耳

維摩經曰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起信論曰若心有見則有不見

之相心性離見即是徧照法界義故乃知心外無法徧照義成苟有去來相見則遺正義也如人言風性本動是大不然風本不動能動諸物若先有動則失自體不復更動則知動者乃所以明其未嘗動也去來相見亦復如是

洞山聰禪師韶之曲江人見文殊應天真和尚物游廬山莫有知之者時雲居法席寂盛師作燈頭聞僧衆談泗洲僧伽近於楊州出現有設問者曰既是泗洲大聖為什麼向楊州出現聰曰君子愛

財取之有道一衆大笑有僧至蓮華峰祥庵主所舉似之祥公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聰之名遂重叢林祥公奉先深禪師之嗣知見甚高氣壓諸方嘗示衆曰若是此事最是急切須是明取始得若是明得時中免被拘繫便得隨處安閑亦不要將心捺伏須是自然合他古轍去始得纔到學處分劑便須露布箇道理以爲佛法幾時得心地休歇去上座却請與麼相委好臨終上堂舉拄杖問衆曰汝道古佛到這裏爲什麼不肯住衆莫有對者乃自曰爲他途路不得力復曰

作麼生得力去横拄杖肩上曰楖栗横擔不顧人却入千峯萬峯去言訖而化嗟乎今之學者其識趣與前輩何其相遠耶如祥公聞聰燈頭一語知其爲雲門兒孫其後莫能逆其言今雖對面終身論辯莫辨邪正者有矣其故何哉以其臨死生之際超然自得如此則其平生所養高妙可知惜乎莫有嗣之者師與西峯雲豁禪師兄弟也

百丈山第二代法正禪師大智之高弟其先嘗誦涅槃經不言姓名時呼爲涅槃和尚住成法席師功最多使衆開田方說大義者乃師也黄檗古靈諸大士皆推尊之唐文人武翊黄公撰其碑甚詳柳公權書妙絶古今而傳燈所載百丈惟政禪師又係於馬祖法嗣之列誤矣及觀正宗記則有惟政法正然百丈第代可數明教但皆見其名不能辯而俱存也今當以柳碑爲正

古佛偈曰如人掘路土私人造爲像愚人謂像生智者言路土後時官欲行還將像填路像本無生滅路亦非新故又偈曰諸色心現時如金銀隱起金處異名生與金無前後故文殊師利言此會諸善事從本未曾爲一切法亦然悉等於前際所以

正作時無作以無作者故當爲時不爲以無自性故任從萬法縱横常等無生之際乃知磁石决不吸鐵無明不緣諸行龐公臨終偈曰空華落影陽焰翻波永明和尚嘆味其言曰此爲不墮有無之見妙得無生之旨也學者可深觀之

大智度論曰復次有人謂地爲堅牢心無形質皆是虛妄以是故佛説心力爲大行般若波羅蜜故散此大地以爲微塵以地有色香味觸重故自無所作水少香故動作勝地火少香味勢勝於水風少色香味故動作勝火心無四事故所爲力大又

以心多煩惱結使繫縛故令心力有漏善心雖無煩惱以心取諸法相故其力亦少二乘無漏心雖不取相以智慧有量及出無漏道時六情隨俗分別取諸法相故不盡心力諸佛及大菩薩智慧無量無邊常處禪定於世間涅槃無所分別諸法實相其實不異但知有優劣行般若波羅蜜者究竟清淨無所罣礙一念中能散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國土大地諸山微塵故知其心有此大力衆生妄隔而不自覺知我須聞此法者隨順禪定而自修行使稱覺體本來清淨此非與役功

用之難弟約之心耳今家山徧十方衣食可終老人生可憂者皆已免離於此不以爲意則非背負佛祖恩德乎

景福順禪師西蜀人有遠識爲人勤劬叢林後進皆尊德之得法於老黃龍昔出蜀與圓通訥偕行已而又與大覺璉游甚久有贊其像者曰與訥偕行與璉偕處得法於南爲南長子然緣薄所居皆遠方小刹學者過其門莫能識師亦超然自樂視世境如飛埃過目壽八十餘坐脫於香城山顔貌如生平生與潘延之善將終使人要延之叙別延之至而師去矣其示衆多爲偈皆德言也有偈曰夏日人人把扇搖冬來以炭滿爐燒若能於此全知曉塵劫無明當下消又作趙州勘婆偈曰趙州問路婆子答云直與麼去皆云勘破老婆婆子無你雪處同道者相共舉又作黃龍三關頌曰長江雲散水滔滔忽爾狂風浪便高不識漁家玄妙意偏於浪裏颭風濤又曰南海波斯入大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遇賤或時貴日到西峯影漸長又曰黃龍老和尚有箇生緣語山僧承嗣伊今日爲君舉爲君舉猶兒偏解捉老鼠

朱顯謨世英昔官南昌識雲庵未幾移漕江英以書來問佛法大旨雲庵荅之曰辱書以佛法爲問佛法至妙無二但未至於妙則互有長短苟至於妙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如實安樂如實解脫如實清淨而日用唯用自心自心變化把得便用莫問是非擬心思量已不是也不擬心一一天真一一明妙一一如蓮華不着水所以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心故成佛而衆生卽佛佛卽衆生由迷悟故有彼此也如今學者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

得自心安樂解脫心外妄有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雲庵之言蓋救一時之弊然其旨要曉然可以發人之昧昧故私識之

大本禪師被詔住大相國寺慧林禪院將引對有司使習儀累日神宗皇帝御便殿見之師既見但山呼即趨登殿賜座即就榻盤足作加趺侍衛驚相顧師自如也賜茶至舉盞長吸又蕩撼之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蓋蘇州承天寺永安院耳上大喜語論甚久既辭退目送之謂左右曰真

福僧也侍者問和尚見官家如何對曰喫茶相問耳其天資粹美吐辭簡徑真超然可仰

涿州尅符道者見臨濟機辯逸格以宗門有四料簡定佛祖旨要作偈發明之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諸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覷體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淡山遥翠色新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犯吹毛劔還如值木盲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主賓言不異問答理俱全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洞山悟本禪師作五位君臣標準綱要又自作偈係於其下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昔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更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偏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有衝天氣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臨濟洞上二宗相

須臾揮大法而是偈語世俗傳寫多更易之以狥其私失先德之意予竊惜之今錄古本於此正諸傳之誤

報本元禪師孤硬風度甚高威儀端重危坐終日南禪師之門弟子能蹤跡其行藏者唯師而已師初開法法嗣書至南公視其名曰吾偶忘此僧謂專使曰書未欲開可令親來見老僧專使反命師即日包腰而來至豫章聞南公化去因留嘆息適晦堂老人出城相會與語奇之恨老師不及見耳師道化東吳人歸之者如雲嘗自乞食舟載而還

夜有盜舟人絕叫白刃交錯於前師安坐自若徐曰所有盡以奉施人命不可害也盜旣去逹旦人來視舟意師死矣而貌和神凝如他日其臨生死禍福能脫然無累如此

延慶洪準禪師桂林人從南禪師游有年天資純至未嘗忤物聞人之善如出諸己喜氣津津生眉宇聞人之惡必合掌扣空若追悔者見者莫不笑之而其眞誠如此終始一如暮年不領院事寓迹於寒溪寺壽已逾八十矣平生日夕無他營爲眠食之餘唯吟梵音讚觀世音而已臨終時門人

弟子皆赴檀越飯唯一僕夫在師携磬坐土地祠前誦孔雀經一遍告別即安坐瞑目三日不傾鄉民來觀者堵立師忽開目見笑使坐于地有頃門弟子還師呼立其右握手如炊熟久寂然視之去矣神色不變頰紅如生道俗塑其像龕之予嘗過其廬拜瞻嘆其平生多潛行密用不妄求知於世至於死生之際乃能超然如是眞大丈夫也八地菩薩證無生法忍觀一切法如虛空性猶是漸證無心至十地中尚有二愚入等覺已則一分無明未盡猶如微塵尚能懺悔準之梵贊其亦自治者歟

南禪師居積翠時一夕燕坐光碭屋廬誠侍者勿言于外嵩明教旣化火浴之頂骨眼睛齒舌耳毫男根數珠皆不壞如世尊言比丘生身不壞發無垢智光者善根功德之力如來知見之力故行住坐卧須內外清淨彼二大老乃今耳目所接非異世也而獨尔殊勝者非平生踐履之明驗歟予嘗作二偈曰如來功德力內外悉清淨念起勿隨之自然心無病形與佛祖等道致人天護戒淨福人天心空同佛祖

予嘗與數僧謁雲峯悅禪師塔拜起揖之曰生耶死耶久之自荅曰不可推倒塔子去也旁僧曰今日時節正類道吾因緣因作偈示之曰不知即問不見即討圓滿現前何須更道維堅密身生死病老面前塔子不可推倒

南安巖儼和尚世傳定光佛之應身也異迹甚多亦自有傳然傳不載其得法師名字但曰西峯而已西峯在廬陵眞廟時有雲豁禪師者奉先深公之高弟深見雲門當時龍象無有出其右者獨清凉明禪師與之齊名謂之深明二上座儼和尚多

以偈示人偈尾必題四字曰贈以之中世莫能測臨終謂衆曰汝等當知妙性廓然本無生滅示有去來更疑何事吾此日生今正其時乃右脇而卧予曰方其入滅乃曰吾此日生今正其時

予嘗游東呉寓於西湖淨慈寺寺之寢堂東西廡建兩閣甚崇麗寺有老衲謂予言永明和尚以賢首慈恩天台三宗互相氷炭不達大全故館其徒之精法義者於兩閣博閱義海更相質難和尚則以心宗之衡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西天此土賢聖之言三百家證成唯心之旨爲書一百

卷傳於世名曰宗鏡録其爲法施之利可謂博大殊勝矣今天下名山莫不有之而學者終身有未嘗展卷者唯飽食横眠游談無根而已謂之報佛恩乎負佛恩乎

同安察禪師作十玄談大宏正中妙挾之旨其言妙麗照映叢林然歲月寖遠多失其真今傳燈所載題目不同獨達觀所編五家宗派叙之頗詳予嘗得舊本與五家宗派所傳少差耳傳燈系師爲九峯虔之嗣而達觀標師爲雲居膺之子不肖達觀何從得其實耶然清凉法眼去師之世不遠作賛詞其叙如傳燈所載則五家之論又可疑也十玄之詞其次叙當視其題目皆連聯而作前五首示其旨要後五首使履踐之然入首皆兩字爲題意雖相貫而詞句疊爲起伏初曰心印偈末曰無心猶隔一重關故又作祖意偈首曰真機爭墮有無功故又作真機偈首曰豈與塵機作繫留故又作塵異偈中曰三乘分別強安名故又作三乘次第耳此乃其所示之旨要也至其六則曰反本偈末曰還鄉曲調如何唱故又作還鄉偈其末曰更無一物獻尊堂是爲正位坐却則非妙挾故又作

回機機妙則失宗尚存知見是謂大病故又作轉位轉位則所謂異類中行異類全偏却須歸正使血脉不斷故又作一色過後此乃使之履踐之意也五家宗派亦云一色過後但塵異爲塵中有異而已

南禪師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故門下客多光明偉傑名重叢林有終身未嘗見其破顔者予聞之厚於義者薄於仁師道也師尊而不親厚於仁者薄於義親道也親親而不尊南公之意豈不以是哉

釋迦出山畫像讚

秦越人之於醫望見知生死老潘之於墨模索知精粗蓋其不傳之妙無地寄語默也歐陽文忠公曰小字遺教經雖不著書者之名然非羲之莫能作也予閱錢樂道家所蓄釋迦文佛出山像雖不著名然非道子不能作以其意之著也樂道人品甚高鐵書血食之後其恍惚痛敬所致像之寄寓决非苟然拜手稽首爲之讚曰

徧大海味具於一滴盡法界身足於纖埃佇思則燈王之座不能入毘耶之室欽念則彌勒之門彈指即開唯我鼻祖釋迦和尚初出雪山即示此像以千百億微塵身九十七大人相頓入筆端三昧而幻此幅紙之上垂手跣足頂螺頷絲超然靜深出三界癡如浩蕩春寄於纖枝如清凉月印於盆池鏤水琢雪我作讚詞闢空鏤夢夫子其牢蓄之

小字金剛經讚

僧子瓊束毫爲纖筆甚銳如麥芒臨紙運肘快等風雨書金剛般若經於蕪寸環輪中望之團團如珠在薄霧間即而視之其行布如人梳髮作烟環自非思力精微何以臻此爲之讚曰

昔有佛子根猛利能觀空性即是色欲顯空色不思議仰空書此金剛句至今風雨被原野諸樵牧者集其下乃知肉眼不能見譬如水中有鹽味唯道人瓊思精特能觀色性即是空視此纖管大如椽揮翰如行九軌道故於蕪寸環輪中備足廣大言說身世人可見不可讀譬如嬰兒視崖蜜我於此經能證入初中後善三法門忽然落筆如建瓴不復現行生倒想猶色空觀入諸境奏刀肯綮無全牛盡持此法施群生甚微細智願同證

六世祖師讚并序

予竄海上三年而還舍宇筠之石門寺悲叢林之荒寒念祖宗之標致不自知涕流也作六祖師畫像讚以寄聆默禪師以見其志云

妄想無性證不滅受前聖所知轉相授手風烟花開器界以形霜露果熟王子乃生護持佛乘指示心體但遮其非不言其是嬰兒索物意正語偏哆和之中語意俱捐

頂峯朝露神光夜升堪任單傳擔荷上乘自尋其心不見歸宿如覘環輪求其斷續用獄除問履瘦

知肥婬坊酒肆盡是塵機雪中斷臂頓續佛壽兒孫今聞豎毛呵手

六道暗昏不礙明潔毫釐弗差證甘露滅但赤頭顱特諱姓氏離見超情欲盡世累潸溪海山麻衣風帽翩然往來被褐懷寶精一其誠身名俱捨後世丘墳猶無知者

破頭峯下龍象雜遝衣付小兒道傳懶衲乃爾相逢求人爲法天書至門堅卧不答念諸衆生捕風捉影十地治之由未蘇醒師微笑曰何必眩瞑但勿強名自然無病

觀前後身兩鏡一面左右對之三者頓現今非昔是增金以黃昔非今是謗沈無香已絕死生豈纏老少全機現前當明而妙夜江佐舟吾今汝渡句中之眼如水有乳

是風幡動眼自遮覆非風幡動心自現露是爲曹溪顯決要旨欲證之者勿流汝意暫時歛念妙寂了然汝自受用容非我邊負石舂糧趂律逐兎鏡中之空欲尋無路

東栢大士畫像讚并序

易之深渺不可以義得故立彖象以盡其旨心之精微不可以言傳故指事法以示其妙唯東栢大士深入此三昧門謹拜手稽首爲之讚曰

須眉如畫傾而美風神如秋氣奇偉平生歸宿東坮方塵勞之中寂而止翛然跣足散衣行智智用中不乖體帝王家生得自在壽量不書絕終始虎受使令心境空女爲伴助憎愛弃冠巾傳心即俗真方隅示法即事理只將東栢薦齋鉢我來閻浮非着味自然光明生齒牙我談詞章皆實義佛子授汝以顯訣一言便足超十地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諸有離聖賢酪生凡乳中只由觀照戒

定慧是謂大士同體悲令我頓入一切智作大佛事徧塵刹華嚴界中容頓彎以空爲座禮十身以頓爲舌說此偈如以花說無邊春如以滴說大海味稽首世間妙蓮華常頓清淨出泥滓

百丈大智禪師真讚并序

馬祖大寂禪師已化塔于海昏之石門師廬其傍既久衲子相尋日增於是厭山之淺乃泝馮水而上至車輪峯之下與希運惟政火種刀耕而食遂成法席予崇寧四年春至山中瞻遺像雖氷枯雪老若不勝衣而神峻氣逸如未度世謹拜手稽首

爲之讚曰
以實問答空可青黃以意求道神落陰陽陰陽莫
測脫畧陰界虛空莫畫因果不昧我有大機佛無
密語如師子王露地方踞稱性文字隨身叢林如
以妙指發和雅音同世之波壽九十二護持心宗
諡曰大智

雲庵真讚

雲庵出黃龍之門爲臨濟九世之孫種性殊勝契
悟廣大指示心要辨如曹溪決擇教乘論如棗栢
作爲偈句詞如誌公履踐明驗精如永嘉退居雲
庵時已七十餘幻殘都盡慧光渾圓可以想見其
遺風餘烈門人德洪謹拜手稽首爲之讚曰
於是住境見與見緣如夢能所如寄中邊唯具正
眼入此三昧如妙蓮華出緣生海祖師活意如來
密機成就衆生如鵬鵬飛使其自化不由他悟秀
出叢林光于佛祖趙臧陜右誕生江南暗中五色
天下雲庵

明極齋銘

太原王徙伯強名臣惠公之子皇叔嘉王之壻方
壯年則能弃官學道閱首楞嚴經至餘塵尚諸學
明極即如來嘆曰此如來之訓而予之志也頋以
明極名其齋而乞銘於予銘曰
有而尋求癡暗所囿得而驚異智濁之咎濁澄暗
徹自覺成就如人目睛一塵不受開睫瞽生明發
奇根斂睫瞽死睛不能昏聖師真慈開此妙門闢
脫不入夫豈知恩樗然文室中置匡牀經行宴坐
晨燈夕香勿使邪念發常寂光

小字華嚴經偈并序

蜂房於梁間以漆液固其蒂鵲巢於木杪累百日
而後成彼曾何知而經營之妙積累之功若習藝
之神耶蓋其靈明廓徹不思議之力雖昧畧飛搖
之中而具足成就弗差毫末況首出萬物應物而
能言者乎昔有梵僧來自五天見晉宮闕崇麗嘆
曰是與兜率內院何異但彼道力所成而此直業
力耳予嘗笑之是安知我此妙力出生太虛容受
衆宇曾何天上人間樓觀之足云哉道人栖公慈
世迫隘就其所欲書大方廣佛華嚴經於方冊中
其輕妙可以一掌置開編蠕蠕如行蟻熟視之其
衡邪曲直重交反側曲盡其妙不啻如擘窠大書
觀者閧門嘆未曾有予欲稱讚是無作之功普告

大衆而說偈言
我聞尊者龍勝師應供曾入娑竭海龍宮微塵妙
章句目所一瞥輒能誦流於五天及震旦爲熱惱
中甘露門維道人棲出其後願力猛利思精特能
於方冊紙墨間書此大經十萬偈誦於蝸舍巢庵
中了然如在龍宮見觀者種性有差別愛泰皆生
殊異想要當諦觀一塵中亦有無邊妙經卷昔有
智人破此塵十方世界一切說以名塵故非斷空
而可破故非實有了此兩字妙法門亦攝一切埶
經海譬如困卧俄頃際夢中所歷更千載乃知一

念圓古今真實際中法如是一塵微妙不可測當
知一一塵亦然譬如天帝網明珠珠體瑩然俱照
徹一珠具足諸網珠一一珠中同徧入我今以此
金剛句壞滅彼衆下劣想使悟塵中含此經奚方
冊中乃驚異咨爾山君河樹神各各當憶本願力
要當勇猛勤守護勿令邪念輒蠹侵毘藍風吹須
彌盧劫火焚燒大千界爲擲此經一切處使其凉
喋各得所我此現前佛子等作此觀者名正觀稽
首十方調御師刹刹塵塵爲作證

慈氏菩薩栴檀像讚并序

金陵華藏禪寺慈氏菩薩栴檀像相好之工妙天
下而神異靈感未易以一二數居景德寺之後殿
土文公嘗異像求易居甚切既覺而忘之已而復
夢理前事公夢中固留之像則泣下起而視之真
有淚處因大驚異即迎置華藏之大殿俄景德一
夕而燼嗚呼三災彌綸大千滅壞像豈得久留人
間世而痛自辯免爲此兒戲陋劣相耶是蓋護法
諸天以像之靈瑞佑之則然非菩薩意也不可以
不辨稽首爲之讚曰
何人寄逸想游戲浮漚間以如幻之力刻此栴檀

像坐令衆妙好秀發千光中天冠束紺髮鉢衣絡
華鬘種種妙莊嚴成此功德聚當琦億萬衆感極
則悲號樓觀出談笑秘護百寶攢如登覩史天如
集龍華會嗟乎像教末羽嘉成百鳥棘生薝蔔林
龍神爲悲動王臣寔外護異夢非意思頓推明月
輪出此蓬勃烟願回紫金山安置清凉處至今百
福像儼然臨天人神力叵莫測拜瞻涕洟瀾我諦
觀十方寔無心外境自然雖依他及與徧計執即
今目所見非有亦非無如像現鏡中非鏡亦非面
頑入此三昧識心自然明於十方國土而作大佛

事稽首大悲尊證我如是說

第十五祖真讃并序

迦那提婆尊者爲十五祖傳佛心印猶以衆生不能信受其言爲憂乃訴於大自在天之像曰頭神賜我使言不虛設嗟乎道之難行非獨今也稽首讃曰

石彪肉醉木駒夜嘶我此三昧非識情知應緣而現不落思惟是故鉢水以針投之如仲尼韶如子期琴又如蕭何而識淮陰無言可寄無迹可尋㮣然現前傳之以心穴像之日我不慢神拈樹之耳

我知其因物我如故所立皆真隨其妙用是我全身稽首真慈爲僧中王如萬星月見者清凉尚以衆生不信爲傷盖盲者咎非光掩藏

翠巖真和尚真讃

我方涇渭同流笑中軟頑滑頭爲君人境俱奪闇裏白拈巧偷如水洗水相樓打樓從來脫畧無窠臼接得南泉嗣趙州

昭默和尚真讃

辯如玄沙有邊幅韻如睦州出風骨默然而說珠自照八荒光明寄毛粟獨立南禁山嶽峻臨濟欲傾不敢覆笑横玉塵氣如春一堂嚴冷天魔哭

空生讃并序

漳南僧慎修游吳中得此畫於敗垣破壁間拂除埃翳神觀靖深如從維摩大士得心解脫時出以示予爲之讃曰

以空寂身無所依住而捉杖槃以靈知心不在散亂而玩貝葉不捨聲色而證真空與我日用能所心同於一切處寂入法海如風行空無有妨礙但脫三執圓成一會當慎以修入此三昧

永明和尚畫像讃并序

永明智覺禪師乘悲願力示生震旦傳佛心宗爲法種越其家名辯才學者依以揚聲議論言句浩如山海予漁獵于其間一十餘年至其妙處輒能識之如鵝王擇乳無有遺餘盖嘗自志鄙陋欲追禪師逸駕爲之作侶以游十方國土作大佛事尚未晩也稽首爲之讃曰

三界種性有萬妍醜生順死逆夢夜想晝往復無間聲度垣牖皆依末那戯論成就而末那體無作無受譬如空華實無而有一念了知光明通透我如是見無有錯謬是爲心宗祖佛授手孰振頹綱

秀傑奇茂稽首永明月臨星斗

永嘉和尚畫像讚并序

永嘉尊者初閱維摩經發明心要欲定宗旨遂造曹溪印可於祖師一宿而去世咸以一宿覺名之予讀其歌詞究其履踐如叉圓鑰合未嘗不置卷長嘆想公之爲人須大光明壁立萬仞而視今之學者寒酸鑠細紛紛蠢蠢宗教興衰於茲可知矣爲之讚曰

情根無功意識無作現量圓成見聞知覺如鏡受燈光無壞雜烈火焚燒河流湍逝谷風怒號大地依止俱無知思亦復如是此涅槃門如鼓塗毒曹溪揭之聞者僵仆以槌授公萬象驚縮光明之語粲如日星精嚴之行清如玉氷雖不傳者與空相應我初學道如握如拳曉乃覺之如手安然有時而用搏取大千

清凉大法眼禪師畫像讚并序

予元符初至臨川承天寺寺基宏壯可集萬指而食堂翛然殘僧三四輩而已讀舊碑知爲大法眼禪師開法之故基也影堂壁間畫像存焉神宇靖深眉目淵然而英特之氣不沒豈荷負大法提挈

四生者其表故如是耶稽首爲之讚曰

非風幡動非風鈴語見聞起滅了無處所何以明之俱寂靜故此光明藏平等顯露由本無明受欲怪妬如隔日瘧痛自遮護有能了者即同本悟索爾隨緣閑居靜住一切仍舊自無染汚爲物作則險崖之句不可犯干如大火聚

雲門禪師畫像讚并序

富鄭公家所蓄雲門禪師之像僧原靜移寫其本藏於蔣山大觀三年六月予獲拜觀焉稽首爲之讚曰

見流滔天公峙如山壁立萬仞捍其狂瀾可望而却不可攬攀犀顱虎眸美髯逵朕雲詞電機霹靂爲舌邪宗墮傾魔膽破裂須臾清明光風霽月叢林驢騾蹴踏龍象不可係羈逸氣邁往我不得濟大地是浪忽然現前清機歷掌

玄沙備禪師畫像讚

根門有功則是心外見法用處投機則是問時有荅問荅交馳摸索大道心法對峙破碎真如異哉此老超出兩塗亡僧面前波全露水猛虎鬚畔光自照珠衲僧不解如井覷驢

栴檀大悲讚

予畜四十二臂觀世音菩薩之像如護目睛每戴以行道今以授其友李天輔爲之讚曰

汝意有言枯杌作鬼我心不生髑髏即水乃知妄覺一法成二湛然圓明百千一耳稽首大士應物而形隨其大小如谷含聲千臂執持千眼觀照以無心故受用俱妙譬如青春蔵於花身因其枝葉疎密精神唯此瑞相四十二臂不越徑寸莊嚴畢備清淨寶目或慈或威如欲舉足華輪承之碧螺之間有佛微容如焦螟蟲巢蚊睫中隱于石問顯出蚌蛤以無礙慈不擇清濁我觀震旦種性猛利由聞慧入甘露滅地願加被我障盡心開如觀世音無礙辯才我說此偈萬象合掌何以無疑敲空作響

源禪師讚

十年積翠侍立學得眼橫鼻直平生氣壓叢林問着左科背聽一庵深藏霹靂舌從教萬象自分說百非四句無處蹲孤風照人衆星月

明白庵銘并序

予世緣深重夙習羈縻好論古今治亂是非成敗交游多識呵之獨陳其中曰於道初不相妨譬之山川之有煙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予心知其戲然爲之不已大觀元年春結庵於臨川名曰明白欲痛自治也其中聞之以偈見寄曰庵中不著毘耶座亦許靈山問法人便謂世間憎愛盡攢眉出社有誰瞋於是慨岸輒決又復衮衮多言然竟坐此得罪出九死而僅生恨識不知微道不勝習乃收招魂魄料理初心爲之銘曰

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聞者不言心得意了木落霜清水歸沙在忽然震驚聞者駭怪合妙日用如春雷霆背覺塵勞如冬震驚萬機俱罷隨緣放曠尚無了知安有倒想永惟此恩研味其旨一庵收身以時卧起語默不昧絲毫弗差蒙雜而著隨予于嘉

延福鐘銘并序

梁武帝假寶公神力見地獄相問何以拔之寶公曰衆生定業不可即滅唯聞鐘聲其苦暫息耳武帝於是詔天下佛廟擊鐘當舒徐其聲欲以佇苦者宜豐李某與弟某施延福院大鐘碩資延母夫人某氏壽祺且雪夙障予以謂知所施矣晉許遜

白日仙去天詔書曰赦汝無事先祖之罪住汝施藥呪水之功夫施藥呪水脫人於苦者唐崔祐甫本貴且壽以任情殺戮囚繫不釋遂不殆囚繫殺戮置人於苦者也嗚呼壽固無相脫人之苦則增置人於苦則損夫鐘之功利博大昭著也以之爲施其人罪滅延壽理有固然者矣爲之銘曰

衆生大夢營黒業瓏瓏擊撞與開睫功德之大吾敢喋頌移慈母離障結如聾瘖埴即超越孝哉伯仲但勇逸依仗佛力苐痛切如取萬物孰卷牒頌壽慈毋春在朕如鐘常撞無盡竭政和甲午夏五月誰爲之銘甘露滅

旃檀白衣觀世音像讃并序

筠州太平寺泗洲院僧元鑑所畜觀世音菩薩之像慈嚴妙麗靈異殊勝如上天竺所見者問何自得之鑑曰始有客舟載而至傳數家家輙禍至滅亡者皆畏不敢迎獨吾迎事之而無異焉予曰昔廬山文殊師利之像不肯留寒溪而喜隨遠公歸東林金陵彌勒像不肯留景德而見夢於舒王求居華藏今此像乃獨寓於鑑是皆與菩薩大有因緣不然聖心豈有所擇而避就之耶爲之讃曰

我聞菩薩昔因地所供養佛名觀音從聞思修而悟心心精遺聞而得道見聞覺知不可易譬如西北與東南而此乃曰聞可遺令人惘然墮疑網龍本無耳聞以神蛇亦無耳聞以眼牛無耳故聞以鼻螻蟻無耳聞以身六根互用乃如此聞不可遺豈理哉彼於異類昧劣中而亦精妙不聞斷況我自在慈忍力無礙解脫獨不然鼓鐘俱擊聲不同知其不同是生滅而二種聲不相參即是同時寂滅法稽首淨智功德聚廣大莊嚴悲願海憫我心明力不逮時時種子發現行如人因酒而發狂誠飲輙復逢佳醖頓滅顛倒癡暗障頓獲辯才智慧藏游戲十方微塵刹亦施無畏利衆生凡曰有心能聞者同入圓通三昧海

照默真讃一首

衲子無處摸索畫師筆筆畫着山僧醉眼難憑什與衆人彈駮似則打殺靈源不似幡子燒却

觀音菩薩畫像讃并序

大觀四年春二月戊子之夕病比丘慧洪纍然卧縲絏之中夢至一處庭宇閒然有僧導入密室中舉燭照壁間有鍾山寶公菩薩之像意忻然欲得

之而像輙自隨其手復展視之則化而爲十二面觀音慈嚴之像心大驚異遂覺三皷矣三月甲辰南州德逢上人以書來訊且曰吾以衣鉢遺僧詣連水畫觀世音像至其莊嚴妙天下之手慧洪追憶前事問其遺像之日乃其得夢之夕因自感嘆菩薩以大悲等慈哀憐照臨如是昭著其何恩何德能報之也唯以筆舌言詞踰海之深誇日之明耳謹稽首爲之讚曰

稽首凈聖甘露門無量聖身徧沙界應諸衆生心所求譬如春色花萬卉西方肅殺憂愁地故住寶

陀洛伽山此方教體在音聞故稱名者得解脫一切衆生殺心盛癡暗不見不發心故現鷹巢蚌蛤中亦作畫師畫其像菩薩豈有種種心皆其悲願力如是何人毫端寄逸想幻出百福莊嚴身屹然欲動千光集譬如將回紫金山湛然欲睇衆好生譬如欲折青蓮華蠻奴水王來獻誠想見細雨天花落衆生五濁熱惱中色欲愛見所熏炙忽然覩此寶月相一切毛孔皆清凉成此不思議功德皆因上人心所獻願我早熏知見香願我恒被慈忍服願魔障山速崩裂願大智慧常現前心精遺聞證圓通自然靜極光通達我當定如觀世音一切衆生願如我

甘露滅齋銘并序

政和四年春予還自海外過衡岳謁方廣譽禪師館于靈源閣之下因名其居曰甘露滅道人法太請曉其說予曰三祖北齊天平二年得法于少林隱于皖公終身不言姓氏老安隋文帝開皇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驗勘安曰本無名遂遁于嵩山二大老厭名迹之累而精一其道蓋如此予實慕之乃爲之銘曰

吾聞甘露食之長生而寂滅法乃有此名寂滅而生谷神不死唯佛老君其意謂此我本超放憂患纏之今知脫矣鬚髮伽梨安遁嵩少槃逊潛霍是故覺範老于衡岳山失孤峻玉忘無瑕當令舌本吐青蓮華

漁父六首

萬回

玉帶雲袍童頂露一生笑傲知何故萬里廻來方且暮休疑慮大千担在毫端聚不解犂田分畝步却能對客鳴華皷忽共老安相耳語還推去莫來

攔我毬門路

藥山

野鶴神情雲格調逼人氣韻霜天曉松下殘經看未了當斜煞茶烟風撼流泉繞闌閣珎奇徒煞耀光無滲漏方靈妙活計現成誰管紹孤峯表一聲月下聞清嘯

寶公

來往獨龍岡下路杖頭落索閑家具後事前觀如目覩非讖語須知一念無今古長笑老蕭多病苦笑中與藥皆狼虎蠟炬一枝非囑付聊戲汝熱來脫却娘生袴

亮公

講處天華隨玉麈波心月在那能取旁舍老僧偷指注廻頭覷虛空特地能言語歸對學徒重自訴從前見解都欺汝隔岸有山横暮雨翩然去千巖萬壑無尋處

香嚴

畫餅充飢人笑汝一庵歸掃南陽塢擊竹作聲方惺悟徐回顧本來面目無藏處却望溈山敷坐具老師頭角渾呈露珍重此恩逾父母須薦取堂堂寄示聲前句

丹霞

不怕石頭行路滑歸來那受駒兒路言下百骸俱潑撒無剩法靈然晝夜光通達古寺天寒還惡發夜將木佛齊燒殺炙背横眠真快活憨抹撻從教院主無鬚髮

林間録後集卷終

重刻林間録跋語

達觀禪師嘗謂余曰禪家綱宗若兵符信陵君以百騎入晉鄙軍中椎殺主將而奪其軍六十萬衆莫敢誰何兵符在手耳五家宗派各有綱宗綱宗一得則殺活在己凡聖莫測至於家裡人雖數千里外一言相聞便能鑒定是某家兒孫寧令野狐外道群𨤲為妖祥哉此覺範著書意也其言

曰祖宗門風壁立萬仞而子孫畏之善行
平易坦塗譬如衣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
係辭即三尺童子笑之矣痛乎言乎孟軻
氏欲正人心息邪説以衛孔氏之道且曰
予豈好辯乎予不得已也然卒賴其言而
孔氏之道至今不廢嗟乎祖師塗毒鼓千
歳之下猶有聞而死者覺範之功豈可誣
乎今去覺範之時又遠宗風不絕如髮達

觀師慨然任之欲倡明綱宗以息魔外今
之覺範也故亟欲廣其遺書先命密藏開
公募刻僧寶傳已因介如石公勸鄉大夫
包先生刻智證傳已又因包先生勸顧邑
侯務遠刻此録邑侯海虞人余同年進士
嘗師管登之先生友瞿嚴諸君子其菩提
種子深矣刻既成索余跋語余方東於教
即宗門事如盲人摸象安能有言獨謂握

兵符者惟大將提綱宗者唯悟心人覺範
得法於雲菴故能拈五家宗旨示人如庖
丁解牛無不湊拍所謂兵隨將轉符到令
行者也今之人全無實悟而習學棒喝機
緣欲以誑人正以自誑則祖師綱宗無乃
借寇兵資盜糧與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無伊尹之志則簒也是又覺範與達觀師
意也讀覺範書者其尚先務悟心哉其尚

先務悟心乎萬曆甲申夏日居士馮夢禎
謹跋